#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經部第八八冊目次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首二卷（二）（清）王掞等撰 清康熙乾隆間内府刻御纂七經本 〇〇一

御纂春秋直解十二卷（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二十三年武英殿刻本 三四〇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首二卷（二）

（清）王掞等撰

清康熙乾隆間内府刻御纂七經本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二十四

辛巳 簡王六年

## 十有一年

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靈二年。衛定九年。蔡景十二年。鄭成五年。曹宣十五年。陳成十九年。杞桓五十七年。宋共九年。秦桓二十五年。楚共十一年。吳壽夢六年。

##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集說 杜氏預曰。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孔氏穎達曰。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彼以踰年。故書正月。公在楚。此亦踰年。不書正月。公在晉者。爲諱見止。故正月不以告廟。 趙氏鵬飛曰。公自前年七月如晉。至今三月而後至。留於晉者凡九月。魯亦有人民社稷之守乎。晉侯獳卒於五月。則九月葬矣。既葬而稽於晉者凡六月。吾竊爲成公懼之。



##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犨尺由反 公作州 後同

左傳 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集說 杜氏預曰。郤犨。郤克從父兄弟。 高氏閌曰。公留於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於國。而使大夫盟之。見晉侯之無禮於公甚矣。 趙氏鵬飛曰。前年公如晉。留於晉者凡九月。公何負於晉。而晉止之。晉之不義也甚矣。今公既返。因以郤犨來聘。且抗公而盟之。陽爲禮而陰實疑魯。蓋厲公初立。而求諸侯。疑公之慽其見止而或叛也。以公而敵大夫。其辱爲如何。聖人沒公不書。非苟爲內諱。伸公所以誅郤犨也。 家氏鉉翁曰。與三年荀庚來聘而盟書法同。荀庚之盟。魯自慊其貳。求與之盟。雖伉也。其責在魯。今晉無禮於公。懼公卽楚。故遣郤犨爲此盟。其責在晉。晉厲新立。以無禮加諸侯。書以貶之。 吳氏澂曰。晉景公卒。成公旋往奔喪。可謂謹於事大矣。而晉不禮之。止之使送葬。已大辱矣。送葬畢。又不使歸。公遂請受盟以明其非貳。故於三月而後得歸。纔及國而郤犨已至。豈誠心行聘禮也哉。直欲迫公使盟爾。

##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集說 張氏洽曰。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文子之聘也。亦且涖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郤犨之涖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犨來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彊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犨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涖。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爾。不書而諱。皆魯之恥也。 黃氏仲炎曰。晉人止公九月而後歸之。然猶亟於聘魯者。豈復有親魯之意哉。疑其叛而要結之也。魯侯被晉之辱。然猶繼朝而聘晉者。豈復有德晉之心哉。畏其威而諂事之也。晉以要結爲信。魯以諂事爲禮。二者皆小人之相與焉爾。

附錄左傳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於鄄而入。

三日復出奔晉。鄇。杜注周邑。

#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秋。宣伯聘於齊。以修前好。

【集說】許氏翰曰。魯蓋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於齊而未能者歟。薛氏季宣曰。由齊之媵。始交好於齊也。張氏洽曰。僑如之聘。蓋謝鞌之師。捐歸汶陽之怨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得已也。趙氏鵬飛曰。行父如晉。報郤犨之聘也。僑如如齊。攺事齊也。既報聘於晉而復事齊何邪。魯弱不能自立。從容於二大國之間。惟厚於已者親之爾。前日以憾齊之故。不得不事晉。今魯與宋婚。而齊且來媵。尚何歉於齊乎。晉既以魯爲貳。已公朝之而反見止。郤犨來聘。又抗公而盟之。魯安能忍辱以服事晉乎。故以僑如如齊。通舊好也。戴氏溪曰。晉使我歸田於齊。齊未嘗遣使至魯。是德晉而怨魯也。今僑如修好。未幾而求昏。齊卒無報聘。則魯爲齊弱久矣。

【案】僑如如齊。諸儒皆謂受晉之辱。而攺事齊。理或然也。是時齊當新敗之後。魯即事齊。齊亦未敢抗晉。但恐晉不足恃。則齊將乘間而爲構怨之師。魯何以堪。故與之修好。以求免焉。此行父僑如相繼而爲晉齊之行也。

# 冬十月

【附錄左傳】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城。使史顆盟晉侯於河東。晉郤犨盟秦伯於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鄇田。杜注溫別邑。河內懷縣西南有鄇人亭。今在河南懷慶府武陟縣。檀。周邑。今在懷慶府。

【集說】王氏錫爵曰。晉侯已至。而秦伯不肯涉河。而主誠僞自見。



壬午

# 十有二年

簡王七年。晉厲二年。齊靈三年。衛定十年。蔡景十三年。鄭成六年。曹宣十六年。陳成二十年。杞桓五十八年。宋共十年。秦桓二十六年。楚共十二年。吳壽夢七年。

# 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穀梁】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胡傳】案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於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集說 杜氏預曰：天子無外，故奔不言出。周公爲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罪之。 陸氏淳曰：公羊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案周是畿內之國，不當以私土爲義。 孫氏覺曰：春秋之義，自周無出，蓋曰天下一周也，何往而非周乎。天王居鄭，周公奔晉，特異之者，孔子之意也。王之所以爲王，以有其位而天下皆其有也。王得言出，是自絕其位而不能有天下也。天下非其有，則雖居鄭不可不言出也。周公之所以爲公，以其左右天王而與王共治也。爲三公而自絕於王，是不能有三公之位，雖止奔晉，猶若出於四海之外也。天下一王，而王有三公。春秋書出，用見天下無王而王無三公也。 高氏閌曰：周無出也，天下皆周也。周公爲天子三公，而不能同寅協恭，乃與伯與爭政，不勝而出。王既復之，又違命而奔於諸侯之國，是自絕於周，故書出，以爲萬世之戒。是時王室衰微，號令不行於天下，故逋逃之臣，諸侯敢受之。書此而晉罪昭然矣。 趙氏鵬飛曰：周之盛時，王臣有罪，放殺屏竄，惟上所令，未聞有罪而擀然自奔也。王之所棄，天下同棄之，大則討之以敵王所愾，小則執之以歸於句人，未聞黜於周而保於晉也。周室不綱，晉爲逋逃主，匿比罪人以抗天子，其罪何可不誅哉。 李氏廉曰：王室書居三：居皇、居狄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書出。王臣書奔三：子瑕、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書出。故穀梁曰：上下一見之也。 汪氏克寬曰：王子瑕、王子朝之奔不言出，蓋瑕、朝皆爲逆亂，無所容其身，逃竄他國以逭誅戮，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非居位祿而出奔也，其不書出，乃書法之常耳。襄王御萬乘之尊，周公都三公之貴，皆當以天下爲家，其書出則爲貶矣。 黃氏正憲曰：案左氏載周公與伯與爭政，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夫政出一人，豈容私競，復由王命，何可再奸。伯與之曲直固無實證，而周公之罪自大矣。



#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公作沙澤。瑣澤，杜注：地闕。

左傳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集說 劉氏敞曰：左氏曰：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然則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自盟，何邪？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邪？凡晉楚爲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邪？然則傳之言未足信也。 高氏閌曰：攷傳事實與經不合。夫晉厲之會實始於此，略諸國而致魯衛，則以見厲公之德不能謹始，諸侯多解體矣。 呂氏大圭曰：瑣澤之會，爲伐秦起文耳。今年會于瑣澤，明年春使郤錡來乞師，而後五月暨諸侯伐秦，比事而觀之可見矣。 家氏鉉翁曰：晉楚爲成，關繫不細，春秋略而不書，豈無意乎？齊桓之於楚，討而服之；晉文之於楚，敗而郤之，而霸者之職舉矣。晉自靈、成，君昏閽而臣情偷，以避楚爲得計，至是因俘纍以通意，遂交聘而爲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怙其彊大，略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說，爲盟而長楚，遂使列國諸侯北面於楚庭，其端實兆於此，故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爲此會也。 李氏廉曰：此會左氏以爲晉楚爲成，經既不書晉楚之盟，而公、穀、胡氏又無傳。陳氏章指曰：晉楚嘗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案 西門之盟，左氏備載其事，而不見於經。趙氏匡遂以爲附會之說，非也。若果無此盟，則郤至與公子罷交相往來，何以歷歷如繪乎？蓋晉楚爲成，春秋惡之，故聖人削而不書也。瑣澤之會，經書魯與晉衛而不及鄭伯，傳

載鄭伯如晉而不及魯衛故劉氏敞以爲傳未足信然春秋事據左氏且相沿已久今仍存之

#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杜注地闕

【左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集說】高氏閌曰此秋蓋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

# 冬十月

【附錄左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癸未

簡王八年

# 十有三年

晉厲三年齊靈四年衛定十一年蔡景十四年鄭成七年曹宣十七年陳成二十一年杞桓五十九年宋共十一年秦桓二十七年楚共十三年吳壽夢八年

#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錡魚綺反

【左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

【穀梁】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胡傳】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集說】杜氏預曰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晉之於魯霸主也其使之來召兵而已而云乞師者用明列國之禮小大雖殊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宜有又非天子之命且譏之也

劉氏敞曰公子遂如楚乞師此內接外之辭也晉郤錡來乞師此外接內之辭也聖人作春秋無不輕外而重內至於乞師則內外同之者以兵爲重也故伯主之尊猶以乞師爲文

程子曰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

劉氏絢曰雖晉之大命魯與師亦書曰乞所以正王法

李氏廉曰晉厲公之乞師三郤錡爲伐秦欒黶爲戰楚荀罃爲伐鄭厲公不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士魴爲救宋悼公初與伯事未定謙以接諸侯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乞師者五其一則我乞兵於楚其三則晉郤錡欒黶荀罃皆厲公徵兵於魯悼公初立而士魴來或者循襲厲公之遺法歟

【纂】晉爲盟主遣使召兵而曰乞者杜氏預以爲謙辭是也胡傳謂卑伏屈損則誤矣是時晉方無禮於魯朝則留而不歸會則拒而不見盟郤犨以輕之執行父以辱之安有卑屈之意乎

## 三月公如京師

【傳說】杜氏預曰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孔氏穎達曰劉氏炫云魯朝聘皆言如 劉氏敞曰公如京師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以謂如京師固美志也而未知春秋以是譏之也曰公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朝有年聘有時盡心竭力致其誠慤專一之意以將之則所謂子事親臣事君之道也焉有挾二事以往哉重於伐人輕於事君雖有朝之名而無朝之誠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此春秋所惡也

黃氏仲炎曰春秋魯十二公而觀天子者二皆不得謂之禮者僖朝於王所成如京師是也僖執朝王之禮



而不行於京師則非其所矣成假道於京師因以朝王而意不在朝王矣故皆不得謂之禮也以其皆不得謂之禮

故書

##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

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



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

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於新楚成肅公卒於瑕

費滑杜注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水經注休水逕延壽城南緱氏縣治故費滑也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故城　涑川杜注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入河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北二十六里有涑水城　麻隧杜注秦地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南　涇杜注涇水出安定東南漢志涇水出开頭山在今陝西平涼府西南二十里　侯麗杜注秦地劉伯莊云在涇陽縣境　新楚杜注秦地當在西安府同州朝邑縣境

【公羊】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胡傳】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门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於方嶽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



而至於此極故仲尼爲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爲遂事之意也

【集說】孫氏覺曰成公之如京師法當罪之而君臣之大法不可以成公非禮而亂之也書曰如京師遂會諸侯則成公之罪無所可逃而君臣之法愈久愈正也晉侯實名天王而書狩河陽成公實會伐秦而書如京師惟其無禮故以禮正之　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爲重　高氏閌曰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然本會晉伐秦道過王畿不得不朝舉其可道者志敬也然上書晉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乃志其不敬也其辭若志敬而實志不敬此春秋微辭也夫諸侯擅興兵而大會於京師罪之大者故聖人詳言之以著其惡也　陳氏傅良曰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㶊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爲不足詳焉爾　張氏洽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於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爲朝於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爲伐秦而不爲朝京師也而劉子成子之在會亦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意朝王之專禮而伯主違典禮以遂私意摟諸侯以輕王室之罪具見矣　趙氏鵬飛曰公如京師責之淺者則曰十二公之中惟成公如京師聖人蓋褒之責之深者則曰公因伐秦過京師而已未嘗朝也故不書朝淺者在所不辭而深者吾竊以爲過矣且公三月如京師至五月而會晉伐秦久留京師非朝王而然與公朝於王所非其所也故不可書公如王所而書朝焉若公朝齊晉及內大夫聘於京師皆書如而朝聘自見矣今書公如京師責其不朝蓋曰不因伐秦則亦不朝京師爾　家氏鉉翁

曰書如京自京錄其猶知有王也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示稟王命若征伐自天子出焉此春秋存周之意也劉康公成肅公皆行不書晉與秦私鬬上公不當與俱不書劉成義在此乎 吳氏澂曰晉號秉禮之國歷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僅有成公一如京師乃因會晉伐秦道自王都因而朝焉本意不在朝王也故書曰如而不曰朝 李氏廉曰左氏正義云公朝於王所者時王不在京師故指言于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總稱不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鄰國之文稱如而已此說亦近之 汪氏克寬曰經書朝王之禮者二僖公朝王所爲會晉而行成公如京師爲伐秦而往皆非有尊周之本心也然僖二十八年書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公會諸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使若諸侯先會而後朝王失其實以全名也此年書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伐秦使若請命而往伐正其名以流實也然書乞師於前書至伐於後則見朝京師實因行以見王而簡慢之罪視僖公不侔矣或曰一經之中魯君僅一如京師而貶之有如是者則朝者反得罪而不朝者無譏歟吁不朝之罪固不書而貶自著今也因過京師而朝王苟不示譏而予之以朝則天下後世將謂尊君之禮可以簡慢而欺世盜名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又將借稟命伐秦之例以爲口實矣其關繫豈淺淺哉 王氏錫爵曰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楚與狄以伐晉是以諸侯畏於晉而晉作書以絕之然晉辭亦多誣不足以服秦也又曰晉自以鄭貳於楚與秦伐之鄭未嘗使秦諸侯亦未嘗以秦之退而致命但秦納燭之武之說而私與之盟則誠罪也

【附錄左傳】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於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於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於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訾杜注鄭地

## 曹伯盧卒于師 盧左作廬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公羊】傳曰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集說】杜氏預曰負芻欣時皆宣公庶子 劉氏敞曰穀梁謂閔之也非也諸侯死於行則記其地例如此何閔之有 高氏閌曰非戰死也死於行爾故不書地 呂氏祖謙曰曹宣公從晉侯伐秦卒於師使公子負芻守國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公子欣時即子臧也負芻與欣時俱曹伯庶子公子欣時逆喪未歸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晉執負芻而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遂逃奔宋負芻歸自京師自爲曹君大抵學者之患最是勇於義而不能精擇如子臧輕千乘之國視之如弊屣固是勇於爲義然而講學不明擇義不精反使篡弑之人儼然居一國之上都緣子臧歸潔其身太過輕重攀援都不分所以得罪於君子

##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集說】孫氏復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王氏樵曰此年書法抑揚予奪例變無窮始書乞師知伐秦屬公意也次書如京師知成公之朝非專行也次書自京師伐秦使若繼事焉不可過天子也卒書至伐則若公之此行非爲朝王名言其實也春秋之稱微而顯非聖人孰能修之 張氏洽曰上書如京師而以伐

奉爲進事春秋所以明朝王之當事也今以伐秦致明諸侯以伐秦爲重也。李氏濂曰不以如京師致而以伐秦致即如僖四年不以侵蔡致而以伐楚致皆究其初心也。

## 冬葬曹宣公

【左傳】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集說】劉氏克莊曰子魚君宋茲父讓也胎王位楚子申讓也負芻入曹子臧讓也襄公薨鄭子良讓也又曰負芻弒君而自立子臧不義而舍之去吳子光刃僚而致國於季子季子舍之延陵而君子許衛於二者之間獨謂子臧失賊不討季子守匹夫介節不承父兄之志以遂成二子之讓國未爲至也。

## 十有四年

甲簡十迎九年晉厲四年齊靈五年衛定十二年蔡景十五年鄭成八年曹成公負芻元年陳成二十二年杞桓六十年宋共十二年秦桓二十八年楚共十四年吳壽夢九年。



##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集說】范氏甯曰徐邈曰葬皆稱謚而莒君無謚謚以公配而吳楚稱王所以終春秋亦不得而葬。楊氏士勛曰莒子朱者名渠丘公今不書葬者皆須謚而莒無謚故不書葬也。汪氏克寬曰渠丘公即季佗也在位二十一年子密州嗣是爲犁比公。

##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集說】孫氏復曰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於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矣。許氏翰曰人臣不唯義之爲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爲逐君之惡者也唯辟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辭也自晉奉之故也。高氏閌曰晉受衛國連世罪戾之臣又強歸之故書自晉歸。趙氏鵬飛曰林父奔晉以得入知衛侯畏晉而不敢治已則肆惡於衛書何忌哉故其後卒至於逐所以叛衛者林父也而致林父之叛者晉也晉侯之罪當加林父一等故吾以爲春秋責晉爲重也。程氏端學曰林父之罪著矣厲之惡顯矣衛定不能辭以大義而受之其不能君亦可知矣。李氏廉曰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林父以成七年奔晉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冬晉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奉晉命伐齊二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六年甯喜弒剽林父入戚以叛其年晉會澶淵爲林父討衛歸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賀氏仲軾曰有宜歸而歸之以爲重者蔡季歸于陳侯之弟黃是也有不宜歸而歸之以爲惡者如突曹赤楚比趙鞅衛公孟彄孫林父是也蔡季公子友陳黃皆天顯之親經或稱字或稱子或稱弟故知其予之也突赤大夫趙鞅書叛於前從此公孟彄孫林父皆去國於八年之後而歸不言復故知其罪之也陳黃雖不比於蔡季魯季子然以介弟而困於讒人其情爲可哀故出與秦鍼同而奔後不得與陳黃並書歸是以知經之予其歸也。

##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秋。宣伯如

【左傳】齊逆女。

【集說】杜氏預曰。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絶也。孔氏穎達曰。闕絶者。闕而文斷絶。蓋疑仲尼修定後。其文始闕也。劉氏敞曰。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氏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非也。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此春秋之常爾。非爲尊君命故舉氏。尊夫人故舍族也。

##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集說】許氏翰曰。鄭畏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兵力强弱。更相呑噬矣。高氏閌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



霸之不霸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今又伐焉。使厲公而霸。則鄭人怒鄭兼弱。敢如是乎。明年遷於葉。避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

##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集說】張氏洽曰。稱婦。實公夫人穆姜尚存。黄氏仲炎曰。春秋內大夫或稱族。或舍族者。以前後一事。故後從省文爾。如前書叔孫豹。及晉趙武。楚屈建。會於宋。故後書豹。及諸大夫盟於宋。如前書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故後書意如至自晉。其稱族舍族者。豈復有意義存乎其間哉。左氏以僑如稱族爲尊君命。舍族爲尊夫人者。妄也。李氏廉曰。夫人有姑而稱婦者三。文四年。逆婦姜。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書氏。惟此齊姜書氏。無貶辭也。

【案】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程子獨辨之。以爲親迎者。迎於所館。未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其說是也。僑如以夫人至自齊。穀梁以爲譏不親迎。而胡傳從之。且謂或迎於其國。或迎於境上。似亦未有定見矣。既曰迎於境上。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之乎。今故從程子。而凡爲親迎之說者皆刪之。

##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 秦伯卒

【集說】高氏閌曰。秦桓公也。立二十八年卒。史失其名。

## 十有五年

【乙酉】【簡王十年】晉厲五年。齊靈六年。衛獻公衎元年。蔡景十六年。鄭成九年。曹成二年。陳成二十三年。杞桓六十一年。宋共十二年。秦景公元年。楚共十五年。吳壽夢十年。

##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於晉

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於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胡傳】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

【集說】何氏休曰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於經爲仲嬰齊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　杜氏預曰嬰齊襄仲子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劉氏炫曰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爾　劉氏敞曰嬰齊欲後歸父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非也古者蓋一昭一穆又曰穀梁謂子由父疏不得稱公孫則歸父何故稱公孫乎　孫氏覺曰嬰齊公子遂之子而歸父之弟也公孫歸父奔齊而仲遂之後遂絕魯不欲絕仲遂之後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也穀梁以爲子由父疏之父有罪何與於子孫　家氏鉉翁曰公羊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弟無後兄之理以後襄仲爲仲　李氏廉曰以仲遂生而賜氏仲則世其卿之說考之則仲固爲族無可疑矣　賀氏仲軾曰魯人立後重在仲遂不重在歸父謂魯人爲歸父立後是閒歸父也反歸父之子而立之不亦可乎不必用親弟爲之後季孫與仲遂同爲逆原無惡於仲遂直因歸父欲去三桓故季孫遂



之安有爲立後之理此亦事情之易見者也是時魯有兩嬰齊一爲叔肸子一卽仲嬰齊皆公孫也皆見於經如俱稱公孫則此卒者知爲何嬰齊耶且以公族言則皆公孫以親疏言則仲遂者莊公之子叔肸者文公之子世次亦既有辨則仲嬰齊從君賜氏而叔嬰齊稱公孫亦情理所安

【案】公羊謂嬰齊爲兄後何氏休以爲弟無後兄之義諸儒多從之者孫氏覺謂魯命嬰齊後仲遂故曰仲嬰齊非爲歸父後也家氏鉉翁賀氏仲軾皆主是說二者不同胡傳本公羊發傳而又謂父字不可爲氏則亦以爲後襄仲也今故兼兩說而並存之或曰歸父嬰齊均爲仲遂子經於歸父何以書公孫而嬰齊何以書仲夫襄仲之生也書曰公子遂其卒也書曰仲遂彼一人之身先後異稱而又何疑於歸父嬰齊乎蓋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故於其生也書曰公子公孫所以從其本稱也而於其卒也繫之以氏則所以著其生而賜氏與以父字爲氏之非禮也孫氏復黃氏仲炎謂嬰齊爲歸父之子其說無據不可從

##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集說】程子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大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猶大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　高氏閌曰戚之會將討曹伯也若欲討之勿與之盟可也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故特書同盟以譏之　吳氏澂曰諸侯世子代君會盟伐收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汪氏克寬曰三月宋世子成會盟六月宋公卒蓋宋公有疾而世子出會也

##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作歸之于

左傳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胡傳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集說 杜氏預曰歸之京師禮也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相執多矣此獨稱晉侯者以其執既當罪人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故明書晉侯之爵以表其善也 劉氏敞曰左氏云書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非也負芻殺大子而篡之國人不服畏欲殺公子欣時而亡此非不道而何且大者天地其父君臣有人殺其君反輕於不道其民乎有忍其君而非不道其民乎夫負芻之惡未見於經也晉侯執之然後可見其罪今以左氏例推之則負芻非不道其民而晉侯妄執之顧豈其然耶又曰殺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非也若云晉人執曹伯殺梁又如齊人執袁濤塗而非之乎 陳氏傅良曰執未有稱爵者此其稱爵何討有罪也 張氏洽曰春秋爵厲公而執曹伯與其討也然猶不捨曹伯之與盟者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晉人請君於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姦之門豈小失哉 呂氏大圭曰或疑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有之春秋何以不書疑未得其實然嘗以春秋書法考之則他執諸侯皆稱人其稱侯者獨此一事則安得以為非伯討乎傳之所言與經意同益足以為證矣 家氏鉉翁曰曹宣公卒公子負芻弑嗣子自立至是人服公合諸侯執負芻歸之京師自入春秋未有執當其罪若此而又歸京師示不敢專春秋與之非貶也 李氏廉曰此條張氏最得之其義足以補胡氏之所不及蓋此事與齊桓辭子華正相類彼則列於會而後辭之此則列於會而後執之皆未為盡善也

# 公至自會

# 夏六月宋公固卒

左傳 夏六月宋共公卒

# 楚子伐鄭

左傳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暴隧鄭地路史曰暴辛公采地一曰暴隧蓋周圻內之邑而是時為鄭所有也 新石杜注楚邑當在河南南陽府裕州葉縣境

集說 趙氏鵬飛曰楚子伐鄭鄭有以招之也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在楚爾今鄭從晉而伐已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 家氏鉉翁曰晉楚為成期以弭兵甫及三歲而楚伐鄭首禍也書楚子目其人而貶之非爵也

#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共音恭

【集說】劉氏敞曰：穀梁曰：月卒日葬，不葬者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大人之義不踰君，非也。若以葬夫人，則必葬其君。莊二十九年，葬紀叔姬而不葬紀侯，何哉。季氏本曰：宋共公卒三月卽葬，必嗣子幼弱，恐有他變，而急於襄事也。喪禮之苟可知矣。

#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胡傳】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次而驕。共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書，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辭之複，必有美惡焉。辭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芘其本根，況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集說】杜氏預曰：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罪。王氏傳曰：華元初欲奔晉，至河而復，是未至晉者也。今以自晉歸宋為文，何也。蓋其奔也，欲求晉討臣以張公室，今為魚石所止，許討蕩氏，則與晉討無異。故周公為王所復，既而復奔晉，君子以為自絕於周，書出以罪之。華元為魚石所止，遂反其位，春秋善之，故書自晉歸于宋，以成其志也。劉氏敞曰：杜云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非也。如左氏之說，則魚石止華元耳。大凡奔者在外而內無形援，則有挾大國之勢以重其身，求入而已。今華元內有魚石之援，則不待挾晉以為勢而自入也，尚何求而挾晉哉。程子曰：山去族，害公族也。蘇氏轍曰：華元之奔晉也，未至而復，其書曰華元出奔晉，且書自晉歸于宋，何也。元將討山而知力之不能，故奔。奔而國人許之討，故歸。故其討山也，雖其族人莫敢救之者，故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山矣。鄭子產為政，豐卷將祭，請田，弗許。卷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亦猶是也。家氏鉉翁曰：蕩山殺公子肥，弱公室。華元起而討之，以其族大，不假晉國之援，事弗獲濟，故自晉而歸。山乃卽刑，春秋去山族，與以討亂。然不與元以逐桓族，以其挾晉力盡去異己，不純為國也。李氏廉曰：

華元之奔其奔而歸與鄭良霄之奔其奔而入事若相類然逆順之情不同故歸入之辭亦異鄭良霄之入不再書鄭良霄而宋華元之入再書宋華元所以予之也又據杜氏以爲元本未至晉春秋旣書奔晉又書自晉歸者著其亡已出竟反能討罪此春秋之精意也又曰公羊注引春秋說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故繫文人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此說亦近事情故胡氏以爲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 汪氏克寬曰五大夫同奔亦同復入但書魚石華彥向寧華定宋公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出入悉列名氏蓋魚石首惡舉重而書之餘不足紀陳氏所謂罪其甚焉者是也亥寧定辰佗彄地其罪皆同故備錄之耳 王氏錫爵曰魚石之自止元於河上也畢其挾晉援以討而桓氏皆無祀於宋也其旣許元討山而終不免於去也爲與山有親而嘗同惡恐見及也但所奔在楚而宋天下要樞正楚所欲爭卒致助魚石入彭城讓成他日之大禍則魚石之罪大矣



附錄左傳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咎其九反 鰌音秋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爲會之始 鍾離杜注楚邑淮南縣晉成帝置鍾離郡唐置鍾離縣明改爲臨淮縣又析臨淮地置鳳陽縣今仍之屬江南鳳陽府

左傳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胡傳 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爾成襄之間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

集說 孫氏復曰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于鍾離 劉氏敞曰公羊曰曷爲殊會吳外吳也非也一地而再言會者明一會也吳則其君矣未可以爵通又不可稱人稱人則下從大夫之例故再云會吳以成其文也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非也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程子曰吳益彊大求會於諸侯諸侯之從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也時諸侯病其交故與吳親襄十年柤之會十四年向之會與此同 高氏閌曰外會書卿蓋始於此 陳氏傅良曰晉初與諸侯之大夫會吳也傳曰始通吳也於是大夫自爲會矣 呂氏大圭曰向也未有吳也自成之七年吳伐郯始見於經此年會吳于鍾離然所與同會者猶曰諸



侯之大夫也成之會柤之會則諸侯實與焉會矣馴致黃池之會遂與晉爭長而奄然主盟 趙氏鵬飛曰于時吳楚兩盛晉旣抗楚則不得不與吳以奪楚援此所以合諸侯而會于鍾離也然襄五年戚之會吳人在焉而不殊會何也蓋鍾離柤向皆近吳晉合諸侯往會之故曰會以會戚衛地晉侯合諸侯於戚吳以人來會故不殊會事殊文異無用多疑而說者以爲尊吳故殊會與首止文同不知首止之會爲書及以會非若會以會之異也聖人豈以吳比王世子哉說者又曰會以會外吳也齊之盟孟之會未嘗外楚而獨外吳此蓋晉率諸侯往會之其義甚顯安用鑿生尊之外之之說也哉 李氏廉曰吳之見經始於郯之伐盛於州來之入晉之通吳始於于蒲之欲會成於鍾離之往會 王氏樵曰案先儒因再書會而生外吳之說其實諸國之大夫相約集而後會吳于鍾離春秋據事直書爾若曰外吳獨不外楚乎會楚何以不殊也 趙氏謂再會亦非只一會

也。

# 許遷于葉 葉舒涉反

【左傳】許靈公畏偪於鄭，請遷於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穀梁】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集說】杜氏預曰：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趙氏鵬飛曰：許自遷也。鄭處於許，許畏鄭，遷葉。葉近楚，倚楚以抗鄭也。家氏鉉翁曰：陳蔡許謂楚可恃，卒之陳蔡為楚滅，許五遷自葉而白羽，實楚遷之，又遷容城，遂為鄭滅。陳蔡許自取之爾。李氏廉曰：許以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皆避鄭也。又二年而滅於鄭，游遫矣。觀其所往而成敗見，許逃而主楚，其亦不善擇所從哉。季氏本曰：自成三年以至九年，鄭之伐圍許者凡四。於是許遷葉，以避鄭。許固不能自彊矣，然大國無霸，而小國不得其所，非經世者所憂哉。



丙戌 簡王十一年

# 十有六年

晉厲六年。齊靈七年。衛獻二年。蔡景十七年。鄭成十年。曹成三年。陳成二十四年。杞桓六十二年。宋平公成元年。秦景二年。楚共十六年。吳壽夢十一年。

# 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胡傳】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集說】范氏甯曰：鄭嗣曰：穀梁傳曰雨木冰者，木介甲冑兵之象，而著木成冰。程子曰：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蘇氏轍曰：雨木冰，五行木不曲直，庶證常寒之罰也。劉歆謂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通，故雨而木為之冰。唐遜皇帝以為木稼者是也。木稼蓋木介爾，此記異也。王氏樵曰：陰陽和則雨，雨者融陰陽之和氣以潤澤於草木者也。今乃封著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甚矣。高氏閌曰：雨著木而成冰，上溫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菽相反。劉向謂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後世雨木冰多應在大臣，天人之應或可推也。漢儒之學豈無所受，但不當每事求合爾。朱子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附錄左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

【左傳】夏四月，滕文公卒。

【集說】高氏閌曰：滕入春秋，至今三書卒，皆不名。汪氏克寬曰：在位十年，成公原立。

#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汋陂，杜注宋地。夫渠，杜注宋地。汋陵，杜注宋地。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南二十五里有汋陵城。

【集說】孫氏復曰：鄭叛晉，故侵宋。高氏閌曰：鄭至是附楚，為楚加兵於宋，故書侵，自是諸侯之兵無寧歲

矣。

**附錄左傳** 衛侯伐鄭，至於鳴鴈，爲晉故也。

鳴鴈杜注在陳留雍丘縣西北。後漢志雍丘有鳴鴈亭。今白鴈亭在杞縣北四十里，屬河南開封府。

##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黶於斬反

**左傳**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集說** 范氏甯曰：鄭叛，將與鄭楚戰。程子曰：將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時。趙氏鵬飛曰：晉侯乞師以伐鄭，魯師不及期，晉侯讓之，故沙隨之會不見公。

##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音偃。鄢陵杜注鄭地，今屬潁川郡。案鄢陵與鄢一地也。鄢，妘姓之國，爲鄭武公所滅，初仍其故名，後改爲鄢陵耳。

**左傳**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

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
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
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
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
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
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
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
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
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
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
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
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
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
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
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
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
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
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
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
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
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
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
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
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
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
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
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
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
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
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



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
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
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
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
書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公羊**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
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

**穀梁** 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
敗則目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胡傳**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
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
幸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
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
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
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集說** 孫氏覺曰韓之戰獲晉侯不言晉師之敗君獲
則師敗矣鄢陵之戰楚子傷不曰楚師敗君傷
則師敗也　高氏閌曰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遠引
師而來於是晉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敗之
我既未敢伐於彼彼志非來伐於我故直言戰而已
家氏鉉翁曰晉自靈成失霸天下諸侯去而從楚及厲公
者乃征伐其驕抗作使之卿與楚一戰收諸侯以來所屬末
有也而乃謂其書欲戰不知是傷也不然也而屬以
公志得於驕以逞其死良可哀矣　李氏廉曰公羊以
驕為書異記異也以上又可異專之　四甲午正二十
九日殺界是也　汪氏克寬曰本秋一日月十二年晉
晉楚皆怯成鄢陵而已自宋襄公之敗楚頓衡行列
內之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邲之敗楚之陵駕尤甚
蠻齊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挫
其鋒前此未有諸侯助楚以戰者惟鄢陵之役鄭伯佐
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卅目之勝則楚將為鄢長

驟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始無制勝之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欒書固壘之謀以困楚。終乏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於內。而徒務末逞於外。是以三假王命以伐鄭。而鄭終不服。聽讒譖之言。而刀鋸日弊。卒及於難。迹其所爲。去楚虔無幾耳。由是論之。鄢陵之戰。固不可不勝而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遂霸也。 王氏樵曰。今案楚子敗績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泓之戰。宋公傷股。不書宋公敗者。泓之師亦大崩。而鄢陵楚師未大崩也。凡君將不言帥師。以君重於師也。戰陳以師相敵。死亡既多。舉師爲重矣。若君將被殺戮獲。則既書師敗又書殺獲。大棘之戰獲華元。雞父之敗胡沈之君滅是也。

##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



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瑕。杜注。楚地。水經注。肥水逕山桑縣故城南。又東積而爲陂。謂之瑕陂。又東南逕瑕城南。春秋楚師還及瑕。即此城也。山桑縣在今壽州蒙城縣北。屬江南鳳陽府。

集說 高氏閌曰。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於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强於天下。其所以能强者。兵强也。兵所以能强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至於列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於一主將者。國勢寖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爲鑑。 汪氏克寬曰。楚審躬臨戰陳。以罷卒致敗。

而集矢於其目。乃歸咎於司馬側而殺之。亦異於秦穆之不替孟明者矣。傳稱王使止之。弗及而死。亦猶顈之止得臣曰無死。蓋亦僞耳。嬰齊身爲令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莫有鬭心。而委罪於側。何耶。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著楚君大臣之失也。書法與殺得臣同。

##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杜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今沙隨城在寧陵縣西六里。屬河南歸德府。

左傳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於師。衛侯出於衛。公出於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



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穀梁 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胡傳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弒則書薨。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居已而與彊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爲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崇義不崇勢。正己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矣。蓋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集說 家氏鉉翁曰。公不及鄢陵之戰。且誣於宣伯。晉侯不信誣。察其實而信其誣。是罪不在公。故書以彰晉侯之信誣。明我公之無罪。 程子曰。晉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 劉氏絢曰。夫子於魯事有可恥者。必為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加。則不諱。今晉怙彊而不見公。我何罪。故直書以罪諸侯也。 李氏廉曰。此與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公不與盟同一書法。蓋晉曲魯直。故不為諱。若曲在魯。則諱之。黑壤是也。此不書公不與會者。上書公會。已著魯之志矣。故此直見諸侯之罪也。 汪氏克寬曰。聖人嘗言譖愬不行。可謂明也已矣。晉厲聽叔孫僑如之譖。而不見公於沙隨。晉昭聽邾莒之愬。而不使昭公與盟於平丘。自晉人觀之。皆曰所以討魯之貳也。然沙隨之後。又執季孫行父而從楚之鄭。三伐不服。平丘之後。執季孫意如以歸。魯昭如晉。又止之。而諸侯之貳於晉者。自若也。蓋以晉之責魯非義。故不足以令諸侯也。晉厲之不克終。而晉昭遂失霸業。考諸沙隨平丘之事而見之矣



## 公至自會

集說 石氏介曰。公之此行。內有僑如之患。外不見於晉主。疑危而致之。 劉氏敞曰。十六年會于沙隨。不見公。公羊曰。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非也。案公即位至今十有六年矣。豈得云幼哉。 趙氏鵬飛曰。以會告也。公雖不見而實往會。曲不在己。可以成事告也。故曰公至自會。

附錄左傳 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臣始會伐。

左傳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於鄭西。我師次於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於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於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督揚。杜注鄭東地。案襄十九年諸侯自沂上盟于督揚。杜以督揚即祝阿。蓋齊之督揚與此不同。 制田。杜注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今制城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東北。 鳴鹿。杜注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今鹿邑縣西南有古鹿邑城。屬河南歸德府。

集說 杜氏預曰。尹子。王卿士。子爵。 王氏葆曰。春秋於尹氏之卒。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書氏者。著世卿之禍也。於盟會侵伐稱尹子。則指其人而正其爵也。 高氏閌曰。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數於人矣。晉為曹伯請於天子。因假王命以再伐鄭。故以尹子主會也。宋衛以後至不書。是役也。晉以僑如之譖。不使公與其事。 陳氏傅良曰。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處父之救江。王叔桓公不書。前年伐秦之役。劉子成子猶不書也。於是厲公甚矣。初以尹子與諸國伐鄭。人序其矣。厲公之無道也。 家氏鉉翁曰。伯文大征伐。必以王命行之。厲公用師四方。必請王朝公卿與俱。而兩年

之間三伐鄭尹單奔走轍不及息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可也謂之尊天子而正諸夏則未也。李氏廉曰經書王臣會伐者此年尹子十一年尹單其冬單子皆伐鄭也定元年劉子則侵楚也皆假天下之威而服人者也。汪氏克寬曰前此未有以王臣與伐者桓文之大征伐雖不請命而專行然猶以尊周安夏爲心未嘗貪王臣以臨師旅比於假天子之命而威諸侯者尚爲彼善於此也厲公嗣霸以私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偕行以撝武而爭鄭則要尹武公單襄公而屢往於是王臣奔走道塗轍不及息而爲霸者之用矣春秋於伐秦不書劉成者所以削其請王師而若因行朝王之慢也於伐鄭存書尹單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夫苟伐秦書劉成則爲朝王請命而伐秦爲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討貳抑楚不爲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 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公羊**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於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胡傳**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罪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下之稱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塞爲君歸爲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集說** 啖氏助曰諸侯在他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而王不黜之是不失國故不名也。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曹伯之篡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失政刑也書曰歸自京師以深譏王也。陳氏岳曰不曰自京師歸於曹而曰歸自京師若中常之歸如書公至自某也。劉氏敞曰此復歸也曷爲不言復不與復也曷爲不與復是殺其君之子者也其言自京師何言王之舍有罪也又曰穀梁曰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非也曹伯之惡學者知之穀梁子不知爾曹伯何善乎又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亦非也衛元咺衛侯鄭何善之有乎且自某者明其有奉焉爾本不爲善不善設也。程子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高氏閌曰不書復不與其復也篡逆之人殺君之嗣子而自立既列於諸侯之會又赦於天子之庭是率天下而入於亂耳。趙氏鵬飛曰曹戕殺世子而自立是天下之大惡也晉侯執之不自正其罪以歸京師尊王室也然王不能正王法以令天下



復歸之曹王室不綱失政甚矣春秋書執諸侯歸京師者一晉文執衛侯歸于京師既而晉自釋之書曰衛侯鄭歸于衛不云歸自京師者非王命也今曹伯歸自京師王命釋之也。李氏廉曰晉文執衛侯歸京師與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文書人而晉厲得書侯者文公以私怨討衛厲公以公罪討曹也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也書法精矣。余氏光曰當時周王擁虛器而已生殺予奪不敢專主觀曹人一則請於晉再則請於晉未聞遣介如周至晉侯許之子臧反曹伯來歸則操縱之權盡歸於晉特寄囚於京師假周之名而已王靈不振諸侯縱恣世道之衰重可歎哉

**案** 負芻篡弒法所宜討而天王不誅此春秋所譏也若余氏光引邵氏說以爲操縱由晉於當日情事亦合。

#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舍如字。苕音條。公作招丘。遷上饒二反

苕丘，杜注：晉地。

**左傳**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鄆，杜注：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隋開皇十八年，改爲鄆城縣，今屬山東兗州府濟寧州。

**穀梁** 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有公也。存公，亦存也。公存也。

**集說** 陸氏淳曰：公羊曰執未有言舍之者，言舍之者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案經書舍之于苕丘，言不在晉都執，據實書耳，無他義。　孫氏復曰：沙隨之會，晉侯既不見公，今又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魯一不出師，而晉再辱於魯，其惡可知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代公執，故仁之，非也。凡國有罪而執其正卿，禮也。又公羊說公時尚幼，則罪非公爲；非公爲，則正卿當執矣。此乃行父致恥於公，春秋何故反仁之乎。理苟不足，仁之則舍于招丘，都不如公羊之語也。　程子曰：寘之于苕丘也。　李氏廉曰：晉執魯卿三，此年行父及昭十三年執季孫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舍也，皆稱人者，罪晉之私也。然就三子論，則意如之惡，又非二子比也。　汪氏克寬曰：晉人舍季孫行父于苕丘，如秦穆公獲晉惠公舍諸靈臺。

#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集說** 高氏閌曰：季孫得釋，將與公皆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　程氏端學曰：僑如造釁，成公不明之所致也。以僑如之惡，晉不即誅於不見公之時，至辱國又不能誅而縱之奔，魯國無政可知也。世卿之禍，一至於此，後世可以鑒此矣。

#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左傳** 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集說** 孫氏覺曰：不書偃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矣。　高氏閌曰：晉釋行父，行父自苕丘與郤犨爲此盟也。　趙氏鵬飛曰：公及行父之出，於今六月矣，君臣久播於外，以僑如之讒而晉之不釋也。今僑如之讒既敗，不遂而奔，故晉釋行父而盟之於扈。公至自會，歸而刺公子偃。偃，僑如之黨也。則公之不見與夫行父之執，皆僑如之譖明矣。春秋之文簡而明，考其原，則情狀昭然矣。　汪氏克寬曰：晉不見公而盟季孫，晉人下比之端，兆於此矣。

# 公至自會

集說 高氏閌曰。大夫執則致。行父不致者。公待行父偕歸焉。舉公爲重也。然公未嘗爲會。而曰至自會者。有託焉爾。夫沙隨之會既不見公。伐鄭之會又不得與。而國之宗卿。於是見執。公徬徨於外。以求自明於晉。僅能使僑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於難焉。方秋而出。盡冬而歸。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乎其事。君辱臣執。亦國之深恥也。及公之歸。不可以伐鄭致。故託曰至自會。以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 張氏洽曰。君臣同出。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著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也。 李氏廉曰。春秋不以本事致者。惟此年伐鄭至會。襄十八年圍齊至伐。

附錄左傳 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 乙酉刺公子偃

集說 杜氏預曰。偃鉏二公子。公庶弟。 劉氏敞曰。不言刺之何。刺有罪也。其有罪奈何。是叔孫僑如之黨諸公者也。又曰。穀梁以謂殺無罪非也。且以理觀之。先刺後名。是得其罪者。先名後刺。是不得其罪。不訊於羣吏。不訊於萬民者可知矣。 高氏閌曰。公之將行。穆姜指偃與鉏曰。皆君也。鉏尚幼。則姜之意在偃也。公以是歸而刺之。然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明言其罪。此直云刺者言其罪者。著其事實以明非其罪也。不言其罪者。刺得其罪也。 趙氏鵬飛曰。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非其罪也。不書其故無以見其非罪。故先書戍而後書刺。偃之罪於僑如之奔已知其爲惡黨。故直書刺而罪自顯。春秋之法如此。 家氏鉉翁曰。季孫之執。僑如之奔。郤犫之盟。公子偃之刺。春秋備書其事。爲魯國隱憂也。季孫之執。以魯貳故。其釋之也。繇范私之。行父外交有素矣。始與襄仲共謀弒君。陷叔仲惠伯於死。魯之亂賊之亞也。今自晉歸。逞執辱之憾。幽君母。殺公子。魯之政一出季氏矣。 吳氏澂曰。象謀殺舜。及舜爲天子。則封之。舜豈不知象之謀殺已哉。故孟子以爲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富貴之。此舜所以處兄之道。而爲人倫之至也。偃雖爲穆姜所指。然不過爲公使從己。而未見其有廢立之謀。而偃實有今將之心也。今僑如既逐。成公當修身齊家。以感化其母。哉權在己。何自雖眞有邪謀。亦爲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爲何如也。公子者非氏也。屬也。書先公之子也。而可殺乎。

附錄 先刺後名。先儒多從劉氏敞以爲得其罪。吳氏澂獨責成公失親愛之道。其義尤正。蓋偃雖有罪。而身爲介弟。尚有議親之條。乃成公不念鞠子哀。忿然殺之。豈仁人之用心乎。故當兼用二說。



丁亥 簡王十二年。

# 十有七年

晉厲七年。齊靈八年。衛獻二年。蔡景十八年。鄭成十一年。曹成四年。陳成二十五年。杞桓六十二年。宋平二年。秦景三年。楚共十七年。吳壽夢十二年。

#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

左傳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於高氏。 虛滑杜注晉二邑。 高氏杜注在陽翟西南。今禹州即陽翟縣也。屬河南開封府。

集說 全氏賢曰。先儒謂晉命也。爲他人興師。故書侵以譏之。非也。衛以與國受霸主之命。春秋何譏乎。又

謂鄭背晉。猶畏晉之彊。豈敢興師自與晉抗乎。亦非也。鄭之侵晉。安知其非受楚之命乎。其所以敢興師者。必恃楚之衆也。觀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以備晉。及公子嬰齊師于首止。公子申師于汝上。則可見矣。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

戲童。覆九年諸侯盟于戲。卽此也。水經注曰。氾水出浮戲之山。今氾水縣。屬河南開封府。　曲洧。杜注今新汲縣治曲洧城。案漢宣帝神爵三年。以許縣之汲鄉置新汲縣。以河內有汲。故稱新汲也。今置洧川縣。今仍之。屬河南開封府。

集說　杜氏預曰。單襄公。王卿士。晉不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　高氏閌曰。晉假王命討鄭。而以王之二卿士。晉主兵。先尹單。以王命爲重也。夫晉厲之無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拒彊楚者。由假王靈扶義以令天下也。　陳氏傅良曰。王人未有書二卿者。書二卿皆與伐也。　汪氏克寬曰。成王少子臻食邑於單。至襄公世爲王卿士。

附錄左傳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柯陵。杜注鄭西地。



左傳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穀梁　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集說　陸氏淳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單與盟。　程子曰。諸侯同病楚也。　蘇氏轍曰。書同盟。鄭叛也。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爲常。非禮也。　陳氏傅良曰。狄泉之盟。諱王子虎。於是不諱。苟爲不諱。會伐未有書王人者。唯厲公特書之。會盟不足諱焉爾。　薛氏季宣曰。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未嘗盟卿士也。去年王官出。今年卿士盟。三伐鄭而鄭不服。無益於事。徒以爲亂而已。　張氏洽曰。晉厲公憤鄭之不服。而假同盟之禮以約束諸侯。然不知其無益於鄭之叛。而自取盟王官之罪。　李氏廉曰。王臣與盟而書同者三。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丘劉子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于官。失正甚矣。春秋不重言諸侯。所以見二子之與盟也。至於書同。則同外楚而已。不爲尹單劉子而書同也。



**秋。公至自會。**

左傳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集說　吳氏澂曰。方欲聲鄭之罪以致伐。而楚救已至。諸侯畏楚而還。未嘗得致伐也。故不以伐致。而以會致。　李氏廉曰。此條伐後而盟。故以會至。此卽穀梁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也。與襄十一年伐鄭會蕭魚至會。定四年侵楚盟臯鼬至會書法同。而穀梁於此乃曰不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解者曰。周信也。公逼諸侯爲此盟。綱意不欲更伐鄭。是自違前例。爲此無據之言矣。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 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集說** 王氏葆曰：無咎身爲卿佐，而不能謀國正君，以致廷閽至於見逐，亦不爲無罪矣，故書奔無異文。趙氏鵬飛曰：高國崔鮑皆齊之彊臣也，非甲兵不勝，而奔則詭謀暴露而出，決非善之者，故今年高氏奔，而明年國氏誅，其故可知矣。



##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梁**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胡傳**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集說** 范氏甯曰：鄭嗣曰：郊，春事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傳曰：四月不時。今七月何者，亦明用非其時

之不可，故以是爲譏可也。李氏廉曰：春秋書用有用牲、用田賦、用鄫子、用致夫人，皆不宜用之文。趙氏鵬飛曰：成公七年，蓋嘗卜之，而不從，乃免牛；十年，又嘗卜之，五卜不從而遂不郊。今懼卜而不從，則不得郊，故不復卜，而直用之。聖人書曰用郊，蓋前乎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書用。吳氏澂曰：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彊用其禮焉，故曰用。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程氏端學曰：九月用郊，劉氏以用爲用人以祭，彼見邾人執鄫子用之，故以凡稱用者皆用人也，殊不知邾用鄫子，上言執，又言鄫子，故知其用爲用人，今但言用郊，則與用致夫人、大夫宗婦覿用幣、用田賦、用幣於社何以異哉。

**案** 劉氏敞以用郊爲用人，非也。昭十年，季平子始用人於亳社，若此年用人，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矣。邾用鄫子，用蔡世子，皆執獲讎敵以快意於山川，成公之時，未嘗執獲讎敵之人也，豈有殺無罪以祭上帝者哉？此理之必不可信者矣。胡傳曰：六畜不相爲用，況敢用人乎？胡氏寧亦云其爲皆以爲人不可用，而不知成公之用郊，實未嘗用人也，故爲辨之如此。



##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罃乙耕反

**集說** 范氏甯曰：鄭嗣曰：將伐鄭。薛氏季宣曰：伐秦之役，公如京師，故以卻錡乞師起事之端；伐鄭三出卿士，而起之以欒黶、荀罃之使，明諸侯之不以王命會，且書王師之重，猶役於諸侯也。

##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

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illegible] 孫氏復曰。鄭與楚比周。晉厲三假王命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服。何國不振可知也。趙氏鵬飛曰。

集說 晉三伐鄭。皆以王師從之。王威豈能攝楚而服鄭哉。徒假之以致諸侯之師也。然三伐鄭而鄭不歸。亦足以見力之不足恃矣。而晉爲不能內修德以來之。徒極其忿而不置。鄭卒不服。晉亦以亂身隕。不制其外而不治內。吁可戒哉。李氏廉曰。晉自鄢陵以後。其威非不振。霸事非不舉。而鄭卒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姚氏舜牧曰。晉三假王命伐鄭矣。鄭卒不服。似無可書者。春秋屢書伐鄭。辭繁而不殺。何也。當時楚勢甚張。且挾鄭爲抗衡。睨列國若無人焉。不有晉威假王靈以薄伐。不知其憑陵列國當何如者。此雖伐鄭不服。不猶愈於彼肆行直入而莫之忌耶。所恨者晉厲無德以服衆。不能已成攘楚之功爾。然春秋但書晉之伐。不書楚之救。則其意未嘗不與晉也

#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 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汝上。汝水出汝州魯山縣。成十六年。楚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從楚。公伐楚次汝。踰方城。則汝上蓋鄭楚之界也。

集說 杜氏預曰。不得與楚校。不克而還。趙氏鵬飛曰。公從伐鄭者三。而兩至自會。蓋無功以告廟。徒以會至也。今之伐又何功之有。乃至自伐何耶。前此二伐非無師而往。則其反也。亦不以師行而告。今之伐以天王師而會。則其反也。不得不以伐告爲用。是知聖人之書至從其實。汪氏克寬曰。王官下臨諸



侯。以從以卻已敗之楚。服懷貳之鄭。宜若振槁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望風卻走。何哉。蓋厲公既勝鄢陵。驕佚放恣。黷於用武。慢於尊王。是以諸侯無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楚復肆。非列國之力有不足。蓋厲公之德有歉爾。有嗣霸之資。而以無道行之。惜哉。

#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貍力之反。脤市軫反。公作軫。穀作蜃。貍脤。杜注闕。

左傳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於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洹。杜注。洹水。出汲郡林慮縣。今林縣西北林慮山。即洹水所出也。屬河南彰德府。

集說 趙氏匡曰。是月也。無壬申。壬申。誤也。陸氏淳曰。穀梁曰。致君而後錄臣。案春秋編年月之書。一例以先後書之。且言卿卒後公至。皆據實事。何傷教意。劉氏敞曰。公羊曰。非此月日也。待君命然後卒大夫。非也。君之許嬰齊爲大夫。固在前矣。君至而後明之爾。然則卒嬰齊當在致公之前無疑也。若以嬰齊反未至。故不得以大夫卒之者。嬰齊之卒竟未爲大夫。則嬰齊終不合卒。無爲但移卒於致公之後也。若以公許之。則成大夫矣。先公未至卒之。何傷於假命國人未知公命。不錄其卒。公後告之。乃追錄之。此卒既追錄之。固應在致公之前。明公之卜之。以人大臣何在前爾。豈不可乎。又公孫敖卒於齊。彼不待公命何爲之哉。蘇氏轍曰。嬰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案下十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

附錄左傳 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

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待命於清。清，杜注：陽平樂平縣，今山東青州府堂邑縣東南有清城。

##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 邾子貜且卒

貜，俱縛反；且，子餘反

**集說** 汪氏克寬曰：定公也。在位四十年，子牼嗣，是爲宣公。

##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



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穀梁** 自禍於是始矣。

**集說** 孫氏復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 張氏洽曰：郤氏雖多怨，既爲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 王氏錫爵曰：勝則驕，驕則淫侈而生亂，范文子所謂外寧而內憂也。



## 楚人滅舒庸

**左傳**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巢、駕、釐、虺，杜注：楚四邑。今俱在江南廬州府境。

**附錄左傳**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戊子 簡王十三年

## 十有八年

晉厲八年，齊靈九年，衛獻四年，蔡景十九年，鄭成十二年，曹成五年，陳成

二十六年。杞桓六十四年。宋平三年。秦景四年。楚共十八年。吳壽夢十三年。

#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集說】蘇氏轍曰：胥童，厲公之嬖臣也。與厲公謀殺三郤，又執欒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許。公使胥童爲卿。書偃既執厲公，乃先殺童。童雖道君爲亂，然書偃自是以弒君，故稱國以殺。高氏閌曰：宋督殺孔父而弒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晉書偃殺胥童而弒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蓋孔父忠於殤公者也，胥童嬖於厲公者也。嬖臣道君爲不道，亡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治之，以爲萬世戒。家氏鉉翁曰：三郤之死，晉厲殺之也。胥童之死，書偃殺之也。春秋一以國殺爲文，著胥童道君作難，以其君由是以殞，童亦晉國之罪人也。人臣與君俱死於難，是之謂死節。胥童與厲公先後死，春秋繫之國殺，爲其有當誅之罪也。使童人節可錄，則必用孔父荀息之例，繼其君而書死矣。

#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左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於伯子同氏。辛巳，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集說】朱子曰：文定之意，蓋以爲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爲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弒也。張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爲當如此，於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絕不可曉，是亦拙於傳經者也。陳氏傅良曰：弒不言故，弒而言故，有自來者矣。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晉殺其大夫胥童，晉弒其君州蒲。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殺其大夫公孫獵，盜殺蔡侯申。春秋書弒未有詳於此者也。黃氏仲炎曰：晉厲公嗣霸數年之間，北挫狄於交剛，西敗秦於麻隧，南破楚於鄢陵，威名震赫，遠過前代，而卒以驕侈失德，致殺身亂國之禍，此可爲萬世永戒矣。李氏廉曰：晉伯在靈成景厲之世，其權卑於列國矣。楚莊乘晉之衰，其事進乎方伯矣。然春秋書伯在晉不在楚者，存晉國也。自文六年盡成十八年，凡四十九年，爲靈成景厲之繼霸。李氏曰：靈公政曠柄分，無抗伯業之志。成公力弱事微，無伯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拙，無馭天下之略。厲公外彊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莅，彊卿上暴下肆，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於是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衞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爲沓棐之會。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難，扈之會曰平宋難。蓋君臣之大倫，人道之不可廢，此豈常變也。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方且沉溺晏安，厚斂以雕牆，輕殺以愎諫，欲不亡，得乎。故曰無抗伯業之志也。成公若有其志矣，內難甫靖，覆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黑壤以服鄭，扈以服陳，亦庶幾改物也。然始之不能有爲者凡數年。外而楚人二歲三伐鄭，晉無援卻之師；內而鄭子家弒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何所觀[illegible]無[illegible]諸侯之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見擯失序，徒勸諸侯不能自合與國，大修同盟以治郈異之黨，使楚人得號令於辰陵，乃且亟會攢函，是孰緩孰急也。不能謀少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得行方伯之事，方且修房帷一笑之憾，與大師以伐齊，是孰重孰輕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繕卒乘，以一矢遺楚，使晉不振旅，爲列國羞，乃伐廧咎如，滅赤狄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 卷二十四 成公十八年 三三

哆然言功，是孰害孰利也。蟲牢、馬陵、于蒲，晚年三會，竟莫駕楚，故曰無馭天下之略也。厲公亦有其略矣，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觀厲公不特純以大心行之，亦假義飾譽者也。歸於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講於于宮，而後進駕鄭之威。此類可欺世自掩矣。晉之所忌曰楚、曰吳、曰秦、曰狄。厲公自交剛敗狄，而狄服；會京師伐秦，而秦恐；戰鄢陵勝楚，而楚弱；會鍾離通吳，而吳成。四鄰無釁，而諸侯反武，是以少隨厚曾相不使也。而求多于諸侯，何徒伐鄭猶未已也，而再厚單子，以致無患。而諸侯反戾，是以三郤之誅成，而以下之難作，故曰無厭人心之道也。　汪氏克寬曰：晉人立襄公少子捷之孫周，是為悼公。

【辨】傳例以弑殺衆以為君惡甚，諸儒多主其說，謂以為國以弑，則衆弑之，所以分惡於衆也。夫春秋之作，將以立臣子之防，豈有為弑者分其惡哉？傷教害義，安可訓乎？考十二公之編，君弑道而後弑者多矣。以晉論之，靈與厲相去不遠，而靈則書傳明稱，何也？蓋穿弑靈公，時則有董狐之直筆，趙盾逆受惡而不辭。今書弑厲公，史筆未必如董狐，書亦未必受。逆其赴告於列國，必有所以諉其罪者，魯之舊史從其所赴而書之矣。春秋不與其諉也，故書曰晉弑其君，使天下後世考其被弑之實，而真兇不得以漏網，此聖人之特筆也。詳見文十六年宋人弑君下。

#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集說】蘇氏轍曰：佐雖以專殺叛君為罪，然其咎發於慶克。齊人右慶氏而殺佐，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許氏翰曰：慶克作慝，厲亂中闈，諱害大臣，不誅不詰，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傾為俱靡而已。於是因以為國佐罪。　張氏洽曰：無咎奔莒，去年之秋，而鮑牽用，齊靈可以省毋之旨，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克之內亂於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數等矣。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歸於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家氏鉉翁曰：齊靈不能防閑其母，又受母譖戮高國，不君甚矣。國佐不忍一旦之忿，誅慶克，據盧以抗君，不得謂之非叛矣。然其心則為其君，上家法可惻也，故春秋以累上書。　李氏廉曰：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附錄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逼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集說】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

縱繞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做得狼當。被人攛掇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爲之一新。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現成基址。

## 公如晉

**左傳** 公如晉。朝嗣君也。

##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彭城，杜注：宋邑。今彭城縣，項羽都此，謂之西楚。晉立徐州，唐宋元沿革不一。明初復爲徐州，今直隸江南省。

**左傳**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朝郟，杜注：宋地。當在夏邑境。城郜，杜注：宋地。當在徐州蕭縣界。幽丘，杜注：宋地。當在蕭縣界。夷庚，杜注：吳晉往來之要道。

**胡傳**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等、欒盈是矣。

**集說** 胡氏寧曰：孫林父、宋辰、趙鞅、荀寅，皆據外邑以自保，故書叛。魚石、欒盈將以亂國，故書復入。陳氏傅良曰：奔大夫復不書，莊閔以上有書歸若入者矣，則皆不書奔者也。奔而言歸，自衛元咺始。咺訟其君者也。雖然，歸猶言自也。若宋魚石、晉欒盈，是賊而已矣。故魚石不言自楚，欒盈不言自齊。李氏廉曰：經書復入者，止魚石、欒盈。大夫無繼世，故稱復者，已絕之辭；稱入者，甚逆之辭。汪氏克寬曰：諸侯失國而諸侯納之，春秋皆不書，惟書納頓子、納北燕伯，譏納者之非正也。況納大夫乎？楚莊納甯、儀行父於陳，使之復爲大夫，春秋猶譏之，況納叛臣而據地以逼其君乎？書伐，書復入，而不言納，見魚石之復入由楚鄭之伐也。余氏光曰：楚與鄭伐宋，取彭城，置宋亡臣，而以三百乘戍之，塞吳晉交通之路。

## 公至自晉

**左傳**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 晉侯使士匄來聘

**集說** 許氏翰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 秋杞伯來朝

**左傳**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爲昏。

**附錄左傳**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 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集說 汪氏克寛曰成公末年杞邾相繼來朝蓋皆謀從晉耳 季氏本曰杞邾相繼來朝蓋晉悼公初立尤厚於魯故二君來修舊好欲依附魯耳

# 築鹿囿

左傳 築鹿囿書不時也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

穀梁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集說 孫氏覺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況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 許氏翰曰大夫擅國成權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高氏閌曰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是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家氏鉉翁曰成公之世內有強家肘腋之虞外有晉楚之逼所從而猶築囿從事無怪公室日卑也 李氏廉曰築囿二始於此年成公自朝晉而歸士匄來聘杞邾交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成伯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遽自以為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者也 汪氏克寛曰古之聖王靈池園囿與民同樂今築鹿為囿為附於國中以偏民此豈君人者之心乎



#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傳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穀梁 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集說 李氏廉曰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鞍戰以後汶陽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難於齊南屈於楚丘甲作而兵政變四禦偶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非而見止來朝而及盟沙隨囚苕丘執而辱於外僑如通夫人失德而亂於內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卒恃悼公之興國家鮮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者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終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為矣

#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靡角 杜注宋地

集說 李氏廉曰齊桓霸業始於平宋亂晉文霸業始於釋宋圍悼公霸業又始於彭城之救宋故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前則楚鄭皆稱爵而書伐今則楚鄭皆稱人而書侵晉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矣 汪氏克寛曰前書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此書楚鄭侵宋而不曰救彭城彭城不可救也比事以之叛臣之迹見矣荊楚不足責也鄭何崇甚乎故特貶而人之序鄭於楚下以著其惡然晉悼公一出師而楚師還異於楚師至而諸侯亟還者矣



#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音房公作彭 經書乞師止此

左傳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集說　許氏翰曰：悼公復興伯業，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名兵而已矣。

##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杼直呂反。虛起居反。朾他丁反

虛朾，杜注闕。或云即宋之虛也。

左傳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

集說　許氏翰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公所以仁諸侯也。　高氏閌曰：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為此盟也。　陳氏傅良曰：崔杼嘗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納以為大夫也。向也曰崔氏，今曰崔杼，則已為大夫也。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當國，已而殺高厚，齊無世臣矣。於是伐莒伐魯，皆杼帥師焉，而後弒齊之禍成。靈公為之也。　家氏鉉翁曰：楚伐宋，納魚石，復侵宋。聞晉難也，悼會師，雖未戰，足以伐楚人之謀。書同盟，言諸侯同欲也。　李氏廉曰：晉悼公同盟四，虛朾、雞澤、戲、亳城北。　汪氏克寬曰：諸侯同心懼楚而謀救宋，故書同盟。



##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傳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集說　杜氏預曰：薨於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靖，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二十四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五

## 襄公

集說　楊氏士勛曰：魯世家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周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簡王十四年

## 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衛獻五年。蔡景二十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　繼正即位，正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



##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　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瓠丘，杜注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案壺丘亦曰陽壺，寰宇志曰：古陽壺城南臨大河，今絳州垣曲縣東南陽壺城是也，屬山西平陽府。

胡傳　案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

城民封守
謹王度也。
【集說】杜氏預曰魯與謀於虛朾而書會者受命霸主非
匹敵故。陸氏淳曰公羊曰不與諸侯專封也趙子
曰案此是楚取彭城令魚石守之非名封國乎穀梁
曰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趙子曰與叛臣豈疑
其為正哉意不應如此 劉氏敞曰楚為不道獎亂助
逆使臣叛其君春秋所惡也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已
諸侯受封於天子國有常分彊者不得獨兼弱者不得
獨失有王者作彊者將損之弱者將益之故宋雖失彭
城猶未為非宋也彭城古宋大邑郜鼎實宋器魯取非
其所有豪非其所安可不戒哉 師氏協曰苟書彭城
而不書宋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奬亂與夫諸
侯討叛之功矣 孫氏覺曰蒯聵出奔七年於外矣衛
侯元卒而輒已立為君於蒯聵之納也必曰世子蒯聵
若曰是乃世子也輒安得為君乎彭城已入於楚而以



之居魚石矣於其圍之必曰宋彭城若曰彭城乃宋邑
魚石安得受之於楚乎 張氏洽曰案楚已取彭城封
魚石今彭城非復宋地尚繫之宋傳曰諸侯為宋討魚
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趙氏鵬飛曰伐叛討逆霸
主之事也悼公之興首合諸侯之大夫為宋圍彭城討
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而願奉其役也然魚石之
在彭城實楚置之以逼宋前年伐宋取彭城也則彭城
非宋之有久矣聖人書之必繫之宋者正名定分如鼎
取於宋必繫之宋名分正則天下定此春秋之教也齊
國夏衛石曼姑圍戚不繫之衛而此圍彭城必繫之宋
何也蓋圍戚者圍蒯聵也蒯聵見黜於父責衛之世
子非叛人也則戚固其邑矣何必繫之衛哉彭城為楚
所奪以封其叛人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是
其邑本宋邑也故必繫之宋焉以存奪之義於是甚明觀
乎此而知聖人重名分也 家氏鉉翁曰書諸侯之大
夫圍宋彭城褒之也為宋圍彭城同盟之義也 季氏
本曰魚石倚楚為援據邑叛君非人臣之禮晉侯始起
即合諸侯討之可謂急於為義矣 黃氏正憲曰晉悼
初政勵精韓厥當國首謀曹以楚實其為惡故冬會
虛朾春圍彭城而仍書晉伯仲孫蔑即帥師助義可
不謂賢大夫哉北方漸
寧之世實賴此復振矣

#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厥公作屈鄫公作合 鄫杜注鄫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左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
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
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
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為之援
洧杜注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
潁長平在今西華縣屬河南開封府



【胡傳】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
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大夫于鄫此皆放於義
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無可救
之義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集說】蘇氏轍曰諸侯之師會晉伐鄭故次于鄫以待之
高氏閌曰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不欲直勤東
諸侯之師故使大夫于鄫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
趙氏鵬飛曰伯主之伐鄭者屢矣必連諸侯之師扼之
非以鄭之彊大也畏楚也使鄭外無楚援則偏師可以
入其郛何以多為今晉之圖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厥
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
以奪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闘楚而不懼
此皆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必輕闘其民也故聖人書伐
書次美其得問罪之舉說者徒見楚師侵宋乃曰次于
鄫以救宋且楚至秋而後侵宋豈於此先次而豫救之
不原所書之序矣況鄫鄭地也豈次於鄭而救宋耶不

足救小　蘇氏轍曰韓厥身伐鄭而諸侯不與焉下見悼公謂伯之初使大夫身親其勞不敢勤諸侯之師也　汪氏克寬曰鄭叛北方而從荊蠻助攻原以逼其君罪非輕也晉悼公既爲五大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而使韓武以偏師伐之皆合於義者也又曰自鄢陵之戰楚子救鄭楚子重救鄭楚公子申救鄭皆不書義與此同又曰齊相伐楚父于鄫亦不欲速戰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次于鄫不以德圖以虐鄭皆譏者不輕用兵而重民命之意也故文定傳曰伐而書次其次爲善　羅氏前義曰次止也鄭前不能獨當鄭諸侯之師且止晉軍與之安閑同行齊桓伯亦有與也。

#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呂留杜注二縣今屬彭城郡案呂縣前漢屬楚國後漢及晉屬彭城國泗水至呂縣積石爲梁故曰呂梁徐州北五十里有呂梁城水經注泗水過呂縣東北又東南過留縣北漢張良過漢高祖於留即此地也呂縣隋廢留縣唐廢今俱在徐州境　犬丘杜注譙國酇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疑案犬丘地不近鄭故杜以爲疑然是時楚方侵宋取呂留鄭當爲楚取也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西北三十里有犬丘集。

**集說** 孫氏復曰楚師侵宋所以救鄭也　高氏閌曰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者蓋攻其所必救也以曰不無名如兵故書曰侵　家氏鉉翁曰楚納宋之叛人皆以諸侯之兵克彭城執五叛以歸楚不知自反以兵加宋將以雪恥而益甚焉　汪氏克寬曰楚憤宋之受彭城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故復釋憾於宋

# 九月辛酉天王崩

**集說** 杜氏預曰辛酉九月十五日。

# 邾子來朝

**左傳**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集說** 楊氏士勛曰世本及左傳邾宣公也　季氏本曰邾子去年朝魯今襄公新立故復來朝以賀之。

#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傳**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集說** 杜氏預曰冬者十月初王計未至故傳書之　范氏甯曰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　徐氏彥曰天王崩而四國行朝聘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計告未至於魯　楊氏士勛曰以天王崩訃未至者禮諸侯爲天子斬衰若其聞喪當天子以九月崩當月即知邾子來朝冬初卽衛來聘魯是有禮之國焉得受之邾知訃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禮也猶如襄二十八年吳子使餘祭九月所弒計未至會故季札以六日乃得行聘之事亦此類也若然經書九月天下崩者計雖在十月之末告以九月崩爾　蘇氏轍曰九月天王崩十月計未至於諸侯故雖不廢朝聘不爲非禮　李氏廉曰三國之朝聘胡氏本泰山孫氏說此之外穀梁及公羊疏皆同杜氏說蓋如胡氏說則此條當與蟲牢同盟書日明書己酉己丑相去四十日訃告之及必矣胡氏得之此則下無日未有以辨其久近且二傳皆無貶文恐杜說亦可取。

附錄 三國朝聘左氏皆以為禮杜氏預釋之曰王訃未至也公穀俱不發傳而范氏甯徐氏彥楊氏士勛咸主杜氏蓋按日而稽之非臆度也胡傳必以為訃告已及恐無所據今從左氏

庚寅 周靈王元年

# 二年

晉悼二年齊靈十一年衛獻六年蔡景二十一年鄭成十四年曹成七年陳成二十八年杞桓六十六年宋平五年秦景六年楚共二十年吳壽夢十五年

## 春王正月葬簡王

集說 杜氏預曰五月而葬速

## 鄭師伐宋

左傳 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集說 許氏翰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

附錄左傳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合百禮降福孔偕

集說 孫氏復曰成公夫人 家氏鉉翁曰齊姜襄公嫡母也與定姒並書卒葬而嫡妾之分見矣

##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睔古困反

左傳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

集說 杜氏預曰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 孔氏穎達曰經云六月庚辰鄭伯睔卒傳言七月庚辰鄭伯睔卒經傳必有誤者杜以長歷校之此年六月壬寅朔其月無庚辰七月壬申朔九日得庚辰則傳與歷合知傳是而經誤也 高氏閌曰不書葬者以成公附楚故諸侯不會葬也

##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 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集說 杜氏預曰晉伐喪非禮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 劉氏敞曰穀梁以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於前事也說者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皆非也將尊師少書將例然也何至於此獨為異乎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若人伐己喪已亦伐人喪是以怨報怨也豈以直報怨者乎春秋豈為是書之哉 孫氏覺曰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甯殖書名將尊師少也 張氏洽曰士匄侵齊聞喪而還春秋與之則茲伐喪之罪不待貶而見矣 家氏鉉翁曰乘鄭喪而侵之失盟主之道矣

##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

鄫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惟鄭盍將復於
齊侯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
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
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附錄** 王氏樵曰諸侯之大夫專
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

##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
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東陽杜注齊境上邑今東陽
城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

**集說** 杜氏預曰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陳氏岳曰穆姜
有令人櫬頌琴文子取之以葬公羊不知婦先姑葬
改葬之也



## 叔孫豹如宋

**左傳** 穆叔聘於宋
通嗣君也

**集說** 孫氏復曰叔孫豹僑如弟 趙氏鵬飛曰叔氏自
公孫茲叔孫得臣再世爲卿至叔孫僑如其黨盛
其後一敗僑如奔齊叔孫之黨沮矣今襄公即位仍
未之君臨會征伐專於仲孫蔑蔑孟氏也季文子爲上
卿而實管矣故叔氏復出而任
聘問之事將以漸而干政也

##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
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附錄** 趙氏匡曰公羊曰不書取諱也案夫子增損經文
以示義觀文見義何諱之爲 陸氏淳曰趙氏云
不書取許其城也又曰淳聞於師曰諸侯之大夫取他
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列國息征伐
故聖人許之而不繫於鄭也 劉氏敞曰穀梁曰內鄭
也非也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謂內之乎
蘇氏轍曰鄭久從楚諸侯爲之興師於是城虎牢
以偪之明年而鄭受盟 沈氏棐曰不言伐取且不繫
之鄭者所以與晉也 張氏洽曰彭城非宋有也伯主
爲宋討叛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伯主當討鄭而不繫
之鄭皆奉天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 呂氏大圭曰
楚丘不言衛緣陵不言杞皆是衛杞不能有之而齊桓
城之爾然則城虎牢亦鄭不能有而諸侯城之 趙氏
鵬飛曰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
國之辭書之圍宋彭城是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書
之遂城虎牢是也圍宋彭城爲宋治叛臣鬬其利不及
天下故繫之宋遂城虎牢天下均蒙其安非鄭所得專
也故不繫之鄭晉楚爭鄭五十年矣今以什伍彌是
依鄭成 叛入楚諸侯致之於許凌今合諸侯征之而
不及叛鄭入楚則楚兵將橫行於宋衛之郊天下諸侯
爲之不寧今晉悼之興規規然求所以得鄭之策諸大
夫謀城虎牢以偪之虎牢既非鄭非鄭有鄭何以抗列國
哉故兵出虎牢則直指鄭郊非特鄭無所恃楚失之蓋
亦恐矣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至八國之君用是盟
而天下無兵車之役者凡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於
天下也此聖人所以不繫之鄭歟 鄭氏玉曰遂者繼
事之辭會畢而城之也前會于戚孟獻子已有是謀知
武子未敢專於是歸告晉侯召之於戚請諸國而與是
役非大夫之專事也 汪氏克寬曰自平王東遷鄭武
公入爲卿士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鄭爲公納惠
王而王復與之焉然齊桓之霸說申侯而與之虎牢則
周未嘗以虎牢爲北方之輕重也逮悼公之霸則近楚

微國若江黃弦庸六蓼群舒之類吞噬殆遍列國諸侯若陳若蔡若許亦已服役於楚夷於屬縣而鄭以王室懿親畿內大國又屈而從楚苟非阨虎牢之險以制其桀同即異之心則楚將越鄭而東蹂躪北方之境矣故虎牢之城不繫於鄭也陳氏際泰曰城虎牢所以扼楚亦所以制鄭未幾而為雞澤之盟蓋二十年而楚不爭鄭不叛虎牢之城亦預有力也夫

【案】鄭方堅於從楚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之所以扼鄭之吭而使之不得南向也擴楚服鄭實關天下之大計故不書城鄭虎牢況是時晉已取之非復鄭之所有自不得仍繫之於鄭也胡傳責鄭不能守恐於經旨未合夫春秋內晉而外楚豈欲鄭守險以拒晉乎張氏洽謂霸主討不服之國地非鄭所得私家氏鉉翁謂鄭辟天子之封守罪當削皆非篤論



##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集說】劉氏敞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公子申之累上奈何娶齊也壬夫也申也二人者執楚國之政公子申脅而專娶齊壬夫恐其偪也而殺之是君臣同國之道也 蘇氏轍曰申罪不至死而楚人殺之故稱國以殺 高氏閌曰晉城虎牢有以脅楚矣楚無所歸咎而殺其用事之臣

周靈王二年

## 三年

晉悼三年齊靈十二年衛獻七年蔡景二十二年鄭僖公髡頑元年曹成八年陳成二十九年杞桓六十七年宋平六年秦景七年楚共二十一年吳壽夢十六年

##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彊自此始

【左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鳩茲杜注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蕪湖縣東四十里有鳩茲港是也屬江南太平府 衡山杜注在吳興府烏程縣南案烏程乃湖州府附郭縣也去蕪湖甚遠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似為近之

【集說】許氏翰曰國政失御大臣招釁又外結吳怨而內與晉讎此共王之所以不振也 高氏閌曰楚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其勢稍屈畏諸侯并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



李氏廉曰經書楚君大夫之伐吳始於此

##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始朝也

【集說】高氏閌曰童子侯不朝王孟不可援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樗敕居反 長樗孔氏穎達曰近城之地

【左傳】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纂疏】杜氏預曰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於外。孔氏穎達曰文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盟不書地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於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也文三年盟于晉都此盟出城外者出與不出皆由晉侯意耳此或是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已出盟於外若欲相就然故出城也 蘇氏轍曰禮諸侯不親盟於他國成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二年雖改盟而猶盟於其國亦非禮也晉悼公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而與公盟於長樗禮也 高氏閌曰出國都以與公盟且悼公之敬也 張氏洽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朝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春秋諸賢之同病也 家氏鉉翁曰不於國都而盟於外謙也魯君甫繼之年晉悼勤於用禮書以美之 李氏廉曰此正與魯及向戌盟于劉同意蓋魯亦敬向戌特出而與之盟也襄如晉五始於此年 汪氏克寬曰魯君朝晉而盟者四文公有二焉晉襄首以陽處父盟公明年又要公盟於晉都景公亦與公盟於其國惟此年晉悼公特去國都而與公盟長樗有以見襄景之倨而悼公之謙宜悼公之能復伯也

# 公至自晉

【纂疏】杜氏預曰不以長樗至者非會。程氏端學曰盟于長樗而至自晉蓋公如晉則朝晉又於長樗之盟乃朝後之事故東萊呂氏曰本謂朝晉所以如晉爲重故不以長樗至

【附錄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



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杜注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後漢志曲梁侯國有雞澤即春秋諸侯同盟處也今曲梁故城在直隸廣平府東北

【左傳】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

耏杜注水名案耏水即時水也平地出泉曰耏

【集說】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纂疏】同盟或以爲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則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二盟皆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于斥之行楚棄疾方之於陳蔡而叛是知此二盟於諸侯皆有貳心而後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稱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亢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集說】杜氏預曰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 程子曰楚彊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高氏閌曰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 朱子曰襄公之世晉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 張氏洽曰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以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公會單子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僭王官於諸侯俾下同於歃血其事不足予揚故不再言雞澤而倒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

【案】諸侯不敢盟天子之臣而雞澤之盟單子與焉故胡傳以為大亂之道也杜氏預以為無譏是時悼公初政伯業方新不敢盟同列於國中別與王臣盟乎則單子受王命而來盟或當如杜注之說也今兩存之

## 陳侯使袁僑如會（僑其驕反）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

【公羊】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穀梁】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集說】杜氏預曰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 范氏甯曰鄭嗣曰外乎會者明本非會內也諸侯已會乃至爾 高氏閌曰陳自莊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晉屢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也今聞鄭伯受盟故俾大夫求成於晉本非召會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於此）



【左傳】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公羊】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

【集說】杜氏預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 孔氏穎達曰上文雞澤之會其內未有陳侯直言諸侯之大夫則不得包陳袁僑故殊之也 啖氏助曰穀梁曰諸侯已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諸侯盟已畢而袁僑至故大夫與之盟再無他義 劉氏敞曰諸侯之大夫則其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云者受命之辭也又曰穀梁曰及以及與之也非也此兩及者文當然耳何謂與之何謂不與之哉 蘇氏轍曰陳始亦從楚楚令尹子辛侵欲於小國故陳成公使袁僑求成於晉諸侯既盟而後袁僑至故復使大夫盟之殊及袁僑主盟袁僑也穀梁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大夫張也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夫諸侯不專敵袁僑而使大夫盟之禮也且悼公晉之明君而以為失正則過矣 孫氏覺曰雞澤之盟諸侯為會而陳侯使袁僑往焉諸侯鄙之不與盟戊寅之日使大夫盟之再言及者所以別內臣與諸侯之大夫爾穀梁以為大夫執國權案經意乃是諸侯不與袁僑盟故使大夫大夫安得專權哉 趙氏鵬飛曰悼公所以霸諸侯之故在得陳得鄭而已陳鄭即楚久矣厲公之盛有所不能服今一興虎牢之役隻矢不遺而鄭來歸陳覩鄭之歸而亦遣袁僑如會焉一會而得二叛國其亦偉矣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勢不可以君臣同盟故雞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戊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尊卑之分不失其正歟蓋鄭伯之來既與雞澤之盟矣袁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懷附之心不固苟復自及其盟則袁僑貴亢而霸主之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

晉無屈己之辱而僑無伉君之罪其體甚安而分甚明此吾所以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不達乃曰諸侯在而大夫盟大夫專也溴梁之會書大夫盟不先言諸侯盟則可謂諸侯會而大夫盟矣責大夫之專可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書諸侯之大夫則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也何得為專。王氏樵曰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非大夫相與私盟也非大夫張也晉君方明六卿皆民譽諸侯和協何得因一盟而失政自是始乎但踐土之盟陳穆公如會文公未嘗再要以盟而陳服於晉歷三世而不叛袁僑受陳侯之指而來苟有誠服之心又何必汲汲以盟誓結之哉此則悼公不知本之過也。黃氏正憲曰陳自從楚盟於辰陵至是二十有八年今鄭已同盟雞澤則不能安枕矣然念背晉已久恐晉加罪故先遣袁僑如會以嘗之悼公方欲招攜懷遠故略其已往之罪使諸國大夫與僑盟則晉不屈己僑不抗君可以安反側之心可以廣招來之義此正悼公



之賢也論者謂諸侯在大夫不得專盟豈非拘攣之見乎。

【附錄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 秋公至自會

【集說】杜氏預曰。公踰時而返。故致之。

#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傳】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集說】蘇氏轍曰。許事楚故也。張氏洽曰。荀罃。悼公之賢大夫也。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以問罪於許。規模欲速。宜其所以陳不能保也。趙氏鵬飛曰。晉既得陳鄭矣。其比於楚者許也。故負盟陳鄭而冬伐許。然許為鄭所虞。遷於葉以避之。葉逼近楚。倚楚為重。必不能近叛楚而遠事晉也。惟晉能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征之無益矣。



【王】靈王三年

# 四年

晉悼四年。齊靈十三年。衛獻八年。蔡景二十三年。鄭僖二年。曹成九年。陳成三十年。杞桓六十八年。宋平七年。秦景八年。楚共二十二年。吳壽夢十七年。

#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

繁陽。杜注。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今河南汝寧府新蔡縣北有繁陽亭。

【胡傳】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為

諱。民人以諱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存王之迹。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成風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案]陳近於楚。楚窺北方。陳其門戶也。楚逞志於陳。以爲陵轢諸侯之計。而與晉爭衡。晉及諸侯當并力以助陳。而晉厭。以文王事紂爲比。誠能理陳。不服悖必亡。一大夫之言。何其陋也。此陳之所以終爲楚有也。左氏亦以爲陳無禮。謬矣。

##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集說]高氏閌曰。且爲鄫世子故。　李氏廉曰。襄公之編。書聘晉者九。始於此年。

##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姒公作弋下定姒同



[左傳]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集說]杜氏預曰。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孔氏穎達曰。二年齊姜薨。齊姜是成公夫人。故此爲成公之妾也。據傳匠慶之言。知是襄公之母。　高氏閌曰。襄公以夫人之禮卒之。　家氏鉉翁曰。此成公妾也。前年書夫人姜氏。有兩夫人。不加貶而義自見矣。　王氏錫爵曰。定姒非嫡夫人。故文子不欲成其爲小君之喪。

## 葬陳成公

[集說]汪氏克寬曰。陳即晉。魯會其葬。故書。

##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公羊]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

[集說]許氏翰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姒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葬速。禮略也。　丁氏裕曰。此葬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書葬定姒者。定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歷世未久。不應皆名曰定。其必有誤。　高氏閌曰。死纔二十三日。渴。　吳氏澂曰。傳宣襄昭四妾母葬。臣皆達君之意。而有其喪。及定哀之際。君弱臣彊。嗣君之母。先君之嫡夫人也。乃敢蔑視其君而卑其母焉。甚矣。吾道之衰也。

[案]春秋正名定分。而於嫡庶尤嚴。妾母見於經者。成風。敬嬴。定姒。齊歸。薨稱夫人。葬稱小君。與正嫡無異。皆所以明其失禮也。孔氏穎達謂嫡母薨則妾母尊。殊失經旨。

## 冬公如晉

【左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集說】王氏樵曰：襄公之立，至是纔七歲爾。幼弱之君，奔走道路，所謂因君道衰，當得已哉。　高氏閌曰：公有母喪，復如晉，說。

## 陳人圍頓

【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集說】高氏閌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人畏楚而不敢討頓，于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晉而頓為楚間，故圍之。呂氏□曰：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者，晉興而楚衰也。　家氏鉉翁曰：陳既遣袁僑如會，故圍頓。頓亦楚之屬國也。　程氏端學曰：陳侯背楚從晉，以德教民，外禦彊楚，而遂復興師圍楚之與國，以致此事，而觀罪自見也。　李氏廉曰：陳圍頓以啟楚人之怨，與鄭獲公子燮以激楚之爭，二事相近，皆速兵致敵而不息，非處已寡怨之道也。且楚嘗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頓以怒楚，禍患之機安有已哉，此亦可以見矣。

【附錄左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無終，杜注：山戎國名。案秦置無終縣，項羽封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即今順天府玉田縣也。縣西有古無終城。有窮，杜注：國名。水經注：窮水出於安豐。昭二十七年，楚與吳師遇於窮，即此也。今在英山縣境。鉏，杜注：羿本國名。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十五里有鉏城。寒，杜注：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唐初有寒水縣，屬濰州，即故寒亭也。今寒亭在山東萊州府濰縣東北五十里。有鬲，杜注：國名，平原鬲縣。案鬲，偃姓，皋陶之後，封於鬲。今山東濟南府德平縣東一甲有故鬲城。斟灌，杜注：夏同姓諸侯，樂安壽光縣

東南有灌亭今斟灌城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東北四十里。斟尋杜注夏同姓諸侯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今斟城在山東青州府濰縣西南五十里。過杜注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郡國志掖縣有過鄉即過國也今爲萊州府治 戈杜注在宋鄭之間 孤駘邾邑杜注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今孤駘山在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二十里。

癸巳

靈王四年

# 五年

晉悼五年。齊靈十四年。衛獻九年。蔡景二十四年。鄭僖二年。曹成十年。陳哀公溺元年。杞桓六十九年。宋平八年。秦景九年楚共二十三年。吳壽夢十八年。

## 春公至自晉

集說 高氏閌曰著公不朝王於廟也且公幼而頻年如晉是危道也襄之出二十四致之者二十一危之也。



附錄左傳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於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集說 杜氏預曰發子產父。 高氏閌曰鄭自雞澤之會始來聘於諸侯行以息兵修好也 趙氏鵬飛曰鄭僖新立雖與雞澤之盟而聘使未交於諸侯故以發來聘然鄭成陷於楚今僖公復從禮義之風行聘問之禮亦足以榮矣。 李氏廉曰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傳 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公羊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

穀梁 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

集說 杜氏預曰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鄫列國也使其世子同於我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鄫力不足者故無譏焉。 石氏介曰不書及內之也鄫有國而私屬於人魯晉之私屬鄫也皆不臣之著也。 劉氏敞曰鄫請於晉爲之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鄫爲屬附庸於魯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爲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甲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



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爲。交譏之。 孫氏覺曰明年莒人滅鄫則是晉失霸主之道而魯大夫之往爲無益矣。 王氏樵曰凡外相如不書書者必有謂也叔孫率鄫太子如晉故不書會與及然鄫雖小亦國也請於晉而屬之比諸魯大夫而覲之是推天子之禮以事霸主也故參譏之。 汪氏克寬曰諸侯之世子未嘗以皮帛繼子男而亞於大夫之列非禮也然春秋時較彊弱之勢而無君臣之分以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鄫國微弱而其世子次於魯大夫也叔孫豹偕鄫世子巫如晉而不言及是旅見於霸國也仲孫蔑衛孫林父受命於晉以會吳而不言及是旅見於吳也旅見於晉猶之可也旅見於吳甚矣。

##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善道公穀作稻 善道杜注地闕 案阮勝之南兗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盱眙縣許慎曰張目爲盱舉目爲眙城居山上可以矚遠故曰盱眙。

今屬江南鳳陽府泗州。

**左傳**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集說** 杜氏預曰：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　孔氏穎達曰：不序吳於林父之下，而別云會吳者，爲吳人先在善道，蔑與林父往彼會之，故云會吳也。十年會吳于柤，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吳也。下戚會不殊吳者，吳來會于戚，故與諸國同序列也。　劉氏敞曰：晉將合諸侯于戚，吳子不至，使魯衛先之爾。　許氏翰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　季氏本曰：晉將以吳爲戚之會，而魯衛近吳，且與同姓，故晉命以通好焉。



# 秋大雩

**左傳** 秋大雩，旱也。

**集說** 高氏閌曰：因旱祭志僭也。

#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集說** 杜氏預曰：共王敗於鄢陵後，殺子反、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殺二卿。　劉氏敞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壬夫之罪，上奈何？前此者陳鄭去楚即晉，楚人伐之不服，壻之不可。楚子怒曰：壬夫實侵欲焉。乃殺之，是罪遷也。然則壬夫之罪何？壬夫之爲人臣也，怙勢而懷利，足以殺其身已矣。　蘇氏轍曰：壬夫固有罪矣，蠻而勿用可也，殺之過矣，故稱國以殺。　王氏葆曰：壬夫之貪，有取死之道矣。經以國殺大夫爲文者，陳之叛楚在子辛，楚子既不能明法敎以律貪人，又不能殺貪人以謝小國，乃擁其罪人，興兵致討，而陳叛彌篤，方歸罪子辛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家氏鉉翁曰：前殺公子申，以受小國之賂，今殺壬夫，又以侵欲於陳而使之叛。楚猶有政，二大夫不爲無罪，但用刑過慘，春秋不與也。

#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傳**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公羊** 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

**胡傳** 案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爲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集說** 杜氏預曰：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　石氏介曰：成九年爲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二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　劉氏敞曰：吳曷爲序鄫之上？抑鄫也。曷爲抑鄫？鄫不能國，非諸侯之列也。　程子曰：吳來會，非爲主也。　蘇氏轍曰：

吳之稱人與鄫皆列不可曰吳鄫人也鄫之役列於會會人不利爲鄫也 張氏洽曰戚之會因吳之來而命戍陳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匄知戍陳之非長策是以有處陳之嘆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晉爲安陳之計如此何以能保陳乎 李氏廉曰晉悼公覇業凡八年之間中九合諸侯始於此年會戚一也冬會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鄬三也八年邢丘四也九年戲五也十年柤六也又戍鄭虎牢七也十一年亳城北八也會蕭魚九也蓋自四年至十一年凡八年

# 公至自會

# 冬戍陳

公羊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集說 杜氏預曰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 程子曰非王命而動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戍陳何哉若陳所當圖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其亦可也 葉氏夢得曰孰戍之我也會戚之諸侯既受命於晉而歸各爲之戍陳以備楚不言諸侯散辭也 高氏閌曰此諸侯同戍而獨魯戍之也書於公至之後則知諸侯各還國而自戍與僖二年城楚丘同義 汪氏克寬曰魯公之戍夫有恤諸侯之義惜其以爲有陳非吾事人心不協而不卒戍遂至於失陳也

#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左傳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於城棣以救之 城棣杜注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寰宇記有南棣城北棣城在陽武縣北十里二棣城之間有博浪河亭即子房擊始皇處也今爲河南開封府

集說 高氏閌曰陳方附晉諸侯既戍之復爲楚所伐又相率救之救之義事也 陳氏傅良曰曷救陳何陳不服也陳自辰陵不與諸侯之會二十年矣悼公伯而雞澤之盟袁僑至戚之會陳侯至諸侯爲之戍陳而楚有公子貞之師於是救陳又明年會于鄬陳侯逃之自是凡會不與陳矣 家氏鉉翁曰戍者戍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戍之及楚師之來以戍爲未足又動大兵往救爲書戍書救以善晉也

#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 善救陳也

集說 范氏甯曰善之故以救陳致

#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集說 高氏閌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思慎僭亂未啓也其子宿嗣是爲武子季氏之彊萌於僖公大於成公熾於襄昭極於定哀

甲午靈王五年

## 六年

晉悼六年。齊靈十五年。衛獻十年。蔡景二十五年。鄭僖四年。曹成十一年。陳哀二年。杞桓七十年。宋平九年。秦景十年。楚共二十四年。吳壽夢十九年。

##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集說】趙氏鵬飛曰。杞自入春秋。至是始以名訃於諸侯。而葬配以譏其功。蓋微弱不能行其禮。諸侯亦從而略之。葬有所不會。至此始會之。故書葬杞桓公。汪氏克寬曰。桓公自僖二十七年來朝。成九年來逆叔姬之喪。此年卒。子匄嗣。嚴氏啓隆曰。姑容立於僖之二十四年。在位七十年而卒。事魯最恭。來朝復婚於晉悼。杞君告卒。至是始書名。魯亦始會葬。自是以後。杞之卒葬始備見於春秋。

##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集說】高氏閌曰。不言逐而以自奔為文者。朝廷尚敬。而弱瀆慢如此。所以罪弱也。　家氏鉉翁曰。案左傳亦逐樂轡。不書著用刑之不可也。

## 秋葬杞桓公

【集說】俞氏皋曰。杞小而去魯遠。舊雖來赴。而魯不往會葬。今之會葬者。蓋以婚姻之故也。叔姬嫁於杞。定姒乃杞女也。



## 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集說】李氏本曰。滕向無朝矣。此復來朝者。以魯睦於晉。賴魯以為庇耳。

## 莒人滅鄫

【左傳】莒人滅鄫。鄫恃賂也。

【集說】陸氏淳曰。公羊此年無傳。五年傳云。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穀梁曰。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趙子曰。此蓋昭四年經云取鄫。以為若今實滅之。不合如此。所以云立異姓也。案莒今滅鄫。以為附庸。後魯取得之。何妨書取鄫乎。且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復見於經。則鄫之滅而再見。亦何足怪。若鄫人實取外孫為國嗣。罪自在鄫。非莒之過。則經文又當如梁亡之類而言鄫亡。不得書滅。且以人情物理言之。鄫雖小國。亦有君臣社稷。豈肯帖然取於異姓為後乎。孫氏復曰。昭四年書取鄫。此而言滅者。蓋莒滅之以為附庸爾。　張氏洽曰。案呂氏以為鄫莒小國而自相滅亡。蓋是時禮義衰絕。滅國之大惡。以為常事。皆目見之熟而莫之顧也。愚謂晉女叔齊對平公治杞田之問。以為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然則晉蓋吞滅之首也。固無以正諸侯之相滅。莒特目見之常事哉。宜晉悼雖覺。終無以戢諸侯之相滅也。　呂氏大圭曰。此直是莒人滅鄫耳。立異姓之事。未敢深信。　趙氏鵬飛曰。晉為盟主。受魯之託。乃不能庇一鄫。莒人滅之。亦不能問焉。在其為盟主也。　程氏端學曰。鄫懼莒而求庇於晉。晉與之為戚之會矣。坐視其滅而不問。此伯業之所以

申也。李氏廉曰。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以鄫屬魯。其冬。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五年。穆叔覿鄫太子巫於晉。九月會于戚。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六年。莒人滅鄫。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鄫。此左傳鄫事之本末也。李氏本曰。穀梁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以經文考之。則未有以見其必然者。夫滅國與絕世。其事不同。其辭亦當有異。聖人豈肯含糊不明。使人難曉哉。

【案】莒人滅鄫。經文甚明。襄八年莒以疆鄫田伐魯東鄙。則鄫為莒滅無疑也。左氏以為鄫恃賂。蓋鄫之託魯必有賂。而魯不終其託。故為莒滅耳。公穀以昭四年取鄫。遂疑鄫未嘗滅。而有立異姓之說。趙氏匡駁之。謂鄫果以外孫為嗣。則其罪在鄫。經當如梁亡之類。而書鄫亡。不得書滅。又以為鄭既滅許。而許復見經。考據頗詳。今故不取公穀。而凡以為立異姓者。俱刪之。

## 冬叔孫豹如邾

【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集說】高氏閌曰。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修平。以無忘舊好也。李氏廉曰。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條。

## 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集說】杜氏預曰。宿始代父為卿。見大國。許氏翰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於下矣。張氏洽曰。晉不討莒而討魯。偏矣。宜乎無以正小國之罪。趙氏鵬飛曰。宿。行父之子也。父喪未期而就使命



知世卿以固位而已。不顧夫禮。聖人志之。以見世卿之過。襄公幼弱。蓋非公意。宿自為之矣。三家之專。其可畏哉。王氏元杰曰。春秋之時。嗣君繼立。踰年而用吉禮。是豈先王之制哉。行父以五年冬卒。宿以踰年出使。畢乎三年之喪而從政矣。考之仲孫蔑卒。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仲孫宿卒。仲孫羯帥師侵邾。與禮之失。一至於此。春秋謹而書之。以見魯國喪禮之失也。

##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於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棠。杜注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今縣南八十里有甘棠社。即古棠鄉也。屬山東萊州府。

【公羊】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集說】高氏閌曰。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自是而遂滅之。

## 七年

乙未 靈王六年。晉悼七年。齊靈十六年。衛獻十一年。蔡景二十六年。鄭僖五年。曹成十二年。陳哀二年。杞孝公匄元年。宋平十年。秦景十一年。楚共二十五年。吳壽夢二十年。

## 春郯子來朝

【左傳】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

附錄 季氏本曰：成七年，吳伐郯，郯既從吳，至是吳與晉通好，而遂不禁郯之親魯，故復來朝以修舊好。

##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 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集說 汪氏克寬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為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唯此年三卜而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卜也。



## 小邾子來朝

左傳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集說 季氏本曰：終春秋之世，小邾卒葬不書，無以考其世矣。

## 城費 費音秘

左傳 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胡傳 費，季氏邑也。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舉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彊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集說 孫氏復曰：季氏四月城所食邑，其專可知也。家氏鉉翁曰：季孫行父身死，子繼，首城賜邑，將以抗君而專國，春秋書以著犯上作亂之漸。李氏廉曰：費，魯彊邑，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為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彊，南蒯繼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南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汪氏克寬曰：此書城費，而昭十三年書圍費，定十二年書墮費。後十五年書城成郛，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書公圍成。比事以觀，則知大夫之彊，恃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室卑而大夫專，大夫弱而家臣叛，夫豈無自而然哉。



##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集說 趙氏鵬飛曰：公即位，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既而公如晉者再，大夫如晉者三，而衛侯之聘則未嘗報也。今七年而後季孫宿報之，其緩可知矣。衛雖弱於魯，固不敢責報，然亦疑魯之外衛矣。故冬孫林父來聘，且要盟也。　汪氏克寬曰：此書滕郯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晉如衛，著邦交之煩，而畏大慢小之情見矣。　季氏本曰：時仲孫蔑執政，政務睦鄰，故多通使鄰國，宿非私行也。或意所欲往，而因以植黨，則有之矣。

## 八月螽

【集說】杜氏預曰：為災故書。高氏閌曰：莊公以前，螟螣書之，莊公以後，螟不復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其書，舉重以見輕爾。

【附錄左傳】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集說】胡氏銓曰：前書伐陳，未足以克陳也。此書圍陳，則以兵合而守之。書此以見楚之憑陵列國極矣。屢書公子貞帥師，以見貞之專楚也。趙氏鵬飛曰：伐陳而未得志，今復整兵而圍之，宜陳有所不堪，故鄬之會，陳侯逃歸。李氏廉曰：圍國書大夫自公子貞始。

##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



## 邾子于鄬

鄬，穀或作隱，于軌反。鄬，杜注鄭地。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集說】杜氏預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孔氏穎達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實是圍之不密，故陳侯得出會求救也。陳侯逃歸，陳蓋屬楚，諸侯不與楚戰，各自罷歸，不成為救，故不書救也。高氏閌曰：晉悼將修文公之業，復有志於攘楚。而楚方圍陳，陳侯遂出會諸侯以求救於晉，晉悼於是遂為之合諸侯也。汪氏克寬曰：自是凡會同無陳矣。季氏本曰：楚以十月圍陳，將歷一冬，而悼公始會諸侯，遷延鄬地，是有畏楚之心，而不能急救陳也。豈真有意懷陳者哉。

##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髡，苦門反。公穀作髡原。鄵，七報反，又采南反。公穀作操。鄵，杜注鄭地。

【左傳】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

【胡傳】案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弒，左氏則曰以瘧疾赴也。春秋變文而書曰卒於鄵，見其弒而隱之也。

【集說】杜氏預曰實爲子駟所弑以瘧疾赴故不書弑稱名爲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鄬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卒鄬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書其名於上首 陸氏淳曰趙子曰凡諸侯死例書名此則爲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言鄭伯髡頑卒又不可上言鄭伯如會下但言髡頑卒所以省於如會時便書名以便其文耳 劉氏敞曰鄬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其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鄬何見其以如會而卒也何見其以如會而卒傳曰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公子騑弑之公子騑弑之奈何公子騑執鄭國之政鄭伯欲與楚鄭伯曰不可公子騑怒鄭伯將會諸侯廢之公子騑欲與楚鄭伯曰不可公子騑於是使賊弑鄭伯此弑也曷爲不言其弑以卒赴也以卒赴則曷爲遂書之諱絕其臣子也曷爲諱絕其臣子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故君弑臣不討賊命之曰非臣親弑子不復讎命之曰非子非臣非子大惡莫甚焉鄭非無臣子也君子即其所以赴於諸侯而遂書之見鄭之無臣子也弑君多矣曷爲獨於此爲諱絕其臣子曰趙盾之弑其君也董狐書之以示於朝赴於諸侯仲尼曰良史也崔杼之弑其君也太史書之崔杼殺之其弟又書之又殺之其弟又書之乃舍之然後以赴於諸侯曰崔杼弑其君也弑君有四有絕其君者有絕其臣者有非所絕而絕之者有取其臣子而絕之者此之謂也 許氏翰曰辭繁而不殺曰如會曰未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見諸侯也 胡氏寧曰鄭髡頑楚麇卒陽生書卒皆存天理抑人欲之意 陳氏傅良曰此公子騑弑其君也則其書卒何以君赴也君弑矣受外赴於他國但如恒喪自鄭騑始甚矣無人紀也而鄭之臣子聽焉春秋之所甚懼也是故書卒所以誅鄭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 汪氏克寬曰或引哭于過依楚門于是紛謂鄬函書名義與過同實卒而非弑也今考昭元年三傳皆云果人之射則鄭伯實是被弑而非卒矣經書鄭伯卒而三傳皆曰被弑趙氏匡信經而疑傳似亦有見然左氏去聖未遠公穀皆原本於聖門當日必有所據明年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謀子駟則子駟之弑君可知矣劉氏敞謂從赴書卒以見鄭無臣子是也公羊以爲諱穀梁以爲君不勝其臣皆非經旨

#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穀梁】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胡傳】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集說】高氏閌曰楚人以陳叛故殺公子壬夫而亟討陳晉雖爲陳再合諸侯卒不能懷楚以安陳故陳侯內爲二慶所逼而逃歸也外爲一國之君而不能自立若匹夫之逃亦可羞矣 李氏廉曰陳自此後直至襄二十七年昭元年宋虢之會始與則以晉楚之分霸故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於諸侯之逃楚者皆不書惟陳鄭之逃則書之所以辨內外而予齊晉也 季氏本曰陳侯不能以義激晉使速發兵乃效匹夫之鼠私逃而歸豈得爲禮義之君哉

[案]陳侯以國難逃歸說者以背晉從楚爲陳罪持論甚正而其實晉之不欲有陳固已早有成算矣晉之圖霸汲汲於得宋得鄭而陳在所緩范宣子曰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故五年楚伐陳晉合諸侯以救之猶有恤患之意七年楚圍陳晉雖再合諸侯而不成救鄬之會陳侯逃歸邢丘之盟陳侯不至晉皆置若罔聞晉之謀陳者日以疎而楚之謀陳者日以迫則陳之從楚乃晉之棄陳也春秋書之亦以識晉伯之不振焉耳

丙申

# 八年

靈王七年晉悼八年齊靈十七年衛獻十二年蔡景二十七年鄭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年陳哀四年杞孝二年宋平十一年秦景十二年楚共二十六年吳壽夢二十一年

##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集說]孫氏復曰公前年會諸侯于鄬不至者公自鄬朝晉也李氏廉曰左氏疏曰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修伯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謀不敢在國約束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爲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耳其數蓋亦同文襄也汪氏克寬曰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於晉自宣公媚齊之外春秋事霸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晉悼立未十年而魯君四朝豈非倍於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乎悼公改命朝聘之數其亦知過矣

## 夏葬鄭僖公

[案]鄭伯被弒經既從赴而書卒則自當書葬

[附錄左傳]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

##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穀作濕後同

[左傳]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公羊]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

[穀梁]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集說]杜氏預曰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既無晉命又無直辭且少與師動而無謀以生國患故貶之稱人王氏沿曰鄭欲從楚故使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春秋惡之故稱人以示貶高氏閌曰師未嘗敗績而遽獲其大夫有以見民不親上而委之於敵矣張氏洽曰僖公方葬子駟睨鄭人之不服而欲討之今乃不能遠圖先使蔡以挑楚故書人以貶之黃氏震曰鄭侵楚之與國以挑釁此子產所以獨憂而不旋踵致楚之師季氏本曰鄭人恃晉侵蔡而獲其公子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蔡楚之與國也能無致楚之討乎子耳子國之爲政於是乎失謀矣

##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於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見魯之失正也。公

穀梁 在而大夫會也。

胡傳 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集說 杜氏預曰，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孔氏穎達曰，公以正



月如晉，此會之下，始云公至，則晉侯適會，公乃歸魯。季孫蓋從公朝晉，即從晉赴會。 杜氏諤曰，獨書季孫宿者，春秋以內魯爲文，書季孫宿，則知四國皆大夫也。 陳氏傅良曰，此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也，其稱人何。不以大夫敵盟主也。不以大夫敵盟主，桓文之盛也。自同盟于戚，而大夫與諸侯序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復予晉以伯也。傳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張氏洽曰，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伯者苟且之政也。 李氏廉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左氏所謂尊晉侯者，不過不以大夫敵諸侯之義耳。 卓氏爾康曰，邢丘之會，以命朝聘，胡傳以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是謂姑息愛人，非也。此正悼公之以威嚴馭衆也。諸侯與國爲我敵體，惟大夫可以命令之，君指撝臣攝伏，聽則與違則執，我法可行，彼勢可受，不失尊重之體，又於政體甚便，雖以魯襄在晉，特不令其與會也，不令魯襄與會者，優之也。

案 邢丘之會，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胡傳謂姑息愛人，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者，防微之論也。悼公霸業修舉，豈有權移於下之事，卓氏爾康謂馭衆謹嚴，正在於此。其說亦通，今並存之。穀梁謂公在而大夫會，杜注孔疏皆同，蓋季孫從公朝晉，遂由晉而赴邢丘耳。經於會後始書公至，則季孫往會之時，公尚在晉也。劉氏敞謂公已反而復遣季孫，似未可信。

## 公至自晉

##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集說 高氏閌曰，鄫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故興兵伐魯以正之。鄫遂屬於莒矣。 張氏洽曰，莒人滅鄫，而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興兵伐魯，疆鄫田也。 王氏樵曰，案莒滅鄫，伐魯以疆鄫田，其爲奸齊盟大矣，而伯討不及，晉方慮楚故也。據此則莒以兵滅鄫明矣，孰謂以其子後鄫爲滅鄫耶。

## 秋九月大雩

左傳 秋九月，大雩，旱也。

##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

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過也犧牲玉帛待於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於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



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附錄】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於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政刑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荊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既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懼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于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竟上以待彊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集說】高氏閌曰觀左氏所載則子駟之欲倚公之事楚矣家氏鉉翁曰鄭侵蔡以自結於晉外從楚者本謀也楚至而服惟恐其後矣 李氏廉曰此鄭又從楚之始也至十一年蕭魚始從晉 汪氏克寬曰自襄元年荊楚侵宋伐陳圍陳伐鄭皆書大夫之名氏書師師而無貶辭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集說】李氏廉曰此與士燮來聘告伐鄭同 汪氏克寬曰成公末年至襄十二年士匄荀罃士魴凡四聘於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



丁酉

# 九年

靈王八年晉悼九年齊靈十八年衛獻十三年蔡景二十八年鄭簡二年曹成十四年陳哀五年杞孝三年宋平十二年秦景十三年楚共二十七年吳壽夢二十二年

## 春宋災

災公作火

【左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

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
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
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
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
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
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集說** 杜氏預曰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劉氏敞曰九年
宋災穀梁曰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非也
齊大災又曷故齊乎　高氏閌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
相屬二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也　李氏廉曰公羊以
為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以為故宋也范氏以宋者
孔子之先也左氏以為來告故書也左氏得之左氏載
宋司城樂喜救災之政纖悉備具又
載晉侯士弱之問對則其來告必矣

**案** 宋災書者宋來告也當以杜氏預為正公穀以為外
災不書者非也至謂宋為王者之後孔子之先故書其



災則鄭災昭十八年衛陳鄭與宋同日而災累如公
穀之言春秋獨書宋可也何以合四國備書之乎

##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 夏季武子如晉
報宣子之聘也

**集說** 高氏閌曰公朝晉而晉來聘
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勤矣

##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
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
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
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
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
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
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
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
惡能無咎乎必死
於此弗得出矣

**集說** 杜氏預曰成公母淫僑如
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

**附錄左傳**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
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
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
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illegible]不知遷
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
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
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
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
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於
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作繆姜）

**集說** 杜氏預曰四月而葬速　劉氏敞曰穆姜者何成
公之母也　高氏閌曰別為之謚用文姜之例也
家氏鉉翁曰穆姜為行父所斃以死魯國之大無有
如潁考叔之悟其君者畏季氏也行父取穆姜喪具以
葬齊姜其
心可誅矣

##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許宜反　戲杜注鄭地成十七年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即此也）

**左傳**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
荀罃士匄門於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

韓起門於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阪，侵鄭。次於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氾，杜注：鄭地，東氾。陰阪，杜注：洧津。陰口，杜注：鄭地。

**穀梁** 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胡傳** 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illegible]** 杜氏預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十有二月己亥，以長歷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又曰：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晉各一攻，鄭三受敵。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於陰阪，復侵鄭外邑。

呂氏大圭曰：案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於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伐鄭，則為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亳城北，此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於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李氏廉曰：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晉方失陳，北方之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辭稍直，故士匄告用師，諸侯不欲戰，則內外之心必皆有疑怠矣。盟而書同，雖曰同心外楚，而其實著其反覆也。獨幸五會之信，在人心者未忘，而荀罃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能修德息民，於是有以成三駕之績焉，則此盟乃晉楚盛衰之機括也歟。

汪氏克寬曰：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於敝楚。蓋召陵以前，楚人加兵於鄭，及次陘之伐，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之前，楚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頭帖服矣。迨夫晉師敗邲之後，楚復陵駕北方，既縣陳入鄭，又滅蕭圍宋，于蜀之會，奄然以大夫主盟諸侯，而聽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鄭以為已有。厲公敗之於鄢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伯，鄭與於丘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擣方城漢水之境，繼齊桓帖荊之績，則楚實彊盛，未肯服義，而昔者處父之伐，不足以屈其力也；欲與之決勝，復文公館穀之捷，則暴骨以逞，克不可命，而先君鄢陵之勝，不足以服其心也。於是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疲於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有以挫其暴狠之鋒

又有以摧其憑陵之志。杜文以降於斯為盛。故于戲之北，雖書同盟，以惡鄭之反覆，而會于蕭魚，特筆以著其美也。然悼公四駕伐鄭，惟盟戲不致，蓋因子駟之言，而未得志於鄭。是以不書至。穀梁子所謂恥不能服鄭者是也。亦猶會鄬謀陳不成救，而不書至會耳。悼公九合諸侯，獨於于鄬于戲不致，春秋豈無意哉。

**附錄左傳**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 楚子伐鄭

**左傳**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中分，杜注：鄭城中里名。

**集說** 趙氏鵬飛曰：楚子伐鄭，鄭復為楚。故杜之會，鄭不在焉。汪氏克寬曰：楚書子者，國君自將，恃彊執彊憑陵列國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附錄左傳**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五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 卷二十五 襄公九年 四九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二十六

戊戌靈王九年　十年　晉悼十年。齊靈十九年。衛獻十四年。蔡景二十九年。鄭簡三年。曹成十五年。陳哀六年。杞孝十年。宋平十三年。秦景十四年。楚共二十八年。吳壽夢二十三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莊加反　柤杜注楚地。今山東兗州府嶧縣加口是也

【左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於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集說】杜氏預曰：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劉氏敞曰：杜云吳不稱子，從所稱也，非也。吳子豈自稱吳而已乎？凡吳子、鄭伯之類，亦皆人稱之爾，非其君自稱也。且若從其所稱而稱之乎，則吳當稱王，楚亦嘗稱王，必不但曰吳也。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非也。會于戚，吳人亦在，何不外之乎？會于申，淮夷亦在，何不外之乎？蘇氏轍曰：特書會吳，以吳為會故也。趙氏鵬飛曰：晉率十二諸侯會吳於楚地，謀楚也。謀楚則未嘗伐楚，何以知其謀楚？蓋謀制楚以服鄭也。晉楚爭鄭久矣，前日伐鄭，鄭既同盟而復叛，以楚兵逼之也。楚兵不出則鄭可久安，故晉侯會吳于柤以示晉已得吳，吳將挾晉而掎楚，楚若出兵則留吳躡其後，而楚有所忌，然後晉得以服鄭，鄭得以從晉而無楚患也。高氏閌曰：合十二國以會壽夢，而於楚界，示楚以得吳也。晉得吳則楚右臂斷，不敢議鄭，議鄭則恐吳之躡其後也。其後蕭魚之會，卒得鄭不叛者二十年，吳掎楚，楚不敢伐鄭也。雖然，晉悼虎牢之城，先識地勢，扼鄭咽喉，自戲盟之役，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是故楚疲晉逸，三駕而不可爭。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楚之柄臣如子囊者，亦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豈獨以柤會吳之故哉。張氏溥曰：荊楚地大人悍，專與伯爭，當日諸侯能敵之者，齊晉秦三大國。齊自桓公薨後內亂，君弱不敢專兵伐楚。秦以殽戰讎晉，連歲構師，反與楚合。晉獨力制楚，秦又乘之，雖城濮、鄢陵新敗楚，無懼志。悼未役鄭，惟所欲為，晉雖欲起而服之，未有隙也。吳居肘腋之下，盛氣方厲，巫臣啟謀，從夷奔命，鵠蒞廬浦之間，干戈日見。晉一通吳，吳益致死於楚，楚不出則掇其旁，出則議其後，楚畏吳偪，與鄭戰者其下吃，自好得息。剔特文冒雞盟會，取宋陳，伐秦鄭，坐卜集勳，是故晉三會吳也，以楚收攝鄭濟變，非得已也。一時文之所能克楚，晉三秦乃東為晉用之，公羽之集二國之師于城濮，一戰而勝。晉悼之時，能克楚者吳，而未必能為晉用，悼公惟招之同會，不用吳師，而楚人自屈，此悼公之知權也。陳氏際泰曰：悼公三駕，吳未始與焉，然于善道于戚下，謀其向好，不一而足也，夫豈無所用也。吾謂此即齊桓遠結江黃之遠智也，而吳竟未嘗亡一矢遺一鏃。吾謂此則江黃按兵不動，遙相掎角之遺智也。

【案】晉悼之時，楚氛方熾，乎合諸侯以攘之，猶懼不足以集事，於是通吳以為掎角之勢。及鄭已服晉，而楚不敢爭，則晉不復借吳矣，故吳伐楚，毀其前數其不德以退之。蓋用吳而不肯為吳用，晉之君臣早有成算，說者必以會吳為悼公伯業之累，不亦過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音福又彼力反穀作傅　偪陽杜注彭城傅陽縣也。章懷太子曰：偪陽故城在丞縣南。今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

左傳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郰杜注郰邑魯縣東南莘城是也 霍人杜注晉邑

穀梁 遂直遂也

集說 杜氏預曰因相會而滅之故曰遂 劉氏敞曰偪陽者何妘姓之國也其言遂滅之何諸侯會而滅人之國非禮也諸侯與有貶焉左氏曰使周內史選其族姓納諸霍人禮也夫偪陽子竟何罪乎欲取其國以封向戌耳既已擅滅諸侯又擅以其地予人罪孰大焉謂之禮何哉郎以選其族姓納諸霍人為禮諸侯誰不樂滅國乎苟滅國矣取其子孫償以一邑誰不樂為此乎 孫氏覺曰晉因諸侯而為利名恤災救患而實自封殖者也 高氏閌曰偪陽楚與國也 汪氏克寬曰偪陽國及柤地皆在沛縣乃吳入北方之要衝則悼公之會吳于柤蓋謀滅偪陽而通吳也齊桓之霸滅譚滅遂滅鄣遷陽晉文之霸執曹伯畀宋人悼公之霸滅偪陽皆功不掩過此孟子所以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 公至自會

集說 王氏樵曰此致前事者二事偶與其可道者也會吳猶可會吳而滅人之國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 高氏攀龍曰不致滅而致會舉其可道者也

##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傳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於訾毋庚午圍宋門於桐門

訾毋杜注宋地當在歸德府鹿邑縣境

集說 高氏閌曰以宋公受偪陽故也 陳氏傅良曰凡專將言帥師苟二國合則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言將師是國自為師也鄭自從楚師有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始自是雖鬭成亦稱帥師矣 李氏廉曰鄭之從楚連兵以伐宋一見於宣之元年再見於成之十八年三見於此年四見於明年

## 晉師伐秦

左傳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集說　高氏攀龍曰：去年秦人侵晉，晉饑不能報，至是伐之。是時秦人南交於楚，而秦景妹又爲楚共王夫人。

附錄左傳　衛侯救宋，師於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集說　汪氏克寬曰：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其無忌憚亦甚矣。

#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一。

左傳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

集說　杜氏預曰：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孔氏穎達曰：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十九年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



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柤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共，遂進其班，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言其非正法也。　呂氏大圭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爲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事以強弱事勢爲先後也。　趙氏鵬飛曰：楚鄭伐宋，故晉侯率諸侯伐鄭。鄭不服，於是戍虎牢。　汪氏克寬曰：齊世子光同盟雞澤，會戚，救陳，戍陳，會柤，皆序小邾子之下。惟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上，而傳稱光先至於師。明年兩伐鄭，又序莒邾之上，傳亦云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杜氏皆云以先至進之。夫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等，則侯國世子，當次於伯爵之君一等。若光未誓於天子，而可序於薛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以上公世子而次於子爵，是則世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幣繼子男之常制也。齊光序諸侯之上，是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謂莒邾薛杞國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强，故紊周班而進之也。況自晉悼之伯，莒邾以子爵而常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先王舊制論之哉。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殺作[illegible]書盜始此。

左傳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

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集說** 杜氏預曰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孔氏穎達曰若國家討而殺之則舉國名言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



當兩書名氏但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爲盜凡言其者皆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弒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賤賊之名賤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孫氏復曰盜者微賤之稱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失刑政也　劉氏敞曰殺衆曰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非也若以盜者指其君乎殺其臣而謂之盜是不正名也若以盜者固盜賊乎稱盜乃宜矣又何云弗以上下道也如殺衆之意以上下道則曰盜殺其大夫乎則是大夫爲盜之臣盜爲大夫之君乃可耳　胡氏銓曰盜乘釁而起者也苟無釁隙盜豈敢犯哉王者不能修時愛國日尋干戈何異負販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乎如此則盜之招也待之何每哉　王氏葆曰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鄭三卿之禍其近是乎　高氏閌曰爲大夫而見殺於盜則其所以在人上者可知也　張氏洽曰鄭之從楚以勞列國皆公子騑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公子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鄢之役僖公如會以從盟主而騑弒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咎故公子騑者弒君之賊也而公子發公孫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爲盜之招也

**案** 鄭三卿之死經書盜殺胡傳本程子說以爲失卿職者非也身爲國卿而騑首受戮於盜則不能共職明矣何待削其大夫而始爲當官失職者之戒乎杜注孔疏謂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於義爲長

##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



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梧杜注鄭舊地也案隋書滎陽縣有梧桐澗疑卽梧也　陽陵杜注鄭地今在河南開封府許州西北

**公羊**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

【集說】劉氏敞曰此非鄭地矣曷為繫之鄭反之也曷為反之不土其地也不土其地則戍之曷為諸侯以義反之矣而未入也又曰何者鄭虎牢也而不言鄭不使鄭得專之意也今者非鄭虎牢也而繫之鄭不取於鄭之意也故義可以取雖過千乘君子不以為非義所不取雖已失之猶予使得名焉取之以義予之以義雖用天下可也況其下乎又曰穀梁曰其曰虎牢決鄭乎虎牢也非也城人之邑戍人之邑勢必挈其國而言有不繫其國者皆變例也如其[illegible]又何決焉 蘇氏轍曰諸侯既城虎牢非鄭地矣而繫之鄭諸侯將服鄭而歸之故致其意也[illegible]之虎牢宋之彭城一也[illegible]何不[illegible]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鹿不繫之晉皆[illegible]國之辭也[illegible]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又曰楚數伐鄭矣不書於是始書以為諸侯復伐楚欲救而不能也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 趙氏鵬飛曰說戍之伐鄭之諸侯戍之也說者以為晉獨戍之晉敢以單師抗楚哉 家氏鉉翁曰胡文定謂春秋善楚之救殆不然也唐之叛將有乞援於外而抗其君者與諸侯乞援於楚何異由是而觀救之善不善判矣 汪氏克寬曰前書晉悼以陳而陳卒屬於楚此書楚救鄭而鄭遂服於晉得鄭而棄陳陳蓋惑於諸大夫之言以為陳近於楚是以討近功而爵大義急於此而緩於彼也 季氏本曰楚本爭鄭春秋何嘗以救許楚乎紀其實而已 陳氏宗之曰左氏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既欲駐師扼險以逼之不欲深陷荊楚之路為鄭屏蔽鄭服則將歸於德威而行以示懷納於鄭城而不戍猶不城也楚求爭鄭徐合諸侯以救之無及於楚而勤民猶不救也此戍虎牢之意也戍則常備兵時糧據險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我扼其要而制其肩背南向足以禦楚而反向足以臨鄭矣 嚴氏啟隆曰諸侯伐鄭而鄭不下於是乎頓兵虎牢為久駐計故亦曰戍非遣兵往戍之戍若戍陳者比也戍之與圍其用不一圍則勞而戍則逸是以我兵方戍而鄭即平昔日之城所以為今日之戍地也晉師城梧及制梧與制皆虎牢之旁邑城之所以翼虎牢其事細故史不書是時晉之計主於懾鄭而使自服故無偏之之兵亦主於肆楚而使自疲故遂亦無勝之之意

【案】胡傳謂虎牢繫鄭為罪諸侯以[illegible]戍虎牢而不戍何貴乎城諸侯合兵以戍之何以見鄭而抗楚之[illegible]績實本於此何罪之有又謂楚師救鄭春秋以救許楚亦非也此年書楚救鄭與僖二十八年書楚救衛義同蓋以見晉伯之方興而楚不能爭耳今故不主胡氏說

# 公至自伐鄭

【集說】季氏本曰鄭雖未服而諸侯已戍虎牢則伐鄭之功也故以此飲至

【附錄左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己亥靈王十年

# 十有一年

晉悼十一年齊靈二十年衛獻十五年蔡景三十年鄭簡四年曹成十六年陳

哀七年。杞孝五年。宋平十四年。秦景十五年。楚共二十九年。吳壽夢二十四年。

#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胡傳**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



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集說** 杜氏預曰。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孔氏穎達曰。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也。然則止是作中軍耳。而云作三軍者。傳言三子各毁其乘。則舊時屬己之乘。毁之以足成三軍。見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云作三軍。杜見其以二改三。復據彼中軍之文。故言增立中軍耳。又曰。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曰。公徒三萬。鄭康成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於經。往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故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國擅專擅改作。故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彊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爲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爲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唯有二萬七千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又曰。三家所得。各以父兄子弟分爲四。季氏盡



取四分。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其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蓋分國民爲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 趙氏匡曰。公羊曰。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案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繆爾。穀梁曰。諸侯一軍。案國有小大。軍制當異。而但云一軍。無等差之異。必無此理。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據魯初封時。最爲大國。非一軍明矣。 孫氏覺曰。蓋三桓欲弱公室。彊私家。不量其力之可否。而頓作一軍。春秋以爲亂王制。竭民力。書曰作三軍也。 陳氏傅良曰。於是季武子作三軍。非公命也。向也新作南門。非公命。不書此何以書。作南門。常事。作三軍。非常也。是故必常事。譏不及公。則不書。苟非常。則謹書之。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立武宮。立煬宮。雖非公命。皆非常也。 家氏鉉翁曰。析二軍以爲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爲國君者。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輿於此。春秋書城

費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跋扈之戒。李氏廉曰此條其制國分民之說左氏得之而正義尤詳胡氏張氏諸家多從之但杜氏以爲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爲三軍胡氏以爲魯本有三軍今不過廢公室之二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謂之作耳此處小不合然疏又曰成王封周公時必有三軍後以軍多貢重故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如此說則亦無礙於胡氏之義矣。汪氏克寬曰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則魯舊有三軍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蓋是時軍政隳壞而公室之二軍不備周王制之舊是以季氏借改作之名而奪兵權也聖人不以作三軍繫之三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大法則不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如作丘甲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譏也三軍魯之舊制而亦書作學者習其讀而問其傳則知罪之在矣。王氏錫爵曰此魯民不歸公之始。陳氏宗之曰增立中軍則止是作中軍耳而云作三軍者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云作三軍也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已之私衆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中衆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衆故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詩魯頌公徒三萬鄭箋以爲舉成數而言費誓三郊三遂說者亦以爲大國三軍故胡傳以三軍爲魯之舊也考伯禽受封爲侯以之望謂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得用天子禮樂則魯之有三軍尚何疑乎杜氏所因以五年舍中軍是以留作上下二軍季氏欲專其民人增立中軍蓋以五年之所舍即此年之所立也其說似非無據今主胡傳而杜注亦附存之



##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集說】高氏閌曰魯不當郊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吳氏澂曰因四卜瀆以著魯郊之僭。汪氏克寬曰僖三十一年亦四卜郊不從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

##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集說】杜氏預曰欲以致諸侯。鄭氏玉曰鄭諸大夫既知楚弱於晉不從晉國幾亡即當勇於從晉堅於事楚而乃妄興大衆侵犯大國萬一事有不然輕則喪師重則覆國春秋書之見鄭之無謀罪其大夫之過舉也。王氏樵曰案鄭之謀國有二義牲玉帛待於二竟欲唯彊是從者子駟也晉君方明入鄭和睦知必不棄鄭欲伏信以待晉者子展也至是子駟既亡子展遂堅於從晉然猶必侵宋以致諸侯之師使晉師驟來而後固與晉者蓋前此從晉則楚師至從楚則晉師至今故欲激使晉師致死於鄭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卒之晉師三駕而楚弗能與爭可謂如子展之言矣然而子展未知本也子展所見者晉楚之力耳兩彊則爭爭則雖於兩與也一弱則吾與固矣此子展之見也然使鄭一於信義以從晉致死不二則以北方與國之多信好之重保鄭拒楚有餘矣何至爲是瀆武勞人以冀小定而僅給耶故爲國在修德政以自彊敦信義以睦鄰而

待人之疆有禮以爲庇幸敵之少懦以苟安者愚而已矣。

##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

左傳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

舊許杜注許之舊國鄭新邑。案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則許之舊國爲鄭所有故謂之舊許。向杜注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今開封府尉氏縣西南四十里有向城。瑣杜注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今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北。濟隧杜注水名水經注濟水伏流自河而出陰溝上源濟隧絕焉世謂之十字溝。



集說 高氏閌曰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陳氏傅良曰隱桓之諸侯皆序爵也伯者作而後小國或序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於伯者矣於是以世子長於小國之君則悼公爲之也。季氏本曰舍之侵宋晉亦不救但亦伐鄭而已是時諸侯之兵常在虎牢國君一集則兵力不勞矣。卓氏爾康曰此三駕之二擣虛以救宋亦以虎牢先有戍兵易爲聲援也。

##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蒲洛反公穀作京亳城杜注鄭地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

左傳 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集說 杜氏預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 公至自伐鄭

集說 吳氏澂曰以前事致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李氏廉曰此盟後致伐以先事致實伐爲盟召陵致伐書法同然彼以服楚爲大則書致伐者宜也此則未能服鄭正與柯陵事同而書至異者何也穀梁以此爲盟後更伐柯陵獨不盟後復伐乎蓋厲公三伐終不能服鄭則只以常例書之此則三駕之後蕭魚序績方以會至故兩書至伐以見兵事之未可息而終書至會以見中國之所以安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歟。

##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 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胡傳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集說 高氏閌曰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楚而數叛晉使之道敝而固與晉以託國焉。

##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三駕之三。

蕭魚杜注鄭地路史少昊後嬴姓國修魚即蕭魚也。

左傳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公羊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

胡傳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釋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於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集說 王氏治曰書公會伐鄭再書會于蕭魚蓋美晉侯之功也亦猶楚屈完來盟于師再書盟于召陵之義也 劉氏敞曰會于蕭魚鄭伯如會歟則宜以如會書乞盟歟則宜以乞盟書今一皆沒之獨稱會何哉曰春秋嘉善矜不能而成人之美惟公以此與鄭也自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晉也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彊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北方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壹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著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 陳氏傅良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績也 呂氏大圭曰悼公再駕之烈其最可稱者蕭魚之會以盟則不如屈完之來今以服其心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師有以奪其氣然以詘楚方彊子責而攻而棄然有備之二八之師去之不去而卒不能以陵駕北方苟非悼公心知霸義之言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同有道矣 趙氏鵬飛曰悼公三年之中五合兵車何晉之速於得鄭哉蓋鄭在楚則楚患深鄭不歸則兵不息必得鄭以為外累則諸侯得以安枕無虞也然鄭自子駟之死君臣皆有歸晉之心戲之盟亳城之役既服而復叛以楚逼之不置耳悼公知楚之遠於鄭故屢出而屢退之楚知鄭終不能久為楚也數發應兵不勝其疲故亦置而不問焉而鄭亦決於事晉兩犯宋以致晉師轉諸侯之兵數楚而為晉也蕭魚之役楚疲於外鄭叛於內故一兵不拔而鄭自歸隻牲不歃而鄭不叛書曰諸侯伐鄭會于蕭魚而鄭默與其列其後二十餘年鄭不復叛而楚不復伐則悼公所以制楚服鄭之功豈不比於桓文哉 李氏廉曰晉悼三駕止此八年九合亦止此自襄八年後晉楚爭鄭二年之間晉四興師伐鄭楚輒救之然悼公之服鄭也不以盟誓為信不以威力為武所謂善勝者也故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亦庶幾乎召陵之不戰乎伐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伯績之大也 汪氏克寬曰會于蕭魚與盟于召陵

[illegible]其上所皆一經之特筆所以序二事之終鄭之服晉[illegible]者鄭會而書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以伐鄭之下。得鄭可知矣。又曰。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經皆略之。謂鄭不可信而小信不足恃也。人曰齊桓霸業至葵丘而盛。桓公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天下諸侯咸歸于桓公之志。晉悼伯業至蕭魚而盛。悼公信鄭不疑。不復以諸侯同盟。而鄭自此不復叛盟。要之以信而使人懇從。不若行之以誠而使人自服也。

## 公至自會

**穀梁** 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集說** 汪氏[illegible]曰。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伐。 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高氏閌曰。春秋以變文為褒貶。凡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誠。凡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為美。 趙氏鵬飛曰。亳城之盟至自伐。



而蕭魚之役至自會。亦足以知其以會為功而不以伐為功也。則諸侯之師蓋陳而不伐。歟觀乎此益見悼公之功。不戰不盟而服鄭也。 李氏廉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 季氏本曰。以會為喜也。蕭魚會而兵得息矣。

##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良霄 穀作良宵

**左傳**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穀梁** 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集說** 胡氏安國曰。書行人者。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為[illegible]也。 啖氏助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 許氏翰曰。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是矣。 高氏閌曰。此著晉之所以得鄭也。鄭伯使良霄告絕於楚。楚人怒而執之。雖執之。亦不伐鄭。是不能得鄭也。不能得鄭者。勢分於吳也。勢分於吳。無如之何。故見其以紓其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而楚力盡於此矣。鄭於是乎堅從晉也。 趙氏鵬飛曰。行人將使命於楚也。鄭既從晉矣。將命於楚[illegible]絕也。故楚子怒而執之。然執鄭行人何傷[illegible]以援楚之患。而服鄭之誠也。 汪氏克寬曰。[illegible]伐鄭于戲。則楚子伐鄭。[illegible]則公[illegible]宋。或伐或救。或執鄭以與晉爭。[illegible]一鄭而不[illegible]出師。蓋勢窮力屈。知不可[illegible]而不能止鄭之[illegible]也。 季氏本曰。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則[illegible]之服可知矣。悼公之善於屈楚。於此可見矣。



## 冬秦人伐晉

**左傳**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櫟杜注晉地。是時秦師濟自輔氏而與晉戰於櫟。則櫟乃河上之邑也。今謂臨晉縣北有櫟鄉城。即此櫟者。不知櫟鄉去河甚遠。非此櫟也。

**集說** 高氏閌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於是為楚伐晉。[illegible]報去年之役。 家氏鉉翁曰。晉為秦所敗。春秋諱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為楚而救鄭也。

## 十有二年

[illegible]十[illegible]十一年。衛獻十[illegible]蔡景[illegible]十[illegible]鄭簡五年。曹成[illegible]

十七年。陳哀八年。杞孝六年。宋平十五年。秦景十六年。楚共三十年。吳壽夢二十五年。

#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作邰下同 台杜注琅琊費縣南有台亭今屬山東兗州府

【集說】范氏甯曰伐國重圍邑輕舉重可以包輕不足書而今書蓋爲下事起 劉氏敞曰公羊云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者不相親而猶云云不亦惑乎穀梁云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高氏閌曰諸侯伐我未有言圍邑者書圍邑自此始莒人屢伐我公五與莒子會宜其釋怨同好矣而見伐不已則魯弱可知矣

#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公作運 鄆杜注莒邑

【案】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自此也蓋季孫城鄆時鄆方屬魯後入於莒是年雖入鄆而未能有之昭元年季孫宿伐莒取鄆則又屬魯矣



【左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

【公羊】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

【穀梁】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胡傳】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扞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集說】何氏休曰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鄆而自益其邑 高氏閌曰文十二年嘗帥師城鄆矣魯不能守復爲莒所取今復取之季孫因救台而入鄆是無君也 家氏鉉翁曰宿始繼其父即首城費邑與作三軍取公室之丘甸以爲己之私有今又救台遂事入鄆取邑以自廣其心非爲國也 [illegible]襄公之編書救邑者二此年救台十五年救成[illegible]軍之後魯日弱矣以區區之邾莒而再[illegible]然季孫救台遂入鄆而不忌公視救成乃[illegible]故前君弱臣彊又可知矣 汪氏克寬曰[illegible]者十九而內大夫遂事有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乃受君命而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也然結之遂盟致三國之伐乃禮樂之事事雖有害而意出於公也宿之入鄆乃征伐之事事雖有利而意則出於私又於惡之中又有惡焉遂入鄆之類是也



#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集說】杜氏預曰謝前年伐鄭師 許氏翰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尊賢恃勢也 趙氏鵬飛曰晉以聘問維諸侯[illegible]者之術也故冬公如晉

#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子[illegible]

【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集說 任氏彥曰案宣十八年秋楚子旅卒而吳至是乃書卒者止以其與列國會同本在楚後是以春秋略之 杜氏諤曰宣十八年錄楚子旅卒者甚其暴盛而吾[illegible]援赴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卒亦以其暴盛且[illegible]諸侯通之會之而赴告之相及也 趙氏鵬飛曰吳[illegible]不書葬非魯不會也聖人削之絕其號耳

#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於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楊梁宋地在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水[illegible]東[illegible]南三十里[illegible]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專罪

集說 楚也 李氏廉曰著楚之無能爲也 汪氏克寬曰傳言伐而經書侵貶之也 季氏本曰晉既得鄭而楚欲有志於宋故使公子貞侵之然楚兵加宋每無功而還爲[illegible]人不敢[illegible]所屬而樂告其國之功亦不可少也



附錄左傳 靈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 公如晉

左傳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集說 趙氏匡曰左氏云且拜士魴之辱禮也案大國使臨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而言禮也一何謬乎 高氏閌曰晉侯一使人來聘而公必親往朝之事晉之禮恭矣

附錄左傳 秦嬴歸於楚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寧禮也

# 十有三年

周靈王十二年 乙丑 晉悼十三年齊靈二十二年衛獻十八年蔡景三十二年鄭簡六年曹成十八年陳哀九年杞孝七年宋平十六年秦景十七年楚共三十一年吳諸樊元年

# 春公至自晉

左傳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 [illegible]

集說 杜氏預曰[illegible]凡公行告於宗廟[illegible]反行飲至[illegible]之禮也[illegible] 孔氏穎達曰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勞告事而已 杜氏諤曰公行踰年而返不可不致之



# 夏取邿

邿國任姓公作詩 邿杜注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後漢建武二年封劉隆爲邿侯即此也今兗州府[illegible]州東南五十里邿城在州東南

左傳 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

集說 楊氏士勛曰公羊以邿爲邾婁之邑此傳雖無說蓋從左氏爲國也 孔氏穎達曰釋例以[illegible]其衰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少師而不勞兵勞力者直以取取如攜言其易也 劉氏敞曰左氏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非也春秋之興褒善貶惡所以示後世法非記難易而已也難易何足紀乎 許氏翰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邿而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高氏閌曰魯乘亂滅之以爲附庸不言滅

者。內大惡，故婉其辭也。趙氏鵬飛曰：邿，小國也。內諱滅，書取，視若已地而取之，諱之適所以張之也。此所謂隱而顯者也。汪氏克寬曰：公羊以邿爲邿邑，然不書伐邿，則非邿邑明矣。季氏本曰：邿近魯，微國，取之以爲己邑。

**附錄左傳**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於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於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附錄左傳**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庸浦，杜注：楚地。當在今無爲州南。

# 冬城防

**左傳**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集說** 許氏翰曰：郕役既息，魯政有緒，則知取邿以爲利，厥後齊人屢伐我北鄙，圍防，則城者畏齊也。趙氏鵬飛曰：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今之城，疑近齊之防耳。魯既事晉而外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而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用是知城防以備齊也。李氏廉曰：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蓋臧武仲始受邑也。十七年，齊師圍臧孫于防，二十三年臧孫自邾如防以求後於魯，此一防之始末也。就下年會向伐秦，季崔杼皆怠慢不振。悼公既卒，齊師先叛，則城防其亦爲綢事之備歟。

**附錄左傳** 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

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壬寅 靈王十三年

# 十有四年
晉悼十四年。齊靈二十三年。衛獻十八年。蔡景二十三年。鄭簡七年。曹成十九年。陳哀十年。杞孝八年。宋平十七年。秦景十八年。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年。

##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蠆丑邁反。公作嚮，後同。

**左傳** 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胡傳** 吏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行而不敢違，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禮，豈爲得哉。

**集說** 杜氏預曰：魯使二卿會吳，敬事伯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劉氏敞曰：傳曰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於朝，以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語兩戎職女之由。此皆不實也。諸侯所謂非此戎之過甚矣，范宣子豈不知邪，何以誣之哉。去年范下綿上，傳曰晉國由是大和，諸侯遂睦。此一年復何從有宣子語荀偃不如昔者之事邪？言與事不相應矣。又曰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以成愷悌。然則是蓋戎列於會矣，經何以不序乎。許氏翰曰：內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陳氏傅良曰：向之會，貴德義矣。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莒公子而卒會莒。諸侯之大夫



從晉侯伐秦而憚不自將，荀偃擊一軍而大還。是役伐秦之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自是會遺淵，晉趙武、宋向戌不書，書鄭良霄；於城杞，鄭游吉不書，書公孫段。則君命多不行於大夫矣。家氏鉉翁曰：內大夫未有二卿俱會者，志二卿之不當並行也。吳氏澂曰：左氏以此會爲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李氏廉曰：晉之會吳止此。自此以後，吳不資於晉，晉亦不能致吳，至黃池而兩伯並列矣。汪氏克寬曰：內使則大夫爲介，大夫使則士爲介。昭二十三年，叔孫婼如晉，同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蓋回亦大夫也。今魯以二卿會晉，而晉列二卿於會，晉會其大禮矣。自鄟而後，凡役皆大夫，惜公之衰，而霸業之衰也。

**附錄左傳**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秦兵爭止此。

**左傳**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

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棫林杜注秦地案棫林即舊鄭咸林也今爲華州屬陝西西安府

**集說** 蘇氏轍曰左氏云齊宋大夫不書惰也何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書於伐秦將也案經意以事之邪正褒貶不爲其小小輕舉惰怠生文高氏閌曰春夏興師頓援列國將帥不和威德所加晉國之政衰矣汪氏克寬曰晉霸七十年之兵爭勝於列國怨結於敗殽報於三戰大衆於九國之伐而終於此役蓋自文公之霸合諸侯之師未有若是之衆也然以十二國之卿大夫帥重兵以壓境而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頓兵一績後有晉侯待於境上視若贅旒由悼公之怠於政事致諸臣之專恣也

# 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作衛侯衎

**左傳**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

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丘宮，杜注近戚地。 阿澤，杜注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 郲，杜注齊所滅郲國。

[集說] 許氏翰曰：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彊，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彊臣而存大義也。 李氏廉曰：此年衛侯奔，剽立。二十年甯殖卒，遺命其子喜納衛侯。二十五年，晉人命衛與之夷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弒剽，衛侯復歸。二十七年殺喜，子鮮奔晉。 汪氏克寬曰：王氏葆義，衛侯不道失國，當從公羊書名。今十五年入夷儀，三傳皆不名，經必有義。不以偏今以書名之例。 王氏樵曰：案春秋惟弒君書某弒某。於君爲其下所出，止書出奔而已。如臣見逐，亦止書某奔某也。胡傳謂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恐無此理。出之爲言，不容



而見逐之謂也。臣子施於君父，而史官直書於策，則非辭也。故但言出奔而已。言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須背，可推上下比事而見之矣。專以爲歸罪其君者，害教之言也。 嚴氏啟隆曰：胡傳曰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爲後世鑒。又曰所爲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然則經書衛侯出奔，齊全乎責衛之意，而於林父竟無責乎。率天下之人而爲弒君逐君之事者，必此之言矣。

[案] 春秋於衛侯之出，不書逐君之賊，而以自奔爲文。杜注、孔疏皆以爲責其君，而胡傳因之，非經旨也。人臣而出其君，罪莫大焉，乃謂聖人專責其君，有是理乎。故王氏樵、嚴氏啟隆皆駁之。

[附錄左傳]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

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案] 是時晉悼伯業漸衰，無復勵精之志，執政大夫，如荀偃、欒黶，皆與孫甯爲黨。故師曠承望風旨，而有其君實甚之言，得罪於名教多矣。



# 莒人侵我東鄙

[集說] 杜氏預曰：報入鄆。 高氏閌曰：莒自滅鄫之後，四伐我矣，是無晉也。 趙氏鵬飛曰：季孫宿入鄆，非兵首也，而莒猶以爲憾，侵我東鄙，報入鄆之役焉。至十六年，魯訴於晉，晉人執而釋之，然後少悛。故二十年爲向之盟，而魯始無莒鄙之患。 汪氏克寬曰：莒、魯之搆，蓋有由矣。

#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宗楚地寰宇記六合古棠邑晉立堂邑郡周改六
合郡隋廢郡為六合縣至今仍之屬江南江寧府

集說 趙氏鵬飛曰楚康卽位修先君之怨於諸侯謂楚所以不得志於北方者吳實為之梗也故置宋鄭不問而首伐吳焉今伐而未得吳故二十二年親伐之其所以讎吳也深矣 汪氏克寬曰楚既不得志於北方故致怨於吳也

附錄左傳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閱音悅



左傳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集說 許氏翰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 高氏閌曰諸國君嗣明皆林父之伴也 陳氏傅良曰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 薛氏季宣曰衛亂不討會其臣以定之非義也 張氏洽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於會晉為霸主挾君而臣是助其書於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 家氏鉉翁曰晉悼用師於鄭衛衎無會不往無役不從今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伯討乃盟其職分之所宜為既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所甚惡也 王氏貫道曰戚林父邑也合列國於孫氏私邑抑君而臣是助非正名之義矣 李氏廉曰衛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昭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適歷釋苟助臣之惡前後一轍悼公霸業盡衰矣荀偃親弒君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 王氏錫爵曰荀偃本弒君之賊故為逆賊謀而成其弒君之亂自是剽弒而衎歸衛矣二君皆十年皆實為之也賢知悼公竟為荀偃所誤惜哉

附錄左傳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癸卯 靈王十四年

# 十有五年

晉悼十五年齊靈二十四年衛獻十九年殤公剽元年蔡景三十四年鄭



簡八年曹成二十年陳哀十一年杞孝九年宋平十八年秦景十九年楚康二年吳諸樊三年

#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孔氏穎達曰釋例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

左傳 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集說 杜氏預曰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 許氏翰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宋向戌來魯弱甚矣 汪氏克寬曰不言公見其伉也聘而遂盟已為非禮況以千乘之君而降尊失列與之盟於國都之外乎公嘗如晉而及晉侯盟長樗此霸主謙遜以懷望國而非諸侯待鄰國大夫之所當施也朝聘而盟于外惟此兩

見而
已

#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公羊】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

【穀梁】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以士逆后是不重

【胡傳】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以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之何以[illegible]公監之禮也不載於[illegible]禮者不書

【彙纂】杜氏預曰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 孔氏穎達曰諸侯之娶言逆女此與桓八年皆言逆王后者天子無外所命則已成后矣故不言逆女也 孫氏復曰天子不親逆及后則三公逆之劉夏士也士而天下之母使微者逆之可哉故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以著其非 劉氏敞曰譏其以微者逆故志之[illegible]也士[illegible]人[illegible]后[illegible]禮自[illegible]當與諸侯一例以逆我而書其失也[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后以見者人子[illegible]則如[illegible]后自無紀見于[illegible]王氏[illegible]天子無親迎之禮使三公春秋書[illegible]者二祭公[illegible]行禮而又書之者[illegible]事也[illegible]夏之逆則以非三公[illegible]家氏[illegible]翁曰[illegible]八年祭公來逆王[illegible]知非禮則[illegible]也今劉夏[illegible]官師[illegible]以命[illegible]紀[illegible]之於魯也[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后[illegible]婚[illegible]多以命魯[illegible]譏其[illegible]官師行[illegible]吳氏[illegible]譏[illegible]上后天下[illegible]上儀天下猶乾之有坤可不重歟祭公逆[illegible]行逆后而紀[illegible]歸京師其逆其歸兩從簡故[illegible]書逆書歸劉夏以士逆后而齊之歸女無逆於[illegible]禮[illegible]逆故不書歸得禮者不書失禮然後書



【附錄左傳】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櫜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廏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逆之[illegible]子罕[illegible]諸[illegible]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遇杜注魯地



【公羊】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彙纂】杜氏預曰公畏齊不敢至成 劉氏絢曰武備不謹成郛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 高氏閌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成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因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於是時二分其民而公室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 陳氏傅良曰自宣之季年內不君君將於是救成而不敢[illegible]於三家之[illegible]也 家氏鉉翁曰魯本非弱國自季孫[illegible]政[illegible]私門城費又[illegible]公室之[illegible]乘自歸其私於是魯君拱手於上[illegible]起於內[illegible]交伐亦[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家猶足自立而盜起於[illegible]莫知所以制之則外侮之來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李氏廉曰此齊之弱魯第五役也自鞌戰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二十餘年則以畏晉之故也於是再見晉悼不[illegible]矣[illegible]年之間伐魯者六而有[illegible]師又曰此[illegible]成不

加之始事也。春秋書齊之圍成者二。此年及明年。公之圍成者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始則彊事之無備。終則家臣之恃彊。

##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傳】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彙纂】蘇氏轍曰。備齊也。胡氏銓曰。城經二十有九。大夫帥師而城者二。見文襄之際大夫張矣。故帥師而城者皆三家也。劉氏絢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壞而城也。高氏閌曰。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與以備齊爲名。而與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爲魯患而不可墮也。張氏洽曰。先事之無備。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黃氏仲炎曰。城成郛者名曰備齊。其實城孟氏私邑爾。孟氏邑而叔季城之何也。三家合爲一體。以弱公室也。家氏鉉翁曰。寇未至無備。及見圍救之又緩。逮其去乃城之。魯之治其國者可見矣。

##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集說】張氏洽曰。悼公卒。政逮大夫之徵也。

##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集說】許氏翰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彊。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益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王氏貫道曰。邾屬於齊而黨於莒。齊莒來伐。故邾亦效尤。

##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集說】許氏翰曰。悼公之霸功亞桓文。平公受之。遽然猶在。祝柯溴梁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趙氏鵬飛曰。晉室中債。三郤殺厲公。弒悼公以公族自外入繼。即位之初。慨然思復文公之業。一圍宋彭城而得諸侯。再奪鄭虎牢而得鄭陳。外抗彊楚。內通東吳。蕭魚之會。不戰不盟。楚不敢爭。鄭不敢叛。雖召陵之役不足過也。其爲國也。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諸侯。至於屈王臣以同歃于雞澤。用諸侯以報怨於秦。則亦未遠末習歟。惜哉。李氏廉曰。悼公立於成十八年。凡十六年。起四公之衰。而復文襄之盛。入國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於民。譽蓋晉賢侯也。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艱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遽輒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駒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會。謂諸侯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戕譚戕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爲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爲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

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掩失陳之責。夫諸侯盟晉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已後。凡三大會。荀偃士匄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戍陳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不然。悼公之霸。迓以文矣。 季氏本曰。晉悼公名集諸侯。則能示謙德。經營四方。則惟務息民。可謂有君子之資矣。但以孫林父之衛衰而不能正齊靈公之撓霸而不能馴邾莒之肆行。無忌而不能禁悼公之治亦疎矣。 王氏樵曰。案不討衛孫林父甯殖逐君之惡。尤失之大者。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之崔慶陳氏。視此而縱矣。

**附錄左傳**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甲戌

靈王十五年

# 十有六年

晉平公彪元年。齊靈二十五年。衛獻二十年。殤二年。蔡景三十五年。鄭簡九年。曹成二十一年。陳哀十二年。杞孝十年。宋平十九年。秦景二十年。楚康三年。吳諸樊四年。

##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集說** 杜氏預曰。踰月而葬。速也。 孔氏穎達曰。四年七月。夫人姒氏薨。八月。葬我小君定姒。纔踰月耳。杜云踰月而葬。速也。今晉悼往年十一月卒。此年正月葬。猶三月也。杜亦云踰月而葬者。踰。越也。所越有多有少。但是踰越之義。故杜弘通兩解之。 鄭氏玉曰。欲會諸侯而速葬其親。背禮莫斯為甚。何以為盟主而令諸侯乎。宜晉霸之不競也。 季氏本曰。晉平公初立。見諸侯尚多不協。故汲汲焉欲合諸侯。喪未三月而速葬也。

##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溴古闃反 溴梁。杜注。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案爾雅。梁莫大于溴梁。溴梁。溴水隄也。今濟源縣西北原山有白澗水即溴梁也。

**左傳** 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公羊**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穀梁** 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胡傳** 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書曰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

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又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苟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集說】杜氏預曰不書高厚逃歸故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孔氏穎達曰案傳荀偃怒使諸侯大夫盟高厚以君臣不敵故使大夫盟之君使之盟非自專也以齊人既有二心高厚歌詩不類知小國必有從齊者也諸侯大夫本意欲盟高厚高厚雖已逃歸仍恐餘國有二故大夫還自共盟使同會之國皆一其志也雞澤之會又陳袁僑如會故重言諸侯之大夫今此間無異事直言大夫即是上會諸侯之大夫不言諸侯可知故也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諸侯爲會而使大夫盟晉侯失盟主之道矣不曰晉侯使之參譏之也　盧氏仝曰諸侯之大夫自盟君各在會則諸侯之政自茲失矣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所由來者漸　高氏閌曰爲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於晉悼公將爲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　朱子曰五霸既衰溴梁之會諸侯出會而大夫自盟這箇自是差異不好　陳氏傅良曰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霸主在而但曰諸侯者無霸也此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自文以下則有序諸侯而不序自襄以下則有序言大夫而不序　項氏安世曰文七年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志變之始也雖然猶有諸侯也此書大夫盟志變之終也言自是無諸侯也　張



氏洽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繼霸列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趙氏鵬飛曰君之所以立國者在權國之所以立權者在信權存則國存信去則權去溴梁之會諸侯會而大夫盟信在大夫也於是晉權漸移於六卿魯權日入於三家齊權屬崔高衛權在孫甯宋權歸於罕陳權歸二慶曹莒邾杞從可知矣權既移於下宜信之不在君而在臣也藉使君交盟而臣不欲則不保其無貳故寧聽大夫之欲而俾自盟爲可其信可必也平公承悼公之烈固可以同時而有爲今襄經之中爲是盟乃挈霸權以歸大夫何以示天下則平公之威令不及悼公遠矣其後杞之城宋之盟皆出於大夫平公不與焉原其失權之漸蓋自此始是以聖人嗟之也　李氏廉曰春秋書大夫者皆有所係盟蔇書齊高傒書晉猶係於國也救徐稱諸侯盟袁僑盟宋稱諸侯猶係於君也獨此盟止書大夫公穀胡氏陳氏皆得之　汪氏克寬曰經書大夫不序者四救徐之役諸侯次匡不行而遣大夫往救則大夫之帥師實受諸侯之命也雞澤之盟諸侯已盟而大夫又盟然猶受命而盟袁僑也溴梁之盟則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相與盟非諸侯之命矣于宋之盟則諸侯不出而大夫自爲會盟矣然經於此年不以大夫繫之諸侯者大夫之無諸侯也下宋之盟復以大夫繫之諸侯不使大夫之終無諸侯也晉平即位十年之間七合諸侯溴梁況柯盧淵商任沙隨兩夷儀是也於斯時也苟能攬權以挈政統明義而咸人心則霸功之盛不惟可以繼悼公之業而且可以踵桓文之跡矣奈何首事之初即以太阿之柄授之大夫而討罪服武又紊於義是以溴梁則高厚逃歸而執邾莒二君不歸京師且不能復魯之侵田平陰圍齊焚其四郭而齊猶不服遂以無功澶淵雖獲齊成實以齊莊欲求好於諸侯非誠服於晉厥後不免朝歌之伐商任

沙隨鍾氏而反名盈之亂國喪儀將以伐齊卒受弒君者之賂而同盟焉自是不復能合諸侯而大夫專出會盟矣原其失在於縱權於下世卿彊家黨惡怙亂不肯仗義以正諸侯是以致霸政之衰也 王氏樵曰晉悼公將爲會討邾莒未果而卒平公初立以父之志兼虞諸侯有異志故爲是會以嗣霸而攬諸侯也然踰月而葬改服而烝其不懷親也甚矣方在喪稱子之日而合諸侯接會享使諸大夫歌詩必類其越於禮也大矣國君風化之本人倫政事之基而所爲若是不待大夫專盟而後可罪也

【案】湨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盟公穀皆以權移於大夫胡傳及朱子俱從之蓋經書大夫而不係於諸侯與社丘雞澤之同則君若贅旒而大夫之不臣可知矣杜注孔疏謂大夫欲盟高厚厚逃而大夫共盟非大夫之專與公穀異按之當時情事亦合今兩存其說



#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集說】孫氏復曰晉平湨梁之會方退執莒子邾子以歸又不歸於京師非所以宗諸侯也 高氏閌曰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 家氏鉉翁曰莒邾使齊晉爲執之莒邾信有罪矣會之歲邾何獨無討而晉威偪陽不當自反乎莒邾力屈而心未服況不歸京師是無王也書以貶晉 李氏廉曰經書執諸侯十三惟此書以歸執大夫十四惟意如書以歸

# 齊侯伐我北鄙

【集說】高氏閌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光涖盟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伐爲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湨梁以討武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一年之閒齊師五至於魯矣

# 夏公至自會

【集說】高氏閌曰見公出會謀齊尚未及還而齊師已見伐矣

# 五月甲子地震

#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於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棫林杜注許地 函氏杜注許地 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東南流爲湛浦即此今葉縣北二十里有昆陽城

【集說】劉氏敞曰左氏云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言晉侯之卿可以會伯子男故下之杜云非也古者尊居上自其班列同者也諸侯與諸侯相從卿大夫與卿大夫相從若名位不敵卿雖主兵猶序諸侯之下王爵也去諸侯而言主兵者自可見爾何疑哉 許氏翰曰先書鄭伯臣不可過君也 高氏閌曰許大夫共請遷於許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侯先國君也宋稱人蓋微者 張氏洽曰許男有從晉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 李氏廉曰上殺王乘龍趙盾主新城而

書會宋何假主伐許而書會鄭其事一也。王氏樵曰
案春秋之例用兵則主兵者爲首大夫雖主兵不得在
諸侯上。此經所書正其名例左氏乃別生義曰爲夷故
以公孫蠆謂禮卿不會公侯而可以會伯子男此處欲示
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苟
假在下殊爲曲說無理。

##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作圍郕

【左傳】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
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海陘杜注魯隘道

【集說】高氏閌曰去年伐我圍成而還其邪心介介而伐至
是又圍成甚之也。　家氏鉉翁曰齊叛晉而屢以
師伐魯欲致晉而與之
戰其志在於爭霸也。

## 大雩

##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
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
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
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
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
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
使魯無鳩乎

【集說】高氏閌曰魯不能內修其政以禦鄰國之難而乞
援於晉齊之召侵甚矣。　趙氏鵬飛曰言齊之
亡伐也故十八年晉率諸侯圍齊爲魯故也　家氏鉉翁
曰齊大國也邾小鄰國也春秋於圍郕後書豹如晉著



魯不爲自治之計急
則求晉亦可鄙矣

乙巳
靈王十六年

## 十有七年

晉平二年齊靈二十六年衛獻二十一年蕩三年蔡景三十六年鄭簡十
年曹成二十二年陳哀十三年杞孝十一年宋平
二十年秦景二十一年楚康四年吳諸樊五年。

##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苦耕反公穀作瞷音閑

【集說】杜氏預曰宣公也　孫氏復曰前年晉人執莒子
邾子以歸此書邾子牼卒者晉人尋赦之也莒子
同此　蘇氏轍曰
不書其葬不告也。

## 宋人伐陳

【左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
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集說】高氏閌曰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
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人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書
伐許伐陳皆著楚之黨也　陳氏傅良曰莊朝宋微者
也曷爲得書人微者雖計功得書人大夫文征於列國
而後微者書人是故鄭皇武書於前胡書甚者各從其長
鮑越宋華爲書　家氏鉉翁曰宋抗楚也十一年楚鄭
伐宋抗晉也今宋人伐陳以抗楚春秋賞之　李
氏廉曰伐而不書獲卑於鄭人之使蔡獲燮矣

##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衛孫蒯田於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
門而訽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
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
曹取重丘曹人愬於晉
重丘杜注曹邑彙纂重丘在乘氏縣東北三十
里今曹縣東北有乘氏故城屬山東兗州府

【集說】趙氏鵬飛曰：賢方伯在上，諸侯無敢妄加侵伐。衛無故而伐曹，晉之罪也。故明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汪氏克寬曰：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孫蒯犯上之臣，凡民罔不憝者也。越竟田獵，而遣曹人之辱，盍亦內自省耳。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乎。經之書伐，所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者也。

##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桃公羊作洮。高厚上穀梁無齊字。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杜注在泰山鉅平縣東。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旅松，杜注近防地也。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集說】孫氏復曰：三年之中，君臣加兵於魯者四，齊之不道亦可知也。高氏閌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恃衆暴寡如此。家氏鉉翁曰：自棄之戚，齊屈於晉，而內懷不平，每欲釋憾於魯以致晉師。今君臣異道而進，魯三家束手無策。春秋不惟責齊，亦閔魯也。

## 九月大雩

##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集說】杜氏預曰：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高氏閌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謹不適讎國，陳乃宋讎而奔焉，尤可誅也。王氏錫爵曰：左師畏華臣之強，勸君蓋其惡而舍之，而議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細人姑息之謀耳。異日者瘈狗入而華臣出，顧不恥歟。

##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集說】杜氏預曰：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王氏樵曰：魯之四鄙，而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魯之微弱不振亦可知矣。國有政，雖弱而強；國無政，雖大必弱。魯蒐于紅，革車千乘，豈曰無兵，而陵夷至此者，三家分政，民不知有君故也。高氏閌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從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薛氏季宣曰：乘齊之間，報執之讎也。

【附錄左傳】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周靈王十七年。晉平三年。齊靈二十七年。衛獻二十二年。蔡景三十七年。鄭簡十一年。曹成二十三年。陳哀十四年。杞孝十二年。宋平二十一年。秦景二十二年。楚康五年。吳諸樊六年。

# 十有八年

## 春白狄來

**左傳**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胡傳** 劉氏敞曰。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質。此乃太平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守當[illegible]留乎

**集說** 杜氏預曰。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高氏閌曰。春秋書白狄於是始。自此白狄之來與介葛盧同。 家氏鉉翁曰。春秋之義會戎盟戎則有譏。介葛盧來白狄來之類則無譏也。



##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爲曹故也。

案長子純留。杜注二縣皆屬上黨郡。純一作屯。地理志今作屯留並屬山西潞安府。

**集說** 杜氏預曰。以其爲使執之。故書行人。 蘇氏轍曰。十七年石買從曹取重丘。曹人訴之於晉人因其使而執之。以其有罪而執之於其使則非禮也。故書曰執衛行人石買。 張氏洽曰。買之執有二大夫舍大而以小也。行人者所以通使也。不歸於京師一也。三者有不得爲伯討而況又皆[illegible]而有之乎 黃氏震曰爲不復言故伐曹而執之也人皆用其爲行人而執之

## 秋齊師伐我北鄙

穀作齊侯

**集說** 杜氏預曰。不書齊侯不入竟。 許氏翰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李氏本曰。齊之伐魯志在爭霸欲以長雄中原。三年之中五伐四圍而今又以師伐。是亦甚矣。安得不致十一國之圍哉。

##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

戎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
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
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
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郝趙武韓起
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
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
橁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
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
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
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
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
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梗陽杜注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今太原府清源縣有梗陽故城　平陰杜注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　平陰古城在縣東北二十五里今縣屬東平州　邢山杜注在盧縣東北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北七十五里有孝堂山即齊侯望晉師處也　京茲杜注在平陰城東南　郝杜注平陰西有峙山　郵棠杜注齊邑今膠州即墨縣南八十里有甘棠社即古棠鄉　濰水經注濰水出瑯琊箕縣過東武平昌高密淳于遷都昌入海箕縣在今莒州東武故城今爲諸城縣治平昌高密淳于皆在今安丘縣都昌今昌邑縣也　沂杜注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蓋縣省入沂水縣今屬山東沂州府

[illegible] □□伐齊大夫有書同圍而獨於此書同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即其暴戾□伐鄰國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以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其咎久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責其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違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illegible] 杜氏預曰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陸氏淳曰齊背盟主數伐小國諸侯同心故特書曰同圍　劉氏敞曰穀梁曰非圍而曰圍非也春秋信史也若未圍而言圍豈得爲信史哉　程子曰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許氏翰曰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　家氏鉉翁曰或謂晉之戰晉爲魯衛而伐齊春秋不與也今晉平爲魯伐齊而春秋與之何耶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兩伐齊是也鞌之戰雖曰爲魯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忿春秋不與也今茲伐齊齊背盟好歲以兵加於魯晉爲之合諸侯以問齊人憑陵與國之罪從衆欲而出師非爲其私也故書同圍齊此聖人之特筆非同乎舊史者也　鄭氏玉曰晉邾莒病魯矣滕薛小邾皆屬齊矣今圍齊莫敢不同者晉人以大義臨之也　王氏樵曰齊環恃其桀暴虐邾殘民四年之中至於六伐鄰而四圍邑不道之甚爲諸侯所共疾也同時伐其罪與衆同欲而非爲其私也故書同圍以與之



## 曹伯負芻卒于師

[illegible] 杜氏預曰禮當與會同　劉氏敞曰穀梁曰閔之也非也是亦記卒而已矣何閔之有

##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

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汾杜注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水經注潁水又逕罡丘城南故汾丘城也今襄城縣屬河南開封府 魚陵杜注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水經注湛水源於魚齒山今在汝州東南五十里 上棘許州志陽翟有上棘城今在禹州南 旃然杜注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水經注索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即古旃然水也蔿者山在滎陽縣東南三十五里 胥靡杜注鄭邑 獻于杜注鄭邑 雍梁杜注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 梅山杜注在滎陽密縣東北今開封府鄭州西南三十里有梅山



集說 薛氏季宣曰楚公子午之伐問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之無成功黷武而已矣 李氏廉曰此蓋魚之役楚兵又至鄭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二十六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七

[丁未] 靈王十八年

## 十有九年

晉平四年。齊靈二十八年。衛獻二十三年。殤五年。蔡景三十八年。鄭簡十二年。曹武公勝元年。陳哀十五年。杞孝十三年。宋平二十二年。秦景二十三年。楚康六年。吳諸樊七年。

##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祝柯杜注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案禮記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即此也漢為祝柯縣唐改禹城縣今長清縣豐齊鎮北有故祝柯城 柯公作阿

左傳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揚曰大毋侵小 督揚杜注即祝柯也

集說 杜氏預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 孫氏復曰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 陳氏傅良曰會無王卿士其亦申言諸侯何間有事也 汪氏克寬曰會有王臣而盟無王臣則再舉諸侯會盟皆有王臣則不再言諸侯但曰盟于某會盟無王臣而再舉諸侯晉有異事若會盟殊地也故祝柯之盟書諸侯重丘之盟亦書諸侯經予諸侯同圍齊故盟無褒貶而其辭平會夷儀不能討齊故盟于重丘特書同者其同心為惡也



## 晉人執邾子

左傳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集說 劉氏敞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邾仍伐魯晉人疾焉執其君以劫其地然則何為不言以歸魯之也曷為魯之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魯之 許氏翰曰執之舍之削取其田不以王命雖當罪非正也 高氏閌曰既來同盟又與同盟而乃執之非伯討也故稱人

## 公至自伐齊

集說 劉氏敞曰：此圍也，其以伐致何？圍而以伐致者，以伐告也。又曰：十九年公至自伐齊，公羊曰：何以致伐？未圍齊也。非也。若諸侯實未嘗圍齊，春秋何得書之乎？又曰：穀梁曰：春秋已盟而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非也。執君取地，邾事也；以伐齊致，齊事也。今欲以齊明邾，以邾明齊乎？無義以通之。且書晉人執邾子，既晉已明矣；取邾田自漷水，刺魯已明矣。又何不足而以齊明邾乎。

程氏端學曰：此與僖二十九年圍許致圍不同，蓋彼以會出而遂圍許，故以圍許告；此以伐齊出而歸以伐齊告，圍乃伐之一事耳。皆魯史之舊，無他義也。　洪氏若水曰：書公至自伐齊，謹君之出入也。同圍齊而云伐者，圍即伐也。

## 取邾田自漷水

漷，好號反，又音郭。　漷水，杜注：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案：合鄉，漢縣，北齊省；湖陸，即湖陵，在今魚臺縣東北。

左傳 遂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於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蒲圃，杜注：場圃名。



集說 杜氏預曰：取邾田以漷水為界。　孫氏復曰：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言取，惡內也。　劉氏敞曰：其曰取邾田自漷水何？非所取也。漷水非所自也。齊人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晉魯之惡又甚焉，交譏之。又曰：公羊曰漷移也，非也。向者執邾子乃為此爾。且如公羊言，魯以漷自移而取，曰春秋乃坐其君以盜地乎？何悖也。　蘇氏轍曰：成二年晉人敗齊于鞌，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魯地也。本以晉命取田於邾，故書曰取邾田自漷水，言非魯地也。　高氏閌曰：邾之病魯，信有罪矣，晉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亦已甚矣。書取田於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非諸侯取之，專罪公之意也。又云自漷水者，隨漷水以為界，蓋著其取之多也。　張氏洽曰：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齊西汶陽之取，而恃霸威以彊取明矣。魯肆彊奪，邾失漷水田，而庶其畀我，相繼來奔，邾自是衰亂矣。　鄭氏玉曰：傳稱疆我田，蓋晉人以正疆為名，而妄取邾田，故沒其疆田之說，正其取田之罪。　汪氏克寬曰：後此哀二年取漷東田，則又不止自漷水矣。於此見魯之陵弱小而深為利也。

## 季孫宿如晉

左傳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集說 吳氏澂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 葬曹成公

##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集說 高氏閌曰。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於齊。故獨伐齊。林父逐君。伯主所當討。而與之會伐。則晉平伯業可知矣。張氏洽曰。欒魴不書。孫林父并將也。夫討彊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晉何以服齊哉。特書林父主兵以罪之。

附錄左傳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左傳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句瀆之丘。地名。襄九年。執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即此。高唐。杜注在祝柯縣西北。漢置高唐縣。今為高唐州。山東濟南府禹城縣北四十里。有古高唐城。



集說 家氏鉉翁曰。齊靈廢嫡立光冀父。其所從來。由高厚贊其君伐本樹孽。已為之傅。崔杼陰謀更深。輔光以襲殺厚而兼其室。復殺光以媚於晉。亂臣賊子。患失為心。其禍至於殺身喪邦覆其族也。

#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公羊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胡傳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辭。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集說 杜氏預曰。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陸氏淳曰。穀梁曰。匄宜墠帷而歸命於介。案不伐喪常禮也。更待君命。是許讓小善非人臣盡忠之道也。劉氏敞曰。還者何。善辭也。穀者齊地也。其曰不敢而後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己。子之事親也。凡在家無專己。臣子之大節也。又曰。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非也。謂之未畢。則以為貶矣。公子遂至黃乃復。公孫敖如周不至而復。復者。穀梁所謂事畢也。然則春秋反不貶遂與敖乎。

案士匄不伐喪可謂知禮不免於貶遂赦專命可謂非禮反與貶乎且士匄何貶哉大夫以君命出境進退在大夫者可也　王氏樵曰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殯帥師或冒喪伐人者衆矣而士匄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善矣　朱子曰春秋分明處只是晉士匄侵齊至穀聞卒乃還這分明是與他　張氏洽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三軍之進退將實司之總役伐之柄以臨有喪君子所不忍尚何墠帷請命以自累其作止乎　家氏鉉翁曰墠帷反命未出竟之禮及穀則境外非侯命之地書其還善之耳　汪氏克寬曰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不當往而往也公救成至遇叔孫豹救台至于雍榆當往而不往也士匄侵齊不當往而不往也觀此數者而行師進退之義可見矣　陳氏傅良曰春秋之大夫猶有義榮焉納捷菑于邾而弗克納也侵齊之役士匄聞喪引還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此易及乎則胡宋襄之伐齊喪也



**附錄左傳** 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集說** 程氏端學曰譏世卿也蓋慶父爲三桓之始以奔莒不書卒其子公孫敖亦奔莒至蔑而始書卒蔑之後仲孫速仲孫羯仲孫貜仲孫何忌皆執魯政是以謹志其卒以見父卒而子繼也　汪氏克寬曰此文伯之子孟獻子也子速嗣爲大夫是曰莊子

##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灑藍杜注齊地當在臨淄郊外

**集說** 高氏閌曰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於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以說於晉此明年所以與澶淵之盟也　張氏洽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誅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以累上之辭言之可謂著明矣　程氏端學曰此必齊光既立之後崔杼與光共殺之故以國殺而又曰殺其大夫也　汪氏克寬曰微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然杼殺高厚慶封討夙沙衞明年復使慶佐爲大夫而誅牙餘黨崔慶自是專權而射股之禍兆於此矣

##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

**左傳**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胡傳** 案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於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集說** 汪氏克寬曰莊公二十二年傳例曰稱國以殺大夫者國君大臣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

也，故雖殺有罪，亦書其官，嘉名楚人伐其國，則是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利其室，則當如殺良霄之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

## 冬葬齊靈公

【集說】高氏閌曰：齊魯仍世昏姻之國，前雖有怨，今已易世，故不廢喪紀，示不忘好。

【附錄左傳】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於軍。

## 城西郛

【左傳】城西郛，懼齊也。



【集說】王氏葆曰：魯備齊難，城其國之郛，則凡西境亦不敢保，足見魯之弱而齊之彊矣。汪氏克寬曰：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所謂中城，為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齊及晉平，盟於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大隧，杜注：地闕，或曰在今高唐州境。

【集說】杜氏諤曰：襄公之時，政在大夫甚矣，專相為會，故悉錄之。許氏翰曰：宣十五年書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成五年書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此書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以見政在大夫，列國之事如此，故屢書。高氏閌曰：魯猶懼齊，故為柯之會以自固。呂氏若水曰：懼齊而援晉之權臣以自固，非禮也。

## 城武城

武城，杜注：太山南武城縣。通典：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

【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集說】孫氏復曰：城西郛、城武城，懼齊也。高氏閌曰：襄公四書城邑，非本務也，使民饑而散，雖城之，孰與守之。家氏鉉翁曰：國不能用賢，紀綱廢弛，寇至則危矣，多城何益。汪氏克寬曰：季孫宿為武城宰，即此武城。魯於是時，苟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使民效死而弗去，則將制梃以撻鄰國之堅甲利兵，而何畏於彊齊。今乃君弱臣惰，安於不競，內則疲民於邑城之勞，外則徼惠於霸國之援，曾無一毫自立之志，使齊莊而有報怨之圖，則魯之禍未有紀極也。

【附錄左傳】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蹶其本，必不有其宗。



## 二十年

戊申 靈王十九年 晉平五年，齊莊公光元年，衛獻二十四年，蔡景二十九年，鄭簡十二年，曹武二年，陳哀十六年，杞孝十四年，宋平二十三年，秦景二十四年，楚康七年，吳諸樊八年。

##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速，公作遬，後同。

【左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集說】杜氏預曰：向，莒邑。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復自共盟結其好。孫氏復曰：仲孫速，仲孫蔑子。高氏閌曰：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汪氏克寬曰：孟獻子不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速代父為卿，未練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防於速與？羯與？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

#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市然反 澶淵杜注衛地在頓丘縣南水經注浮水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東逕繁陽故城案浮水即澶淵也繁陽故城在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古頓丘約略在濬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徙頓丘東南流既而決瓠子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二十五里則澶淵之地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

【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於經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往年齊與晉平盟于大隧已服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也 高氏閌曰齊以晉不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蓋亦越禮畔道矣 薛氏季宣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聞喪而還師遂會于澶淵修德來遠不誣也哉 汪氏克寬曰齊莊以既廢而賴崔杼以有國崔杼以殺公子牙立莊公而專其國高厚風沙衛之餘黨豈無其人邾之杌隉固不敢搆怨於諸侯夫是以受盟之速也亦猶崔杼弒莊立景而同盟於重丘也



# 秋公至自會

#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集說】孫氏復曰背澶淵之盟 許氏翰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爲 季氏本曰莊子父喪甫踰五月而即會莒盟何又汲汲於伐邾不可爲善攻矣

#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穀作濕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胡傳】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書者罪之也

【集說】蘇氏轍曰稱國以殺非其罪也 家氏鉉翁曰燮去其官錄之也左傳言不與民同欲固不明經旨而劉原父乃有取焉曰燮之智足以殺身而已殆其[illegible]履不與兄同志書所以貶 王氏錫爵曰燮之欲去楚而之晉也既以追成先志又懼楚役求紓其民皆謀國之合義者不幸見殺於國人而左氏遂以違衆罪之以彊合國殺之例謬矣



#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後同

【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穀梁】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集說】何氏休曰爲二慶所譖還在二十三年 范氏甯曰鄭嗣曰顯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逐之所以惡陳侯 許氏翰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亡 高氏閌曰黃與履何以奔楚自理也黃以寵任太過權逼其卿慶氏譖之而陳侯不能爲之辨明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容

一弟也。程氏端學曰。異姓大夫不得於君。有可去之義。同姓無可去之道。況兄弟乎。爲人弟而出奔。天倫絶矣。李氏廉曰。杜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此例可施於陳黃。秦鍼。衛鱄。宋辰。弟而害兄則去弟以罪弟。此例可施於鄭段。然於通例不甚合。又左氏以爲罪公子燮不與民同欲者謬矣。

【案】陳黃書弟。先儒多主穀梁。以爲陳侯不容其弟。春秋惡之。程氏端學謂兄弟無可去之道。則以書奔爲罪黃。二說相兼。其義始備。故竝存焉。

## 叔老如齊

【左傳】齊子初聘於齊。禮也。

【集說】杜氏預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絶。今復通好。息民也。王氏樵曰。齊屢陵魯。及寖弱而始平。今叔老之修聘。欲固齊好也。



##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 季孫宿如宋

【左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集說】李氏廉曰。魯之報齊邾已甚。故聘齊以解讎。聘宋以求援耳。汪氏克寬曰。魯自蕭魚以後。連歲與彊邾莒交兵。是以不遑朝聘往來之禮。雖向戌來聘。而亦未之報也。今始平於齊。遂交好鄰國。以尋舊好耳。

【附錄】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己酉

## 二十有一年

靈王二十年。晉平六年。齊莊二年。衛獻二十五年。殤七年。蔡景四十年。鄭簡十四年。曹武三年。陳哀十七年。杞孝十五年。宋平二十四年。秦景二十五年。楚康八年。吳諸樊九年。

##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集說】汪氏克寬曰。僖公取濟西田。則使公子遂如晉拜。成公取汶陽田。襄公取邾田。則君親往拜其賜。受霸主尺寸之惠。而不忘其德如此也。然魯君襲奕世之封。端冕委弁。以臨於七百里之侯國。而水木本原不務所自。襄公之立。踰二十年。未聞遣一介行李至於京師。其何以爲秉禮之子孫也哉。○萬氏若木曰。書公如晉。皆著其如之非禮也。朝聘會同。各有常期。襄公特附晉之強兵取邾之田。而往拜之。是相交以利而不以義矣。



##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漆閭丘。杜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今鄒縣北有漆城。即漆鄉也。顯閭亭即閭丘。

【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

人夫上之所爲民之賊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足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公羊** 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

**穀梁** 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胡傳**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



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集說** 杜氏預曰以邑出爲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 孔氏穎達曰諸侯之臣入其私邑而以之出奔者皆書爲叛衛孫林父宋華亥宋公之弟辰趙鞅荀寅士吉射皆謂爲叛叛者背其本國之大辭也此及莒牟夷邾黑肱不以邑叛本國但叛來歸魯據其至魯爲奔而言來奔內外之辭言俱是叛而辭異耳左傳謂庶其等爲三叛人明其來是叛也 陸氏淳曰啖氏云凡以邑來奔叛也不言叛爲內諱也受叛臣非也故諱以示譏也 杜氏諤曰諸侯之地皆天子所封爲天子守之也諸侯之臣皆王之臣故曰天子之陪臣也周衰諸侯之國地有侵軼者必志而罪之臣有奔叛者必錄而貶之 蘇氏轍曰春秋之法小國之大夫不書然紀裂繻來逆女則書以其接我也接我以禮而書貴之也小國之大夫來奔者亦衆矣雖接我而不書者也惟以地來奔則不書惡其接我以利也然魯人非大夫而以地出奔猶書何也以利接我雖微必書詳內也以利接外以微故不書略外也略外而詳內此聖人處己之厚也 王氏樵曰叛而歸他國曰叛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異辭也 高氏閌曰庶其叛其君又盜其土地來奔於魯其罪大矣時公在晉而季氏受納其邑受其叛臣是之謂以利主適逃惡自見也 陳氏傅良曰於是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向者莒太子僕弒其君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矣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則不書公猶在晉而季孫宿納庶其則何以書春秋誅叛人君臣之責也是故苟不納之雖有公命不書苟納之雖無公命必謹而書之 薛氏季宣曰天下之惡一也納人之叛而疾人之叛已不可以言理矣公在晉而叛臣之受魯之無政甚矣 呂氏大圭曰人臣之奔必適鄰國欒盈之奔也



必楚秦鍼之奔也必晉而庶其之奔也必魯豈非以向鄙之怨與魯之於邾也既執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納其叛人甚矣 黃氏震曰春秋三叛臣魯受之皆非君命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然則實爲取濫者惟季氏與 李氏廉曰經書三叛人此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昭三十一年黑肱左氏所謂名其人終爲不義者是也然春秋內大惡諱鄭詹之逃來春秋猶以不信諱公今直書不諱者何哉蓋此三叛之受皆我公不在國而季孫受之也季孫受而不諱正猶公在會未歸而師滅項不書取而書滅也觀文十八年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而春秋不書則知在君則諱在大夫則不諱矣

**附錄左傳** 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 夏公至自晉

##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



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著。杜注晉邑。轘轅。杜注轘轅關在緱氏東南與地志其阪有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名。今河南府鞏縣西南有轘轅山。



集說 劉氏敞曰不以范匄逐之為文而以盈之自出為說使盈無可逐之實則匄不得逐矣匄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 高氏閌曰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為范匄所逐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於楚焉以楚彊大今日可奔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 李氏廉曰欒盈以此年奔楚明年自楚適齊晉為商任沙隨之會以錮之二十三年齊助之入曲沃齊遂伐晉其冬晉殺欒盈欒氏亡 汪氏克寬曰士鞅之言曰欒黶汰虐已甚而盈又自言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則欒氏之稔惡有自來矣不然夫豈無秋毫之過而遽離於罪乎 李氏本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楚晉之讎也盈之奔楚欲因楚力以復國此無君之罪也 黃氏震曰案欒書弑君而免於討欒黶汰而以內亂亡其家盈奔雖非其罪而積惡有自來矣

##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集說 楊氏士勛曰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今曆無有頻食之理但古或有之石氏介曰日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為曆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索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許氏翰曰此年食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高氏閌曰曆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交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此年及二十四年頻食古今術者不能考知故日食雖天數之常聖人必以為譴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自怠也



## 曹伯來朝

左傳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集說 汪氏克寬曰曹武公即位三年而來朝此役畢入見於天子之時也不朝於京師而朝於宗國曾是以為禮乎

##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任音壬商任杜注地闕

左傳 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集說 蘇氏轍曰錮欒氏非禮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使人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許氏翰曰欒氏之出徒以權門私相忌怨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置之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晉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至戒是時列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欒氏信不誣也王



氏樵曰案欒盈實奔楚楚非晉令所行也然則合諸侯而錮之何益哉蓋盈入楚必歷諸國還而求入亦必歷諸國晉知盈必求入故預約諸國使皆勿容其蹤跡所向以杜其還路

附錄 公羊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穀梁 庚子孔子生

集說 陸氏德明曰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楊氏士勛曰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李氏廉曰何休以此年為已卯杜氏以為已酉已不合史記世家以為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又不合未詳孰是案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史記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三家不同朱子論語集注序採用孔子世家則專以史記為憑也宋氏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力主

公穀而亦無確然不易之證。但謂史記紀載多失實。公穀以次相授。必有據依耳。夏氏洪基曰。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六年乃爲七十二歲。史記所紀。正得其實。公羊書月已訛。豈盡可據。宋濂乃從公穀作七十四歲。似乎駁闕。夏氏之見卓矣。通鑑前編謂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非生聖人之年。亦頗有理。蓋孔子生於庚戌。卒於壬戌。相傳已久。今折衷於朱子。而參以夏氏及通鑑前編之說。則史記良不誣也。聖人生年。自宜附見於春秋。而二十一年無傳可附。故仍存公穀而論之如此。

庚戌 靈王二十一年

# 二十有二年

晉平十年。齊莊二年。衛獻二十六年。殤八年。蔡景四十一年。鄭簡十五年。曹武四年。陳哀十八年。杞孝十六年。宋平二十五年。秦景二十六年。楚康九年。吳諸樊十年。

##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集說** 吳氏澂曰。著不朝工於廟也。

**附錄左傳**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 夏四月。

**附錄左傳** 夏。晉人徵朝於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



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集說** 杜氏預曰。子叔齊子。高氏閌曰。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嗣爲大夫。是爲子叔敬子。

**附錄左傳**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左傳**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胡傳** 案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累其子弟

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敎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遂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集說】家氏鉉翁曰。入春秋以來。大夫奔而極其所往。未有若此之甚者也。汪氏克寬曰。屈巫將聘於齊。而竊妻以逃。其廢君命亦可誅矣。欒盈特以父之汰侈而多怨。遂爲妶母所譖而見逐。未有犯上可誅之實。其罪視屈巫益薄乎云爾。晉乎用范匄之讒。屢會諸侯以錮之。幾致亂國。楚莊雖不聽子反錮巫臣之請。而嗣君卒滅其族。亦致通吳之禍。人君之不明而聽於權臣。其患豈淺淺哉。王氏樵曰。案晉以欒氏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大夫之彊也。齊人終保盈。是令不行也。令不行者。以欒氏世勲。出不以罪。士匄之義有不直也。觀春秋書二會。見其以霸主之勢而彊諸侯以不順之令。後書伐衛遂伐晉。見晉國自亂。而盟主至於受伐。其戒深切著明矣。王氏錫爵曰。晉以栒卮讒盈之故。期年兩合諸侯以錮之。失霸主之義矣。是以齊莊不服。明雖爲會。而陰實保之。明年遂敢於伐晉也。黃氏正憲曰。晉平公自度才智威力。不及其父。諸侯畏晉。亦不及悼公之時。況齊之彊大。同盟未久。尤其所深慮者。今聞欒盈去楚適齊。故復爲此會。以堅盟約。以杜姦盟。雖會十國之君。意實專在於齊莊也。



# 公至自會

#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集說】蘇氏轍曰。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高氏閌曰。追舒寵近小人。故及於難。然以楚國之力。除一寵嬖之大夫。顧豈難哉。而康王始則與人之子圖其父。終則殺之。轘其黨於四竟。由威柄失於上。故刑不足以馭下也。夫威柄既立。則責譏足以折姦臣之鋒。及其失之。則刀鋸不足以當姦臣之罪。其怨毒所鍾。遂發於靈王之世。楚之不亡者幸而已。

【附錄左傳】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於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毋有怨。曰。無昭惡也。

【[illegible]】王氏錫爵曰。子展之斷獄最正。

辛亥 靈王二十二年

## 二十有三年

晉平八年。齊莊四年。衛獻二十七年。殤九年。蔡景四十二年。鄭簡十六年。曹武五年。陳哀十九年。杞孝十七年。宋平二十六年。秦景二十七年。楚康十年。吳諸樊十一年。

##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左傳** 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集說** 高氏閌曰。杞自桓公以來。晉悼爲昏姻國。恃以興。而魯禮有加焉。　王氏錫爵曰。禮。諸侯絕期。平公不得爲杞孝喪。不曰母有喪。子可徹樂乎。左氏不以母子言。而但曰禮爲鄰國闕。何居。母有喪不樂。禮也。爲鄰國闕。亦禮也。

## 夏邾畀我來奔

公作鼻我

**集說** 杜氏預曰。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孫氏復曰。書畀我來奔。惡納也。惡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故是年冬。臧紇出奔邾。亦受之。　劉氏敞曰。公羊云。以近書也。此文過飾非之辭爾。　家氏鉉翁曰。魯受庶其二邑。復納其黨。天王不問。方伯無討。春秋再書。責魯也。亦責晉也。

## 葬杞孝公

##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穀梁**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胡傳** 案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偪。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遣。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請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集說** 杜氏預曰。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　孔氏穎達曰。被殺書名。是罪之文。故以專國叛君爲二慶罪狀。成十八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哀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不言及。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此並言及。傳無其說。知是史異辭。無義例也。　劉氏敞曰。其言及慶寅何。以罪及之也。寅。慶虎之族也。杜氏云。言及。史異辭。則是春秋非復聖人之法也。專用史而已。豈其然哉。　高氏閌曰。書及者。罪在慶虎。以虎之罪而及寅也。　家氏鉉翁曰。導陳侯以叛晉仰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於楚者。亦二慶也。楚人討而殺之。納黃于陳。二慶之誅。黃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自殺之。自復之。不與楚之專制也。　汪氏克寬曰。公子黃之奔。爲愬二慶而往也。陳侯之如楚。蓋惑於權臣。而將爲二慶和解之爾。屈建之圍。挾陳侯以討二慶。二慶之閉城。知楚人之必誅已而拒之。非叛陳侯也。故不書二慶之叛。陳人逼於兵。殺二慶以說於楚。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譏其殺之不以其罪。以著陳侯之無能爲也。　王氏樵曰。案。慶虎慶寅。據國叛君。其罪大矣。不正其誅而稱國以殺。何也。見陳侯之不能以罪討也。故不以討賊之辭言

之使陳能討賊則必如欒盈良霄之例矣使楚能爲陳討賊則必如夏徵舒慶封之例矣

##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彙說** 何氏休曰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 范氏甯曰鄭嗣曰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 蘇氏轍曰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陳殺二慶而納黃二慶之罪當死而陳不能誅也因楚而後克之故稱國以殺所以病陳也二慶死則黃之歸無難矣 高氏閌曰二慶死則黃之歸易矣讒誣不釋則忠良不顯姦宄不誅則淑善不遂君子小人相爲伏見故陳討二慶而公子黃返也 季氏本曰自楚者因楚力也自此當國用事矣

##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 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公羊**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



**穀梁** 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爲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爲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爲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彙說** 杜氏預曰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孫氏復曰此欒盈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奔曲沃也經言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者欒盈復入于晉犯君當誅曲沃大夫不可納也入于曲沃明曲沃大夫納之當坐 杜氏諤曰春秋之法復入重於入入重於復歸復歸重於歸然則復入者惡甚之辭 于氏蓀曰魚石未嘗入於宋也入于彭城而已欒盈先入于晉後入于曲沃故上言復入下言入

也。高氏閌曰：曲沃即沃，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故詩人作揚之水、椒聊、杕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沃者，晉之肘腋，彊盛必叛之邑也。今曲沃大夫不由君命而擅納盈，以曲沃乃盈舊所食之私邑，故盈帥曲沃之甲以入晉。不勝而反入曲沃焉，故書入于曲沃，見盈有叛心，又見曲沃知有盈而不知有晉君也。 家氏鉉翁曰：盈挾齊之援，復入于晉，將不利於宗國，非晉臣矣。春秋猶書晉欒盈者，一以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亦以閔欒氏為晉世臣，而自絕於晉耳。宋魚石義與此同。 程氏端學曰：宋魚石入于彭城，將引楚作亂也。晉欒盈入于晉，自作亂也。皆亂賊也。春秋書之，不特為人臣之戒，亦所以著君人者不能正身治國，防微杜漸，而封邑踰制，假臣以權，卒之亂國矣。 汪氏克寬曰：朱子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則必致亂。蓋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苟不能誅，而徒疾之，使之無所容其身，事窮勢迫，則必為悖逆爭鬬之事矣。況欒盈非有弒父與君之大惡，逐之去國則亦已矣，何至動天下之諸侯，一再會聚而禁錮之哉。鋌而走險，急何能擇？盈之復入于晉，實晉有以激之耳。



〔案〕經書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公羊曰：由乎曲沃而入也。非也。盈雖帥曲沃之甲以入晉，而兵敗之後，仍入曲沃，故春秋據其實而書之也。如公羊之言，當先書入曲沃，後書入晉矣。

##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始伐盟主。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朝歌，杜注：屬汲郡。今其縣即古朝歌也。 孟門，杜注：晉隘道。司馬貞曰：在朝歌東北。 太行，地理志：在河內郡野王縣西北。今河內縣即野王縣。 熒庭，杜注：晉邑。 郫邵，杜注：晉邑。 少水，即澮水也，出開封府密縣古鄶城西北。 東陽，杜注：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今臨清州恩縣西北六十里有東陽城。

〔集說〕杜氏預曰：兩事，故言遂。 杜氏諤曰：以兵伐衛猶不可，況遂伐晉乎？言遂者，甚其伐二國也。 陳氏傅良曰：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霸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 汪氏克寬曰：齊莊本意在伐晉，而伐衛以先之。亦猶齊桓本意在伐楚，而侵蔡以先之也。討從楚之與國而後討彊楚，善之大者也；伐從霸之與國而果於陵霸主，惡之大者也。春秋之書遂，其中有大美惡焉。



〔案〕上書欒盈入曲沃，而繼書齊侯伐晉，則盈之為齊所納可知矣。

##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於用反。榆，公穀作洶。雍榆。

杜注：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郡邑志：黎陽縣有雍城，即古雍榆也。今雍榆城在濬縣西南十八里。

〔左傳〕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穀梁〕言救後次，非救也。

【附錄】陸氏淳曰嘗問於師曰凡言救者救急之名不當次止也孫氏復曰次止也言救言次惡不急救患也君命救晉豹畏齊彊命而止故曰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以惡之劉氏敞曰非救攻之道也杜云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非也救者赴急之師也受命以出又何待肯即待晉命者豈救人之急方待命而行哉公羊曰先通後次先通君命也非也大夫受命而出豈有君命而不通哉孫氏覺曰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彊蘇氏轍曰聶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諸侯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於雍榆不及於事故以次終之也劉氏絢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晉命豹救之義也豹怠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能救豹罪明矣陳氏傅良曰次而救罪其救之之形也救而次責其救之之聲也書救晉何晉遂失霸也以區區之魯何救於晉書救晉則天下益多故矣盟



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是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焉始故謹而書之也是故自救盟主而後昭二十一年晉帥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沈尹戌救徐之類皆不書薛氏季宣曰次于雍榆有所畏也救晉而僅行也程氏端學曰亦見三家之專而魯君威命之不行也汪氏克寬曰外傳記子服惠伯之言曰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則穆叔非無功於晉也然春秋不著其救患之功但曰次于雍榆蓋從以與趙勝皆畏齊彊而不敢敵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

【案】伯國被伐魯曰當救救而書次則遲回觀望非能救者也春秋譏之左氏以為禮公羊以為先通君命皆誤矣

## 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孫氏復曰孟莊子也汪氏克寬曰魯自仲遂殺

【案】適立庶公室於是乎失政魯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尤孟氏之豐點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俑之禍其流弊可勝言哉

##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鑄。杜注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今濟南府肥城縣有鑄鄉。即漢蛇丘縣治也。

穀梁 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集說 杜氏預曰。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 家氏鉉翁曰。季宿之納邾盜也。臧紇所與言者為何如。今乃以媢道自結於季孫。亦何異於盜季宿自亂已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蔽罪臧紇而逐之。紇固有罪。宿之恣睢不度亦甚矣。 王氏錫爵曰。武仲除道東門。本非為亂。而甲從則疑於為亂。納蔡請後本非要君。而據邑則涉於要君。想其人持論有餘而守道不足。動而見尤。乃所自取。知士然乎哉。

## 晉人殺欒盈

左傳 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公羊 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穀梁 惡之。弗有也。

集說 杜氏預曰。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孫氏復曰。不言其大夫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討賊辭。 陳氏傅良曰。討亂不書。殺欒盈何以書。討亂。常事。殺欒盈非常事也。欒盈。亡大夫爾。曷為謂之非常。晉為盟主。而再合諸侯于商任。于沙隨。以錮欒氏。則是非常也。盈之入也。晉人大懼。奉君以走固宮。而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甚僅焉克之而已。書殺欒盈。猶州吁無知。是非常之辭也。鄭良霄曷為書之。如欒盈。霄奔許。鄭伯為之盟大夫。盟國人。霄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書殺良霄。亦非常之辭也。甚矣。文公而下。諸侯無政。大夫彊也。 齊氏履謙曰。春秋凡殺公子不稱公子。大夫不稱大夫者。皆討賊之辭。公子不稱公子。衛州吁。齊無知是已。大夫不稱大夫。晉欒盈。鄭良霄是已。見殺於他國者陳佗。公子也。陳夏徵舒。陳孔奐。齊慶封。大夫也。亦皆討賊辭也。

案 盈為權臣所逐。畏罪出奔。幸保其身足矣。乃恃齊之援以入晉。又入曲沃而阻兵相攻。則無君之罪大矣。稱國以殺。而削其大夫。所以深罪盈也。士匄逐盈。兩年之中。再合諸侯以錮之。既克曲沃。則盡其族而殲之。晉國之大權。皆匄所操。而晉侯徒擁虛器也。春秋據事直書。而晉侯之失政。士匄之擅權。不待貶而自見矣。

## 齊侯襲莒

左傳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

固宿於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且于杜注莒邑今在青州府莒州境 壽餘杜注莒邑亦屬莒州 蒲侯氏杜注近莒之邑

**彙纂**

劉氏敞曰襲之者何掩之也何以書譏何譏爾襲人而勝之雖得天下仁者不爲也 孫氏覺曰以彊攻弱又掩其不備爲罪之尤者也 高氏閌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凡用兵皆聲言彼罪執辭以伐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盗賊之爲耳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望爲盗賊之事也 家氏鉉翁曰齊人還自晉襲莒無名之師也書爵而書襲賤之也 李氏廉曰春秋用兵之中惟齊之侵晉也一書伐曹入其郛一書襲莒皆一經之特筆深惡之也 汪氏克寬曰齊莊以千乘之君帥三軍之衆輕行襲莒卒不能勝一微國身傷臣捷此君子之所以貴乎正也

**附錄左傳**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兹在兹順事恕施也

（壬子）靈王二十三年

# 二十有四年

晉平九年齊莊五年衛獻二十八年殤十年蔡景四十三年鄭簡二十七年曹武六年陳哀二十年杞文公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年秦景二十八年楚康十一年吳諸樊十二年

# 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陶唐杜注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 豕韋杜注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隋置韋城縣唐宋因之今廢爲鎭今在大名府滑縣東南五十里 唐杜杜注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杜今京兆杜縣案秦置杜縣漢改杜陵今杜陵故城在陝西西安府治東南十五里 范晉邑戰國時爲齊地孟子自范之齊是也漢置范縣屬東郡隋改屬濮州宋以後因之今范縣東南一十五里有古范城

**彙說**

杜氏預曰賀克欒氏也 莊氏呂木曰諸侯邦交之禮有朝聘會同之明非其時則謂之非禮杜氏以賀克欒氏也夫欒氏之不臣久矣乃天討也賀之豈禮乎 王氏錫爵曰穆叔已言文仲立言而又以立德與功先之見文仲猶非第一義也況世祿乎甚有軒輊

**附錄左傳**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

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集說 孫氏復曰：羯，仲孫速子，孟孝伯也。高氏閌曰：齊之伐晉也，晉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榆，無功於晉，故孟孝伯至此復帥師侵齊，為晉報焉，蓋懼晉之疑也。羯代速為卿，未練而帥師，亦無復三年之喪。

## 夏楚子伐吳



左傳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集說 高氏閌曰：於是見楚弱而吳之張也。襄十一年楚失鄭，十四年伐吳，自是舍鄭而不爭，又十年而一再伐吳，急吳而緩他國也。

##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集說 家氏鉉翁曰：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朔，此年七月八月，連書日食，疏家引曆術謂無連月日食之理，果謂天道有時而變常，若執一定之律，恐失春秋記災示警之意。

##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集說 杜注：介根，莒邑，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漢置計斤縣，如淳曰：斤，音基。今膠州西南五里有介根城。胡氏銓曰：自古姦臣篡弒之禍，未有不本於其君假之以權之重而任之久也。趙盾、崔杼皆假威弄權，盟會侵伐，無所不至，其君倚之，深任之篤，一旦變生肘腋，而猶弗悟，故聖人詳錄其漸。凡一侵一伐，必謹而志之，以明兵柄倒持，積而為篡弒之禍。故趙盾之將弒，則先書其侵崇侵鄭之漸；崔杼之將弒，則先書其伐莒伐魯之漸。易曰：其所由來者漸矣，可不鑒哉。高氏閌曰：去年齊侯襲莒，已與莒平，今崔杼與師送使者如楚，而遂伐莒，是見利則棄，齊人之無信也。汪氏克寬曰：齊莊之襲莒，身傷臣獲，未伸其忿，故雖與莒平而復



伐之耳。然已既失信，將何以保人之信於己乎。

## 大水

集說 許氏翰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及廣矣，非特魯之災也。湛氏若水曰：書大水，志災也。

##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左傳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集說 高氏閌曰自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而光新立乃受盟于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命齊於是復貳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於莒晉侯為是故會于夷儀帥十二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辭不能伐爾下書崔杼伐我西鄙蓋知晉之無能為也 汪氏克寬曰晉會諸侯欲伐齊而不能伐故書會而不書伐以著其大合十二國之君而無所事也蓋進則憚齊之強退又憂楚之伐鄭是以一會而伐及工平陰之役鄭伯在會楚亦問之以伐鄭而公子午孤軍入境未足為虞今此鄭伯亦在會而楚子帥諸侯之師以救鄭諸侯是以未戰而救鄭焉伐而不果救不及書鄭伯之棄亦可知矣春秋所以不書諸侯之救鄭也

##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於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棘澤在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南舒鳩杜注楚屬國荒浦杜注舒鳩地

集說 杜氏諤曰加楚子於三國之上雖曰主兵亦所以惡三國也 李氏廉曰蕭魚之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餘澤也 汪氏克寬曰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則書伐書救此書伐鄭不書以救齊不予楚人之救也 李氏本曰楚既制吳於是率三國伐鄭職晉霸之衰而諸侯之貳也然子產用事有備而楚亦無功矣

## 公至自會

集說 高氏閌曰諸侯救鄭不書故以會致



## 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其廉反

左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集說 杜氏預曰書名惡之也 許氏翰曰宜咎之事無聞焉耳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王氏樵曰宜咎陳大夫鍼子八世孫其後在楚為箴尹宜咎

##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 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集說 許氏翰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有三年乃始有叔孫豹之聘蓋自是不聘王矣 高氏閌曰襄公即位二十有四年如晉者五出會諸侯者十有三未嘗朝天子也是時穀洛鬭毀王宮齊侯叛晉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於是叔孫豹始如京師聘且賀焉 李氏廉曰魯之聘王止此此後止書叔鞅之會

葬而已。 汪氏克寬曰。襄之聘晉者九。是年春先聘齊。冬乃聘王。書以著魯之慢王也。城郟。魯不與城。故不書。
王氏樵曰。築郟。王城也。於是穀洛鬭毀王宮。晉不能爲王城之。而齊爲義舉也。

# 大饑

[穀梁]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胡傳]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饑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



[集說]楊氏士勛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又謂之大饑。通而言之。正是一物也。 薛氏季宣曰。民有殍爲大饑。國無凶荒之備。大水而民有殍。無政也。 趙氏鵬飛曰。宣十年。秋大水而冬饑。十五年。秋螽蝝而冬饑矣。爲國無一年之積。一經災沴則饑饉繼之。何以爲國。今秋大水而冬大饑。其無備亦尤可知矣。 家氏鉉翁曰。饑而書大。民之流亡困踣必有異乎平常。 汪氏克寬曰。襄公享國二十有四年。嘗有八年之積。是年水災所及。然未嘗壞宗廟毀宮室墮城郭。則倉廩之所儲固猶若也。今無一年之蓄。而遽至大饑。則見其備荒之無素矣。春秋書大有年、大饑各一。大有年者。天道之反常。大饑者。著人事之不能處變也。書大旱者二。大水者八。水旱非大不書。

[附錄左傳]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 二十有五年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晉平十年。齊莊六年。衛獻二十九年。蔡景四十四年。鄭簡十八年。曹武七年。陳哀二十一年。杞文二年。宋平二十八年。秦景二十九年。楚康十二年。吳諸樊十三年。

#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徙歸。

[集說]許氏翰曰。崔子之志。魯國知之。而齊莊不寤。人將戕其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競而內傾。自然之符也。 趙氏鵬飛曰。兵凶器也。弗戢必自焚。齊莊連歲用兵。伐衛伐晉伐莒。僅二年之間曾弗之戢。而又授兵於好亂之夫。蛟蚪作於陰。虎兕出於柙。宜其終不免於禍也。



#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

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



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於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弇中。杜注狹道。

【穀梁】莊公失言。淫於崔氏。

【胡傳】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鬬。皆逆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集說】許氏翰曰。以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又躬亂巨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得因民不忍。以與敵市。此足以為世鑒矣。　高氏閌曰。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於家。又不絕其妻而行大逆於君。齊莊背諸侯之盟。數行



侵伐。崔杼因民之怨。遂以宣淫之故弒之。　陳氏傅良曰。宋萬齊慶父奔而後誅之。則不書殺。以是為佚賊也。齊討君之賊而滅崔氏。則何以亦不書殺崔杼。弒君偃然猶在位也。而以家禍亡其宗。如是而得書。則臣子之不誠於君父者可以盜名矣。是故鄭人斲歸生之棺而葬靈公。齊人暴崔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終不肯葬。則猶不葬也。　黃氏仲炎曰。齊崔杼自虛朾同盟。專國柄者二十五年矣。而其君終莫之疑也。是以一日動於惡焉。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聖人於易示其象。於春秋著其事。所以為後世人君之戒嚴矣。　家氏鉉翁曰。光逆其父而奪之位。於例當稱國以弒。而非杼所得討也。導光以篡者。杼也。又從而弒之。是故坐以首惡之罪。　程氏端學曰。齊光自為世子。而出與會盟。侵伐。或驕蹇序於諸侯之上。及其即位。則背喪出盟。違盟伐衛。遂伐盟主。襲莒伐魯。莫非悖亂之舉。

春秋歷書崔氏之世卿崔杼之專權又書齊光之悖亂而終之以此亂臣賊子懼矣人君警戒昭矣

[illegible]齊莊之弑晏嬰謂其爲己死而非私暱者不敢任其說非也宋之殤閔其死不爲社稷而孔父仇牧皆二君之私暱耶莊公被弑之禍晏嬰固早知之矣納欒氏則以爲弗能久代衛晉則以爲憂必及預策其必敗以示先見之哲而一旦有事則假社稷爲重而自明其不必死使天下之貪生而忘義者皆得藉口以爲苟免之計畔道傷教安可訓也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聖人許其清矣嬰爲齊之公族世爲國卿與亂賊竝立於朝而不聞有討逆之謀其負衛多矣胡氏安國以賈與僚從君於昏不得以死節稱引嬰言以證之非通方之論也



#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泮杜注闕

**[illegible]** 晉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誤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惡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集說** 杜氏預曰不書伐齊齊逆服兵不加也 孫氏復曰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晉使許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是也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國之亂且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弑以著其惡 劉氏敞曰杜氏曰不譏受賂者齊有喪師自宜退非也若齊侯以壽終師退可也今臣弑其君爲惡大矣何故退乎假使晉遂討齊破其城殺其賊汙其宮未可謂之伐喪也且夫弑君而謂之喪諸侯其無討賊者矣

高氏閌曰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莊公說爲解因納賂以求成焉故不書伐夫以義會諸侯而以姦終之有以知晉平之不競矣 黃氏仲炎曰晉以報朝歌者晉人之私讎也杼弑其君天下之大惡也今晉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弑君說而遂釋之是知有一己之私憾而不知有天下之大惡也 家氏鉉翁曰崔杼既弑莊公聞諸侯之師及境持兇刃解於晉人晉又賂與之盟而定其位晉之爲晉日趨於下矣



**附錄左傳**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舍加宁

**左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集說** 高氏閌曰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二國同伐鄭今歲復會于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

入陳，以奪其心。觀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李氏廉曰：子展子產之入陳，與子國子耳之侵蔡，一也。而二子之心不同，故舍之得稱名，而子國稱人。據左氏所載，則此書入，亦近於未減之詞矣。

##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重直龍反

重丘 杜注：齊地。寰宇記：聊城縣東北有重丘，襄二十五年諸侯會盟處。聊城今東昌府。治案：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城，或云會盟處。考經文，公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丘。夷儀今順德府地，去東昌爲近，自夷儀涉齊境，則其地當在聊城。

**左傳**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胡傳** 崔杼既弒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集說** 杜氏預曰：夷儀之諸侯也。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孔氏穎達曰：傳云七月，經言八月，杜以長歷校之，七月十二日有己巳，知是經誤也。陸氏淳曰：重言諸侯，間有事也。張氏洽曰：同盟之書，自幽以來，何獨此盟罪之深？案：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共尊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弒君之齊於盟也。天下之惡孰大於是？鄭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罪，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云惡無嫌於同。李氏廉曰：邢午數趙武之功，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始此。今年夷儀、明年澶淵，再合諸侯也。二十七年宋、三十年澶淵、昭元年虢，三合大夫也。汪氏克寬曰：此盟書同，與蟲牢同盟義同，乃何休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者也。楊士勛謂穀梁於雞澤平丘發傳，言同外楚，則重丘亦是外楚。今以左傳考之，去年會夷儀而將伐齊也，齊使陳無宇如楚乞師，於是楚子伐鄭以救齊，則是年服齊，亦所以外楚也歟。

**附錄左傳** 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 公至自會

**集說** 汪氏克寬曰：此書至會，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

## 衛侯入于夷儀

**左傳** 衛獻公入于夷儀。

**胡傳** 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家卿，失國出奔，固不爲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弒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集說** 劉氏敞曰：衛侯入于陳儀，公羊曰：曷爲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弒也。非也。衎雖失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非衎君也。春秋豈謂衎爲諼君乎哉？呂氏大圭曰：夏五月會夷儀之衛侯，剽也；此入于夷儀之衛侯，衎也。不嫌兩君名實相亂乎？曰：衎雖無道，非臣當逐；剽亦非臣下所得立，故衎入不名。鄭伯突入于櫟，何以名？曰：突不當立者，衎當立者。家氏鉉翁曰：春秋之世，內外二君者，鄭忽與突，衛衎與剽也。忽之君國，正也，祭仲以突篡之；衎之君國，正也，孫林父以剽篡之。忽既復位，突乃賊也，是故突之入櫟以名。衎入衛地，剽猶居位，剽乃賊也，是故衎入夷儀不名。及剽死，衎入，然後名衎，以正其失國之罪。李氏廉曰：衛侯入夷儀，此猶突入櫟，公在

鄭爾公羊以爲譏君以弑者非也。

##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離城杜注舒鳩城在今舒城縣境

集說 家氏鉉翁曰。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衂之憾。春秋惡之。是故國雖小而必紀其亡。以著楚人滅國之罪。 汪氏克寬曰。舒鳩偃姓子爵國。

##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作囆

左傳 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集說 家氏鉉翁曰。陳叛晉即楚幾年於茲。晉人置而不問。鄭從晉既久。至是又能一歲再出師伐陳以撓楚。春秋書之無貶辭。與之也。 王氏錫爵曰。首敘鄭之有功於陳。而陳背之。見征伐有名。末敘文公城濮之命。見戎服有自。

附錄左傳 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於葛反 公穀作謁

左傳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集說 孔氏穎達曰。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爲卒書名。上之以省文也。 趙氏匡曰。此與七年鄭伯髡頑如會卒于鄵文義正同。皆以便文耳。公穀之說非也。 孫氏覺曰。吳子攻巢之門而卒。故曰門于巢卒也。 蘇氏轍曰。吳子伐楚而名。何也。名其卒也。吳子伐楚而門于巢。巢牛臣射而殺之。不言滅。何也。死而非獲也。死而非獲則卒也。 陳氏傅良曰。自入州來至是而書伐楚。略之也。於是吳子親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

埴以射之。則其但書門于巢卒。何不以咎巢人也。諸樊始通於上國。爭長於楚。而輕身於匹夫。是自取之也。趙氏鵬飛曰。吳子遏以卒名。非為伐而名也。 汪氏克寬曰。文十二年。楚圍巢。至是時巢蓋服屬於楚。 金氏賢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而請罪。此楚事之國。相遇之禮耳。吳子伐楚過巢。巢與楚之屬國也。牛臣之射吳子。為楚敵吳也。巢亦吳之敵國矣。其假道釋甲之禮。吳固不可以施之於巢而飾城請罪之禮。巢亦不得而施之於吳也。門于巢者。親乎巢之門也。公羊子以為入巢之門誤矣。 康氏宗之曰。案十二年。楚圍巢。至是巢屬於楚矣。吳伐楚至巢。巢人誘之。吳子果親門焉。見射而卒。左氏所言是也。公穀乃謂入巢之門。而謂之門于巢何氏又謂過巢不假塗。皆無稽之妄說也。

**附錄左傳**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甲寅 靈王二十五年

## 二十有六年

晉平十一年。齊景公杵臼元年。衛獻三十年。殤十二年。蔡景四十五年。鄭簡十九年。曹武八年。陳哀二十二年。杞文三年。宋平二十九年。秦景三十年。楚康十三年。吳餘祭元年。

## 春

**附錄左傳**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集說** 丁氏錫爵曰。叔向果以子朱不可御。即宜明言止之。何始則不應。而繼則病其姦。致拂衣於其側哉。此猶客氣未消故也。



## 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剽匹妙反

**左傳**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

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附錄]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剽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爲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愼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崔九以大義斷昌黎亦宜審據何言其罪當而朝廷如書況私意耶然繫和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策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集說] 劉氏敞曰此不正其日何也弑也立之喜也君之子也非也文王事成于誠之亦爲不正乎。言春秋者要論其行事邪正而已矣衛也於殖其獨非君而逐之何哉 許氏翰曰君臣之分正而不可復易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 張氏洽曰或問甯喜弑衛侯剽既有其父之命矣衎於衎之出不以名書是其位未嘗絕也易爲書喜之罪不從末減乎愚以爲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一者也殖既從林父之逐衎共立剽而臣事之十餘年矣其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屨不可一日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故太叔儀責其視置君不如奕棋而知其身之不免以及其宗也喜也輕何父命而不知誅躬犯大惡書以弑君辭而不可得矣故春秋者所以定天下之大分而示萬世臣子之法不可不審思而明辨之也 趙氏鵬飛曰剽之立寔衛而有之國人有所不順焉則其弑也宜其以無道書之而獨斥甯喜者蓋以父子反覆二君之間自立自弑以亂衛國者喜也故誅喜爲重則不得不名之以著其罪非爲剽無罪而名甯喜也此春秋酌輕重之間而兩誅之者也 家氏鉉翁曰漢去古未遠儒者猶明於春秋之義若光立昌邑王而事之矣及其廢之也委曲安全曰無使我負殺主名於天下蓋當時明經大儒共定策者爲之深思光不能及此也南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營陽王未幾殺之遂陷於弑君之罪 李氏本曰喜以政由甯氏之故助獻公私也安能免弑君之罪哉



##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書叛始此。

[左傳]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

[胡傳] 案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

[集說] 杜氏預曰衛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 趙氏匡曰凡據土背君曰叛 孫氏復曰獻公之奔齊也孫林父逐之甯喜弑剽以納獻公故林父懼入于戚以叛 高氏閌曰叛甚於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於己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 陳氏傅良曰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 以書叛必不能討者也凡叛賊者不書必如此而後書 李氏廉曰經書叛五叛人十一衛孫林父華亥向寧華定宋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也 王氏樵曰案林父逐君立君本爲首惡今也衎入已出又披君之邑以市於大國罪不在弑剽者之下春秋書入于戚以叛以誅之也 王氏錫爵曰林父親逐其君君入又據邑以叛其罪甯專祿周旋已乎而左氏謂以是爲戮也則將謂逐君之罪輕於據邑也耶義則進否則退此亦非所以責逆臣

##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

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胡傳】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知，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增於爲善之意也。

【集說】杜氏預曰：復其位曰復歸。孫氏復曰：先言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後言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者，以見衎待弒而歸也。案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前年入于夷儀。今喜弒剽四日而復歸于衛，此衎待弒而歸可知也。張氏洽曰：春秋名衎，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意。然甯喜以納君而見殺，則方之成公，衎爲甚矣。趙氏鵬飛曰：獻公出入皆不名，而於此復歸衛乃名之，何哉？前日衎出奔齊，以孫甯逐之；入于夷儀，以甯喜挽之。然國實衎之國，不幸而出，得間而入，聖人不責也。及居于夷儀，不能以義入衛，還喜行弒逆之謀，既弒而後入，則國雖衎之國，得之不正也。聖人惡其仗不義而不反國，乃謀弒以規復位，故斥而名之。汪氏克寬曰：其歸易辭也。喜弒剽，則其歸無難矣。書復歸，其位未絕也。書名者，其不足以有國也。抑揚予奪，春秋之精義也。王氏樵曰：案春秋之義，常以上下比事而見始也。書衛侯衎出奔齊，繼書會于戚，而衛孫林父在焉，則知爲彊臣所逐矣。終也書甯喜弒其君剽，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繼書衛侯衎復歸于衛，則知復歸之故由甯喜矣。

【案】衎不足爲君，且入不以正，故春秋書名以罪之。杜氏預、孔氏穎達謂名與不名，傳無義者，非也。公羊以復歸爲罪剽，又以剽不書立，爲惡衛侯，則尤誤矣。衎復其位，故曰復歸，豈罪剽乎？剽立於孫甯之手，與衛人立晉不同，故不書立，豈惡衛侯乎。



【附錄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於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茅氏，杜注：戚東鄙。圉，杜注：衛地。今大名府開州東有圉城。

##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集說】家氏鉉翁曰：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寘叛臣也。衛人侵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有討於衛侯，使荀吳來召公，當晉平之世，彊臣僭橫，倒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

【附錄左傳】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於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

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雩婁杜注屬安豐郡今江南鳳陽府霍丘縣西南雩婁故城是也。城麇杜注鄭邑。

##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懿氏杜注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今戚城在開州北七里屬直隸大名府。

【集說】劉氏敞曰左氏曰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予謂此皆不足信於經無以見之。家氏鉉翁曰霸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亦類久矣以伉其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徧於列國晉不幸受其弊矣林父作亂逐君悼公為之定集其位今剽死獻入晉于受賊臣之譖而止獻公囚甯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平日甚忍亦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交起為亂以為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嘆也魏趙韓三分晉國悼平實有以啓之耳。汪氏克寬曰晉于自重丘之後五合大夫于宋城杞于虢兩澶淵是也夫既創縱其權委之臣下而且主張失宜冠履倒置此年會澶淵黨叛臣而討君且以魯公儕之諸大夫于宋使晉楚之從交相見遂以桓文霸統屬之荆蠻城杞則不恤宗周而私母家貽諸大夫之謀澶淵謀宋災而不討蔡殺弑君父之賊于虢仍讀舊書而復先楚是皆昧上下之義紊內外之分雖能假勢力以合人心而不能明分義以服人心晉伯自是衰矣。

##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才何反穀作座音同

【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胡傳】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

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集說** 孫氏復曰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 高氏閌曰晉獻公惑驪姬之讒而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言而殺子痤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以二君循爾晉宋不足道也自古讒人之爲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 家氏鉉翁曰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讒而殺太子宋平公知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苟棄之寵安向戌之權任不爲之衰更立棄之子爲太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穀梁所謂目君以著其惡者也

##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集說** 劉氏敞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甯喜弒君曷爲不以伯討之辭言之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爲納君而伐孫氏云爾非伯討也齊侯鄭伯見於晉侯而請之曰所謂盟主正其罪而治其煩也今爲臣執君無乃不可乎晉於是歸甯喜 高氏閌曰弒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其弒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 陳氏傅良曰凡執他國之臣必命大夫而後書於是執甯喜以歸衛侯如晉復執之則其但書甯喜何是之謂篹例也宋人執祭仲亦執厲公但書祭仲晉人執甯喜亦執獻公但書甯喜苟書執鄭突是不以逐君之罪罪宋也書執衛侯衎是以討賊之義予晉也不以逐君之罪罪宋以討賊之義予晉則放乎利而盜名者得志矣 家氏鉉翁曰甯喜可執也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也是時趙武爲政叔向爲之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聲而無其實亦何益於人之國乎 程氏端學曰甯喜弒君之賊晉不之討乃因其來而執之則旣失刑矣況旣執而不殺又使還衛次年書衛殺其大夫甯喜則知其咎之矣故曰不以其罪執之也 郝氏敬曰甯氏父子無君之惡一也父附晉而免子背晉而見執孫林父甯喜之惡亦一也喜背晉見執林父附晉以免然則晉非執弒君執不附己者

**左傳**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



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

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



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鄐杜注晉邑。　靡角杜注楚邑。　棘杜注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今在歸德府永城縣南。　苗杜注晉邑。今在懷慶府濟源縣西有苗亭。

#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附錄** 孔氏穎達曰：宣十七年，許男錫我卒，甯[illegible]之子。高氏閌曰：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鄭伯自行，故許男從報之。王氏貫道曰：若守宗廟，猶入必告。不幸而死於道路，猶爲棄社稷也。許男死於楚，是以四嶽伯夷之血祀而委之蠻荊矣。

#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南里杜注鄭邑。今開封府新鄭縣南五里有地名南里。　樂氏杜注津名。今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境，有水濟渡處也。

**集說** 汪氏克寬曰：蕭魚而後，楚二伐鄭。十八年，公子午不得志於鄭。二十四年，諸侯救之。此年諸侯不救，楚得以逞。蓋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霸業怠矣。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爲陵駕之舉也。鄭雖未服於楚，明年從楚爲成，而北方諸侯皆朝楚矣。棘澤之役，四國之君皆在。今此許獨不與者，靈公卒於楚，因弱不能以兵會也。

# 葬許靈公

**集說** 家氏鉉翁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卒於楚。楚子爲之伐鄭，師還，乃葬許靈公。楚之求諸侯亦勤矣。

附錄左傳 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於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廩丘杜注東郡廩丘故城是也今在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七十里　羊角杜注廩丘縣所屬今有羊角城是也地理志作角城一名義城蓋取羊角之義今在范縣東南新安村　高魚杜注廩丘縣東北有高魚城唐朱友恭敗朱瑄於高梧胡三省注即高魚也今兗州府鄆城縣西高魚鄉是其地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七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二十八

乙卯 **二十有七年** 靈王二十六年晉平十二年齊景二年衛獻三十一年蔡景四十六年鄭簡二十年曹武九年陳哀二十二年杞文四年宋平二十年秦景三十一年楚康十四年吳餘祭二年

春

附錄左傳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 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集說 杜氏預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趙氏鵬飛曰齊自圍成之役讎於魯久矣今莊公見弒景公即位而修好於四鄰首命慶封以來聘焉齊魯復通自慶封之聘始故聖人書之　家氏鉉翁曰齊靈莊相繼胥受兵無寧日景公立始通好春秋書以美之　李氏廉曰齊聘魯五止於此　汪氏克寬曰自齊人媵伯姬僑如逆婦姜二國不通好者二十年今景公不事侵伐先遣貴卿聘於魯亦云賢矣

##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屈居勿反奐公作瑗後同　晉楚始同主盟

【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蠧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集說】杜氏預曰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　孫氏復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自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　陳氏傅良曰此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晉楚常盟矣會于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子罷盟於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而國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爲二國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　家氏鉉翁曰向戌欲弭兵當請命京師馳告晉楚各率其與國朝王而受命盟於王庭兵庶可弭矣今俾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列國乃有二霸趙武向戌豈非罪人乎　汪氏克寬曰荆楚之同主夏盟皆宋爲之也宋襄圖伯始進楚人于鹿上之盟既而盂之會楚書爵而與宋公並序於諸侯之上二伯之端兆於此矣故遂有盂之執泓之敗而宋不能霸華元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爭霸之業從起於此故鄢陵楚子敗績而鄭終從楚今也向戌爲成使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兩霸之勢遂成於此故子申之會晉遂退縮不復主諸侯而宋向戌且獻禮於楚子由是知荆楚之爭雄於北方皆宋爲之也



#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胡傳】甯喜既坐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集說】孫氏復曰甯喜不以討賊辭書者獻公殺之不以其罪也。孫氏覺曰喜弑剽而納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家氏鉉翁曰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為君不得殺也故書弑以正其罪喜弑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

#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市總反又音專穀作專

【左傳】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木門杜注晉邑穀梁傳曰織絇邯鄲則木門當在邯鄲之境

【公羊】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



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於河挈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穀梁】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胡傳】衛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鱄病失信遂出奔晉其稱弟罪衛侯也。

【集說】趙氏鵬飛曰鱄不曰公子而書衛侯之弟非鱄不弟衛侯不能弟也。家氏鉉翁曰鱄始銜其君兄之命以與甯喜約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今以其專而殺之在衛獻為食言鱄自以失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之。夫鱄衛獻之母弟也獻非鱄不得返國今甫奠於位而不能安鱄之身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鱄不友也。王氏樵曰今案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於殺大夫甯喜之後見鱄為甯喜出奔亦以罪鱄也衛侯無君兄之道殺喜不以其罪使鱄至於出奔其罪昭矣其罪鱄奔何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已雖急納其兄不思剽既立矣為復之道欲兩得而無害則何地以寘剽甯喜不顧盟而顧得子鮮之一言重其義也欲堅其盟豈無君臣之大義可指陳以感動而乃從獻公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云乎此信之不義言之必不可復者也而子鮮為之殺甯喜者固政由甯氏之一言也夫言必信行必果而不唯義之所在未有不至於敗者也卒於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重也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為子鮮者初決於出以感悟獻公可也公再三止之則可止矣夫亦念國之無人公之無恒也而與太叔儀竭力以輔之勸公以立甯氏之後則亦無負

於喜矣。乃決於自絶。上使者而盟於河。終身不向衞國而坐。不已甚乎。

【案】甯喜納衎。衎所信者鱄也。衎入而殺喜。鱄自以失信。避兄而奔。先儒多予之者。獨王氏樵以為信不近義。必至於敗。而兄弟之恩。不宜決於自絶。則鱄亦不得為無過也。穀梁謂與謀弑君。則其說刻矣。故並存王氏樵說而

【刪節】穀梁。

#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蒙門。杜註。宋城門。

【胡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列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逆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

【纂疏】劉氏敞曰：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始諸侯乎？且石惡名惡耳，行未必惡也。公羊之說非也。稱諸侯者，常文耳；不稱諸侯者，變文也。又豹不氏，乃一事再見，卒名之例，不以是為恭也。穀梁之說亦非也。蔡許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且命出季氏，而曰不可違，何哉？左氏違命不書族之說尤非也。　陳氏傅良曰：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盟，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至郭陵，則齊主諸侯；至皋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　鄭氏玉曰：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書大夫，不書諸侯之大夫。宋之會，諸侯不在，而書諸侯之大夫。蓋諸侯在會，大夫盟，人猶知為諸侯之大夫也，故不書諸侯以罪其臣。諸侯不在會，而大夫盟，人安知為諸侯之大夫？故書諸侯以存其君。　李氏廉曰：楚之爭伯，常始於宋；而楚之分伯，亦成於宋。其爭伯也，圍宋盟宋矣。然僖二十七年宋之盟，無嫌於宋，與春秋猶怨宋也。至宣十五年，宋楚為平，已開天下南北之變，久故以貶詞書。未幾而成十二年，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於是晉楚分伯之幾啟於宋矣。春秋諱而不書，蓋有以也。至是向戍以弭兵為名，驅列國之諸侯而交見於楚廷。宋其春秋之罪人歟？春秋兩書宋為地主，以首禍罪宋也。　汪氏克寬曰：說者稱於宋弭兵，蓋是時晉楚皆憚於出師，是以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苟非伯州犂之言，則抑亦為宋襄之執矣。況魯帥師而取鄆，晉帥師而敗狄，



兵亦未嘗戢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纂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　季氏本曰：豹不氏，一事再見也。地以宋，宋亦與焉。蓋向戌也。向戌以晉霸無為，則宋受楚患，故為弭兵之說。晉楚之從交相見焉。自是諸侯南向朝楚，而楚亦自主會於申，其勢益強矣。　王氏樵曰：鄢陵之敗，鄭叛，吳與，楚少懦矣；而悼公之亡，晉亦不在諸侯。故二十五年趙武告穆叔，有自今以往，兵其少弭之語。然則合和南北，以苟數年之無事，晉楚之同心也。吳乘其後，奔命不暇，楚非昔日之楚矣。使誠欲劫盟，豈先使晉知之？蓋形我而使我懼，則可以獲所求耳。是以欲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許之；爭長，則讓之。一一不較。趙武、叔向如嬰兒寄玩於人之股掌，乃曰：弭兵以名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虛為大語耳。孔子相夾谷之會，以為有文事必有武備。聖人之制事待人蓋如此。趙武信楚而以蕃為軍，使楚乘其無備，雖左還入於宋，不亦晚乎？

【附錄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

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名之。遂如楚。爲右尹。

崔杜注。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今在濟南府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古城。

【集說】王氏錫爵曰。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而爲令尹執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債事。旋即誅死。所以彊大累世。而威權略無下移。固其君之彊明。亦其傳國用人之制有善也。

##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集說】杜氏預曰。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之。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 孔氏穎達曰。此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今杜以長歷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爲辰在亥。以申爲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歷與傳合。知傳是而經誤也。

丙辰

## 二十有八年

靈王二十七年。晉平十三年。齊景三年。衛獻三十二年。蔡景四十七年。鄭簡二十一年。曹武十年。陳哀二十四年。杞文五年。宋平三十一年。秦景二十二年。楚康十五年。吳餘祭三年。

## 春無冰

【左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集說】孫氏復曰。無冰。時燠也。 汪氏克寬曰。是時襄公昏庸。三家專政。明年。季武子取卞。而襄公幾不得入。其紀綱縱弛可知矣。 湛氏若水曰。書春無冰。志災異也。周之春。子丑寅月也。子丑之月。氣方寒。正鑿冰之時。而乃無冰。則爲災異矣。

【附錄左傳】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於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北燕。杜注。燕國。今薊縣。孔疏。譜云。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也。案。薊縣。遼改薊北縣。又改析津縣。金改大興縣。今京城東偏。即其地也。 胡。杜注。歸姓之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今潁州是也。



##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集說】季氏本曰。衛侯既殺甯喜。羣臣必有後言。石惡用事之臣。宗彊黨附。尤衛侯所疑。以逼而奔耳。

## 邾子來朝

【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集說】高氏閌曰。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 秋八月大雩

左傳 秋八月大雩旱也

集說 高氏閌曰春無冰秋旱此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亦悖乎

附錄左傳 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 仲孫羯如晉

左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錄左傳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集說 丁氏錫爵曰太叔知楚子之死以理裨竈知楚子之死以數要之有是理即有是數也



附錄左傳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於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

矣。孚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奊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魚里。杜注里名。當在今青州府臨淄境。　嶽。杜注里名。　朱方。杜注吳邑。顏師古曰。漢丹徒縣。吳朱方也。唐為潤州。宋改軍。名鎮江。徽宗升軍為府。明為鎮江府。自唐迄明。皆以丹徒為附郭。今仍之。

【集說】家氏鉉翁曰。盧蒲癸。王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戮崔杼。莊之弑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為之討賊。亦倖臣也。身為國君。以倖臣為羽翼。莊固可鄙矣。而卿大夫無能為君討賊復讎者。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恥也。　王氏貫道曰。崔杼弑莊。慶封與之為比。乃乘其家亂而滅之。以當國。欲不亡得乎。樂敢受亂。是召亂也。　王氏錫爵曰。癸何變人爾。區區懷其君煦育之恩。謀除慶氏。而同朝之賢卿大夫。顧不聞



有斂手以衛亂臣之智者。如申鮮虞所譏。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獨閭丘嬰乎哉。君子曰。千乘之齊有二變人而已。亦足悲夫。

【附錄左傳】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於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邶殿。杜注齊別都。

## 十有一月公如楚

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

【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黃崖。杜注滎陽苑陵縣西有黃水。水經注。黃水出泰山南黃泉。流逕華城西。又東南與上水合。即春秋所

謂黃崖也。今黃水在
新鄭縣東二十里

【纂說】陳氏傅良曰。列國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舉魯以見其餘也。汪氏克寬曰。僖十八年。鄭文公始朝於楚。二十二年。鄭伯又如楚。二十四年。宋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鄭伯屢朝於楚。而陳許諸君朝楚。傳亦問見。蓋至於今年。而列國之諸侯。旅朝於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迨昭九年。而諸侯之大夫。亦旅見於楚矣。迨哀之四年。而晉亦京師楚矣。世變至是。聖人蓋傷之甚矣。

#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纂說】汪氏克寬曰。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 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胡傳】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晉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纂說】呂氏本中曰。此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況孔穎達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耳。

【附錄左傳】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丁巳 景王元年

# 二十有九年

晉平十四年。齊景四年。衞獻三十三年。蔡景四十八年。鄭簡二十二年。曹武十一年。陳哀二十五年。杞文六年。宋平三十三年。秦景二十三年。楚郟敖麋元年。吳餘祭四年。

#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公羊】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穀梁】閔公也。

【胡傳】案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葬楚子。至於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秖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戒入覲也。視君父之危。且因猶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纂說】董氏仲舒曰。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范氏甯曰。閔公為楚所制。故存錄。孔氏穎達曰。釋例以襄二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凡公之行始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今中復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

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二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陳氏岳曰：如晉而不朝正者，常也，故不書；如楚不朝正者，非常也，故書。高氏閌曰：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如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以從楚子之葬，久留於楚，逆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之無君也。金氏賢曰：公羊子曰：何以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穀梁子曰：閔公也。胡文定公以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愚謂存君也，閔公也，亦罪公也。公何以在楚？朝楚也。公在位三十年，未聞有在京師者，故曰亦罪公也。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附錄左傳**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集說** 孫氏復曰：公留於楚者七月。　劉氏敞曰：穀梁曰：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非也。公如晉如齊而致者多矣，又何喜乎？且春秋公出不必盡致也。是為臣子或喜或不喜者邪。　郝氏賓曰：季氏之勢盛矣，襄公之不敢歸，畏武子也，況昭公之於平子乎？公冶有子家之節，而才識弗逮。

# 庚午，衛侯衎卒。

**附錄左傳**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 閽弒吳子餘祭

閽音昏　祭側界反

**左傳**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公羊** 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 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胡傳** 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弒之。亦遷怨之失也。

**集說** 程氏迥曰：謂之弒，蓋其君也。不曰其君，賤閽也。盜殺蔡侯申書殺，閽者弒，何也？以閽食庶人在官者之祿也。　家氏鉉翁曰：春秋所以書，言禍生於所忽也。吳之諸君往往輕以賂禍，遏卒於巢，餘祭死於閽，僚死

於是諸春秋之書良以垂戒示後焉耳

【附錄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 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屛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胡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次也晉主夏盟令行列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屛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不得列於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集說】許氏翰曰齊桓城衛而諸侯歸心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擕乎 陳氏傅良曰合十一國諸侯之大夫而書城杞爲悼夫人也合十二國諸侯之大夫于澶淵而書宋災故爲其姬也衛甯喜弑其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弑其父吳楚之大夫交聘於列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爲盟主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欺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義以盟諸侯如楚靈王者矣 李氏廉曰僖公爲成風伐邾而春秋不予以救患之義平公爲悼夫人城杞而春秋不予以保小之仁則於公私之際審矣 汪氏克寬曰齊桓恤杞而城緣陵雖借天子封國之權而得方伯救患之義事雖專而心則公也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晉諸侯而不序且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所以隱其專也



晉平治杞而城之以大夫合天下之衆而修其私親之城郭初非救災恤患之舉心旣私而事亦悖矣故春秋列序十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所以著其失也

【集】晉平以母家之私煩諸侯以城杞伯業所由隳也晉女叔及鄭衞之大夫皆譏之故經書城杞以示貶穀梁以爲變之正者非也

##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集說】高氏閌曰謝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 李氏廉曰觀拜城杞之使即私情之不足以令諸侯可知矣

# 杞子來盟

【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揚，杜注屬平陽郡。

【集說】高氏閌曰：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於士鞅來聘之下。家氏鉉翁曰：杞入春秋，爵屢升降，姑闕疑。李氏廉曰：此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而盟，蓋晉之治杞田非出於公義，魯之歸杞田未必出於誠心，故杞子親來以要結之耳。王氏克寬曰：杞自莊二十七年稱伯，至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兩稱子，自後遂稱伯，惟此年來盟稱子，故後終春秋稱伯。



#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聘。吳始君臣刂見。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

思自免於難。

邶。孔氏穎達曰。自紂城而北謂之邶。今邶城在衛輝府東北。鄘。孔氏穎達曰。自紂城而南謂之鄘。今鄘城在新鄉縣西。豳。杜注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鄭氏詩譜云。豳屬扶風栒邑。案漆縣今邠州。栒邑今三水。邠州東北有豳亭豳谷。二水有豳城。皆是也。郜。杜注在滎陽密縣東北。今密縣東北五十里有郜城。

**集說** 杜氏預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孔氏穎達曰。上云閽弒吳子。此言吳子使聘。傳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不知通嗣君。通誰嗣也。賈逵服虔皆以為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案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並不言王使。傳皆云王未葬也。是知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此與閽弒吳子文不隔月。吳魯相去。行塗至遠。豈以君死之月即命臣乎。而得書吳子使也。且傳稱季札至魯。徧觀周樂。至戚聞鐘聲。譏孫文子云。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自請觀樂。譏人聽樂。曠世大賢。豈當若是。故杜以為通嗣君。通餘祭嗣也。二十五年。遏為巢牛臣所殺。餘祭嗣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既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行吉禮也。經傳皆無札以至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杞在五月之下。城杞既訖。乃有士鞅來聘。杞子來盟。若共在月中。則不容此事下文有秋。知札以六月至也。札去之後。吳使告喪。告以五月被弒。故追書在聘上耳。札實公子。不書公子者。其禮未同於上國。故史不書氏。以札是卿。故書其名耳。孫氏復曰。吳成六年伐郯。始見於經。稱吳。襄五年會于戚。稱人。今使札來聘。稱子者。與其慕義來聘。進之也。先書閽弒吳子餘祭。而後言吳子使札來聘者。吳子使札來聘。未至於魯。而吳子遇弒。故先書閽弒吳子餘祭也。吳子既弒。而札至於魯。故後書吳子使札來聘。黃氏仲炎曰。胡氏謂季札遜國。聖人不取。故於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無異於楚椒。蓋以不稱氏族為貶也。不知春秋之紀事。皆為戒而已矣。不以稱氏族為褒。亦不以不稱氏族為貶也。遜國之事。自是季札之善。聘魯之役。自是吳子之謀。二者不相關也。聖人豈得因其聘魯。而致不足於其遜國也哉。季氏本曰。胡傳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夫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九年之後。而貶之於二十九年之前。無乃加非其罪歟。王氏樵曰。今案有太王之父。季歷之弟。文王之子。則泰伯當讓季歷。當受此所謂聖達節也。若季札。則亦當守節耳。壽夢之欲立季札。與諸樊之舍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蓋聞其先大王泰伯之事。慕而欲效之者。而不知其時義之非宜。而徒啓後日之爭也。假令夷昧也死。季子不應而即之。吳國其靖乎。彼僚與光何人哉。僚固不憚於弒。光固不憚於弒。從以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二子。故二子佯讓之以為名。而內不失其有國之實。豈誠心死於先君之命。而季子立則無辭者邪。立長。正也。立少。非正也。壽夢過中。而反謂季子之過中乎。立子。正也。傳弟。非正也。諸君之輕死為勇。飲食必祝為過中。而反謂季子之過中乎。且春秋褒貶。各當其事。札辭國乃後日事。而逆於來聘貶之乎。姚氏舜牧曰。此條本與楚子使椒來聘。秦伯使術來聘同讀。春秋者先看當日所使聘者何事。其所以使聘者何心。然後有所使聘者何人。如此條所書。要見當時晉楚交主夏盟。晉楚之從者交相見也。而一不及吳。且二十四年。楚子伐吳。二十五年。吳子伐楚。為楚所殘。以是吳子使札來聘。致其殷勤。此雖為國結援。然能以禮來。亦有可取。故春秋進而稱子。若楚之子。秦之伯焉。其稱札也。亦若楚之椒。秦之術焉。此蓋以使事論。而非以人品論也。上意在吳子使聘上。攄先正意。獨於札之一字。謂來聘書名。乃夫子特

致其貶。恐非夫子書法之旨。余氏光曰。自左氏有請棄將立季札之說。而公羊遂附益之。以爲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以爲君。季子不受。及攻諸樊餘祭。皆輕死爲勇者也。一則取死於伐。一則見弒於閽。而國威不振者。終二君之世。要其行事。似非知禮義者所爲。未必皆讓札也。況又不能正終。必非先有遺命。其次傳及弟。蓋緣國家多難。羣臣議立長君耳。及夷昧初。季札始用。適好上國言詞有文。故季札以知禮稱。而溢美歸之矣。夫夷昧之死。札辭爲君。亦或有之。但久居臣位。事僚終身。則未見其有讓立國遜之狀。至僚弒國亂。是時人心欲推立札。如傳載光使專諸弒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延陵之逃。實在於此。是札之辭國。以此而得名矣。若札者。即其潔身獨善。亦一清修之士也。胡傳乃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無乃加非其罪。而輕於絕人與。

【案】吳能以禮來聘。春秋書子以進之。札以名書。當以杜注孔疏爲正。非褒貶之所係也。公羊以札能讓國而賢之。穀梁以吳能使賢而善之。皆非經旨。胡傳謂札以讓國階禍。聖人書名以示貶。而不得比於季友叔肸之例。則鑿之甚矣。又謂聖人於札望之深。責之備。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國之卿大夫。不乏賢者。何獨於札而望之責之乎。姚氏舜牧黃氏仲炎季氏本。辨之詳矣。余氏光。又以光弒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此爲讓國之實。而公羊爲附益之說。亦頗有理。今故刪公穀及胡傳而凡以書名爲貶者。皆無取焉。



## 秋九月葬衛獻公

## 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始見經。

【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穀梁】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集說】范氏甯曰。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楊氏士勛曰。傳言從史文者。以時有直言燕者。故仲尼從史文也。許氏翰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附錄左傳】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彊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戊午

## 三十年

景二年 晉平十五年。齊景五年。衛襄公惡元年。蔡景四十九年。鄭簡二十三年。曹武十二年。陳哀二十六年。杞文七年。宋平三十三年。秦景三十四年。楚郟敖二年。吳夷末元年。

##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薳于委反。罷音皮。公作頗。後同

【左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

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集說】劉氏敞曰。說者曰。聘例時。此月。何也。欲書王以正蔡般之罪。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高氏閌曰。公踰年在楚。楚郟敖新即位。故使薳罷來聘以報之。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十餘年。未嘗交聘。今薳罷之來。蓋爲恭也。自是失楚皆不復來聘矣。張氏洽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楚人行霸主之禮。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哉。

【附錄左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



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般音班。

【左傳】蔡景侯爲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集說】孫氏復曰。稱世子以弒。甚般之惡也。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君之尊也。有父之親也。以般之於尊親盡矣。不日者。略之。　劉氏敞曰。穀梁曰。其不日。子奪父政。非也。向若書日者。可遂云非奪父政乎。

##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左傳】或叫於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於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穀梁】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或以爲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

【胡傳】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胡氏瑗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　劉氏敞曰。【集說】左氏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仁。亦可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恆之矣。所謂婦也。　許氏翰曰。王化始於正家。春秋撥亂。謹禮。以宋共姬爲婦道之表。故詳錄焉。　趙氏鵬飛曰。伯姬不

幸遇災保母不在不下堂而死於火嗚呼難哉君子行不貴苟難而婦人非難無以見其節此伯姬之節所以特書於春秋也春秋之書內女者四鄫杞二姬以惡紀宋二姬以賢然語其難則紀姬未若宋姬之難也故紀姬之葬以字而宋姬之葬以謚此則聖人輕重之權也

家氏鉉翁曰伯姬以成九年歸宋至是亦老矣脩守婦節以死足以風勵千古春秋是以表而出之 吳氏澂曰蓋亦罪宋之子與臣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乎火而死也 齊氏履謙曰宋平以千乘之君而不能救其母於火共姬之婦道雖盡而宋平之於子職則虧故書公孫壽季孫行父二上卿納幣致女不謂不貴晉齊衛三國之人來媵不謂不尊葬則冠以夫謚不謂不正皆所以重錄伯姬之變深著宋平之罪 汪氏克寬曰伯姬以成九年歸於宋共公成十五年共公卒寡居三十有四年其年蓋六十矣火延其宮必待傅姆而後避固守婦節以及於死或者云傳姆宵出必有常處伯姬守常而不知變必逮於火以是爲賢則嫂溺援之以手者非耶竊謂援溺之權乃丈夫變禮以救他人之死婦人越禮以貪生而免已之死則非義矣伯姬年逾六十雖出避火全生未害其貞然君子之道過乎厚小人之道過乎薄春秋賢伯姬所以育其秉節不渝庶幾風勵千古使夫不當避而避以失節於造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豈曰小補之哉 王氏樵曰案列女傳宋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旣嫁於共公七年共公卒伯姬寡二十四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傅母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此觀三傳尤備夫保傅不俱宵不下堂此伯姬所守之禮也豈無所見而徒守哉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此伯姬素定於心之見也天理人欲之閒在乎此而已矣死生命也禮義之閒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一下堂而此足之失不可悔也故寧守義而死也



## 天王殺其弟佞夫 公作年夫

**左傳**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平畤杜注周邑

**穀梁** 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集說** 杜氏預曰稱弟以惡王殘骨肉 孔氏穎達曰傳言罪在下知稱弟以惡王也 劉氏敞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此其爲甚之奈何儋括將作亂立佞夫佞夫弗知王誅儋括也所殺佞夫非親親之道也 呂氏本中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 張氏洽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紛然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 趙氏鵬飛曰景王以萬乘之尊而不能容弟何以示天下宜其不能與周也生殺之柄自天王專之故入春秋未嘗書天王殺卿大夫者今內不親九族而手足不相容滅天倫矣故於此一書天王殺焉 吳氏澂曰象欲殺舜而舜封之爲諸侯仁人之於弟蓋如此儋括爲亂佞夫實不知謀而尹劉諸人乃殺佞夫書

王殺。尹上不
佞危其弟也。

## 王子瑕奔晉

【集說】范氏甯曰：不言出，周無外。蘇氏轍曰：佞夫無罪，五臣以王故殺之，而王弗察。儋括、士殺之也，故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括廖不書，殺也。王氏克寬曰：瑕、朝皆為逆亂，無所容身，避罪逃竄，非有篠仕而出奔，如自成之者，與在外之臣，故不言出而止言奔。湛氏若水曰：書王子瑕奔晉，交譏之也。罪瑕之黨於佞，而王不能存之也。蓋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以自比於逆亂之黨，固有罪矣。景王使佞夫見殺，瑕又出奔，王獨無罪乎？春秋書之，義及王也。

【附錄左傳】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上穀無宋字

【左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公羊】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穀梁】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集說】杜氏預曰：共姬，從夫謚也。卿共葬事，禮過厚而葬速。陸氏淳曰：為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葬以書之。孫氏復曰：共，謚也。內女不葬，錄者皆非禮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此年叔弓如宋葬共姬是也。劉氏敞曰：葬宋共姬，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已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得仁，何以過此乎？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家氏鉉翁曰：傳謂國君之喪，大夫弔，卿葬；夫人之喪，士弔，大夫葬。以此命卿為過禮，蓋魯人高共姬之節，其禮視昔為優耳。陳氏宗之曰：薛氏曰：古者夫人無謚，從夫之謚。東遷之後，其制隳矣。共姬執禮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謚。

##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

珪質於山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

斗城杜注鄭地今開封府陳留縣南三十五里有斗城 酸棗杜注陳留縣今開封府延津縣是縣北十五里有古酸棗城 任杜注晉縣屬廣平郡今任縣屬直隸順德府縣東南有古任城

**穀梁** 不言大夫惡之也



**胡傳** 不言叛者將以戚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戚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集說** 杜氏預曰耆酒荒淫書名罪之 葉氏夢得曰良霄既自墓門之瀆入介於襄庫為亂以伐北門子駟子帶帥國人討而殺之不書大夫位已絕矣非復大夫也曰鄭人討賊之辭也 張氏洽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曰嗜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為有取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于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 家氏鉉翁曰大夫奔而復復而作亂國中如魚石欒盈及良霄春秋書之非特責亂者其君與執政之臣有以召亂焉耳

**案** 鄭良霄出奔而君大夫國人共盟之猶魯之盟東門氏叔孫氏臧氏也其位之絕可知矣胡傳主劉氏敞說以為位未絕者誤也

# 冬十月葬蔡景公

**胡傳** 春秋大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於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為輕弔生而歸賵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

**集說** 劉氏敞曰穀梁曰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非也君弒賊未討不書葬此乃春秋之常矣凡不書葬者豈失民之謂乎 家氏鉉翁曰君弒賊不討而書葬臣子親為逆無臣子可責也 汪氏克寬曰公羊云君子辭也說者以為弒父且重故作諱辭夫既明書世子弒君又曰諱之可乎 張氏洽曰書葬蔡景公使人求其所以死所以葬之故而其罪惡自見矣鄭國諸侯不討弒君之賊而乃公然會葬諸侯之罪與般均矣



**附錄左傳**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 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胡傳** 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罪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可謂深切著明矣。

**集說** 劉氏敞曰：左氏云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不書其人，非也。失信者，如清丘之盟，直貶其人而已矣。今獨舉其事，又貶其人，非特惡失信而已也。公羊云此大事，曷爲使微者，卿也。其稱人，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何大事之有？大夫受君命以出，是諸侯耳，何用必其私諸侯之命乎？穀梁云善之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亦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乎？以此爲善，是春秋貴小惠而不貴道也。且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會于澶淵，是可謂救災乎。　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　張氏洽曰：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禮考之，則澶淵之會非爲宋財之無歸明矣。　黃氏仲炎曰：自晉人廢討賊之義，而後楚子虔得藉是義以行之，以討陳亂爲名而滅陳，以討蔡亂爲名而滅蔡，蓋澶淵之會爲之也。　家氏鉉翁曰：或謂蔡屬於楚，非北方諸侯之責。曰：蔡，諸姬也，安可與荒遠小國同日語乎？晉人苟能仗大義而討蔡，則足以愧楚而服諸侯之心。舍此不爲，乃致楚虔特爲異日啟蔡之兵端，晉君臣愚亦甚矣。　汪氏克寬曰：春秋君弒賊不討而書葬者，惟蔡景公、許悼公，皆世子弒君。然許止但不嘗藥，非與弒君者，故特書葬以減其罪；蔡般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且貶會澶淵之大夫，而書宋災故，所以深著其不能討賊也。

**附錄左傳**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集說** 王氏錫爵曰：爲國以禮，其奚不服？如以賂，則鄭國褊小而族大寵多，藉令不逞之黨翻然有要其上之心，而相效尤以求賂焉，將安取以給之？其何以定之有？然則子產不知爲政歟？是又不然。鄭國大臣不和久矣，子產以子皮之讓，一日秉國之政，設非相從以悅其心，其誰帖然而順命者？洎乎政成，而大夫之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子產豈直賂之云乎哉？故必有子產之志則可。

己未景王三年

# 三十有一年

晉平十六年。齊景六年。衛襄二年。蔡靈公般元年。鄭簡二十四年。曹武十三年。陳哀二十七年。杞文八年。宋平三十四年。秦景三十五年。楚郟敖三年。吳夷末二年。

##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於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陽州。杜注魯地。在東平西北。蓋齊魯境上之邑也。



##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穀梁　楚宮。非正也。

集說　何氏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杜氏預曰。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許氏翰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德政。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　薛氏季宣曰。楚宮。別宮也。小寢猶非正也。況別宮乎。　趙氏鵬飛曰。魯大夫之橫。起於文而成於襄。非文之怠忽。大夫未敢肆。非襄之懦庸。公室未遽弱。雖大夫世祿。不能免於橫。而上之人有以制之。則亦未能專也。文公怠忽不君。諸大夫以乘國。幸成公繼之。稍能剛果有立。大夫之權日沮。公室日張矣。不幸即世。襄公乳臭子。嗣魯之統。三家憑之。會盟征伐。皆出於己。威令已去。襄公雖壯而不能收矣。　李氏廉曰。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初立。外則晉悼之伯。方務綏睦親鄰。內則孟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無他虞。奈何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是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郛而孟氏彊矣。城防而臧氏亦彊矣。悼公既沒。齊邾交伐。魯之不振益甚。蓋以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乃稽首南面而朝於楚。雖晉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衰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宣成以來已然。而實成於襄公也。季氏曰。仲孫之用事者九。叔孫之用事者十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則鄰國交爭之禍起。雖享國長久。倚乎為重。已階削弱之端。此襄公生亂而不悟其變也。　邵氏寶曰。魯襄公作楚宮。而穆叔知其必死。衞出公效吳言。而子之知其不免。妖孽見乎四體。固其然哉。



##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

在憂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胡傳 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彙說 杜氏預曰不書葬未成君孫氏復曰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葬不地降成君也趙氏若水曰春秋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視子野之傷孝何如哉聖人書之其感深矣王氏樵曰案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子野喪致乎哀根乎至性豈不賢哉而不能輔之以



教聞之以禮以保其躬使至滅性大臣之罪也

# 己亥仲孫羯卒

羯居謁反

左傳 己亥孟孝伯卒

彙說 汪氏克寬曰子羯嗣爲大夫是爲孝伯

#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始親來會葬

左傳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集說 劉氏敞曰諸侯之喪諸侯會之非禮也許氏翰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陳氏傅良曰改葬惠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伯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子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甚矣家氏鉉翁曰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君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受皆非也李氏本曰六年來朝至是又來會葬滕之事魯可謂恭矣然諸侯會葬諸侯非禮也

# 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錄左傳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



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

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胡傳** 經以傳為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



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遂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可也

**集說** 陸氏淳曰左氏云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其父不當不書義同庶其之弑但恐是展輿因國人之攻弑莒子乃立傳誤以之字為以字不敢輒改其文故略其辭 劉氏敞曰左氏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如是則父有罪子得而弑之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之惡最甚矣何以亦貶乎凡經曰密州傳曰買朱鉏吾誰適從哉 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弑也故書國人又曰春秋傳為案經為斷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家氏鉉翁曰左氏云書莒人之弑其君言罪之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蓋於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弑之展輿既廢於父而見立於國人使展輿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

**附錄左傳** 吳子使屈狐庸聘於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於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願吾
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
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
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
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
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
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
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
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
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
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
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
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
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
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衛



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
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
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
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
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
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
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
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
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
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
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
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
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
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
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

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
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
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
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二十八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九

## 昭公

【集傳】孔氏穎達曰：魯世家昭公名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以周景王四年即位。謚法威儀共明曰昭。

庚申 景王四年。

**元年** 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衛襄三年，蔡靈二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八年，杞文九年，宋平三十五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郟敖四年，吳夷末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集傳】嗣正即位，正也。

【集說】楊氏士勛曰：重發傳者，嫌繼子野非正，故明之。家氏鉉翁曰：入春秋，即位以正者四君，文、成、襄、哀，承國於父。昭公乃子野之弟，魯大夫穆叔謂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子野非嫡夫人之子，不當立，其娣子則襄公諸子有年長當立者，季氏利昭公之幼弱而立之。昭公之立，先儒以為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不書即位。今昭公越次而立，何猶書即位乎？竊觀聖人之微旨，蓋正季氏逐君之罪也。季氏犯上作亂，漸不可制，昭公起而誅之，事不克，齊殞身於外，嗣子復為賊臣所擯，不得有國。若不書即位，無以明君臣之分，正亂賊之誅，故書即位，為其有討亂之心，與為大夫所立而反為權臣所忌，受制賊臣者不同矣。此書即位之變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虢，公作郭，穀作郭。虢，杜注：鄭地。案：東虢，君為鄭所滅，故為鄭地。

【左傳】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

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胡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故人不得以屬戚君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



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于人以信爲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集說]孔氏穎達曰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據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　孔氏穎達曰八年經書陳侯之弟招故知是陳侯母弟也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八年招殺世子故稱弟以章招罪此今又以會諸國非義例之所興舊史書爲公子而仲尼因之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也非也公羊以母弟稱弟故云爾不知母弟可以稱弟而不可常稱常稱皆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在殺世子偃師不在會于虢也聖人褒貶各於其事豈有逆其未然之事探其且然之罪以爲貶哉又曰招之罪已重矣何爲復貶於此言招之有罪也言楚之討乎討招以殺陳也亦非也夫殺世子此招之罪也滅陳之圍非招之罪也以楚討招而滅陳而遂移罪於招豈春秋之理哉　高氏閌曰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矣晉伯之衰可知也　家氏鉉翁曰向戌特弭兵之說趙武苟媮目前之安俾諸侯成北面於楚庭始曰弭兵而合晉楚之成既而楚盛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賴芟夷小國憑陵北方所謂請讀舊書不歃血者楚再爲長而晉不敢與爭也　李氏廉曰晉主武爲政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止此　汪氏克寬曰宋之盟楚再先晉而春秋不以楚先者亦猶黃池之會吳子主會而春秋以晉居吳之上也辰陵蜀之盟申之會楚序諸侯之上皆主盟會也盂之會楚子亞於宋公而序諸侯之上宋虢兩役楚屈建公子圍亞於晉趙武而序於諸侯大夫之上皆兩伯之辭也



## 三月取鄆 鄆公作運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

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觀。杜注今頓丘衛縣。案后啟五庶分封於衛。是為五觀。隋置觀城縣。屬魏州。元屬濮州。至今仍之。古觀國城在縣西。扈。杜注在始平鄠縣。今縣北有古鄠城。屬陝西西安府。姺邳。杜注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竹書紀年。商外壬元年。姺人邳人叛。即此。徐奄。杜注二國皆嬴姓。案徐偃王為周所滅。後封其子宗為徐子。莊二十六年。三國伐徐是也。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因以封周公。蓋周公已封於武王時。而成王以奄地益之也。今志言曲阜舊城即古奄地。或言奄城作縣東二里。濮。杜注今建寧郡南有濮夷。案晉建寧郡在今雲南界。杜蓋極言其所至也。

胡傳　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附錄　杜氏預曰。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程子曰。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亂。胡氏寧曰。鄆莒邑。伐國而奪其地者。王法所當誅。魯乘莒亂奪其邑。故隱避其亂。特書取鄆爾。與書外取詞同異也。以鄆為國者誤矣。家氏鉉翁曰。左氏以為莒之鄆無疑。不書伐莒。為魯諱。亦以貶也。昭公[illegible]豈知為此。皆季氏所為也。蓋救台入鄆之時。欲取而未得。至是取之。李氏廉曰。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汪氏克寬曰。文十[illegible]者及鄆。實莒魯爭鄆之始。湛氏若水曰。取鄆之事[illegible]予為之也。春秋直書取鄆。則貪殘之心。非其有而取之。與其君之弱。其臣之專。且並著矣。錢氏時俊曰。此季孫宿伐莒取鄆。則書法何以異於宣十年歸父伐邾。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專取邑而已。

左傳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



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雒汭。杜注：洛水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爲汭。夏書太康五弟須于洛汭，即此也。水經注：洛水入河之處，清濁異流，亦名什谷，隋置洛口倉於此。

##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

**左傳**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穀梁**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胡傳**　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寵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



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后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集說**　劉氏敞曰：公羊曰：秦無大夫，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非也。如傳所說，當書曰：秦伯放其弟鍼於晉。今經言奔，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所謂秦無大夫者，直虛言爾。　家氏鉉翁曰：以千乘之國，而區區母弟車之多，忌其君鍼之太甚矣。書秦伯之弟，譏秦伯，亦貶鍼也。其母使之奔，亦智矣。卒得返國，由母賢爾。　季氏本曰：秦自文宣之世，與晉相讎，至襄十四年爲晉所伐，閉關不出，庶幾知治道矣。然不能以禮親親，陷弟於罪，使適讎國。雖鍼有以自致，而景公豈爲能正其家者乎。

**案**　秦伯失親親之道，四傳皆罪之。而家氏鉉翁以爲兼貶鍼，蓋懼選而奔，非無罪也。二說相兼，其義乃備。

**附錄左傳**　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

駟帶私盟於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鹵音魯大鹵公穀作大原 杜注大原晉陽縣

左傳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集說 高氏閌曰前與交剛之役皆晉人至是帥師則晉主兵矣 趙氏鵬飛曰僖文之世齊宋衞皆罹狄害文十一年魯敗之于鹹成十二年晉敗之于交剛其害遂息今諸侯未受其患而荀吳敗之于大鹵大鹵即大原太原在晉之東北無乃為晉邊鄙之患而晉攻之歟十六年吳又伐鮮虞十七年復滅陸渾之戎則吳蓋亦好武功者也於時六卿日強各立功以固其寵趙氏以盟會勝荀氏以戰伐勝則吳之勝非晉之利荀氏之福也 趙氏匡曰此毀車用卒之始大抵因所遇之阨而創為制勝之略不然彼徒我車自古而然晉嘗數敗羣狄於魯亦然何至是而毀車用卒以取勝也蓋徒便侵軼車勢笨重皆平原廣野以我運重遏其奔突戶矣今所遇阨宜步而不宜車也故以什共車言以十人共一車之地而與敵鬭勇者勝故曰必克困諸阨言因其阨而困之用奇設伏智者勝故曰又克然非用卒不可也故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五向者每乘三人五乘為十五人今伍人為伍三五亦一十五也此言用卒之法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相離者布陳使相遠也司馬法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皆準車數多少為名今雖用卒猶襲車陣之名也此言布陣之法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起呂反

左傳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

集說 季氏本曰去疾因齊力以入國未見其能討賊也必與國人約乃許入而後為之逐展輿耳 陳氏宗之曰案於去疾乃長本當立者也密州舍之而立展輿既立展輿又奪之國人患其虐而弑之展輿因而即之國本去疾之國也故春秋正之曰莒去疾入于莒不與密州之舍去疾也不與國人之君展輿也 胡傳以為因不禀命乃刺其公子恐非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下公穀無輿字

胡傳 展輿莒子也為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

集說 趙氏匡曰鄭忽曹羈失地出奔不稱爵言不能嗣先君也莒展雖踰年不稱爵其罪大也 劉氏敞曰莒展出奔吳莒展子也而不謂之子展失子之道也凡人之所以稱乎臣者以有君也所以稱乎子者以有父也君弒矣而臣不討賊父弒矣而子不復讎是固無臣子之理也展之見奪不亦宜乎 高氏閌曰莒人弒君諸侯不共討之是時楚人方聽莒人之訴而欲執魯大夫是不以莒人為可討也展不稱子聖人不予其為君也 呂氏大圭曰意者去疾繫莒則是去疾長而展輿少也去疾當立明矣然則密州既弒之後去疾即奔齊而莒人因已立展輿矣則其繫展輿以莒也亦宜 李氏廉曰此條莒去疾與齊小白之例同固無疑矣

獨展輿以國氏程氏謂罪諸侯之與其立此意似晦竊意國無二君常例也衞衎與剽莒展輿皆以二君書者變例也彼突方入國糾方爭國故不得書國書子今展輿既立踰年成君矣其不書爵已足以見絶之之意若又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以討賊書亦繫以國則展輿之繫國不必求他義也　季氏本曰不稱爵爲弒君者所立不以爲君也　高氏攀龍曰展輿曷爲以國氏明其已立也若曰是莒之展輿而非莒之君所謂與陳佗同者是也

#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大厖常儀靡杜注莒二邑當在莒州北境

**穀梁** 疆之爲言猶竟也

**彙纂** 杜氏預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　劉氏敞曰疆之者何溝封之也曷爲溝封之別乎莒也何以書譏何譏爾以亂爲利也公羊曰畏莒也非也鄆本屬莒故魯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因莒亂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魯強莒小魯安莒亂何爲乃畏莒哉　王氏樵曰取鄆不書帥師疆田書之者以見其因莒亂出不意而取得之爲易今欲固其所得則莒人來爭必矣故遣卿帥師而疆之然魯秉周禮既因人之亂以取田又恃其師衆而疆之則先王封域不復守矣書者所以志亂也　高氏閌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而城之復爲莒所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　趙氏鵬飛曰魯乘莒之亂以取其田鄆民不順也於是帥師而疆之其惡甚矣　任氏公輔曰春取鄆而秋疆其田汲汲乎利其土地之甚也帥師而疆之豈獨有虞於莒乎雖鄆人亦不服所以必欲疆之也取鄆爲不善矣帥師而疆之尤爲不善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一經書假田者一譏乎之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譏取之之非義也凡此皆聖人之特筆所以垂訓戒也

# 葬邾悼公

**彙纂** 高氏閌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小國如人國遠國如近國



**附錄左傳**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

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虢林杜注地闕　商丘杜注宋地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明嘉靖二十四年置商丘縣爲歸德府附郭今仍之　大夏杜注今晉陽縣即太原也　汾洮杜注二水名僖十六年狄侵晉步汾即此汾也後漢志聞喜有洮水水經注涑水經聞喜縣周陽邑與洮水合今聞喜縣屬山西平陽府　沈姒蓐黃杜注四國臺駘之後



##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九倫反公穀作卷音權

**左傳**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位薳罷爲令尹薳啟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汏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犨杜注犨縣屬南陽史記沛公與秦南陽守莊齮戰於犨東即此今河南汝寧府魯山縣東南有犨縣故城是其地　郟杜注郟縣屬襄城二世元年陳勝將鄧龍居郟即此也今屬河南汝寧府汝州

**發明**　孔氏穎達曰傳稱縊而殺之而經書卒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而經書爲卒知此亦以瘧疾赴故不書弒　陳氏傅良曰圍弒其君晏然赴於他國如杜蒯猶鄭髡也而其臣子聽焉

杞與設亂後之詞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之所以著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圍之未弑也魯蔡鄭之大夫圍知之矣會于申以齊慶封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耶人榮然皆笑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世有考矣 汪氏克寬曰楚虔之戮慶封也其臣椒舉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播於諸侯焉用之則虔篡弑之跡不可掩矣 高氏攀龍曰經書楚子麇卒或曰以申之會爲諸侯諱也則弑賊不討如成宋亂宋災故聖人皆明著其罪而又何以諱爲也或曰麇以病卒實非弑也則椒舉之言慶封之對當時皆彰彰人之耳目豈其盡妄乎竊以楚國旣無赴晉之太史列國冊書皆承其偽赴謂聖人因魯史舊文其說爲長不必更鑿也

[案]圍執慶封聲其弑君之罪於軍中則弑麇之跡當日必甚秘而以偽赴故魯史亦承赴而書之春秋因而不革也與髡頑之書卒同義胡傳謂圍以篡弑而主會盟故聖人憫列國之衰微懼人欲之横流而略其篡弑焉失經旨矣



## 楚公子比出奔晉

[集說]何氏休曰辟內難也 高氏閌曰靈王旣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爲右尹力不能制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爲十三年乾谿事起也 湛氏若水曰書楚公子比出奔晉則圍篡弑之罪益著矣 季氏本曰楚麇未厲纖之前靈王奉使而比爲右尹必不推戴奉迎其見此所以得罪而見逐也

[附錄左傳]十二月晉旣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於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辛酉 景王五年

## 二年

晉平十八年 齊景八年 衛襄四年 蔡靈二年 鄭簡二十六年 曹武十五年 陳哀二十九年 杞文十年 宋平三十六年 秦景三十七年 楚靈王虔元年 吳夷末四年

##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旣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衞衞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集說]趙氏匡曰左氏云爲政而來見禮也案霸國正卿無有適諸國告爲政之理前後爲政者多矣何不來乎 汪氏克寬曰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爲政而是春即聘於魯蓋晉霸漸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黄氏正憲曰晉自趙武與楚狎主夏盟諸侯由此不專事晉韓起代武爲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魯起可謂有志於治者矣惜乎人心已散勢不易回而德又不足以服人卒不免於示成平丘耳

[附錄左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中都杜注晉邑在西河界休縣東南今山西汾州府平遥縣西北十二里有中都古城西南至界休五十

里。

## 夏叔弓如晉

左傳 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集說 趙氏鵬飛曰。昔侯朗信。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禮也。韓起之來聘。通嗣君也。故叔弓如晉以報之。

##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胡傳 黑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彊。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

集說 劉氏敞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之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去有罪以放乎亂也。蘇氏轍曰。駟黑富而無禮。襄三十年攻良霄而殺之。元年與游楚爭室而逐之。鄭人畏其彊不討也。既又將作亂而去游氏。疾作而不克。子產因其疾也。數其罪而殺之。黑固有罪。而鄭之所以誅之者亦殆矣。是以稱國以殺也。



##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胡傳 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義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覘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

集說 杜氏預曰。致少姜之襚服。劉氏敞曰。穀梁曰。恥如晉故。著有疾也。非也。但云至河乃復。安知有疾哉。李氏廉曰。昭公如晉。九得入而欲見止者二。五年十五年也。至河而見卻者四。此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也。有疾而復者一。二十三年也。次乾侯者一。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也。此條如左氏說。晉之辭公。未為失也。則春秋止罪公之輕動矣。若胡傳無乃成少姜之為適乎。又聞義不從而強為非禮之行。亦非也。汪氏克寬曰。昭公服喪已畢。當類見於天子而受命之時也。嗣守社稷之重。不朝於周。以少姜之喪而特如晉。親修士弔之事。是以妄說人而取辱也。晉平以閨閫之愛。勤動天下之君大夫。以為嬖妾之哀榮。其為盟主抑末矣。宣公

如齊奔惠公之喪成公如晉奔景公之喪已爲非禮而況於弔寵妾之喪乎積習之弊至於趙文子卒鄭簡公如晉弔晉人辭之及雍乃復則不唯弔其妾而且弔其臣矣春秋書昭公適晉不至而復所以譏昭公之取辱亦以傷世道之衰也 王氏錫爵曰晉以少姜非伉儷辭公公見辭乃復未爲失禮其失在公不能守正而妄動所謂恭不近禮不能遠恥辱者公也至於季孫宿如晉蓋公既返矣猶有所未盡於心故遣宿將命以終其事焉耳此理易見公穀之說反使聖人之意晦而不明恐皆非也

【案】僖公以來朝晉者屢矣夫人之喪則未嘗親造其庭也況非伉儷乎公以少姜卒而如晉晉人辭公而公乃復春秋據事直書而動不以禮自取其辱可知矣公羊以爲不敢進釋公羊者以爲晉將執公不亦謬乎是時魯晉方睦韓起來聘叔弓報之公卽位踰年未聞獲罪於晉而晉欲執公何耶



壬戌 景王六年

# 三年

晉平十九年齊景九年衛襄五年蔡靈四年鄭簡二十七年曹武十六年陳哀三十年杞文十一年宋平三十七年秦景二十八年楚靈二年吳夷末五年

##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 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左傳】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集說】孔氏穎達曰杜世族譜滕成公是文公之子

【附錄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鎭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

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



以請乃許之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

州田穿山本周邑隱十一年王以予鄭是時又屬晉

【附錄】王氏錫爵曰宣子意在得州而爲豐氏請之此以與爲取之計

##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始書葬

【左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集說】杜氏預曰鄰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高氏閌曰與二十二年葬景王無辨矣 趙氏鵬飛曰晉未嘗會卜周之葬襄公之葬滕子來會葬故魯以叔弓報會之然天王之葬魯有所不會或以微者會之今滕小國而以卿會葬何厚私情而薄王禮也厚薄之間諸侯之情見矣

【附錄左傳】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



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我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

焉逆來婞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集說 高氏閌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為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攜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季氏本曰小邾穆公雖累從晉列於諸侯而不失事大之禮本魯附庸故耳

## 八月大雩

左傳 八月大雩旱也

集說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七焉此年及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再雩是也左氏唯八年無傳餘皆云旱也於再雩則曰旱甚也亦可見災變之數見矣是年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公昏惰略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於難吁可歎哉



附錄左傳 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於北燕

## 冬大雨雹

集說 杜氏預曰記災

##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穀梁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集說 燕大夫相與比而殺其君之外嬖威脅其君而出之厥罪大矣左氏乃以經書出奔為罪款胡傳及諸儒皆主其說是何刻以繩君而緩於誅逆乎今故刪而不錄

附錄左傳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 〔癸亥〕四年

景王七年 晉平二十年齊景十年衛襄六年蔡靈五年鄭簡二十八年曹武十七年陳哀三十一年杞文十二年宋平三十八年秦景三十九年楚靈三年吳夷末六年

## 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作雪

左傳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胡傳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雹申豐者季氏之黨也不肯端言其事

故暴揚於藂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具舉燮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愚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集說**　劉氏敞曰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爲災由藏冰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冰未爲不藏冰如今之天下莫有藏冰何故雹不輒降乎且豐之爲人蓋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冰欲以諂媚彊臣抹撥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　高氏閌曰自去年冬至今年春正月連大雨雹故前以時紀此以月紀夫天道如此人事可知　黃氏仲炎曰季氏專國有無君之志人道乖戾干犯陰陽故冬春之間大雨雹者再時魯人申豐區區以不藏冰爲咎可謂矯誣上天矣得非有所畏而不敢正言之歟抑豈非黨附季孫故曲爲之解使其君莫之疑歟　趙氏鵬飛曰陰陽不和蔽而爲雹冬大雨雹而正月復然其陰陽之災甚矣噫安得皇極之主以斂九疇哉　熊氏過曰當雪而雹故以爲災凡陽侵陰不入爲霰陰侵陽不入爲雹

**附錄左傳**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



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四岳杜注東岳岱西岳華南岳衡北岳恒　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水經注伊水歷崖口山峽也翼崖深高壁立如闕伊水經其下歷峽北流即古三塗山也在今河南河南府嵩縣　陽城杜注在陽城縣東北今河南府登封縣北三十八里俗名車嶺山是也　大室杜注在陽城縣西南戴延之曰嵩高三十六峰東曰大室西曰少室今嵩高山在登封縣北十里　荊山杜注在新城沶鄉縣南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荊河惟豫州則荊山乃二州之界也今在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南　中南杜注在始平武功縣南亦作終南今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羅錄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

長安萬年，相去八百里，連綿峙環其南，蓋皆此一山。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左傳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鈞臺，杜注：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金置鈞州，以鈞臺得名。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是也。州城北關外有鈞臺遺址。　景亳，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案：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景山。商頌



陟彼景山，即此。史記正義曰：湯即位，徙西亳。西亳即偃師。案：杜注景亳當在偃師為是。　孟津，即盟津也。隱十一年，王以盟于鄭，即此。　岐陽，杜注：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案：漢之美陽在今武功縣境，今岐山縣正在武功之西北。彼時未有岐山縣，故岐山在其境內也。後周始置岐山縣，今屬陝西鳳翔府。　酆宮，杜注：酆在始平鄠縣東。括地志：鄠縣東三十五里有豐宮，今屬陝西西安府。顏師古謂靈臺鄉在豐水上是也。　塗山，杜注在壽春東北。水經注：荊、塗二山相連為一脈，禹以桐柏之流泛濫為害，鑿山為二以通之。今山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

胡傳　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在會諸侯，皆王法之所當斥也。

集說　范氏甯曰：楚靈王始會諸侯也。　程子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遂為霸者之事。　蘇氏轍曰：平公始衰，齊靈公、莊公背之。平公屢合諸侯以討焉。襄二十五年，齊莊公死，齊與晉平，晉侯自是不復出與會盟。其大夫趙武為政，諸侯少安。然而晉日益衰，政在六卿。於是靈王合諸侯于申，而晉不敢爭。楚自是益肆於北方。　高氏閌曰：春秋以來，蔡常在陳衛上。莊十六年後，以服屬於楚，未嘗先陳衛。今楚大合諸侯，故復居陳上。　陳氏傅良曰：楚初專合諸侯也。齊桓卒，楚未嘗爭長矣。敗于城濮，楚師不出者八年，晉志不在諸侯，而後楚莊盟于辰陵，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盛於此時者也。　家

氏鉉翁曰宋之盟虢之會晉楚同之猶以素內外之辨
春秋譏焉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愎從晉人求諸侯晉之
君臣輕以許之楚遂合十有三
國而爲此會會盟之一大變也

## 楚人執徐子

集說 楊氏士勛曰不言歸者蓋在會而執事亦釋之故
不言所歸也 劉氏敞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
此其爲非伯討柰何楚人雖吳徐于尖出也以爲貳焉
而執之非道也 高氏閌曰執之非道也蓋欲效桓文
之舉以示威諸侯爾 趙氏鵬飛曰楚子將以諸侯伐
吳徐既聽於會矣而楚疑徐子出於吳而執之此豈霸
討哉故稱人以執也 李氏本曰徐服楚已久此則謂
其不能閉道爲貳已耳 觀史記載季札北使過徐可知
其通上國
必由徐矣



##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左傳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
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集說 杜氏預曰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
邾宋不在故也 高氏閌曰諸侯畏楚之強守宋
之盟而從之然猶不能致魯衛曹薛邾杞至伐吳之從
則北方之諸侯皆去唯屬楚者從之爾人心之嚮背可
知也

##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 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
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
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
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
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
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
之

公羊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
齊誅柰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穀梁 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
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
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
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
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
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
而討雖死不服
其斯之謂歟



集說 陸氏淳曰趙氏云弑君之臣天下共棄殺之是也
故繫之齊焉此言慶封時已非齊臣夫子以其與
弑君之賊所當討故繫之於齊明示其當死之義也
陳氏傅良曰此執有罪曷爲不再言楚子不予楚以討
齊慶封之辭也猶曰諸侯執之焉耳 張氏洽曰春秋
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曰某人殺
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則書執而
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
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子殺之宜也不曰
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已而非諸
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
也 家氏鉉翁曰始向戌合晉楚之成曰以弭兵也楚
虔既得諸侯遂動兵伐吳晉之爲政者略無所問春秋
聯書會盟伐國哀晉之失霸也或曰殺慶封非討有罪
乎曰楚虔賊之未討者也春秋之義不以亂治亂也
汪氏克寬曰執宋公而不書楚執分其惡於諸侯也討

齊慶封而不書楚討，移其善於諸侯也。若曰不使楚虔得以竊討賊之名也。

【[illegible]】慶封弑君之賊，法所當討，故書執書殺，明其罪之可殺也。楚圍身為弑逆，懷惡而討，故不書楚子，所以別於殺徵舒也。公穀以不書伐防伐鍾離為不與專封，則失之矣。既書伐吳，則慶封所受之邑亦何必更言伐乎。

# 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

【左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穀梁】遂，繼事也。

【集說】趙氏鵬飛曰：嗚呼！楚一出而伐吳，執殺慶封，滅賴，一至此哉！晉平嗣霸，偷安苟且，坐視而不救，天下何賴？彼蓋以晉楚交好為利，吾竊以為害矣。家氏鉉翁曰：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桓侵蔡，遂伐楚，遂事之正也。楚虔怙其彊橫，劫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遂之為義，要當隨事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

# 九月，取鄫。

【左傳】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集說】劉氏敞曰：公羊曰：諱滅也。非也。莒已滅鄫矣，此又能重滅之乎？公羊本謂鄫未滅，故因而為之辭耳。黃氏仲炎曰：春秋國言滅，邑言取。鄫，國也，自襄六年見滅於莒，遂為莒邑。至是魯乘莒亂而有之，故言取也。

書取鄫，亦明魯人苟貪其上，無興滅繼絕之義也。

【附錄】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啟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棘櫟，杜注：楚東鄙邑。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今河南汝寧府新蔡縣北二十里有野櫟店，即古櫟城也。若鄭之櫟邑，則河南陽翟縣，與此不同。麻，杜注：楚東鄙邑。魏收志：碭郡安陽縣治麻城。索隱：襄城縣有麻城。未知孰是。案今江南徐州碭山縣有安陽城，即故麻城，以楚之東鄙言之，安陽之說為近。夏汭，杜注：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應劭曰：夏水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荊州記：夏口入江處謂之夏汭，蓋夏水之尾也。漢末謂之夏口，亦曰漢口，亦曰沔口。沔之下流為漢，夏水亦會，三水共出此口也。章懷太子曰：夏口實在江北，唐置鄂州，而夏口之名移於江南。沔水入江之口，亦止謂漢口矣。今在湖廣武昌府江夏縣。



#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

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彊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彊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



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庚宗杜注魯地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有庚宗亭　丘蕕杜注地名

集說 許氏翰曰豹卒而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所謂剝之無咎者歟

甲子 景王八年

# 五年

晉平二十一年。齊景十一年。衛襄七年。蔡靈六年。鄭簡二十九年。曹武十八年。陳哀三十二年。杞文十三年。宋平三十九年。秦景四十年。楚靈四年。吳夷末七年。

##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



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

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謀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大庫之庭杜注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孔疏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寧風杜注齊地

【胡傳】案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於齊薨於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貨專季斯因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徵詞以著其罪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兄子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己大率半屬公半入己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己于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隨時獻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 杜氏諤曰魯之軍法或作或舍皆出於季氏而紊亂舊制安可謂復古復正乎作與舍其實皆譏 高氏閌曰。自是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有民矣 張氏洽曰季宿自承行父為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家為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叔孫死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私家利昭公之猶有童心。而穆叔既卒魯遂無人春秋書舍中軍之書殆著堅冰之已成也。 家氏鉉翁曰前作三軍者非公作也三家之作也。此言舍中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之又非公國人盡屬於三家公室其後十二公皆是時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之甚者使非家臣內叛有以掣其篡弒之肘。則田常所為不在齊而在魯禍不止於乾侯之出也又曰舍中軍非復為二軍。乃析三軍為四季氏有其二。孟叔各有其一。而孟則羯亡獲始立叔則豹卒婼未安於位皆惟季氏所欲為書作於前書舍於後變更軍制之罪見矣左傳卑公室也得書法之旨 汪氏克寬曰襄二十九年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已無民矣今季孫復舍中軍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乘叔孫婼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而彊已也經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卿比事以觀而罪自見矣公羊以為復古穀梁以為復正非也苟曰後此不立三卿不設三軍則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及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何以三卿並將而三軍並出耶荀說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皆溺於公穀之說而未之考也 嚴氏啓隆曰問季欲弱二氏何不直去二氏曰勢不可也魯之立國與齊晉異晉之爭政者八卿也故首去郤次去欒次去范中行次去知而後成其為韓趙魏齊之爭政者二相也故杼與厚爭而殺厚封與杼爭而殺杼陳鮑與欒高爭而去欒高陳與鮑爭而去鮑魯三家如鼎足不可以聚革故敖雖奔魯人仍立其子穀僑如雖奔魯人仍立其弟豹一旦斥逐國之人必有譁然其不協者矣故季之僅出於弱非謀之迂勢不可也世言季氏弱公宜降於蔡國一等而不知誅其意乃與弒君者無輕重之異誅亂討賊宿其可以末減哉

#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於氾勞屈生於菟氏晉侯送女於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於邢丘

氾杜注鄭地僖二十四年王適鄭處於氾即此○薳
氏杜注鄭地寰宇記薳氏城在開封府尉氏縣西北
四十
里

集說 劉氏敞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
上奈何楚人讎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
殺之然則屈申之罪何屈申之爲人臣也君弒則不能
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蘇氏轍曰稱國以殺言無罪也○李氏本曰案左
氏楚子以其貳於吳殺之然非其罪故不去其大夫

## 公如晉

左傳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
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
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
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
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
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
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
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
乎君子謂叔侯
於是乎知禮

彙說 汪氏克寬曰昭公如晉凡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
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返然以魯人之憫
幾不免於昏蓋昭公習於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
本是以晉士雖稱其善於禮猶欲止而討之也

附錄左傳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
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
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
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
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
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



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
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
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
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
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
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
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
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
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
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旣獲姻親又欲恥之
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
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
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
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
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
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
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
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
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
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
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
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
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
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
諸圉辭不敢見禮也○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
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索氏杜注河南成皋縣東有大索城今滎陽東北三
十里有京城大索城在京城西二十里其東北四十
里爲小索城○圉杜注鄭地漢置圉縣後魏曰圉城
縣周顯德三年征淮南駐師於圉城鎭即此今在杞
縣南五
十里

##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防杜注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今平昌故城在安丘縣西南六十里 茲杜注姑幕縣東北有茲亭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西北有姑幕故城茲亭在其境

**左傳** 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公羊**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穀梁** 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胡傳**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附錄** 許氏翰曰卿會虢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 家氏鉉翁曰庶其牟夷郲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在行牟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乘魯君之出招納郲莒之叛人叛邑以為己之私有不曰魯之內盜可乎襄公如楚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為復爾蓋置其君於陷穽冐援之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實兆於宿矣 汪氏克寬曰三叛之受皆非魯君之意黑肱之來乃昭公已孫定公未立之時蓋水流濕火就燥季孫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也

##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 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集說** 汪氏克寬曰歷三時乃得歸書至危之也

##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扶粉反公作濆 蚡泉杜注魯地 穀作賁

**左傳** 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集說** 劉氏敞曰公羊曰濆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爾豈謂戰而泉湧乎戰而泉湧固當舉戰地於上而後書曰有濆泉不得引濆泉以為戰地也 高氏閌曰書敗莒師幸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 鄭氏玉曰晉人方以納牟夷之故欲止公而叔弓又敗莒師不顧霸討以成君禍比事而觀罪可知矣

## 秦伯卒

**集說** 家氏鉉翁曰史失其名春秋因之非貶也 湛氏若水曰不赴故書之其不名者赴之略故史書之略耳是無關於竊取之義焉 公羊以為匿嫡之名非矣

##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

**左傳**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啟彊待命於雩婁禮也

瑣杜注楚地當在今江南壽州霍丘縣東 鵲岸杜注廬江舒縣有鵲尾渚今江南太平府繁昌縣西南大江中有鵲洲蓋自銅陵鵲頭山至三山爲鵲尾故江曰鵲江岸曰鵲岸 南懷汝清杜注皆楚界應在今江淮間 坻箕之山今江南無爲州巢縣南三十七里有踟躕山輿地志以爲即坻箕山也

**集說** 蘇氏轍曰越於是始見而與徐稱人何也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也猶戚之會吳以鄫故稱人也 趙氏鵬飛曰吳自襄十四年至是凡四受楚兵其間惟吳遏伐楚而卒於巢實未有以報楚也而楚兵無歲不行於吳境吳非怯也養鋒戢銳以坐敵楚師故栢舉之役一戰及郢楚幾不祀用是知僚與闔閭非怯乎楚其爲謀深矣若楚靈者其亦暴而無策歟若夫越初見於經而書人便文爾與戚之會吳人鄫人同非褒貶



家氏鉉翁曰胡文定以爲楚伐吳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當報楚於是復爲此役師出有名愚以爲未然楚虔篡弑之罪未討乃云爲齊討賊春秋不以亂治亂以賊討賊也 李氏廉曰此爲楚通越制吳之始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定五年書於越入吳十四年書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元年吳夫差敗越于夫椒勾踐行成既歸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至黃池之後又書於越入吳至哀二十年而越滅吳矣越惟此條書人 季氏本曰吳自襄十四年至是四受楚兵養銳既久而州來之滅長岸雞父之兵漸奮起焉至於栢舉一戰及郢矣然則以兵侮人豈非自侮耶

**案** 伐吳之役胡傳以爲善楚而進越不知楚虔身負大惡王法所不宥也而怙彊逞暴合諸侯以爲修怨之師何善之有爲越從楚以伐吳是甘爲褻賊役也聖人亦何爲而進之乎此說之不可通者也



**附錄左傳** 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乙丑 景王九年

# 六年

晉平二十一年齊景十二年衛襄八年蔡靈七年鄭簡三十年曹武十九年陳哀三十三年杞文十四年宋平四十年秦哀公元年楚靈五年吳夷末八年

#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傳**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集說** 高氏閌曰即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是也至是復稱伯者豈其後復振歟

# 葬秦景公

**左傳**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附錄左傳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



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集說 高氏閌曰謝前年取莒牟夷叛邑蓋莒既伐魯則晉有辭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 卓氏爾康曰魯受莒牟夷之奔時公在晉宿實主之及莒愬晉公幾爲晉所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武子如晉謝歸公且偵晉也

## 葬杞文公

##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胡傳 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



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集說 許氏翰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爲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還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之義懇可一日而不明哉 家氏鉉翁曰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與右師皆坎用牲埋書以售其憸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戾適以相似而平公不之悟也嗟夫閹官禍人國家必外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戌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 六月丙戌鄭災

## 楚公子棄疾如晉

附錄左傳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

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彊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 秋九月大雩

左傳 秋九月。大雩。旱也。

## 楚薳罷帥師伐吳 罷音皮

左傳 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而



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豫章。當在江北淮水南。乾谿。杜注在譙國城父縣南。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東南有乾谿。與城父村相近。郎漢之城父縣也。房鍾。杜注吳地。當在今壽州蒙城縣界。

集說 許氏翰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移兵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 高氏閌曰。三書伐吳者。見楚終不得志於吳也。 趙氏鵬飛曰。楚於是伐吳者凡五。

## 冬叔弓如楚

左傳 冬。叔弓如楚聘。

集說 王氏樵曰。昭公內見迫於彊臣。外見絕於盟主。區區求附於不信之荊蠻。宜其終見逐也。 高氏閌曰。蓋左氏以為弔敗者非也。楚方彊。[illegible]雖敗猶諱之。魯豈敢弔乎。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 張氏洽曰。楚與吳讎敵之國。而昭公婚吳還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其惡益遠。昭公始通好於楚。蓋不待薳啓彊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 趙氏鵬飛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也。

## 齊侯伐北燕

左傳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集說 家氏鉉翁曰。齊侯伐北燕。將納其君。書齊書伐。師出有名也。不書所以伐。貶也。仗義而往。納賂而還。



是以不信。反功也。[illegible]賢。[illegible]欲有為。轉為近倖小人所阻。復以[illegible]老而[illegible]非其國矣。 汪氏克寬曰。晉人納捷菑于邾。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納北燕伯。弗克納者。諸侯之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也。但齊景受賂而還。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彊陵弱。而非納燕君耳。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九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

丙寅景王十年 **七年** 晉平二十三年齊景十三年衛襄九年蔡靈八年鄭簡三十一年曹武二十年陳哀三十四年杞平公鬱釐元年宋平四十一年秦哀二年楚靈六年吳夷末九年

## 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虢杜注燕竟當在今直隸河間府滄州境 濡上杜注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宋分高陽地置順安軍金爲安州元以後因之濡上當在今直隸安州任丘之間鄚縣在今任丘縣境



**穀梁** 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胡傳**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彊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

**集說**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爾雅云暨及也又曰暨不及也今據實言之乃是齊及魯平非魯欲之不可言會齊平又不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外及內且非魯志也 劉氏敞曰左氏云齊求之也杜云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也予謂杜氏之說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者似指齊求與魯爲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更進次虢而燕乃行成也凡齊侯伐燕燕人賂之則傳當云燕求之經當書暨燕平不當反云齊求之暨齊平也自昭公即位以來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莫灼不疑 高氏閌曰齊魯世爲婚姻至襄公時齊靈數侵伐魯自是盟好中絕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魯方附楚而齊亦方與楚睦是以與之平齊欲平而我與之之辭也 黃氏仲炎曰平以釋怨復於善也春秋書平則皆非善者也鄭人來輸平結魯以鍊宋也公及齊侯平莒及鄭假義以爲利也暨齊平三家所欲也及鄭平結叛晉也故曰皆非善者也 家氏鉉翁曰左傳謂燕暨齊平穀梁以爲魯暨齊平當從穀梁 李氏廉曰禮記曰戎容暨暨果毅貌也襄公之世齊數伐魯景公初立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則魯蓋無汲汲於齊可知矣又曰杜左氏注以暨齊平者爲齊求燕而與之平閒無異事故不重言燕蓋杜氏從許惠卿之說也但推之經例則暨齊平之文正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婼涖盟正與叔還涖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明說燕人行成而上文又以爲齊求之文法自相背故服虔亦疑之今若截齊求之也四字正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方終齊燕之事則兩得之矣蓋左氏本無誤而許惠卿之誤也



**附錄左傳**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

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章華，杜注：南郡華容縣。今湖廣荊州府監利縣東五里有華容城。

# 三月公如楚

**左傳**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啟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啟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於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章華之臺，杜注：臺在華容城內。今監利縣北六十里有章華臺。



**集說** 高氏閌曰：楚靈非霸君也，數會諸侯，皆微國，又且多叛，而吳人之鬭未艾也，亦奚庸必朝哉？蓋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能自安，而卞自馹馳，歲不遑暇，以是知王室不綱，而霸主猶有功於諸夏也。趙氏鵬飛曰：魯交事晉楚，前年公如晉，則今不得不如楚耳。鄭氏玉曰：襄公適楚，慕其宮室，作楚宮，遂以薨焉。今楚作章華之臺，昭公又往落之，豈欲效其父乎？以朝聘往，猶曰辱也，況以臺榭之樂而往乎？不待貶而見矣。汪氏克寬曰：昭公要盟於蜀，不利，又迫於彊令而朝楚，其辱可知矣。

#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舍，左氏作婼，後同。

**彙纂** 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集說** 杜氏預曰：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許氏翰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傳**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附錄左傳**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

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於桃。晉人爲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鬛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能，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羇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羽山，杜注在東海祝其縣西南，今兗州府沂州東南一百里有山，高四里，周廣八里，其西爲羽淵。



##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穀梁** 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集說** 劉氏敞曰：衛侯惡卒。穀梁曰：王父名子也。蓋言臣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王父名之者，則亦不改也。以言衛齊惡蓋已父名之爾。說者不曉，以謂唯王父名子，王父卒則稱王父命名之，是則不可。

## 九月公至自楚

**左傳**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

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纂疏】汪氏克寬曰自如楚今七越月危公之意可見矣

【附錄左傳】單獻子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纂例】趙氏鵬飛曰季氏之有宿季氏之禍也非幸也季友之賢聞於諸侯天下貴之繼而文子相二君儉德昭著魯人懷之不幸而得宿為成季文子之辱大矣所貴乎有子者以其賢而克家也今季氏之有宿自當時觀之奪公室之權執魯國之命其亦尊矣自今評之不免為逆臣以成季文子之後而世有逆臣唐為季氏之禍乎　家氏鉉翁曰自季友至行父雖專魯國猶無悖於臣節至於宿乘其幼盜兵權伐國取地以自私襄公幾為所逐自後世言司馬懿其人也至路師逐移宗社意如逐君宿所命也其魯之大盜歟　汪氏克寬曰



此季文子之子武子也子紇嗣是為悼子

##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丁卯　景王十一年

## 八年

晉平二十四年齊景十四年衛靈公元元年蔡靈九年鄭簡三十二年曹武二十一年陳哀二十五年杞平二年宋平四十二年秦哀三年楚靈七年吳夷末十年

## 春

【附錄左傳】八年春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是宮也。戍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魏榆。杜注晉地。服虔曰。魏邑。榆州里名。今山西太原榆次縣西北有榆次故城。通典曰。晉魏榆邑也。虒祁。杜注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今在平陽府曲沃縣西。水經注。汾水西逕虒祁宮北。有故梁。截汾水中。凡三十柱。柱逕五尺。蓋晉平公時物也。

##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穀梁** 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胡傳**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枝殺偃師。以致大亂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致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集說** 孫氏復曰。陳哀公二子。太子偃師。次子留。公弟招。與大夫過。皆愛留。欲立之。哀公疾。遂殺太子偃師以立之。留庶孽也。偃師冢嗣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傾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皆招之由也。故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甚招之惡也。　許氏翰曰。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彊輔。而濟之權。以軋太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受其禍。悼其溺愛。法不勝私也。悲夫。　汪氏克寬曰。隱七年傳書盟書帥師而稱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今案此書殺世子。亦罪其寵任之私也。又曰。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痤。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生痤之誅。權在於晉宋之君。故雖亂國而不至於亡。陳哀基怨造禍。勢不兩全。遂至寵弟戕其國本。而且以憂殞其身。而國隨以亡矣。其罪得不又甚於晉獻宋平者歟。故申生與痤皆曰君以殺。唯偃師之殺曰陳侯之弟招。夫以弟招繫之陳侯。則陳哀之罪。章章明矣。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非招之世子也。下書楚滅陳。執招放之。以見楚之滅陳。託於討招。而公子留之



嬖。實亡陳之本也歟。　金氏賢曰。偃師之死。孰殺之耶。曰。陳哀公殺之也。陳招殺偃師。而曷謂哀公耶。曰。陳招之禍。哀公啓之也。哀公曷為啓之。曰。因女寵之禍以至於此也。招何以不稱公子而稱弟。曰。稱弟者。累乎其兄之詞也。以見偃師之死。哀公與招為之耳。夫哀公以留屬二公子。私之也。雖曰私之。而未有立之之意也。無意立留。則無殺偃師之情矣。何以知之。以開招之亂。而自縊知之也。招穿窬小人。貪位固寵。逆兄之邪。逢君之惡。遂殺嫡立庶。致大寇。覆宗祀。招之惡可勝誅哉。雖然。無哀公之啟。亦無招之禍矣。故陳之亂也。吾不曰陳招而曰哀公。書曰陳侯之弟。交罪之也。

##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 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集說】嚴氏啓隆曰：因偃師之變，恚而卒，是則哀雖寵留矣。廢立之際，間不容髮，顧欲兩利而俱存之，哀之愚不亦甚哉。

# 叔弓如晉

【左傳】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集說】許氏翰曰：財費則國貧，役煩則民叛，綺構雕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安於危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當楚之隆，勢傾諸國，而晉弗慮，圖惟宮室之崇，以爲安榮。平公可謂志卑矣。



#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傳】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集說】劉氏敞曰：稱人以執，名非伯討也。凡其爲非伯討者，奈何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家氏鉉翁曰：陳殺太子，罪在一招，行人何罪，而以爲戮乎。蓋因陳亂以爲利，殺人以行其詐也。 汪氏克寬曰：殺縣云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非也。書曰行人，則非有罪矣。苟曰有罪，何爲不以殺夏徵舒之例書之乎。

# 陳公子留出奔鄭

【集說】杜氏預曰：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 孫氏復曰：公子留已立，復稱公子者，以著公弟招殺世子偃師之罪，且明留之不當立也。 高氏閌曰：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

# 秋蒐于紅

蒐所求反，書蒐始此。

【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紅，杜注：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蕭縣今屬江南徐州，本宋地，去魯爲遠。 商，杜注：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

【公羊】蒐者何？簡車徒也。

【穀梁】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胡傳】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爲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

【集說】杜氏預曰：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 劉氏敞曰：何以書？譏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爲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三家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又曰姦臣

之將蔽其君而奪之也。木當不先爲非禮而動民也。蒐于紅。吾見其反天時矣。吾見其易地理矣。吾見其悖人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至於奔走失其社稷以死。豈不哀哉。又曰。秋蒐于紅。穀梁曰。正也。非也。蓋不學周禮者。　胡氏寧曰。昭定之蒐皆不言公。權在三家也。　陳氏傳良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于紅也。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薛氏季宣曰。春田而秋行之。于紅非常處也。非時之狩。不於其常地。見三家之擅也。舍中軍後蒐。號見兵權之移於下。且奪民時也。　家氏鉉翁曰。自是迄定。不一世。凡四蒐。備書於策。著季氏執兵權以箝制其上。爲昭公出　高氏閌謙曰。春秋凡五書蒐。皆言大蒐。比傳不言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而經無大字者。闕文也。大蒐者簡車徒也。在他公不書。惟書於昭定者。



當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私邑內叛。日尋干戈。軍旅因繁名修實違。故屢假蒐田之禮。以發威於國人。狩者。志在從禽。故書公以斥其惡。蒐者本於耀武。故言大以見其奪。　李氏廉曰。經書蒐五。昭十一年夏比蒲。二十二年春昌間。定十三年夏比蒲。十四年秋比蒲。皆書大者。用天子大蒐之禮也。此年不書大者。杜氏以爲經闕者。或然乎。謂時史闕略。仲尼略而從之者。非也。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非地及越禮則書之。而穀梁以秋蒐爲正。公羊以爲以罕書。以亟書者皆非也。其胡氏陳氏詳矣。　趙氏恒曰。此後凡書蒐俱與公無與矣。民皆公室之民。則蒐亦公室之蒐。自三軍作。舍民屬私家。故蒐皆三家之事。

【附錄左傳】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過古禾反）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集說】陸氏淳曰。啖助曰。春秋之作。本以懲姦慝也。夫子以招推罪於過。故獨書招殺大子也。不書招殺過。過之罪自當死。宜爲國討也。　孫氏復曰。此公子招殺大夫公子過也。其言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者。不與公子招殺也。故以陳人自討爲文。　家氏鉉翁曰。過與招同爲亂。招委罪於過。而使之。招與過仍自從之。不同耳。不去其官。其罪亞也。　吳氏澂曰。案哀公畱於招與過。故招過同殺太子。二人之罪均也。招畏國人公論。罪楚人來討。故歸罪於過。而欲逭己。人其可欺乎。　郝氏玉曰。過不去大夫公子。所以明招之爲首。使招不得以過免。於楚以執其求也。



##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奐公作瑗）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有矣。

【穀梁】惡楚子也。

【集說】徐氏邈曰：楚莊入陳，先書殺者，彼乃楚子行義，故先書其殺。今楚子託義討賊，書在滅後，見其本懷滅心也。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招殺世子之賊也，宥而放之，與招之黨也。執而殺之，楚子滅人之國，又為淫刑，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胡氏寧曰：楚師滅陳，曷為不以號舉而稱師？見挾眾恃彊，肆行暴虐，莫之較也。公子招固有罪矣，當莊王之殺徵舒也，置其君而反焉。今訖招而遂滅陳，招雖有罪，而猶以公子書之，見楚子懷惡而執招，不與其執也。孔奐嘗與楚子通謀以滅陳者，旋以不忠見戮，奐陳之賊臣也，蓋殺世子偃師，招實主謀，而孔奐行之，故書曰殺陳孔奐，不言大夫，非陳之大夫也。家氏鉉翁曰：陳自晉悼鄬之會逃盟，迨三十四年，謂楚可託，國令乘陳招殺太子，而掩取其國，挾義聲以行其大不義。春秋自春徂冬，凡七書陳事，閔陳而罪楚也。盧氏廉曰：楚之討罪四，殺徵舒也，執慶封也，執公子招也，誘蔡侯般也。書法皆不同，春秋之權度審矣。



【案】楚莊討陳之亂，有書有忌，故先書殺夏徵舒，而後及其入國納淫之事，是非不相掩也。圍情彊行暴，利陳之土地而滅之，非有討賊之義，故先書滅陳。

## 葬陳哀公

【穀梁】不與楚滅，閔公也。

【集說】杜氏預曰：嬖人袁克葬之。孔氏穎達曰：賈服以為楚葬哀公，故杜辯之。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嘗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直言葬也。楊氏士勛曰：滅國不葬，今書葬者，以楚無道滅人，閔陳之滅，故書葬以存之。孫氏復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鄭氏玉曰：孔奐以為有罪，則傳無其文，以為無罪，則經去其官，恐只謂招以首惡而得放，奐以寵與而被殺，譏楚用刑之頗耳。然無所考，姑闕之。俞氏皋曰：鄭氏曰：案陳哀侯嬖其二妃，生公子留，使嬖而子寵，故托留於其弟司徒招，及公子過，使扶持於右之。招因哀侯有廢疾，遂殺偃師而立留。哀侯門見處患，自殺。蓋殺偃師非哀侯本意，特托非其人，致子死而身亡，國亦隨滅，嬖子匹嫡而禍至於如此之慘，君人者可不為水鑒哉。

【案】趙氏謂：陳已滅矣，哀克非大臣，何能成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黎氏謂陳為楚師所據，會豈於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曰齊者，蓋上文無齊滅紀之文，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承上文，云夫齊襄之暴，不滅楚靈，齊襄滅紀而葬其夫人以示禮，楚靈滅陳而葬其故君以示恩，其狡偽之智正相符合，二家謂為楚葬，立說固似有理，然左

傳明言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且從傳文可也。至其駁杜注魯往會葬之說，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楚既滅陳，諸侯震恐，故下文九年春，魯使叔弓會楚子于陳，以致其敬，豈有未加敬於楚之前，反先使人如陳會葬陳君之理？蓋必魯往會葬而後書者，常例也。獨此役魯未往會葬，而變例得書者，是亦所謂存陳之意而已矣。

戊辰　景王十二年

## 九年

晉平二十五年，齊景十五年，衛靈二年，蔡靈十年，鄭簡三十三年，曹武二十二年，杞平三年，宋平四十三年，秦哀四年，楚靈八年，吳夷末十一年。

##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集說**　杜氏預曰：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不行會禮，故不總書。孔氏穎達曰：此與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其事同也。楚子在彼，魯敬大國，自往會之，非楚子名使會。自以小國事大國之禮往。王氏谷曰：內朝聘皆言如，今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爲文。春秋不與楚滅陳，故上書葬陳哀公，下書陳災，今書叔弓會楚子于陳，皆以存陳也。許氏翰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名，而諸國之大夫會之。陳氏傅良曰：諸夏之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家氏鉉翁曰：繼滅陳而書，譏也。楚滅人之國，天下所當同嫉，魯以望國倡諸侯預會，故譏。

## 許遷于夷。

**左傳**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城父。杜注：城父縣屬譙郡。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有城父故城。夷濮西田。杜注：夷田在濮水西者。水經注：夏肥水上承沙水，東南逕城父縣故城西者，春秋所謂夷田在濮水西者也。蓋濮水亦稱沙水。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許自楚莊王以來世屬於楚，常與鄭爲讎敵，今畏鄭，欲遷都近楚，楚從其意而遷之。故以許自遷爲文。若許不欲遷，而楚强遷之，則當云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杜氏諤曰：許自成十五年遷于葉，至此又遷于夷。春秋詳錄，以見許之危弱，不能自守矣。程氏端學曰：王綱不振，諸侯吞噬，不安厥居，至於再遷。雖許男不能治其國家，然可以觀世變矣。汪氏克寬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於此也。

**附錄左傳**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閻田。杜注以閻嘉爲晉閻縣大夫，則閻當屬晉。左氏載甘人與嘉爭，則閻蓋與甘相近之地。陰戎。杜注

陸渾之戎。陸渾故城在今河南河南府嵩縣北二十里。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是也。潁。杜注周邑。駘。杜注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今縣屬陝西西安府乾州。古釐城在縣南八里。明置郃城驛于此。蒲姑。杜注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史記作薄姑。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東南十五里有薄姑故城。肅慎。杜注在元菟北三千餘里。韋昭曰。肅慎去扶餘千里。孔疏元菟在遼東北。金爲上京會寧府。今屬盛京。

## 夏四月陳災（災公穀作火）

**左傳**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公羊**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

**穀梁** 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胡傳**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爲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集說** 劉氏敞曰。何休謂陳爲天所存。非也。此自聖人欲存之。故錄爾。安知天意。高氏閌曰。陳雖爲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之也。故還繫之陳。如邶鄘二國。既爲衛所并。聖人還存邶鄘之風。亦不與衛人并諸侯。而存天子之建國也。朱子曰。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通鑑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家氏鉉翁曰。陳已爲楚所縣。俾其臣僭爵以居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翦於楚。特著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

**案** 陳已滅而經書陳災。公穀皆以爲存陳。而胡傳因之。蓋不與楚之滅陳也。公羊又謂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則楚之滅陳似不失爲仗義之師矣。殊非經旨。

**附錄左傳**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 秋仲孫貜如齊（貜俱縛反）

**左傳**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集說 杜氏預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 孫氏復曰貑仲孫羯子

# 冬築郎囿

左傳 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集說 許氏翰曰公內制於彊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北矣是之弗虞而築郎囿知公之志日以荒也

張氏洽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逮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家氏鉉翁曰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郎以為囿非以為講武之處特以為游觀之地耳是時三家用事魯君擁虛器而猶興築囿之役其為季氏毆民乎

俞氏皋曰創立例書築囿有填之苑



也勦民力以為耳目之娛故書以為後世戒左氏書時之說非也觀叔孫昭子之言可知矣

己卯景王十三年

# 十年

晉平二十六年齊景十六年衛靈三年蔡侯十一年鄭簡三十四年曹武二十三年杞平四年宋平四十四年秦哀五年楚靈九年吳夷末十二年

#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 夏齊欒施來奔

齊公作晉

左傳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名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於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



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稷杜注祀后稷之處六國時齊有稷下館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右臨淄城西 棘杜注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後漢志作棘里今臨淄縣西北有棘里亭 夫于杜注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今於陵城在長山縣南二十里屬山東濟南府

集說 蘇氏轍曰齊欒施高彊皆嗜酒而惡陳氏鮑氏陳鮑及其醉而攻之不勝遂來奔高彊不書非卿也

王氏葆曰公羊以為晉臣蓋見晉有欒氏而誤爾

高氏閌曰魯方通聘而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 湛氏若水曰書齊欒施來奔罪納亡也

#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莒公作隱 後同

【左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郠杜注莒邑，在沂水縣界。

【集說】杜氏預曰：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 于氏沿曰：三子伐莒，皆書其專兵，而公不得爲政也。 王氏樵曰：經書三卿，而傳止書平子，則季孫主兵也。 高氏閌曰：是時魯因晉之衰，故三卿帥師同伐莒，欲一舉滅之。而三卿擅以爲己功也。 陳氏傅良曰：舍中軍矣，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襄十年作三軍，而三分公室，三家各將其一。昭五年舍中軍而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於是伐莒，叔弓佐意如，序於仲孫貜之上，而叔孫婼守。自是迄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二家也。 趙氏鵬飛曰：魯乘莒亂，取郠田，納牟夷而取牟婁及防茲，無怪莒有蚡泉之師也。叔弓以取之矣，今又三大夫並出，此固皆意如之爲也。 家氏鉉翁曰：叔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置之帥。

【案】胡傳謂三家四分公室，季孫身爲主帥，二子各帥一軍爲之副，蓋不知叔弓爲叔肸後，而誤以爲叔孫氏也。項氏安世遂以爲叔孫舍賢，猶使公臣帥家徒，則亦因胡傳而遷就之耳。當以陳氏傅良之說爲正。

# 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於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集說】李氏廉曰：平公在位二十五年，有溴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夷儀、重丘、澶淵、于宋、虢之會盟。是時承悼公之後，諸侯亦和，但除說討闕齊無貶之外，其餘皆無足取也。

#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作戍

【左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集說】孫氏復曰：此年無冬者，脫也。 汪氏克寬曰：何休謂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非也。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之，則皆不書事與月。此年書十二月宋公卒而脫冬一字，例傳受承誤而爲之耳。況經無取孟

子之文安得妄說耶。

庚午景王十ヨ年

# 十有一年

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年。衛靈四年。蔡靈十二年。鄭簡三十五年。曹武二十四年。杞平五年。宋元公佐元年。秦哀六年。楚靈十年。吳夷末十三年。

##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二月公作正月

**左傳**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集說** 高氏閌曰卿共盟主之葬猶可言也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

##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虔穀或作乾般音班



**左傳**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公羊** 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胡傳** 蔡世子般弒其君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殘其身豬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封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

**集說** 孫氏復曰般弒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楚子名者楚子暴虐無道貪蔡土地不以弒君之罪殺般也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暴虐無道貪蔡土地不得以討賊例當坐誘殺蔡侯般也　蘇氏轍曰般有弒君之罪而諸侯不能討十三年楚子將滅蔡而以好名蔡侯殺之因以滅蔡非討其罪也故名楚子而書其誘所以示罪楚子也若蔡侯之罪則見於其弒矣　高氏閌曰蔡般弒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子亦弒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楚子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　汪氏克寬曰襄三十年般弒景公而立昭元年使大夫



會虢四年同楚子諸侯會申又會伐吳五年再會伐吳今案曹人請負芻於晉曰若以爲有罪則君列諸會矣雖大逆之罪萬世不貸然楚虔屢寵之以會禮今利其國顧用詭謀詐計醉以酒而戕之烏在其爲討賊哉楚莊殺徵舒猶曰假討賊之義今此直誘殺蔡侯非討賊也。

##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傳**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本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

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极不可沒振

集說 陸氏淳曰殺弑君父之賊也誘而殺之何爲其不可乎楚子內利其國外託討罪故不許其誘而責其詐也夫以大國之力而討小國之逆當聲其罪而伐之倡大義於天下今乃誘而殺之雖曰討賊實取其國蔡侯之罪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衆亦不能諫止又帥師圍蔡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陳氏傅良曰滅不言圍此其言圍所以病晉也韓起合八國之大夫于厥慭以謀救蔡而蔡卒滅於楚言圍所以病晉也前年楚疾奉孫吳圍陳已而滅陳曷不於此焉病晉合八國于厥慭而不能師甚矣

##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左傳 五月齊歸薨



集說 范氏甯曰昭公母胡女歸姓 季氏本曰左傳以敬歸爲襄夫人而齊歸乃其娣自昭元年至哀十四年再無卒襄夫人者而齊歸以妾書卒此何禮乎

案先儒據左氏以齊歸爲敬歸之娣故有妾母稱夫人之譏何氏釋公羊則以齊歸爲襄公嫡夫人與左不同季氏本謂自昭至哀再無卒襄夫人者則齊歸之爲嫡亦未可定也姑竝存之

##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

左傳 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公羊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胡傳 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

集說 孫氏復曰蒐春田也五月不時也時又有夫人之喪 劉氏敞曰大蒐者何大比也大比之禮均土地閱老幼物六畜會車馬齊貢賦治器械三年而修之者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不貳事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羊舌肸曰魯君其亡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 高氏閌曰大云者僭天子之制也八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彊車徒日衆也夫蒐雖素定然公以夫人之喪不自臨也而大蒐不廢則是三家專以馳騁田獵問君喪也 黃氏仲炎曰蒐以大名有盡物之害也喪不廢蒐無忌君之心也所以爲此者三家爲爾公不與也 汪氏克寬曰君有喪既葬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有喪既葬卒哭弁絰帶從金革之事惡有小君之喪未葬而不廢講武之常事乎



##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子鴆反又七林反祲祥公作侵羊 祲祥杜注地闕當在兗州府嵫陽縣境

左傳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泉丘杜注魯邑當在今兗州府寧陽泗水間

集說 高氏閌曰始也盟蔑盟趡是魯君親與之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貜會盟自是何忌盟拔州仇何忌盟句繹是吾大夫與君盟魯邾之彊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以修好然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

可信邪。王氏樵曰。季孫當昭公有喪而講蒐。釁仲孫背齊歸之殯而從會盟。魯之臣子。於君親盡矣。家氏鉉翁曰。喪不貳事。既蒐復會。皆繫五月之下。所以貶也。汪氏克寬曰。自邾伐齊。齊靈屢致兵於魯。魯藉晉霸之力。及梁祝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其畀我之奔。莒受臧紇之奔。仇隙益深。至同盟求丘。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邾公之葬。是以此盟祲祥以修好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厥慭公作屈銀 厥慭杜注地闕

【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



【集說】杜氏預曰。不書救蔡。不果救。孫氏復曰。會于厥慭。欲救蔡而不能也。許氏翰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以尚也。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致救。遣使請命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諸侯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家氏鉉翁曰。般已死。而虔猶頓兵於蔡。諸侯夫征而擊逐之義。所得為也。而晉之用事者。顧假無能。蔡遂滅矣。厥慭之會。欲以何為。程氏端學曰。晉既失伯。楚圍蔡而莫之恤。八國之大夫自為會。天下之勢可知矣。汪氏克寬曰。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慭於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則失救患之義矣。夫恃強抑弱。春秋之常也。故厥慭之大夫不能救蔡。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臣弒君。子弒父。非常之變也。故于虔之諸侯。澶淵之大夫不能討賊。必待貶絕以見罪惡。卓氏爾康曰。宋之盟。以弭兵名諸侯。故諸侯麋至。今楚背盟肆暴。欲逞無厭於陳蔡。晉不能以義責之。而反姑息。令忍遣使請楚。卑屈已甚。冀保前好。豈不悖哉。嚴氏啟隆曰。晉之不能。始於趙孟。而極於韓宣。暮氣之不揚。不可為也。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弭兵之禍。蓋至此而益見矣。

【附錄左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禬。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案】厥慭之會。韓起將以救蔡。而蔡卒為楚滅。晉之不競甚矣。序列諸國之大夫。非無貶也。所以見晉伯之衰而諸大夫之無能為也。胡傳以為力弗加。則無惡。亦昧於春秋之義矣。當以汪氏克寬之說為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公羊】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集說】何氏休曰。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范氏甯曰。齊。謚。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作友

左傳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胡傳 以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彊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國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欲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父既死矣猶稱世子者君死而國被圍未暇以禮即位故國以世子告 劉氏敞曰公羊云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予謂不成其子而稱世子是與文反難以說也又鄭忽亦稱世子豈復不成其子哉又曰用之築防此似兒戲非可信也 蘇氏轍曰蔡侯死蔡世子既立矣其不稱蔡子而稱蔡世子何也蔡侯死於楚不復歸於蔡不欲不葬其子雖立不成君也是以稱世子而已君沒既葬稱子未葬稱子某喪未至而稱世子固其宜也 師氏協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蓋深惡其暴也 家氏鉉翁曰般國有當討之罪父死子立宜也而嬰城固守國亡身死特存其世子之名銘其為宗社死也 趙氏與權曰楚虔滅陳誘殺蔡君而圍蔡頓兵八月蔡城守不下則以世子有不肯為之服也城將就執虔忿其禦楚師也執歸用之經詳其事窮楚惡也 程氏端學曰蔡般弒君父以簒位人所得討幸不見殺於當時而假手於彊楚身殄國滅及其嗣子可為亂臣賊子之大警 汪氏克寬曰申無宇稱用諸侯則世子有已嗣君位矣特以其父誘死於外其國被圍於內狼狽憂虞未能備為君



之禮且書世子者又以著其嫡嗣之正也 季氏本曰圍蔡稱公子棄疾滅止稱師者一事再見從略之恒詞也

十二月單成公卒

附錄左傳 楚子城陳蔡不羮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不羮杜注襄城縣東南有不羮城定陵西北有不羮亭今案不羮有二開封府襄城縣東南者西不羮也南陽府舞陽縣北者東不羮即定陵之不羮亭也

辛未 景王十五年

# 十有二年

晉昭一年齊景十八年衛靈五年鄭簡三十六年曹武二十五年杞平六年宋元二年秦哀七年楚靈十一年吳夷末十四年

##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陽杜注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東有漢唐縣故城春秋時曰陽也

左傳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集說 杜氏預曰三年燕伯出奔齊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劉氏敞曰其言納何言納者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又曰公羊曰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也豈百二十國書悉如此殘缺乎易為不革又曰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非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故患哀禍也頓以為弗

受反當遂其亂臣賊子之心乎又曰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亦非也楚人圍陳納頓子於頓穀梁以謂納頓子者陳也陳之挈頓子可矣即何以不名頓子乎 高氏閌曰三年北燕伯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歘播越在外蓋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於別邑而已失國之難反如此 張氏洽曰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 呂氏大圭曰凡言納者內弗受而彊致之辭此蓋內無有爲之助而自外用勢力以納之耳說者曰納者不宜納也此言過矣以北燕伯觀之書之曰北燕伯則是燕之君也與入于夷儀同豈有不宜納者耶 家氏鉉翁曰燕伯入陽與衛獻入夷儀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因大國之力以入於其邑皆不名所以正君臣之分 齊氏履謙曰燕在於春秋有二此獨言北燕者見其辟遠亦以別姞姓燕 程氏端學曰燕伯不能治國至於出奔今倚大國之力十年始克入其邑其爲君可知矣然諸侯出入廢置自如又以大夫而納諸侯王綱不振甚矣



##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傳** 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集說** 高氏閌曰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於簡公乘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藹然慈仁民蒙其惠蔚爲春秋之賢諸侯

##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集說** 高氏閌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

**附錄左傳**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 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集說** 胡氏寧曰穀梁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然公有夫人齊歸之喪未及練祥而出行朝禮已不宜矣雖微季孫氏其能遂乎 家氏鉉翁曰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爲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往至晉輒爲所卻豈晉之諸臣曲爲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自伸歟



**附錄左傳**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 五月葬鄭簡公

**左傳** 六月葬鄭簡公

【集說】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

#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穀作虎。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集說】家氏鉉翁曰：虔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附錄左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瑕辛於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鮮虞杜注：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今直隸真定府新樂縣西南有新市故城，俗名新城鋪，其地有鮮虞亭。史記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　昔陽杜注：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今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有昔陽城，元和志謂之夕陽城也。案樂平去新樂幾三百里，參之道里，疑太迴遠。今藁城西南亦有昔陽亭，水經注謂之鼓聚，與新樂接壤，且其地爲肥國都。劉炫所謂肥鼓二國，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東南，似較杜說爲的。　肥杜注：鉅鹿下曲陽縣有肥累城。魏收志：藁城有肥累，即此城也。今在藁城縣西南七里。

# 秋七月

#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憖，公作整。



【左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集說】劉氏敞曰：杜云書名，謀亂故，以謂憖本患季氏彊，公室弱，是以與公謀去季氏也。此則季氏之仇，而魯忠臣矣。謀泄事變，卒爲彊臣所逐，豈謀亂者哉？苟使憖無罪而奔，遂書其字乎？實於季氏失君臣之義。　高氏閌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憖，不克而以費叛，憖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　陳氏傅

良曰。奔例有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求將命之辭也。公孫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復命之辭也。憖與南蒯謀季氏。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憖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憖有奔焉耳。

## 楚子伐徐

【左傳】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



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潁尾。杜注。潁水之尾。在下蔡西。案潁尾。潁水入淮處也。漢志。陽城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在今江南潁上縣。與壽州接界。謂之潁口。水經注云。潁水又東南逕鄭城東。又東南入淮。即春秋潁尾也。

高氏閌曰。徐。吳之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於徐。

【集說】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　李氏廉曰。僖十五年書楚人伐徐。敗徐之後。徐世從楚。至是再伐。則以吳故也。

## 晉伐鮮虞

【左傳】因肥之役也。

【集說】杜氏預曰。不書將帥。史闕文。　蘇氏轍曰。晉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以執虞公。其滅虢也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稱人若師可也。特書晉。罪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力非不足也。棄諸侯也。　齊氏履謙曰。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及此年晉伐鮮虞。三者皆春秋闕文。

【壬申】景王十六年

## 十有三年

晉昭二年。齊景十九年。衛靈六年。蔡平公廬元年。鄭定公寧元年。曹武二十六年。陳惠公吳元年。杞平七年。宋元三年。秦哀八年。楚靈十二年。吳夷末十五年。

## 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

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乎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胡傳】費內邑也命正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集說】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人之名何也曰家臣賤微名不合登於史冊也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以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 高氏閌曰費季氏邑也叔弓帥師圍之見家臣之彊季氏之無君也家臣以邑叛不以君命而使大夫討之如是則大夫非魯之大夫也季氏之大夫也師非魯之師也季氏之師也如是而欲討叛不思之甚也 家氏鉉翁曰南蒯不書叛何也曰蒯號於人曰吾以尊公室其心跡未著焉得正其罪蒯之以費奔齊於是爲叛臣矣曰家臣尊公室可乎曰可諸侯之臣皆天子之臣也大夫之臣亦諸侯之臣也當時有謂家臣不當言彊公室者乃亂賊之黨之言而傳者有取焉不敢謂然也 汪氏克寬曰經書帥師圍內邑者五圍棘者復汶陽田而棘不服也圍費圍鄆兩圍郕者家臣彊而以邑叛也復本國之邑而書之如攻他國之邑者譏不能修德以服其民也討本邑之叛而書之如復舊邑者譏其不能正己以馭其臣也故曰治人不治反其智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

**谿** 谿作溪

【左傳】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於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

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中犨。杜注邑名。　息舟。杜注楚邑。　魚陂。杜注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戰國策冷向曰。楚北有符離之塞。南有甘魚之口。是也。今在湖廣安陸府景陵縣西北。　頁。杜注漢別名。

【公羊】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胡傳】楚師伐徐。楚子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上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蔡失職以棄疾命。名比於晉。既至。脅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弒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於棘闈。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弒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弒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皆於禁盈是也。臣不以為君。則公子鱄於衛是也。若夫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累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族祿。同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虔弒郟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啓叔肸。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為社稷鎮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比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附錄】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不書復入而言歸者。明非始謀也。以之首惡。罪其從亂。且敢有其位也。所謂原情定罪。　孫氏復曰。先言歸者。明比不與謀也。後言弒者。正比之罪也。　蘇氏轍曰。比將為君。不曰楚比而曰公子比。何也。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棄疾。以比為名而已。為君非比志也。比雖不志於君。迫於觀從棄疾。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比雖不弒而弒君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也。虔猶在楚。其不曰入。何也。觀從名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矣。　高氏閌曰。先書比歸者。明在外本無弒君之心也。及其以棄疾之請。遂有得位之心。故復言弒者。正比之首惡也。既曰歸于楚。又曰弒于乾谿者。非比親弒之也。加之罪耳。比奔晉十三年矣。其能一旦自外歸而弒其君乎。然棄疾脅比而立。虔自縊而死。若比不從棄疾之脅。則虔未必死。棄疾不得比。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為君。則成虔之縊者。比也。比效死不立。則可矣。既立。又焉得避是名哉。若使人之受其名也。已享其利。則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寘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弒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　家氏鉉翁曰。始虔之篡。有能仗大義而殺之。求郟敖之後而立之。則殺者為義。篡者為賊。從討州吁無知之例。可也。及今而後殺之。又代居其位。不得謂之討賊矣。比雖未嘗事虔然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楚國。比自外歸為君。而虔死。不曰弒君。可乎。　汪氏克寬曰。公羊云。歸無惡於弒立。夫弒逆大惡。聖人不以妄加於人。豈以無惡而稱弒乎。穀梁亦云。言歸非弒也。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然里克商人陳乞之弒。皆不日。豈皆不弒乎。穀梁於許買之弒則曰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正不弒也。或日或不日。皆曰不弒。若何而名之哉。今考之經。齊連稱管至父弒諸兒而立無知為君。則書曰無知弒君。晉曳泉州甯既弒而

後公子黑臀公孫周歸於晉以爲君則不書黑臀與周爲弒君也春秋以弒虔之罪歸獄於比者蓋楚共之子長則康王次虔次比次黑肱次棄疾棄疾因虔無道而謀代其位以已次居幼不足以服國人故脅比而君之而虔之殞實在比立之後叔向謂比涉五難以弒舊君當時蓋亦以比爲首惡矣隋煬無道其臣司馬德戡裴虔通等與宇文智及弒帝推智及之兄化及而立之雖化及聞謀變色流汗迎入朝堂戰慄不能言而卻子經世書朱子綱目皆書化及弒君且不以煬帝爲弒君父之賊而未減也其得春秋書楚比之義矣

案 左氏以爲田獵于乾谿公羊以爲築乾谿之臺二說不同今無所考姑並存之

#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公羊殺作弒）

左傳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



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於鄭且致犫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犫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犫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

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



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公羊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

人。此其稱名氏以弒
何。言將自是爲君也。
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
【胡傳】則宜書曰棄疾弒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
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
而彊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
而立之爲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
迫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同
人所爲。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棄疾之君乎。然比
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爲王。肱爲令尹。疾
爲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
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
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
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集說】杜氏預曰。比雖爲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從
不稱人。罪棄疾。 啖氏助曰。衛殺州吁。齊殺無知。
皆書曰人。討此不稱人。何也。棄疾以同位而殺比。其罪
約也。故不可稱人。 蘇氏轍曰。比弒其君。殺之不稱楚
人。而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何也。棄疾非討其弒而代
之也。比既爲君。不曰楚公子棄疾弒其君比。何也。衆雖
以比爲君。而比不當君也。 高氏閌曰。比復稱公子。不
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非討賊也。殺而代之也。惘比既立
疾之謀。以深罪棄疾也。棄疾本同位而篡立。比既立。與
遂殺而篡之。改名曰居。蓋弒君之人。名在諸侯之策。故
公子圍改名虔。公子棄疾改名居。 張氏洽曰。公子比
已爲王。棄疾爲司馬。則君臣之分已定矣。又棄疾殺比。乃
不以弒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棄疾以請殺之也。比貪
爲君之利。不能效死不立。不得不服首惡之罪。若夫分
未正。而以請殺之於曖昧之中。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
未可稱弒君也。 李氏廉曰。比若實弒君。則不當仍書
公子。棄疾若真討賊。則不當不書人。楚圍若實君比。則
不當不書其君。書公子。則比異於州吁無知。不書人。則



棄疾異於石碏雍廩。不書其君。則楚人亂比異於商人
蔡般。此春秋之變文也。 汪氏克寬曰。比未能君楚。故
不爲棄疾之君也。又曰。公羊作弒公子比。夫弒者。下殺
上之辭。故雖里克弒君之子。猶書曰殺。安有書公子某
弒公子某
之文哉。
【案】公穀二家。皆以比爲不弒。其意相同。然公羊以不能
救死責比。得春秋書弒之旨。穀梁既曰比非弒。又曰比
不嫌。略無責比之意。豈
比遂得無罪乎。故刪之。

#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杜注。陳留長垣縣西南。漢置平丘縣。晉廢。今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北九十里。

【左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
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
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
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
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
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
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
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
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
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
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胡傳】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諸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
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爲申之舉。遷賴於
鄢。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
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

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外攘從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彊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徼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貴事之豫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囿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扶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集說** 陳氏傅良曰晉之不自彊於主盟自重丘而後皆大夫爾於是復合諸侯叔向請之劉子臨之諸夏猶有屬焉而齊人不可鄭人爭承魯不預盟列國之君大夫旅見於楚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鄢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 張氏洽曰晉平主盟內惑於寵嬖以女色蠱其心外崇建宮室以侈靡誇諸侯故楚虔盜名諸侯而肆為宗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斃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從治親疏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隳霸業也 汪氏克寬曰晉主夏盟不競於楚久矣以諸侯皆貳而會平丘然不能修德以感人心而徒示甲兵之威不能辨分以服人心而乃盟天子之老是以雖大合十三國之君而臨之以劉獻公文悼之會盟未有如斯之盛而卒失霸業者無其本而專事其末故也晉昭在位僅六年始會八國之大夫而不能放蔡繼會十三國之諸侯而不能振霸業其亦不足稱矣 王氏錫爵曰子產練習國體故爭事斟酌道宜過於太叔而太叔亦有從善之度

#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厎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



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於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胡傳 書同盟若劉子與盟同盟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為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歃相命而信自踰者矣有納斥侯禁侵掠誠約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列國本承齊桓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詐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情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詐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為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為後世鑒也

集說 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 家氏鉉翁曰自晉楚為成晉之君臣自謂天下無事偷情苟安無復自強之志楚由是竊霸棅虎視列國晉君臣晏佚而不敢出幾二十年今楚虔罪盈惡稔自底覆亡晉



昭乃復為會於平丘號名諸夏如病痿沉痼之人強自支拄人之見之者知其無能有為是會也齊不肯受盟晉人治兵邾南大陳戎馬脅而與之盟晉亦可鄙甚矣書同盟譏于臣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人不當以兵脅諸侯而與之同盟是所謂一書再譏也 李氏廉曰晉自重丘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而再合諸侯逢晉昭即位乘楚之亂又將有可為之機矣惜乎叔向以晉之賢大夫不能以義匡其君而乃導之以威力是以諸侯不服而晉之合諸侯遂止於此穀梁以為善其同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公羊注又以為諸侯欲討棄疾是皆不得其傳而臆度之言也 江氏克寬曰劉氏意林謂平丘與滅繼絕推其美殆與葵丘明王禁無以異故皆會盟同地而再言之今考陳蔡之復國實由於楚而晉昭未嘗有懿德美行超絕卓異非常之迹也謂春秋美平丘過矣 陳氏宗之曰晉自重丘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而再合諸侯晉昭初立有志於收諸侯也而叔向諸臣德卑材下故卒於無成自是亦不復合諸侯

## 公不與盟 與音預

胡傳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列國同惱荊蠻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其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畏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威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集說 杜氏預曰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孔氏穎達曰宣七年會于黑壤傳曰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彼公不與盟諱而不書此書之者彼不相朝聘公實有罪諱國之惡故不書其盟此年邾人莒人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是言晉受讒言公無罪非國惡故不諱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不恥不與是也言諸侯遂亂反陳蔡非也陳蔡滅而復封此豈非所謂大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者乎何故恥之又曰穀梁曰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非也公於晉唯命之從豈其獨能違衆不盟乎 程子曰晉罪公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為幸也 胡氏寧曰叔向之言北宮黝也勇人之言曾子守約者也魯人能言而不能信故恐而不敢與盟聖人信其義以訓後世故直書其事而不以為諱也 汪氏克寬曰或謂春秋揭公於不與盟之

上則是不與盟之意主於魯非也沙隨之不見公。不可言公不見。而平丘之不與盟不可言諸侯不盟公。此屬辭之體也。苟曰魯昭不肯與盟。則其會諸侯于平丘果何為乎。

##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胡傳**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彊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郠。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逐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邾郠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集說** 汪氏克寬曰。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得與盟。則執意如。晉人固知季氏之專魯政矣。惜乎汩於私欲。但知以霸令威魯。而不能以霸政治季氏。是以徒能辱魯君而季孫得逭其討。由晉之諸卿專權而庇彊家故也。

**附錄左傳**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 公至自會

**集說** 吳氏澂曰。公雖不與同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會致。　李氏廉曰。公羊以為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注云。昨諸侯將征棄疾。棄疾封陳蔡。以誑諸侯。諸侯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公直不與也。其說無據。故不取。

**附錄左傳**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中人。杜注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案兩漢志。皆云中山唐縣有中人亭。蓋唐縣本自望都分置也。今屬直隸保定府。



##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房。杜注汝南有吳房縣。即房國。今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西有吳房城。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吳王闔閭弟夫槩奔楚。楚封於此。為堂谿氏。以封吳。故曰吳房。案漢晉志。皆作吳房。杜注作吳防。必傳寫誤也。

**胡傳** 楚虔遷六小國於荊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

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

[集說] 陸氏淳曰。公羊曰不與諸侯專封。趙子曰此本是列國。今不過復其所爾。何名專封。穀梁曰不與楚滅也。今方記興復。何關滅哉。責其戎時乎。劉氏絢曰。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歸。言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高氏閌曰。楚靈不道。築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今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暴靈之惡。而歸恩於己。春秋不言歸自楚者。見國之復乃自當復。非楚得滅而復之也。家氏鉉翁曰。公羊曰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國固成周之建國。何專封之有哉。不言復而言歸。國固其有故爾以歸之。吳氏澂曰。楚虔滅陳蔡而并其土地。廬蔡靈之孫。吳陳哀之孫。當有其國而爲君者也。故其復國也書國。書歸。書名。如失國之君歸其國然。突亦歸而篡國者也。不當有國。故不繫國。黃氏澤曰。二君歸國。是已入國。來告之詞。則楚之復二君。在盟以前矣。若以二君歸爲晉盟之功。則其歸當在九月。十月。今盟後便書歸。未聞盟之功如此神速也。汪氏克寬曰。楚虔滅陳蔡而棄疾復其國。春秋止書蔡平陳惠之歸其國。而不言自楚歸。若二國之自能興復焉爾。

## 冬十月葬蔡靈公

[左傳]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集說] 陸氏淳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劉氏敞曰。穀梁云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非也。楚本不當有蔡。則蔡雖滅非滅也。不爲諸侯而成之也。俞氏皋曰。蔡滅而靈公未葬。故今國復。然後葬也。



##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

[集說] 汪氏克寬曰。公之如晉。蓋以請季孫也。既不得與平丘之同盟。而猶欲託朝之禮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宜其見辭於晉而不得入也。

## 吳滅州來

[左傳]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集說] 王氏樵曰。州來本近楚小國。楚當取以爲附庸。及茲楚亂。吳遂出其不意而滅之。不書帥師。不書侵伐。以見其滅之之易也。家氏鉉翁曰。州來。吳楚中間要害處。成七年吳入。當燕而有之。又五十歲。復以兵入而殘毀之。十九年傳楚人城州來。見吳不能有。

[附錄左傳]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

魯君徵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一

癸酉 景王十七年 十有四年 晉昭四年。齊景二十年。衛靈七年。蔡平二年。鄭定二年。曹武二十七年。陳惠二年。杞平八年。宋元四年。秦哀九年。楚平王居元年。吳夷末十六年。

## 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 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禮也。

**穀梁**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胡傳** 案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爲丟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違之義也。其終歸之。爲



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枝梧。爲拘執覩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一十餘年。至於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集說** 孫氏復曰。大夫執則至。至則名。不稱氏。前見也。陳氏傅良曰。大夫不致。必見執也而後致。亦危之也。程氏端學曰。晉執意如。不以其罪。今又舍之。亦無所爲。不惟晉之無王命。且見其執其舍。皆出於私喜怒。而非有公天下之心也。

**案** 孫氏復以不書氏爲前見。於理亦通。今竝存之。

**附錄左傳**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

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 三月曹伯滕卒

## 夏四月

附錄左傳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上國杜注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故謂之上國。宗丘。杜注楚地。今在今荊州府歸州境。



## 秋葬曹武公

## 八月莒子去疾卒

在位十四年。子郊公嗣。

左傳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胡傳 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鄆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爲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怒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很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附錄左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鬭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鬭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穀梁 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集說 劉氏敞曰。杜云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非也。傳所言意恢死時事。無有黨於亂君者。正爲君自與意恢善。而亂臣忌之。欲先殺意恢。乃逐其君耳。且意恢與君兄弟也。雖黨無惡。詩人同姓之義。猶曰不能奮飛。況但善之。何傷。若君有小惡。不務親輔而同姓之臣。先懷異心。欲肆其虐。如是自謂不黨乎。 孫氏覺曰。公穀皆以爲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大夫之位纔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見於經。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 王氏樵曰。意恢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爲文。而不去其族。 陳氏傅良曰。書殺意恢。以非其罪也。 家氏鉉翁曰。蒲餘侯與公子鐸。比而爲亂。殺意恢。逐郊公。逆庚與於齊而立之。意恢之死。爲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 程氏端學曰。莒子卒而莒亂。殺其君之親。則莒之無政可知矣。不曰

殺其大夫而曰殺其公子者。義不在於尊殺大夫。而在於殺君之親也。

【附錄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甲戌】景王十八年

# 十有五年

晉昭五年。齊景二十一年。衛靈八年。蔡平三年。鄭定三年。曹平公須元年。陳惠三年。杞平九年。宋元五年。秦哀十年。楚平二年。吳夷末十七年。

##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公作夷昧

【集說】家氏鉉翁曰。謁。餘祭。夷昧。迭爲君。季子之讓。著於下。曰。非夷昧死而後讓也。夷昧當明季子之節。以國授闔廬。宋穆之與夷是也。乃俾僚冒以位自處。以致殺身名亂。闔廬固首惡。夷昧有責焉耳。

##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附傳】左氏曰。禘于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案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案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歿之親。必不忍輕微。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爲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集說】杜氏預曰。略書有事。爲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　孔氏穎達曰。有事。謂有祭事於武公之宮廟也。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鏚。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於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籥入之時。故舉籥入也。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云去樂。鍾鼓管磬悉皆去之。非獨去籥舞也。　啖氏助曰。穀梁言大夫之卒。雖當祭禮。皆告於君。案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　高氏閌曰。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于武宮。則知自立宮之後。祭之如親廟。方其祭也。而叔弓涖事。籥入而卒。此豈雉鼎之變而已哉。　家氏鉉翁曰。祭者主於誠慤。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叔弓預於祭。猝有疾而死。則君爲之去樂卒事可也。若叔弓自歿於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告。不當以卑而廢尊。春秋書之。記禮之變其常耳。此與襄仲之卒去籥不同。不可引以爲證也。　汪氏克寬曰。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而不書祭名者。以叔弓之卒。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非時祭之失。故止

曰有事而不曰祠也左氏以禘爲四時之祭遂誤以爲禘耳

##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 無出字

**左傳**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胡傳**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爲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屛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爲亂可不畏乎爲國有九經而尊賢爲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爲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爲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爲後戒也

**集說** 范氏甯曰朝吳蔡大夫 家氏鉉翁曰楚平存陳蔡若有古人之風然蔡雖存不能國也朝吳仍居蔡費無極傾之故奔其後蔡之二君入楚不復昭侯將見留以賂而免卒復大讎義見於朱之奔東國之死柏舉之戰

##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附錄左傳** 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鼓杜注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案下曲陽故城在今直隸眞定府晉州西今晉州治即鼓國漢志所謂鼓聚也以鼓城山而名

**胡傳** 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爲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爲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敵之畧成見矣

**集說** 呂氏大圭曰十二年伐之矣今又遣命卿帥師以伐之晉不能加於楚則從事於鮮虞而已 汪氏克寬曰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稱晉師宣十六年士會滅甲氏留吁稱晉人昭十二年荀吳伐鮮虞稱晉此年

及定四年五年士鞅伐鮮虞哀六年趙鞅伐鮮虞皆稱將稱師湛氏若水曰案左氏傳則荀吳不納叛不急利誠爲善矣然不能推此加諸彼何耶夫征者正有罪也鮮虞無罪而征之是尚爲能克其類也乎不知無罪而征人之國爲非義而徒以不納叛不急利之爲善是猶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姑徐徐云耳

## 冬公如晉

【左傳】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集說】趙氏鵬飛曰公屢如晉而晉卻之至河乃復以季氏之故也今晉方爲魯執季氏而釋之公無所愽晉無所庇故聽公一朝焉　吳氏澂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爲恥也



【附錄左傳】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密須杜注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今陰密故城在陝西平凉府靈臺縣西五十里

## 十有六年

乙亥

景王十九年　晉昭六年齊景二十二年衛靈九年蔡平四年鄭定四年曹平二年陳惠四年杞平十年宋元六年秦哀十一年楚平三年吳僚元年

## 春

【附錄左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 齊侯伐徐

【左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蒲隧杜注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今在江南鳳陽府虹縣北　甲父杜注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昌邑城今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集說】許氏翰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畧以齊之彊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務爭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　趙氏鵬飛曰徐自莊僖之前內從北方迨成襄之世不見於經蓋

從楚。陳昭四年。申之會。徐人在焉。楚人以其貳於吳也。即會執之。故明年徐從楚伐吳。其後世比於楚。今楚大亂之後。楚平新立。齊侯伐徐。僥倖其或從也。無桓公之德而望桓公之服。徐吾見其不自量爾。齊侯書爵。非褒也。杜謂以爲別大夫之專兵是也。 家氏鉉翁曰。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霸。楚成伐徐。桓公躬率諸侯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之。又出偏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非但爲徐計。亦自爲齊計。今齊景睥睨晉霸。而不能志其遠者。乃伐徐以爲左右望之計。視桓公之保徐。有愧多矣。 李氏廉曰。此爲晉霸既衰。齊景公爭霸之始事。盟而不書。春秋不忍絶晉也。齊景即位於襄二十五年。今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彊其國。委任陳氏。觀晏子之言。而景公之自治疎矣。乃欲以無政之國爭彊圖霸。宜其不遂振也。晉自重丘以賄故不克有功於齊。於是亦坐視而莫校矣。 汪氏克寬曰。楚虔之立。徐屢從楚伐莒。昭十二年。以夷貳於吳而圍之。蓋徐實楚之與國也。此年盟蒲隧而遂與齊。踰十五年。吳卒滅徐。則甲父之鼎。固不足以保徐之社稷也。



##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作戎曼 戎蠻。杜注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後漢志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水經注。汝水自梁縣東逕麻解城北。故鄤鄉城也。蠻麻聲近。故訛耳。章懷太子曰。蠻中聚在梁縣東南。今河南南陽府汝州西南有蠻城。是其處也。

**左傳**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集說** 家氏鉉翁曰。書誘書殺。蓋罪之深。皆以子稱見雖有大小彊弱之不同。而於周班皆爲子。不得擅相侵陵。況誘而殺之乎。 余氏光曰。戎蠻戎之別種。其稱戎猶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留吁。舒之有舒蓼舒庸舒鳩也。戎蠻既稱子。則安於王化而服從晉伯者也。特以地在中葉許鄭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故楚人誘蠻子而殺之。左氏謂以蠻子無質。豈非爲其從晉乎。誘而後殺。不易屈也。

**案** 楚聞蠻氏之亂。誘蠻子而殺之。其罪大矣。復立其子。安得爲禮乎。左氏之說謬也。

**附錄左傳** 三月。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

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 夏公至自晉

左傳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胡傳 昭公數朝於晉三至於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彊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集說 家氏鉉翁曰公如晉踰歲涉三時之久乃還意如陷其君也其後公興兵討之勢不容已論者謂為啓釁非也 汪氏克寬曰十二年莒人愬取郠十三年平丘不與盟執意如士文伯辭公二十一年辭將伐鮮虞惟二十三年有疾乃復又二年辭弔少姜非朝又曰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惟僖公十七年十二月會淮明年九月書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明年五月書至昭公去年冬如晉今夏書至皆受制於大國踰三時而始返雖不書晉人止公考其時則微傳而事著矣

##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左傳 秋八月晉昭公卒

集說 家氏鉉翁曰晉之衰始於平成於昭頃以迨於亡 李氏廉曰晉昭立於昭公之十年在位日淺僅有厭慭平丘之會其餘則再伐鮮虞而已李氏曰晉至平昭伯業陵遲寖衰春秋所書皆錄變之大者也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晉祁午數當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有功足云哉尊為邦君而授權於大夫此溴梁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身主夏盟而授權於荊蠻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溴梁之事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與戎後五年欒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政立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至於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僅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次於乾谿北方庶幾復伯為晉君臣者改物

厲志憤悱警懼以率舊列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覲德而虞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威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命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駕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 九月大雩

左傳 九月大雩旱也

附錄左傳 鄭大旱使屠擊祝欵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 季孫意如如晉



## 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傳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 十有七年

丙子 景王二十年 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二十三年衛靈十年蔡平五年鄭定五年曹平三年陳惠五年杞平十一年宋元七年秦哀十二年楚平四年吳僚二年

## 春小邾子來朝

左傳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集說 汪氏克寬曰三年小邾穆公來朝至是十有五年再朝於昭公也 郝氏敬曰魯既卑矣小國猶有朝者晉亦卑矣諸侯猶有往者此不畏其君而畏彊臣耳以力服人諸侯不可況大夫乎

##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集說 杜氏預曰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 孔氏穎達曰尚書云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彼季秋日食亦以此禮救之傳言惟正月朔日食乃有伐鼓用幣餘月則否引夏書而與夏書違者蓋先代尚質凡有日食皆用鼓幣周禮極文周家禮法見事有差降惟正陽之月特用鼓幣餘月則否



## 秋郯子來朝

左傳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集說】趙氏鵬飛曰。小國之朝大國。以其勢力足以庇小也。魯方自庇不暇。何暇庇人。小邾子及郯子來朝。蓋亦無益矣。　家氏鉉翁曰。周魯俱衰。典章闕壞。而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之也。　黄氏正憲曰。左氏載昭子問官之對。仲尼見而學之。然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下。至於論官。惟曰揆岳牧伯公孤卿士等職而已。若雲火龍鳥之類。不少概見。何哉。蓋上古時樸事簡。故可因瑞紀事。以名其官。中古文明漸開。世變事繁。故必分職正名。命以民事。孔子欲立萬世宜民之道。是以舍遠而取近也。郯子乃識顓頊以來不能紀遠而紀近。則聖人固有以折衷之矣。所謂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非耶。

##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作賁渾戎　穀無之字

【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

棘津。杜注河津名。水經注。河水經東燕故城北。則有濟水北來注之。有棘津之名。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也。今在河南衛輝府胙城縣北。　甘鹿。杜注周地。今河南河南府宜陽縣有鹿蹄山。甘水所出。疑甘鹿以此得名。水經注。鹿蹄山在陸渾故城西北。以傳文證之。似亦可據。

【集說】高氏閌曰。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睦於楚。于是荀吳滅之。　家氏鉉翁曰。書名書滅。謂之非貶不可。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非戎人侵犯王略。自外居內也。荀吳忽襲滅其國。除矣。若謂其貳於楚。則諸侯莫不皆貳。何獨於陸渾有伐乎。　汪氏克寬曰。陸渾之戎。本居秦晉之西北。在荒服之外。自僖之二十二年。晉乃與秦遷之於伊川。使逼王畿。則是晉人始謀不臧之過也。今也與楚爭彊。掩其不備而滅之。蓋不足以贖前過矣。　王氏樵曰。書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罪之也。無王命。動大衆。不顧郊甸之震驚。掩其不備。利而取之。不待貶絕而見矣。或者猶謂此役異於闕土服遠。而得無貶若失之矣。　王氏錫爵曰。晉非爲王室除患。乃因其貳楚而陰襲之。使非萇弘先見。戎備素警。則爲王室之震驚也大矣。

##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公羊】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胡傳】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

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集說】杜氏預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　孔氏穎達曰。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彗為篲也。言其狀似埽篲。光芒孛孛然。妖變之星。非常所有。故書之。傳稱孛于大辰西。經直書于大辰者。雖在其星之西。仍在大辰分度之內。故直云于大辰。　孫氏復曰。孛。彗之屬。孛于大辰者。在大辰也。大辰。大火。　許氏翰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



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鄭獲。唯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也。　余氏光曰。季氏曰。古者歷象日月星辰。所重在於敬授人時。故溫涼寒暑得其正而後作成訛易順其常。時有愆忒。則生育違。氣有氛祲則淫邪作。非細故也。是以聖人修政務求合天。君臣一德罔敢不誠。觀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之言。可以見其所重在此。因時自考。非苟應虛文而已。至於星之有名。或以其形。或以其位。或以其事。或以其人。星本無名。名因象立。上別三垣。下分列宿。所以定天體紀日躔。初無預於占驗也。故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焉。春秋時。始以辰為商星。參為晉星。龍為宋鄭之星。鶉火為周分。而分野之說因之以起。循至戰國。游談之士。附為惑世之言。凡占休咎。類主星名。殊不知名星之次。雜出無倫。而事變無窮。亦非星名所能盡紀。其說有不可通者。而率以私智推求。偶有神合。遂謂天常。是先王敬授人時之實理。反為術家之所晦矣。故彗孛之流。氛祲之大者。其為咎徵明矣。而王室嫡庶分爭。在五年之後。乃其偶合者耳。豈專屬加心之應哉。

##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杜注楚地。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娥眉山。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

【左傳】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



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胡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賊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彊。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賊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致其所書本末。彊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集說】劉氏敞曰。穀梁云。進楚子。故曰戰。非也。戰則云戰。敗則云敗。豈擇於吳楚哉。　陳氏傅良曰。此楚令尹陽匄也。書人。吳公子光也。書國。略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於春秋者十八年。而吳入郢矣。五年。吳嘗敗楚於鵲岸。不書。六年。敗楚於房鍾。不書。書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言之也。　汪氏克寬曰。楚先勝吳。吳

後復勝楚。李氏本曰。長岸。杜元凱以爲楚地。蓋吳兵至楚境而禦之也。

丁丑 景王二十一年。

## 十有八年

晉頃二年。齊景二十四年。衛靈十一年。蔡平六年。鄭定六年。曹平四年。陳惠六年。杞平十二年。宋元八年。秦哀十三年。楚平五年。吳餘三年。

## 春

附錄左傳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集說 王氏錫爵曰。毛得之必亡也。論其理則然。惡在其爲昆吾稔之日哉。既非乙卯。得遂保有其位乎。則將謂不道而殺人者。遇良日焉而可爲哉。

## 王三月曹伯須卒

左傳 二月。曹平公卒。

##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



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 其志以同日也。

胡傳 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集說 杜氏預曰。來告。故書。孔氏穎達曰。傳稱皆來告火。知是來告故書也。春秋書他國之災皆是來告而書。公羊傳曰。異其同日而俱災。爲天下記異也。穀梁亦云其志以同日也。杜因此傳有來告之文。故顯而異之。 孫氏復曰。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也。宋衛陳鄭同日而災。異之甚者。 劉氏敞曰。四國同日而俱災。非人力所爲也。穀梁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而爲四國災。此非智者之語。何足爲說也。

案 四國皆來告火。故春秋書其事。杜注是也。然同日而四國俱災。其異甚矣。公穀之說。亦可並存。

## 六月邾人入鄅

鄅杜注。琅琊開陽縣。水經注。開陽在防之東南。沂水逕其南。故鄅國也。今

山東兗州府沂州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

【左傳】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集說】趙氏鵬飛曰。春秋小國。眞蜂蠆也。睎大陽之溫。則肆其毒。邾子見剬於魯亦甚矣。今少安其巢。則毒螫之心生。鄅何慊於邾。邾人乘其不虞而縱兵入其郛。蓋以前日失鄫。失鄫。失漷東田。故僥倖於鄅。庶或掩其不備。取此以償彼也。是誠可疾。故曰邾人入鄅。書人書入。賤之也。　汪氏克寬曰。書以惡邾。且爲宋公伐邾起也。　季氏本曰。鄅。宋姻也。宋爲大國。近在邾南。事大猶恐獲戾。而無故入鄅。非名兵之道乎。



# 秋葬曹平公

【左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附錄左傳】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集說】王氏錫爵曰。裨竈請禳。子產既拒之曰。天道遠。人道邇。不可謂非正論。而玆復大爲社。祓禳於四方。以振除火災何歟。

#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集說】杜氏預曰。自葉遷也。　孔氏穎達曰。成十五年。許遷于葉。自是以後。許常以葉爲都。九年。許遷于夷。是自葉遷于夷也。十三年傳曰。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注云。荊。荊山也。滅蔡在十一年。許又從夷遷於荊山。平王復之。復其本國。許又歸於葉也。故知此年遷于白羽。是其自葉遷也。且傳云。葉在楚方城外之蔽。明其欲遷之。猶許在葉也。案傳王子勝言於楚子。使之遷許。則是楚人遷許。非許自遷。楚雖發意遷許。許亦畏鄭樂遷。故以自遷爲文。若許不樂遷。楚彊遷之。當云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之類。不得云許遷于白羽。其以自遷爲文。知許人自樂遷也。　胡氏寧曰。本所以存許。非彊之也。　汪氏克寬曰。復封陳蔡。而許亦還葉。故今自葉而遷許。至是三遷矣。

戊寅。景王二十二年

# 十有九年

晉頃三年。齊景二十五年。衛靈十二年。蔡平七年。鄭定七年。曹悼公午元

年。陳惠七年。杞平十三年。宋元九年。秦哀十四年。楚平六年。吳僚四年。

# 春

附錄左傳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於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陰。杜注。陰縣。屬南鄉郡。今湖廣襄陽府光化縣西漢水西岸。有古陰縣城。即下陰邑也。 郥陽。杜注。蔡邑。當在新蔡境。

# 宋公伐邾

左傳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於蟲。

蟲。杜注。邾邑。當在濟寧州東境。

胡傳 案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鄅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集說 高氏閌曰。天下無霸。而宋元於此一正入鄅之亂。是以春秋錄而進之。 家氏鉉翁曰。凡書爵而書侵伐者多貶。此繼邾人入鄅而書宋公伐邾。則與宋公之討有罪也。 卓氏爾康曰。邾以蕞爾小邦而侵鄅。用鄫子。黠驁甚。故宋元親討之。以懲其暴橫。不第為向戌報女怨也。



#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穀梁 止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胡傳 案左氏。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其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願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弒君之意矣。

【集說】劉氏敞曰穀梁云日弒正卒也非也州吁無知條
藉商臣趙盾歸生夏徵舒崔杼甯喜弒君皆書日此
可云皆正卒乎春秋褒貶皆不明待日月而後見之此
說而不通也 蘇氏轍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
卒其以弒書之何也止雖不志乎弒其君由止以卒則
亦止弒之也君由止以卒而不以弒君書之則臣將輕
其君子將輕其父亂之道也故止之弒君雖異乎楚商
臣蔡般也而春秋一之所以隆君父也今律過失殺人
以贖論過失殺尊長減殺人二等過失殺大父母減殺
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父子之親許以情論
至於君臣則情不勝法此蓋春秋之遺意也 胡氏寧
曰悼公不起是飲非其藥而致卒也止不嘗藥是有忽
君父之心而不敬也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跬步
之間猶不敢忘父母況父母之疾而可輕之乎 陳氏
傅良曰哀姜慶父弒閔公書曰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
公子慶父出奔莒則罪人斯得矣許悼公飲世子止之
藥而卒世子奔晉世子止誠不嘗藥嗣春秋將爲後人
戒書曰世子止弒其君不言奔可也 張氏洽曰藥劑
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姑以瘧言之今之治瘧以砒
煅而餌之多愈然煅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
死必此類也然止以弒書何也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
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
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
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
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 萬氏孝恭曰許止之事雖
若可恕萬一後世臣子幸君父之疾進藥以斃之而自
附於不知嘗藥之義是啓之爲亂原也 李氏廉曰春
秋加趙盾弒君示人以臣道也加許止弒君訓人以子
道也二事相類然晉靈公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者許
止自責踰年而卒其心可知矣趙盾力能討賊而不討
春秋不得不終誅之也若陳氏因左氏止奔晉之說而
疑止眞弒父則又恐未可以一家一句而盡廢諸傳之



文也 汪氏克寬曰悼公在位二十四年世子止之弟
斯立是爲元公 金氏賢曰自左氏之說而觀之則是
藥不由醫止所進也悼公之死藥所致也胡文定公謂
忽其君父者是矣自穀梁之說而觀之止痛父之死咎
已之深豈有殺其君父之心哉特以未達藥法襲之不
精用之不當以誤之耳歐陽文忠公謂止實弒君者誤
矣或曰藥以誤君固有罪矣然與弒其父者殊科書弒
可乎曰藥出於止而君死於藥非弒而何書以大惡非
彊加之也故書曰許
世子止弒其君買
【案】許止弒君三傳不同要之皆以爲非弒而公羊聽止
赦止之說更爲允當蓋止之非弒有屬辭比事而知之
者春秋世子弒君者三楚商臣蔡般皆立乎其位而止
則弗立乎其位者也此比事而可知者也許與陳蔡皆
密邇於楚楚虔能假討賊之名以滅陳蔡何棄疾獨釋
許不問乎況白羽既遷楚方引許以自近也此屬辭而
可知者也止之非弒亦明矣聖人所以書弒者蓋以悼
公之死由於世子之藥則止雖非弒而弒君之罪止有
不得而辭者故加弒焉所以教天下之爲臣子者也諸
儒紛紛謂止實進毒以弒其君不亦過乎左氏以爲止
奔晉穀梁以爲止未踰年而死
二說不同今無所考姑兩存之

## 己卯地震

【集說】汪氏克寬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
及二十三年是也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爲反常之
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爲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彊僭已甚
天之示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
知省逼及
於難悲夫

【附錄左傳】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
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

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

濮案百濮叛楚杜注夷也昭元年趙孟曰吳濮有釁杜注建寧郡南有濮夷此年楚子伐濮杜注南夷三注不同蓋種族不同而約言其地當在楚之西南境

##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紀鄣杜注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有紀城寰宇記云在縣東北七十五里今山東莒州即江南贛榆縣界也

**集說** 高氏閌曰莒不事齊故 汪氏克寬曰齊景爭伯之心不下於傳桓而徒計近功汲汲焉有事於徐莒以晏子之賢爲之輔佐而亦不能有所匡正則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

## 冬葬許悼公

**公羊**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弒也曷爲不成於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胡傳**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爲弒父也其說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弒君獲罪此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爲赤子而其教已有齋肅敬愼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集說** 家氏鉉翁曰或問蔡般之弒景許止之弒悼皆書葬同乎否乎曰其弒異其葬烏得而同 姚氏舜牧曰悼公書弒著世子止有弒君之事是謹嚴春秋悼公書葬明世子止無弒君之心是忠恕春秋

**附錄左傳**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懼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

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洧淵。杜注。洧水出滎陽密縣。至長平入潁。案。今洧水自密縣東流。經新鄭縣南門。又東會溱水。謂之雙洎河。即洧淵也。

己卯

景王二十三年。

## 二十年

晉頃四年。齊景二十六年。衛靈十三年。蔡平八年。鄭定八年。曹悼二年。陳惠八年。杞平十四年。宋元十年。秦哀十五年。楚平七年。吳僚五年。

##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集說　杜氏預曰。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　孔氏穎達曰。歷法十九年為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旦冬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章首之歲年也。計僖五年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為七章。今年復為章首。故曰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朔旦冬至。謂正月之朔。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今傳乃云二月己丑日南至。是錯名正月為二月也。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即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



月。故朔日己丑日南至也。時史失閏。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傳於八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閏在二月後也。時史以閏月為正月。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從其誤而書之。傳以經之正月。實非正月。更於二月記南至之日。以正歷之失也。

##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莫公反。穀作夢。鄸。杜注。曹邑。在今兗州府曹州北。

集說　杜氏預曰。當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　孫氏復曰。鄸。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鄸出奔宋者。以別從國都而去爾。　劉氏敞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可謂智矣。然猶據防以求為後於魯。是以孔子譏之。以謂其罪與不孝非聖者均。已不孝則無親。非聖則無法。要君則無

上三者皆大亂之道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暫奔齊
公孫會之自鄸奔宋也其賢於臧武仲遠矣公羊曰爲
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春秋之義善惡各以其事進
退之何有賢其祖而遂諱其後子孫惡乎且所以諱賢
者之過者謂小不足以妨大短不足以毀長而可以成
人之美者也若乃大惡至叛君專地反臣子之義亂人
倫之常矣而猶爲之諱乎如必賢者子孫則罪皆可諱
是管蔡不誅於周也由是觀之所謂爲公子喜時諱其
義安在哉穀梁曰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
孫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非也若臣不叛君常事
爾何足襃哉　高氏閌曰會子臧之子鄸子臧之采邑
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
書叛故宋華亥向寗華定自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
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此書自鄸出
奔而先不書叛則非叛也蓋鄸乃公孫會繼其父之食
邑而得專制之者如穀梁之說爾得罪待放君無赦命
是以自其所食之邑而奔他國也　王氏樵曰案公羊
猶曰諱胡氏直謂其待放而後出奔得去國之禮而賢
之矣又曰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
以賢之爲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觀公羊尤迂曲矣
余氏光曰郝氏曰公孫會曹大夫出奔宋傳不詳其故
公羊揣爲子臧之後以邑叛爲賢者之後諱夫子臧之
節春秋不錄何爲爲其子孫諱逆大夫多賢者後而皆
諱則無一書矣春秋政在大夫出奔必書何諱之有

**附錄左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
寗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
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
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
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
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寗之子羅華
定之子啓與華
氏盟以爲質



#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公穀作輒

**左傳**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
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
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
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
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
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
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
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
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
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
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
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
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
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於公公載寶以出
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
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
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
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旣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
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
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
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
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鎭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
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
侯以爲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
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
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
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
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
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
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高魴出奔

皆閭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
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於齊且言
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
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
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
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
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平壽杜注衛下邑　蓋獲杜
注衛郭門　死鳥杜注衛地

【公羊】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
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穀梁】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
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
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
之綦楚謂之踙衛謂之輒



【集說】孫氏復曰衛侯之母兄而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
政也故曰盜殺衛侯之兄縶以著其惡　劉氏敞
曰其兄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衛侯之兄輒言不能親
親也千乘之國亦大矣而盜得以殺其兄故君子閔焉
張氏洽曰縶以有疾不得列於宗而廢是以靈公得
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
之而使不得有爲於其國此舜所以盡其恩於兄弟也
靈公受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見俾之預
於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母以預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
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
也　李氏廉曰左氏說見昭三十一年胡氏不取然春
秋書盜者四射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
也故任公輔以爲豹非卿故曰盜而陳氏亦曰既奪之
司寇則非卿矣恐其說亦是其罪衛侯之說公穀得之
諸家皆同　金氏賢曰經所謂盜果誰謂乎曰謂齊豹
也豹具官於衛何以盜名曰以其爲盜賊之事是亦盜
賊而已矣書之爲盜賊之也是以
蔡公孫翩亦書盜行同於豹也

#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作甯

【左傳】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
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閻敗子
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
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
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
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
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
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
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
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
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
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
所



鬼閻杜注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今河南
開封府陳州西華縣東北閻倉亭城是也

【集說】陳氏傅良曰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奔鄭華亥向寧
華定奔陳其但書三子何衆不可勝罪則罪其甚
者入南里以叛亡師於楚爲宋患之日久是以甚三子
也　呂氏大圭曰一宋國也而大夫同出奔以見君不
能待其臣而臣不能事其君也　家氏鉉翁曰書三卿
同日而奔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爾　季氏本曰
陳宋鄰也三大夫往奔欲
依陳爲亂而宋其危矣

#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廬左作盧

【附錄左傳】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
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

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
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
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
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
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
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
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
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
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
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
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
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
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
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
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
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
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
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
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
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
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
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
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
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
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
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
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
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
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
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
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
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
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
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
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
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
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
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
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
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
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
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
之樂，非君所願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
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
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
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
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
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
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
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
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
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
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
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聊攝　杜注：齊西界。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今聊城
屬東昌府。　姑尤　杜注：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
郡東南入海。姑水，即登州府黃縣之大姑河；尤水，即
萊州府掖縣之小姑河。　萑苻　杜注：澤名。疑即中牟
澤，周禮所謂圃田澤，
跨中牟有川氏界。

庚辰景王二十四年

## 二十有一年

晉頃五年。齊景二十七年。衛靈十四年。蔡悼公東國元年。鄭定九年。曹悼三年。陳惠九年。杞平十五年。宋元十一年。秦哀十六年。楚平八年。吳僚六年。

## 春

**附錄左傳**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 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傳**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書聘止此。

**左傳**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集說** 杜氏預曰。晉頃公卽位。通嗣君。許氏翰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趙氏鵬飛曰。晉至頃公。公室日衰。六卿日侈。頃公拱手爾。卽位於今五年。始出聘諸侯。蓋霸業旣衰。諸侯外之。彼亦知無求於諸侯。故聘好有所不急也。六卿勢醜德齊。雖時相忌。何暇外交諸侯修霸業哉。嗚呼。文之業衰矣。汪氏克寬曰。二十二年晉執叔孫。蓋原於士鞅之怒也。晉之聘魯者十有一。始於荀庚。而終於士鞅。始則伉而要盟。終則怒而責禮。霸者之臣所以修聘於望國之魯。其非邦交之舊亦甚矣。

##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叛公作畔

南里。杜注。宋城內里名。在今商丘縣境。

**左傳**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橫。杜注。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

**胡傳** 案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爲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

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集說】杜氏預曰：自外至，故曰入。據其邑，故曰叛。劉氏敞曰：入于宋南里者何，入宋而居于南里也。蓋中國而守之。然則於何畔，或曰畔乎陳也，或曰畔乎楚也。公羊曰：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非也。宋南里者，入宋而居南里也，又何疑焉。　家氏鉉翁曰：書叛，誅姦之極典。華向首禍於國，計而奔，奔而復，乃挾吳楚將覆宗國。叛狀既著，始書叛。　汪氏克寬曰：穀梁云南里，宋之南鄙，非也。凡書叛不言四鄙，必書其邑，此不言邑而繫之宋，則爲宋城內之里名無疑矣。又曰：叛，直叛也，謂直叛而不作亂。夫外挾吳楚之援，將以覆其宗國，其君幾不能自保，猶曰不作亂耶。其書自陳，陳亦有罪矣。以奔亡之臣，而能入國以爲亂，非陳助之兵力，則未見其可也。晉荀吳會齊衛曹之師以救宋，而不書圍宋南里者，悼公圍彭城，則以五大夫歸，荀吳救宋而逸賊，使華向得



逭不臣之誅，故不以討叛予之也。

#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集說】孔氏穎達曰：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也，則亦不是常爲水也。　汪氏克寬曰：日食三十六，昭公之世凡七見，比之他公，災異最數。自即位至是年，四書日有食之矣。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遇災而懼之意，乃云不爲災，使公怠於修政，遂致失國。蓋黨於季氏，而姑爲諂諛以悅君也。　王氏樵曰：案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魯衛惡之，安在其不爲災邪。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省德消變之實，而爲是說，以滋其怠玩，卒使出逐，應陽微之象，非忠臣也。

# 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羊作痤。

【左傳】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集說】杜氏預曰：叔弓之子伯張。　趙氏鵬飛曰：叔輒，弓之子，無事業見於經，而獨書卒，志世爵也。

【附錄左傳】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



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翟僂新居於新里，既戰，說甲於公而歸。華妵居於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汝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

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鴻口。杜注：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今在河南歸德府商丘虞城二縣界。揚門。杜注：睢陽正東門曰揚門。赭丘。杜注：宋地。後漢志：陳留長平縣有赭丘城。應在今河南開封府陳州西北境。

##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

左傳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集說 劉氏敞曰：穀梁云：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非也。即仲尼欲如此貶東國者，書東國不亦足乎？徒貶其半名何為？即貶其半名為法者，使蔡侯止名東，當復貶去其上下而云蔡侯田乎。 胡氏銓曰：楚虔誘殺蔡般，執用蔡有，蓋蔡君不共戴天之讎。朱乃奔而親之，惡何可言哉。 黃氏仲炎曰：案左氏，蔡朝吳奔鄭，蔡侯朱奔楚，皆由楚臣費無極之讒也。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費無極是已。有國家者可無畏哉。 汪氏克寬曰：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東即東國而誤為朱也。然左傳昭二十七年記沈尹戌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兩人也。豈穀梁經文因後書東國而誤也歟。 季氏本曰：朱曾祖般為楚所戕，祖有為楚所用，而往奔焉，懼其殺己也。信乎其往愬矣。朱奔而楚之彊暴見焉。 嚴氏啓隆曰：朱出奔楚而不書其卒，是卒於楚也。不成其為君，故無謚。東國於是為悼公。東國，隱大子有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

##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集說 許氏翰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之。 高氏閌曰：魯衰而制於齊，晉愈彊，則其往也愈數；及魯之益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削也，甚而不能以義自彊耳。 家氏鉉翁曰：叔孫為政，季氏惡諸晉，士鞅怒卑己，故公為所卻。蓋季氏外交彊國大夫，脅制其上也。 汪氏克寬曰：晉之伐鮮虞，豈妨於邦交之禮？如文三年，晉將伐楚以救江，而公如晉；成三年，晉將伐廧咎如，而公亦如晉，未聞辭公也。况是年晉實未嘗有事於鮮虞，蓋託辭以拒公耳。 余氏光曰：黃氏曰：傳載晉有鮮虞之役，故辭公，晉豈無以待公乎。季氏之彊，昭公之弱，晉助其臣而不有其君久矣。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一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二

[辛巳]周景王二十五年。晉頃公六年。齊景公二十八年。衛靈公十四年。蔡悼公二年。鄭定公十年。曹悼公四年。陳惠公十年。杞平公十六年。宋元公十二年。秦哀公十七年。楚平王九年。吳僚七年。

## 二十有二年

## 春，齊侯伐莒

左傳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壽餘，杜注莒地，當在安丘縣境。稷門，杜注齊城門也。

集說 高氏閌曰：齊以[illegible]矜而自功如此，安能及遠哉。胡氏[illegible]曰：前年齊高發伐莒，今[illegible]侯伐，[illegible]責其殺意恢之故也。殺意恢者何？[illegible]以處莒庚與。明年[illegible]莒子來奔，齊[illegible]之地也。[illegible]氏[illegible]曰：莒[illegible]服於齊，[illegible]庚與以郊公在齊之故，遂與齊不相能。元年[illegible]高發伐之，而倨彊如故。今北郭啟伐之，莒子不聽苑羊牧之之諫，而反敗齊師於壽餘，[illegible]景公親帥師致伐。莒始行成，然猶彼此涖盟，不甚相下，則莒之民力亦疲於奔命矣。

##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 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胡傳 華向[illegible]請救，[illegible]公，又劫其君，取其大子母弟為質。[illegible]人求助於吳楚，入彼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以討之，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illegible]宜執[illegible]臣[illegible]致之於境。今楚人釋君[illegible]臣是[illegible]從[illegible]一代[illegible]於[illegible]，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illegible]何[illegible]衛公子朝[illegible]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集說 趙氏[illegible]曰：若何[illegible]出奔，則以入國後書自南里以明之，故[illegible]曰[illegible]也。何[illegible]陳氏傅良曰：[illegible]封衛公[illegible]書[illegible]入[illegible]也，而後書。[illegible]鄭良[illegible]及[illegible]之[illegible]書[illegible]佚賊也。書[illegible]猶可也，書歸若[illegible]趙鞅甚矣。家氏鉉翁曰：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為之彊兵，使楚得以稱霸[illegible]號天下。今宋大夫為亂於內，楚乃從而羽翼之。先書叛，[illegible]書奔楚，罪楚之納[illegible]也。程氏端學曰：二叛奔陳，又自陳入宋，[illegible]以叛[illegible]出奔楚。往來三年，出入自如，何[illegible]之者三叛[illegible]著矣。陳[illegible]之[illegible]明矣，然宋公之[illegible]門亦可知也。

## 大蒐于昌閒

閒公作姦

附錄 昭公之時，凡書蒐，或以非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

擊刺之未失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袒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彙纂】劉氏敞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　許氏翰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盛彊公失其政兵戎是講而禮防不興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而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汪氏克寬曰紅比蒲昌間皆非蒐田之常所



##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北山杜注洛北芒也案芒山一作邙山一名平逢山亦曰郟山亦曰太平山今在河南府城洛陽縣東北連偃師孟津鞏三縣界　榮錡杜注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今屬河南河南府

【附錄左傳】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東陽杜注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

##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如京師止此

【彙纂】孫氏復曰以天子之尊三月而葬此諸侯之不若也　高氏閌曰天子崩天下諸侯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會之又以三月不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趙氏鵬飛曰三月而葬亂故也魯使卿會葬天王者二叔孫得臣葬襄王與此叔鞅葬景王爾以卿行而不躬會固已為罪矣然愈乎以微者會之以微者會之固輕矣然愈乎不會之甚矣　卓氏爾康曰景王太子壽早夭猛與匄皆為母弟子朝庶孽也猛幼而貴朝長而卑王愛朝將立焉不及而崩子朝恃寵爭立諸大臣不服於是劉子單子欲附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欲附立子朝彼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二月即葬景王者蓋劉單欲使王猛急成喪以行事也



## 王室亂

【左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

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郊、要、餞。杜注：三邑，周地。

揚。杜注：周邑。路史曰：宣王子曰尚父，幽王封之曰揚侯，其地平陽揚氏縣，漢之河東縣也。今山西平陽府洪洞縣東有揚城。寰傳云：壬戌，劉子奔揚。癸亥，如劉。劉，今偃師劉亭是。揚邑距偃師不出百里外，當即僖十年揚拒泉皋之揚，而非山西之揚侯國也。

領。杜注：周地。平時。杜注：周地。

王城。杜注：郟鄏。今河南縣。括地志曰：故王城一曰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所築，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城內西偏。

**欽案** 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胡傳**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邇。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

**集說** 杜氏預曰：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

劉氏敞曰：公羊云言不及外也，非也。謂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耳。

高氏閌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是見王室之亂，聖人乃於此不書其辭，何哉？於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尊之。言王則曰天王，不混稱於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於列國也。王敗於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王與戎戰，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以至襄王出奔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矣。故凡王室可諱可匿者，皆覆庇其辭而為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甚，故特書之。子頹、子帶之亂不書，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自亂，有甚於惠、襄也。

陳氏傅良曰：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欲篡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成於伏賊，則天下無人紀矣。

黃氏仲炎曰：王室亂者，朝、猛爭國無主，乃亂也。書曰：密邇王室。詩曰：王室如燬。王室之為言，猶王家也。

家氏鉉翁曰：子頹、子帶之亂不書，今而書此，聖人之特筆也。是時周有兩天子，其亂與頹、帶異矣。劉、單所守者禮律之正，尹、召以景王之邪志為治命，亦足惑人，非劉、單所守堅確，眾人惟義是輔，成周之亂將底於亡，所以書也。

汪氏克寬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普天之下，天子皆可居之。然一家之內，自門而堂，自堂而室，室者所常居之所也。故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言天子之所當居也；書天王出居于鄭，言居于所不當居也；書王室亂，則著其禍起於所當居之地也。惠、襄之世不書王室亂，以頹、帶之亂，周有君，天下有王，未足以言亂。然景王崩，王猛未能定其位，子朝爭國，故特書王室亂。

戴氏溪曰：自入春秋以來，周室蓋三亂矣，其禍皆生於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寵子帶，幾危王子鄭，齊桓公盟世子于首止而位定。襄王復寵子帶，出居于鄭，晉文公納王，王室遂定。向微二霸，周室之亂豈待敬王之時哉？然則春秋書王室亂者，識周室之微弱，歎伯文之不復有也，悲夫。



##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皇。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後漢志：湟水，卽皇也。水經注：洛水合於谿泉，又東，湟水注之，卽湟水也。京相璠曰：黃亭在鞏城北三里。今屬河南河南府。

【公傳】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圜車，次于皇。

圜車。杜注：周地。

【集說】劉氏敞曰：公羊云：其稱王猛何？當國也。非也。王猛乃王矣，未逾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何則？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從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乃王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穀梁曰：王猛嫌也。非也。若王猛嫌，豈得云居乎。　汪氏克寬曰：傳注皆不明言王猛爲大子母弟。然春秋於猛直稱王而不書立，於朝則書立而稱王子，於匄則直稱天王，則猛匄與朝嫡庶之分明矣。故文定謂猛匄皆大子母弟，而安定先生則曰大子有母弟者，王猛是也，敬王又猛弟也。吳興沈文伯亦云以意推之，大子子猛、敬王皆后所生，子猛適子之長，子朝庶子之長，猛當立而朝不當立也。　嚴氏啓隆曰：不曰王猛居于皇，而曰劉單以之者，猛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功，史家告實，非聖人之貶文可知。儒者泥於以之一字，而曰人而曰以，能廢立之也。又曰挾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夫爲人臣秉忠孝之性，出萬死以赴君父之難，既奉王猛於王城，又立敬王而逐亂賊，卒以成功告文武之靈，斯亦可以免於貶矣，而以以之一字定聖人之情，豈春秋之功罪若是其倒置乎哉？故凡泥於文而不求諸實，未有不至於倒置者也。是不可以不辨也。

【纂】凡書以者，善惡存乎其人，非有貶也。單劉之以猛爲正，尹氏之以朝則非矣。劉氏敞以單劉爲專，而胡傳因之，陳氏傳良亦謂以非順辭，皆謬也。當從嚴氏啓隆之說。

#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傳】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於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於社。

前城。杜注：子朝所得邑。服虔曰：前讀爲泉，即泉戎地，在伊闕南。水經注：伊水自新城又北經前亭西，即傳之前城也。　東圉。杜注：洛陽東南有圉鄉。路史：周地有東門、西圉，東圉即圉鄉也，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南。　社。杜注：周地。案黃河西自偃師界入鞏縣，洛水入之，有五社渡，又爲五社津，光武遣耿弇等軍五社，備滎陽以東，即此。

【胡傳】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主爲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悖乎道之中。

【集說】劉氏敞曰：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何休云：得京師地半，自稱西周。非也。此休不知之耳。又曰：其言入何？篡辭也。亦非也。向王猛居于皇，亦何不言入乎？必若以入爲篡者，下有天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篡乎？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非也。必以入爲內弗受，則天王入于成周亦弗受乎？　高氏閌曰：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　胡氏寧曰：王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明正也。書名者，別子朝也。居于皇，入于王城，而書猛，別嫌也。　陳氏傳良曰：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張氏洽曰：以經書魯之法推之，未葬當稱

王子某既葬當稱王子逾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適當子朝爭立之際猛雖正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　家氏鉉翁曰胡氏曰劉單臣也曷爲能以王猛乎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似非經意下不以上卑不以尊常也下以上卑以尊變也期不失其正而已矣劉單守正者也景王崩尹氏欲立王子朝劉單據正立大子之母弟猛春秋書以其所當以也若夫未踰年之君而書王成猛之爲王也必名以著之不名無以別于朝也不書出王者無外也書入不入無以奠王於位也王城者概洛城而言入王城未能正位與子朝分國而處也

##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於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於陰於侯氏於谿泉次於社王師軍於氾於解次於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侯氏既即緱氏　谿泉杜注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水經注洛水又東明樂泉注之水出南原下五泉並導故世謂之五直泉即古明谿泉也　解杜注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後漢書洛陽大解城在今洛陽縣南其小解城在縣西南也　任人杜注闕也　京楚杜注子朝所

集說　杜氏預曰未即位故不言崩周人謚曰悼王　胡氏瑗曰生則書王明實爲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　孫氏復曰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孽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　劉氏敞曰公羊謂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非也向言王猛者以文不可繫子



今言王子者死當以子禮治之明是乃王之子也言卒者未踰年之君猶子赤子般皆言卒也言卒則可言薨則不可又曰穀梁曰此不卒者也非也猛雖未成君然謂之小子王卒固當告於諸侯諸侯之不成君之卒乃不書爾又曰其曰卒失嫌也亦非也猛未踰年不可言崩又不可言薨是以通言卒爾何嫌之失　胡氏寧曰未踰年不崩不葬卒而加子者正名也　家氏鉉翁曰景王不及期而葬未得以先君既葬爲說書王以別於爭立之朝名之子之以立未踰年也　吳氏澂曰子上加王字者表其爲天王未踰年之子以別於諸侯未踰年之子也　李氏廉曰公穀皆以子猛爲篡故卒義不可從

##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集說　杜氏預曰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曆推之前後當爲癸卯朔書癸酉誤



壬午　敬王元年

## 二十有三年

晉頃七年齊景二十九年衛靈十六年蔡悼三年鄭定十一年曹悼五年陳惠十一年杞平十七年宋元十三年秦哀十八年楚平十年吳僚八年

##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 癸丑叔鞅卒

集說　汪氏克寬曰叔弓之子輒之弟也子詣嗣爲大夫

##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

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逕。杜注邾邑。今在費縣故武城之南。離姑。杜注邾



**集說** 杜氏預曰稱行人譏晉執使人。孔氏穎達曰傳說魯取邾師則是魯有罪矣而譏晉執者凡諸侯有罪盟王當以師討之不得執其使故譏之。高氏閌曰晉雖以取邾師爲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爲士鞅來聘以魯爲卑己故也　家氏鉉翁曰叔孫豹會於虢莒人訴取鄆將戮之樂王鮒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豹名使者裂裳帛而與之弗與婼豹之子也今爲晉所執范鞅求貨亦弗與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魯有賢大夫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國事坐視彊臣之脅制以至於亡悲夫

# 晉人圍郊

**左傳** 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郊。杜注周邑。鄩。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括地志鄩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水經注云蓋周大夫鄩肸之舊邑也。平陰。杜注今河陰縣。案平陰古爲津濟處漢置平陰縣魏改曰河陰寰宇記平陰故城東有平。八謂之河陰川今故城在河南府孟津東一里。澤邑。賈逵曰澤卽翟泉也。

**胡傳** 案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於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鄩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有視諸侯徐遣大夫往役助王室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集說** 杜氏預曰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　孔氏穎達曰傳稱朔日圍郊至癸丑



乃叔鞅卒癸丑正月十二日也是圍郊在叔鞅卒前也晉人來告圍郊不以圍郊日告之告在叔鞅卒後故經書在後是從赴也　趙氏匡曰公羊云不與伐天子也案此實非伐天子也若實伐周豈爲其掩惡哉　高氏閌曰郊王畿之邑不繫國者天下皆王土也蓋上無二王所以別異於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於周其心實無王而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諸侯執言而攻己也此圍郊書于朝在焉故也　呂氏祖謙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爲無假於晉師故使之歸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之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　李氏廉曰公羊注以郊爲天子邑田有大夫主之春秋不與伐天子故不繫於周此不知事實者也陳氏曰向者子帶之亂晉文嘗圍溫矣不書以其討亂也今敬王卽位踰年而後圍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貶人之此說極是　汪氏克寬曰明年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然後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是時

雖遣師圍郊，尚未察於嫡庶是非之辨。是以助敬王之不力也。

##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集說】高氏閌曰：因朝於楚而卒。　胡氏寧曰：失德不葬，若蔡侯東國是也。王父殺，父見用，又奔之。失德也。　家氏鉉翁曰：楚平復蔡，偏於為善者也。朝吳之奔，朱與東國之死，所謂雖復猶不復也。春秋書以著楚人之無狀。

##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胡傳】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集說】杜氏預曰：庚輿，著丘公之弟。郊公，著丘公子。十四年奔齊。　高氏閌曰：庚輿不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與鄭突同。　季氏本曰：庚輿之奔，國人逐之，魯弔去疾之喪，故以魯為託而奔。

##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父，穀作甫。髡，苦門反。逞，公作楹，穀作盈。齧，五結反。　雞父，杜注：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公羊】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胡傳】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言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

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集說】杜氏預曰。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 啖氏助曰。凡戰而死者。君曰滅。言與國滅同也。生禽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也。 孫氏復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賤之也。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爲文也。 高氏閌曰。此見吳之彊而楚人益弱。夫頓胡沈蔡陳許。皆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人帥六國之師以救之。於是吳人禦之。盡敗其師于雞父也。 家氏鉉翁曰。是役也。楚爲戎首。不書。不與楚以主諸侯也。陳蔡許序頓沈胡之下。賤其爲楚役也。胡沈之君不書卒。書滅。不與以死難也。寘諡以獲書敗也。 汪氏克寬曰。左傳記令尹卒。楚師熸。吳光設詐。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既敗。又縱其囚使奔許與蔡頓。而



許蔡頓之師。亦奔六國敗奔之後。然後楚師大奔。則楚師未嘗與吳師相接明矣。 余氏光曰。案左氏。曰吳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戰于雞父。則雞父當在鍾離之西。而州來之東矣。吳將伐州來而尚未至。故禦在鍾離。而戰在雞父也。

【案】公羊謂此爲偏戰。而經以詐戰之辭書之。非也。蓋泥於日月之例。而爲此言也。穀梁謂言敗以釋其滅。亦非也。經書敗者多矣。亦有師敗而君不滅者。豈必言敗以釋其滅乎。先儒皆以爲楚師未與吳接。故止書六國。然傳稱楚師大奔則經亦當書敗楚。聖人所以略楚不書者。不與六國之從楚也。家氏鉉翁說亦有理。今姑存之。

##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朝如字。 狄泉。杜注。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入城內也。亦曰翟泉。在洛陽縣東。故洛陽城中。今堙。

【左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於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於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訾。杜注。在河南鞏縣西南。路史曰。訾有二。西訾在洛。東訾在鞏。此西訾也。今案洛無訾城。東西訾皆在鞏縣。路史誤。 牆人。杜注。周邑。傳一作嗇。路史曰。嗇。廧也。今河南府新安縣東北有白牆村。疑是其處。 直人。杜注。周邑。 尹。杜注。尹氏之邑。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古尹城也。 唐。杜注。周地。後漢志。洛陽有唐聚。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 西闈。杜注。周地。 蒯。杜注。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晉地道記曰。河南縣西南有蒯亭。今在河南府洛陽縣西南。



【公羊】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穀梁】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寵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爲後戒也。或曰尹氏者。詩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爲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

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集說】杜氏預曰：書尹氏立王子朝，則非周人所欲立。范氏甯曰：歷四年衛人立晉傳曰稱人以立得衆也。此言尹氏立朝，唯尹氏欲立之。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 陸氏淳曰：大夫稱氏者，皆譏世卿也。言氏則世卿之意可見矣。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因尹氏私起，不以名，武氏以子代父，尹氏立王子朝，脅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譏此數者，足以見世卿之惡也。 孫氏復曰：敬王也。辟子朝居于狄泉，曰天王居于狄泉，明正也。立者，篡辭。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王猛、敬王是也。此言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知也。 高氏閌曰：敬王始立，而遽稱天王者，景王崩，已踰年矣。不可曠年無王，故稱之，且明正也。若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可以亂之也。又曰：衛人立晉，衆人同欲立，猶且不可。今尹氏一己之私，而立之，以亂周室，罪



尹氏也。尹氏，師尹子，此稱氏者，著其世執國柄也。 胡氏寧曰：春秋與敬王者，以其爲王猛之母弟，得繼正統也。稱天王者，旣葬，已踰年矣。春秋之法，未葬未踰年，則不稱王。已葬而未踰年，亦不稱王。已踰年而未葬，亦不稱王。旣葬又踰年，則稱王。 薛氏季宣曰：狄泉不書出，在王畿之內也。 陳氏傅良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辟子朝也。 家氏鉉翁曰：敬王失位，書天王，無所貶，所以引子朝爲僭王也。不書劉單以王，前曰王在諒陰，劉單之以王，事不得辭也。今王立踰年，不得言以也。 李氏廉曰：衛晉之立，書衛人，衆立之詞也。子朝之立，書尹氏，篡立之詞也。書衛人而復書公子，則嫌於當立。書尹氏而不書王子，則嫌於外姓。此春秋之精意也。

#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三川，杜注：涇、渭、洛水也。

【集說】杜氏預曰：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爲屋所壓而死。 汪氏克寬曰：王城震而有子朝之亂，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附錄左傳】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

郹，杜注：郹陽也。蔡邑。應在今新蔡境。 薳澨，杜注：楚地，在今湖廣安陸府京山縣。



#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左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穀梁】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胡傳】昭公兩朝於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彊，自彊而後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

衛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
恥自彊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集說 汪氏克寬曰是時叔孫婼拘囚於晉未有赦命昭
公是行本以請婼而中罷晉之不見納故托疾而
返春秋因其托疾而書之
以免其不得至晉之恥也

附錄左傳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
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
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
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
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
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
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
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
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
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
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集說 杜氏預曰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
增修以自固 孔氏穎達曰襄十四年子囊將死
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
可不謂忠乎彼子囊城郢君子謂之為忠此囊瓦城郢
沈尹戌謂之必亡事不同者國而無城不可以治楚自
文王都郢城郭未固子囊心欲成之其事未暇將死而
命城郢故可謂之為忠今郢既固矣足以為治而囊瓦
畏吳侵偪恐其寇入國都更復增修其城以求自固不
能撫邊竟惟欲近守城郭沈
尹謂之必亡為其事異故也



癸未 敬王二年

# 二十有四年

晉頃八年齊景三十年衛靈十七年蔡昭公申元年鄭定十二年曹悼六年陳惠十二年杞平十八年宋元十四年秦哀十九年楚平十一年吳僚九年

# 春

附錄左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
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
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
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
無患無人戊午
王子朝入於鄔
鄔杜注緱氏
西南有鄔聚

## 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貜俱縛反

集說 汪氏克寬曰孟僖子也子
何忌嗣為大夫是謂懿子

## 叔孫舍至自晉 左穀無叔孫字



左傳 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
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
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
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
至自晉
尊晉也

穀梁 大夫執則致致則
挈由上致之也

胡傳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
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彊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
彊臣此社稷之衛晉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
性彊於為善之意縱得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
驕頑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
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
之若命者故舍至
自晉特以姓氏書

集說 劉氏敞曰：叔孫婼至自晉。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古之道也。婼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而君子以為難，不以為法者，昭公在外，婼可以無死。婼之死，畏也。曾晳使曾參過期而不反，人曰：其畏乎？曾晳曰：彼雖可畏，我在，必不死也。此曾子之所以稱善事父也。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此顏子之所以稱善事師也。使婼少聞曾氏顏子之風，則必不以死易生矣。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婼也。婼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因其可褒而褒之。傳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趙氏鵬飛曰：公如晉，雖有疾而復，晉以公為服事也，故歸叔孫婼。婼之至，二傳皆去氏，公羊獨書氏，所傳授異爾。然晉之執婼，實為無罪，不可與季孫意如同，則疑公羊不去氏者為正也。李氏廉曰：此條胡氏獨取公羊，而公羊又無傳，疏者以為意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其說似是，胡氏蓋用臨江劉氏因其可褒而褒之之意。

案 舍至書氏，公羊與左穀不同。疏公羊者以書氏為賢，劉氏敞、胡氏安國皆主其說。左氏以舍族為尊晉，穀梁以書名為由上致之，義各有取，姑並存之。

附錄左傳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乾祭，杜注：王城北門。

#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集說 王氏樵曰：案梓慎、叔孫皆妄測天道，或傳者因時之旱而附會也。日食之示戒遠矣，非為水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此流行之氣也。日月，陰陽之精也。以精之盛衰相為虧蝕，水旱之故不相及也。

附錄左傳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 秋八月，大雩。

左傳 秋八月，大雩，旱也。

#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鬱。

集說 杜氏預曰：未同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

附錄左傳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東訾，杜注：鞏縣西南有訾城是也。後漢志鞏有東訾，今名訾城，在鞏縣西南四十里，俗名訾店，以有西訾，故言東以別之。

# 冬，吳滅巢。

左傳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圉陽杜注楚地

胡傳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者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者入郢之漸四鄙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寒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爲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爲首



集說 劉氏敞曰杜氏曰巢楚邑非也勝國曰滅君死其位曰滅國大而君重也如取邑可以同滅國之號是獲臣亦可同滅君之稱乎書曰巢伯來朝巢爲諸侯審矣非楚邑也 王氏樵曰巢吳楚間小國楚取之以爲附庸 趙氏鵬飛曰吳將謀楚故先翦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滅沈滅頓皆楚之與國也與國盡則及於楚此入郢之漸而楚不寤爾楚於此尚爲國有人乎 汪氏克寬曰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則巢猶自爲國至襄二十五年吳伐楚門于巢則巢服屬於楚矣 李氏本曰州來及巢皆楚屬國而近吳夷末滅州來僚滅巢楚平王才略不下於僚而非吳敵豈非費無極等小人用事國政日非耶

## 葬杞平公

## 二十有五年

晉頃九年齊景三十一年衛靈十八年蔡昭二年鄭定十三年曹悼七年周敬王三年

陳惠十三年杞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五年秦哀二十年楚平十二年吳僚十年

## 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集說 汪氏克寬曰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茲之如牟嬰齊之如莒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今意如遣公室之正卿爲己逆婦專恣甚矣昔也討私邑使公室之卿圍之今也娶己妻使公室之卿逆之則名雖爲臣而實行爲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見也哉

##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詣五計反公穀作倪音詣後同大心公作世心後同父音甫

左傳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

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



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胡傳 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黨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盈、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邦，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集說 高氏閌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霸者作，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誅叔帶以定襄王，豈不美哉！桓文不作，猛、朝相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廢適，使頃公而為桓文，罪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於此著諸侯之無霸也。 趙氏鵬飛曰：不勉而彊者，其志須畏義而修省其情哉，王室之亂，於是四載，諸侯無一念及成周者。晉嘗圍郊而無功，深自阻縮，不復議王室矣。今以大叔一言，而晉赧然內慚，趣鞅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黃父，謀定王室。然於時諸侯之政類



出於大夫，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為己私，志不在是也。徒勉從人言，而長天下之清議，為是會以示勤王之意，實何補於王哉！ 家氏鉉翁曰：此為王室而會，不書無勤王之實也。案左傳期以明年納王，卒不聞晉侯躬御戎馬，長義王室，晉之不能亦甚矣。 汪氏克寬曰：晉頃承世霸之業，昏庸怠惰，略弗克振，在位四年，僅能兩合大夫，而黃父之謀納王，既不躬帥二軍以造於京師，又待來年遣大夫將兵，俟王室之將定而竊其功。至于扈之役，欲納昭公於魯，而敝於權臣，及卻宋衛之請，蓋是時晉之政權全在六卿，頃公特贅旒而已，尚奚責哉。

# 有鸜鵒來巢

鸜，其俱反，又作鴝，公羊作鸛，音權。鵒，音欲。

左傳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

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宜穴又巢也。

【穀梁】一有一亡曰有。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胡傳】傳曰。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於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集說】杜氏預曰。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顏氏師古曰。今之鸜鵒。中國北有。但不踰濟水耳。故左氏以為魯所常無。故而書之。　張氏洽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列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汪氏克寬曰。劉歆云人反德為亂。物反常為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高宗有雉雊之異。謹於忠賢。修德正事。能消其災。宋有雀生鸇。宋王用兵暴虐。射天笞地。卒至殞滅。今昭公昏庸。視天戒而不知省。奔於陽州。以喪其國。



#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穀梁】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胡傳】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槃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懸於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集說】孔氏穎達曰。長歷推校。此年七月。己丑朔。上辛。月三日。季辛。二十三日也。不書其日之辰。空言辛者。本見旱甚。欲知二雩相去遠近耳。無取於辰。故空書辛也。　啖氏助曰。公羊云。聚徒以攻季氏。案雩但禮官與女巫而已。何足以攻季氏乎。　劉氏敞曰。若七月聚衆。則何至九月公乃出奔乎。　高氏閌曰。季辛不言大。蒙上文也。旱既太甚。因一月再雩。而志其僭且數也。　李氏廉曰。春秋書一歲而二郊。一月而再雩。皆譏祀也。



#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己亥。穀作乙亥。孫音遜。陽公作楊

陽州。杜注。齊魯竟上邑。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是也。案襄二十一年。齊閭丘嬰伐陽州。杜注魯地。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蓋陽州本屬魯。而後為齊有也。

【左傳】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

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
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
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
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
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
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
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
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
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
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
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
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
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
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
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
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
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
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
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
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
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
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
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
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
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
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
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
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
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
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發明** 孫之為言猶孫也
諱奔也次止也



**集說** 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以君
伐臣易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
乎失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
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
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
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群
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
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
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
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群小謀之
其及也宜

**附錄** 杜氏預曰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於竟
孫氏復曰內諱奔皆曰孫次于陽州者不得入
於齊也　程子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
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
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己而欲
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
吉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以道馴致
為之不暴也　呂氏祖謙曰使叔孫昭子而在則昭公
必不至孫也　陳氏傅良曰公行書矣自莊以來未之
有也於是再見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往也
劉氏克莊曰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
楚終以乞盟　家氏鉉翁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自次
為文者譏公有以自取也　汪氏克寬曰秦之趙高專
政權者三世廢置其君在其掌握而子嬰庸弱尚能討
之而夷其三族昭公君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
氏不克而出奔者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
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
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為不可不能修政蓄備而遽
信群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莫
有鬬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螂之臂以

當車轍其不爲曹髦之刃出於背者幸而免爾使昭公果能修德用賢俟其信孚於人而援之者衆然後審謀治兵一舉而戮巨姦其誰曰不濟苟悟然不爲而終於亡亦何足取哉　季氏本曰意如逐君無復臣禮而傳皆歸咎於公若季氏本無罪者大失是非之正矣　余氏光曰季氏自文宣以來專制已久魯公情不能堪非自昭公之世而始然也但其權勢既成威行中外不惟羣小不敢輕犯雖公亦豈得遽有爲哉觀傳載逐季氏之事輕率寡謀似同兒戲以季之怙衆懷姦而欲卒然去之謀之不臧此其所以敗也若夫登臺之請當時變起倉卒二家未集季豈能無所俟哉此正季之狡計非眞有畏罪請囚之實也左氏敘此正同見姦人肺肝處及二家既集而公之孫遂成矣彭山謂叔孫婼仲孫何忌皆賢大夫無助季氏之事觀鬷戾之語於衆衆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可見二家之助季氏正其自爲地也



#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音彥　野井杜注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今在齊河縣東濟河北岸

左傳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勠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公羊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曒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穀梁　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胡傳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娶孟子爲

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爲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集說** 石氏介曰。觀齊侯致飲饗之禮。與昭公喪人之稱。則其爲禮不誠。其辭不良。可見矣。高氏閌曰。凡唁。昔遂其所居。其門于野井者。齊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蓋爲恭也。家氏鉉翁曰。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徒行虛禮而誠不在乎。任氏公輔曰。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俟齊之命也。齊侯唁公于野井。以唁爲名。拒公之適已也。昭公微弱。季氏盛彊。迎齊而出。欲求救援以齊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爲君而伐臣。至順也。行至易以成至順。遠若發踵。昔乎齊景不知爲此。野井之唁。豈弔失國之禮乎。拒公而已。李氏廉曰。經書唁者三。皆所以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汪氏克寬曰。唁者。草次之禮。若道路偶相邂逅。齊景以昭公失國。故簡其禮。不以會禮相見。



#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集說** 王氏樵曰。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死者二。晉范文子。以厲公無道。慮國難之將作。魯叔孫舍。以昭公失國。憤意如之見欺。皆愛君憂國之至。因禱以自裁也。家氏鉉翁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助季氏。昭子必不與聞。所以內慚。祈死即死。繼公孫而書。言端之爲公死也。李氏廉曰。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倘正厥父之罪而誅之。亦庶足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爲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俯仰適矣。此意林所爲不滿也。然祈死之說。本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與元公對語而泣。樂祁已知其魂魄去矣。何待於祈哉。汪氏克寬曰。舍子不敢嗣爲大夫。是爲叔孫成子。

**附錄左傳** 壬申。尹文公涉於鞏。焚東訾。弗克。

#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杜注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當在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境。



**左傳**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公羊**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穀梁** 邡公也。

**胡傳** 案左氏。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公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

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比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於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集說】家氏鉉翁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省，而宋元特為此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illegible]家。非能視天下之惡猶己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於行，錄之也。

#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穀梁】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集說】孫氏復曰：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言處公者，明公至自齊居于鄆。此處公可知也。呂氏本中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矣。家氏鉉翁曰：是時晉政已衰，霸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召與國，納昭公於魯，數意如以示天下，而霸政舉矣。乃以取鄆為首務，姑塞己責，勇於義者不為，是謂嘉其取[illegible]。故爵之，止目其人，以取之爾，奚其與？季氏廉曰：討[illegible]以[illegible]少矣，而不能為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也。汪氏克寬曰：經書諸侯失國出[illegible]不書次。昭公之[illegible]特書次于陽州，是昭公雖為[illegible]逐，而未見絕於國人，故大書於齊[illegible]之境，而深[illegible]下氏[illegible]以穿取魯邑以處公，蓋無意於納公[illegible]。[illegible]國鄆之師，直指魯都，問昭公出故，執意如而歸[illegible]，復昭公於魯，則齊之義聲振於天下矣。

【[illegible]】齊景不伐魯以納公，而取鄆以居公，故春秋書以譏之。胡傳乃謂公已絕於魯，而見逐於季氏，為不君，非經旨也。

【附錄左傳】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郈，杜注：東平無鹽縣東南。漢志：無鹽縣有郈鄉，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四十里有郈城。桐汝，杜注：里名。卷，杜注：卷城在南陽葉縣南。後漢志：葉有卷城。水經注：沔水東南流，逕建城東，建當作卷。即葉縣之卷城也。今河南南陽府葉縣西南有建城故城，即其地。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二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三

乙酉 敬王四年

## 二十有六年

晉頃十年。齊景三十二年。衛靈十九年。蔡昭三年。鄭定十四年。曹悼八年。陳惠十四年。杞悼二年。宋景公欒元年。秦哀二十一年。楚平十三年。吳僚十一年。

###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傳**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集說** 汪氏克寬曰。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每遣使會葬。不廢喪紀。則意如之專魯無疑矣。

**附錄左傳** 庚申。齊侯取鄆。

**集說** 杜氏預曰。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為公處鄆起。



###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穀梁** 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胡傳**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集說** 杜氏預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啖氏助曰。王者至尊。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孫氏復曰。居于鄆者。公為意如所拒。不得入於魯也。杜氏諤曰。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志天王之失政。而尹氏專之也。書公次于陽州。居于鄆。公圍成。志魯君失政。而季氏專之也。孫氏覺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王氏樵曰。公自野井來居于鄆。初未及齊國都。而曰至自齊者。野井齊地故也。黃氏仲炎曰。昭公雖出奔。而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處者。存君也。存君者。天地之大義也。故范氏唐鑑用春秋之法。削武后紀而系之中宗。垂教戒於萬世。嚴矣。家氏鉉翁曰。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吳氏澂曰。曰居。雖非所宜居。然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汪氏克寬曰。居猶處也。處已所有之地也。衛侯出居於襄牛。楚子入居于申。皆在國也。此已失國而書居。使之如未失國然。若曰魯地非意如之所得有也。鄭伯突失國而取櫟以居之。衛侯衎失國而取夷儀以居之。皆書曰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內辭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使若適他國而返居於是也。



### 夏公圍成

**左傳**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

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汏輈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



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淄杜注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水經注淄水逕梁父縣故城南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世謂之柴汶矣漢梁父縣在今泗水縣北四十里炊鼻杜注魯地

【胡傳】成者孟氏之邑也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集說】王氏沿曰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書伐叛也反惑幸臣之說使公子鉏帥師圍成公失國之君無師衆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曰公圍成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 劉氏敞曰穀梁云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國而圍成師在封內而書之此小之甚者不可謂大 陳氏傅良曰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鄆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 李氏廉曰經書公圍成二昭公圍成見季氏之彊也定公圍成見家臣之彊也昭公圍成不能得夫人心也定公圍成不能侯夫聖化也 汪氏克寬曰書取鄆圍成以見意如據有魯國之土齊制魯國之民而使昭公不得入國也取鄆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又以見昭公無德於國無恩於民而魯人皆不附也既不書公以齊師圍成又不言公及齊師圍成圍成不服而昭公終居于鄆則齊景救患之功不足乎揚而昭公之主齊失所因矣春秋凡公出在竟內而還不書至定公在國而致圍成者所以著公之危弱攻私邑如敵國也昭公已失國而不致圍成者所以存公如公之存國也然昭公既孫自他國而還必書至惟自圍成而復居于鄆則不書至亦以示內外之別也或謂昭公當討意如不當急近利而圍孟氏之成夫當



是時梁魯國之民皆歸順於季氏成近於齊故能圍之猶不能取況能入竟而討季氏耶

【附錄左傳】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於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劉師敗績

尸氏杜注尸在鞏縣西南偃師城漢志偃師有尸鄉殷湯所都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西南有新蔡鎮即古尸鄉春秋時之尸氏殷西亳也故亦名亳城施谷杜注周地

##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鄟音專又市轉反

鄟陵杜注地闕

【左傳】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集說 孫氏復曰。謀納公而不能也。 王氏葆曰。齊盟諸侯于鄟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蓋是時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丘據。士鞅之姦。與季氏表裏故也。 高氏閌曰。公失國而會諸侯者。求入也。求入不主晉而主齊。故齊侯矯爲此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也。 陳氏傅良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十六年。齊。徐。郯。莒。嘗盟于蒲隧。十九年。宋。邾。郳。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久矣。於是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家氏鉉翁曰。齊景此會。辭曰以公故。魯賄朝入。齊師夕旋。爲善不勇。書以譏之。李氏廉曰。此昭公欲齊納已。勸之糾合也。而景公志不及遠。不能納公也。 王氏錫爵曰。此盟蓋景公假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謀者也。使其志能及遠。雖北杏之業。何難哉。而僅僅集諸小國。卒不能納公也。則爭霸之畧。止於如此矣。

##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 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集說 王氏克寬曰。君行而返。返必告廟。告廟則書至。武成稱王朝步自周。至於豐。豐去鎬京二十五里。而文武廟在焉。故告於文武也。昭公之居鄆。則非宗廟之所在矣。而昭公會鄟陵。如齊。如乾侯。無不書至。若公之在國。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而屬臣子忠義之心。銷亂賊悖逆之惡也。雖然。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於祖禰矣。顧季氏彊悖。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附權臣。諱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世。而特志耳。故書至。必繫以居于鄆。不言居鄆。則疑於復國。

附錄左傳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於褚氏。丁丑。王次於萑谷。庚辰。王入於胥靡。辛巳。王次於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渠。杜注周地。案即周陽渠也。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劉澄之永初記。言城西有陽渠。周公制之。是也。亦謂之九曲瀆。 褚氏。杜注洛陽縣南有褚氏亭。後漢志洛陽有褚氏聚。今在洛陽縣東。 萑谷。杜注周地。案後漢書。孫堅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其谷連亘至潁陽縣。何進設八關。大谷其一也。周之萑谷。施谷。皆其支徑耳。 胥靡。杜注周地。本鄭邑。今河南府偃師縣東南四十里有胥靡城。 滑。杜注周地。本鄭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緱氏故城。即古滑地也。 闕塞。杜注洛陽西南伊闕口也。今河南府洛陽縣南闕塞山是。

##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公羊 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穀梁 周有入。無出也。

胡傳 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於雅。降爲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

【纂疏】杜氏預曰：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李氏瑾曰：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爲同姓大國，爲侯伯，主盟於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功而善之，則姦觀釁不忠不臣者勝矣。陳氏傅良曰：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爲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

呂氏祖謙曰：漢河南縣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吳氏澂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爲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爲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汪氏克寬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周，萇弘謂敬王爲東王，子朝爲西王也。然左傳紀王入于莊宮，杜氏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天子之都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郟，而叔孫豹賀城，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衆大之稱，會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也。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皆不稱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著其衰弱不能自振，與列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

#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郊，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於隄上。癸酉，王入於成周。甲戌，盟於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尸，杜注：周地。圉澤，杜注：周地。案：圉澤即東圉之澤也，今在洛陽縣東境。隄上，杜注：周地。

遠矣。非也。

穀梁 奔直奔也。

胡傳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靳於見非。而天下不以為是。疏薄子猛。將靳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于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集說 王氏沿曰。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二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言子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天子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 陳氏傅良曰。尹氏獨欲立子朝耳。兼言召伯毛伯者。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為之也。然則曷為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惡。則有奉子朝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猛。毛召奉朝。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 家氏鉉翁曰。書法一以審在劉單為褒。在尹召為誅。其所輔者正不正而已。 汪氏克寬曰。尹氏世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著始終黨惡而不悛也。奔不言出者。篡賊逃竄以逭天討。無所出也。故比於國滅之君與在境外之臣。但書奔爾。書曰奔楚。則楚受篡賊之罪亦見矣。

附錄左傳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我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丙戌 敬王五年

## 二十有七年

晉頃十一年。齊景三十三年。衛靈二十年。蔡昭四年。鄭定十五年。曹悼九年。陳惠十五年。杞悼三年。宋景二年。秦哀二十二年。楚昭王軫五年。吳僚十二年。

##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穀梁 公在外也。

集說 高氏閌曰。書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三。至自會。居于鄆者一。至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君播越於外。不得其所。而魯國臣子之義可絕乎。春秋之作。明君臣也。 程氏端學曰。為人之君而見逐於其臣。求赦於人而不見與。可為永鑒矣。 李氏本曰。公每如齊。求納而不能也。故復居鄆。

#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潛杜注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今江南廬州府霍山縣東北三十里有潛城。　窮水經注窮水出安豐縣窮谷。郤楚與吳師遇處在今江南鳳陽府霍丘縣西。　沙汭杜注水名。水經注汴沙到浚儀而分，汴東注，沙南流至義城縣西南入於淮，謂之沙汭。楚東地也。義城故城在今懷遠縣東北。　鍾吾杜注小國。漢志東海郡司吾應劭曰：左傳執鍾吾子。今江南邳州宿遷縣西北有司吾城。

【胡傳】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自得為君，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弒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呂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弒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纂疏】胡氏寧曰：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辦者，故歸潔其身而已矣。使札有周公之才之美，必討弒君之賊，正僭竊之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為萬邦之憲矣。　趙氏鵬飛曰：吳之亂，諸樊為之也。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札。札賢，諸樊貴之。諸樊卒，不授之子，而授之弟，欲兄弟授受以及於札。及夷末卒，國將及札，而札逃。說者皆以吳之亂責季子，而吾獨以為非季子之責也，諸樊之罪也。使季子不逃而受之，則亦不免乎亂。何則？季子之終，將授之誰哉？君子立法，必傳乎無窮，法而有窮，是亂之本也。且兄弟授受而至於札，札奄然受之，吳人安焉。及札之終，則必不肯私傳其子。不私其子，而以循環之法授之，則諸樊、餘祭、夷末，莫不皆有子，莫不皆欲立。當此之時，札將何以處之？故札之所以不受而逃者，非賢也，勢也。受之而身當其亂，孰愈乎逃之而已享其安乎？此札之志也。予之者以其能遜而無心，非之者以其不受以致亂，此皆非也。　汪氏克寬曰：光者，諸樊之冢嗣，壽夢之嫡孫也。壽夢父子、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則當立光以為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弒不以光首惡，而歸罪於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為夷昧之子，而公羊以僚為光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為諸樊子，而世本以光為夷昧之子。竊詳事勢，史記為是。　湛氏若水曰：書吳弒其君僚，則亂賊之罪可得矣。案左氏傳弒吳君僚者，公子光、專諸也，而書曰吳者，使人考其跡，而罪人斯得矣。後儒以吳國之亂歸罪於季子之讓國，誤矣。若夫季子，所謂知禮者也。方光之弒君，公子掩餘、燭庸皆出，而季子乃曰：苟先

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曾是以爲知禮乎？季子之罪，獨在此耳。

【纂疏】光弒其君，春秋不書光而書吳，胡傳歸罪大臣，因是一說。湛氏若水謂使人考其蹟而罪人，斯得其說。尤勝杜氏預以爲罪在僚，孔氏穎達、劉氏敞以爲國人皆欲弒之，安可訓耶。文十六年宋人弒君下辨之詳矣。

#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殺作郤。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集說】趙氏鵬飛曰：傳者以爲郤宛之死，費無極譖而殺之，而經以國殺爲文，蓋聽無極而致宛之死者，君也，故以累上之辭書之矣。家氏鉉翁曰：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楚是以有入郢之禍。金氏賢曰：楚大夫郤宛之死，孰殺之乎？曰：楚令尹子常殺之也。子常何爲而殺宛耶？曰：以費無極之讒也。子常殺宛，何爲而稱國以殺？曰：將罪乎楚君也。曷罪乎楚君？曰：君無道，以令其臣，致其擅殺大夫而無忌，紀綱亡矣，是則君之罪也。或曰：若然，則子常逃其罪矣乎？曰：子常之罪，何可逃也？若專罪乎子常，則責君之義不白，而垂戒之意以微。獨責乎君，則子常之惡亦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遊？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胡傳】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集說】許氏翰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貶辭者，以令戍周故也。霸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爲之隱諸惡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衰亂也。趙氏孟何曰：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衛靈公欲以其公不及其大夫之

子。質於諸侯以求納公。於是衛祁犂、北宮喜固請之。則宋衛猶知有君臣之義也。士鞅取貨於季孫。辭二子與曹滕之大夫。而以難復。鞅與季孫同惡相濟者也。以宋衛君大夫。拳拳於納公。而公卒不獲反國。則晉人爲之也。 家氏鉉翁曰。齊景爲鄟陵之盟。而梁丘據入季氏之錦。晉頃爲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皆然無知以爲魯之休戚。無關於己。孰知田常韜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厝火積薪而不悟。使二君能爲魯討賊。亦足以警內盜之覬也。 季氏本曰。扈之會合成周也。齊晉不至。鄭亦不來。五年後始城成周。可見晉霸威令不嚴而諸侯勤
王不急也。



# 冬十月曹伯午卒

# 邾快來奔

集說 高氏閌曰。快亦一叛人之黨。魯爲逋逃淵藪而受之。魯之得臣逐君。而邾快來奔。從其類也。 趙氏鵬飛曰。大夫來奔者有矣。而邾獨爲多。聖人亦不以微而畧之者。蓋邾本魯之附庸。自受王命。叛服不常。魯蓋憾之。虐於邾者屢矣。及其末年。邾嘗訴於晉。魯蓋畏晉。而不欲顯疾於邾。特陰誘其臣而弱之。故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魯貫利之也。豈當大國爲逋逃主。以登受叛人。其爲惡著矣。 家氏鉉翁曰。邾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錄也。春秋所以錄之而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秋詳書之。非誅叛人。實誅季氏也。

附錄左傳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知。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且知。杜注近鄆地。



# 公如齊

左傳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集說 杜氏預曰。禮。君宴大夫。使宰爲主。獻。比公於大夫也。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慭。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

# 公至自齊居于鄆

集說 高氏閌曰。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季氏有齊楚之援。然則齊固助季

氏安肯納公 趙氏鵬飛曰公朝齊者二會齊者一齊無以爲公謀也故明年公如晉求於晉焉 汪氏克寬曰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於且知春秋不書昝所以存公也上之於下有征而無戰而況敗乎以君而伐臣已褻其威而況見伐於其臣乎陽虎逆傳不足責仲孫何忌嘗學於聖人者也何乃昧於君臣之大義亦至於此極乎噫可歎也

**附錄左傳**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於周魯人辭以難

丁亥 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 晉頃十一年齊景三十四年衛靈二十六年蔡昭五年鄭定十六年曹聲公野元年陳惠十六年杞悼四年宋景三年秦哀二十三年楚昭二年吳闔廬元年

##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杜注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 閻駰曰地多斥鹵故曰斥丘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古城

**左傳**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穀梁** 公在外也

**集說** 孫氏復曰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其言次于乾侯者不得入於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窮辱若此 胡氏寧曰次者止而有待之意于陽州者不得入於齊也于乾侯者不得見於晉也人君失國出奔而詳書其所在見臣子不可頃刻忘君父必欲知其所居之安與否也而進退去就之是非亦自見矣 趙氏鵬飛曰公朝於齊求於君也君且不能納已今朝於晉求於臣也臣其能爲已謀之乎晉之六卿與三家等也前日扈之盟既取貨於季氏其忍背賂以傷其類哉故徒次于乾侯不得入也 家氏鉉翁曰自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繼書居于鄆者四在乾侯者五如齊者三如晉者再皆聖人特筆所以存公於魯也 又曰書次于乾侯責晉也齊猶致恤患之文晉則拒而不受矣 汪氏克寬曰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傷其見拒於晉不得入而徒返也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既不得入於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書至書復外雖見辱而內猶不失其國也書次則止於是而已矣無可復之道矣次于陽州猶曰齊魯之竟也次于乾侯進退維谷則羇旅之人耳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乾侯是僅存晱息而已矣聖人汲汲於存公而屢書不一書



然昭公之跡愈遠愈微而愈不能自振亦可見矣公之在齊猶有齊侯取鄆圍成之事晉頃拒而弗受賂無兄弟孔懷同惡相恤之義豈不重可歎哉 余氏光曰郝氏曰意如之逐昭公彼矣始而公伐之也陽爲不敢請盟請亡以緩公而待兩家之援公既出矣請改事君稽首叔孫僞求復公公之奔齊晉也則賂齊晉公之在外也則車馬遺於外齒及君則憂恤之言不絕於口君之左右衣履不絕於饋是以內有逐君之實外結彊大內連羣小昭公昏庸不斷忠言不入卒至大行而不返也悲夫

**案** 昭公失國之後其往來居處聖人書之特詳所以繫魯國臣民之望而深誅季氏之無君也胡氏寧以爲全罪昭公者誤矣

##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寧公作甯

# 六月葬鄭定公

【集說】湛氏若水曰。書葬鄭定公。志恤鄰之禮也。而鄭葬之非禮見矣。諸侯五月而葬。此其速也。

【附錄左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



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寧公作甯

【附錄左傳】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



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鄔。杜注。太原鄔縣。今鄔城故趾在山西太原府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祁。杜注。太原祁縣。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南八里有古祁城。平陵。案平陵亦曰大陵。今山西太原府文水縣東北二十里有大陵故城。梗陽。杜注。在太原晉陽縣南。漢書地理志。榆次縣有梗陽鄉。今山西太原府清源縣南有梗陽城。案清源本漢榆次縣地。隋分置清源縣。故梗陽在清源境。塗水。杜注。太原榆次縣。漢志。榆次有塗水鄉。今塗

水故城在山西太原府榆次縣西南二十里。馬首
窯元和郡縣志馬首故城在壽陽縣東南十五里。今
屬山西太原府。盂。杜注太原盂縣。案兩漢志盂縣
丙邑。即今太原府盂縣也。銅鞮。杜注上黨銅鞮縣
今山西沁州西南有銅鞮故城。平陽。杜注平陽平
陽縣。古平陽即堯所都。今故城在山西平陽府臨汾
縣西南。楊氏。杜注平陽楊氏縣。今古楊城在
山西平陽府洪洞縣南二里。又名危城。杜見也。

## 冬葬滕悼公

**集說** 王氏樵曰。諸侯之葬。魯往會之。則書。昭公在外。季氏使人會諸侯之葬。以結外援也。高氏閌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

**附錄左傳**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戊子

敬王七年

## 二十有九年

晉頃十三年。齊景三十五年。衛靈二十二年。蔡昭六年。鄭獻公蠆元年。曹聲二年。陳惠十七年。杞悼五年。宋景四年。秦哀二十四年。楚昭三年。吳闔廬二年。

##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穀梁** 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胡傳** 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於經者。以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諸侯失位。禮記曰。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昔[illegible]而太公之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曾[illegible]鄰境[illegible]之周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當乎。

**集說** 何氏休曰。不致以晉者不見容於晉。未至晉。孔氏穎達曰。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經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既入齊竟。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不得與晉侯相見。故書至自乾侯。許氏翰曰。荀躒唁公。地。高張不地。以公居鄆。得以愚志也。故稱來焉。高氏閌曰。唁于野井。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汪氏克寬曰。獨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春秋不書。以是為不足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野井之唁。高張之唁。晉荀躒之唁。莫不悉書。所以譏齊晉之徒能言公。而不能納公也。齊侯始親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illegible]其至。皆不見受。且比公於大夫。適以恥公而已。奚貪哉。季氏本曰。公如齊。齊侯唁公。又為公取鄆。故言至自齊。若夫乾侯。晉無一使通焉。公不敢入晉都。不得以自晉言矣。豈非士鞅取貨季孫之故哉。

**案** 胡傳引式微之二章。其取義與朱子不同。今刪之。

**附錄左傳**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於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鄆。杜注周邑。

#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

【集說】高氏閌曰。齊侯比公於大夫。故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



如公之甚者。家氏鉉翁曰。野井之唁。虛禮也。鄆之取成之圍。鄆陵之會。虛惠也。公猶弗悟。及使宰獻請安於是悟其卑已。至高張稱主君以致命。公始大而之等。其去已後矣。諸侯無爲魯討賊者。相又之轍跡。掃地無餘矣。汪氏克寬曰。竊疑意如剛忍兇悖。必無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誤乎。脫有是事。亦鄭莊射王中肩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之類耳。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

#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集說】范氏甯曰。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魯公之出。非我罪。高氏閌曰。叔詣欲納公而卒。

# 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



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國。杜注古國也。漢地里志南陽郡湖陽縣。故廖國也。師古曰。廖音力救反。左氏傳作飂。其音同耳。湖陽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南。 鄋川。杜注酸水上夷。皆董姓。 魯縣。杜注今魯陽也。今河南汝寧府魯山縣西北有魯陽故城。 窮桑。杜注地在魯北。卽少皡之虛也。

## 冬十月鄆潰

**公羊**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為郛之。君存焉爾。

**穀梁**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胡傳**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呰擭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忮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集說** 杜氏預曰。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 范氏甯曰。公既出奔。不能改德修行。居鄆小邑。復使潰散。德之不建。如此之甚。 孔氏穎達曰。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遣之使然。 孫氏復曰。季孫專魯。民不附公。故鄆潰。 高氏閌曰。昭公居於國而國人逐之。出居于鄆。而鄆潰。見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也。 家氏鉉翁曰。論者多咎公之失民。此季氏凶威所脅。非民之罪。亦不可盡責魯君。 汪氏克寬曰。或謂意如間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夫苟昭公之德澤足以固結其民。而民心不忘昭公。則雖誘之使叛。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去也。燕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破齊。齊與楚淖齒共殺齊湣王。分其地。未期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袒右攻賊。以季氏之強。孰與六國。而魯人之思昭公。不若齊人之思念其君。何也。豈非昭公失民既久。而若是耶。然則鄆民之見誘於季氏。實以耳濡目染之有素。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附錄左傳**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汝濱。杜注晉所取陸渾地。 陸渾。今嵩縣。汝水在縣南。





## 己丑 三十年

敬王八年。晉頃十四年。齊景三十六年。衛靈二十三年。蔡昭七年。鄭獻二年。曹聲三年。陳惠十八年。杞悼六年。宋景五年。秦哀二十五年。楚昭四年。吳闔廬三年。

##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 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胡傳** 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於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

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后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集說】范氏甯曰中國猶國中也 陸氏淳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得書居故每歲首皆書所在 劉氏敞曰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爲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向曰居今曰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得使寸尺地莫得有焉人故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爲猶吾君也 王氏樵曰天子所在稱居王者以天下爲家示無外也故襄王奔鄭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其國稱居寄他國稱在示有尊也故昭公于鄆稱居于乾侯稱在 薛氏季宣曰鄆潰而遂不反故書公在乾侯鄆之書居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 家氏鉉翁曰書公在乾侯君在他國之境也爲人臣者當人主播遷常如感顏咫尺然後無愧人臣之常分 李氏濂曰經書公在楚一公



在乾侯三皆於正月以存公也 汪氏克寬曰杜氏云釋不朝正於廟夫魯之諸君不朝正者多矣惟襄公之留於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襄公爲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爲意如所逐越在他竟故特志所在以繫臣民之望也或謂春秋不與季氏以頒朔夫昭公自二十五年奔竄在外不朝正頒朔於今五年意如攝祭專國之罪不書而自見矣何獨至是始書哉 嚴氏啓隆曰歲首三書公在乾侯左氏何據而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又曰言不能外內也又曰言不能用其人也夫君臣無獄父子無獄非君父之無過也父子君臣非曲直之地也蔡世子般弒其君固父非無過也而春秋不以責其父齊崔杼弒其君光君非無過也而春秋不以責其君昭之過不若固與光之甚也聖人豈以不責之固與光者而反責之昭哉

##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頃音傾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集說】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 汪氏克寬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公亦奄恤



在外不能備其禮也

##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作禹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

遂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養，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沈丘縣東有養城，是其地也。胡田。杜注：故胡子之地。

【集說】啖氏助曰：徐子名者，初已服吳，吳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也。　劉氏絢曰：滅譏楚滅弦，狄滅溫，溫君奔皆不名者，彊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國可復，豈可遽絕之哉？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絕也。　陳氏傅良曰：奔非其罪，莫甚於彼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其名徐子，臣吳而後奔也。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名，以歸而後名之。徐子不名，則疑於譚子、弦子、溫子矣。　趙氏鵬飛曰：國滅而不書其君者，死社稷也。書君奔而不名者，不得已，見逼而奔也。故國滅而君奔者三，皆不名，而徐子章羽獨名之。傳者以為先服而後奔，其或然歟。既服而懼其不赦，因遂奔楚。既服而奔，辱社稷也，故特名之。不然，聖人不妄加人以名也。　家氏鉉翁曰：闔廬既弒君，怨徐納亡公子而滅之，書滅徐，貶也。章羽以名書，為其不能死社稷而偷生耳。　黃氏正憲曰：案徐在江淮間，實為句吳通中國適荊楚之路。四年，楚虔恐吳爭伯，因執徐子以斷其道，則徐久服於楚，而吳深忌之矣。今楚勢既衰，吳欲伐楚，故先滅徐，徐子懼死，逃命奔楚。

【附錄左傳】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庚寅　敬王九年

#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年。衛靈二十四年。蔡昭八年。鄭獻三年。曹聲四年。陳惠十九年。杞悼七年。宋景六年。秦哀二十六年。楚昭五年。吳闔廬四年。

##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集說】王氏錫爵曰：左氏曰言不能外內也，蓋不知春秋存君之義。

##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力狄反，躒後同。公穀作適歷。杜注：晉地。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胡傳】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隆厚以為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集說】陳氏傅良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郈氏、黑肱，卒大夫，會葬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君在外，雖卿有事不

上以有晉侯之事而後書故文公在晉赦會爭蹴襄公在晉宿會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意如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於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後爲此會昭公所以死於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漸晉人爲之也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皆罪晉之辭也　呂氏大圭曰昭公在外託於齊晉而皆不果納未嘗不嘆世道之薄而亂賊之無所懼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走二國其情亦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憤意如而感昭公而況齊晉乎齊大國也鄟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爲力而所以不克納者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爲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爲義者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姑爲之名而卒之無功歟抑不但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爲脣齒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　黃氏仲炎曰晉侯將納公而先使荀躒會季孫是以納君之事取必於季孫也其可哉齊侯之始謀納公也據取貨以沮之齊宋衛之再謀納公也鞅取貨以沮之今荀躒與季孫爲會得無出於此歟是以晉侯雖有納公之志而卒於無成徒以空言唁之而已蓋蔽於荀躒而莫之察也自古君德不明爲臣之所蔽欺者豈能濟天下之事哉　汪氏克寬曰意如之綠冠麻衣跣行卑辭伏罪皆外飾詐僞以欺晉晉定既惑於范鞅之巧言而知躒又導之叛逆而不怪晉君有及及求哀之請不亦甚乎千載而下說春秋者如何休杜預猶謂意如負捶謝過以示憂感則其姦惑之志不惟可以欺當年而且可以欺後世也　季氏本曰晉定公初立有嗣霸之志觀成周之城召陵之會可以



見矣故納公之意不可謂無也使非士鞅私於季孫則昭公豈至客死哉晉侯墮其計中反使荀躒出會何以爲盟主

#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左傳】同盟故書

【集說】季氏本曰薛自魯桓公以來服屬於宋魯雖與同盟僻以宋屬待之故獻公之先君不赴喪不書卒獻公三家所私厚也故因公出而告喪魯之弔葬亦備其皆三家之私歟

#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穀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集說】陸氏淳曰在晉地故不言來　孫氏復曰季孫意如逐君之賊也晉侯不能討而戮之既使荀躒會意如于適歷又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何所爲哉此晉侯之惡不可見矣　劉氏敞曰會于適歷矣則曷爲唁公使之入也　孫氏覺曰晉爲大國又世爲盟主昭公久留於外寓於其國不得入而晉侯恬無納公之意

乃使其大夫會其叛臣而空言唁公書曰晉侯使荀躒來唁公所以見晉侯空言無實陰交其臣而陽唁其君也 呂氏本中曰齊侯唁公於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 家氏鉉翁曰晉頃將納公沮於范鞅晉定始立即欲納公沮於荀躒權移於下志不獲伸也

〔案〕左氏適歷之會意如願從君而歸此奸邪欺人之言豈本心哉晉使荀躒唁公而勸公以入亦借此以塞責耳及公謂不能見季氏則晉亦不復謀納公矣穀梁以爲意如不可必有所據蓋左氏迹其言穀梁得其情也今並存之

## 秋葬薛獻公

〔附錄左傳〕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夷潛六杜注皆楚邑夷在今亳州故潛城六城在今壽州俱屬江南鳳陽府



##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作弓 濫杜注東海昌慮縣今昌慮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穀梁〕來奔內不言叛也

〔集說〕杜氏預曰黑肱邾大夫不書邾史闕文 孔氏穎達曰公羊穀梁亦以濫爲邾邑而傳解其無邾之意言邾人以濫封此黑肱使爲別國故不繫於邾以非天子所封故無子男爵號其言不可通於左氏左氏無傳明是闕文二傳見其文闕而妄爲說耳 陸氏淳曰左氏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 趙子曰據例兩下相殺若非大夫即書盜殺者於例既不合書名而被殺者合書事須如此耳左氏若以齊豹是大夫但爲未名故書爲盜以不與其名者則諸相殺而書其名者皆是與其名乎又據左氏說齊豹乃是怨縶而殺之何得妄有求名之義乎且推之情理凡殺人者皆謂懷怨不勝其怒乃爲亂耳又云二叛人欲蓋而名彰言其賤必不書其名夫子矯其心而書爾若如此則三人豫知夫子修春秋賤者不書其名乎爲是將地賂魯而屬夫子令不書乎何言欲蓋也皆妄爲曲說殊可怪也 孫氏復曰黑肱以濫來奔濫邑也案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邾莒言國此不言國者脫之也 劉氏敞曰公羊云通濫也非也以叔術爲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



通叛君之黑弓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 許氏翰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李氏廉曰此條大例本只與庶其牟夷書法同左氏得之但左氏於齊豹書盜之說先儒多不取已見衛縶下注獨黑肱不繫邾杜氏謂闕文亦是公羊通濫之事出於傳聞不可信劉敞極非之是矣然穀梁亦曰別乎邾也注曰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陳氏亦曰不繫之邾濫嘗自別於邾也二家又本公羊益未可據 汪氏克寬曰二傳皆云邾黑肱而公穀經文不繫邾者闕文耳有習於公穀而不得其義者或以爲通濫爲國或以爲別乎邾皆妄說也齊楚大國且未嘗分其地以封子弟況蕞爾之邾乎苟別於邾而自爲國又何爲挾地以歸他國乎惟左氏所引經文則曰邾黑肱故啖趙纂例從之亦加邾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預別以經文攙入而亦闕邾字如襄十七年齊高厚圍防左傳經文獨闕齊字不可以爲非齊之高厚也或者又謂濫乃天子之地而黑

肱乃天子之命吏此尤穿鑿之臆說夫王吏守土則得自專其地矣何爲奔於諸侯耶豈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天子守土之吏僅一見也二傳又何以皆稱濫爲邾地耶 湛氏若水曰書黑肱以濫來奔則黑肱叛君之賊季氏納叛之罪皆可見矣故曰直書其事而其得失自見

案 叔術以弟妻嫂亂人倫也天子誅顏而叔術爲顏報讎犯王命也其得罪於春秋大矣公羊乃以爲賢不亦謬乎

##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辛卯 敬王十年

## 三十有二年

晉定二年齊景三十八年衛靈二十五年蔡昭九年鄭獻四年曹聲五年陳惠二十年杞悼八年宋景七年秦哀二十七年楚昭六年吳闔廬五年

##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集說 杜氏預曰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 孔氏穎達曰公羊傳曰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案傳定元年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則闞是魯公葬地非是邾邑公羊不可通於左氏也 劉氏敞曰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傳曰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非也公以三十年始居乾侯春秋歲歲書之傳亦歲歲爲說說之盡異此明不知春秋本意也設公令歲未死明年正月亦書之耳復欲以何事爲解乎

杜氏諤曰志公在外而得邑於季氏雖復得之如取諸外也 薛氏季宣曰公居乾侯而大夫出會城成周晉侯之令固行於魯也公之不入晉之罪也 趙氏鵬飛曰三年之間歲首皆書公在乾侯存公所以誅季氏之義也而左氏各爲之說鑿矣謂左氏專信國史而不附會殆不然也 家氏鉉翁曰闞者魯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屢書特書致討於季氏也 吳氏澂曰昭公爲魯國之君四封之內皆其土地今公爲季氏所逐而書取鄆取闞以見季氏據國公無尺土矣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 李氏廉曰謝氏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闞者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闞者著其微弱也

## 夏吳伐越

左傳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集說 高氏閌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始用師於越而國自是亡矣 家氏鉉翁曰吳方抗楚越議其後自是吳楚越不相爲下而齊晉二大國之患在疆臣矣

## 秋七月

##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 穀作大叔 莒人下 公有邾婁人 穀有邾人

左傳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

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屛。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穀梁】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胡傳】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集說】陸氏淳曰。公爲旅人。何忌不能從季氏逐君。何忌不能去。罪大矣。雖受晉命。而城成周。亦無補於過也。此實覩文知罪。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孫氏復曰。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言之。則曰京師。　呂氏本中曰。周室雖衰。諸侯猶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者也。　張氏洽曰。此敬王徙都成周。自王城而遷。故因諸大夫之城。而書成周。以紀實也。　家氏鉉翁曰。此諸侯之大夫。奉王命而城成周。霸政之僅克舉者也。　吳氏澂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于成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尚多。故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圮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之後。始徼諸侯之戍。　鄭氏玉曰。敬王避子朝之黨。居于成周。今城之。遂定都焉。使成周爲京師。則不假再城矣。　李氏廉曰。晉自城虎牢以來。有城杞城成周。書法雖若無異。然城杞之下。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則私親之意已著。今書城成周於天王入成周之下。則雖非盛時之美事。終是情出於公。亦衰世之幸也。　胡氏但傷成周之等於列國。而未嘗譏列國之城成周。蓋與公穀于王所意同。得之矣。若薛氏陳氏重貶諸大夫。則已甚之責也。惟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書城成周。善之也。可從。　湛氏若水曰。書諸侯大夫會城成周。著尊王之



心猶未忘也。故春秋書以與之。　季氏本曰。敬王以正得國。能自樹立。侯邦咸集。見王澤未竭。而晉定猶能率諸侯也。　黃氏正憲曰。成周之城。非爲城圮。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遶入城內矣。若爲圮而城。則完舊而已。何待勞諸侯之大夫耶。　高氏攀龍曰。敬王既入成周。即於此定都。不復返王城。以劉單鞏族在焉。遠惡黨也。成周既城後。遂謂之京師。

##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

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胡傳** 諸侯失國出奔者眾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甲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討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

杜氏預曰。十五日。

**集說** 劉氏本曰。昭公八年於外。齊晉不能討意如而納之者。豈非諸侯之政柄各授於大夫。黨同伐異。皆為季氏之所為。其君畏偪而不敢歟。然意如攝祭而不敢篡。亦由周公忠義之澤流入人心。猶未忘耳。 家氏鉉翁曰。昭公習於周旋揖讓之儀。當時有以為知禮者。而在喪不戚。娶同姓不以為嫌。浮文雖勝。於體何有哉。乃若忿季氏之專。欲一創治之。固人君當為之分。以是為過則不然也。春秋始終書法於昭公之討季氏。尚有取焉。胡氏謂書圍成取鄆為絕昭公於魯。吾不知其說。 李氏廉曰。昭公在位二十五年。居鄆四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慼容。而父子之親虧。娶妻以同姓。而夫婦



之倫乖。立國立身之本皆無矣。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正。納牟夷而不能卻。大雩。大雨雹。天戒屢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于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蓋聲勢相倚。洪為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史墨之言。其論魯事則善矣。抑乃速三晉為諸侯之勢乎。 汪氏克寬曰。鄭祭仲逐昭公而昭公奔衛。則立突。衛公子洩公子職逐惠公而惠公奔齊。則立公子黔牟。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而獻公奔齊。則立公孫剽。意如逐昭公。魯國八年無君。意如非惟不敢如田和三晉之篡立。亦不敢別立君者。良以魯秉周禮。理義之在人者深。是以猶懼公議之或見討。而未敢肆無忌憚也。然史墨之言。謂魯民忘君。而君臣無常位。專於責昭公。而略無一語責意如。與師曠之所以論衛獻者無異。此可以儆乎人君。而非所以告為臣者也。率天下之彊臣。而為篡奪之謀者。未必非此言啟之。且慎器與名。此可以責魯之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或曰。桓公薨于齊。昭公薨于乾侯。皆沒於外。或弒或非弒。何以辨歟。經書公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弒可知。書公在乾侯。薨于乾侯。喪至自乾侯。葬我君昭公。則非意如弒公可見矣。內弒君則不書葬矣。 金氏賢曰。昭公在位三十有二年。父沒而有嘉容。母沒而無憂色。三易其衰。敝惡如舊。年已十九。猶有童心。君子固已知其不終矣。乘亂以取人之邑。仁已遠矣。納叛以受人之地。義安在哉。喪少姜而取辱於晉。謝莒愬而受辱於人。舍中軍。三家盡取其民。蒐于紅。三家大耀其武。獨臣自忿。君苦贊旒。嗚呼。君不顧親。國不忘君。其能保乎。舍子家之忠良。聽群小之邪僻。不思眾怒難犯。奢民何逞。不忍小忿。遂失大機。以致孫于齊。次于陽州。唁于野井。居于鄆。淹恤在外。八年之久。薨于乾侯。良可哀哉。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三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四

## 定公

集說 孔氏穎達曰。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辰 敬王十一年

## 元年

晉定三年。齊景三十九年。衛靈二十六年。蔡昭十年。鄭獻五年。曹隱公通元年。陳惠二十一年。杞悼九年。宋景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廬六年。

## 春王

公羊 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穀梁 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胡傳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大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爾。

集說 孔氏穎達曰。釋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元年為此年也。然則正月之時。未有公矣。公未即位。元必不改。而於春夏即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於時春夏當名此年為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為昭

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 陳氏岳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唯定公即位第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 孫氏復曰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也是時季氏專國昭公薨于乾侯及歲之交定又未立故略不書焉所以黜强臣而存公室也 劉氏敞曰定非正始奈何昭公薨于乾侯季氏逆其喪至於壞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 杜氏諤曰定公元年之正月政無所繫故不書正月然必書王者春秋樹王法不可不書王以端本也且王者所以正天下天下不可無王故不可以不存也正者所以繫一國今國之政無所稟故不復出正月之文以見魯國無正而不與季氏之專也 程氏迥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 薛氏季宣曰元



年也正以正其始昭公已卒定公未克踐阼是昭公之末也不得爲定公之始年也 張氏洽曰昭公自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强臣不書正月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 趙氏鵬飛曰魯公之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謹始也歲之終天子頒來歲之正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行之所以尊王室而大一統也王室既微正朔之頒與否固不可知而天下諸侯實用周正無改也春秋不從其不頒而廢一統之義故於元年必書王正月焉此春秋所以行天子之權歟然十二公之中惟定元年不書正月蓋昭公死于乾侯定公未立政在季氏魯實無君何以成正朔哉故不書正者聖人不與季氏得承正朔也 家氏鉉翁曰子惡之弑宣公之立襄仲立之也春秋猶書正月今昭薨定立季氏立之而不書正月者正月者天王以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而頒之國中者也惡弑宣篡是雖爲篡而魯猶有君今昭公之喪未返公子宋未立魯無君也

魯無君而季氏自以爲君頒朔於廟如常禮春秋黜之故書王不書正書王明王法以治季氏也不書正月正朔非季氏所得而頒也前此公雖在外而歲首必書公在存公也存公是故頒朔令公已卒於外嗣子爲賊臣所廢魯國無君是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正王朔在廟非賊臣所得頒也 李氏廉曰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即位皆在正月則定即位在六月故也又曰定哀多微辭公羊之言是也然何氏指定定公無正新作雉門喪失國寶黃池之會獲麟五事以當之則非本旨矣 汪氏克寬曰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以後即位於先君即世之年然猶踰年改元自漢帝禪即位改元於昭烈崩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以爲君臣父子之教所關甚大皆取法於春秋踰年改元之意此年雖定公未即



位而追書元年春者以昭公已薨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亦猶晉建武元年愍帝既廢元帝始於三月即晉王位而綱目追書建武元年春正月也故邵氏寶曰定無正而有春王春王三月也事在三月故以三月書 趙氏恒曰元年正月即位即位者有國之始王月所以正即位也即位則有書有不書元年之正月無不書者二年以後正月則有不書矣魯於是曠年無君史雖追書即位後所改之年以繫前半年之月日而正月未即位實與他公不同故比於常年而以王三月繫執仲幾之事而不書正月也 余氏光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書春王三月屢矣非獨定也不書正月無事也二月無事亦不書三月晉人執仲幾書以誌晉之無王非爲

魯無君也

【案】元年不書正月杜氏預以爲公即位在六月故也先儒多從之謂不與季氏以頒朔甚合情事公羊以爲正

即位。穀梁以為無正始。二說皆可相通。蓋因其無正而正之也。邵氏寶、趙氏恒、余氏光皆謂正月二月無事。故書三月。亦是一說。

#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大夫專執於是始。

**左傳**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

大陸。杜注禹貢大陸在鉅鹿縣北。嫌絶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案吳澤陂在今懷慶府修武縣北。一名太白陂。即三橋陂也。　甯。杜注今修武縣。近吳澤。孔氏穎達曰。甯即修武城也。案今修武縣治西有修武故城。水經注。修武故甯也。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更名甯曰修武。



**穀梁**　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胡傳**　案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辭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案周官司隸掌凡因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纂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集說**　杜氏預曰。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　孫氏復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於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以疾之。　孫氏覺曰。諸國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請命。則歸於王。可也。諸侯執人而自治之。猶以為不可。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於王。其無王甚矣。其稱人。以為雖執得其罪。不與其專也。　黄氏仲炎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諸侯執人於天子之側也。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是大夫執人於天子之側也。由諸侯之無王。以至於大夫之無王。則其變極矣。　家氏鉉翁曰。不告王。不歸司寇。用霸討於天王之側。無王也。是故不以城為王事。而略晉大夫之罪。　李氏廉曰。此條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于吏。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穀梁、胡氏是矣。公羊以為大夫不得專執。則是。以于京師為伯討。則非。

#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

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胡傳**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卽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卽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爲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閒。故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夫卽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若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成官儀。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卽位。春秋詳書於策。非爲後法。乃見諸行事。爲永鑒耳。

**集說** 趙氏匡曰。卽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旣殯而卽位。故書日。 程子曰。定公至六月。方卽位。見季氏之制也。 高氏閌曰。季氏旣逐其君。君薨。又不卽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宋不擇所處。汙於僞誘於利。昭公喪至五日而殯。遂自卽位。此非受之先君。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旣爲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 家氏鉉翁曰。定公之立。不書卽位。正也。今書卽位。以其篡君之子。受位於賊。特書卽位以正之也。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爲盡。今也受位於賊臣。曾不曰先君有嫡子在。我不當立。儼然自以爲己之所當得。是與篡何遠哉。春秋書卽位。從桓宣之例。夫豈與之。亦以誅之也。 汪氏克寬曰。定公爲逐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幸於禍而忘其讎。訴於利而忘其節。故雖內無所承。上不稟命。亦如其意而書卽位。以著其自立之罪。此於文成襄昭哀而無疑者。美惡不嫌同詞。 季氏本曰。務人公衍。季氏所忌。公喪至壞隤。而宋先入。意如抑使聽己所爲。故不以時定位。如昭公禮皆從薄。葬大遠。尉太遲。是也。豈爲喪紀。而君宋於五日之後哉。 王氏樵曰。昭公薨。至是閱七月矣。已越葬期。而喪始至。喪至五日。而定公始立。而意如與君。不以禮正先君後君之終始。逆之緩。立之緩。皆不以時。其惡著矣。 余氏光曰。元凱曰。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卽位。昭公喪自外歸。斂事已畢。何待五日而後殯乎。不過假此以待宋。而樹己援立之恩耳。

##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集說** 呂氏本中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於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於其臣下者。 高氏閌曰。昭公薨半載餘。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恩於先君如此。 趙氏鵬飛曰。八月而葬。其故可知。 李氏廉曰。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季氏爲逆也。

# 九月大雩

【集說】陸氏淳曰。公穀言月雩。正。秋冬大雩。皆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雩。啖子曰。雩者。以祈雨也。若待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蓋傳以日月為例。故有此分別。又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而請焉。趙子曰。索大雩。即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而皆祈焉。不必專於上公也。 薛氏季宣曰。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

# 立煬宮 煬羊讓反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

【公羊】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穀梁】立者。不宜立者也。

【胡傳】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集說】杜氏預曰。煬公。伯禽之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 張氏洽曰。季氏妄禱而瀆祀典。以立久祧之宮。聖人特書。必有曾謂煬公不如林放之歎乎。 黃氏仲炎曰。立煬宮。猶立武宮也。 家氏銓翁曰。公薨於外。魯之大慼。而意如以為獲神靈之祐。為煬立宮。其無忌憚之心。何所不為哉。 蔣氏孝恭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為為大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為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已。於是而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為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爾。 汪氏克寬曰。季孫行父立武宮。已為非禮。矧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而猶欲諂事煬公以徼福。吾知煬公之不饗其祭也。

# 冬十月隕霜殺菽

【附錄左傳】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穀梁】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集說】杜氏預曰。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范氏甯曰。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舉殺也。則殺草可知。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 孔氏穎達曰。月令。九月霜始降。八月。未



應霜殺菽。殺者大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今以八月隕霜。霜能殺菽。是非常之災。故書之。 楊氏士勛曰。隕霜二文不同書。故范特為一例。傳嫌獨殺菽不害餘物。故以輕重別之。菽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為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而不死。重者不殺。居然可知。 高氏閌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死也。 趙氏鵬飛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詩九月肅霜。則八月非隕霜之時。而隕霜殺菽。常寒之證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宜殺而不殺也。今十月隕霜殺菽。不宜殺而殺也。亦由人君之刑賞不中焉。天變不妄發。必有其應。惡安得皇極之主。敘九疇。則常寒之證不作矣。

【辨】公羊以為記異。何氏休謂獨殺菽不殺他物為異。其說非也。穀梁舉重之說得之。

【癸巳】敬王十二年

# 二年

晉定四年。齊景四十年。衛靈二十七年。蔡昭十一年。鄭獻六年。曹隱二年。陳惠二十

二年，杞悼十年，宋景九年，秦哀二十九年，楚昭八年，吳闔廬七年。

##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觀，工喚反

**集說** 杜氏預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孔氏穎達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魏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



門之兩旁矣。天之所災，不可意卜。公穀言主災兩觀，以門尊，先門；若災先從門起，又將何以為異？丘明無文，或是災起雉門而延及兩觀也。趙氏匡曰：此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據實成文耳。公穀乃曰自兩觀始，違經妄說，殊可怪也。孫氏復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者，雉門與兩觀俱災也。雉門兩觀，天子之制。劉氏敞曰：其言及何？災自雉門始也。公羊曰：兩觀微也。又曰：主災者兩觀也，皆非也。災有先後，據見而書，猶六鷁退飛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審之則退飛，何至顛倒先後，錯出尊卑乎？尋繹其意，所以迷惑者，以謂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也。彼自火並出燒之，莫知次序，故直以遠者序上耳。又云：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其意以下新作雉門及兩觀為比，亦非也。新作可序上，不可序下；災可序下，不可序上，何足致疑而問之乎？杜氏諤曰：魯以周公之故，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僭久矣，若不災，則不可得而譏之。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李氏廉曰：此條公穀惑於僖宮桓宮災不言及之說，遂以為此兩觀先災。春秋不以微及大，不以卑及尊，故先言雉門，尊之也。此說非。大概桓宮僖宮二廟分明，故不必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於雉門之兩觀獨災耳。文法合如此，何疑？余氏光曰：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之兩旁。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魯有庫雉路三門，雉門有兩觀，為中門，僭天子之制，而非禮也。春秋不直斥，而因災表義，使議禮制度者考焉。

## 秋楚人伐吳

**左傳**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桐，杜注：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今江南安慶府桐城縣北有古桐城，即古桐國也，與廬江縣接。

**集說** 許氏翰曰：自襄三年書楚公子嬰齊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吳楚相攻，不可殫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於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至於禍敗失國也。趙氏鵬飛曰：報雞父之役，而名柏舉之敗。李氏廉曰：經書楚伐吳七，止此。

**附錄左傳**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 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胡傳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兩觀之門其外爲庫門而皋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矣家語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二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干習舊而不知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僭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集說 劉氏敞曰穀梁言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非也此自記事之體耳雉門先災兩觀後災不得不曰雉門及兩觀災若不言及則似雉門之兩觀災雉門乃無意也既災之後魯人修舊理當先門門者所出入者觀者門飾也各別其序而書之也高氏閌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廄不言作言作者改舊制而僭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譴之遇災而不知以爲戒乃更作而新之又加其度焉是魯之僭終無已也特書新作罪在定公也 家氏鉉翁曰定公受位於賊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爲君不能君者也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魯侯所以臨莅其臣民者一朝化爲煨燼變亦駭矣乃又從而新之有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爲不足畏也 李氏廉曰經中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故曰創始此以既災而復爲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譏氏曰延廄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爲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

甲午 敬王十三年

# 三年

晉定五年齊景四十一年衛靈二十八年蔡昭十二年鄭獻七年曹隱三年陳惠二十三年杞悼十一年宋景十年秦哀二十年楚昭九年吳闔廬八年



##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乃復賈逵云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已賈雖爲此解於傳無文不可從故杜不言劉炫謂公以六月即位此年便卯往朝於事未爲緩也晉人何以辭之若以緩見譴當退謝罪何由此後更無謝處言罪己經無孫謝自罪之狀復安在乎晉若以絃歌辭必當更有譴責何由明年會次復得依常班序乃復之意不可詳知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了泉廞 家氏鉉翁曰意如死昭於行按定以篡昔晉大夫爲之羽翼公如晉晉子何乃復者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己也 余氏光曰戴氏曰晉之不仁甚矣昭公屢如晉不得入故有季氏之難定公立立至河而復不得入使定公以自立於晉子

##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穀作三月

左傳 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集說 杜氏預曰閽門閽 王氏克寬曰莊公也在位三十二年子益嗣是爲隱公

## 夏四月

## 秋葬邾莊公

附錄左傳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平中晉地

府境。

左傳 冬盟于郯。修邾好也。郯，杜注即拔也。

集說 許氏翰曰：公至河乃復，晉之輕魯也。仲孫及邾子盟，魯之輕邾也。當昭公時，祲祥之會，猶未甚也。胡氏銓曰：邾莊公卒未踰年，而邾君出盟，邾固可罪。何忌與之盟，又甚焉。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何忌不顧邾子之喪而與之盟，奪人之親，邾子當喪而出盟，奪親也。汪氏克寬曰：魯以大夫而盟邾君，紊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纔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哀二年取鄅沂田，州仇何忌竝書，二卿及邾子盟句繹，既奪其地，而二大夫會勢以盟其君，則又甚矣。季氏本曰：邾隱公初立，以先君時嘗與何忌同城成周，來爲此盟。

附錄左傳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乙未 四年 敬王十四年。晉定六年。齊景四十二年。衛靈二十九年。蔡昭十三年。鄭獻八年。曹隱四年。陳惠二十四年。杞悼十二年。宋景十一年。秦哀三十一年。楚昭十年。吳闔廬九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集說 杜氏預曰：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楚兵交止此。

左傳 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胡傳 案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於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褊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罷，書曰侵楚，陋之也。

集說 杜氏預曰：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境，故書侵。王氏谷曰：楚爲不道，晉率諸侯爲蔡伐楚，正也。反以不得貨而止，故經以無名譏之。孫氏復曰：蔡人病楚，使告於晉，故晉合諸侯於此。此救蔡伐楚也。其言會于召陵侵楚者，諸侯不振，不能救蔡伐楚也。故使救蔡伐楚之功歸於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

師敗績是也。程子曰：楚恃其彊，侵陵諸侯，晉上請於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許氏翰曰：梁丘據說錦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於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賂罷邑之盟，荀寅求貨沮召陵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於衰世，此晉霸之所以衰，而吳所以橫行於上國也。高氏閌曰：入春秋來，蔡人首附楚，至是蔡人不勝楚之陵虐，乃告於諸侯而請伐楚。晉爲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衆，天子使大夫臨之，可謂盛矣。乃不能擾楚，而吳以一國之師敗之，晉是以失諸侯，吳子主黃池之會自此始也。張氏洽曰：書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爲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罪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爲也，而晉自此微矣。呂氏大圭曰：召陵之會，晉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頓胡，蓋服役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以來不能會諸侯者，二十四年矣，今而上致劉子，下合十七



國之君，以爲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然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侵，次事也。晉合十七國之君以會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爲也，晉自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家氏鉉翁曰：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見褒貶者，兩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楚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罪晉定之無能爲也。蓋本辭伐罪，仗義必往，然後稱之爲伐。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罔禍，無以副衆人之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蔡侯以吳師入郢，春秋貴之。昭侯乃隱大子之子，明於復讐之義，故爲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學者知柏舉之爲褒，則知召陵之爲貶也。李氏廉曰：此條陳氏說亦佳，然直以爲爲子朝，則夫子當有美辭，又明年王人殺子朝於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應書侵，故胡氏止從左氏、程子，而上以能請命爲褒，下以不能討楚爲譏。王氏楚曰宗：是時晉楚之德相似也，其大夫用事而貪於賄又相似也。諸侯兩貳，而楚侈無厭，驕傲與國，至以一裘一馬拘唐蔡之君三年而後遣。蔡昭侯乃隱大子之子也，於是赫然奮其讎恥之志，指漢而誓，沈玉而濟，如晉請師以伐楚。晉爲之請命於天子，天子爲之特使其老以臨之，大合十有八國之君，蔡陳鄭許頓胡素屬於楚，齊桓晉文之所不能一時悉致，而今皆在於會，可謂盛矣。若能奉辭伐罪，仗義必往，於以服楚，而諸侯之散者復合，豈不多於齊桓召陵之功哉？而奈之何晉大夫皆貪材也，求貨弗得，遂辭蔡人，潛掠楚境而還，是以伐號召而以侵終之，故春秋從其實而書之，其亦不待貶絕而罪惡見矣。余氏光曰：楚昭昏庸，四鄰不覩，諸侯叛之於內，吳議之於外，故晉定一揮而諸侯雲合。然晉政已移於六卿，晉定直一偶人，六卿懼公勝楚而歸功冠五伯，而權不及已，故乞賂以離蔡，假旋以賤鄭，用散諸侯之師，以隳其君之功而固其私，至以十八國之師徒侵楚而已，蓋制於六卿而不能進也。



##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姓，公作歸姓。音生，後同。

**左傳**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胡傳**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爲敵所執，不死於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彊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隱而略之也。

【彙說】孫氏復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沈與楚故也。以沈子嘉歸殺之，公孫姓之罪不容誅也。　薛氏季宣曰：侵楚無功，而僅能加誅於沈也。　項氏安世曰：齊桓先侵蔡而後伐楚，故小者懷，大者畏。今此先侵楚而後滅沈，故大者不服，而小者不懷。　家氏鉉翁曰：春秋書滅沈於會召陵之後、盟皋鼬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合諸侯，辭曰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之。伐之猶可，而蔡爲不道，乘其末及設守襲而滅之，除矣哉。故書滅書殺，以正其罪。　汪氏克寬曰：沈子嘉微弱近楚，其不會晉，勢使之然，非其罪也。特貶其不能死位耳。故書殺以著蔡賂之罪。

#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鼬由又反。皋鼬，公作浩油。　皋鼬，杜注：繁昌縣東南有城皋亭。案水經注：潁水逕臨潁縣，又東南逕澤城北，即古城皋亭，今在河南開封府臨潁縣界。



【左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封父，杜注：古諸侯也。漢置封丘縣，今屬河南開封府，縣治安西坊西北有封父亭。　少皞之虛，杜注：曲阜也，在魯城內。帝王世紀云：少皞邑於窮桑，以登帝位，徙於曲阜。今曲阜故城有少皞陵。　有閻之土，杜注：衛所受朝宿之邑，蓋近京畿。　殷虛，杜注：朝歌也。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北五里有殷墟橋，是其地。　密須，杜注：國名。　夏虛，杜注：大夏，今太原晉陽也。

【穀梁】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附錄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爲此盟。書公及者，內爲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皐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

纂疏 何氏休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荅，卒爲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 杜氏預曰：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 劉氏敞曰：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奈何？欲治楚而後不能也。晉於是與諸侯十有八國之衆會于召陵，以侵楚，天子使大夫臨之，盛矣。晉荀寅求貨於蔡，蔡人弗與，既而辭諸侯，會于皐鼬，亦無事焉。晉失諸侯，吳入郢，自皐鼬之盟始也。 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趙氏鵬飛曰：此侵楚諸侯也，前目後凡。兩前目後凡，未有書公及者，而此書公及，變文以見義也。昭公衞出季氏，公未嘗得一會諸侯，皆大夫專之矣。惟平丘之會，公待親之，而季孫意如伉公，而公不得與盟。終昭公之世，惟公既逐居於鄆，得一與齊侯盟于鄟陵，季氏不知也。其間黃父、成周之會，皆大夫在焉，公不得與。今定於是立四年，季氏內存，而皐鼬之盟，意如不敢抗，而公得與諸侯之盟，聖人蓋喜公之能自振立而獲執牛耳也，故於此特書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所以幸魯侯之復得及盟也，其旨明矣。 家氏鉉翁曰：劉子不下與於諸侯之盟，得王人與會之體。 李氏廉曰：王官與會不與盟之說，詳首止下。雖杜氏、范氏皆以爲諸侯總言，劉子亦與，然考之於經，未見此例。公及之說，胡氏主程子，蓋亦從公羊注意發之。 汪氏克寬曰：首止、葵丘之盟，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則會盟同地而書諸侯。柯陵、雞澤、平丘之盟，尹子、單子、劉子與盟，則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則劉文公不盟可知矣。薄之盟，公不與會盂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薄。宋之盟，公不與圍宋，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宋。扈之盟，公後至，則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此年，公與於召陵之會，又與於皐鼬之盟，則非後至也，會與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曰諸侯盟于皐鼬，如祝柯、重丘，會盟殊地之例，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定公汲汲於後會，求爲此盟也。蜀之盟，春秋不與楚主盟，故書公及，此書公及，亦以著晉之不復能主盟也。 王氏樵曰：齊桓召陵之師，伐楚，不戰而楚服，故書伐，書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以美之。今召陵之師，名曰伐楚，實不能伐，而空還，楚人亦不遣一个行李問師來之故，故書侵。書諸侯自明，于皐鼬，以隨之。



#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作戊

纂疏 高氏閌曰：不言卒於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汪氏克寬曰：世子乞瀾，是爲隱公。七月，其弟過弒隱公，自立，是爲僖公。 季氏本曰：皐鼬之諸侯，即會召陵者也，故以會卒。



# 六月，葬陳惠公。

# 許遷于容城。

纂疏 王氏樵曰：許四遷，皆受楚命。經悉以自遷爲文，蓋違害就利而願還也。然不能修德固圉，而還徙無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爲後鑒。

# 秋七月，公至自會。

集說 許氏翰曰：不致伐楚，識無功也。 高氏閌曰：晉以伐楚名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

# 劉卷卒。

卷音權

集說 杜氏預曰卷即蚠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孔氏穎達曰昭二十三年傳曰單子劉子劉蚠即此是也王朝公卿卒不赴魯魯不會葬文三年書王子虎卒傳曰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彼爲同盟于翟泉故也此亦書卒明爲同盟故也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必非劉邑之臣來赴知是天子爲告也天子告臣略言名封而已不言劉子故書不具爵 趙氏匡曰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 劉氏敞曰劉卷者何劉子也內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以其書會諸侯天子爲之赴也何以不名爵畿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然則其名何卒從主人又曰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所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豈苟而言之哉 高氏閌曰召陵會罷而卒則知皋鼬之盟以疾不與也 陳氏傅良曰上卿士不卒有



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 家氏鉉翁曰劉子擁立二君卒安宗社二百四十年周家大臣未有其比故特書其卒葬 李氏廉曰胡氏無傳義同尹氏子虎而陳氏之說亦得春秋言外之旨不可不取也 汪氏克寬曰諸儒之說謂劉子定內難復辟於周有大功於王室故特書卒葬然單旗亦不書卒而尹氏專權亦書卒故知其從赴告頒

案 召陵之盟劉子與焉故其卒也來赴於魯而魯史書之耳公羊以爲我主之穀梁以爲爲諸侯主皆不可從

# 葬杞悼公

# 楚人圍蔡

左傳 秋楚爲沈故圍蔡

---

集說 趙氏鵬飛曰諸侯侵楚不足以救蔡而適爲蔡招楚令蔡受圍而晉不救受事夫盟主哉故冬蔡求於吳以敗楚知晉之不足與也。

#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作圉

集說 許氏翰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於彊暴而行於寡弱也 趙氏鵬飛曰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也故定公出而六卿忌其有功辭蔡卑鄭而隳其成效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顯其績。

# 葬劉文公

集說 趙氏匡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 高氏閌曰尹氏王



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之也 李氏廉曰天子三公稱公曾爲三公而有土爲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爲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近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據不可從。

#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吳始書子書戰。柏舉杜注楚地名勝志云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縣東南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合柏山舉水而得

之。其說未知何據。案傳文子常濟漢自小別至於大別。又三戰而陳於柏舉。是在漢之東北矣。其地應在麻城境也。

左傳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大隧直轅冥阨。通鑑地理通釋曰。義陽三關。左傳大隧即黃峴。直轅冥阨乃武陽平靖也。黃峴今名九里關。在信陽軍南百里。武陽在今大寨嶺。信陽軍東南九十里。平靖今名行者陂。信陽軍南七十五里。案魏置義陽郡。義陽有三關之塞。義陽在宋爲信陽軍。今信陽州是也。屬河南汝寧府。　小別。山名。今在湖廣漢陽府漢川縣北。一名甑山。大別。山名。今在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東北。一名魯山。

胡傳　荊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晉



主夏盟。諸侯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彊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於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徇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之實也。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集說　杜氏預曰。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續吳爲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　孫氏復曰。以者。乞師而用之也。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救蔡伐楚。吳能救之伐之。此吳晉之事。彊弱之勢。較然可見也。故自是諸侯小大皆宗於吳。　黃氏仲炎曰。其曰蔡侯以吳子者。蓋謀出於蔡侯。而吳爲之用也。　家氏鉉翁曰。自楚昭繼世。舉國事付之囊瓦。黷貨無厭。殺人不忌。以至內外離叛。莫有關心。由是有入郢之禍。國破君逃。瓦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奉頭鼠竄。以爲偷生之計。罪不可勝誅矣。春秋繼柏舉之敗。書瓦出奔。誅大臣之敗國而以身免也。　李氏廉曰。此條所書楚人敗。書師名。與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夫亦同。書法蓋子玉了當之罪。同而楚之輕以[illegible]人以致敗。師亡衆。前後一轍矣。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以師者三。桓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此年蔡以吳子戰楚。　王氏樵曰。察楚馮陵諸夏。陳蔡尤被其毒。蓋嘗戚而貞之爲縣。其於蔡也。誘般而殺之。用隱太子於岡山。逐朝吳。出侯朱東國。客死至吳。又以囊瓦求美裘弗與。拘於南郢數年而後歸之。讎恥極矣。故蔡侯吳發憤。請師於晉。晉不足與。請師於吳。吳子爲之興師。大敗楚兵於柏舉。囊瓦奔鄭。於是蔡人累世之讎憾少伸矣。春秋書蔡侯以吳子。

所以伸蔡也。吳子親行，君重於師，故不得不書以吳子也。胡氏乃謂吳進而稱子，爲善其伐楚解蔡圍，成伯討之功矣。
經意矣。

[案] 柏舉之戰，蔡用吳師敗楚，聖人嘉之，故書蔡侯以吳子。胡傳本公穀謂稱子爲進吳，非也。王氏樵駁之甚明。今故削公穀而節存胡傳。

## 庚辰，吳入郢。郢，公穀作楚

[左傳]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概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



處令尹之宮，夫概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概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

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清發，杜注：水名。水經注：溳水南逕石巖山北，亦謂之清水。晉鎮南將軍劉弘遣牙將皮初敗張昌於清水，即清發也。今湖廣德安府安陸縣城西八十里有石門山，即石巖山，溳水經其下。雍澨，今湖廣安陸府京山縣西南有二澨水，春秋之雍澨其一也。雎，杜注：雎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今湖廣安陸府當陽縣北一里有沮水，相傳即楚昭王西涉處。雲中，杜注：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孔疏：昭三年，王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謂此。蓋雲夢一澤，跨江南北。

[附錄] 杜氏預曰：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略文。孔氏穎達曰：入，襄十三年傳例也。上文戰稱吳子，此言吳入楚，不稱子，猶成二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史略文，無義例。公羊穀梁以爲吳於戰稱子，爲其憂中國，故進而稱爵，及其入郢，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故退而稱吳。左氏無此義，故杜異而顯之。趙氏匡曰：

案楚君尋反國國不絕祀故不言滅耳穀梁妄爲義說不足取也又云吴不稱子不正其乘人之敗而深爲利則凡諸入者悉是乘人敗何不總刺之乎　劉氏敞曰穀梁曰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非也楚實未滅當言入而已矣豈春秋固存之哉　薛氏季宣曰楚不書楚而書郢見楚之大其都猶不能守也　陳氏傅良曰入國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　汪氏克寬曰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丙午入曹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皆書國而不書地獨此年不書吴入楚而以楚之國都地名書之恐因昭三十一年吴其入郢之文而誤也左傳於是後十五年楚滅胡亦稱吴之入楚也而不曰入郢當從公穀作入楚於義順通　王氏樵曰案公羊以前之稱子爲襃後之不稱子爲貶皆非經意吴之爲吴自若也以其師而敗楚者蔡人之憤利其有而入郢者吴人之志春秋前之稱子非進而襃之書蔡侯之以則其文不得不然耳後書吴入郢下江爲依實而施諸儒泥於一字見襃貶之說故忽而予吴忽而貶吴而於聖人伸蔡侯傷中國之微意則莫能發也

## 五年

周　敬王十五年　列國　晉定七年齊景四十三年衛靈二十年蔡昭十四年鄭獻九年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宋景十二年秦哀三十二年楚昭十一年吴闔廬十年

##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月公作正月

附錄左傳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

## 夏歸粟于蔡

左傳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公羊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

集說　杜氏預曰蔡爲楚所圍饑乏故魯歸之粟　孔氏穎達曰公羊傳曰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亦然賈逵取彼爲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杜以傳文唯言周亟矜無資自解魯歸粟之意不言諸侯歸之諸侯或亦歸之要此經所書其意不及諸侯故顯而異之言魯歸之粟　石氏介曰春秋貴義不貴惠仁施者大仁賊也蔡爲楚所辱而不能救今見楚敗吴勝乃歸蔡粟徒畏吴而已無救災之實也小惠不足貴矣　高氏閌曰患難相救有無相賙此諸侯之正春秋之世相攻相滅此道不行矣然當是時諸侯不供職貢於天下至使天王有求於下國則知夫魯歸蔡粟非濟其難而賙其無也蓋以蔡與吴相援而敗楚入郢故魯畏而賂之聖人所以追其意而罪之也　胡氏寧曰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而不序何也蔡爲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吴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汪氏克寬曰昭二十五年輸王粟不書以諸侯歸粟於王常事也襄三十年會澶淵謀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書曰宋災故以宋災歸財非所當急也此年諸侯歸粟于蔡而不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耳故略言之與城楚丘戍陳同義或以爲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而春秋書歸以美之過矣苟以書歸皆爲美辭則歸含且賵亦可以爲美乎

案　公穀以爲諸侯歸粟杜預注左氏以爲魯歸粟二說不同孔氏穎達曰諸侯或亦歸之未嘗謂公穀之必無所據也蓋皆以伯令行於同盟而魯與諸侯皆奉命而經書魯事而諸侯亦在其內也三傳故可竝存

## 於越入吴

【左傳】越入吳，吳在楚也。

【集說】杜氏預曰：於，發聲也。孔氏穎達曰：公羊傳云：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其意言越與於越，立文不同，有襃貶。左氏無此義。越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越與於越，史異辭，無義例。陳氏傅良曰：向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李氏廉曰：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考之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也，故止書越。劉說爲合。汪氏克寬曰：汲冢周書王會篇有東越，於越或當時之所稱歟。

#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東野，杜注：季氏邑。蓋東野及房，皆近費之地。

【胡傳】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終始之傳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彊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集說】劉氏敞曰：意如逐君，死何以卒之？或曰：定之大夫也。或曰：不嫌也。有待貶絕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故雖逆取而順守之，猶賢乎已。今一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讎，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杜氏諤曰：於桓公之年，書公子翬，所以貶桓公也；於宣公之年，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於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家氏鉉翁曰：翬之死不書，遂之死去族，意如卒之以常禮，何哉？曰：志定公不能爲君兄討賊，而遇意如加厚也。桓宣預聞乎弒，故不以討賊責之。定公雖不預聞乎逐君，而懷賊臣之私遇，所以飾其終者厚於他人，故卒意如以大夫之常，不貶之貶也。

#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集說】季氏本曰：季平子、叔孫成子卒，桓子、武叔皆稚弱，國命爲陽虎所執矣。

【附錄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楚子入於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

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稷。杜注。楚地。當在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 沂。杜注。楚地。 軍祥。杜注。楚地。當在湖廣隨州西南。 堂谿。楚地。水經注。灈水出汝南吳房縣。吳房西北有堂谿城。卽此也。吳房。本房子國。楚封夫槩於此。故曰吳房。今汝寧府遂平縣西。吳房故城北。有堂谿城。 麇。杜注地名。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東有麇城。 公壻之谿。杜注楚地名。 成臼。杜注。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今湖廣漢陽府漢川縣有臼水。亦名臼子河。西南與漢水合。 脾洩。杜注。楚地。近郢都。當在今荆州府境。

#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彙說** 許氏翰曰。晉以土地之故。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趙氏鵬飛曰。士鞅前日伐鮮虞。今復圍之。鞅欲立功也。鮮虞何罪哉。



丁酉

# 六年

敬王十六年。晉定八年。齊景四十四年。衛靈三十一年。蔡昭十五年。鄭獻十年。曹靖二年。陳懷二年。杞僖二年。宋景十一年。秦哀三十三年。楚昭十二年。吳闔廬十一年。

#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速公作遬。穀同。

**左傳**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彙說** 高氏閌曰。許恃楚以固其國。至於四遷。鄭游速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然雖不能保許。而鄭之肆暴不甚矣。張氏洽曰。許自隱十一年。齊魯鄭之入大抵困於與鄭爲鄰。至成十五年。畏鄭而遷葉。昭九年。還夷。十八年。遷析。定四年。又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三年。楚困於吳。鄭遂滅之。然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大岳之後。其亡。一見害於鄭。其存。一恃於楚。不過百年。韓遂滅鄭。亦有由矣。 趙氏鵬飛曰。鄭虐於許久矣。許依楚而抗鄭。凡四遷而附之。今吳入郢。楚幾爲墟。許復何恃哉。此其所以卒爲鄭所滅也。治內以自彊者內固。則四鄰懼之。倚勢以爲存亡。勢去則四鄰疾之。許不能自治其國。以結好於鄰邦。乃倚屢遷以疾讎於鄭。楚敗勢懸。雖方得志。一舉而滅。抑自取爾。然鄭叢爾小邦。自保未固。而利於滅人。其爲惡同。不誅而暴矣。許男書名。不死社稷也。 家氏鉉翁曰。鄭人梁頭於許。幾二百年矣。自鄭莊瞿下誅之加。入而不敢有。將以有待也。未幾。鄭有內亂。許叔復其宗社。今列國無盟主。鄭人肆其不道。滅同盟之國。蔑大岳之後。鄭之罪大矣。 李氏廉曰。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

天下遂與晉。許以大岳之胤。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感也夫。

## 二月公侵鄭

【左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集說】孫氏復曰。内有彊臣之讎。外結怨於鄭。　高氏閌曰。召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保蠹充滅許。故晉命公與師而討之。是時季孫斯初嗣卿位。陪臣陽虎執國命。又廹於晉令。進退皆不由公也。　李氏廉曰。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徵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陽虎之專。故託公以出師耳。當是時。伯已失。諸侯皆離。惟魯未叛。故侵鄭侵衛之師。雖出晉令。而陽虎之徒。實於勇。敢於禍。以逞其欲。春秋皆書侵。以志其無名行師。而輔伯之非其道也。此與成六年。二侵宋。同一書法。不然。奉伯令而討伐周之國。何不書伐哉。　汪氏克寬曰。定公親帥師。以討鄭之黨亂人。固有奬王室之義。然不能聲罪致武。僅爲晉師以掠境。故不書伐而書侵。觀季孫斯侔於晉。則實狃於霸令。而非有奬王之實矣。況是時。陪臣執國命。兵權亦不屬公也。

## 公至自侵鄭

【集說】高氏閌曰。公內有彊臣。不能討。乃爲晉討鄭。內外結怨。危之道也。　張氏洽曰。陽虎專政。欲徼釁於鄭國。使衛侯不聽公叔發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季氏本曰。陽虎實主此謀。魯兵掌於諸卿。而陪臣以三桓專兵爲口實。欲竊兵權。自是恒以公將矣。

##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彊爲之請。以取入焉。



【集說】劉氏敞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篡覆公室以自封。已三世矣。事不成。故盜寶玉大弓以逞。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古。而陽虎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猶僕隸也。而莫之戒者。方復爲之脅請於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爲亂之效也。雖然。不介晉權。亂亦不得發。春秋彰往察來。而愼於幾微。故因事以寓其指。原指以見其變。子惡之乎。陽虎之盜。皆篡君亡國之禍也。苟甚之必錄之。錄之故必自其禍之所起矣。　高氏閌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爲陽虎所制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僭。大夫微。陪臣僭。理勢然爾。　李氏廉曰。春秋書內卿竝使者。唯文公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胡氏於公子遂之事。以爲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此獨無所起乎。蓋遂得臣之竝使。乃仲遂殺謀之所起。而斯何忌之竝使。亦陽虎專權之所爲。讀者不可不察也。

【附錄】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馮，杜注：周邑。東觀漢記曰：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於馮城，即此。負黍，杜注：周邑，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今河南府登封縣有負黍聚，一名黃城是也。狐人，杜注：周邑。後漢志：潁陰縣有狐宗鄉，古狐人亭也。在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臨潁縣。闕外，杜注：周邑，即伊闕外之邑也。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南闕塞山下。

【集說】杜氏預曰：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為戍周起也。



#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胡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集說】張氏洽曰：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之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黷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家氏鉉翁曰：皋鼬之盟，諸侯皆散，惟宋事晉，乃執其使，蓋晉諸卿惟賄是從，賄不及，禍隨之耳。李氏廉曰：經書執行人六，詳見襄十一年。此為晉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也。黃氏正憲曰：晉卿黷貨爭權，擅執同使，當稱人以貶之矣。然樂祁辭未致君命，而先飲酒通賄，是以私交為重，國事為輕，已失使人之職矣。故稱行人，見不稱其官，宜執者也。杜元凱以為非其罪，失春秋之旨矣。嚴氏啓隆曰：晉自八卿擅權，欒、郤、韓、魏、趙、知、范、中行遞將中軍，諸卿以次受約，由來舊矣。自中行偃為政，始有以偏裨而建上令者，趙武以降，其權益卑。黃父之會，為政者韓起也，而趙鞅主之。召陵之會，為政者魏舒也，而范鞅主名。季孫之議，城成周之役，為政者魏舒也，而韓不信主執宋仲幾。名陵之役，為政者范鞅也，而荀寅主索賄。貨下陵其上，上怨其下，傾軋之謀已非一日。今范鞅為政，而趙鞅逆樂祁而飲之酒，此欲奪執政之權，非為一宋行人爭得失也。范鞅知之，故必執樂祁，洩其怒，所以伐其謀。叢此怨雖得，疑愈積，以故趙鞅為政，即疑范、中行之相偪，而必去之，內外相競者八年，叛天下諸侯而鮮一從，而晉之亂遂不可止，自是三家之勢成矣。



# 冬，城中城。

【集說】陸氏淳曰：穀梁曰：一家張。張為日久，此時陽虎用事，三家始衰，何言張？又曰：非外民也。且入春秋已過二百餘年矣，豈無缺壞重城，而待今識也？既非所作，何得識外民哉。高氏閌曰：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成九年城之，此復城者，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汪氏克寬曰：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眾修

城以備外患故蒍陽虎欲去三家故託
於濯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集說** 杜氏預曰。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於齊。故圍之。劉氏敞曰。公羊云譏二名。其意以謂二名雖諱也。古者蓋雖君之名。臣不諱矣。父之名。子不諱矣。及至於周。臣諱君名。子諱父名。然後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之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自仲尼不偏諱二名。况其他乎。夫已不能諱二名。反譏人之二名。豈理也哉。高氏閌曰。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二十年。鄆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伺季氏以謀攻也。季仲圍而曰陽虎者。以專季氏。季氏專魯也。仲何爲哉。黃氏仲炎曰。仲孫忌不言何。杜預曰闕文。是也。公羊子以爲譏二名。妄矣。春秋列國之君大夫。二名者多矣。何獨於此焉譏哉。家氏鉉翁曰。齊之取鄆。固非。而二子之圍。亦非也。爲定公者。當以善辭告之齊曰。我先君失守宗祧。君取鄆以居之。寡君實受君賜。今鄆責矣。寡人欲復舊疆。敢以請之執事。以昭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惟是用帥也。明年同盟伐西鄙。自是連歲交兵。蓋始於此役也。

**附錄左傳**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於姑蕕。辟儋翩之亂也。姑蕕杜注周地。



大 六
敬王十七年

## 七年

晉定九年。齊景四十五年。衛靈三十二年。蔡昭十六年。鄭獻十一年。曹靖三年。陳懷二年。杞僖三年。宋景十四年。秦哀二十四年。楚昭十三年。吳闔廬十二年。

#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儀栗杜注周邑。鄆。陽關杜注皆魯邑。

# 夏四月

**附錄左傳**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於窮谷。

#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始復特盟。

**左傳**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於衛。

**集說** 許氏翰曰。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隳。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復會矣。陳氏傅良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家氏鉉翁曰。于鹹于沙。齊景圖霸之始事也。是時天王辟儋翩之難。出居姑蕕。景公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彊人之從我。非心悅而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乎。陳氏深曰。是時齊晉兩國相爲彊弱。晉彊則同諸侯以附晉。晉弱則合諸侯以自彊。若魯衛鄭則視之以爲向背也。李氏廉曰。此爲齊景公圖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此。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集說** 趙氏匡曰。穀梁曰以重北宮結也。案例執行人皆書。何獨重結哉。劉氏敞曰。善爲國者。親近而遠

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紿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行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不亦信乎。　汪氏克寬曰。齊侯稱人。而又書侵。所以重貶之也。挾詐恃力。夫豈伯霸之道乎。書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宋。書法正同。聖人之意見矣。　季氏本曰。盟擁徽衛不至使行人往謝。齊執之稱行人。非使人之罪也。

#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作沙澤　沙杜注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晉大和五年秦王猛圖鄴。𨚕容垂自沙亭屯內黃是也。在今元城縣東。

左傳 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

瑣杜注郎沙也。晉地道記。元城縣有瑣陽城。



集說 許氏翰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霸。而景不足望也。　高氏閌曰。執其使。使其國以求盟焉。是劫盟也。何有於信哉。　家氏鉉翁曰。以經而言。執行人而加之兵。脅盟也。以傳而言。衛畏齊。私於齊侯。俾執其行人以侵之。而後盟。盍盟也。若是而得諸侯。易如其已。　吳氏澂曰。執其行人。而與其君結盟。以叛晉。齊衛之罪均矣。　李氏廉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伐五氏。伐垂葭。伐棘蒲。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吳越之禍未至於北方。使齊景公果能撫霸國之餘烈。尊王室。輯寧列國。則桓公之功。獨不可復乎。今何[illegible]今日之會[illegible]日之[illegible]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為事乎。予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春秋屢書而不削。二君之罪見矣。　嚴氏啓隆曰。天下有伯。諸侯無敢私相盟。私相盟。是無伯也。故盟處盟。何以齊桓既沒。故盟曹南。以宋襄圖伯故。盟蒲隧。以齊景圖伯故。

同盟于蟲。以宋元伯作以今盟于鹹。復盟于沙。是鄭與衛皆叛晉也。

# 大雩

#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集說 許氏翰曰。東夏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高氏閌曰。將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　家氏鉉翁曰。昭公流離顛沛。惟齊是依。如是五六年。卒不能為之出偏師向曹鄙問意如之罪。今乃興無名之師。而加於魯。當為而不為。與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為方伯之道矣。春秋繼鹹沙二盟。而書國夏伐我。皆貶也。　李氏廉曰。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於是而及齊平矣。



# 九月大雩

集說 薛氏季宣曰。一秋而兩大雩。僖責之甚也。　汪氏克寬曰。左氏以再雩為旱甚。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災之甚而變之大者也。昭公不克自省。而有陽州之孫。定公又不知儆。而有竇玉之竊。世卿之逆。陪臣之橫。其致一也。故比事書之。以為後鑑。

# 冬十月

附錄左傳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於王城，館於公族黨氏，而後朝於莊宮。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四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五

己亥 敬王十八年

## 八年

晉定十年。齊景四十六年。衛靈二十三年。蔡昭十七年。鄭獻十二年。曹靖四年。陳懷四年。杞僖四年。宋景十五年。秦哀三十五年。楚昭十四年。吳闔廬十三年。

## 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傳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集說 杜氏預曰：報國夏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鬬志。

## 公至自侵齊

集說 張氏洽曰：魯陽虎用事，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軍政不立，而公親行，故書致以危之。

附錄左傳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穀城，杜注在河南縣西。後漢志河南郡穀城，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有穀城故城。水經注：城西臨穀水，故名。簡城，周邑。周有簡師父，簡城蓋其采地也。盂，周邑。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西北有邘臺鎮。

古盂國也水經注京相璠曰野王西北二十里有故邘城邘臺是也。州杜注晉地

## 二月公侵齊

**左傳**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集說** 杜氏預曰未得志故。孫氏復曰公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 三月公至自侵齊

**集說** 劉氏敞曰穀梁曰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非也公如往時致月此則文公十七年冬公如齊十四年正月公至自齊是也是時公未至齊而復侵齊公於齊至晉而得其君盟而反。鄭伯又會公于棐三出而三國附服焉矣何以危致也夫往月致時此則宣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也是時諸侯協心而同外楚列國為無有他變何以危往也夫往月致月此則僖四年正月侵蔡蔡潰遂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也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以齊桓為知所侵又曰以伐楚致大伐楚何以惡之也且穀梁欲言其危當得其危之狀欲言其惡當指其惡之形今謂之危無狀也謂之惡無形也非所以解經也。高氏閌曰公逾月之間再出侵齊往往來不得休息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故兩書侵至以見之。任氏公輔曰三月之間而兩侵鄆闞無尺寸之功而重丘山之怨輕用其衆而不恤其民甚矣。卓氏爾康曰陪臣執國三桓拱手虎已無復顧忌正月無功勸公再往枕干席戈久居敵境公何不自危哉故不待踰月或即在本月皆書至



## 曹伯露卒

**集說** 汪氏克寬曰自聲公立五年其弟通弒之代立是為隱公隱公立四年其弟露又弒之而代立凡立四年卒子陽嗣

##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集說** 許氏翰曰春秋書內伐十六宣以後七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高氏閌曰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昭公之孫也齊雖不克納而有意存之矣定公即位未嘗修好於齊故齊比年伐我而我亦再侵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侵則其曲直可見矣

## 公會晉師于瓦

瓦杜注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水經注酸瀆水自燕城東逕滑臺城又東南逕瓦亭南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瓦岡集古瓦亭也

**左傳**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胡傳** 春秋大法雖師決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將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能專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矣

【附錄】杜氏預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故不書。齊師已去。孫氏復曰。晉師救我。故公會于瓦。陳氏傅良曰。不曰會士鞅。曰會晉師。重師也。鞅之來。公會晉師于上鄆。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程氏端學曰。義在公會晉師。故不書晉卿名。以諸侯之尊。趨國會諸侯之師。一見魯之微弱。二見當時惟知附勢。而不顧理之不可也。余氏光曰。季氏曰。定公因齊伐西鄙。親至于瓦。以待晉師之救。比其至也。則齊兵已退。故晉救不書。夫魯大國也。二家合力。豈不足以禦齊。特以此時政在陪臣。制於陽虎。故門庭之寇不能即却。而使公遠出境外。求晉出師。已非謀國之道矣。而況晉方好賄。伯業已墮。師出後期。無濟於事。又何足恃以為安乎。則不若與齊平之為善矣。

# 公至自瓦

【集說】高氏閌曰。不以會至者。公非出會也。李氏廉曰。會師之說。胡氏於棐林全主公羊。而此條又發重師之義。與前說微異。蓋二義互相發明也。要之春秋之旨。不以公會大夫。特因此又以見師之為重耳。

#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作趙）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





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鄟澤。衛地也。

【集說】許氏翰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援服。則失霸何日之有。高氏閌曰。鄭伯與齊為鹹之盟。衛侯與齊為沙之盟。因皆為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侵衛。所以絕齊之與國也。晉不聲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陳氏傅良曰。其言遂。晉始伐與國也。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衛迭叛晉。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李氏廉曰。晉自鄢陵之後。苟有事於諸侯。皆書侵。今年士鞅侵鄭衛。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年趙鞅侵齊。十二年曼多侵衛。豈果潛師掠境歟。蓋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例之以無名之師也。

汪氏克寬曰。齊之始伐盟主。則書伐衛遂伐晉。晉之始討與國。則書侵鄭遂侵衛。齊書伐而晉書侵。於此見晉霸之衰之甚也。然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衛。不書遂侵。我十五年。楚子侵鄭。不書遂侵衛。雖十六年[illegible][illegible]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亦不書也。必若鄭衛叛晉。晉以師兩侵之。而後書焉。以著諸侯之不復從晉也。

# 葬曹靖公

## 九月葬陳懷公

【集說】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

##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集說】高氏閌曰。以其爲晉興師。故書侵。 汪氏克寬曰。成六年蔑僑如侵宋。傳云晉命也。今斯何忌侵衛。傳亦云晉故也。六卿旂濟以虐婚姻之國。凌兄弟之邦。非出己意。而迫於霸國之威。故春秋皆書侵以譏之。

##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杜注衛地。蓋濮水曲折之處。猶言河曲汾曲也。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境。

【集說】杜氏預曰。結叛晉。 高氏閌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謀。

##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

【公羊】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穀梁】貴復正也

【胡傳】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大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爲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大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集說】杜氏預曰。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 孔氏穎達曰。傳言順祀。是從爲順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升僖於閔上。閔先爲君。退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廟主失次。唯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唯閔僖耳。躋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者止升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此言從祀。躋僖



公。不言逆祀者。此從祀。因躋僖公之文。故得略言從祀。至於躋僖公。文無所繫。不知逆祀何公。且見是親廟。不可言先公。故指僖言之而言躋也。然則此以親盡故通言先公。下桓宮僖宮災。彼亦親盡。言桓僖者。彼據災之所在。須指言其處。與此體例不同。 王氏沿曰。從祀先公大事也。不由公命。而由陽虎。故不書禘。又不書日。 蘇氏轍曰。先公。閔僖也。逆祀。則稱躋僖公。順祀。則稱先公。何也。偏祀先公也。於是陽虎欲去三桓。故順祀而祈焉。虎之謀去三桓。亂也。而其順祀。則禮也。春秋善惡不以相及。名書其實而已。 高氏閌曰。從。順也。不曰順者其事則順。其意則非。故變其辭曰從也。夫魯祀之不順多矣。武公。煬公。在所當祧。僖公。閔公。在所當正。昭公。則又當祀而不祀者也。今但稱先公。則盡從典禮。不止爲一公設也。然不舉所祀之名。不指所祀之所者。非時妄祀。其事可醜。出於陽虎之矯舉。故雖禮之復正者。而聖人實書之。在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所以誅陽虎之亂也。

所謂定哀多微辭者意在言外也嗚呼千載之下姦僞之迹禍亂之變彼假託以濟其私者豈特一陽虎而已哉 薛氏季宣曰從祀者何順祀也魯之祭也躋僖公外昭公從祀之祀始正其禮也 汪氏克寬曰三傳皆以從祀為順祀閔僖二公惟馮氏謂祔祭昭公而文定引其說薛氏高氏兩用之今考之經昭公之葬稱論疑已祔祭祖廟而從祀不稱昭公與禘于莊公書法不倫則三傳似亦可通或者謂升閔降僖非常時之急務然陽虎雖祔祭昭公而逆南之墓猶待孔子為司寇而合乎先君之兆域則又何也劉原父云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其說亦佳姑記以俟來哲

纂疏 經書從祀左氏及公穀謂正閔僖之位胡傳獨以為昭公至是始從祀於大廟其說不同汪氏克寬兩存其說而頗致疑於胡傳考前此經文曰吉禘于莊公曰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曰大事于大廟躋僖公皆直指其人



書之今但云從祀先公而不言以何公從祀則胡傳誠若可疑然其說與當日事情相近未可刪去今姑並存四傳以俟再考至孫氏復以先公為后稷恐未可從

##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 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 棘下杜注魯城內地名

公羊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於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



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於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於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弑不成卻反舍於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慌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

穀梁 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集說 杜氏預曰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 孔氏穎達曰傳言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是盜謂陽虎也寶玉大弓必是國之重寶歷世掌之故自劉歆以來說左氏者皆以為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

王所以分魯公也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彼不知魯有先王分器繆爲古耳且所盜無龜如其璋是妄也 陸氏淳曰趙子曰寶玉大弓無用之物陽虎竊取欲令後代知之以爲榮故曰竊啖子謂此下與弓魯本受封之重器若失之必合書於經虎又家臣不合書名故依例書爲盜而云恐其名姓非也求取國重寶將以賂外國以求容耳豈思知其不義之甚故歸之豈有求名之理乎 胡氏寧曰先王分器不能謹守而盜得竊諸公宮此無政之驗也故失也則諱失寶玉大弓則書失之責行之書重其事也 陳氏傅良曰虎陪臣也取周公之分器以出魯莫之禁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爲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其旨至於陪臣則嚴矣 黃氏仲炎曰春秋書盜者不嫌爲盜而罪致盜也使爲國者紀綱素立刑政素明則安有盜竊公行之事哉今陽虎以陪臣之賤行亂於國中脫甲公宮竊魯先君之分器以出削魯之無紀綱刑政於此極矣故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非徒罪分器亡也罪紀綱刑政之亡焉爾 李氏廉曰謝氏云寶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此寶玉歷世守而傳之以爲國之寶鎮國之寶鎮盜得而竊焉則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不能保其鎮可知矣 汪氏克寬曰何休謂季氏逐昭公取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然昭公之經不書失寶玉而此書盜竊則陽虎竊取於公宮而非取之於季氏也

**附錄左傳** 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

庚子

# 九年

敬王十九年晉定十一年齊景四十七年衛靈三十四年蔡昭十八年鄭獻十三年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杞僖五年宋景十六年秦哀二十六年楚昭十五年吳闔廬十四年

#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蠆敕邁反 公作囆

# 得寶玉大弓



**左傳**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公羊**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胡傳**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

可失墜，以彰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寶之，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人敢忽矣。

【集說】李氏廉曰：穀梁云不地，蓋也。案緣未出境而得，故但以得為名，且書竊猶不蓋書地，有何蓋乎。孫氏復曰：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賊賤，不可再見也。劉氏敞曰：得寶玉大弓，左氏曰，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非也。何曰竊者，失之也。今曰得者，得之也。失得相對，苟得，所以見失也。若器必言得，即大鼎何以云取乎。器用不專言得，亦明矣。杜氏謂曰：器不能保守國器，以致失，今得而復書之，不正其得之於盜也。直書曰得，以明其失而復得也。高氏閌曰：言得寶玉大弓，以見器之空還，而不獲盜者以正典刑，則亦幸而得之爾。盜竊之罪，於誰責而可乎。萬氏孝恭曰：寶玉大弓，二傳之說不同，然聖經之大法，不在乎是，所以謹其盜竊與得之而已。夫先王分寶玉於伯叔之國，宜世守勿失，而定公見竊於陪臣，迨夫陽虎以為無益於近用，祗以為名而自歸之。魯有四封而詰其姦，不得其盜以正國之典刑，僅得寶玉大弓，致刑之失，一至於此，豈不重可惜哉。納莒僕之寶玉，曷若不失此分器之寶玉；反是靈之大屈，曷若不失此分物之大弓好也。貪人之所有，今不能保已之所有，故春秋譏之。李氏廉曰：陸佃曰：用力而得之曰獲，獲人獲獸是也；非用力而得之曰得，得寶玉是也。汪氏克寬曰：杜預謂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故重而書之。案失之固足以為辱，然得之於盜，不能討其罪，未足為榮，適以彰其失之之恥耳。鄧氏寶曰：陽虎既竊寶玉大弓，魯何以復得之術寔遺於道路，以為緩追之計也。追者得之以歸故府，故書曰得，幸之也，抑有遺恨焉耳。



# 六月，葬鄭獻公

【集說】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

#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杜注：晉地。蓋晉大夫邯鄲午之私邑。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有五氏城，亦曰寒氏城。

【左傳】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中牟：杜注：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索隱曰：此中牟當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正義：蕩陰縣西有牟山，中牟蓋在其山之側。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有中牟城，在牟山下，正當衛走邯鄲之道，是其地也。媚：杜注：齊西界，當在濟南禹城縣。杏：杜注：齊西界，當在東昌博平縣。

【辨疑】杜氏預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 胡氏銓曰。春秋有書師次者。有書君次者。書師次。惡其勞師徒也。書君次。惡其遠民社也。國君無王命。而遠民社。危可知矣。 陳氏傅良曰。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列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春秋重絶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絶晉也。 任氏公輔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蘧蒢。至哀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遲也久矣。 李氏廉曰。齊衛三次而後伐。胡氏無傳。蓋同前次而後伐。罪其包藏禍心之義也。謝氏以為畀其無事而出。故書次。則又與無名妄動之例同矣。要之二例皆可通。而陳氏說。又得聖人之微意。 李氏本曰。自盟沙。衛人叛晉。晉不忘討。而衛與齊合。將欲備之。此所以有五氏之次。 王氏錫爵曰。如五氏。齊衛伐晉也。春秋不書伐而書次。何也。蓋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尚彊。未敢顯言伐之。故二國不以伐為告。而春秋亦因其告而書之。以示存晉之意云。 嚴氏啓隆曰。經自師次于成以下。單書次者。鮮矣。定公之季。乃三書次。就傳言之。未有得其要領者也。夫經言公次于滑。師次于郎。師次于成。又言次于聶北。次于陘。次于匡。次于厥貉。次于雍榆。言次則非伐。言伐則非次。可知。而傳乃曰。齊侯伐晉夷儀。且先登。則其告於諸侯者。直言伐晉取夷儀可已。胡復仍以次聞乎。蓋齊衛叛晉。而晉勢尚彊。未可輕伐。將以覬覦於夷儀。而未能。聊次五氏以聲之耳。



##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纂疏】許氏翰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列國矣。

辛丑 敬王二十年

## 十年

晉定十二年。齊景四十八年。衛靈三十五年。蔡昭十九年。鄭聲公勝元年。曹陽二年。陳閔二年。杞僖六年。宋景十七年。秦惠公元年。楚昭十六年。吳闔廬十五年。

## 春王三月及齊平

【左傳】十年。春。及齊平。

【集說】范氏甯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李氏廉曰。謝氏云。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為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平。一國所願。故不稱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德親懷鄰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平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國哉。宋楚其平起於下。故書人。齊魯其平起於上。故書國。此說固佳。然汲汲而平。恐亦非聖人之意。 湛氏若水曰。書及齊平。善釋怨也。孔子為政於魯。釋怨以安民也。於是再侵齊之怨平矣。 季氏本曰。孔子用魯。務講信修睦如此。 卓氏爾康曰。齊以魯事晉。七八年兩伐魯。魯亦兩侵之。此時用魯。惟平齊從晉。為救時用世第一務。及齊平。見魯之睦鄰。非復如前日之用兵矣。孔子用魯。其施為如此。



##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穀作頰。夾谷。杜注即祝其也。地理志。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甲山。亦名夾山。一名祝山。上有夾谷臺。為定公會齊侯處。案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今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為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

【集說】趙氏匡曰。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蓋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於夫子。故謬為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也。 劉氏敞曰。穀梁曰。離會不致。危之也。非也。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亦致。又何危乎。且如穀

樂所謂夾谷之會聖人相之齊侯震懼歸地謝過齊則屈矣魯何危乎又曰其以地致危之也亦非也兩國會盟致背以地此常例爾何說危哉 黄氏仲炎曰夾谷之會從俗當者竊意聖人舉動宜異乎常人況儐相會同必有赫赫之效於是後張其狀如所謂歸于魯之命司馬行法斬侏儒却萊兵索汶陽田等事皆不足信之說爾使實可信則仲尼之智數風采不過如曹沫藺相如能而折齊秦之君於柯澠池之事似非聖人氣象也方齊景公欲振桓之霸急於求諸侯以魯未附齊故成仇敵今既平而會將善魯以勸來者何至以兵劫魯侯也況魯政制於三家而魯侯特擁虛器於其上劫魯侯亦何為者通春秋考之齊侯會盟多矣固未嘗有衷甲之變也今觀左氏載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劫之必得志則是專用孔子反為齊人所輕而名其變也汲黯在朝淮南為之寢謀司馬輔政遼人戒其邊吏國有君子固敵國者人之所敬憚也豈謂聖人相魯乃不逮是說使齊人果有衷甲之變而聖人處此豈無理義之論足以愧之如燭之武之解鄭圍展喜之卻齊寇從容辭氣化暴為仁亦何至疾聲厲色以兵刃為威以敢殺為能以求索為功哉由此觀之凡傳言夾谷之功者皆淺心陋識未聞孔子之道者也 王氏樵曰曩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以鮑文子之諫而止至是魯之君臣能用孔子魯國大為齊人慕義故今年三月及齊平而為夾谷之會焉安得有使萊人以兵劫魯侯之事乎是會也聖人相禮將使兩國繼好謀斷歎於信義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為經言會而傳言盟足知其誣也其盟辭曰齊師出竟而魯以三百乘從是欲以邾滕視魯也及魯使茲無還答之則要其反我汶陽之田而已何其不似乎使齊反汶陽之田則魯將為齊役也 卓氏爾康曰齊欲結魯而伐晉也或謂魯欲叛晉而從齊非也夫子當國叛晉之說非所出也蓋將平齊從晉以靖列國耳 嚴氏啓隆



曰齊魯相仇始於陽虎虎敗奔及齊平會于夾谷始平齊也其時即微孔子齊亦必平孔子自攝相自成禮而還耳以為聖人之奇績而曰萊人以兵劫魯侯抑何不根之甚哉 余氏光曰葉石林云夾谷之事匹夫之勇知者不為而會謂仲尼為之乎晦翁亦力辨此事為附會

【案】齊魯世為婚姻為日久矣自定公即位之後日尋干戈侵伐不已孔子當國首以講信修睦為事故有夾谷之會齊景方志在求伯亦欲親魯以為之援遂懽然釋向來之憾而以鄆讙龜陰來歸則聖德之所孚也左氏設為萊兵劫魯侯優施舞幕下之事史記家語亦皆侈大其辭蓋欲歸功於孔子而附會之也夫聖人言語氣象自有以感人於周旋揖讓之間而鄙倍暴慢一時俱化必無兩君好會之地遽行殺戮之理左氏曰士兵之穀梁曰使司馬行法焉此武夫暴力者之所為而敢以誣聖人乎齊師出竟而要魯以三百乘從是齊以縣鄙視魯也卑魯實甚聖人必以禮拒之安肯請汶陽之田而勞吾民以奉鄰國況汶陽既歸則魯當共命何以終定公之世盟黄會牽屢書於冊而不聞魯為齊役乎垂葭之役齊師出竟矣魯未嘗以三百乘從也朱子以此事為附會而先儒亦多疑之故删左氏及穀梁而胡傳亦不錄

##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邯鄲杜注廣平縣也今屬廣平府邯鄲縣西南有
邯鄲故城即俗名趙王城是也。寒氏杜注郤五氏

集說 許氏翰曰使晉有以服衛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
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趙氏鵬飛曰討五氏之次也然不討齊而圍衛晉固怯
大而陵小也。李氏廉曰以伯主而圍與國者惟宋襄
圍曹趙鞅圍衛而已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
之不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
湛氏若水曰志報怨之兵也。李氏本曰圍
衛欲其離齊黨也而卒不能服晉衰可知矣。

#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田上穀有之字 鄆讙龜陰田杜注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宋博縣今之泰安州州境無龜山今龜山在新泰縣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蓋與泰安州相接也。



公羊 齊人曷爲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
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

胡傳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
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
者齊人心服
而歸之也。

集說 杜氏預曰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
程子曰齊人服義而未歸之故書來歸。 高氏閌
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動於
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於其人之天者
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則也。 胡氏寧曰言來
歸者彼自來也不言來者請而待之耳。 陳氏傅良曰
未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必自外至如鄆來歸賂及齊
來歸衛寶是也鄆讙龜陰田言來歸以是爲齊人之願
也齊西言取讙闡言取鄆讙龜陰不言取以是爲齊人
之賂則猶齊田也故從外來常文與歸衛寶同齊猶於

天下伐盟主合諸侯於邵陵矣於是願歸田則以孔子
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爲善者是不即
人心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家氏
鉉翁曰取濟西取汶陽者取不言歸以其伏大國而得
歸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讙及闡歸邾也言歸不言來歸
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鄆讙龜陰之歸書
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
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邾有不得同也聖人道化所
感彊暴爲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此可
以信聖人之道不爲空言儒者之學果非無實也左氏
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 李氏廉曰孔子是年爲大司
寇十二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以王道化
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所謂變齊變
魯之幾略見於此。 汪氏克寬曰自來曰來猶來聘來
朝之類齊人感夫子之義而
歸侵田此緩之斯來之效也。

#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音后又下遘反



左傳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
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
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
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
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
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
克。

集說 杜氏預曰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 湛氏若
水曰二子之圍郈爲侯犯據郈以叛也侯犯之叛
爲殺公若也公若之見殺爲固諫立武叔也夫天下有
道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征伐自諸侯出諸侯失政
征伐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叛之矣今叔孫仲孫上不能
事其君下不能御其臣擅興大衆自圍其邑而猶不克

焉則魯之無
道從可見矣。

##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公作費）

左傳 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逼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宿杜注故宿國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即此。

胡傳 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集說 孫氏復曰郈叛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之郈不服故一卿秋再圍 杜氏諤曰大夫攻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著也 朱子曰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纔不奈何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纔不奈何又被陪臣執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候之屬皆殺了節度亦是此樣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極分曉 家氏鉉翁曰侯犯以郈叛既而以邑奔齊齊受侯犯以郈歸魯前歸汶陽今復歸郈此聖人道化所感不然齊何有於叔孫哉 汪氏克寬曰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三桓以大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職使家隸感化而帥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能聲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犯之傒屬駟赤多方為詐諼之謀誘之出走是教通國之人習為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矣詐諼欺誑誣僞不臧下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勝之其何以保有國家乎。



## 宋樂大心出奔曹

集說 王氏葆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家國之難而進退無據見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李氏本曰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離心君臣疏闊子明謂大心而遂之而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安保其不為亂哉

##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作池後同）

左傳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

魋亦有嬖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集說】王氏樵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亢矣，故春秋以自奔為文。　家氏鉉翁曰：宋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樂大心以譏逐也，公子地以嬖臣故，爲公放也，公弟辰為地請留不許，亦以嬖臣奔也。奔者固有罪，宋景亦少恩矣。　李氏廉曰：經書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左氏亦止稱公子地、母弟辰，是未嘗直指地為景公弟也。杜氏因辰有廷吾兄之說，遂直以地為景公之弟、辰之兄。若然，則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子，一則曰弟？今稱公子，地以輩行雖為景公之弟，而其實非同父之弟也。

##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作牽。安甫，杜注：地闕。

【集說】家氏鉉翁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矣，今而三國復為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命於晉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魯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霸也。　李氏廉曰：謝氏云會于安甫，以衛有君難也。



##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於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集說】杜氏預曰：謝致郈也。齊以致郈德叔孫，叔孫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高氏閌曰：夾谷之會，歸我鄆、讙、龜陰田。侯犯以郈奔齊，齊人又致郈，是以以之如齊謝焉。

##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暨字下，公穀有宋字。彄，苦侯反。

【左傳】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胡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寵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集說】劉氏敞曰：杜云稱弟示首惡也。案隱元年之例，段不弟，故不言弟，然則辰亦不弟者，不稱弟可也，反以見首惡稱弟，何哉？段不言弟，反非首惡乎？又曰：何休曰辰言暨者，明仲佗、石彄與俱出，非也。若如休所言，辰罪為輕，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為明年入于蕭而書及乎？　黃氏仲炎曰：宋公以私寵向魋之故，使其母弟國卿翠然奔叛，蓋君不君則臣不臣也。　家氏鉉翁曰：辰於君為同母弟，而地則衆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一弟，辰以地故而自絕於君兄，又率仲佗、石彄與之偕行。佗、彄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



## 十有一年

壬寅　敬王二十一年。晉定十三年。齊景四十九年。衛靈三十三年。陳閔二年。杞僖七年。宋景十八年。秦惠二年。楚昭十七年。吳闔廬十六年。蔡昭二十年。鄭聲二年。曹陽

##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杜注：宋邑。孔疏：蕭叔大心者，宋蕭邑大夫，平宋亂，立桓公，宋人以蕭邑封叔為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復為宋邑。

【集說】劉氏敞曰：穀梁云辰未失其弟也，非也。公子不去國，而辰率說出奔，挾黨為亂，以謂辰未失其弟，何妄

甚也。趙氏鵬飛曰出奔書暨辰强之也二子有所不得已也入叛書及辰主也二子悅從之也雖乎奔而易於叛仲石固庸臣乎初而奔也則疑謀有所不濟故難以暨之今而叛也以為事無有不捷故易而及之奔固不難而叛何捷吾於此知仲石誠庸夫也 家氏鉉翁曰克段不書弟志在於築絕之於天倫也辰以憤激不平而出其罪下於段仍書弟然實叛也前書暨此書及暨者不得已之辭及者從之者也

[案]自陳入蕭辰之意主於叛而仲石與地則從之者也故經文書及胡傳以不稱暨而稱及為無首從之別失經旨矣

## 夏四月

##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胡傳]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集說]杜氏預曰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 李氏本曰暨者以此彊彼之辭及者以此及彼之辭奔陳稱暨入蕭以叛稱及可見仲佗石彄之叛乃其所欲但以辰主謀故以為首惡耳稱自因其力也

##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還音旋涖公穀作莅

[左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集說]杜氏預曰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孔氏穎達曰世族譜云叔還叔弓曾孫也又世本云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還為叔弓曾孫 許氏翰曰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讒慝泊晉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犂也 陳氏傅良曰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 家氏鉉翁曰自文公之霸魯常事晉中間雖即楚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絕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 吳氏澂曰及鄭平者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涖盟也 李氏廉曰晉伯至此諸侯皆叛矣然魯叛晉本始於平齊之時不於平齊言叛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於齊晉本兩事之也此條當與鄭輸平同看 李氏本曰昔魯親晉而鄭附齊魯與齊平鄭亦平矣既平然後涖盟 郝氏敬曰魯自僖公以來七世事晉晉黨季孫逐昭公識者知晉之將失魯矣及韓范內鬨同盟解體齊張於東鄭衛先往故魯有夾谷之會



然猶未顯與晉絕也至是魯鄭同盟四國之好成晉遂失諸侯不可復收矣

## 十有二年

癸卯 敬王二十二年 晉定十四年齊景五十年衛靈三十七年蔡昭二十一年鄭聲三年曹陽四年陳閔四年杞僖八年宋景十九年秦惠三年楚昭十八年吳闔廬十七年

## 春薛伯定卒

[集說]劉氏敞曰何休曰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故略之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且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蓋防亂也如休所言更相違矣 汪氏克寬曰在位十三年子比嗣 李氏本曰卒不訃僻月不知故止書春

## 夏葬薛襄公

【集說】高氏閌曰：春秋書隳者三，隳者不日不月，史文畧也。

##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許規反，後同

【集說】杜氏預曰：墮，毀也。患其險固，故墮壞其城。 孫氏覺曰：是時三桓之邑皆爲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於是墮毀之也。 趙氏鵬飛曰：州仇何爲自墮其邑？除家臣之患也。家臣之爲患之日久矣。陽虎作難，囚季孫，居鄆陽關以叛，二家幾不免焉。侯犯以郈叛，叔孫與仲孫帥師圍郈不克，再圍之。侯犯以郈奔齊，齊人乃致郈，而侯犯猶在齊也。時邑宰數數爲患，孔子方仕於朝，而仲由爲季氏宰，建墮三都之議，以絕陪臣之禍。故叔孫首帥師墮郈，郈易墮也。 季氏本曰：侯犯既奔齊，則郈可不假叔孫之力而墮矣。必帥師者，恐餘黨有變也。

##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彄苦侯反

【左傳】夏，衞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郊，杜注曹邑，當在山東兗州府曹縣界。

【集說】杜氏預曰：彄，孟縶子。 孔氏穎達曰：世族譜云孟縶，靈公兄也。縶絕子，靈公以其子彄爲之後也。爲後則爲其子，故云孟縶子。 家氏鉉翁曰：此及十三年兩書衞彄伐曹者，皆列國無盟主也。 季氏本曰：是時曹伯陽好田弋，公孫彊爲政，又非睦鄰者，衞必有辭於伐矣。

##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音秘，下同

【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姑蔑，魯地。隱元年盟于蔑即此。括地志：姑蔑故城在泗水縣東四十五里。今屬兗州府，故城在縣治東南。

【公羊】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胡傳】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二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集說】劉氏絢曰：三家不能制，至費圍而不克，帥師而後墮成，猶而不服，公圍而不克。有天下而不謹於禮，末流之患可勝言哉。 王氏葆曰：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彊於郈故也。 高氏閌曰：墮邑而至於帥師，是邑之力足以抗也。 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爲之。若漸漸搯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又曰：他合下只說得季桓子透，桓子事事管之，所以做得。後來被公斂處父一說破了，桓子便不信之。 陳氏傅良曰：書叔孫墮郈，季孫墮費，以是爲二家之願也。二家專費出昭公矣，於是願墮其都，則以孔子之相魯也。謂

春秋之大夫不足用爲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張氏洽曰毀其所恃以爲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强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爲三家忠謀使强臣不敢恃强以叛君陪臣不能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南蒯侯犯皆以叛爲季孫叔孫之害故費郈皆墮獨公斂處父方恃彊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弗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孫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惑於僞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旣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 呂氏大圭曰三家之城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以叛亦豈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相踵豈惟魯國患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而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郈墮費者二家之自墮也成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氏之不欲墮爾夫二家聞夫子之言而墮其邑者是其天理之萌也孟氏聞處父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夫理



之萌不足以勝其人欲之蔽然後不肯墮也使聖人得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兵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終用孔子何 李氏廉曰公羊於齊歸田之下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墮郈之下又云然疑曰不違有案家語定十年孔子自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然則爲司空之時已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爲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亂無民七日誅少正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於是有墮郈之事又曰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朱子曰孔子之仕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爲之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又呂氏曰聖人爲政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覩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仲由以勇銳兼人之資感於氣最先首爲墮郈之義夫叔季二人亦非

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自有感動仲由特發之耳汪氏克寬曰史記家語曰孔子言於定公而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告季孫而墮二邑左氏又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自墮郈季氏將墮費費人襲魯仲尼命伐之遂墮費竊疑是時定公失政豈能命大夫墮邑蓋孔子以禮制感化季孫且使子路爲之宰而後墮之耳所紀雖不同而以爲聖人過化之功則一而已或謂叔季自墮其私邑於聖人無與然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前此十年侯犯以郈叛曷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用於魯而後墮之耶

## 秋大雩

##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

集說 杜氏預曰結叛晉也 張氏洽曰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誤 家氏鉉翁曰陽虎奔齊侯犯繼往故懼



家者懼南蒯盟夾谷又盟于黃耳 汪氏克寬曰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爲盟之始也繼而有瓦屋之參盟于幽之同盟而齊霸遂成此盟于黃齊魯爲盟之終也因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霸矣 季氏本曰黃之盟齊魯睦也蓋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然忌而沮之之意已間之矣女樂之歸其在此盟後歟

##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 公至自黃

##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集說】杜氏預曰國內而書至者成強若列國與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陸氏佃曰聖人之化既行成雖未墮於魯何有遲之期年公斂陽情見勢屈墮之易耳定公何乃狃於速克躬駕以攻之輕於一出無功而返此一役也吾知其未諮於仲尼抑季路亦未必在此行也 胡氏宏曰孔子爲魯司寇墮三都及成不墮二家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公 金氏履祥曰孔子生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魯之君臣豈不知其賢而未嘗能用孔子也定公之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者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而論語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孔子此時之行實繫季桓子之用舍蓋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已之權以與孔子哉自陽虎執桓子囚之而專魯政辱之於晉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詛又將殺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桓子於此謀所以爲靖亂興衰之計故宷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齊歸侵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強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已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爲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也故叔孫氏始墮郈繼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成圍之弗克其不肯墮成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之不墮固亦未害然亦豈終不克墮哉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國方治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季氏權臣也桓子舍已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彊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爲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魯既治矣桓子豈甘於終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



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不正有國者固不可啗此爲鄰國所覘也使桓子而猶惟孔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此其心術盡壞不復可與有爲而其心固亦已無孔子矣故孔子去之此夫子出處之本末事情也 李氏廉曰案朱子語錄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爲彊彊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彊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或問墮三都事費郈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卻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且費郈之叛爲叔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斂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今案如公穀說則圍成非孔子意如朱子說則圍成之舉孔子未必不知之也夫負固弗服雖舜禹文王有所不免如三苗逆命有崇弗降始皆伐之至班師修德而自格圍之不克亦何損於聖人觀圍而不再伐安知非班師之意但仲尼不終用於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徒褻耳至胡氏所引史記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氏宏曰夫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爲委吏則必會計當爲乘田則必畜養蕃爲宰而親民則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爲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案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等皆爲十二年事也 汪氏克寬曰穀梁云圍成大公也夫屈千乘之尊而親圍國中之一邑

其小弱甚矣乃反以爲大之乎又云何危爾邊乎齊也是時會夾谷盟黃齊魯交好不足危也其危之者定公沮辱於陪臣以得返爲幸爾　黃氏震曰三都若盡隳豈惟三家除跋扈之臣公室亦除三家之窟所謂惟禮可以已之若善行之公室可復張也郈費之隳非公之能也叔孫季孫憤家臣之叛已而自欲隳之也成之不果隳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氏比而孟孫自不欲隳之也墮三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隳亦孔子之願不幸事不克世因以責子路譏定公而力言非孔子之心皆以成敗論也

甲辰

敬王二十三年晉定十五年齊景五十一年衛靈三十八年蔡昭二十二年鄭聲四年曹陽五年陳閔五年杞僖九年宋景二十年秦惠四年楚昭十九年吳闔廬十八年

## 十有三年

##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葭公作瑕穀無衛侯字

左傳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郹氏杜注垂葭改名郹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郹亭今屬兗州府濟寧州　河內杜注汲郡案漢置河內郡晉分置汲郡治汲縣今爲衛輝府治

集說　杜氏預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援　高氏閌曰書次垂葭與九年次五氏同　家氏鉉翁曰晉既失霸諸侯欲舉方伯連帥之事當請命於周告於諸侯就不我從乃今日會某明日盟某又明日次某



欲以圖霸豈不難哉

## 夏築蛇淵囿

蛇淵囿水經注蛇水又西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囿也今蛇丘故城在濟南府肥城縣南

集說　杜氏預曰書不時也　許氏翰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已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囿成不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高氏閌曰魯國之囿一而已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築蛇淵囿何囿之多也　李氏廉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服彊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夫子爲政時　汪氏克寬曰昭九年郎囿之築雖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於策以示戒況盛夏耘耔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囿不待貶絕而罪著矣昔叔孫昭子曰無囿猶可無民可乎於以見魯之無人益甚也　季氏本曰孔子去而君臣志荒矣

##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

集說　高氏閌曰囿所以養禽獸俾畋獵也築囿蛇淵今乃蒐于比蒲則囿何爲哉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已故數蒐焉　趙氏與權曰三家分軍私設蒐閱軍實以自固也非時非制不足言也

##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集說　高氏閌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

##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

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胡傳】趙鞅之入，討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兩，則是篡弒之階，堅冰之戒，皆無以有已也。義乎後世人臣，有因於讒閒，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謹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庭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彙纂】張氏洽曰：書曰叛者，人臣不當專土也。高氏閌曰：據土背君曰叛。鞅入晉陽以逐范中行，而不知擅其邑器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興兵之罪。陳氏傅良曰：鞅非爲禍首，爲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有雉之叛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王氏樵曰：案邯鄲午無罪，而趙鞅專殺，不思其心已無君矣。荀寅、范吉射不請於君而擅伐之，信有罪也。鞅不恕於君，而遽興晉陽之甲抗晉人之圍，非叛而何？是時彊臣皆彊其私邑以耦國，無事則專土以自豐，有事則據邑以背叛。鞅之欲歸衛貢五百家於晉陽也，封殖私邑之計也。而邯鄲午慮絕衛親，未命不速，鞅以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也，疑午有貳心，而因是而遂殺之，二家始禍，蓋亦有號召矣。鞅苟有人臣之禮，聽君大夫平其曲直可也，而遽入私邑以叛，罪豈容誅哉。

#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下公有及字朝如字

【左傳】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胡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而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彊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畧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存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彙纂】王氏樵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逆；寅、吉射以午之故興兵首禍，則又爲無君。故三臣

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家氏鉉翁曰。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爲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爲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國之亂臣者。皆有欲爲亂之心也。而其君冥然無所悟。一聽其所爲。及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朝夕之故哉。李氏廉曰。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汪氏克寬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從楚丘。朝歌後屬晉。

#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胡傳】案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辭也。韓魏爲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爲之者。故其歸爲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藏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衛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謬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亦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與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集說】趙氏匡曰。公羊云。以地正國也。據禮臣無專土藏兵之義。今乃欲以私邑之強而正國朝。則是末大而本小也。是黜君而進臣也。豈其然乎。且實以拒范中行耳。而云正國。非也。又云。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也。無君命。故書叛。若無君命。則是君與范中行同心也。君與之同心。而輒興兵伐之。是逆亂也。而言歸以美之。是訓人爲逆也。又曰。穀梁云。貴以其地反也。豈有身歸而地不歸乎。此至鄙近矣。又云。其入無君命。其入無君命。則是將如何得歸乎。假君不拒。苟其自來。其惡可知也。又何得書歸乎。劉氏絢曰。趙氏晉之强宗。鞅叛當誅。晉侯不能治而許之歸。國亂無刑矣。胡氏銓曰。先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見鞅據地舉兵以拒晉也。次書晉趙鞅歸于晉。見君許之罪也。大夫出奔書歸者。君受之也。書入者。臣自入也。今鞅大惡已著。但以君許之歸。故書歸。責在君也。高氏閌曰。二子既出。晉侯自謂趙鞅倂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叛。故許之歸。先儒以歸爲善辭。遂謂鞅有叛迹而無叛心。春秋先正其罪。以屬臣節。此許其歸。以廣君恩。果不然。人臣無君命。輒據土興兵。此豈可赦乎。況衛孫林父亦書歸。何書之有。陳氏傅良曰。突爲負石。猶書入。至鞅而後書歸。則晉無人之辭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家氏鉉翁曰。鞅挾晉陽之甲。將以內向。此叛也。寅吉射據朝歌。外交齊狄。以抗其君。亦叛也。公羊子乃曰。鞅取晉陽之甲。欲以除君側之惡。此因鞅歸立義。其謬甚矣。李氏廉曰。案以地正國之說。出公穀大傷教。故不敢取。胡氏已辯之矣。要之此條歸字之義。陳氏說得好。而胡氏亦曰。使趙鞅以無罪歸國。晉之國法不行於叛逆之人矣。前書叛。後書歸。罪其赦逆臣也。說亦好。又曰。書大夫歸者九。餘皆書自。惟趙鞅不言自。季子書來。元咺書復。特筆也。汪氏克寬曰。春秋書趙盾弑君。而又書趙盾侵陳。書趙鞅叛。而又書趙鞅歸。皆所以責晉君之不討罪也。朱子於通鑑綱目。書漢梁冀弑帝。帝即位。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唐李輔國殺皇后。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皆以譏天子之無政刑。此得春秋書鞅叛與歸之意矣。

人臣之罪。莫大於叛。春秋所必誅也。趙鞅專地以叛。結韓魏以脅其君。復入於晉。聖人書之。所以譏晉侯之失刑。而三卿分晉之禍。實始於此也。公穀不察。謂趙鞅以地正國。陸氏淳曰。非叛君也。孫氏復曰。此王法所赦也。劉氏敞曰。其忠義足恃也。謬妄相承。不可以訓。今並刪之。

## 薛弒其君比 比如字

**胡傳**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穎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集說** 家氏鉉翁曰。泰山孫氏。言舉國之人皆可誅。此求經之過也。儒者辨理未詳。立論失中。將如秦漢之用法。一人爲非。流毒一州一道者。非獨法家之罪。亦學者用意刻深。有以濟其爲惡。不可不謹也。　鄭氏玉曰。薛比之弒。三傳不載其事。不敢妄說。　汪氏克寬曰。比弒。惠公夷立。

**附錄左傳**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乙巳 敬王二十四年。

## 十有四年

晉定十六年。齊景五十二年。衛靈三十九年。蔡昭二十三年。鄭聲五年。曹陽六年。陳閔六年。杞僖十年。宋景二十一年。秦惠五年。楚昭二十年。吳闔廬十九年。

## 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戍式樹反。衛趙陽公穀俱作晉趙陽

**左傳**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胡傳** 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爲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集說** 家氏鉉翁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爲惡。亦既稔矣。公叔戍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戍之所得爲而非戍之所能爲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於善。今戍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與。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二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附錄左傳**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二月公作三月。孫公作子。佗徒何反。牂子郎反。公作牄。七良反

**左傳**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集說 嘆氏助曰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薛氏季宣曰陳不思輔車之勢助彊大而滅鄰國不思將自斃也。危哉。家氏鉉翁曰楚至是始戰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以盛德之後猶比而從之。春秋書楚結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集說 高氏閌曰衛靈沈耳於閨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音醉公作醉 於越杜注越國也。帝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今浙江紹興府。檇李杜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今屬浙江嘉興府。檇李城在縣南四十五里。

左傳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胡傳 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於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



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

集說 許氏翰曰書檇李之敗用兕光玩兵滅身以爲殘民伐國之戒。

##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又作掔 齊魯爲會上此。牽杜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路史內黃西南三十里有故牽城今故牽城在內黃之西南濬縣之北。二縣屬直隸大名府濬縣爲漢黎陽與內黃縣接壤。

左傳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

脾上梁間。杜注即牽。

## 公至自會

集說 張氏洽曰齊景公欲求霸謀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爲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集說 許氏翰曰齊宋魯衛黨獎亂逆謀動干戈大義亡矣。黃氏仲炎曰齊景公爲牽洮之會謀救范中行氏蓋黨叛臣以敵君也。無君臣之義矣。家氏鉉翁曰自齊景圖伯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爲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爾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春秋初年諸侯

之兵助亂及桓公之霸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二國之君往助叛人彼二國之君冥然與之俱而不知黨叛輔逆之爲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爲戰國晉公亦有責焉昭書二會皆貶也

【案】是時魯有公伐戍之難宋有公子辰之難齊景不能爲二國定亂乃合謀以助晉之叛臣衞宋不能自治其叛臣而惟齊之從皆非也

##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市軫反 周魯之交止此 書天子止此

【公羊】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

【穀梁】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

【集說】杜氏預曰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何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孫氏復曰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脤非禮也 劉氏敞曰穀梁曰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也孔子是時未作春秋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也王人至則書之矣何足以爲榮邪凡人之欲書春秋者以有殊功異德欲使後世見也石尚何有而欲書乎是殆不然 高氏閌曰周自王季子來聘之後王命不復加於諸侯矣今敬王有事於社魯未嘗有敵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尚賜之此雖天子損禮之甚而聖人於周眷眷如此亦以天子之在惟祭與號而已 李氏廉曰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此始見蓋晉伯已衰列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亦一王伯消長之幾會也奈何孔子以爲膰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脤之意何足以繫纓哉故以常禮言之古者諸侯入朝則



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周衰諸侯曠貢不脩祀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於此哉敬王乃以脤同親魯而歸失禮之大者也然以時事言之則典禮廢壞之餘猶能舉而行之諸侯猶知尊事是王室可以有爲之秋惜乎魯之不能奉順此意也春秋書此亦有感矣又曰周禮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鄭氏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神福王宜與諸侯共之故天子分俎實不曰賜而謂之歸 汪氏克寬曰成肅公受脤於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齊桓有獎王之功而加以殊禮也今定公受賜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往聘而千里賜宜社之肉非緣助祭於京師魯是以爲禮乎 王氏樵曰案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號歸脤之後無書焉王室益微矣

## 衞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苦怪反 聵五怪反

【左傳】衞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胡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其欲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

子家，危其國本以從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說】劉氏敞曰：左氏敘蒯聵事，以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淫，則啼而走，言大子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名宋朝，內則逐公叔戌、趙陽，彼不恥名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眞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眞有此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　劉氏絢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衞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失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殺其母，不能爲辨明，以致其出奔，實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讒婦之誣其子者多矣。　張氏洽曰：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　李氏廉曰：此條公穀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說，極得事情。謝氏亦曰：驪姬害晉，南子害衞，其情一也。然則申生、蒯聵之賢否雖異，而晉獻、衞靈之惑於讒則同，故皆書世子。　汪氏克寬曰：二劉、張氏之說固善，然皆泥於書世子之義，故疑左氏之說。然楚商臣弑君而書世子，豈亦與之乎？竊考蒯聵忘父之喪而致他人使之，謀忘子之親，至迫以兵而必奪之位。其於人倫天理泯滅幾盡，則其恥南子之淫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朱子集注於論語二章，皆以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則左傳未可盡廢也。詳觀經文書趙鞅帥師納衞世子于戚，不曰世子復歸，而書納，則蒯聵有罪明矣。何休乃云：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舍其大而論其細，何居。　鄭氏玉曰：蒯聵無弑母之事，二劉辨之詳矣，又有傳有疑於戲陽速之言不知，竊人何所不至，聞夫人之啼，知其欲歸罪大子，即迎合夫人之言，誣大子以譖其事。此姦人之所爲，世常有之。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謂其誣己也。此等之言，何足信哉。　王氏樵曰：案傳曰：男女有別，夫婦有義，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君臣正。豈不信哉。衞靈公以寵南子，恣其所欲，爲之名宋朝，而蒯聵至於欲殺之，人弟克而出奔，身死而以孫爲嗣，致據國拒父，洎及再世，皆父不父而子不子，則以南子故也。君人者，治教所出，治莫先於刑家，教莫先於大子。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父子無相去之義，況世子乎？書曰衞世子蒯聵出奔宋，其以首惡罪靈公，而以亂易亂，爲蒯聵之不子，而不可以復世其國也，豈不深切著明矣夫。

【案】朱子論語集注因引胡氏說，載蒯聵欲殺母事，然二劉之論，似得當時事情，張氏合朱門高弟，亦有取焉，今故並存之，以俟再考。



# 衞公孟彄出奔鄭

【集說】高氏閌曰：此年志公孟師。此衞國用事之寵，靈公疑其爲蒯聵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也。

#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說】高氏閌曰：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爲奔亡之臣，又使爲叛逆之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皆以罪宋公也。　胡氏銓曰：書公弟，見宋公失兄之道也。書自蕭，罪其據邑以叛也。吉炎奔晉，納叛臣也。　汪氏克寬曰：莊公之弟段出奔共，書鄭伯克段而不言弟，所以責鄭莊公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宋辰出奔，屢書弟者，又以責宋景之縱惡而乖兄弟之義也。　俞氏皐曰：春秋一稱宋公之弟者，非以辰也，非怨

辰也。蓋累乎其兄之辭也。

##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　書蒐止此。

【集說】孫氏覺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狩于郎。隱桓之時。政猶自公出也。自昭之蒐紅。政在三桓。蒐田之禮。雖公自行。皆曰大蒐。而不曰公。為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國也。　張氏洽曰。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所為也。　汪氏克寬曰。哀三年。三卿竝將伐邾。兵權仍在三家。且不念邾子會公來朝。奔喪之勤。而取漷沂之田。則公不得與兵政可知矣。

## 邾子來會公



【集說】杜氏預曰。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孔氏穎達曰。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就遇處行朝禮。故曰朝。此就蒐處行會禮。而不用朝禮。故曰會也。言不用朝禮。辨其與蕭叔文異。　石氏介曰。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春秋會禮。非復如古之制也。今公蒐國內。而邾子就會之。非禮甚矣。遇非所朝之地。而蕭叔朝公於穀。蒐非所會之地。而邾子會公於蒐。會者既非。受者亦失。交譏之也。　陳氏傅良曰。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在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隳費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二桓之子孫微矣。　黃氏仲炎曰。邾子來會公者。會公于比蒲也。其不言公蒐于比蒲者。公雖在比蒲。而治兵之事。實三家主之。公不與也。　李氏廉曰。公及齊遇穀。而蕭叔朝公。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　汪氏克寬曰。文十三年。衛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皆書地。此不書地。則知來會于比蒲。無疑也。

## 城莒父及霄

莒父。魯邑。案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剛父是也。今莒州地。　霄。魯邑。在今莒州境。

【集說】杜氏預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孔氏穎達曰。城邑之由。傳無其說。以傳稱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行氏。知為叛晉之故。懼而城此二邑也。　趙氏鵬飛曰。城莒父及霄。以城二邑書也。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　家氏鉉翁曰。譏勞民。城諸防。城諸鄆。同例。又曰。何休云。是年。孔子以大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不書冬。皆貶也。此牽合之說。夫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紀乎。　汪氏克寬曰。蒐比蒲。城莒父及霄。其事蓋皆在冬。但脫冬一字耳。



【附錄左傳】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

百泉。衛地。在今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北蘇門山下。衛源也。一曰百門陂。亦曰百門泉。

敬王二十五年

## 十有五年

晉定十七年。齊景五十三年。衛靈四十年。蔡昭二十四年。鄭聲六年。曹陽七年。陳閔七年。杞僖十一年。宋景二十二年。秦惠六年。楚昭二十一年。吳夫差元年。

##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朝止此。

【左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集說** 汪氏克寬曰。邾子以去年來會葬。才辰而故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 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

**集說** 范氏甯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至死。　趙氏匡曰。常怪鼷鼠食郊牛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戴氏溪曰。魯之僭郊。自僖公始。其說可信。蓋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間有之。若定之終。哀之始。蓋習玩既久。雖天災亦不知所畏矣。　黃氏震曰。高氏集注曰。魯不當郊。郊牛死傷。廢牛可也。而改卜牛。是違天也。

##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胡傳** 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

**集說** 家氏鉉翁曰。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 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集說** 高氏閌曰。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　趙氏鵬飛曰。五月非郊之時。以改卜牛也。帝牛在滌三月。至是養牲始成。故五月而郊。　李氏廉曰。此以牛死改卜。而致失時也。　汪氏克寬曰。不書卜郊。徐彥疏云。吉郊則知卜吉可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以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於卜郊不從則皆書之。以譏瀆卜。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月嘗考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膰俎於大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於經者多矣。惟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戒。而因見魯郊之僭也。

##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穀梁** 高寢。非正也。

**集說** 杜氏預曰。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　許氏翰曰。內卒凡十一公。得其所者。惟莊宣成。　趙氏鵬飛曰。定公乘昭公之後。政在季氏。雖能收攬國柄。親與齊會。魯民粗知有君。其賢於昭公遠矣。一用孔子於夾谷之會。齊人屈服。來歸侵地。惜乎用之不久。抑亦天未欲平治天下乎。　李氏廉曰。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無幾矣。陽虎既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粗立。正當可以有為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賴哉。李氏曰。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都之舉。雖使能明禮義之教。維門弟子之作。而僭禮末之改。竊玉大弓之竊。而喪其保據

於女樂，政歸權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棗、會洮，城莒父，城霄，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羊作軒

左傳 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

老丘，杜注：宋地，今河南陳留縣北四十五里有老丘城。

集說 杜氏預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 許氏翰曰：宋，大國也，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王氏樵曰：鄭納宋叛人，已可罪矣，又伐大國以居叛人，此不待貶黜而罪惡見。 李氏廉曰：自罕達伐宋之後，有哀七年皇瑗之役，九年雍丘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取錫，十三年罕達取宋師于嵒之師而後已。蓋二國之搆怨如此，至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之事相類。



#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渠蒢公羊作蘧蒢，渠蒢杜注宋地。

左傳 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集說 杜氏預曰：不果救，故書次。 趙氏鵬飛曰：欲救宋而不能也。且鄭非彊國，合齊衛以敵之，何憚而不救？嗚呼，是則有其故矣。齊景初求諸侯，鄭先附之，既而得衛、得魯，皆鄭誘之。最後宋亦附齊，前年洮之盟是也。今鄭伐宋，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出兵以觀望於二國之間，此齊侯之姦謀也。

# 邾子來奔喪 諸侯始奔喪。

公羊 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穀梁 喪急，故以奔言之。

集說 杜氏預曰：諸侯奔喪，非禮。 孔氏穎達曰：昭三十年傳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諸侯親自奔喪會葬，皆非禮。公羊亦云奔喪非禮也。 劉氏絢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於彊大之國，非禮明矣。 趙氏鵬飛曰：邾自昭公之世為晉所虐，定公為拔之盟，終其世不犯於邾，邾人德之，故來會葬，而今又忘其卑屈而奔喪焉，於禮雖非，而於情則甚懇矣。大之比小，春秋鮮能。定公有之，而邾人奔喪，滕子會葬，說者皆責邾子之非，而吾於此見定公之仁也。



#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穀梁作弋

公羊 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穀梁 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集說 啖氏助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書薨，書夫人。若其非僭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哀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哀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劉氏敞曰：左氏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非也。安有夫人卒而不稱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云夫人矣，不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也。此姒氏要為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公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耳。 胡氏寧曰：姒氏不稱夫人，為正名；孟子不稱夫人，為隱惡。姒氏定公妾也，公羊據魯失禮言之，顧論春秋之法，哀雖已君，豈得稱夫人乎？來賵仲子，會葬成風，猶貶天王而名冢宰，則知哀雖已君，亦不得稱夫人矣。 陳氏傅良曰：自成風託於宣襄，子苟為君，則

其母曰夫人。書葬定姒。則是哀公以夫人葬其母。猶宣襄也。則何以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徒以哀在殯。不及尊其母焉耳。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集說 杜氏預曰。諸侯會葬。非禮也。 范氏甯曰。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同之王者。書非禮。 薛氏季宣曰。魯至弱也。而二君爲非禮之會。況踰大乎。 趙氏鵬飛曰。以大夫正也。親會之。非禮也。 家氏鉉翁曰。周衰。小國以事王者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邾滕二君來奔喪會葬。而皆書者。非嘉其來。志其禮之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昃穀梁作稷。

左傳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穀梁 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集說 趙氏[illegible]前也。案凡稱乃。緩辭也。不得云急。詳經[illegible]緩慢耳。 孫氏復曰。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葬不爲雨止。[illegible]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言無備之甚也。 高氏閌曰。[illegible]穀梁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中。則往於日昃矣。君子之於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所以寧親也。日下昃則失虞之時矣。 家氏鉉翁曰。左氏以翼日葬爲得禮。穀梁以塗車蓑笠不具爲非制。二者。在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雨而無害於力役。葬可也。或天變駭異。而甚水至。不可卽上。左氏之說。亦未爲失。然國君之葬。宜無不備。雨而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恥。不可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 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胡傳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

集說 禮記曾子問篇注。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虞祭亦奠之類也。 杜氏預曰。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 徐氏彥曰。定公五月葬。定姒七月卒。非其前有喪。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 劉氏敞曰。左氏云不稱小君。不成喪也。非也。若姒氏實夫人。固當書夫人姒氏薨。已而曰葬定姒。不稱小君。明不成喪以貶臣子。可也。今曰姒氏卒。此非夫人也。非夫人。而書葬定姒。宜矣。何足以見不成喪乎。欲責不成喪而薨。不稱夫人。是適足貶小君之葬。而不足見臣子之罪也。 王氏樵曰。諸家皆以哀未踰年之君。故定姒止書卒葬。而不書夫人以薨小君以葬。此皆因諸侯僭禮而爲之辭。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得夫人其妾母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故春秋亦從而書夫人薨書葬小君。以著其非禮。姒氏。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已君未君。皆不得稱夫人。卒曰姒氏卒。葬曰葬定姒。皆正名也。非以未踰年。不稱夫人小君。而已踰年。則可稱也。

**冬。城漆。**

集說 杜氏預曰，邾庶其邑。 張氏洽曰，城漆謀伐邾也。邾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乜地之故，勞民力，啓民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汪氏克寬曰，左氏云，書不時告。夫他國有事，或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過時而告於廟，可以掩其罪乎。此非人情也。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五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六

## 哀公

集說 楊氏士勛曰，公名蔣，定公之子，敬王二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矣。二十七年薨。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丁未）敬王二十六年。晉定十八年。齊景五十四年。衛靈四十一年。蔡昭二十五年。鄭聲七年。曹陽八年。陳閔八年。杞僖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秦惠七年。楚昭二十二年。吳夫差二年。

###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集說 趙氏鵬飛曰，繼正。



###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 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

集說 杜氏預曰，隨世服於楚，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家氏鉉翁曰，入郢者，吳也。挾吳以入郢者，蔡也。楚不能報之於強吳，而撻二三小國以釋憾於蔡，謂之復讎，而讎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營食小國以為利，春秋奚取哉。 李氏廉曰，楚蔡之交兵，止於此。 汪氏克寬曰，楚昭圍蔡，未足以為善。文定以宋高宗不復金國之讎，故拳拳以復讎為說，此朱子所謂以義理穿鑿者也。 王氏樵曰，今案蔡人男女以辨，則是

降也。使疆於江汝之間。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何也。滅不言入。陳書縣之矣。而不書曰滅。入不言圍。鄭入自皇門。至於逵路矣。而但書曰圍。不使楚盡其虐而滿其辭也。聖人之微意也。胡康侯謂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楚至是而報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愚此亦大失春秋之旨矣。入郢者。吳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其父之墓。處其宮而欲妻其母者。又吳也。不能報吳。而釋憾於蔡。楚既可笑矣。乃春秋亦從而成之。謂蔡宜得報。而楚之復讎爲可恕。不亦悖乎。且誘殺蔡侯般而滅其國。用隱太子於岡山。以一裘之故。拘昭侯於南郢數年而後歸。蔡之讎楚。豈下於入郢。使若所爲者。蔡人親爲之。始可謂楚宜得報。而蔡之復讎爲可恕。今事出於吳。而蔡特從焉。蔡不能殺而天假手於吳。出乎爾者反乎爾。正所以爲爾而無道之戒。乃以復讎恕之。孰謂春秋有是法哉。

**附錄**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夫椒。杜注。吳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通典。包山一名夫椒山。即西洞庭山也。今在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南。　會稽。杜注。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水經注。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茅山。又曰棟山。周禮所謂揚州之鎮也。在今紹興府會稽縣東南十二里。　虞。杜注。梁國有虞縣。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南三里有故虞城。本舊縣址。古虞國也。　綸。杜注。虞邑。今虞城縣東南三十五里有故綸城是也。

##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郊牛下穀有角字

**穀梁**　此該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免卜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胡傳**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諒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

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人祭先祖，此定禮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盡去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於策，所謂由此去而見之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明之義人矣。

**集說** 高氏閌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若是天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況公新薨，在衰絰中，執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 李氏廉曰：作此事始於此，故穀梁於此備言之，其義有得於天。 汪氏克寬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四擇內服而從吉，則為不孝於親；僭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又以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蒞事，則為不敬於天，果而行之。不離乎春秋書郊之失，未有甚於此者也。宣三年匡牛未葬而不郊，猶三望。雖曰猶郊，其罪與哀公等爾。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吳之入**附錄左傳**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 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棘蒲，晉地，今趙州城中有棘蒲社。

**集說** 許氏翰曰：晉為霸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列國之無霸也。捷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失霸統，亡矣。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高氏閌曰：五氏垂葭之役，聖人書次以存晉。晉至是益衰，聖人不復以盟主待之矣。以傳考之，魯及鮮虞之師在焉。春秋以齊衛首惡，故沒魯與鮮虞也。蓋晉自召陵之役，不能得楚，而蔡昭公以吳子勝，於是齊衛鄭背之。已而我從齊鄭宋，故之與叛者皆者也，文公之業掃地盡矣。至於黃池之會，吳人爭長，雖欲為成景悼厲之世，且不可得矣，悲夫。 陳氏傅良曰：伐夷儀不書，書伐；五氏伐河內不書，書伐乘垂葭；公會齊衛於牽，師伐，皆於晉也，伐，有不書諸侯之無霸。春秋識有不書者，此於是而後書。春秋幾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書伐郊宋，宋晉信主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霸，書伐晉，宋衛為之也。 家氏鉉翁曰：據傳，救范中行也。齊景公輔范中行以抗晉，衛輒以捍父，所謂日暮途窮，倒行之者也。 李氏廉曰：自晉文興伯以來，除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止二：文元年衛人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衛遂伐晉，雖一時諸侯之玩循然。至秋於衛書人，於齊書還，尚未絕晉也。至是而直書一國伐晉，晉與異於列國矣，故此繫陳氏許氏得之矣。 汪氏克寬曰：前此齊衛五氏之次，伐衷垂葭之次伐河內，蓋皆遣偏師伐晉，而二君次止為之援，春秋皆不書伐，非諱之也，二君實未嘗親師以攻晉，但頓兵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故皆書次，以著其無名妄動之罪。今此直書齊侯衛侯行以伐晉為文者，著伯統之絕

而受諸侯之兵且誅齊衞之黨叛臣而陵霸國也夫范中行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豈足爲諸侯盟主乎鮮惑乎齊衞之同伐矣然天下之惡一也不令之臣實人人之所同惡今乃棄君助臣不亦傎乎書曰齊侯衞侯伐晉交貶之也自是晉不復能有爲又二十年吳人主會於黃池而春秋終矣

附錄左傳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集說 高氏閌曰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適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利取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黃氏仲炎曰邾子方朝魯又奔魯喪所以奉魯者至矣無故而伐之何哉蓋亂世之人行如禽獸弱之肉彊之食也 趙氏鵬飛曰定公之世無邾爲好自拔之盟疆埸寧謐未嘗以一兵相遺也邾亦事魯爲謹會公于比蒲朝公於魯定公之薨訃及其庭匍匐而奔喪其亦勤矣邾魯之好實出定公之志諸大夫不欲也故公未瞑目而城漆哀公即位席未即溫而仲孫何忌伐邾何先君撫之厚而嗣君虐之速哉非公意也諸大夫之意也明年三大夫並出而取其田終哀公之世虐之無所不至邾何負於魯哉以邾邇於魯利其上地也 家氏鉉翁曰定公之薨邾子奔喪盛死者以感動生者冀其不爲侵暴爾曾幾何日何忌以兵伐之自是三家更將迭出殆無虛歲皆季氏利邾之土疆明盡乃已而仲與叔羽翼之也

附錄左傳 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戊申 敬王二十七年

# 二年

晉定十九年齊景五十五年衞靈四十二年蔡昭二十六年鄭聲八年曹陽九年陳閔九年杞僖十三年宋景二十四年秦惠八年楚昭二十三年吳夫差二年

##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漷火虢反又音郭 書盟止此 句繹杜注邾地應在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境

左傳 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杜注 絞邾邑當在兗州府滕縣境

穀梁 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得也

胡傳 曷爲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曾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厚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從自厚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彊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二人伐則曷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彊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

公孫。陽虎因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讎二家。而不取也。

【集說】石氏介曰。定哀之世。吳楚爭彊。[illegible]又[illegible]諸侯見伐者幾四也。[illegible]又結怨於齊。所與厚者[illegible]公之[illegible]弱。未嘗無會。而前年仲[illegible]師[illegible]邾。今又[illegible]大夫取其田。要之盟。又四年[illegible]入以其君來。此邾人所取以邾甚。致吳之伐我。齊取[illegible]也。[illegible]見矣。時政皆在[illegible]不由公出。師氏協曰。前此嘗取邾田自漷水矣。[illegible]又取其漷東之田。猶以爲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illegible]與[illegible]必至於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illegible]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之邑。[illegible]取其田。時無王[illegible]陵之[illegible]之亂。至於如此。高氏閌曰。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喪。非能行禮也。知三家者欲幷其地。故事喪不敢不恭。然卒不免。故元年伐邾。於是二卿同伐。而取漷沂之田。入春秋。未有伐國取田者也。陳氏傅良曰。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是故[illegible]年鄫衍盟吳。不書。八年萊門盟吳。不書。甚者十二年。[illegible]于鄖。雖三國盟。亦不書。家氏鉉翁曰。三卿自[illegible]不假他族爲帥。兵皆其兵。將皆其將。國命不可[illegible]矣。自取[illegible]東田及沂西田。魯人遂利而不知止也。[illegible]出[illegible]氏猶盟。見季氏威邾。乃已。此春秋所以誅也。[illegible]氏[illegible]在威邾。[illegible]田不足克其欲。故以田[illegible]氏與邾盟。季氏不盟者。一則不屑與盟。[illegible]則包藏禍心。欲入邾而未肯盟也。汪氏克寬曰。[illegible]內臣竝使。始於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之如齊。而未嘗竝將也。內臣竝[illegible]於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之戰鞌。而未嘗竝會也。內臣竝會。始於襄十四年。季孫[illegible]老之會矣。而未嘗竝盟也。今此三卿竝將以伐[illegible]地。二卿又竝盟他國之君。是魯之諸卿。與列國[illegible]大夫之彊僭極於此時矣。前此昭十一年。仲孫貜[illegible]盟邾子。而非魯志也。定三年。何忌盟拔。雖魯之志。而一卿獨盟之耳。今三卿以兵攻之。奪取其地。而二卿又脅之以盟。陵弱之暴。豈不太甚乎。盟蔑與句繹。爲春秋書盟之始終。於此可以考世變矣。郝氏敬曰。季孫不盟。志未厭也。明年遂復圖邾。

【案】邾者。魯之附庸。最近且親。不待講好修睦。而自有一體之誼。此而疑貳。則天下之邦交。其何禮義忠信之有。故春秋書盟。始於蔑而終於句繹也。

##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集說】季氏本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主威不立。盜殺其兄。家政不修。妻逐其子。事無名而興遠役。行無信而名敵兵。不亡幸矣。王氏樵曰。甚矣。衛靈公之惛也。彼不恥名宋朝。固不難逐蒯聵也。蒯聵之奔。於今四年。惟罪狀未明。故大子之位猶未絶。而所欲立者猶未定也。死而乃以遺命立郢。宜郢之不肯居。而後日蒯聵與輒之爭。有所藉口也。非靈公之罪而何哉。

##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集說】汪氏克寬曰。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自襄六年成公朝魯。三十一年會葬。定十五年。頃公再會葬。至是復朝。不朝之中。七十有三年矣。諸國之朝。滕杞曹邾居多。杞之朝七。而止於成十八年。曹之朝五。而止於襄二十一年。小邾之朝五。而止於昭十七年。邾之朝七。而止於定十五年。滕之朝五。始於隱十一年。而止於

是年滕與魯皆侯國而自隱至哀栖栖於兩觀之間蓋微弱甚矣

##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胡傳】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集說】孫氏復曰夏四月衛靈公卒衛人立輒輒者蒯聵之子也故晉趙鞅帥師納蒯聵于戚其言于戚者爲輒所拒不得入於衛也案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靈公既卒輒又已立猶稱曩日之世子蒯聵當嗣惡輒貪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其名而書之也劉氏敞曰公羊曰曷爲不書入於衛何休曰據弗克納言於邾婁非也彼以弗克納故得言於邾婁耳此但得入戚未得入衛故不得言衛亦其理自然何以見父得有子乎凡父得有子子不得有父其言則是也其於說經則非也 陳氏傅良曰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三年而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 黃氏仲炎曰衛世子蒯聵得罪於父靈公以出彼天下不孝之名不能爲申生之死乘其父沒入其國以爭君位是蒯聵之無父也輒蒯聵之子也父逐於外不能號慕毀瘠以感動王父而復之位王父死而已立曾不以父亡未復爲辭及蒯聵求入輒拒而不受甚者以兵圍之是輒之無父又甚於蒯聵也父子天性而絕滅至此其與梟獍奚別哉故春秋備書蒯聵求納衛帥圍戚之事以著父子相戕之禍爲後世戒明矣 李氏廉曰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爲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公穀王父命之說非是此說得之大抵蒯聵父子一段胡氏圍戚下一條說極正但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使聵果有殺母之事則罪在必誅天



地所不容不論靈公有命無命決無得國之理亦何必曲折如此 邵氏寶曰輒不父蒯聵亦有父以位則聵以命則郢輒之拒聵吁甚矣哉聵之殺母其將乎未可知也父喪不哀而惟位之利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聵無父輒亦無父 王氏樵曰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大臣與國人請於天王方伯聞以大義擇其所立則可輒與國人據國拒父則皆陷於亂人故書帥師書納于戚見其見敵於衛亦以著輒與國人之罪也

##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作栗又作秩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

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鐵上杜注鐵丘名在戚城南今在大名府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為王合里即鐵丘也

【集說】家氏鉉翁曰鞅圍范中行鄭罕達以師救之鞅為主逆來戰客也書及所以辨主客謂鞅為兵首而書及其不然歟晉國盛時兵行天下莫之敢攖今鄭人以偏師至幸而勝之書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言其敵也幸晉而罪鄭也　李氏廉曰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蓋無能與晉敵也今以蕞爾之鄭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而衰晉於列國也況趙鞅既勝而爭功故舉下皆曰代其不復振也宜哉　汪氏克寬曰鄭之黨叛人同罪也然鞅不思所以致亂者已實為之苟能引咎責躬改過遷善返國權於其君修明政事復興伯業則諸侯畏之范中行將覺亡是圖奚敢怙亂今乃納蒯聵而見拒於衛遏鄭師而震慄失措亂而幸勝且以為功相與矜夸不思黷武勤民搆怨結圍以力勝人奚足恃乎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　王氏樵曰皆言趙師其衆敵也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鄭黨叛人趙鞅以亂禦亂故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也



## 冬十月葬衛靈公

【集說】范氏甯曰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

##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書遷止此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胡傳】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於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於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亦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覆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於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誰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

自還爲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還於吳爲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集說】許氏翰曰。蔡悔請遷。及吳師入而委罪於駟。昭稱國以殺。殺無罪也。聖人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而況於國乎。故蔡自殺公子駟。上下危疑。遂以禍及。高氏閌曰。初。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其叔以叛被誅。成王復以封其子。及平侯。卒徙於新蔡。至昭侯。乃徙九江下蔡。即州來是也。汪氏克寬曰。蔡昭不自安。受命於楚而背楚。既不自安。而遷於吳而誑吳。及其子孫殺執政以爲解。其何以令一國哉。紀書蔡遷于州來。不與其能遷也。書殺大夫公子駟。不與其能殺也。



己酉

敬王二十八年

# 三年

晉定二十年。齊景五十六年。衛出公輒元年。蔡昭二十七年。鄭聲九年。曹陽十六年。陳閔十年。杞僖十四年。宋景二十五年。秦惠九年。楚昭二十四年。吳夫差四年。

##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穀梁】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

【胡傳】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序宋爲首。以誅鄭。今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伯夷以父命爲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爲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爲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

【集說】范氏甯曰。江熙曰。國夏首兵。則應言衛戚。今不言者。辟子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繫衛則爲大夫屬於衛。子圍父者。諱人倫之道絕。故以齊首之。陳氏岳曰。先國夏後曼姑。是聖人惡其不義。以齊爲兵首。劉氏敞曰。春秋抑曼姑於齊。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辭成於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一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故爲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爲三軍將也。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乘君之禮。我不可爲千乘主也。若是上讓下競。而兵革不用矣。又何其紛紛哉。故昔者子路問於仲尼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謂正名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輒與曼姑之事也。不其然與。許氏翰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俟。而將有亂也。高氏閌曰。曼姑爲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齊實主之。帥師助之。故爲惡首。齊與晉爲讎。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薛氏季宣曰。從人之子。攻人之父。齊之罪有加於衛也。黃氏仲炎曰。齊景公爲衛輒圍蒯聵于戚。蓋助逆子以圍父也。無父子之義矣。鄭氏玉曰。蒯聵無殺母之事。輒逆而立之。有弒母之事。輒當致國於公子之賢者。以身從父。可也。豈有據國拒父者乎。李氏廉曰。衛石曼姑圍戚。與宋華元圍宋彭城相對。然宋事以晉首兵者。著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於宋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汪氏克寬曰。公羊以圍戚爲伯討。然則曷爲不書圍衛戚與宋彭城比乎。又云輒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是不以家

事辭王事。豈可逆父子之倫。而可謂之王法乎。禮記。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說之者曰。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蓋子弑父而其子殺之。殺之者之子。又將得而殺之。是聖人之法。教人以父子相殘也。豈理也哉。唐李存孝以克用養子。叛其父。而請命於朝廷。先儒以爲不可受。蓋知春秋賤國夏之義矣。

【纂】公羊以輒爲可立。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胡傳辨之以爲輒未受靈公之命。二說皆非也。卽使受靈公之命。便可拒蒯聵而不容其入乎。胡氏又謂輒辭位避父。則衛之臣子。當拒蒯聵而輔之。尤爲悖理。輔其子而拒其父。天下安有無父之國哉。𨻶辭位。而爲臣子者。輔輒以正其位。可也。輒避父。而爲臣子者。稱兵以拒其父。不可也。今故刪節胡傳。

# 夏四月甲午地震



#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公羊】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胡傳】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爲悅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

【集說】杜氏預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故孔子聞火。知其必桓僖。孫氏覺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親盡則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高氏閌曰。諸侯五廟。而十世毀。桓僖不毀。三家者存之。借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錄之。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黃氏仲炎曰。桓親盡而廟不毀者。蓋三桓私於其祖也。僖亦親盡也。僖何以不毀。以其存桓不得不存僖也。故春秋因二宮之災以著三家之非禮焉爾。家氏鉉翁曰。季氏悖禮僭上。罪不勝誅。故天災桓僖廟以示警戒。李氏廉曰。左氏載此年救火之事。如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此亦見魯爲儒書之國。汪氏克寬曰。家語記孔子對陳侯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蓋桓公篡立無功德。言三家之氏存桓僖。初非以其有功德。實所以隆私恩焉耳。又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公令景子之時。距僖王已八世。僖王在位日淺。亦無功德可稱。其廟亦在當毀。故天災及之。與魯桓僖之廟久無以異也。然晉之悼公。朝於武宮。晉頃公時獻俘於文宮。則當時諸侯之祖廟親盡而不毀者。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以示戒歟。季氏本曰。二宮之災。公羊以爲復立。非也。若復立。當如雉門兩觀。書新作矣。



#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陽。公作開陽。杜注。瑯琊開陽縣。今山東沂州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本鄅國。後屬魯。名啓陽也。

集說 杜氏預曰。晉叢范氏故懼晉。此年四城。 許氏翰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頻仍。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饑。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季氏本曰。啓陽故鄅國也。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子從帑於邾。其地在邾東。鄅則近於費。魯既取漷東沂西田。邾人不得不以啓陽累魯矣。故城之。季孫以叔孫附己。故與同城。而地則季孫得之。

## 宋樂髡帥師伐曹

集說 許氏翰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奸彊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 高氏閌曰。曹本屬宋。既而叛之。 薛氏季宣曰。討樂大心之亂也。 李氏廉曰。此蓋曹公孫彊爲政之時也。 季氏本曰。曹容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故且從齊盟。未暇致討。



今聞齊景耄而無畏於齊。修曹之怨也。

附錄左傳 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集說 李氏廉曰。朱子曰。康子奪嫡。即此。

##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集說 杜氏預曰。公子駟之黨。 高氏閌曰。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衆人逐之也。其放之于吳。召亂之道也。厥後蔡亂以公孫氏。豈獵之黨歟。

##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集說 許氏翰曰。句繹之盟。踰年而渝之。師圍其國。雖云邾政不修。有以致寇。魯之棄信。亦已甚矣。 趙氏鵬飛曰。前年。伐其國。奪其地。盟其君。今又圍邾。邾何慊於魯哉。虐邾甚矣。 李氏廉曰。來會。來朝。來奔。猶不免伐。取漷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也。小國困於水火甚矣。諸侯無伯。宜哉。

附錄左傳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



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

庚戌 敬王二十九年。

## 四年

晉定二十一年。齊景五十七年。衛出二年。蔡昭二十八年。鄭聲十年。曹陽十一年。陳閔十一年。杞僖十五年。宋景二十六年。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年。吳夫差九年。

##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二月公作三月 殺公穀作弒

左傳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集說 孔氏穎達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蔡世家云。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太子

今昭侯申是隱太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之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亦必有誤。若俱是經文。人知孰是。又曰公孫辰、公孫姓、公孫霍非首亦是弑君之黨而非弑君之首。首是公孫翩。賤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者。賤此盜也。盜賤不得有其君。故以盜為文。不得言弑其君。　石氏介曰。一國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為賊所殺。蔡之無臣子甚矣。　劉氏敞曰。殺君曰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非也。盜即微者爾。辟稱人故云盜也。　杜氏諤曰。蔡侯為一國之君。不能自正。而為賤者所殺。其賤可知也。　趙氏鵬飛曰。宣十七年書蔡侯申卒。葬蔡文公。自文至是纔五世。不宜與五世祖同其名。傳者誤也。闕弑吳子書盜。而此書殺。闕盜均臣。吳子蔡侯均君。不宜彼書弑而此書殺。亦字誤矣。要之百千歲後。更篆為隸。更隸為楷。不能無誤也。因其誤而為之說。則鑿矣。然蔡侯一國之君。而盜得殺之。蔡亦有臣子乎。春秋書之以責臣子。更弑為殺。非義也。蔡侯申既誤。則以弑為殺。其誤可知矣。　家氏鉉翁曰。弑蔡侯者公孫翩。非賤者。而書盜。討之也。弑其君以求說於楚。是盜也。首惡者不名。亂黨不容悉書。總曰之曰盜也。　季氏本曰。殺公殺於賤者也。　王氏樵曰。穀梁所謂不以上下道道者。如閽不以其君之比。則可也。稱盜者。道言其人之賤耳。不以上下道道而然也。稱盜殺者。以千乘之君而盜所殺。欲以見義。故不言弑。亦非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張氏洽謂弑者。積弱之名。蔡昭不道。上得罪於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無罪見殺。故翩之事成於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殺於獨夫也。此說尤穿鑿。昭侯蓋亦足哀耳。何誅之深乎。盜賊之名一也。穀梁有三盜之說。亦非也。公羊以賤乎賤者為罪人。亦無據。

【案】杜氏預以稱盜為賤。孔氏穎達暢言之。石氏介謂蔡無臣子。家氏鉉翁謂亂黨衆不容悉書。皆是也。胡傳專責蔡侯而於弑君者有恕辭。不可以訓。故刪之。

## 蔡公孫辰出奔吳

【集說】陳氏傅良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季氏本曰。蔡昭侯之弑。辰為正卿。必蹤跡可疑者也。故奔吳。

## 葬秦惠公

## 宋人執小邾子



【集說】許氏翰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趙氏鵬飛曰。小邾子固微弱。國必不敢犯宋。宋執之。非罪也。書人以執。其賤可知。　李氏廉曰。伐曹執邾之役。蓋齊景圖霸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當合宋襄執滕用鄫子。圍曹等看。　汪氏克寬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不稱名。無罪也。以私怨擅執小國之君。又不歸諸京師。其罪大矣。

##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作曼音蠻　書執止此。

【左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

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負函。杜注楚地。當在今信陽州。　繒關。杜注楚地。梁霍。杜注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邑。　陰地。杜注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　豐。杜注楚邑。析南有豐鄉。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南有豐鄉城。其地與鄖陽相接。　析。杜注楚邑。析縣屬南鄉郡。今淅川縣及內鄉縣之西北境皆析地也。　菟和。杜注菟和山在上洛東。今陝西西安府商州東有菟和山。通襄漢之道。　倉野。杜注在上洛縣。今商州東南有倉野聚。　少習。杜注商縣武關也。武關在今西安府商州東少習山下。故亦名曰少習。　三戶。杜注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漢桓帝河間孝王子博封三戶亭侯即此。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南有三戶城。

**公羊**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胡傳**　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爲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集說**　陳氏岳曰。霸主執列國之君。歸於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宜書如曹伯畀宋人。乃書與歸于京師文無異。是貴晉不當執。不宜歸于楚而歸于楚。明矣。　高氏閌曰。諸侯有罪。方伯請命於天子。問罪。然後執而歸諸京師。正也。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其罪爲輕。若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執者猶畀諸侯。其罪已重。今晉爲列國盟主。而執戎蠻子歸于楚。以君臣言。則楚爲君矣。以彊弱言。則楚爲伯矣。



家氏鉉翁曰。戎蠻雖通於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於是自拔歸晉。晉人僞畏楚之盛彊。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晉之罪大矣。故書人以貶之。　李氏本曰。蠻爲楚所陵。自拔投晉。晉反助楚爲虐。人誰賴之。

## 城西郛

**集說**　杜氏預曰。備晉也。

##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步各切　公作蒲

**公羊**　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　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集說**　杜氏預曰。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楊氏士勛曰。居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受霜露者。周禮又云。喪事於亳社。明不與正司處。明一在西。一在東。故左氏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是也。　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周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爲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家氏鉉翁曰。戒。此周之亳社。災爲天下記異。亦通。　汪氏克寬曰。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七年左傳云。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矣。不書新作亳社者。以其當作故不志也。　邵氏寶曰。湯作夏社。爲後戒也。周存亳社

其猶湯之志歟。凡都邑皆有之。蓋舊社云爾。

#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集說】汪氏克寬曰。在位二十三年。子虞毋嗣。是爲隱公。

#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集說】高氏閌曰。國亂故緩。

# 葬滕頃公

【附錄左傳】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



臨。杜注晉邑。今直隸眞定府臨城縣東有臨城故城。春秋晉臨邑。漢之房子縣也。欒。杜注晉地。在趙國平棘縣西北。今欒城縣及趙州北境。皆古欒邑地。屬直隸眞定府。鄗。杜注晉邑。即高邑縣也。今眞定府柏鄉縣北故城鎭。即故鄗城地。晉高邑。逆畤。杜注晉地。水經注。濡水回曲復亦謂之曲逆水。春秋齊國夏伐晉。取曲逆是也。酈道元以逆畤爲曲逆矣。今曲逆故城在直隸保定府完縣東南二十里。壺口。杜注晉地。潞縣東有壺口關。在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東北大行山口。俗名吾兒峪是也。柏人。杜注晉邑。趙國柏人縣也。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西有柏人故城。

辛亥 敬王三十年

# 五年

晉定二十二年。齊景五十八年。衛出三年。蔡成公朔元年。鄭聲十一年。曹陽十二年。陳閔十二年。杞僖十六年。宋景二十七年。秦悼二年。楚昭二十六年。吳夫差六年。

# 春城毗

毗頻夷反。公作比。又作芘。

【集說】杜氏預曰。備晉也。 師氏協曰。魯以千乘之國。不能親仁善鄰。鎭撫民庶。旣無威嚴之可畏。又無德禮之可懷。乃區區屢奪民力以興土功。攷往年城莒父及霄。又城啓陽。又城毗。六年又城邾瑕。一叛於晉。而畏懾自備之不暇。又安能爲國而無弊邪。 湛氏若水曰。書春城毗。譏不時也。不宜城也。夫禮義惟城。而金湯不與焉。魯助晉叛人以啓晉釁。可謂墮禮義之大閑。而乃屢城以自救焉。末矣。豈其時乎。豈其宜乎。

# 夏齊侯伐宋

【集說】高氏閌曰。齊之伐宋。所以圖霸也。 王氏貫道曰。齊方挾諸侯以伐晉。而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欲爭伯也。故齊侯伐宋。 汪氏克寬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以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恃彊陵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歟。然景公內不能正其國。區區齊制以爭伯權。是以鄭衛魯宋雖從之而不心服也。老將死而禍及之。猶不知省。無何身歿。子弑。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



#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集說 杜氏預曰衛助范氏故也 家氏鉉翁曰輒以子拒父齊國夏爲之圍戚逆也蒯聵以父伐子晉趙鞅爲之伐衛其順矣乎吁齊固失矣晉亦未爲得也晉人倘欲修明霸業陳大義以示天下當請之天王合諸侯伐衛執輒歸諸京師命公子郢而立之然後於義爲允若私於蒯聵必下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況實以范氏之故而納蒯聵以爲名乎 卓氏爾康曰是時齊與晉爭伯而列國諸侯堅於黨齊者衛鄭耳荀寅士吉射乃趙鞅之讎衛故比之鞅度齊與力强盛未可與爭寅射附衛未可猝動於是計納蒯聵以爲衛之是將制其心腹擊其肘腋一舉兩得耳

##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左傳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萊杜注齊東鄙邑今山東登州府黃縣東南有萊子城是也

集說 張氏洽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大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子弒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弒簡公而移其社稷豈不爲無遠慮者之戒歟 家氏鉉翁曰景公行事無一可稱彼謂晏子以其君顯殆不然歟



## 冬叔還如齊 還音旋

集說 高氏閌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 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

穀梁 不正其閏也

集說 徐氏彥曰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於禮斷之何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於數也然則鄭氏之意以爲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若穀梁之意以爲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 陳氏岳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苟以閏數則二年之內已有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歟苟以閏數而書則諸書薨卒葬皆宜書矣奚獨斯也 孫氏復曰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閏者惟文六年不告月此年葬齊景公綱皆譏其變常也且三年之喪練祥各有其月此非禮可知 劉氏敞曰葬之爲事以月斷者也以閏數宜矣何謂不正乎 蘇氏轍曰春秋不書閏月此其書閏何也喪事不數閏譏其以閏月葬也 趙氏鵬飛曰喪以年計者言期而不言閏以月計者閏亦月也安得不計 王氏樵曰宋成六年穀梁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穀梁之意以爲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與公羊不同公羊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以月斷則得數閏是以葬亦數閏以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亦數月故也如穀

穀梁之說是此葬齊景公自九月，并理閏月爲五月而葬，失喪事不數之義，春秋譏之，故曰不正其閏也。

【案】數閏不數閏之說，公穀二傳不同。主公羊者劉氏敞、趙氏鵬飛也；主穀梁者陳氏岳、孫氏復也。徐氏彥、王氏樵兩用之。今並存以俟考。

【附錄左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壬子 敬王三十一年

## 六年

晉定二十三年。齊安孺子荼元年。衛出四年。蔡成二年。鄭聲十二年。曹陽十三年。陳閔十二年。杞僖十七年。宋景二十八年。秦悼三年。楚昭二十七年。吳夫差七年。



### 城邾瑕

瑕公作葭。 書城止此。 邾瑕，杜注：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今在濟寧州南十里。

【集說】許氏翰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然使魯能脩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自守而已。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若數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高氏閌曰：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邾益微弱，魯以不義殘滅之也。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并人土也。 汪氏克寬曰：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魯取不書，恐如杞成之不見於經耳。

###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集說】薛氏季宣曰：昭十二年，楚人伐徐之歲，楚虔方熾，而荀吳伐鮮虞。十五年，楚寇少安，不能輯睦中夏，而荀吳伐之。定四年，召陵罷會，楚有可乘之機，而士鞅及衛孔圉伐鮮虞。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鮮虞。於是盡失諸侯，又有趙鞅之伐，則晉伯業之衰，皆由陪臣封殖貪伐鮮虞故也。

### 吳伐陳

【左傳】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

【集說】高氏閌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集說】許氏翰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 陳氏傅良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弒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荼。聖人之垂誡深矣。 張氏洽曰：高、國爲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 家氏鉉翁曰：景公放逐長子而樹孽子，國、高受託孤之寄，景公葬甫歷時而亂作，又不能以死奉荼，曾荀息之不若，名而奔之，所以誅也。 王氏

樵曰。荼世子國之本也。大臣國之餘也。齊景公廢長立少。輕其國本。屬諸高國。既愚且懦。故陳乞逐之。如椒楊荼而弒君立君。皆在其手。莫或敢難。使景公早定樹子。擇任忠賢。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雖百陳氏。豈能盜其國哉。春秋書齊國夏高張來奔於前。陳乞弒其君荼於後。其以爲輕其國本。託國非人之戒者。至明切矣。

## 叔還會吳于柤。

**集說** 許氏翰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李氏廉曰。春秋之末。臣與吳會者二。然後有黃池之會。[illegible]行。留不[illegible]貞也。

##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



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大冥。杜注。陳地。當在陳州項城縣境。

**集說** 家氏鉉翁曰。楚昭敢而知懼。是以不亡。李氏廉曰。左傳載楚昭有死讎之志。及其命公子啓爲王。與不肯移禍於令尹司馬等。亦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閭之讓國不立。亦足見三子之賢。故楚不終衰。又曰。楚子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也。此足以證諸侯不當三望之事。

**附錄左傳**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荼音徒。又丈加反。公作舍。

**左傳**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



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騶。杜注：齊邑。　殳冒淳。杜注：
地名。路史：殳成國，一名冒澤。

【公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附錄】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己，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者，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弒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名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謀，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集說】杜氏預曰：弒荼者，朱毛與陽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主。劉氏敞曰：公羊曰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讓也。非也。如公羊之說，陽生本正，與商人相似，弒而代立，與商人相似。陽生讓而弒之，商人亦讓而弒之，所以讓之雖殊，所以為讓則同。今何故陽生、商人，乖異若此哉？公羊本欲引商人以求與之合，而事同文別，反更大繆，乃知倒苟不通者，雖曲說愈偽也。何休以為不舉陽生弒者，讓成於乞，然則是公子比之類也。公子比、棄疾宜效死勿聽，故坐弒君。陽生亦宜效死勿聽者也，亦當坐弒君。公子比首惡，陽生不蒙首惡，何哉？又曰：穀梁曰陽生正，荼不正，然而荼受命。陽生不受命，如此，陽生得罪於先君，荼乃其君也，弒先君所命，是則弒其君矣，又何云不以陽生君荼乎？假令先君廢陽生為非義，自可聽天子伯主治之耳。今至躬弒其君，春秋猶諱其罪以與陳乞，何哉？且令陳乞無預陽生之事，春秋又將讓委一卿以弒君之罪乎？要之陳乞主陽生，而弒荼可知也。　孫氏覺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弒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為之。加陽生弒君之罪，則乞發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　程子曰：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高氏閌曰：春秋書弒君之賊，雖其人不自為，必以禍所從發為主，所以誅其意也。又曰：觀從召公子比而虔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弒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始召比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眾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弒之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彊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弒之也。從雖召比，然公子有三焉，比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為君，則孺子荼何所置哉？故春秋別嫌明微，不以其迹而同其誅也。　陳氏傅良曰：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書為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弒也。荼之弒，得國者陽生也，曷為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於是齊政由陳氏矣。彼陽

生者。亡公子而已。亡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爲僭矣。張氏洽曰。春秋譏景公之廢長立幼。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誘此心。兩棄之也。故凡當然而君父處之不以其道者。君子不正乎其位。伯夷叔齊。寧他人有之而不敢當。春秋豈敢遽予之以公子而正名之哉。 家氏鉉翁曰。陽生之入。與小白書入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矣。荼弑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定於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晉獻公殺世子而立驪姬之子。其事與此略相似。荼則卓也。陽生則夷吾也。陳乞則里克也。然夷吾不預殺。而陽生實預於殺。則陽生又不得與夷吾同也。且弑荼立陽生。乃乞之本謀。故專罪陳乞。陽生亦得乎爲長。以序當立。景公黜長立幼。以是召亂。春秋不坐陽生以首惡之罪。示人君立子以長不以愛。其儆戒之意深矣。 李氏廉曰。此條公羊當國之說。非是。至其載陳乞本末。獨詳於左氏。有以知春秋罪乞之大意。則胡氏詳



矣。蓋當廢立之際。大臣當據經守正。守死不回。然後可。不然必陷於大惡。里克陳乞事正同。 卓氏爾康曰。書齊陽生入于齊。上文無所蒙。下不言歸。下言齊陽生。將不知其爲何國公子也。非以其當有國而繫之齊也。

##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集說】高氏閌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於邾。積明年入邾之亂。 趙氏鵬飛曰。既城瑕矣。邾何恃哉。宜乎伐邾之必克也。

## 宋向巢帥師伐曹

【附錄】高氏閌曰。樂髠伐之。猶未服。且爲入曹起也。

癸亥。王三十二年。

## 七年

晉定二十四年。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年。蔡成三年。鄭聲十三年。曹陽十四年。陳閔十四年。杞僖十八年。宋景二十九年。秦悼四年。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年。

##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瑗于眷反

【左傳】七年。春。宋師侵鄭。

【集說】高氏閌曰。不務德而加兵於人。故書侵。 張氏洽曰。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家氏鉉翁曰。宋連歲有事於曹。意鄭爲援而侵之也。 李氏廉曰。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爲晉討鄭乎。左氏非。 汪氏克寬曰。老丘敗在定十五年。是後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二年。取宋師于嵒。

##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曼音萬

【左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集說】杜氏預曰。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高氏閌曰。衛輒拒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於衛。故書侵。



## 夏公會吳于鄫 鄫穀作繒

【左傳】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

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集說 高氏閌曰。吳欲霸諸侯。魯先往會之。張氏洽曰。此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日也。家氏鉉翁曰。晉衰而即齊。景死而事吳。趨利棄信。春秋所惡也。

#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范門。杜注邾郭門也。茅。杜注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在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繹。杜注邾山也。在鄒縣北。郭璞曰。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然。今嶧山一名邾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蓋古時縣治在山南。而今徙於山北也。負瑕。杜注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西二十五里。

集說 趙氏匡曰。穀梁曰。其言來者。外魯之辭。予謂來者。至內之辭也。何外之有。如紀伯姬來。豈是外魯乎。陳氏岳曰。交陣而獲其君。則曰獲。入國滅國而以其君歸。則曰以。書於諸侯則曰歸於魯。則曰來。劉氏敞曰。伐國而克。此衆人之所嫡禍而求玉帛而賀者也。而君子諱之。諱之。不敢多其功。不敢享其名。非惡功名也。功不可誹。而名不可傳也。其事好還。是以明年而吳伐我。魯之存者。幸而已矣。且吳之彊。不能以是行於楚。魯之弱。顧能以是行於邾乎。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之謂也。公羊云。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邾魯相近。故初秋伐之。八月又入之。此自兩事。理當並書。無取於內辭也。入邾實使若他人。猶可謂以邾婁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又曰。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亦非也。諸侯擅入人之國爲大惡可矣。戰而獲人。獲者則大惡矣。獲之者豈可同其科哉。又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獲解也。穀梁曰。其言來者。外魯之辭。非也。春秋褒善貶惡。直書入邾。又言以邾子益來。於君親之過。而無所隱。義已足矣。豈以一失之故。遂外其君乎。且令春秋不外其君。則當曰以邾子益歸乎。夫歸可施於人。不可施於我。來可施於我。不可施於人。詳於此之意者。可以知春秋之文矣。蘇氏轍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言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爲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薛氏季宣曰。伐邾本三家。而公自爲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家。三家歸過於上也。王氏樵曰。察伐邾者。三家也。公雖在行。而無與於其事。獲則三

家享其利，討則公受其惡，春秋以諱不在公見以直書而不諱也。舊說諱爲隱其惡，若隱其惡，何名爲直筆乎？盡諱。避之也，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也。今言他人之遇也，否罪戾死喪恥辱，則正言之；至於所尊所敬，則婉順言之。此人之情，春秋之義也。自作三軍，分公室，而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惟不在公也。蒐于紅不書，公兵不在公也。襄公還自楚，聞取卞以下，至於欲適諸侯，地不在公也。故納叛人，叛邑，凡內惡悉書而不諱矣，以諱不在公也。胡氏謂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其義迂矣。

##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



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黍丘，杜注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案：下邑即今之夏邑也，屬河南歸德府，黍丘亭在縣西南。 揖丘，當在今曹縣界。 大城，當在今曹州界。 鍾，當在今定陶縣界。 邘，當在今定陶縣界。

**集說** 高氏閌曰：曹伯奸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貶而人之。苟將卑師少，豈能圍之乎？ 陳氏傅良曰：書救曹何？曹卒滅於宋也。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列國無霸，而諸侯自相救也。 家氏鉉翁曰：列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奪不饜。春秋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救曹，與鄭也。春秋與鄭之能救，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李氏廉曰：謝氏曰：曹之病於宋久矣。大國無一爲之援，而鄭能帥師救之，善之也。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六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七

周敬王三十二年
哀八年 晉定二十五年。齊悼二年。衛出六年。蔡成十五年。鄭聲十四年。曹陽十五年。陳閔十五年。杞僖十九年。宋景三十年。秦悼五年。楚惠二年。吳夫差九年。

##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集說 劉氏敞曰。公羊曰。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非也。當此時。魯人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春秋遂責之乎。且責魯不救而諱曹之滅。縱失宋公之惡。而責無罪之魯。甚無理也。 蘇氏轍曰。此滅曹也。書曰宋公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鄭氏玉曰。宋公滅曹。而經書入。先儒以為力能救而不之救。故不言滅。信斯。則救者之罪。何責乎曹之過也。或人謂滅者亡國之善辭。曹亡與虞同。故不書滅。曹之與虞。事既不同。書法亦異。難以例觀也。或又以為曹亡春秋之終。與滅國繼絕世。夫子嘗有此言也。於是曹不言滅。其意蓋謂夫子至此。不忍書滅也。義失之巧。詳考其義。與公入邾。以邾子益來。同文。然其既殺曹伯。又無復曹之事。亦不應以內辭書外事也。入字疑誤。 湛氏若水曰。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罪滅國也。入曹俘君。不必言滅。而實滅也。

案 虞不書滅者。晉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為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尚未亡。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



## 吳伐我

書伐我始此。

左傳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東陽。杜注。魯邑。呂氏春秋。魯孔甲遊於東陽。即此也。在兗州府費縣西南七里。今名關陽鎮。 五梧。杜注。魯邑。今費縣西有五梧城。 蠶室。杜注。魯邑。或曰。今滕縣東三十里有蠶母山是也。案春秋滕不屬魯。亦應在費縣西北境。

[胡傳] 吳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於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書不諱。盟於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上。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凌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集說] 孫氏復曰。吳伐我以邾子益來故也。直曰伐我者。兵加於都城也。　黃氏仲炎曰。讀春秋而知魯之為國始末三變焉。魯始受敵國之兵。如戰于郎。戰于奚。而不言伐我西鄙者。蓋邊鄙有備。敵至則戰。故言戰不



言其伐也。觀左氏載奚之戰。先是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以此知當時魯之邊鄙尚有素備也。其後疆埸之備弛。故敵兵得以乘之。而春秋書曰伐我北鄙。伐我西鄙。然猶見鄰敵之寇止為邊患。而不能直造其國也。今哀公之世。如受吳齊之師。則又不復云伐我北鄙。伐我西鄙。而直言伐我者。以見其直造於我國都也。夫使敵兵得踰越邊鄙。而直造其國都。則其為國可知矣。　家氏鉉翁曰。吳伐我以救邾。而書法無褒辭者。春秋之貴救。貴義也。茅成子之請救於吳也。動吳子以利。吳子說於利而動。是以率師造於魯之城下。不責魯以存邾。遽受盟而返。何救之足言。其後吳責報於邾者不已。執其君而擾亂其國。存亡國者顧如是乎。　李氏廉曰。春秋伐我者。必書四鄙。不使難邇我國也。獨此與明年國書伐我。為特筆。蓋曲在我也。謝氏曰。不至國都。則書某鄙。至國都。則書伐我。亦是。又曰。是時魯政雖無以為國。然觀左氏所記。盡忠死難之士。寔多有之。此所以為禮義之國歟。公山不狃以叛亡之人。而處心尚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欲往。豈無意夫。　汪氏克寬曰。哀公即位七年。加兵於邾者五。而且入其國。俘其君。自入春秋。魯作強凌弱。未有若是之甚也。此年書吳伐我。此事以觀。則魯之受伐。蓋有由矣。前此書侵伐。必言四鄙。見魯之國都。猶足為守也。至於是年。吳兵直抵魯之城下。則魯之四境屏藩蕩然。而國不足為國矣。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邾。吳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與師而伐我。雖據事直書。而詳味書法。亦有反己自咎之意焉。

## 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尺善反。公作僤。後同　闡。杜注在東平剛縣北。漢志。剛縣。故闡城。今兗州府寧陽縣本魯闡邑地。故剛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左傳]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公羊]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

[穀梁] 惡內也。

[集說] 杜氏預曰。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　陳氏岳曰。凡用兵而取。先書伐。次書取。不用兵而取。第書取。　程子曰。內失邑不書。君存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民人。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　家氏鉉翁曰。公穀以齊為邾故取讙闡。左氏則以季姬未歸故。齊人來討。觀齊之兵端。當從二傳。非以女故。蓋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爾。

魯取讙闡公穀謂齊為邾故與左氏不同程子及家氏鉉翁皆主公穀於情事甚合。然春秋事據左氏苟無大謬則存以俟考。今故並錄三傳。

附錄左傳 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穀梁 益之名失國也。

集說 胡氏銓曰。先書吳伐我。又書齊取二邑。然後書歸邾子于邾。則是畏吳懼齊而歸之也。 黃氏仲炎曰。曾以不道肆虐於邾物極必反於是吳攻其國齊取其田不勝困挫乃始歸邾子于邾。易所謂不威不懲者小人也哉。



## 秋七月

附錄左傳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始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潞杜注齊邑當在齊之郊外。

##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過音戈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世族譜云僖公過悼公曾孫桼悼公祖文公。以昭六年卒。父平公。以昭二十四年卒。悼公以定四年卒未應有曾孫可以授之國也。杞世家僖公過是悼公之子。疑譜誤。

## 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集說 汪氏克寬曰。不言來者。齊本取讙闡。齊魯歸邾子。今既歸邾子則齊遂所欲故歸讙闡非感於義而心悅誠服故不言來歸。

[illegible]公歸齊感齊之德非齊脅之也故其歸言我此則取歸並不言我不諱之中猶有諱焉。

乙卯

## 九年

敬王三十四年。晉定二十六年。齊悼三年。衛出七年。蔡成五年。鄭聲十五年。陳閔十六年。杞閔公維元年。宋景三十一年。秦悼六年。楚惠三年。吳夫差十年。



## 春

附錄左傳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 王二月葬杞僖公

集說 季氏本曰。三月而葬必有故。

##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於勇反又於用反 雍丘杜注雍丘縣屬陳留郡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治

【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公羊】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穀梁】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

【纂說】杜氏預曰：左傳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　許氏翰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謫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黃氏仲炎曰：取鄭師者，盡俘以歸，掩為己有也。不言敗言取，敗可知矣。　李氏廉曰：胡氏左氏例，覆而敗曰取，悉虜而俘之曰取。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役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



取師者二，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自定十五年老丘之役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嵒之師，羞不勝忿，怨以至此也。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

# 夏楚人伐陳

【左傳】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傳說】李氏廉曰：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卒於城父，不克而還，則陳之即吳，惟彊是從而已。昭王旅卒，楚恵君臣不念陳之有德於楚也，而再伐之，此春秋所以以救予吳也歟。　汪氏克寛曰：陳之為國，屢滅於楚而僅存者也。今而從吳，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託焉耳。楚不思所以自反，而猶責陳之背己，攻之者數而不已。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陳之困於楚，終春秋之世，殫其力弗克自振，而楚之暴橫不道其罪，蓋不可勝誅矣。

# 秋宋公伐鄭

【纂說】汪氏克寛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憯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卓氏爾康曰：宋景不自揣量，妄圖興伯，前年以曹伯陽歸，而齊晉不加討，則其志益驕，且皇瑗又盡俘許瑕之師，則覦滅鄭不啻入曹之易矣。鄭非弱國，豈肯遂為臣虜，連年侵伐，不能得志於鄭，而喪師于嵒與雍丘之役，得失相當，兵驕者敗，宋之謂也。

【附錄左傳】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



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邗，杜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

# 冬十月

【附錄左傳】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丙辰　敬王三十五年

# 十年

晉定二十七年。齊悼四年。衛出八年。蔡成六年。鄭聲十六年。陳閔十七年。杞閔二年。宋景三十二年。秦悼七年。楚惠四年。吳夫差十一年。

#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集說】高氏閌曰：先為魯所俘，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陳氏傅良曰：吳人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之文書之。

#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鄎，杜注：齊地。



【集說】杜氏預曰：以疾赴，故不書弒。孔氏穎達曰：傳稱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則陽生實弒矣，而經書卒，是以疾死赴也。襄七年鄭伯髡頑卒，傳稱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知此亦以疾死赴，故不書弒也。吳氏澂曰：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為弒爾。鄭氏玉曰：經書卒，而傳稱齊人弒悼公，以赴於師。蓋夫差怒齊之上吳師，率四國之師以臨齊，齊人恐懼無以為解，而悼公適斃，乃偽赴於師，若曰齊君得罪於吳，國人已討之矣，無勞諸侯之師。吳師乃還，史因其赴而書弒，經考其事，乃書卒也。王氏樵曰：齊大國也，止師小嫌也，齊人何至遽弒其君以說乎？以吳伐我，且曰魯以鮑牧立，必有與鮑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而況[illegible]故悼公之弒，傳未可信，信經可也。

【案】陽生之死，傳書弒，而經書卒。杜氏預謂以疾赴。孔氏穎達引鄭伯髡頑為證，於情事相合。吳氏澂、鄭氏玉、王氏樵皆疑之，謂齊屬大國，何至弒君以說乎？亦是一說。

# 夏宋人伐鄭

【集說】許氏翰曰：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傳】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犂，杜注：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或曰：齊大夫隰氏之采邑也。今濟南府臨邑縣西有漯陰故城，本齊犂邑。水經注：漯水逕漯陰縣故城北，縣故犂邑，今巨漯亭是也。轅，杜注：祝阿縣西有轅城。漢置瑗縣，屬平原郡。水經注：瑗即轅也。今山東濟南府禹城縣西北有瑗城。



【集說】高氏閌曰：齊帥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異乎士匄矣。吳氏澂曰：吳猶遺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伐之，曾吳之不若也。李氏廉曰：傳書伐，而經書侵者，乘吳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 五月公至自伐齊

【集說】高氏閌曰：齊魯接境，而公會吳伐之，既聞其喪，則遂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故也。李氏廉曰：哀公編書公至者五，獨此役與黃池書至，蓋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也。

# 葬齊悼公

集說 高氏閌曰。公雖不廢喪紀。往會其葬。不足以贖過。汪氏克寬曰。悼公書葬。與鄭僖公同。不及五月。禮略也。

#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集說 杜氏預曰。書歸。齊納之。李氏廉曰。彄。蒯聵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輒而棄蒯聵。故十五年。蒯聵入國。彄復奔齊。

#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夷公作寅

附錄左傳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書救止此。

左傳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集說 杜氏預曰。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陳氏傅良曰。自魯救晉。凡救皆不書。書鄭救曹。則列國無霸。諸侯自相救也。列國無霸。諸侯自相救。春秋憫焉。而特書之。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春秋之所甚懼也。汪氏克寬曰。宣十一年。楚縣陳。尋復封之。昭八年。楚滅陳。十三年。復封陳。

按 吳不扶陳以叛楚。則楚陳無釁。何用救哉。陳之禍。吳為之也。救。庸足多乎。此當與楚救鄭同。蓋志在於爭諸侯。非扶危恤患之義也。延陵季子。亦自言之矣。胡傳謂吳以號舉。為深著楚罪。殊失經旨。朱子所謂以義理為穿鑿者也。



丁巳 敬王三十六年

# 十有一年

晉定二十八年。齊簡公壬元年。衛出九年。蔡成七年。鄭聲十七年。陳閔十八年。杞閔三年。宋景三十三年。秦悼八年。楚惠五年。吳夫差十二年。

#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 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彊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克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清。杜注：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盧縣，今長清縣也。稷曲。杜注：郊地名。

【附錄】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於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爲壯，自反而不縮則爲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爲是取讙及闡，又請師於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乎訓之義大矣。

【纂疏】家氏鉉翁曰：伐我云者，我自有以致寇，垂後王臨難自躬之戒，所以譏哀公也。汪氏克寬曰：春秋書伐我二十有一，唯哀八年吳伐，此年齊伐，止書伐我，餘皆言四鄙。又曰：高郵孫氏謂春秋之始，內魯而外諸夏，故魯爲他國所侵伐，必曰某鄙。哀公之經，再書伐我，同魯於諸侯，竊以爲春秋詳內而略外，故外之侵伐，止書國，而魯書四鄙，非得魯而卑諸侯也。此書伐我不言地，此於兵加國都之例，所以貶之也。然傳載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於郊，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齊師已迫於魯之國都矣。杜諤曰：直曰伐我，見其以國言之也。然則國書之伐，與他伐異矣。王氏樵曰：我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至於涉泗，則兵實加國都矣。故直言伐我，無他說也。然公斂處父謂陽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是前此無兵及近郊者。吳師克東陽而進，次於泗上，子服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請少待之，弗從。負載造於萊門，吳人盟而還。齊師在清，冉有請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不可；居封疆之間，不可；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孟氏始勉以右師從，從而又後，戰而先奔。微冉有在左師，則魯事敗矣。是



時攻在季氏生事啓釁，故二家不肯同力。前之吳師，後之齊師，名之而來，傳國都而止，故春秋兩書伐我，所以見魯之益衰，其亦傷之而已。

##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作袁。頗，破多反。

【左傳】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纂疏】許氏翰曰：春秋書轅頗之奔，所以爲人臣附上以剝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家氏鉉翁曰：聚斂媚上者，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爲政也，而可哉。

##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書戰書獲止此，齊魯交兵亦止此。



【左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

吳子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衷何以使下國

艾杜注齊邑漢置博陽縣金升為泰安州今故城在今泰安府泰安州東南。 嬴杜注齊邑屬泰山

纂例 劉氏敞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又曰事君者自盡而後求進焉成民而後求用焉治內而後求服焉大以吳之無道犯冒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之邦因求棄疾於人與夕俱斃焉爾國書之用師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故善戰者服上刑所謂為志乎此戰者是也 高氏閌曰戰不書公者沒公乃所以深貶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于艾安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而後書及吳戰則公與敗可知矣書獲國書與宋華元同然華元生獲而國書死獲故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也 薛氏季宣曰戰不書伐今書伐何難乎公之會吳與齊戰也會伐則戰見矣吳自入邾之後固而久不能見公之六年稱出而伐陳吾叔還會之于柤公又會之于鄫還而入邾吳以邾故伐我而齊取讙闡由是齊魯始睽齊歸二邑則固知罪矣我之不莫國與吳合前年會伐齊固有國書之報卒會吳而勝齊吳之威加北方多魯之力也春秋書公會伐而不言會戰難言而有以見之也 李氏廉曰此戰以國書主之者吳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可禦而必敗矣苟能全民兵嚴守備屈之以義而勿與交鋒則齊可以坐困強吳而挫之矣今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未息猶未解甲而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為國大殃故艾陵之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

附錄左傳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集說 孔氏穎達曰四年滕子結卒今虞母代結為君來赴故書也

附錄左傳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犁杜注衛邑。 外州杜注衛邑。 城鉏杜注宋邑。 巢杜注衛地闕今在觀城縣南一十里今河

南歸德府睢州巢亭是也。郥杜注衛地。少禘。杜注衛地。

【集說】高氏閌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附錄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戊午敬王三十七年

# 十有二年

晉定二十九年。齊簡二年。衛出十年。蔡成八年。鄭聲十八年。陳閔十九年。杞閔四年。宋景三十四年。秦悼九年。楚惠六年。吳夫差十三年。

## 春用田賦

【左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穀梁】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胡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



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常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集說】杜氏預曰。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陸氏淳曰。以田多少出軍賦也。孫氏復曰。田者。井田也。賦者。財賦也。宣公奢泰。始什二而稅。至於哀公則又甚焉。哀公不道。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曰用田賦。言用田以為財賦之本也。劉氏敞曰。用田賦者。籍田為賦也。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取於民也有常用。田賦非正也。呂氏大圭曰。陳君舉謂以丘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之。田賦之者。家一人以為兵也。然九夫為井。六十四井為甸。甸出革車一乘。則是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今凡受田者皆出一人為兵。比古七倍。恐加兵不至如是之甚。賈逵以為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今使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賦。是多於常賦十六倍。於理亦未宜然。吳氏澂曰。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賦民之力也。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

萬氏孝恭曰。周制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今哀公以計口率泉為不足於用。又計田而使之出泉以為賦。李氏廉曰。孔子惡冉求聚斂附益之言。蓋在此時。又曰。田賦之說。杜氏以為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是一丘出馬一匹。牛六頭也。范氏注穀梁同之。然杜氏於作丘甲條內已曰。今魯使丘出甸賦。是一丘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為出馬一匹牛

二頭乎。此其前後自相戾也。況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賈氏以為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蓋以為井出丘賦也。夫一井八家，而使出一馬三牛之賦，可乎。故胡氏獨用國語。國語載孔子對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六百四十斛，秉芻二百四十斤，缶米十六斗，不過是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大率以為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并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要之，二家說為長。蓋收隱域之征，以備馬牛車輿。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illegible]逋悳也。緣此賦[illegible]出之，而令賦於田上，故譏之[illegible]用。然則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其止出一乘之人歟。觀春秋傳所載，多臨事而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牛車乘決非丘甸所出也。胡氏說近之，陳氏非是。汪氏克寬曰：杜預、范甯皆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然丘甲之法，增三之一，今別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是比先王之制而加倍，不翅矣。亦未可信。要之，計田而斂，取民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爾。孔子云：丘亦足矣。蓋以計丘而出兵車，乃賦之常法，安可計田而又賦其財哉。觀哀公年饑，用不足，及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之言，則為斂財以足用可知矣。王氏樵曰：今案賦之本義，專為出軍，計兵而出兵車，賦之常法。今計田而出，故曰田賦。漢計口而出，則曰口賦。蓋春秋諸侯盟會禮繁，兵戎事廣，不能復守先王之籍，故魯用不足，則初稅畝，益兵則作丘甲。至哀公違事彊吳，事兗攻重，二猶不足，復用田賦。蓋託以軍用，加斂於田，計田而出貨財也。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公羊**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穀梁** 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娶同姓也。

**胡傳** 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娶同姓也。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諱於禮，欲結好彊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諱，而實亦不可掩矣。

**附錄** 杜氏預曰：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　范氏甯曰：諱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　啖氏助曰：同姓不可書曰夫人姬氏薨，故曰孟子卒。　劉氏敞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何以不曰夫人？夫人繫命於天子，然後成夫人。孟子不受命，不可以稱夫人，蓋自是魯夫人不命於天子也。　王氏樵曰：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弔，而季孫不絻，孔子亦放絰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

高氏閌曰。國人不以爲非。而昭公乃知避其名。春秋亦因其實而書之曰孟子卒。朱子曰。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薛氏季宣曰。知其非禮。而異其名。雖欲蓋而彌彰也。 吳氏數曰。固是以同姓而不書夫人薨。亦以是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也。尚且逐出之。而葬不備禮。況其夫人乎。一書卒而二義具焉。 汪氏克寬曰。或謂舊史固書夫人孟子薨。春秋不書夫人而書卒。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必不可也。然小君之薨。必書夫人某氏。當時既鶴哭稱吁曰孟子。則國史必不可書夫人孟子薨。春秋因舊史之文而非禮之實已見矣。案傳襄二十三年。晉嫁女於吳。則同姓之昏非自昭公始。春秋於孟子以隱辭書之。所以深責秉禮之魯歟。

## 公會吳于槖皋

槖章夜反又音托 槖皋杜注在淮南逡遒縣東南今江南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鎮漢之槖皋縣春秋吳邑也。



左傳 公會吳于槖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集說 王氏樵曰。吳欲尋盟。非衞賜之言不可却。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 秋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鄖

鄖音云 公作運 鄖杜注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今江南揚州府如皋縣東立發繇古發陽也亦名古鄖。

左傳 吳徵會於衞。初。衞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衞。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衞侯會吳于鄖。公及衞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衞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衞。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衞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衞君。衞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衞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衞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衞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衞侯。衞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集說 王氏樵曰。子貢說嚭。宥衞侯。而所以緩之之故。無中生有。能令聞者魄奪。

##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玉暢杞縣東北三十里有玉帳。或云古玉暢。案杞縣爲春秋宋地北與陳留接壤傳曰宋鄭之間或即是也 錫地名。路史商末錫疇子所在宋鄭之間。鄭人取之以處宋元公之孫。彌作頃丘嵒戈皆地名

集說 李氏廉曰。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宋兵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已也。今師覆殺亦蹈前日鄭人之覆轍。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 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集說】杜氏預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孫氏復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為異之甚 呂氏大圭曰左氏以為失閏之故然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豈不專為失閏 家氏鉉翁曰十二月螽氣燠也宣十五年冬蝝生與此記同左氏所錄疑非聖人之言也 王氏樵曰案明年九月螽災至作而不時直以失政爾非關閏也

【按】左氏載孔子之言杜氏預以為失閏然二年之閏以為告其災矣故先儒多駁之今亦存其說

【表】己 敬王三十八年

# 十有三年

晉定三十年齊簡三年衛出十一年蔡成九年鄭聲十九年陳閔二十年杞閔五年宋景三十五年秦悼十年楚惠七年吳夫差十四年



#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左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公羊】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穀梁】以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

【彙纂】家氏鉉翁曰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為功也先書宋取鄭師責宋也今書鄭取宋師亦責鄭也 朱氏善曰宋鄭怨已十三年雖其端由於罕達然哀公九年宋取鄭師之後宋公宋人兩伐鄭亦可以稍慽矣而向巢之師復起何耶故是年鄭亦取宋師于嵒彼以兵來此以兵報耳

# 夏許男成卒 成公作戍

【彙纂】江氏克寬曰元公也閔成後楚亡之

#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書會上此

黃池杜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

【彙纂】近濟水國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沂水出蓋縣臨樂山入於泗而濟水在封丘縣南是時夫差既通江淮遂帥舟師自淮入泗自泗入沂復穿魯宋之境連屬水道有不通者鑿而通之以達於封丘之濟杜氏所謂近濟水也今黃池在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西南

【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公羊】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



【集說】杜氏預曰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 孔氏穎達曰七年會吳于鄫十二年會吳于橐皋皆不稱子此稱吳子故解之夫差欲伯中國尊天子而自號為王則諸侯不服故去其僭號自稱吳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之策承而書曰吳子吳語說此事云晉侯命董褐告吳王曰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是其去僭號也於此會去王號耳其於吳國猶稱王不改也 陸氏淳曰趙子曰據左氏有單平公而不書於經者緣吳晉敵禮而會如今賓主對席自然單平無坐位故不書且經文有及字見兩伯之義分明也公羊乃云吳為會主與經不同不足取也故留其兩伯之辭而已公羊又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趙云黃池魯地

故曾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穀梁曰，黃池之會，吳子進矣。趙子曰，此爲吳同爲會主，故不人。傳不達此理，遂妄爲議耳。　劉氏敞曰，公羊曰，吳主會也。案吳主會，必非晉所願也。春秋宜曰公會晉侯暨吳子于黃池。則與公羊例合矣。今乃曰及吳子。此其晉魯汲汲我欲之者邪。又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何休以謂云爾者，欲爲魯侯諱恥。故不書諸侯也。吾謂春秋審欲爲魯侯諱恥者，書諸侯乃宜矣，無爲乃沒之也。許氏翰曰，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傾自宋之盟，則晉已爲楚所先，陵遲至於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耳。高氏閌曰，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尊王世子也。黃池先會而後及，所以外吳子也。吳，泰伯之後，與周同姓，狂僭大號，擾亂列國。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吳爲黃池之會，以主盟列國，是二王也。將置周王於何地耶。聖人自十年吳伐齊之後，春不書王，以見天下之無王。此春秋之所以終也。　陳氏傅良曰，黃池之盟不書。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伯之辭，而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　鄭氏玉曰，會于黃池，吳子主之，晉魯聽命矣。然吳楚有僭王之罪，聖人終絶之而莫之與也。此所以序晉吳上而書及以終春秋之會盟也。　汪氏克寬曰，辰陵，于蜀，于申，楚雖主盟，而皆不與，故春秋皆先楚以紀實也。于宋，于虢，楚同主會，且先於晉。然晉君猶未同盟，故春秋但先晉以正名，而不書及焉。今黃池之會，吳子主盟，而晉定公以奕世之伯，魯哀公以秉禮之望，皆俯伏聽命於壇坫之上。故春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而書及以著兩伯之實，則內外之分不紊，而彊弱之勢自見矣。穀梁謂嘉其尊王進而書子，使夫差果能尊周，則當序單平公於吳晉之上，如葵丘宰周公之例矣。吳語又謂趙鞅使董褐復命，責其僭王，而夫差降爵稱公。夫以齊桓之盛，未能責楚僭王之罪，豈以晉之甚弱，而反能使吳王黜其僭號乎。殆不足信也。

纂 黃池之會，左傳稱乃先晉人。吳語稱吳公先歃，晉侯亞之。二說者，諸儒互有所主。夫宋之盟，晉國方彊，而卒先楚人，則謂晉定之不能先吳，似也。吳方在會，而邊遽猝以越亂告。吳王駭懼，剄其告者七人，則謂吳子內惕而不敢復爭，春秋所書次第，乃其事實亦似也。趙氏匡又謂吳晉歃禮兩存，如今賓主對舉，而故晉史即云晉爲先，而吳語即云吳先歃，各自護其主，亦似有理，姑並存之。

##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集說 高氏閌曰，楚畏吳之彊，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也。

## 於越入吳



傳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姑蔑，杜注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案越地西至於姑蔑，即此。秦置大末縣，今衢州府龍游縣也。

集說 吳自柏舉以來，憑陵列國，黃池之會，遂及兩伯，可謂彊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

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列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附錄 孫氏復曰吳子方會越乘其無備而入之也薛氏季宣曰吳子不戒爭中國之諸侯而越遂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吳子志不共戴天之恥而求諸侯於外此越之所以伯諸侯乎

附錄左傳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戶牖杜注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今東昏故城在開封府蘭陽縣東北

## 秋公至自會

##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下公無曼字 霸國侵伐止此

彙纂 許氏翰曰晉以范中行之難伐衛伐鮮虞聞齊之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師雖數出能使而已家氏鉉翁曰此霸國侵伐之終事也晉之盛威行天下今其衰也趙鞅魏曼多數修怨於衛衛亦不服豈力不足哉執政多志不在求諸侯志於怙權自私而已李氏廉曰晉事止於此季氏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霸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列國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干霄之木物能蠹之必其中先腐壞殘蝕而後蠹生焉嘗原晉伯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有楚弗援有吳弗抑一彊並立伯權遂弱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於戎蠻之執皆俛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吳楚之張也曰諸侯苟合吳楚豈能問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宋衛魯宋衛之君其國皆彊勤力周旋何患吳人楚人也齊景公有邛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攜貳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夫爭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夾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

## 葬許元公

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令也强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能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涖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魏斯韓虔爲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得使蒙執荀鞅受楊楯而宋卿賈禍邯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賂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牢而吳人借爲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辨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



## 九月螽

集說 黃氏震曰高氏集注曰去歲十有二月螽今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爲災甚矣愚案左氏傳凡十二月螽皆以爲司歷之過若以此月爲螽猶未蟄則以秋爲冬差一時也民時亂而農功失司歷之過一至此乎天下寧有此理哉況螽乃災異非候蟲之常以時而蟄者也螽卽蝗也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燠而有螽將蔓延爲來歲之災尤災之甚者也。

##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音佩又音勃

公羊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於旦也何以書記異也

集說 高氏閌曰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加宿也又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皆言所次而此獨不言則不加宿可知也蓋著人事所召也。 家氏鉉翁曰天欲旦太陽將升而孛見焉妖星干太陽駭常之變也。 汪氏克寬曰星孛東方乃東方恃亂吳爭彊而越滅之之徵也。

## 盜殺陳夏區夫 區烏侯反公羊作彄苦侯反

集說 高氏閌曰區夫徵舒之後徵舒弑逆楚人殺之而陳人猶使世執國政春秋書其爲盜所殺而書之與華孫同意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極至於盜與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趙氏鵬飛曰春秋書盜者四殺君者一殺兄者一殺大夫者二以盜之賤而及君大夫之貴其國無政刑矣

## 十有二月螽

集說 呂氏本中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比年十月螽陰陽錯亂甚矣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 許氏翰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螽天災至於二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

附錄左傳 吳及越平。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

## 十有四年

晉定三十一年齊簡四年衛出十二年蔡成十年鄭聲二十年陳閔二十一年杞閔六年宋景三十六年秦悼十一年楚惠八年吳夫差十五年

## 春西狩獲麟

左傳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大野杜注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元和志大野澤一名鉅野今山東兗州府嘉祥縣西有獲麟堆

蓋嘉祥本鉅野分置也。

【公羊】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集說】杜氏預曰：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孔氏穎達曰：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何休云：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也。鄭氏詩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釋獸云：麐，麕身，牛尾，一角。李巡曰：麟，瑞應獸名。孫炎曰：靈獸也。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狼頭，馬蹄，有五采，腹下黄，高丈二。廣雅云：麒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群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說文云：麒，仁獸，從鹿其聲；麟，大牝鹿也，從鹿粦聲。釋文云：冬獵為狩，周之春，夏之冬，故稱狩也。桓四年公狩于郎，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禚、郎二者，公親行，皆書公狩。此狩不書公卿者，蓋是實人賤官，自修常職，公卿不行，故不書狩者名氏。此狩常事，本不合書，書之為獲麟故也。傳稱狩於大野，大野之澤在魯國之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定九年傳例也。杜以獲麟之義，唯此而已。先儒穿鑿，妄生異端。說公羊者云：麟是漢將受命之瑞，周亡天下之異，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秦項交戰，然後劉氏乃立，夫子故為之隕泣。案此時去漢二百七十有餘年矣，漢氏起於匹夫，先無王迹，前期三百許歲，天已豫見徵兆，其為靈命，何太遠乎？言既不經，事無所據。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修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為孔子瑞也。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為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為水物，故以為修母致子之應。若然，龍為水物，以其背



於水耳。麟生於火，豈其產於火乎？孔子之作春秋，門徒盡知之矣。所明親承聖旨，目見獲麟，丘明何以不言？弟子何以不說？子思、孟軻去聖尤近，荀卿著書尊崇禮德，麟若應孔子而來，著書無容不述，何乃經傳群籍了爾不言？以其既妖且妄，故杜悉無所取。趙氏匡曰：公羊、穀梁二傳以釋不言狩人之名，故有新求引取之說，不知舉獸獲之義，是以爾也。劉氏敞曰：公羊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非也。聖人作經，為天子法，不苟記祖所逮而已。且如所言，祖者謂曾祖乎？高祖乎？如謂曾祖，孔子曾祖防叔，則孔父二世之孫。如謂高祖，孔子高祖祁父，亦孔父一世之孫。孔父死於桓二年，其孫不得見隱審矣。計防叔、祁父之時，尚在閔僖之間，春秋則當起於閔僖，不宜始隱公也。又曰：穀梁曰：不言其來，不外麟也。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有也。皆非也。謂之獲麟矣，則不得言其來，不得言其有，記事之理也，何說乎？即以言其來為外之，季子來歸亦外之耶？即以言其有為使不恒有，大有年亦使不恒有耶？故守一而廢百，謂之章句之儒，去道遠矣。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又恐是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李氏廉曰：感麟而作春秋之說，杜氏、何氏、程子、謝氏、呂氏、張氏諸家多同。絕筆獲麟之說，諸家皆不過以為所感而起，因以為終，而何氏獨以為春秋之成，文致太平，記言太平而瑞應至，故就以麟終焉，此其異也。文成致麟之說，本於范氏，而胡氏因之，其意直以為孔子自衛反魯，即修春秋，筆成道備，嘉瑞應焉，而以天道終之，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蓋亦祖於何休之遺意也。汪氏克寬曰：說左氏者以春秋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學公穀者以謂春秋文成致麟。竊疑聖人作經，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則非經成而麟至矣。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筆絕於哀公十三年十一月矣，殊無意義，特世儒推尊孔子作經之效至於如是之神，故曰文成致麟，猶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聖人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大行於後世矣爲人君而法乎春秋則可以命德而討罪躋斯世於至治爲人臣而學乎春秋則可以善善而惡惡尊主而庇民其義得行則天理流行人欲塞遏孟子論孔子作春秋之功以爲一治豈不信哉。季氏本曰周道衰廢人欲橫流亂以接跡撥亂反正孔子作春秋以明王法雖無麟固將作矣孔子之卒在後二年均非平日所嘗用心豈能詳哉故文成致麟之說元凱斥其妖妄殊不復論若必謂感麟始作則理亦未盡也 陳氏際泰曰西狩獲麟其論者非一家一曰嗟傷而孔子始作春秋獲麟之歲距孔子之卒爲時幾何而反以絶筆乎且麟不獲孔子終不作春秋否也一曰文成而後至麟而獲也爲在其爲瑞而可以應文成也春秋以天道終又非也春秋以天道終是即文成麟至之說而稍彰大之凡此皆尊聖人之過而不得其實者孔子之作春秋或在定公之末年或在哀公之初年與夫哀十年之前後俱未可知也。

案吾夫子以道不行而有乘桴之歎鳳不至圖不出而有已矣之嗟蓋天下之莫宗久已知之其欲從事於屬辭比事以垂世立教者非一日矣春秋一書豈必感麟而後作乎若夫文成致麟修母致子應孔子而來之說尤爲不經胡傳乃謂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不亦謬乎古昔盛時治化翔洽休徵畢至爰有麟鳳以昭太平之祥今見獲於虞人似亦不足以爲瑞也善乎朱子之言曰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此眞通儒卓識可以一洗紛紛穿鑿之論矣至於絶筆獲麟杜氏預謂感麟而作因所以爲終也鄭氏樵謂終於獲麟聖人初無意也歐陽氏修謂孔子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删修之義在春秋不在起止諸家所見不同皆非篤論也麟獲於哀公十四年春秋成於是年之九月越二年而孔子卒夫國史編年之體繫年書事全於年終乃止則哀公十四年之事魯史自當備錄必不僅書獲麟而遽止也史家記錄時事必闕其近數年以俟異日之採緝若謂孔子作春秋亦闕其近數年則當至十四年冬而止或至十三年冬而卽止何爲忽止於十四年春乎是當仍以朱子爲斷矣朱子曰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所殺是不祥蓋麟爲仁獸聖王之嘉瑞也今出非其時而反人戕之聖心能無傷乎然則感其不祥而遂絶筆焉聖人亦非無所寓意也今故遵朱子爲定論而凡謂感麟而作與夫文成致麟者皆不錄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七

#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八

附錄經傳

[圖]聖經絕筆獲麟，弟子欲記孔子之卒，採魯史以續之，至十六年四月而止。左氏則終於悼公之四年。大全於獲麟以後，經傳皆删而不錄。今考韓趙魏共滅知伯，左傳以是終，通鑑以此始，故仍附錄於後。

##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左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集說 杜氏預曰：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

## 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

舒州，史記田常執簡公於徐州。崔駰曰：即春秋舒州也。案舒州，今山東兖州府滕縣東南薛城是。後漢郡國志云：薛城在春秋之季曰徐州。竹書紀年云：邳遷於薛，改名徐州，亦曰舒州。

左傳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豐丘，杜注陳氏邑。

集說 王氏世貞曰：逆成子之兄弟，如公而還公於寢也，豈不昭然叛逆事哉。而猶聞公怒而將出，若有迫於所遣之不幸者，蓋姑以是激私黨之怒以濟其謀焉耳，非其情也。意如之受伐，請以五乘亡，彌牟之拒輒，欲自北門出，奸雄飾詐，大都如此。

## 庚戌叔還卒

##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 陳宗豎出奔楚

#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曹杜注哀八年宋滅曹以爲邑。

左傳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

逢澤杜注地理志云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孔氏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臣瓚案汲郡古文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縣有逢忌陂是也。宋都睢陽。去開封四百餘里。故杜以遠疑。蓋宋都之旁別有逢澤也。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南有蓬池。與尉氏縣接壤。古逢澤也。



# 莒子狂卒

#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左傳 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丘輿杜注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輿城是也。

# 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左傳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集說 孔氏穎達曰。論語錄此事與此小異。彼云沐浴而朝。此云齊而請。彼云公曰告夫三子。此云公曰子告季孫。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爲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彼於退而告人之下。又云之三子告。此無文。書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程子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正明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

#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左傳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

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

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左傳 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於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桐汭。杜注：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良。杜注：吳地。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鄭伯伐宋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

左傳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嬴。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

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衛公孟彄出奔齊

杜氏杜注陽平館陶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左傳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左傳 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集說 杜氏預曰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陸氏德明曰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

左傳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於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



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

諸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愼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平陽杜注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有韋城南有平陽城亦曰平陽亭水經注云廩延南故城即平陽亭是也　白杜注楚邑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　愼杜注汝陰愼縣也今江南鳳陽府潁上縣西北有愼城水經注云潁水經愼縣故城是其地　頯黃杜注吳地在今寧國府境

【集說】甘氏雨曰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遏及其既亂也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復而以爲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哉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爲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有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

【左傳】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彊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二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左傳】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諸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

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逐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髠之以爲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笠澤禹貢震澤底定即笠澤也爾雅謂之具區今蘇州府吳縣西南太湖是也　昆吾之觀杜注衛有觀在於昆吾氏之虛今濮陽城中案濮陽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州西南有濮陽故城古顓頊之墟曰帝丘夏時爲昆吾氏所居城中有昆吾臺亦曰昆吾城也　戎州杜注戎邑今山東兗州府曹縣有楚丘故城萊置己氏縣以戎州己氏而名也　潞杜注齊邑　蒙杜注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今屬青州府



**左傳**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鄾杜注楚邑今湖廣襄陽府襄陽縣東北有鄾城古鄾子國後屬楚

**左傳**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冥杜注越地

**集說**　陸氏德明曰案傳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爾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按此則敬王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乃本紀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爲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則定王之崩年是魯哀二十七年也衆說不同未詳其正也

左傳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於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於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艾杜注吳邑豫章有艾縣今艾城在江西南昌府寧州西

春秋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於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群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顧杜注齊地此顧也今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五十里有顧城 舟道杜注齊地

左傳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甬東杜注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案句章今浙江寧波府慈谿鎮海二縣地海中洲即舟山今之定海縣也縣東三十里有翁山一名翁洲即春秋之甬東

左傳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於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英丘杜注晉地 犁丘杜注隰也今山東濟南府臨邑縣有犁丘亭

左傳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大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

**左傳** 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蒲。杜注近晉邑。史記。衛靈公曰。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蓋衛邑而與晉相近者也。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故蒲城是。 鄄。杜注齊晉界上邑。 泠。杜注近魯邑。 城鉏。杜注近宋邑。今大名府滑縣東有鉏城。水經注云。濮陽西南有鉏丘城是也。

**集說** 王氏鼎爵曰。二子當君側而出惡言。觀君不畜士苴矣。哀公宜隱忍待時而動。乃爲得耳。何遽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卒使二子生心。而上下之交如矛戟。此不明於居尊馭下之道者也。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

**左傳** 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衛師使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於越。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二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遊於空澤。辛巳。卒於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於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於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己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

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贛、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空澤，杜注：宋邑。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東。水經注所謂獲水又東南逕空桐澤北是也。 連中，杜注：館名。名勝志：連中館在空澤後，遺址高二丈，俗呼連塚者是。 空桐，杜注：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今虞城縣空桐澤有空桐亭。



左傳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遊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平陽，杜注：西平陽。孔氏穎達曰：宣八年城平陽，注：泰山有平陽縣。此年平陽，西平陽也。高平南有平陽縣。案高平，漢侯國，故城在今山東兗州府鄒縣西南。其西有平陽城，漢所置南平陽縣也。 留舒，杜注：齊地。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西南有留舒城。水經注云：東阿魚山上有柳舒城是也。與東平州接壤。

集說 杜氏預曰：史記晉哀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

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三十八

# 御纂春秋直解十二卷

（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二十三年武英殿刻本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

乾隆二十三年奉
敕撰、以十二公爲十二卷。莊公僖公襄公篇頁稍繁、各
析一子卷、實十五卷。大旨在發明尼山本義、而剷
除種種迂曲之說、故
賜名曰直解。冠以
御製序文、揭胡安國傳之傅會臆斷、以明誥天下、與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論春秋曰、平易
正直、春秋之義也。王充之論春秋曰、公羊穀梁之
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
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蘇軾之論春秋
曰、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儒者罕能領會。
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
用。朱子之論春秋亦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
事、而善惡自見。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
事、安有許多義例。然則聖經之法戒、本共聞共見。
聖人之勸懲、亦易知易從。自啖助趙匡倡爲廢傳
解經之說、使人人各以臆見私相揣度、務爲新奇
以相勝、而春秋以荒。自孫復倡爲有貶無褒之說、
說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貶、求其所以貶而不
得、則鍛鍊周內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
秋平義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
尤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是編恭承
訓示、務斟酌情理之平、以求聖經之微意。凡諸家所說
穿鑿破碎者、悉斥不採、而筆削大義、愈以炳然。學
者恭讀
御纂春秋傳說彙纂以辨訂其是非、復恭讀是編以融會
其精要、春秋之學已更無餘蘊矣。

御纂春秋直解序

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屬辭比事而原夫成書之始即游夏不能贊



一辭蓋辭不待贊也彼南史董狐世稱古之遺直矧以大聖人就魯史之舊用筆削以正褒貶不過據事

直書而義自為比屬其辭本非得已贊且奚為乎厥後依經作傳如左氏身非私淑號為素臣猶或詳於



事而失之誣至公羊穀梁去聖逾遠乃有發墨守而起癈疾儆然操入室之戈者下此齗齗聚訟人自為

師經生家大抵以胡氏安國張氏洽為宗著及張氏廢而胡氏直與三傳並行其間傅會臆斷往往不免



承學之士宜何所考衷也哉我

皇祖欽定傳說彙纂一書鎔範羣言去取精當麟經之微言大義炳若日星朕服習有年紹

聞志切近因輯易詩三書竣事命在館諸臣條系是經具解以進



一以彙纂為指南意在息諸說之紛歧以翼傳融諸傳之同異以尊經庶幾辭簡而事明於范甯去其所

滯擇善而從之論深
有取焉夫儒者猥云
五經如法律春秋如
斷例故啖助趙匡陸
淳輩悉取經文書法
纂而為例一一引徼
切墨以求之動如鑿
枘之不相入辟諸叔
孫通蕭何增置傍章
已後例轉多而律轉



晦蓋曲說之離經甚
於曲學之泥經也審
矣書既成命之曰直
解匪不求甚解之謂
謂夫索解而過不直
則義不見爾而豈獨
春秋一經為然哉是
所望乎天下之善讀
經者

乾隆二十三年秋月

# 御製

勅敬書

署理刑部左侍郎事臣于敏中奉



正總裁官

經筵講官保和殿大學士議政大臣領侍衛内大臣兼管吏部戶部事務總管内務府大臣管理三庫事務

御前大臣兼管理藩院事務新授署理步軍統領事務忠勇公臣傅　恒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議政大臣總管内務府大臣兼管兵部事務臣來　保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臣劉統勳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臣汪由敦

副總裁官

經筵講官議政大臣戶部尚書兼都統領侍衛内大臣武毅謀勇公臣兆　惠



太子少保議政大臣理藩院尚書兼都統臣納延泰

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教習庶吉士臣劉　綸

提調官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覺羅巴延三

戶部銀庫員外郎臣額爾景額

吏部文選司郎中臣袁守侗

纂修官

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梁錫璵

收掌官

户部額料庫司庫臣巴尼琿

户部陝西司、額外主事臣馮光熊

謄錄官

舉人臣夏秉衡

舉人臣王文炯

舉人臣葉能

捐職州同臣王成會



捐職縣丞臣員誌

候選主簿臣張藎臣

監生臣高士帥

監生臣潘敬蒼

監生臣徐應瑞

監生臣諸廷光

# 御纂春秋直解目錄


第一卷

隱公

第二卷

桓公

第三卷上

莊公

第三卷下

莊公

第四卷

閔公

第五卷上

僖公

第五卷下

僖公

第六卷

文公
第七卷
宣公
第八卷
成公
第九卷上
襄公
第九卷下


襄公
第十卷上
昭公
第十卷下
昭公
第十一卷
定公
第十二卷
哀公

御纂春秋直解卷第一

春秋繼詩書也雅亡於黍離書終文侯之命斯春秋作焉託始隱公時相接也據時事以繼王迹而是非著治亂具法戒昭使後世得以考而鑒焉孔子之志也

己未 平王四十有九年 在位五十有一年孫桓王立

春秋爲尊王而作而用魯紀年者本魯史也後人因以干支與天王之年冠其上其意善矣第經所



無而增之則混經且魯公之年大書而王年分注豈聖人尊王之意哉今特立王年於魯君元年之前而大書之所以別經也抑以著尊王之義不失聖人之旨云爾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長庶子也

元年

元始也先君之終嗣君之始故稱元王者正朔通乎天下而列國之史各得稱元年以紀事志始也

春王正月

春者歲之首天道之始正者月之首人事之始謂首月爲正正始也冠王於正者周正也夏正建寅周正建子子何以爲春春爲青陽寅者三元之備而子則一陽之生天開之始春氣之萌也干支之始甲子卦圖之始震復律呂之始黃鍾歷象之始日至皆天道也周改時改月而商建丑爲地正不



改時改月者無成之義也建子之月改朔改時本天道以授人周王之法也正月之上書春書王紀王制以示後孔子之教也春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此下三月有事書正月者以元年正月應有卽位之事也隱志讓桓不行卽位之禮史無可書非孔子之削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求邾好也魯侯爵而稱公者魯史所書臣子之辭

也盟有書及有書會書及者止有盟事書會者兼
行會禮也邾曾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邾近魯公
立而盟以結援焉不日史失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逐其弟也凡殺子弟目君以目鄭伯知其為弟也
稱兵爭國則不書弟與公子以不稱弟知其爭國
也勝而去之曰克親而兵之可傷矣于鄢遠也已
奔鄢又克之甚之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繫王於天明王者當欽若天道欲循名以盡其實
又以見尊王卽所以尊天不尊王則獲罪於天也
宰統百官天子之卿也或名或字或爵因舊史也
繫仲子於惠公者惠公寵仲子若夫人兆禍端也
然究未立之為夫人故止曰仲子而隱公尋父志
而以其卒赴於王成父過也平王不正其非夫人
而賵之壞王綱也其後桓怵邪謀而為篡逆蔑天

倫也仲子之名一正而平與惠隱桓之失皆著故
曰春秋之志微而彰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孰及之公也隱桓皆宋出而桓母則武公之子也
王賵仲子公不自安而釋先君之怨以求成焉宋
輕公不自來而使其臣曰宋人外卑者也其地以
國宿亦與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祭周公之裔故與魯為
好書來非事也故不稱使非王命則私交也結內
近以偵國挾外援以要君則亂之所由階謹私交
杜朋黨之漸也
公子益師卒
內臣書卒者皆卿也大國之卿三命受王命而為
君佐國之治亂與有責焉卒之者重之且以尊君
命也程子曰時不請命故卒不書官不與其為卿

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是也益師者衆氏之始也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卿世則臣柄國而公室卑矣書之抑以爲戒也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蓋天子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春秋書諸侯之會皆非王事而私會耳戎徐戎在魯東舉號無爵也潛



魯地會戎修惠公之好也非王事而修私好於同列且非宜況戎乎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向皆國名凡用兵君將不言帥師君重於師也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或不詳亦稱人書入不順也胡安國曰非王命而入國不臣也擅興兵而王不討焉不君也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魯卿也不氏未賜族也書帥師志用衆也極亦國名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公羊曰及我欲之加蔑之盟公求好於邾是魯欲也前此潛之會公辭戎盟今復以請而盟于唐非魯欲矣蓋魯與他國盟皆書及别内外之辭不必皆魯欲也惟兵事則内外皆主欲戰者而書及重



之也自治有道禦侮有方會戎非禮也盟戎非策也會且不可況盟乎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履緰紀卿也卿爲君逆稱逆女女者從父所稱之辭公自主婚也卿爲君逆至其國而君逆於所館所謂大婚既至冕而親迎是也禮之節也伯姬者先公之長女也内女爲諸侯夫人書歸者五而紀

伯姬獨書逆以後遣紀之變而閔之且其娣叔姬之賢不可不錄故叔姬之歸不得略而於伯姬之歸特書逆以明其爲嫡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曰魯故也向近魯而莒入之莒魯之爭自此始紀婚魯故爲魯盟莒紀侯爵子伯訛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夫人也書薨明齊也夫人與君其尊同也先葬



不葬明順也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後有合葬之事也不地者婦人無外事有常處也尊同則位正順昭則化行

鄭人伐衛

左氏曰討公孫滑之亂也聲罪致討曰伐征伐天子之大權自諸侯出非禮也私會盟則結黨以要君專侵伐則稱兵以叛上春秋皆惡之止亂也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己巳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也日月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歲凡十二會會而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食不言月揜日止書日有食之者抑陰而存陽也日食必書教人君以恐懼修省之道也克謹天戒則雖有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者上墜之形不名者臣子之辭魯不敢名公天下均不敢名王也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赴魯亦不會也不赴内臣之罪不會外臣之罪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譏世卿也因其告喪而以氏書著尹氏之世執國

政也不名義不繫乎名也左氏傳作君氏曰聲子也爲公故曰君氏夫國母也而創爲之稱於名則不正以君之號而繫之爲氏於言則不順春秋所因者魯史舊文也其曰君氏者史策之文歟抑國人之稱歟尹氏見於詩春秋者屢矣而君氏不經見無所據依當以公羊傳爲正

秋武氏子來求賻

非禮也仲子之賵天王來歸天王之賻武氏來求



比而觀之可傷矣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書武氏譏世官也稱子弱且未命也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曰薨不書薨外辭也魯君書薨臣子之辭也外諸侯不生名卒則名之蓋史之爲道著姓名序世次記事實明是非昭法戒也卒之知其世也名之知其人也以是考其事焉是非可定法戒可舉矣然有名有不名何也或即位而告爲後同盟而存載書朝會而具要約聘告而肅簡牘於其卒赴可知而紀也非是則其名不可知或史失之亦不得而紀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氏曰尋盧之盟也而齊鄭之交固矣鄭與衛隙故結援齊欲圖伯故樹黨劉實曰齊僖資莊以糾



合鄭莊亦挾僖以自强其交固天下始多故諸侯遂無王矣

癸未葬宋穆公

卒從外錄來告也葬從內錄往會也故不曰宋葬穆公而曰葬宋穆公也會者非卿則不書書其所爲之事其有使往可知也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杞邑也伐者問罪之辭服則止非從而取其邑是利之也故書伐以罪其竊王之權書取以惡其奪人之有隱公之篇書外取邑者二陳傅良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是也後則不勝書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弑逆大惡聖人所不忍言然而必書之者定亂賊之罪名欲以行天討而戒萬世也凡得其罪名者書名不得其名者在當國者書國衆則書人公子



之親則書公子世子則書世子大夫書氏不氏因舊史也既定亂賊之罪名且著其由來之異蓋儆君父以自修使隨事以愼其微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兩君相見有會禮有遇禮行會禮書會行遇禮書遇紀實也清衛地也左氏曰公與宋公爲會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公及宋公遇于清其爲咨衛亂明矣既而宋與衛伐鄭而公不與則公志在討賊而

宋不從可知矣及宋乞師而公辭焉公其知義矣乃翬也固請而公弗能禁守義不篤失其職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伐鄭之謀發於衛州吁弑君而求寵於諸侯先敎三國惡黨賊也宋公子馮出奔鄭殤公乘州吁之請而以兵會愍鄭之欲納馮而不忌州吁之爲篡賊其惡甚矣故首宋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辭宋矣翬帥師而會宋是要君使黨賊也是好人之爲賊也是將敢於自爲賊也方命主兵無所忌憚鍾巫之禍兆矣再序四國蓋於黨賊者有餘惡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自立而序其名正其爲賊也稱人衆辭也殺之者石碏而書人明非碏之私討而人皆欲討亦夫人之所得討也公羊子曰稱人者討賊之辭是

也定大惡之名嚴黨賊之罪予討賊之義廣討賊之途賊始無所容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州吁二月弒君而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濮陳地陳亦有助焉其黨賊也罪之其助討也予之是非之公也後此宋求蕩於陳魯求慶父於莒皆責賂而後與今陳不匿賊取賂猶知畏義焉耳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殺州吁者石碏也則迎晉者亦碏也乃不同碏於尹氏之立王子朝而書衛人明非碏之私也不同晉於齊小白之入于齊而書衛人之立明非晉之爭也州吁討而衆望在晉稱人者見碏之從衆晉之得衆也然衆可以討賊而不可以立君晉可以爲君而不可以立於衆國承之父也命出之王也衛人不請於王而擅置其君晉利國人之奉己而專有其國皆非也人可立君則生事以邀功市恩以竊國階之亂矣特書立以止亂也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魚漁也月令季冬始漁周之仲春夏之季冬也漁之時也然公以爲觀而非以爲祀也且于棠遠矣非地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氏曰衛亂是以緩古者諸侯薨訃於天子宜以



爵配謚衛侯爵而稱公則彼國臣子之辭而私謚耳非禮也

秋衛師入郕

夏葬桓公秋入郕緩於送終而急於入國不以居喪爲重也繼州吁之後而復阻兵修怨以亂踵亂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宮成而祀曰考庶子爲君爲其母立宮桓未君而

仲子有宮非禮也六羽六佾也佾舞有干羽婦人無武事但陳羽舞故不謂之佾魯僭八佾舊矣仲子之宮不敢同於羣廟故降用六書初獻明前此用八之僭也然用六羽於仲子之宮則仍僭矣且止用於仲子之宮則羣廟仍不改其僭也其辭微矣

邾人鄭人伐宋

諸侯以爵序至用兵則以主者首戒興戎也邾主



兵故序鄭上雖邾見侵於宋然當告之天王乃間宋鄭之隙遂結鄭以伐之非其道矣故罪之

螟

蟲食苗心曰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書之使人君畏天災重民命戒逸欲致憂勤也齊履謙曰春秋所書有災有異害及於民之謂災物反其常之謂異二者魯皆備書諸國惟異則書蓋災則事止一國異則理關天下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臧氏之始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報入郛之役也入郛之役邾主兵而報鄭者欲除馮也宋殤以馮在鄭而兩伐鄭鄭之報宋序於邾下以鄭伯之罪輕也今宋又伐鄭而圍其邑背惠無親佳兵虐鄰其罪甚矣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輸納也平者前有不平今則釋憾而平之也胡安國曰鄭輸平於魯蓋以利相結離宋魯之黨也夫平可也以利平則不可如以義雖興師毒衆而聖人與焉謂是以殺止殺也如以利雖解怨釋爭而聖人懼焉謂是以亂易亂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鄭故也齊鄭嘗盟于石門今則因鄭輸平而爲此

盟東方之國齊為大結鄭結魯其黨盛矣書之以志齊僖小伯之始也季本曰魯離宋黨而與齊為艾之盟又二年齊離鄭黨而與宋為瓦屋之盟又二年齊魯復離宋黨而與鄭為中邱之盟倏合倏離為行私計耳信義何有焉此盟之所以不足貴也

秋七月

竟時無事舉首月以配時備四時以成歲也此春



秋所由名乎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明天人之理合王者當憲天以出治無棄時也

冬宋人取長葛

前書圍志在必取也圍之經年久役毒民肆暴貪利其罪甚矣夫兵以義動猶宜慎之況不義乎君子是以知與夷之不終也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娣也不偕歸待年也娣不書此何以書賢之也後紀亡而歸於酅以全婦道也將有其終故錄其始

滕侯卒

不日不名史失之不葬魯不會也

夏城中丘

書不時也程子曰春秋凡用民力必書不時害義固為罪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今君之兄弟先君之子稱公子者其常也書兄及弟皆變文也有譏其私者有責其薄者有美其賢者考於事而可見矣胡安國曰年者齊僖同母弟也僖公私之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襄公絀之遂成篡弒之禍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是也所惡於私者惡其偏而教之正也偏薄則怨偏厚則驕驕則多欲欲而不繼終

歸於怨怨乃亂也仁人之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以禮定分人倫正禍亂息矣

秋公伐邾

左氏曰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於宿公伐邾爲宋討也邾鄭伐宋故也鄭旣輸平曷爲爲宋伐邾宋及鄭平矣於是伐邾以懷宋渝蔑之盟有所不顧則前此之輸平亦何爲也哉人無信不立爲人伐人附强淩弱殘已附庸信義兩失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國名周公之裔伯爵也蓋王朝之卿也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禮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卿行旅從戎以衆犯之故書伐著戎之横也楚邱有二一在今河南滑縣衛邑也一在今山東曹縣此是也不繫國魯邑也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邱魯邑而後屬宋也王使入境而不能衛遭難而莫之救魯罪大矣以歸罪凡伯不能死於其職也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氏曰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垂蓋宋以馮故伐鄭鄭以段故伐衛故宋衛有怨於鄭齊之平宋衛者欲使與鄭釋怨也宋公請衛先相見者有所謀也而託於遇故書以示貶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祊者鄭所賜從王有事於泰山湯沐之邑也歸者不返之辭彼所欲也入者不順之辭非已有也前此輸平今也歸祊先結言而後輸賂也天王所賜先祖所受而鄭歸之罪鄭也而魯入之罪魯也且賄賂之行與受同罪故兩書之自是魯固與鄭而伐宋之謀成矣甚矣利之爲害大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不名史失之魯宋嘗盟于宿不葬非禮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衛從齊也齊侯盟鄭于石門盟魯于艾盟宋衛于瓦屋其志大矣然假名以求諸侯而非有平怨之心旣黨鄭伐宋又黨宋伐魯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其此謂夫盟成於齊而首宋序爵也春秋之初猶序王爵無伯也桓文以後皆首伯國則無王矣



八月葬蔡宣公

蔡宿同赴而不同葬卑宿也天王之賵不歸雖尊弱也齊晉之役皆從雖卑强也吳楚之喪親送雖疎大也滕宿之卒不葬雖親小也可以觀世變焉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成紀好也密之盟故也紀莒修好因爲魯致辭焉然莒寔未嘗與魯通也今公受鄭祊以赴鄭求處莒人之議其後乃爲此盟家鉉翁曰凡公與强國之大夫盟不書公諱强國以無道加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盟則書公以公自欲與之盟也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公替莒人僭矣

螟

頻災頻書者臣當頻言之君當頻知之也君惡聞災則臣以災爲諱諱言災諂也惡聞災慢也民何賴焉民爲邦本本傷國從之矣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公子展之孫公命以王父之字爲展氏家鉉翁曰無駭以名行及其死則賜之族以王父字爲族是也亦有雖爲卿而竟不賜族者如挾柔溺之後無聞者是也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季字王朝之大夫也王蓋再聘隱矣屢書之
重傷之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雨或有之以大爲異尤以
震電爲異癸酉至庚辰凡八日大雪遽乘之更異
之異矣董仲舒曰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
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
相應甚可畏也



挾卒
挾之後無聞焉非世卿也春秋之初猶近古也後
則無不世者矣
夏城郎
郎魯邑而近宋不時而城備宋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爲鄭請齊也曷爲爲鄭請齊祊故也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防之會左云謀伐宋此之會左云爲師期伐宋實
成於公揆厥所由賂故也未輸平則黨宋既輸平
則黨鄭不歸所輸則又黨宋既歸所輸則又黨鄭
以是知利能移人之心也能敗人之信也能亂人
之國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兵以主者首此報長葛不以鄭首何也鄭詐魯貪
而齊無信其罪等耳以國之大小言則齊先矣再
書翬帥師惡之也權臣執兵柄則君危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病公也翬既會伐公復繼之出宋之不意而敗之
詐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宋邑也浹旬而取二邑焉貪也陳傅良曰鄭師入

而歸於魯以內取書之者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書魯取而已譏不在鄭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入者乘鄭之外勝而為擣虛之計也夏鄭伐宋秋宋入鄭報之速也鄭結魯而披宋之邑宋召衛而踐鄭之都報之甚矣宋新敗而遠勤其民鄭恃勝而不守其國同歸於亂而已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居鄭北蓋鄭之與國也宋鄭搆怨戴何與焉以入鄭而不能有因移師以伐其與國其怒遷其毒熾矣鄭伯旋師自救而宋已去鄭而伐戴又召蔡而不和鄭伺間而伐之悉取三國之師焉黃仲炎曰宋殤之成禍在好兵鄭莊之稔惡在用譎是也然宋鄭之爭宋實戎首又其圖報也酷是以君子尤惡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五年衛入郕郕遂服於衛蓋衛之與國也三國伐戴宋志也二國入郕齊志也郕近齊蓋藉力以弱郕而謀并也鄭以郜與防媚魯又以郕媚齊也云郕不會王命者強加之罪耳肆暴相攻波及與國惟其小而易侮也入春秋以來兵爭未有若是年之甚者其無義戰之始歟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天子禮也書來朝何為哉周室衰小國畏大國而臣事之故魯所朝者齊也晉也楚也而三國未嘗一朝魯焉朝魯者滕也薛也曹杞紀小邾也而魯未嘗相朝焉朝人諂也受人朝僭也滕薛並至而書來朝蓋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隱公之罪莫逭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鄭以祊餌魯魯與之伐宋又以宋二邑

餌之遂與之謀許許與鄭鄰鄭之所利公甘為鄭役而報怨又為之廣地謂之何哉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以主兵言宜首鄭以國之大小言宜先齊乃以公及二國者公受鄭賂而沒於利利者亂之源書公及以公主兵塞亂源也入春秋而取國蓋始於此其罪大矣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必地不地變也其地有不可言者焉志弒也不直書弒者不忍彰也以不地見弒者不忍沒也然以不地見弒究未知誰弒之也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桓薨于齊而夫人孫齊則齊侯殺之而夫人與乎弒也子般卒而慶父如齊則慶父弒之也閔薨而夫人孫邾慶父奔莒則夫人與慶父同弒之也子卒而仲遂得臣行父如齊三人共弒之而仲遂其首惡也隱薨而桓即位則桓弒之耳翬謀弒而歸獄於桓桓為首焉耳不言弒而弒可知不言誰弒而誰弒可知故曰春秋之志微而章不書葬者賊不討不葬所以責臣子也討賊之義廣之於人而臣子之責尤重葬尤子之專責故繼故不書即位賊未討故不書葬也

御纂春秋直解卷第二

庚午 桓王九年 在位二十有三年子莊王立

桓公

名允隱公之弟亦惠公之庶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不書即位而桓即位何也桓自正其即位之禮蓋以罪歸寪氏為賊已就討又以嫡自居本宜



立也聖人仍舊史以著實而其罪自定且以見亂賊之得志也天王之失誅也方伯之廢職也魯人之臣仇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會鄭求定位也鄭方雄於諸侯且與隱睦故桓懼討而求會書之惡鄭伯也不能討而首會之復因以為利而求許田遂前此以祊來易之謀也無以為名曰吾姑假之且加璧焉魯即如其意以予之

賄賂彰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垂會甫閱月而復為此盟蓋許田已歸得賂而深相結也割地以追討黷利以庇罪世衰道微弑逆得志聖人傷之

秋大水

大水者恒雨為沴繫於時明其久也所以謹天戒憂民生儆人修省也又水有所泄則不為害禹迹



既湮溝洫廢而民罹害故謹而書之

冬十月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自與夷立屢舉伐鄭必欲除馮是安忍也十年十一戰是阻兵也督乘民怨弒之以立馮魯為望國宋作王賓允暈馮督相繼交發人倫之變甚矣孔父名也劉敞曰君前臣名是也及累也君弒而

臣與其難惟孔父荀息仇牧三臣書及雖孔父先死亦蒙弒文之下蓋以其能與君爲存亡也倘三臣不死則能討賊者必三臣也故賊必欲翦之也督不氏未賜族也諸侯受賂而立之故督之後爲華氏

滕子來朝

譏崇賊也隱强則朝隱桓弒則朝桓不擇人而諂之宜其弱也書子時王黜之也滕侯也而稱子薛侯也而稱伯小邾無爵而稱子王朝之黜陟不行於大而行於小春秋本王制以正名天子之事也然則滕子無貶乎曰書來朝非禮可知也名爵自有定稱是非在乎其事不於事求義而以名稱爲褒貶斯害春秋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爲賂故立華氏也會必有故不書故者故已明也稷與澶淵之會書故故未明也稷疑於討督澶淵



疑於討般也國莫弱於無禮人莫惡於無恥禍莫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心死聚天下之諸侯受賂而共立賊貪利蔑禮至於此尚爲有恥心乎弒其君取其君之財以賂諸侯而皆得立焉其誰不勸弒天下之禍靡所止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華督之賂也大鼎繫郜郜文之昭也武王克商班宗彝於兄弟之國以爲子孫藏則大鼎者必郜之分器也郜雖滅而鼎名不可易尊王賜也書取非其有而取之貪也著成亂之由也書納逆也神弗受也大廟周公廟也納於大廟賂彰而教弒也誣其祖矣

秋七月紀侯來朝

謀齊難也齊欲滅紀紀婚魯故來朝而謀之桓何人哉失所因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曰始懼楚也蔡鄭天下之中也楚得蔡則長驅宋陳鄭許之郊得鄭則界絕齊魯秦晉之路故齊與楚爭蔡晉與楚爭鄭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鄧近楚楚姻國也蓋畏楚而託於鄧也然鄧不自保能庇蔡鄭乎書鄧之會惡楚之馮陵也傷周室之無政與諸侯之無謀也

九月入杞

書入惡桓也負大惡而入人之國無忌憚之甚也



不稱將將卑也二王之後莒取其邑魯入其都君子傷之

公及戎盟于唐

修舊好也隱因戎之再請而始盟彼有慕而求於此也桓自與戎盟此有畏而求於彼也

冬公至自唐

告於廟也凡公行必告於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公至繁不勝書必有關得失之故而後書常事則不書也

三年

春正月

不書王闕也未修之前史有闕文既修之後經有闕文史闕聖人因之慎也經闕後人說焉鑿也

公會齊侯于嬴

自中丘會後齊鄭與隱相親也鄭執周政而多詐故桓先納賂以結鄭齊爲東州之大國次即乞婚



以連齊書之惡齊之黨賊也抑桓之婚齊求逭討也而卒斃于齊豈非天哉其謀以自全者適所以自禍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相命也同列勢均不以齊侯命衛侯故曰胥命也不盟結言猶近古焉荀卿曰春秋善胥命然謂之愈於盟則可謂之正則不可其所命者非王命也且其事又有善否焉今亦未知其事之果

善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爲紀結郕也齊欲滅紀郕亦與齊有怨故公與紀會于郕約拒齊也桓誠惡然其欲存紀則善矣春秋立勸懲之極故善人有微惡必恕之成爲善之美也惡人有微善必錄之開遷善之門也如其善惡而無成心焉是曰天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其變大矣春秋日食三十六其既者三焉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於桓之世位以卿而逆夫人尊而親之也故稱公子焉其與弑可知也與弑者而尊而親之是賞弑也賞弑者志於弑以是知桓之果首弑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父送女非禮也不稱女已至魯境也不稱夫人猶未成禮也據魯言齊故曰姜氏

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以送姜氏來而公以會齊侯往其意在會不在逆女也輕禮而重勢也輕禮必不能盡倫倫失則階厲重勢必不能守義義虧則召侮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言翬以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言公以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因會乞婚因會成禮始之不正庸人忽之君子懼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齊侯送女其弟致女私文姜也前使弟今又使弟私年也私者禍之階文姜之淫毋亦義訓有缺乎後年之子無知作亂亦僖有以啟之也故春秋貴義不貴恩絀其偏私使歸於正

有年

有年者豐也歲有豐凶天之行也歲凶必書示人君先時警備及時軫恤也豐則不書十二公惟桓

書有年宣書大有年餘皆不書者常也桓宣何以書幸之也桓十八年止一有年宣十八年止一大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田曰狩周之春則夏之冬狩時也得時何以書爲于郎書也郎巖邑也前城之今狩焉習備也然非地矣蒐苗獮狩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至是立四年矣王不能討又下聘焉失政矣宰不能諫復爲使焉失職矣賵仲子咺與有責焉聘桓糾與有責焉王之下士以人書中士上士以名書大夫以字書卿以爵書獨宰以官書重宰也宰而名之從中士之例深責宰也是年無秋冬闕也

五年

春正月甲戌

無事闕文也春秋記事必有始終蔡人殺陳佗事之終也左傳云陳佗殺太子免則事之始也經無見焉蓋在此乎故趙匡曰當記陳佗作亂之事是也

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之後不逾月而卒以憂卒也是嘗會稷以成宋亂者遂自亂也陳桓魯桓及身而亂齊僖鄭莊身歿而亂利人之亂惡有不亂者哉



夏齊侯鄭伯如紀

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是知齊鄭之朝紀僞也紀人知之其計不行然後以朝反春秋書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傳曰朝而經書如傳以紀事經以明義也往其地曰如行朝禮曰朝惟朝王爲宜故朝王雖非其地亦曰朝公朝于王所是也成十三年公從諸侯伐秦過周而朝止曰如蓋病其行禮之不專而不與其朝也朝齊晉與楚亦曰如惡

其以王禮事人而不與其朝也他國來魯書朝魯者彼失禮而此受之故貶彼以見義外相朝亦曰如蓋沒其實以見義皆所以尊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氏叔字王朝之大夫也仍叔之子父在子弱而已奉使世官而子弟與政也桓罪著矣一聘已非況再聘乎且以未命者將命王命輕矣周衰世卿專政爵不以德使不以能君狥其愛臣執其柄國



家之敝恒必由之是年秋王伐鄭從者蔡衛陳三國而已今屢使聘魯意名兵於魯乎魯重私黨而輕王命王師之敗魯有責矣

葬陳桓公

佗當君在而殄君嗣君由是卒是賊也賊未討而葬君魯不討而往會焉故書以著其罪

城祝丘

備齊也公將抗齊以存紀故備之夏城之不時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周弱久矣桓王一旦欲振其威當權其輕重鄭之不朝固有罪矣然視宋魯篡逆楚僭王號戎執王臣罪孰重乎不擇罪而致討非義也天子之征內使卿士外任方伯鄭莊狡而善戰宜簡元老以壯其猷不命將而親征非計也且大國無從焉祇蔡衛與鄭有怨陳佗計圖定位又皆稱人將卑師少以微者行也卒之不戰而衄重挫王靈自後王命



益不行於天下矣屬辭之法首舉王而事繫於下則稱天王其不稱天者特文也先舉其事以屬於王而不稱天者恒辭也此之王不稱天恒辭也蓋鄭罪本當治也諸侯同伐書會用其師書以王者天下之共主則書從而已矣三國從王順也以微者從則蹈慢王之罪矣天子討而不伐書伐者見未盡天討之義也沒其戰隱其敗又以存天下之防也至鄭致王伐而又不服可勝誅哉

大雩

龍見而雩歲之常祀故經無書六月雩者過則書旱祭也志災也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於境內山川書大雩者雩於上帝因災以著僭也經於魯之僭皆因事而始見其詞嚴其旨微矣

螽

蝗也常因旱而生志災以憫民也

冬州公如曹



以爵書公者宋是也以官書公者則三公也州寰內邑州公蓋食采於州而為王之三公者也伐鄭之後師敗王傷懼而謀自託焉故如曹乎何以書過魯也憫周惡鄭而責州公之無具也

六年

春正月寔來

三傳以寔來為州公來或以寔為州公名詳其文義與祭伯來相類葉夢得曰王之上士三命以名氏見中士再命宜以名見則寔者王之中士也似為近之不書使非王命也書來非事也王師喪敗王臣四出天子不能庇其官王臣不能守其職蓋參譏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謀齊難也齊鄭如紀故也紀苟知懼宜返而自修即不得免效死可也與桓謀之奚益哉卒之紀滅而郕降于齊再書此會哀紀之不能立明桓之不



可倚而齊恃強吞弱其罪甚矣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簡車馬也四時均教民習戰惟仲冬大閱為詳蓋農事既畢不妨民也四時習戰皆因田而行不玩武也今畏齊防鄭不因狩而簡車馬非制也不行於夏之冬而行於周之秋不時也凡王所舉多曰大書大閱又因以著僭也

蔡人殺陳佗

佗自立踰年而斥其名賊也蔡人謂誰蔡侯也按左氏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佗而立之夫蔡侯欲立其出其心私也然能正其罪其事則公也故從討賊之辭而變文稱人存公義也楚子殺陳夏徵舒而書楚人亦同此義蔡討陳之賊可乎不擇人而討廣討賊之途也而陳之臣子不能討其罪著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者繼體之稱生於夫人又以禮舉之則書蓋正始明分所以重國本杜亂源也鄭玉曰子生則書見名分之已定而明父子之親誓於天子然後稱世子見爵秩之貴而明君臣之義

冬紀侯來朝

桓方會紀紀復來朝求魯之亟也紀之荒內治而徒事倚人可見矣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火田也咸邱地名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蓋去莽翳以逐禽獸耳書焚咸邱則盡其地而淫獵矣蒐狩之制講禮非尚殺也訓軍非盡物也淫獵則殺不以禮而物盡故譏之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謀楚難也名之失地也蔡鄭嘗會于鄧矣穀鄧皆近楚楚欲有事於蔡鄭必先有事於穀鄧穀鄧距



魯千四百里其朝魯者為楚所逼委國而奔意以魯為東方望國庶能安已而求援耳不知魯之不足恃也失地何以書朝彼以禮來此以禮接之安得而不書再書來朝殊見也按左氏鄧於莊十八年始滅於楚意吾離來奔而鄧復立君乎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冬祭曰烝周之春夏之冬烝時也何以書胡安國

曰非爲不時志也爲再烝書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氏父字王之大夫也王蓋三聘桓矣下書逆后則此之聘蓋言婚紀乎婚紀曷爲與魯言魯請之也魯欲存紀因爲紀謀俾納女於王託王為重焉王娶后以母天下乃輕徇魯請可乎哉

夏五月丁丑烝

五月建辰爲夏之季春春祭爲祠今蓋以烝代祠



也四時之祭惟烝爲腆冬則物備也非冬而烝亟也一歲二烝瀆也時祭當用夏之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用仲月今用建辰則季月也又過時而慢矣皆非禮也

秋伐邾

滕紀穀鄧皆朝而邾不至故伐之邾不至義也是以不義伐義也

冬十月雨雪

周十月夏之八月不應雨雪書以紀異且明害稼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何以來命魯主婚也至尊不可與侯國爲禮也婚禮不稱主人故不言使魯承命矣祭公宜復命且大婚之禮祖於廟而後行不可以二事出也使公來魯則輕祭公來而遂逆則輕王后女在其國稱女此稱王后何王命之斯后矣尊王命也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字姜紀姓也歸不言以至者王者無外不可言自紀也胡安國曰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順也此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高閌曰后必嫡女今曰季姜非嫡也程端學曰紀畏齊而納女魯弑賊而

主婚王娶紀之季女皆非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使世子來朝者攝也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是世子固有攝其君之禮然謂朝於天子則王事不可廢耳朝桓何急乎且至正月而終



生卒矣比事屬詞其非義著矣
十年
春王正月
庚申曹伯終生卒
攝朝於冬春初君卒可以辭而不辭從亂命也世子亦不得無過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五月而葬正也諸侯五月同盟至魯會之禮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期而不信也衛中變而公獨至故弗遇齊鄭急於圖紀魯欲存之伐鄭之役衛實從王是與鄭有隙矣故魯桓求會焉將以為援也然蒲之胥命衛與齊有舊好矣衛初以鄭故約會終以齊故中更於是有郎之戰書弗遇惡無信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按左氏以郎之戰為鄭請師於齊是鄭主兵乃首齊何也曰鄭忽怒而請師於齊事在五年之前桓



欲存紀為齊所惡而存紀固義舉不可執以為辭姑借鄭為名結衛偕來耳春秋不備其迹而誅其心故首齊也諸侯加兵於魯衆矣此獨不稱侵伐以來戰為文者責在外也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之君方為郎之戰逾月即為此盟則其為三

國之君審矣何以不書爵而稱人呂大圭曰春秋書法凡一役再見者則人之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人之者略之也以爲不足再書其爵則人之而已矣譏辭也非奪爵以示貶也三國來戰又爲此盟同絶魯也魯存紀義也而盟以絶之是誓不爲義也此其可略之實也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至繻葛之戰敢敗王師有王者作尚待赦而後誅之哉而卒於其位君子傷之

秋七月葬鄭莊公

逾兩月而葬速也時突在宋蓋慮有爭焉耳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惡專執也寤生卒世子忽立突宋出也故宋人執仲使出忽而納突祭氏仲字命大夫也宋公者馮也鄭莊以馮之故屢與宋戰曾莫之報乃挾突以亂鄭而誘執其命卿使廢正而立不正不仁哉

突歸于鄭

突不繫鄭不宜有鄭也不稱公子爭國也歸有順辭有易辭突不順而書歸易也權在祭仲也突篡而首惡屬仲著禍本也

鄭忽出奔衛

忽繫鄭宜有鄭也不書爵未逾年也未逾年何以



不稱子嗣父之重未周乎喪委國而出豈曰能子乃其後復歸而稱世子何也曰忽失在不能自立而非有惡之可指故春秋不忍終絶也名之者何失國而有爭國者故名以別之也或曰祭仲之爲此者權也姑出忽而立突則身可不死而突可徐出忽可徐反是不然夫權者道之準也不守節死義而從人廢立悖道矣惡乎權突出忽反亦偶然耳設雍糾之討行則仲之骨已朽而突焉得出而

忽焉得反君子之處事計可否不計利害其覩人也論是非不論成敗祭仲一執而突歸忽出其力足以濟而不能守義具見矣比而書之惡宋而罪祭仲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卿也不氏未賜族也蔡侯無子蔡叔蔡侯之弟以國繫字示兄終弟及之義也魯以郎之敗而求宋陳蔡葢以敵齊鄭也然以大夫盟諸侯非禮矣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與諸侯盟自柔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

陳蔡一盟即合魯嘗敗宋而取其邑折之盟公又不往宋疑焉故公親會以求之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冬又會亟求之也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尋浮來之盟也紀故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兩會之後復為此盟固宋也前盟宋而兼盟陳蔡此盟宋而兼盟燕皆以廣已之援也燕南燕也姞姓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新盟于折不葬非禮也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既盟而又會何也前此兩會兩盟皆魯自為也經此兩會以為鄭也乃左氏於穀邱之盟即有欲平宋鄭之文宋以責賂不遂與鄭不平乎鄭未有成言又兩會以要之宋終辭平故公忿而盟鄭以伐宋屬辭比事其情見矣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辭平故也鄭伯者突也宋所立也曷為背宋而盟魯不堪其責賂也魯宋勢盡而交疎鄭宋利盡而爭起宋朝魯而暮齊魯朝宋而暮鄭鄭朝宋而暮魯觀其離合而世道人心可知矣

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丙戌因舊史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此公及鄭伯也內不言公而書及外不爵鄭而稱



師陳傅良謂一役再見而略之者是也宋黷賂無厭故魯鄭伐之然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魯爲突求平不從則亦已矣背盟不顧動衆毒民何爲哉書戰于宋責魯鄭也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魯與齊戰也自戰郎以來齊不忘紀魯不忘齊二年之間三盟四會懼齊故也魯結宋以敵齊反因鄭而伐宋齊人因之遂結宋而連衛燕以伐魯焉燕本與宋魯同盟見桓背盟伐宋故從宋也魯急而請救於紀鄭待紀鄭皆來而始能決日以戰故先會而後以己巳戰也戰不地於魯都也以魯主戰自治也今日之戰丁未之戰激之也已實致寇而戰焉齊怨愈甚非所以存紀也四國敗績有敗道也齊魯爭紀齊曲魯直紀怨齊鄭怨宋雖曰從



魯猶自戰也衛燕之從齊則怠矣戰稱君臣紀實也敗稱師重衆也衛宣未葬而朔稱侯逾年也喪在殯孤無外事逾年稱君則可未葬而從諸侯以即戎則不可

三月葬衛宣公

嗣子朔敗績而歸乃葬其親甚哉其不仁也魯與衛戰乃會其葬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親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修武父之好也魯鄭伐宋又敗四國之師懼其復怨故會以謀之地以國曹亦與焉魯鄭同惡而曹比匪參議之



無冰

燠而無冰蓋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氣失藏而萬化乖其理矣劉向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末無燠年

夏五

春秋之作也筆削以定天下之法此之夏五闕月與事者蓋文成之後傳之脫漏耳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來盟稱使前定也蓋已有約未足效信復遣使以結之也突與宋惡所恃惟魯忽尚伺釁亹儀在中不任諸大夫而使其弟私也亦不得已也旣而宋伐於外仲抗於内窮而出奔矣蓋得國不正禍必至此其後入櫟有鄭亦倖焉耳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所也天火曰災

乙亥嘗



壬申至乙亥方四日災於致齋之初不懼而改卜遠舉以祭慢其祖矣況周之八月夏之六月稼未登埸安得新而嘗之以陳爲新非嘗也著不時而忝先典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祿父有圖伯之志晚從鄭伯貪利忘義以紀故遂與魯隙兵敗而抑鬱以死寤生悞之也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東遷之初以伐國為罪至於會伐交亂甚矣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自此始故特文以著其罪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惡首禍也宋黨孽黷貨摟諸侯以伐人國其惡甚矣故皆不稱爵而書人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諸侯於王朝有常貢周衰諸侯不臣遂至下求所



求非道益取輕於諸侯家父無所救正自取辱命之咎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也魯宋弒君不能討喪師於鄭凌夷甚矣西周之不復平王為之也東周之不振桓王為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齊僖與魯屢尋干戈而會葬如禮王崩則莫之赴比事以觀其罪見矣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之歸書宋執仲明其所以簒也罪仲重於罪突也突之奔不書仲逐突位本非其有也責突深於責仲也稱鄭伯嘗君鄭也斥名者見鄭有君也忽雖未歸國固其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世子未嗣位之稱忽嗣君位五月而奔四年乃歸歸而書復復其位也何以以未嗣位之稱稱之乎



蓋奔時喪未逾年今歸後始成為君方歸猶未君也不可書爵喪已除矣不可稱子探其本而特書世子所以別於突而明正也突歸忽出突出忽歸廢立易若反掌仲罪可勝誅哉

許叔入于許

三國入許許君奔衛許已滅矣至此十五年而鄭內亂許叔乘之復國故繫以國而書叔叔者兄弟之行次也趙匡曰言與君一體是也何以書入無

王命也
公會齊侯于艾
齊與魯絶矣齊僖卽世魯往會葬復與齊通襄居喪出會是蔑禮也桓喜於釋怨而狎之其禍遂兆於此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國皆附庸也何以稱人杜預曰皆附庸世子也其君書字書名故其世子降而稱人是也王喪未



踰年而行嘉禮桓不赴王喪儼受人之朝且旅見焉重譏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春秋一國而二君者鄭之忽與突衞之衎與剽也突入櫟而書名忽正而突不正也衎入夷儀而不名衎正而剽不正也春秋別嫌疑以明是非而已矣于櫟志大都耦國之害也制死虢君京鄙太叔乃城櫟而置子元使昭公不終則莊之詒謀慢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
忽在鄭突在櫟會于袲謀所伐也伐鄭則伐忽也突仇宋而有功於魯故宋欲伐突魯欲伐忽會而謀之卒從魯而伐忽也何爲從魯突又許賂也謀者狥私從者計利順逆之理舉不復問此天下所以亂也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



前冬伐忽以納突而不克此復謀伐忽也又邀蔡同會黨益張矣地以國曹亦與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
復伐忽也忽出五年莫有仗義而助之者突甫出而入櫟五國翕然來會爲利而已矣突以賂結諸侯而宋則弒與夷而立之馮也魯則弒息姑而立之允也衞則殺伋壽而立之朔也同惡相比惟利是圖陳蔡牽於大國時先時後比事觀之蔑周班

而行私縣可知矣逾年鄭卽有高渠彌之禍則忽之不終突之坐大五國爲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由冬歷夏至秋而還黨篡排正以之告至矯誣甚矣自此以後忽與亹儀皆不見於經蓋魯桓黨突以定其位赴告時通忽儀亹之弑殺則不告故莫得紀焉春秋因事以見法不求備於史以著其人

冬城向



向地介魯莒之交隱二年莒人入向矣城之蓋欲與莒爭向也至宣四年伐莒取向向乃爲魯有城未有繫月者城築之事非可月竟也冬城之時也志工役之興重民力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立公子黔牟而朔始奔其止書朔奔何朔有罪也名之者别於黔牟也朔構殺二兄而奪其位又淩蔑天子周室欲討二公子因之立黔牟而逐朔則黔牟之立必有王命矣朔齊出也故奔齊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爲紀平齊也紀處齊肘腋齊志在必取而紀反助魯敗齊齊憾深矣齊襄因公求平詭爲此盟以安紀之心而弛其備後二年齊遂遷紀三邑是可以知齊人之本謀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黃盟未幾齊遽與師齊惡著矣魯方爲紀求平而遽與齊戰何哉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蔡侯鄭伯懼楚而會于鄧乃蔡數伐鄭違初計矣不同心御楚而自相敝不數年而荆敗蔡謀之不臧自詒伊戚桓侯之謂乎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前書蔡叔次立者也今又書季盖叔先蔡侯卒而次立又在季也季之歸介於蔡侯卒葬之間其為嗣位明矣歸順辭蔡侯無子而季次立非爭國也志歸不志出奔略之也左云蔡人召之穀云陳有奉焉内得衆外得助歸立莫善於季惟經書自陳則貶其不出王命耳

癸巳葬蔡桓侯



謚稱公非正也臣子之辭也稱本爵正也天王誄之也晉侯仇卒於平王之世謚曰文侯是也蔡桓書侯蓋告王請謚禮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志也邾鄭嘗伐宋也衛為宋黨從宋無足深怪魯春與邾盟而秋伐之不信而佳兵可乎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黄盟未幾遂戰于奚奚戰未幾遽為此會如齊何為哉會而遂如夫人之志也抑齊侯而偕夫人以來會縱夫人而隨齊侯以如齊書公與夫人者順之之辭彼欲而此從之也不閑有家而身從之禍之至也必矣會曰公會如曰公與究禍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内弒書薨而不地在外不論有故無故皆當書地



今公與夫人如齊而公薨于齊則其故在齊而夫人固有與聞乎弒之罪也前書公與夫人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其事微而章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傷之也不生還而喪至所以發魯之臣子不共戴天之憤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以喪歸而成禮以葬蓋當其時欲以泯乎被弒之迹與夫人之與聞乎弒也春秋因魯史之舊文以著其實之不可掩且在臣子有不忍言者而非賊在外之謂也次年書夫人姜氏孫于齊則討賊之義可知矣



# 御纂春秋直解卷第三上

## 莊公

戊子莊王四年在位十有五年子僖王立在位五年子惠王立

名同桓公世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

莊何以不書即位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是也然所謂不忍者必矢志復仇死生以之豈僅以不即位明不忍已哉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文姜也不言奔而言孫使若愧懼而去然婉辭以著其實也姜之惡大矣嗣子姜氏所出恩義勢難兩全春秋不書姜氏明大義不容以恩掩也左云絕不爲親是也夫既與聞乎弒則子不可以爲母臣不可以爲君故於出奔時貶之以明絕不爲親之義然終不能以禮防姜氏而復歸於魯或

會或享一書再書而不已其滅倫廢義爲何如哉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魯之命大夫也姬繫王而不書字尊王也下嫁於齊命魯主之故逆之也齊侯之罪大矣王不致討魯先君躬受戕於齊嗣君方斬焉居喪而命主嘉禮何哉王命之王之失也魯不力辭魯之罪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館者待王姬之舍以俟齊侯之逆也魯主王姬舊矣前此必有其所今築于外者知義有不可而畏齊怒又不敢辭王之命故改築于外若稍變其故然者君子曰不如不主之愈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春秋繫王於天明王道也王以奉天爲道故命曰天命討曰天討雖王不能奉天亦必稱天以示訓也終春秋王不稱天者止錫命桓公賵葬成風二事蓋舉重以示戒也禮諸侯喪畢入覲則錫命魯桓篡逆終未入覲生則加聘死復追而錫命汨亂天倫孰甚焉榮氏叔字王之下大夫也

王姬歸于齊

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王姬歸于齊比而書之而忘親釋仇之罪著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奪其地而民猶居其所曰取奪其地而民惟我所置曰遷遷則民離散而失其常居矣紀小國也三邑既遷其不滅者幾希夫齊與紀同姓況季姜國母而王姬又甫歸于齊乃背黃盟遷紀邑其無王亦甚矣書師者民有不服脅以兵而強遷之也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公庶兄於餘卹國名書帥師惡專兵也忘齊仇之不共戴天而淩暴無罪之小國且以長庶帥師大權下移卒致子般之禍故書以重譏之

秋七月齊王姬卒

王姬何以書卒以魯主之故齊赴之因比內女為之服也主其婚又主其卒如父仇何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孫矣書會復歸也前此夫人孫齊魯即主王



姬以歸于齊夫人無所忌而復歸歸不書至不敢告廟也夫人已孫齊矣而容其蒙垢以歸是再死父也既歸矣又任其縱淫以出是重辱國也敝笱之詩所為作耳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齊謀納朔也朔負惡奔齊齊不執之以歸于京師已為罪矣況興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矣黔牟之立正也魯從仇黨惡犯正以伐同姓何哉溺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師少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以桓十五年崩至是七年乃葬慢之甚也莊王不子矣王官不臣矣然以天下而慢葬一人諸侯之不臣亦著矣會葬不書其人以微者往也重責魯



也葬魯君據魯言我內辭也葬鄰君別以某國外辭也王者天下之共主不敢以內辭繫之不敢以外辭別之直曰葬某王蓋為天下書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以行次書紀侯將去而命使承國也酅紀邑也以酅入齊請為附庸以後五廟也使無紀侯之命當書奔叛而斥其名矣書入難之也齊必欲盡得紀地季雖請為附庸而齊猶難之也然則賢之

歟曰非也王政不行小弱無庇以先王之建國而聽命於强暴蓋亦不得已焉耳閔之也未見有可賢之實也

冬公次于滑

紀將亡矣告急於魯莊不得已而以謀於鄭爲辭鄭辭以難而莊已若無事矣雖出次于滑然坐視紀季之入何益哉故書其次以深譏之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前會于禚齊地此享于祝邱魯地會與享皆非夫人之禮享則禮愈厚祝邱則地愈近而廉恥蕩然矣會而又享假諸侯之禮爲鳥獸之行故不得不詳其事以罪之也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書卒爲之服也禮諸侯絕期內女適諸侯則尊同爲之服大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謀滅紀也齊僖之志齊襄成之孝子成父之善不成父之惡齊惡而以爲繼志謬矣春秋諸侯每託於遇而私約今三國相會亦託於遇其爲簡慢詭譎益可見矣

紀侯大去其國

前以酅入齊左氏云紀於是始判蓋披紀之半矣今大去其國左氏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蓋全以紀與之也夫紀之圖存雖不無失計然其心



亦盡矣奈魯不能援王不能庇至使其弟爲附庸而齊猶未厭也於是盡委所有以避齊難聖人以其廹於强暴不忍殘民故不使與失地之君同科而特書大去閔紀而惡齊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內女書葬者三皆特筆也此則國亡而葬於仇人志變以閔之也奪人之國而葬其妻欲蓋滅國之

罪而彌彰矣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非禮也蒐狩有地不越境也況齊乎況及齊侯乎夫齊仇無時可通然主王姬猶天子命之也會于禚享于祝邱則夫人爲之今則公與齊侯狩矣與仇通莫重乎與齊狩也故齊侯稱人而公書及以著其罪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如齊師者往其軍中就齊侯耳夫曰會曰享猶假非禮之禮以爲名也至於師則婦人之往何爲者哉

秋郳黎來來朝

郳附庸微國也其上世出於邾黎來其君之名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復納朔也朔有罪王命立黔牟焉五國會伐是無王也故諸國稱人齊爲首主兵也莊從仇以抗王無君無父罪兼之矣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下士子突字也五國黨朔以伐衛王不能令乃使子突救衛下士例不書字特稱字而繫以王



人以明正也不言師師少也將微而師少以當五國之衆庸有濟乎聖人褒其救而惜其不善救蓋雖望其勇於爲義而又欲其慎於成謀也自救衛無功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諸侯出奔而歸書復歸者與其復也朔直曰入逆辭也以王命絶之也朔謀殺二兄其惡甚矣本不當立而先君欲立之縱國人安之王亦可以治其

舊惡而廢之況國人怨之而不與乎王因而立黔牟是固義之正也乃五國伐衛王人救衛衛朔入衛比事而觀而朔與五國之罪不容於誅矣五國不言納朔何也言納則罪歸納者而入者幸矣言入則罪在入者而納者亦不免也朔不言自齊何也齊雖罪首而五國黨之故均其罪於諸侯周有明王皆所當誅也

秋公至自伐衛



師出經年朔入告至非所至而至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寶

朔之賂也朔之奔齊侯容之今連諸侯以納之故以寶賂齊齊以分於四國四國皆有罪矣而齊其首也平宋亂立華氏鼎故也拒王命納衛朔寶故也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以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遠矣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邑齊侯來也冬歸衛寶春即來會齊侯之無忌憚亦甚矣衛寶之歸左氏云文姜請之故齊侯來會而以夫人姜氏主之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謂有名之經星星謂衆星不見者精衰黯而無光也經星不見衆星可知矣如雨者多也氣消



散而不攝也此天地之大變也人與天地爲一氣政治有失則象變於天故謹而書之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秋夏之夏也麥熟而五稼方苗皆爲水所沒故無也書大水畏天災也書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聖人之心也弭天災救民命帝王之政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邑夫人往也蓋一歲而再會矣夫人於齊侯八年而五相求于禚于祝邱猶書月自如齊師至此皆書時甚之也文姜淫而弑弑而又縱淫焉哀姜效尤子般閔公之禍魯之不絶如綫矣詳書之教人以守禮閑家遠辱止亂也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俟者相須同行之辭杜預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



故次以俟之也陳蔡嘗從伐衛矣伐郕何以不至蓋伐衛主謀在齊陳蔡之從畏其勢也莊不量已力而欲效齊襄之所爲陳蔡肯以從齊者從魯乎老師匱財以俟之不智哉秋大水無麥苗又興無名之師以病民也不仁哉

甲午治兵

此治兵於郎也俟而不至往則無之止則無事歸則無因瀆道也河上逍遙林下發馬此師有爲故治之周禮獮而治兵蓋習軍政於閒暇之時也今輕次於外與國不應衆心解離不得已而治兵黷武甚矣桓畏敵而大閱莊懼潰而治兵皆書以重譏之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此次郎之師也及圍猶及戰魯爲首焉耳魯與郕皆文王之昭兄弟之國也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郕始約遠而易制之陳蔡而陳蔡不至不得已要齊



以圍之郕怨魯而畏强齊故寧降齊而不降魯不曰齊師降郕而曰郕降于齊師見郕之自擇所降而不服魯也魯嘗與紀會于郕今紀滅矣又圍郕而驅之降齊殘同姓以厚仇讐不義而又失利也

秋師還

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詳書如此者出既無名俟而不至久且失據改而從仇以戕同姓畏不敢校三時而還其妄與大衆宿兵黷武甚矣故備書之據

左氏慶父請伐齊而公不可則此役公自將也乃其次其及其還不稱公而稱師重衆也以著不義毒民之罪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無知者年之子也年有寵故無知敢於作亂襄公之死淫而荒也無知之亂驕而怨也其原皆始於無禮審乎致弒之原而戒之則亂息矣謀發於連稱管至父而因無知以爲亂弒成而無知受國焉



不特與聞乎故而已首惡之名烏得而辭諸徒人費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孟陽死於牀不書及其大夫者非卿也或曰近暱嬖幸之臣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未可以死節許之也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討賊也按左氏無知虐雍廩雍廩殺無知非如石碏之以義討也然能聲其罪而以賊討之即以討與之所以尊君父廣忠孝而絕惡逆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謀納糾也齊大夫糾之黨也二公子各有黨盟者黨糾不來者黨小白也書公及病公也忘仇而納其子降尊而盟其臣悖義且失禮也大夫不名義繫於齊不在其名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公伐齊齊背蔇之盟也糾不繫齊程子曰不當有



齊也小白繫齊當有齊也糾弟而小白兄也不書公子爭國也公之伐齊似矣惜乎其以納糾則非義也曰納曰入皆以兵而入者魯方納糾而小白已先入矣以序當立故莒師不强於魯而得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魯會葬也終於事仇天理滅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忘親黨仇不克納而遑忿以至於爭故書及戰以

責之大奔曰敗績內敗不書非義之甚而喪師故獨書敗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納不書子爭國也殺則書子明其爲齊公子也愍之也魯伐齊納糾矣雖不克納齊人烏得取而殺之曰取者易辭也其言曰請君討之則生殺固在魯矣乃從齊令而殺之故曰取目齊人所以深病魯也殺糾者非小白歟其稱人而繫於國蓋鮑叔之流必殺之以絕後患故不目齊侯而稱人其臣與有責焉耳



冬浚洙

洙在魯北齊伐魯所必經也魯雖殺子糾猶畏齊怨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夫立國在德不在險忘本事末與役毒民古人未雨綢繆之意不如是之陋且悖也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凡魯勝則曰敗某師蓋平辭也而爲之說者曰病公謂納糾以來齊師已實有咎又憤而與之戰意責己也夫長勺魯地齊師加己而應之何己之責或又謂魯以曹劌之語權謀取勝非三代用師比此宋襄不鼓不成列之謂聖人因時以制義未可以迂儒眇見窺之也或又謂觀長勺之敗魯不出齊下乃不移此於齊襄未死之前復仇自立猶有責焉則聖人之責宗邦終無已焉矣治經者易失之鑿其以是夫



二月公侵宋

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地曰侵莊公旣倖勝於齊遂舉師以侵宋無名生釁所以致郎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宿微國介於宋魯宋魯嘗盟于宿宋怒魯乃遷怒於宿徙其國都驅以爲己附庸非滅也故不書滅

然自是宿不復見則遂滅矣先王建國而已遷之則非義使民流離失所則不仁書之罪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敗齊侵宋故也伐而書次以次為善齊桓方挾宋以圖伯二國連師勢足勝魯而猶次于郎蓋以威魯也魯服斯不戰矣然皆以復怨興師去無名不義者無大相遠雖左次無善焉爾

公敗宋師于乘丘

敵次而已敗之無禮也同次而獨敗之用詐也偷一時之勝而重四鄰之怨惡佳兵也春秋貴義不貴詐好禮不好兵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卽楚也周封熊繹於楚其爵子熊通始大僭稱王以楚舊有荆名稱荆以自大僖元年伐鄭書楚仍用周封之名告諸侯矣彼以荆來書荆以楚來書楚紀實也周有楚子而無荆王故荆君書荆荆



大夫書人外之也楚君則書子楚大夫則書名正之也本王制以削其僭也民無二王凡僭號者皆削之使天下定於一也荆敗蔡則北門啟將爭衡於上國書之憂之也以歸恥之也同姓之侯而見執於蠻夷天子不敢問方伯不能討非獨蔡之恥也蔡侯名失國也胡安國曰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知自守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而滅之者之罪大矣齊方圖伯而首滅天子之建國使亡國之禍接迹於天下五伯三王之罪人齊桓其罪之魁乎國滅何以書爵無取滅之道屈於強暴焉耳不名史失之書奔責不能死位也不言出國亡無自出也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鄑魯邑與齊取紀之郚爲二地蓋魯在宋齊之中宋侵魯無越魯至齊之理也次郎而敗之在鄑而又敗之不亦甚乎莊公忘父仇爲諸侯所不齒又結怨四鄰君子爲之懼矣

秋宋大水

宋告而魯弔之也師旅雖興不廢告恤禮也因魯之弔志宋之災蓋以明同患之義聖人之仁而大



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無私心王無私政

冬王姬歸于齊

魯爲宗國主王姬則常事不書而兩書於莊公何哉前歸齊襄責其忘親媚仇明父子之道也今則仇已死矣王命不可逆也齊桓非所仇也故止以王姬之歸爲義明夫婦之禮也其禮旣明其後斯可以爲常事而不書也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亡矣曷爲謂之紀叔姬存紀也亦全叔姬之志也紀侯大去叔姬從焉至是紀侯卒不書失國也紀之宗廟在酅故叔姬奉其喪于酅婦人雖有大歸宗國之義不歸魯而歸酅者終婦道也嘉叔姬之節且明紀季之義也前以酅入齊非利之也欲存國耳今叔姬得所歸則其效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宋萬魯囚也宋公請而復之用爲大夫昵而與之博乃以一朝之忿而行大逆仇牧不能豫正其君比匪之失然臨難致命志閑其君聖人猶有取焉故書及以著其節督亦與難且位崇於牧而削之者負未討之罪而爲盜所殞此亂臣迄天誅耳何死節之有削之不得與仇牧比聖人之特筆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萬書出奔不容於宋也書奔陳罪東容賊也按左傳萬據國立君帥師圍亳蕭叔以公族及曹師伐之僅而能勝則萬奔陳非宋縱賊也賂陳得萬而醢之陳有罪耳然不書宋人殺萬者以賂得賊雖誅之未明正其討也是歲莊王崩不書不赴也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創伯也諸侯而主天下之會盟自北杏始宋有



弒君之難齊桓欲脩伯業故會北杏以平之齊書爵而列於首四國稱人而序於下蓋衆望在齊也桓非受命之伯衆以私尊之假仁義以竊大權使天下知有伯而不知有王罪大矣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亦著焉明其罪以立大義之防錄其功以著小補之效春秋固功罪之權衡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故滅遂以示威三年之間兩滅無罪之小國不仁甚矣是知救邢封衛之皆假也遂君不見者殉於其位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平於齊也魯積與齊隙今齊勢盛矣滅譚滅遂魯人懼焉故爲柯之盟黃仲炎曰北杏之會魯遂皆不至魯又有納糾之憾敗師之怨乃桓會魯而滅遂者遂小國也利其易虐則借以立威魯望國



也知其難圖則結以爲助恩威異用皆視其力放於利而已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會也齊自夷吾得政侵伐皆書人蓋有天子之二守高國在夷吾陪臣也故名不登於簡冊乎不書師不用衆也內政作而軍令成賦於民者寡取於鄰者約矣節制定也

夏單伯會伐宋

踐柯之盟也伐宋之役齊令不及魯魯聞而遣命大夫自往會之耳

秋七月荊入蔡

蔡侯在荊而蔡人會齊侯于北杏荊所以入蔡也敗其師執其君又入其國荊强甚矣齊不能救則是以蔡予荊也荊勢陵蔡遂漸及於鄭而猾夏之禍成矣是時齊甫修伯業又得魯失宋力難兼顧



故遲之既久然後伐之耳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宋鄭衛服也北杏之會鄭衛不至宋背之會于鄄皆服也曹邾不與已服也使伐不用大衆會盟不徵已服猶有䘏諸侯之心焉魯使單伯猶疑之也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前會鄄陳不至今來故再會陳以國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以陳介齊楚而爲三恪故進之而先衛焉三會而不盟諸侯猶未固也信不固不輕盟猶近古焉魯不至終疑之也旣盟于柯而又貳乎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不如齊八年矣鄄之會魯莊不與故復如齊以通二國之好桓欲求魯好以定伯業故不之拒也姜之行穢矣桓當遠嫌以示儀於諸侯乃借以結魯其爲累大矣婦人預政雖功亦罪蓋不可以



一時之利而決萬世之防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爲宋討也郳爲宋附庸宋屬也六年郳黎來來朝則新從魯矣鄄之會宋服而魯不至故爲宋討郳所以固宋且懼魯也宋先齊主兵也

鄭人侵宋

間宋之伐郳而侵宋也鄭突賂宋求立立而遂背之賂宋求入入而又背之無信哉且兩鄄同會豈

惟背宋亦背齊矣齊新伯諸侯方睦不從齊以禦楚而首叛齊以伐宋是自求禍也逾年而齊伐之荆又伐之鄭之不亡幸耳不守信義而尙詐力烏有不困哉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討其侵宋也諸侯宋爲大旣爲之伐鄭又爲之伐鄭宋親而諸侯以定其謀得矣宋背盟則伐宋鄭侵宋則伐鄭以伐止伐伯權立而諸侯不敢反覆民得免於兵其事善矣但桓非受命之伯以王道正之猶有罪也且鄭突簒立不討其舊罪則亦已矣乃因其從已列奸於會因其叛已假宋致討師雖有名實濟其私視私相侵伐者何遠哉宋先齊主兵也

秋荆伐鄭

荆患自蔡及鄭也鄭天下之樞也密邇周畿齊方圖伯荆亦浸强北侵不已陳蔡許適當其衝而鄭尤其要害齊楚所必爭也自鄭受幽盟荆不敢窺鄭者十餘年伯功之繫於天下重矣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作公會

齊伯成也書會公來會也當從公羊爲是若云因叛盟諱公不諱於叛而豫諱於此失其義矣荆與齊爭鄭鄭伯在會從齊也鄭陳許來近楚者皆至宋衛旣固曹邾先服滑滕新盟近齊者皆從安內攘外不以干戈而以玉帛彬彬乎講信修睦矣盟書同同欲也荆入蔡伐鄭中國諸侯咸倚桓爲重故兩幽皆書同同盟猶未純乎主盟也若葵邱踐土則桓文之盛也而主盟矣桓首率諸侯使同盟於己則無王矣先陳於衛躋許男於滑伯執進退

諸侯之權亦僭矣功首罪魁不誣也

郳子克卒

此郳儀父也其謂郳子克何蓋附齊而尊周故王命進其爵乎不日史失之不葬魯不會也



御纂春秋直解卷第三下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鄭方同盟而旋執其臣意以鄭懼楚而懷貳乎貳固爲罪亦非得已攝乎大國兩屬求免耳桓能伐楚鄭將焉往不修德而虐執其臣故稱人以執且不歸于京師非義也

夏齊人殲于遂



齊人衆辭也殲盡殺之也齊滅遂而戍之遂之五族飲戍者酒而盡殺之此遂人殲齊人也書曰齊人殲于遂不罪遂人也殺人之君私其土而刼其衆强不義之至也遂之餘民忿而殲敵理所得爲變文書之所以伸遂人復仇之志而著齊桓不義以至自殲其衆也胡安國曰亡國餘民能殲强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户可以亡秦足爲强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以省身而自立

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書逃罪詹也不守死以紓國患而竄身苟免辱命矣書自齊譏齊也執人不服久而自逸無政矣書來責魯也同幽之盟守信不篤爲逋逃主非義矣逃來與來奔皆罪辭而義不同奔以適此爲志故曰來奔逃以去彼爲志故曰逃來

冬多麋



麋魯所有也多則爲異陸佃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是也是年僖王崩不書不赴也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書日與朔闕文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不書侵伐不覺其來去而追之也書追無備也書公追輕也濟西曹地書于濟西遠也戎來不能禦去乃追之輕身而事遠略失本計矣

秋有蜮

蜮魯所無也有則爲異且害人也麋蜮皆陰物麋迷也蜮惑也皆惡氣之應也麋蜮必志者謹其所由致也人與天同體氣和則育氣乖則疾天與人同心世治則喜世亂則怒災者天之怒也異者氣之疾也審其致異之由而戒焉則政修而民樂故春秋不徒志異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陳人之婦蓋陳侯爲其世子娶婦也鄄衛地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於陳公子結以其庶女媵之是也媵小事結私行不宜書以遂事書也遂有二諸

侯之遂繼事之辭大夫之遂生事之辭諸侯之初
事繼事一也以是非爲功罪也大夫則初事出於
君命其功罪不繫於已至於遂則生事邀功雖功
亦罪矣結媵于鄄齊侯宋公在焉不遣使歸報矯
命而與盟雖意在安國然非禮矣以卿而媵微者
之女以臣而抗大國之君以欺而致讎埸之禍故
深罪之

夫人姜氏如莒



如齊猶曰父母之國也如莒何爲哉前此姜氏久
不出懼齊桓也如齊歸而遂肆然罔忌遊蕩及莒
意窺桓内治有缺乎齊魯所以同歸於亂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魯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未討結矯命盟之
齊猶屈已以受迨知其矯命也遂重其怒故連三
國來伐也魯之被兵遠言鄙近言邑至城下言我
以三國之力而伐鄙不深入也魯服即止矣據左

傳是時王室亂衛侯朔叛王與燕納子頹桓不能
勤王而汲汲服魯夫非王室之罪人歟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又如莒也如齊且不可况莒乎一之爲甚况再乎

夏齊大災

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大者甚也宗廟庫廄皆盡矣
齊來告魯往弔故書凡弔者哀其禍而救其乏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徐戎也近魯與曹而爲患齊伯六年諸侯略定
於是始伐戎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魯與鄭伯突爲黨故突之始終魯史詳焉周有子

頹之亂惠王居櫟諸侯勤王者鄭與虢耳突雖有
篡國之罪實有勤王之功功罪不相掩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春秋有隱痛焉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鄭伯有納王之功勳在王室然不免謚爲厲者鄭
人不能沒其篡立之實公議尚在也八月而葬緩
也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猶赦也眚過也肆大眚不幾有似於宥過無大
乎非也張洽曰取大罪極惡而側之於眚災以赦
之蓋用虞書眚災肆赦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是也
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惡人得志而善人寃
矣孔子語仲弓曰赦小過尚寛政也作春秋曰肆
大眚譏失刑也寛嚴無常視其大小輕重以爲衡
期於得中而已書曰咸中有慶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以小君之禮葬之也合而與桓同穴也祔而配桓
享祀也春秋有隱痛焉又婦人生從夫爵死從夫
謚禮也既以徼倖逭天討又以非禮冒美名亦不
得不志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殺有舉公子者以親書也舉大夫者以貴書也兼



舉大夫公子者貴且親也其上殺之則稱國惡其
不請於王而專殺也專殺有罪且不可況無罪乎
其下殺之則稱人人衆辭也國亂無政衆擅殺之
又不在專殺之條矣以人而殺公子以公子而爲
人所殺以國君而至使人殺其公子皆罪也據左
氏御寇爲陳世子張洽曰不稱世子未誓於王也
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
夏五月

五月非夏之首月何以配時蓋五月之下有脫事耳不然則是誤以四月爲五月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孰及之公也公忘父仇復請婚齊齊欲藉以懷魯遂使高傒要公以盟非禮矣沒公不書爲公諱也防魯地凡諸侯之盟各去其國都而必以地爾相下之義也就而與盟尊高傒也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公在晉也則晉爲政故處父去族責晉慢公也此及齊高傒盟公在魯也則魯爲政故傒不去族惡魯媚齊也



冬公如齊納幣

婚禮六而納徵親迎爲重納徵爲契之成親迎則事之終也納幣即納徵也逆女即親迎也蓋圖婚仇女於是成矣深著莊之不孝也納幣大夫之事而莊親之非禮也春秋以訓萬世因不孝以教孝因非禮以明禮也且莊與孟任割臂爲盟許爲夫人生子般焉雖始合不正而夫人世子皆具矣復求婚新間舊也是以有子般之禍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如齊納幣而告廟桓公不愀然乎莊有人心當於斯焉變矣故書以重譏之

祭叔來聘

祭本畿內采地有稱伯者其爵也有稱公者則以伯而爲王三公也祭叔蓋其族也而書字則大夫也不書使非王命也假聘私行而締外交失禮違義甚矣



夏公如齊觀社

諸侯各有社以祀地齊社非公所及也況齊棄太公之法而習爲美觀非禮矣莊專爲社而觀之耶是爲縱抑別有所爲而藉端耶是爲淫納幣未幾復出觀社比事直書其惡著矣

公至自齊
棄民與政而淫於觀其何辭以告廟
荆人來聘
荆入蔡伐鄭浸爲中國患矣今而聘魯豈有德以懷之且自荆至魯幾二千里而假聘以交宗國意葢有在矣春秋書此以謹其始通繼書楚子則著其漸盛其謂書聘以進之者末矣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齊地如齊已亟矣徇欲棄禮託而爲遇責魯也亦病齊也
蕭叔朝公
蕭附庸國叔者其君之字也叔本朝公因公在穀遂就朝焉非其地矣
秋丹桓宮楹
楹柱也禮天子諸侯皆黝堊丹則盛色而踰制矣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莊與齊桓盟柯以來屢會不至與高傒盟防以後非事數出是志在得妻不在從伯也故桓旣爲穀之會復爲扈之盟所以固魯也莊之婚齊也不以禮桓之結魯也不以義葢交罪之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禮天子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天子加密石焉不聞

刻之也刻則增華而踰制矣爲將逆女踰制夸示崇飾禰宮故書以著其失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逆女常事何以書娶仇女也
秋公至自齊
公親迎矣先至何也夫人不從也婦人從夫者也公至不從不正其始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書八月則公至蓋七月也與公有約故遲之旣久也入者逆辭也穀梁曰宗廟弗受也娶仇人子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是也故削其告至變文書入且公先至則不夫夫人後入則不婦深著其悖也始之不正終必致亂兆於此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見於廟宗婦見於



內不同地也卿大夫羔鴈女則榛栗棗脩不同贄也莊以昏悅夫人使大夫宗婦同覿而同用幣越禮且無別矣公之婚齊也求之甚急而齊人彌緩其於夫人也媚之備至而夫人愈亢不顧父仇委曲以徇其欲釀異日淫縱弑逆之禍其所由來者漸矣

大水

陰慝也夫人入而大水天人感應之際可畏哉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曹世子而嗣位者也赤則庶子也戎侵曹納赤也賈逵曰赤戎外孫也理或然也宋執仲而突歸忽出權在仲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忽未逾年不稱子羈已逾年不稱爵不能君也突赤不書公子惡爭國也忽羈繫國國固其國也突赤不繫國不宜有國也突歸忽出鄭有君而突逐之也羈出赤歸曹已無君而赤竊之也比事以觀而



曲直分輕重著矣

郭公

杜預曰經闕誤也胡安國曰先儒或以爲郭亡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以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然則非有亡郭者郭自亡耳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平伐我之怨也

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

朔拒王命而卒於其位君子為周道傷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天子日食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祈用幣享用牲鼓不於朝而于社僭也不用幣而用牲舛也應天以實無實而文得禮猶具文



耳況失禮乎

伯姬歸于杞

伯姬不書子公妹也桓公之薨二十有五年矣而始歸志失時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比年大水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鼓用牲非禮也于社于門非地也災沴之至其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下脩禳禳而非禮則又下矣

冬公子友如陳

魯往他國曰如如而繫以事譏在事也止書如公則朝也內大夫聘也然不直言朝聘者或結援或媚大非邦交之定制也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也又以見大夫交政中國之漸且志三桓之始也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前書齊伐戎矣公今伐戎雖報濟西之怨亦承齊志也然內政不治而事外不知務矣隱桓之會戎盟戎不足結之徒自貶也莊之追戎伐戎不足威之徒黷武也

夏公至自伐戎

勞師逾時危之也馭戎之道不弛備以啟侮亦不生事以邀功莊則戎已去而追之戎不來而伐之以是策勳焉抑末矣

曹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夫同謀殺之也其大夫不名史失之也諸侯與其大夫雖有君臣之分皆王臣也故罰出王朝不得專命也罪歸司寇不得專殺也定天下於一也曹以小國而專殺蓋羈亦出入之際亦除羈黨而殺之其無王而不義亦甚矣胡安國曰諸侯之大夫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名氏至其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予或奪聖人之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陳鄭許已服齊矣伐徐所以通江黄之路開取舒之門成伐楚之謀也宋序齊上蓋此時徐必犯宋之牧圉故以宋主兵也宋齊皆人而公與焉者勤齊也不書戰徐服也諸侯不疲民力不匱師出而有成功管仲之謀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夫人會諸侯自文姜始伯姬踵而行之行不同而迹同也冬又來而杞伯來朝僖公五年來而朝其子蓋爲夫若子謀也婦人預政而專行非正也杞伯不閑有家伯姬不守婦道莊公不循典禮參譏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齊桓創伯自北杏以來宋魯之疑信未定鄭之叛服不常前雖同盟于幽猶未固也今皆服矣故尋盟以申伯令也仗義尊周安內攘外諸侯同欲而從之視他盟爲愈矣故復書同盟以許之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氏云原仲友之舊也書如者有君命蓋請於君而會其葬也雖有君命而越國締私故書以示譏

冬杞伯姬來

女歸寧曰來出曰歸姊妹稱字父母在則稱子內女歸寧見於經者此之伯姬與宣五年子叔姬而已伯姬非子義不得歸寧不宜來者也子叔姬禮當歸寧第與齊高固偕來來而失宜者也得禮則常事不書矣

莒慶來逆叔姬

慶莒大夫也大夫為其君逆稱女女者本其父言之兩國之尊同也自逆止稱所逆者之字就女之行次言之不敢上及其父尊卑之別也 公自主之故以明其失禮



杞伯來朝

杞伯不朝王而朝魯伯姬先來而已亦踵至是不閑有家而復身徇之失禮之中又失禮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衞地將討衞而與魯會豈謀衞乎夫伐衞不應謀於衞地況明春伐衞魯師不出非與魯謀審矣蓋幽之再盟衞侯不至其時衞喪未終也今已終矣衞果不背前盟必將因會求好固可不戰而服之耳乃衞竟若罔聞也是以有明春之伐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衞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

按左氏衞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衞則是奉命伐衞也乃書齊人伐衞者桓以衞不與幽盟假名致討受賂而還是不能以王命討衞也故繫伐於齊罪齊也據左氏伐衞者齊侯人之者貶之也甲寅者伐衞之日也齊以是日至衞卽以是日戰逆王命而抗方伯以志乎此戰也故書衞及罪衞也不地略之也以伐日戰方至其境耳故志日而不志地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荊至是又伐鄭陷其外郭及於逵市其勢益岌岌矣鄭近王畿荊師及鄭則禍延王室齊桓應機救之荊師夜遁豈惟得恤鄰之義哉崇奬王室賴此舉也故書以美之春秋書救二十三而齊桓居五五伯桓公爲盛有以哉程子曰齊伯主晉望國宋王者之後同救鄭以攘荊天下之大勢可觀矣

冬築郿

郿邑也邑何以不言城創作邑也邑必有官府民



居市廛馬城與室皆可言築言城則不足以概室也築郿於大無麥禾之時是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所謂時絀而舉嬴也

大無麥禾

麥在夏禾在秋書於冬總計之也大無無之甚也新無所入舊無所餘倉廩俱竭也所以著費出之無經儲蓄之不講救荒之不預國計耗而乞糴鄰封抑末矣穀梁曰無三年之畜國非其國況虛乏至此乎

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者求爲卑之也內臣以事出使先言如而後舉事此直舉告糴而不言如著其急也公羊以不稱使同於私行非也春秋於內臣概不書使也辰請糴猶有恤民之心乎然非本計矣賦役繁興而不能諫也奢侈日盛而不能止也公私交病急而求人備位請行爲名而已君子之於國也恃已而不



恃人務實而不務名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廏

修舊曰新馬政有國者所必講也然去冬大無麥禾則憂民之不暇安問馬勸耕之不暇安事廏冬築郿春復新延廏厲民甚矣後世有寓賑於工者如之何曰聚失業之人而傭之使無轉徙可也此則力役征於民烏乎同

夏鄭人侵許

許鄭鄰也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故侵之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蓋從齊令歟自是許從中國侵獨今鄭者因其有怨且近也

秋有蜚

紀異也劉向曰蜚非中國所有南越淫風所生爲蟲臭惡公娶齊淫女故蜚至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亡矣猶繫紀從其志也妾媵不卒特卒叔姬崇獎節義爲後世勸也惡雖貴而必懲善無隱而不錄王道也

城諸及防

書及者依先後而次之也周十二月城時也何以書大饑之餘民困未甦而亟興土工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穀梁曰欲救鄣而不能非也趙匡曰魯蓋會齊圍鄣至成待命聞鄣已降故不行也是也饑饉之餘輕用其衆師出無名非守國之道重譏之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小國微乎微者也降者使爲已有也齊魯圍郕郕降于齊師郕自降也降於力旣屈之後此無圍伐之文而直曰降鄣脅使降也降於兵未加之前蓋鄣之弱而不能自存尤甚矣雖微必錄其扶弱



抑强之義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紀亡矣而叔姬之卒葬也皆繫之紀見叔姬之全乎爲紀婦也紀季以酅入齊矣曰葬紀叔姬見紀季之不失爲紀臣也表苦節之貞婦憫亡國之孤臣春秋之勸善周矣魯之會葬雖變而得禮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爲齊濟在魯爲魯濟左氏傳曰謀伐山戎也亦以下齊伐山戎比事而知之也魯師不會而齊人獨出則謀之未協也後獻戎捷蓋以威魯歟

齊人伐山戎

山戎在北故杜預曰北戎山戎也伐之以其病燕也然不書救則其爲燕與否未可知也上書遇魯濟下書獻戎捷志在伐戎而不在救患勞師勤遠其諸以病桓乎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志勞民也春非時也臺非事也郎非地也天災時變無若莊之多國匱民貧無若莊之甚乃縱情任己崇飾遊觀一歲而三築臺君志荒矣國政廢矣民力竭矣魯之不亡幸爾

夏四月薛伯卒

薛侯也稱伯時王黜之也不名史失之

築臺于薛

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捷勝也戰勝而有獲即以所獲名捷也下奉上曰獻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諸侯不相遺俘齊侯自矜其功以威魯且夥以戎獲來遺而其辭曰獻魯受之均罪也



秋築臺于秦

秦亦魯地與二國同名耳

冬不雨

災也冬不雨何爲災周之冬夏之秋也陰陽和而爲雨不雨則氣不和而物生不遂志之謹天戒也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冬不雨矣又城小穀民者君之命君不恤民棄其
命矣其能久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按左氏齊侯爲楚伐鄭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
夏遇于梁丘梁丘去齊八百里而於宋爲近齊桓
以宋之請不憚遠而就之以爵序而先宋焉其定
伯宜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季友以君命酖牙也則其卒之何隱其罪不以爲
國獄也公有世子般牙黨慶父以脅公俟而獄械
成友察其奸先幾而酖之當其罪矣誅惡於未行
滅親以申義劉敞曰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爲忠
於國而適於權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公薨必地詳凶變且以別正不正也
薨于路寢正也公享國三十餘年事事越禮幸其

薨也不絕於婦人之手以居正而保令終然後知
禮之用大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君之子也君存稱世子明當繼立而成世也君
終稱子某定位於初喪而繼父也未葬猶稱名葬
則不名然未逾年猶稱子一年不二君也逾年矣
改元即位始稱君焉緣子之心不忍遽以成君自
居必即位而始正爲君之名在臣子之分子繼君
即君也於定位而即當盡事君之道矣文十四年



齊侯潘卒子舍立未逾年而商人殺之經書弒其
君蓋恐人疑於未成君而末減故特筆以正其名
子般未成君降於公而書卒內辭也般者孟任之
子也慶父使圉人犖賊般於黨氏故卒而不地蓋
公薨必地不地變也子卒不地以示變則亦從君
之例也子般卒慶父如齊比事屬辭正慶父之弑
以明其罪在必討豈以未成君而末減乎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如齊告立君也弑般而託以國事行因媚齊以自託焉專國日久莫敢誰何故得出入自如桓爲盟主於魯爲鄰容其來而不之討書如齊魯與齊均有失爾公子友奔陳不書削之也以別於慶父也

狄伐邢

志狄禍也春秋之世戎先見荆次之狄又次之戎



亂曹魯荆病蔡鄭狄禍邢衛徵齊桓孰能匡之夫子仁管仲有以也

# 御纂春秋直解卷第四

庚申 惠王十有六年

## 閔公

名啟方莊公庶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

穀梁於莊閔僖皆以繼弑君不言卽位爲正但閔於莊僖則有異焉閔甫八歲制在慶父慶父實欲



自取故公不行卽位之禮耳

齊人救邢

邢以去冬被伐而春救之書之以善齊也齊自北杏圖伯以來兩會鄄再盟幽而諸侯叛服不常自救鄭救邢斯不復貳矣假仁而人翕然從之況以德行仁乎胡安國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其稱人將卑師少也得之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有一月始克葬亂故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何以盟定公位且復季友也齊桓公爲伯不討慶父之罪有軼罰矣然能順魯人之心而復季友故先爲此盟使公安乎季友季友安乎公而慶父亦不敢害季友季友歸而魯有所恃亂庶可弭乎則此盟之繫於魯也重矣顧夫人慶父猶在則禍本尚未去也其書公及者别內外之辭非公之能主



是盟也

季子來歸

稱季子而不名貴之也莊公薨子般弒閔公幼慶父擅權姜爲內主國人洶洶願得季子以靖亂今來歸深喜之也喜之深則望之切春秋書此所以著國人之情哀魯人而欲季子之副其望也

冬齊仲孫來

按左氏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夫齊魯都封婚姻之國使來省難婣睦之道也仲孫知慶父之爲難而不爲請討桓公知魯難之未艾而遂以取國爲問是其臣不明大義而其君欲乘之以爲利三王之罪人職是故也春秋不書省難蓋不使得居美名直書曰來以紀實耳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名齊恃强而遷以爲已附庸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王者之大祭成王之賜非禮也言吉者公羊曰未可以吉也是也喪畢而祭新主致於廟遠主遷於祧毀與未毀之主咸在則是祫也魯以得禘之故遂於祫而僭禘之備物盛樂故曰吉禘末流之

一失也魯行禘於大廟後遂行於羣宮未流之又一失也莊公之薨二十有一月耳未吉而吉則忘哀而失其時猶在寢耳更褻越而失其地非禮之中又失禮焉書以詳事變而僭亦著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不地弒也孰弒之夫人孫慶父奔其人可知也不書葬賊不討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哀姜棄位而姣與弒二君而書姜氏非降文姜也文姜已見蒙上文而不氏哀姜未見不可不氏以目之也孫于邾者畏桓公之義不敢歸齊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弒般歸獄圉人犖而立閔公罪狀猶未著故夫人與慶父得幸免焉比閔公再弒則季友既歸魯人弗順而齊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亦將至矣乃懼而出奔其後雖以縊死不見於經譏失賊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子男子之美稱不稱使權在高子也齊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來可定則定之可取則取之耳非取必於盟也高子與魯盟而立君以定其亂是誠得大夫出疆之義而納君於善也故稱子而不名以褒之季子來歸喜之也高子來盟感之也國勢則已危也人情則已急也故曰魯人至今猶望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志狄禍也衛自宣公上烝下淫惠公篡位逆命四維已亡禍本成矣重以懿公玩物失民狄入其都非齊之存之康叔之祀滅矣淫亂之應如此其烈可不懼哉

鄭棄其師

按左氏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夫惡一臣而不能去借禦狄

而昇以兵欲因以去之卒至潰亂則是鄭伯自棄其衆也然執政者亦不得辭其過曰鄭棄君臣同責也陳傅良曰高克奔不書不足書也



# 御纂春秋直解卷第五上

## 僖公

壬戌惠王十有八年在位二十有五年子襄王立

名申閔公之兄亦莊公庶子也

### 元年

春王正月

僖於閔雖兄然既嗣其位而後之矣況閔立而僖嘗臣之公羊曰臣子一例是也故繼閔之弑不書即位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前狄伐邢而齊救之今狄未伐而齊先救之何也前伐邢擾之而已齊用偏師而狄已退今狄既入衛齊桓策其必乘入衛之威而以全力傾邢故連三國之師預至聶北以爲之援乃不趨所急而有次者將以俟邢之重困而市其德也韓非子曰鮑叔曰邢不亡狄不敝狄不敝齊不重且救危之功

小不如存亡之德大故次于聶北待邢亡也相持至於六月邢畏狄而潰於是有夷儀之遷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左云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是齊遷之也以邢遷爲文者邢欲遷也正月次于聶北六月遷于夷儀邢之忍死待救可知也而三國之師不成爲救固不待言矣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遷夷儀夷儀固邢都矣故直曰城邢邢無力自城而齊城之使足以守故再序三師以著其實蓋與之也其於師之次邢之遷不相掩也桓公於魯似治亂之義於邢似持危之德於衛似興滅之仁魯亂由慶父桓以始亂而卽除之則其義不彰迨國嗣再絕而高子來盟以靖其難故魯人至今猶望高子也邢危衛滅由於狄桓以將危而急救之則其德不大方滅而遽存之則其仁不深迨邢播遷而城邢以定其國衛野處而城楚邱以續其封故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世傳爲美談也蓋有事以爲利乘敗以爲功其心私其功烈卑故與之而不盡與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齊地夫人孫于邾曷爲薨于夷蓋桓公召而殺之也變文書人討賊之辭也凡書以歸歸其國也討之是也以歸非也卽死所而葬之可矣



楚人伐鄭

鄭從齊而侵許故也楚之僭王罪應討又改楚爲荆不可云周之建國矣春秋故用外蠻之例以絕之及來聘則接於魯難言荆來聘故書人令仍從周封之名則可以王法正之故從王爵以正名而因事以爲詳略至治其僭王之罪而革其號不論書荆書楚一也傳者於來聘書人曰嘉其慕義而進之伐鄭也而亦書人豈嘉其猾夏而進之耶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謀救鄭也謀而不救何也前嘗救鄭矣不足懲楚會而謀之將大舉爲召陵之師檉輿於此矣有救而非救次于聶北是也有不救而深於救會于檉是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哀姜奔邾而邾受之公請於會而討之可矣旣會于檉而敗其師於義何居繼檉之會而書之蓋邀



其歸而敗之曲在魯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友以賂求慶父於莒莒以兵責賂友敗之而獲其將莒貪而友詐也公賜友汶陽之田及費季氏於是始大仲叔之後皆立於友三桓之禍友啟之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哀姜之薨至是一百七十日矣而始至蓋齊以其尸歸絕之於魯而魯請之其喪自齊而至魯也前書孫以明其當絕繼書以歸以明其當討則其至非也文姜生還莊以爲孝哀姜死至僖以爲禮大義之不明不至於禘廟致主不已其以病僖公也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齊桓城三國屬辭各異皆以實書城邢者三國之師也城緣陵承鹹之會諸侯即會鹹之諸侯也略而不序者諸侯城之而齊不與也城楚邱雖與檉



之會相次然會以謀鄭非謀衛也況鄭逼楚自顧不暇何能爲衛執役宋曹旣同城邢而齊宋又將會江黃惟魯因內難凡役不與故齊命魯獨任楚邱之役觀與城內邑同文可見矣何以不言城衛蓋邢遷夷儀邢未亡也城夷儀即邢矣於城可以言邢狄入衛衛已滅也城楚邱始有衛矣於城尚未可言衛也城邢辭繁不殺此則略之何也衛之亡已涉三載今始城之邢未亡而先城衛已亡而

後城具見桓有厚薄之私焉春秋以大公重法故略以示譏乃公穀以爲不與齊之專封夫以地畀人而爵之之謂封衛雖爲狄入其爵自若楚邱其故地耳豈齊畀之而爵之哉至齊以伯自居止以楚邱之城爲專其說難通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僖請哀姜之喪已非矣以小君葬之更不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虢邑而言滅何也虞恃虢虢恃下陽下陽虞虢之塞邑也無下陽則無二國矣故言滅也首謀在晉何以使虞主兵虞貪賂假晉道以伐虢且請先伐虢故序晉上疾之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左云服江黃也江黃近楚楚與國也楚爭衡上國則江黃得議其後故服江黃者伐楚之要計也北杏之會至此二十有四年諸侯服從迨江黃遠來而振楚之勢成矣故盟以結之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冬十月不雨

此之不雨蓋自十月至夏五月每於時之首月書之者見僖之勤雨勤雨者勤民也自首月而已憂之知所重也

楚人侵鄭

三爭鄭也齊師不出愼之也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閔雨也歷時則書之無一時而不汲汲也

徐人取舒

從齊令也徐已從齊矣齊伐楚必取道於徐及舒齊恐徐之中變也使之取舒所以絕徐於楚因以通伐楚之徑也舒國也變滅言取何也魯頌曰荆

舒是懲蓋舒黨楚幾若楚屬邑矣故書取猶云取諸楚也罪舒而怒徐也

六月雨

喜雨也不雨屢書見公能憂民之憂雨而特書以是爲可同民之樂教人君以謹天災勤民事重國本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氏云謀伐楚也去歲盟江黃以定其交矣今再



會以堅其約而始出其謀蓋使爲犄角之援也江居新息黃居弋陽皆在楚東南諸侯厚集於陘江黃屯守其境楚師一出腹背受敵矣其不戰而來盟江黃與有助焉然惜其不爲江黃久遠計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矣不數年而楚伐江滅黃君子蓋深爲桓病之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按左氏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涖盟猶云身親其盟也內辭也蓋齊定計伐楚恐其謀泄故不煩諸侯而召其大夫以戒師期定約束隨其至之先後而命之泯衆會之迹故止書魯卿也

楚人伐鄭

鄭頻受楚師未聞齊救而傳載其臣之言曰齊方勤我背德不祥然則齊必有使鄭足支楚以待大舉之事而傳不詳耳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楚猾夏久矣諸侯環視莫敢誰何獨齊奮而謀伐之壯威戎狄南困陳鄭徐舒既服江黃受盟而後大舉其猷遠矣序七國之君見從之者衆也侵蔡者道所必經且披楚黨也潰者民逃其上也軍威既振直舉伐楚伐者明正其罪壯之也蔡微國也

安用八國之師蓋遠伐强楚勞師於道使楚得預爲之備非計也故陽爲怒蔡潛師襲蔡隨出楚不意楚師臨楚楚初不及知後不及拒矣蓋伐楚其本謀而侵蔡爲先聲也陘楚地進而據險也次止也旣聲以先聲復示以形勢楚苟知懼可不戰而服倘其來拒彼曲此直勝在此矣所謂節制之師也詳書之予之也

夏許男新臣卒



諸侯在師卒則書卒于師許男止書卒蓋陘近許疾而歸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氏完名楚大夫也伐楚爲大舉楚之來者亦不得不詳之也師不出而完來楚服也書來盟于師著其情也楚子不出遣許完盟退之召陵而與盟焉夫以諸侯而盟完恥也故完之來楚子使之也以自來爲文完之盟諸侯盟之也以自盟爲文諱諸侯而病桓也其執言也不敢責楚革僭號返侵疆恐激其怒而決戰也其結好也不敢强楚子使來恐需之久而生變也師退而楚乘齊釁圍許滅黃敗徐凡捨楚而從齊者胥受荼毒焉蓋量齊師之不能復大舉也惟終桓之世不敢侵鄭則讓楚之效耳王室賴以稍尊中夏賴以少靖一匡之功固亦未可少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氏濤塗名陳大夫也齊道陳以伐楚及其還也濤塗畏齊師之復道陳以重病陳也說之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是濤塗有誤軍之罪矣然道陳而陳受其病民豈所謂節制之師乎不返巳而責人故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命也以江黃遠國故命魯及之及不書名微者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以伐楚致者侵蔡所以伐楚致其本事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玆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病齊桓也執之伐之而又侵之已甚矣諸侯方歸而又勤之已亟矣公孫玆叔牙之子故於其帥師謹而書之高閌曰書公孫玆帥師則知諸國皆大



夫帥師以會之矣皆貶而人之則公孫玆與貶可知矣而齊其首惡也趙鵬飛曰明年陳侯與首止之會則陳服也陳雖服豈心服乎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甚晉侯也莫親於父子莫重於世嫡而至於殺者溺於色而蔽於讒也有國家而殺其世子未有不亂者也晉侯殺申生里克殺奚齊又弒卓子夷吾獲於韓原子圉死於高梁皆是故也女戎一興骨肉不能保其生數世不能靖其亂抑申生之死可謂恭矣然而不如其行也不然則明之也隱忍而死是陷親於不義也董子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遇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



誅死之罪若獻公者所謂前有讒而不見故蒙首惡之名申生遇變事而不知權是以不免於死而且陷父於不義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曰與其子俱來朝也伯姬僖公之姑也於禮不得歸寧來已非矣朝其子更非也父在子不當朝借曰朝焉不必其母之朝之也杞任其來魯受其禮恭譏之

夏公孫茲如牟

據左氏公孫茲如牟娶焉如牟聘也君命也卿非君命不越境內大夫出境則書其所往重君命也不書娶私事不足書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王世子襄王也書公及諸侯而殊王世子尊之也尊之者定之也世子母弟帶有寵於后王欲立帶



而廢世子然王有其意而未有其事也故齊侯有定世子之意亦不顯其事姑請於王而以會爲名於是帥諸侯會世子示共戴之而不可易則后之謀塞而世子定矣齊侯之定世子義也惜其雜以權術幾於要君也春秋書會王世子嘉其尊世子之意然以諸侯而會世子於外亦以見要君之實功罪不相揜也王世子不名別於諸侯之世子也世子無貶者非世子意也或謂世子無王命而會諸侯夫世子出入一制於王況失愛而恐懼之時乎若抗父出會則大惡矣何得無貶齊桓公之盛烈曰尊周室尊周者莫大乎會王世子故公及而列序諸侯辭繁而不殺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書諸侯盟世子不與也諸侯不敢盟世子故自盟也諸侯不序者一事再見前目而後凡也既會以定世子又盟以固諸侯之心會以示義盟以立信尊周之義於斯爲篤矣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傳曰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蓋王惡齊定世子故命鄭無盟且將引楚以抗齊也鄭伯從王命耳何以書逃天王有命不行於諸侯而獨以命鄭乎鄭之從楚舊矣迫於諸侯而在會既乃託王命而先歸直書曰逃紀其實也逃者匹夫之行賤之也其從王命歟否歟非所知也故曰

治春秋者不廢經而從傳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復張也弦黃姻也江黃受盟於齊而犄楚楚今滅弦所以感黃而侮齊也齊不能救弦而黃又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始此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此晉滅虞而執虞公也不書滅何虞滅久矣蓋自



下陽滅而虢因以滅虞亦隨之矣晉雖戎首實虞滅虢以自滅也且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同力也虞自滅不足書滅也虞稱公天子之三公也稱人以執討晉也虞公不名明其爲公義不繫於名也不書以歸若執之晉也虞公昧於貨賄貪以自亡晉人取之如執一夫見虞公之愚而不能有其國也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討鄭之逃盟也鄭貳於楚以楚近而齊遠近易伐而遠之救難待也乃決計從楚齊率六國之師以伐之所以固中國諸侯之心而折強楚憑陵之氣也伐而圍邑將與宋圍長葛楚圍緡同譏非也伐以服鄭不服斯圍之以六國之力圍一邑而不舉蓋志不在爲暴也而鄭罪著矣



秋楚人圍許

圍許以救鄭攻齊所必救也不書救鄭者楚與齊爭鄭耳不足謂之救鄭也且許何罪而圍之乎故書以著其背盟猾夏之罪

諸侯遂救許

諸侯不序蒙伐鄭也救許則鄭圍釋矣捨鄭以救許是得恤患拯急之義也凡救皆善第書人者救不力書次者救不勇舉諸侯則力也曰遂則勇也

許賴以存善之善也伐鄭之役齊不徵兵於許蓋留守其國以備楚也齊討周矣其不能討楚之圍許亦畏其強而不敢輕舉也

冬公至自伐鄭

致伐鄭者本謀也救許因伐鄭也故以伐鄭致

七年

春齊人伐鄭

救許而解鄭圍鄭猶從楚而未服也故復伐之書



人者將卑師少也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周武王封帝頊之後挾於邾爲魯附庸挾之後有功又別封其子於郳莊公四年郳黎來來朝今稱子何休以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遂以爵通也稱小以別於邾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譖陳轅濤塗而諛齊齊賜以鄭虎牢又美城其賜邑有取死之道矣背齊從楚則鄭伯之志不反已而殺大夫以文過故著其專殺且明殺之不以其罪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云謀鄭也鄭世子華與盟鄭將服而使來聽命也鄭伯不自來慮見執也華謀藉齊以去其父之臣而以鄭附齊是背父而爲奸也齊拒之義也而



猶許華與盟終以懷鄭也是以鄭伯畏威而懷德卒至乞盟也陳侯盟首止從伐鄭亦使世子來者陳侯在位四十年矣蓋老而疾也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自是公與友迭如齊朝聘於伯主勤矣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按左氏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定位而後發喪考之經文冬十二月丁未天王崩則八年春天王尚在也秘不發喪或取權於旬月者有之矣不可以經年且叔帶母弟更難以秘喪欺也然以王人受命與諸侯盟諸侯盟王人而均無譏則王室之有難諸侯之同奬王室可知矣王人下士也序於方伯諸侯之上尊王命也



鄭伯乞盟

書乞盟鄙之也有前之逃不得不出於乞也乞盟不言使大夫親至會也然則得與盟乎曰覲次年葵邱得與則此盟得與可知矣乃不序而別言之者賤鄭伯之不明大義而輕於去就也

夏狄伐晉

來晉亂也世子殺公子亡國內不協故狄乘之釁起房帷變生敵國可畏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夫人左以爲哀姜是也致者致其主於廟也哀姜薨八年矣今始致何也蓋以罪致討雖殯葬如禮然疑而未祔於廟今因禘而卒致之非禮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志崩不志葬魯不會也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桓公也輔齊以圖伯凡安內攘外之事無不從也滅小降弱之事未嘗與也亦賢君哉不書葬不往會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襄王初立惠后猶在叔帶伺釁桓請王命而會諸

侯王亦出重臣以臨之而奸謀戢矣然桓果能帥
諸侯以朝王而聽命焉天王自尊叔帶不足慮矣
乃於衰絰之中而講會盟非禮也遠致天子之宰
於葵邱非度也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名爲
尊王實圖伯而已矣宰周公以冢宰而兼三公也
不殊會之者宰周公亦人臣耳非世子儲君比也
宋子宋襄也喪未踰年故稱子背殯出會非禮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爲人奪其喪齊侯宋子皆



過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不稱子公姊妹也內女爲夫人繫國不繫國
未適人也何以書卒許嫁於諸侯也許嫁不爲殤
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書諸侯盟周公不與也陳傅良曰桓於洮之會序
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邱序宰周公於
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於首止不敢盟世子且
帥諸侯以會世子焉桓知節矣是也夫自再盟幽
而諸侯協治戎却狄帖楚而列國安會首止及洮
而王室寧至葵邱而伯業盛矣經於其事而以恒
辭書之不震其功而律以禮以王道治之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 公羊作甲戌

晉侯外滅人國內殺其嫡身殁而亂宜哉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嗣子遇弒雖未逾年稱君齊舍是也舍正也此書



君之子何非正也不當立而奪嫡也不書弒不成
君也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魯始朝齊也宗國且然他國可知矣諸侯諂伯主
肆故書之以傷王室之日微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滔在王畿狄滅之無王甚矣齊桓若不聞焉深責齊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亦庶也書弒者正其爲里克之君也里克好勇而不知義當申生之被讒以死也不能爭而欲以中立苟免申生既死君立奚齊矣里克悍然不顧君臣之義而殺之然猶云有奪嫡之嫌也今荀息立卓則又弒卓其無君而怙亂也甚矣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罪前書殺其君之子繼書弒其君深罪里克也荀息從君於昏而書及書官者能守信以死君難視苟免者猶愈焉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時狄益熾禍及王畿不此之懲而伐北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乎況詘迆楚有楚患驅之北伐非義矣齊桓自召陵以後其志日驕故逐小利而遺大計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弒君乃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晉惠不以賊討之而祗恐其不利於已也惠公賂以求入里克實迎立焉惠公固幸卓之死而竊其位但見克弒二君易若反掌又疑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已故殺之則殺之私也春秋推見至隱故以專殺之罪罪之懷私以討克雖死不服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周之冬酉戌亥月也總三月而大雨雪失時也且恒寒爲災故志也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㔻鄭父

㔻鄭里克之黨也晉惠公賂里㔻以有晉復以私殺之卻芮贊君以報私怨其濫刑也皆以行其私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君與用事大夫同責

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聲姜也逆至不書得禮也姜爲齊侯之女歸寧可也與於會不可也書公及夫人婦從夫之辭與文姜異矣然禮謹於微其防一潰其流遂不可禦書之以明别遠嫌使人知禮法之大閑也

秋八月大雩

僖公初政勤於爲民故雨不雨備書之今之夏方



挾夫人與齊爲陽穀之會志不在民矣旱至八月而雩亦具文耳觀春秋書法而僖之始勤終怠具見矣

冬楚人伐黃

爲其從齊也盟貫之初不敢伐者齊勤也召陵之後反伐之者齊怠也方寸之敬肆千里之外見之矣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滅不書伐此特書之者見被伐久矣告問已至而齊不救以至於滅也江黃小而近楚既慕義而從齊矣楚憤而滅之齊坐視而不之救其志荒矣書之以閔黃惡楚而深責齊也不書出奔亦不書以其君歸胡安國謂國滅君死於其位得正焉而斃



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者是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以衛納溫子也狄滅溫矣溫子奔衛狄尚欲得而甘心焉亦橫甚矣戎亂王室楚滅弦黃狄滅溫而侵衛復侵鄭淮夷病杞由桓失伯職也驕心一生

戎馬四起可畏哉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傳云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然則爲杞者諸侯之本計其勤王祇兼及耳失重輕之衡矣故傳雖有致戍之事而經不書趙汸曰狄滅溫而不能救也戎犯京師而不能斥也而相與致戍方伯所以藩王室者如斯而已乎戍周不書不足書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陽穀之後友如齊而伐楚甯母之後友如齊而盟洮鹹之後友如齊而城緣陵志專政也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左云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夫一事再見而不序者前目後凡也此即會鹹之諸侯也然見會而春城無三時止鹹之理蓋再會也非前目後凡之例矣桓德既衰命諸侯城之而爲德不周故再會而不序略之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氏傳云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季姬不繫鄫絕之於鄫也姬聞鄫子有事過防邀而遇之因使之朝也蓋前此杞伯姬來朝其子矣魯以故而怒鄫子之不朝



非不以禮自處復不以禮處人者乎以怒而絕昏於鄫鄫子本不朝而使於其婦皆非也惡魯而賤鄫子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名山崩變之大者故志之日食星隕山川崩竭繫之天下有天下者之責也諸侯有土則境內山川守土者固亦不得辭其責沙鹿崩而天王出居其山在晉而晉侯見獲有天下國家者在謹

人事慎所感而已

狄侵鄭

狄在西北今侵衛而至於鄭幾與楚合矣鄭天下之中也楚禍南至狄禍北來楚狄交横而齊不一救益以見桓公之志不在諸侯也

冬蔡侯肸卒

獻舞之子也父獻舞獲於楚而卒肸立而堅於從楚齊桓公之伯也雖國潰而終無從伯之志君子



深惡其忘父事仇下喬入谷也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十年公如齊今閱五年又如齊夫五年一朝所以事天子也魯行之齊受之均罪也

楚人伐徐

楚滅黄齊不救楚遂揚兵伐徐向之從齊以病楚者楚恐攻之無齊也有以窺齊桓公之志怠而不

能救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徐近齊勢不得不救會諸侯救之可矣先盟之不協也既盟而次徒張虚聲幸楚之退其救之不力可知也諸侯在會而使大夫救之不成爲救也桓德益衰諸侯益離而大夫遂專政也救衛無功而王命不行救徐無功而伯令亦不行矣公孫敖慶



父之子也友帥師兹帥師敖帥師三家之盛所由來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日與朔官失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云伐厲以救徐也徐無罪而楚伐之厲復何罪而齊伐之乎同爲暴也是悖乎理也形格勢禁者攻其所必救而厲非楚所必救也是暗於勢也齊

悖理矣豈惛於勢乎蓋不敢當楚而無辭於徐姑
分師以伐厲名爲救徐實避楚也齊師既移諸侯
之大夫無固志而楚益無忌也
八月螽
頻旱又螽志災以閔民也
九月公至自會
公以九月至則知齊曹伐厲而諸侯皆歸矣以會
致者救徐無功也



季姬歸于鄫
內女初嫁曰歸來寧而返亦當曰歸常事不書也
此書之明中絕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朔晦必書月之始終也震者天之威怒也夷伯魯
大夫也劉敞曰夷氏也左以夷伯爲展氏則夷爲
展氏之謚非也雖貴卿必繫字於氏原仲高子皆
繫氏臣無舉謚於君側者也是也伯字也臣既卒

矣舉字者史文也夷伯之廟震而書震夷伯之廟
者必人爲有以感之而天應之也君子知天之日
鑒而畏其威所以事天也
冬宋人伐曹
齊伯至此三十餘年諸侯無擅以兵相加者今桓
德衰矣雖同盟之宋且叛齊伐曹以修怨焉夫曹
於莊十四年從齊伐宋乃伯討耳且有陳焉事又
易世今乃修怨乎蓋乘齊衰而圖伯也圖伯而首



壞盟以虐與國更出齊桓下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
以八國之衆不敢敵楚卒使徐敗伯業之隳怠荒
乘之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重耳夷吾同出而夷吾弟也不當立而賂以求入
隳也秦利其賂而納之貪也以公言之均罪也夷
吾背秦惠三施無報以來秦師又不以禮下之而

遠與之戰以私言之則秦直晉曲矣故以晉及戰深罪晉也韓晉地戰不言伐戰於晉地伐不待言也經書戰而君獲惟此賤之也不書以歸穆姬請而釋之也劉敞曰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黄仲炎曰秦以爵書無吳楚之僭也



御纂春秋直解卷第五下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星隕至地為石莊七年書星隕本其上而言此書隕石據其下而言後數散辭也散隕宋境計之乃得其數故繫以五鷁退飛風驅之也先數聚辭也羣飛而過宋都舉目即得其數故冠以六隕石不言星鷁退飛不言風皆本其可見者而言石鷁人所共見其為星為風則非所見也謹物異以念庶徵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氏之始也友名季其行次也大夫卒書名其兼書行次者季友仲遂叔肸三人而已友為僖之叔遂為宣之叔其行次先君之行次也肸為宣之弟其行次今君之行次也序行次者其君所厚喪有

加禮也友忠也書公子肸賢也書公弟遂逆也則剬其公子矣春秋錄善癉惡故其辭異胡傳以季友仲遂為生而賜氏俾世為卿夫世卿多矣獨友與遂乎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公子牙之子也是為叔孫氏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侯曹伯于淮

淮夷病鄫桓為會以謀之且博東畧之名也既而城鄫不果則其志益怠而伯業益衰矣許以男而先邢曹邢以侯而後鄭許非禮也邢未嘗與齊會盟意欲伐衛故自請從會以求親於齊乎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報楚婁林之役也楚敗徐而英氏受兵可乎

夏滅項

內滅國諱書取此書滅何公在會也然則孰滅之執政者滅之也友卒而公任仲遂為政後此如楚乞師帥師入杞者皆遂也意此亦遂為之乎春秋為君諱尊之也不為臣諱責之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齊侯歸自會道由乎魯夫人會之於卞前此陽穀之會猶從公俱出今公未至而夫人獨出非禮甚



矣左云公以滅項為齊所止夫人會齊侯請而釋之然考之於經繼書公至不云自齊而云自會安在其為見止乎如使見止雖諱其名不應沒其實此傳者之辭未足據也

九月公至自會

會淮而返飲至於廟也公與齊會淮齊伐英氏而公經畧淮夷魯頌所詠其即此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周道陵夷齊桓創伯以尊王安攘爲事一匡之績聖人之所許也然五伯者三王之罪人則桓公者功之首而亦罪之魁歟且一人之身前後頓異管仲相則治三豎用則亂蓋桓本中才志在功利其始也屈己糾合以成伯業旣而志得欲從遂至驕怠卒之溺於内嬖繼嗣不定身没而亂非不幸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伐齊以納公子昭也桓無嫡而無虧爲長齊人立無虧昭奔宋左云桓與管仲屬昭於宋襄以爲太子故宋納之夫桓自立其子何籍於宋蓋宋襄前已伐曹以爭伯今因昭奔宋因誣曰桓嘗屬之故伐齊以納昭昭立則齊從宋天下孰敢不從宋是撓齊而巧於求伯也春秋推見至隱不書納而書伐以爲宋志非納也直伐喪以亂齊而已矣故書以深惡之曹衛邾從宋爲宋欺也

夏師救齊

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然用之於救猶有取焉急鄰難也況齊前使高子定魯而可不報之乎書以善救而伐者之惡愈見矣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此宋公也變文稱師者用衆爲暴則師爲重也穀梁曰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蓋伐與戰均罪也書戰而伐可知矣今宋戰矣而先書伐以惡宋也凡受



伐者有辭宜以禮諭之無辭宜以禮下之不能諭不能下則戰矣是戰成於受伐者也故客不言及也今以宋及何也宋旣會殺無虧而四公子與昭之長幼猶當辨也宋仍必欲立昭則此戰宋實尸之故首宋也書敗績憫齊也桓公之澤斬矣曹衛邾從宋魯救齊不序於戰者畧之也

狄救齊

予救也苟有善雖狄必予之齊師旣敗狄救無及

矣苟爲善雖無功必予之勸善之心無已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九月始克葬亂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衛從宋伐齊罪也然邢不早出師救齊乃結仇讎而伐同姓可乎狄稱人便文爾救齊無功移師於衛是仍前入衛之志穀梁曰進之誤矣善救齊而惡伐衛進退之權無成心也如此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非有罪也宋圖伯而首執國君以立威又不歸之京師故稱人以罪之至盂之會而已亦受執也出爾反爾信哉諸侯卒書名名者終事也執而不返終於執矣故亦書名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南曹國之南也此宋約曹邾盟也乃不地而于曹南者曹未服也迫於宋而勉從之故方出國都而盟是要盟也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曹介宋邾之間既盟宋公南歸邾子東返邾又東則鄫鄫子因盟來會後期至邾故書會盟于邾邾人執之者意與鄫有怨因宋憾鄫留鄫子而請於宋宋命執而用之耳左云用之於次睢之社以屬東夷同爲國君而用若犬豕尚有人理乎然不書



宋使何宋召盟而邾用之邾承宋命可知且陷鄫子者實邾也杜預曰以邾用爲文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於他命是也鄫子不名史失之

秋宋人圍曹

曹雖與盟而猶未服宋自省德可也乃輕動干戈甚至圍其國都乎半年之間執滕用鄫圍曹暴且急矣伯猶假仁此則眞不仁哉

衛人伐邢

衛不反已而復怨且舍狄而伐同姓故罪之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會者誰公也首陳何也左云陳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也夫不忘桓德請於桓之舊盟可耳何援楚而入之盟是知陳之請楚之謀也楚列齊盟自此會始蔡舊從楚鄭新從楚皆楚黨也齊棄先志延之國都而與之盟紊中外之防而爲諸侯患故於此諱公而人諸侯謹之於始也



梁亡

梁伯好土功輕民力虐用其民疲而內潰非有侵伐而滅之者故以自亡爲文國滅聖人之所傷惟自亡者雖亡有餘責焉書曰用顧畏于民嵒惟自亡也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南門天子五諸侯三言新有故也作則有加其度矣春則非時矣

夏郜子來朝

趙鵬飛曰郜滅久矣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卽其地郜文之昭也與魯同姓意宋滅之而魯封之乎然不見於經諸姬之存者僅矣書之蓋傷之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小寢也災則書無徵而不當謹也

鄭人入滑

滑嘗同盟於幽又在畿內而鄭入之故書以罪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於是衛病邢蓋將爲邢謀衛也齊桓之伯也北伐戎而南伐楚齊孝之立也南盟楚而北盟狄不子矣邢屢比狄而謀衛失計矣

冬楚人伐隨

楚加兵於隨屢矣不見於經者告命有缺也旣引之同盟故假告命爲恐動諸侯之計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侵衛爲邢也然適足速邢禍耳書以責邢結外援殘同類而卒以自殘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曰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此盟本宋公也而稱人者圖伯而求楚與之同盟自取敗辱不足爲伯也齊與盟何也宋挾齊爲重齊孝公屈於



立己之德不得已而從之故首宋也以是知宋襄立昭之心矣一立昭而齊楚咸居宋下不居然伯乎不知楚蓋姑與之而陰圖之而宋不悟何其愚也

夏大旱

旱經時久也大則甚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鹿上之盟楚許宋以諸侯故會以定之宋不足主會而首宋者楚陽推之也諸國皆後楚名爲伯宋實伯楚也宋與諸國皆稱爵者荆蠻陵諸夏而執會主其變爲大不得不詳之也楚書子正名也宋所恃惟齊而齊不至陳蔡鄭許皆楚黨曹又宋仇也見執於楚宜矣不書楚執者諸侯在會拱手以聽分惡於諸侯也以伐宋甚之也非公子目夷宋不幾亡乎然則宋公之罪愈不容揜矣與僭王之



楚會盟且下求焉德不足懷慮不及遠辱身敗國宜哉

冬公伐邾

楚執宋公諸夏之恥乃悶之而伐邾乎書以病公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人蓋楚子也烏乎捷捷乎宋也來獻者威魯也古者諸侯獻四夷之捷於王王以警於夷今楚乃

以捷於中國者譬中國乎魯不能正辭拒楚故捷不言宋爲内諱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此會盂之諸侯也薄宋地諸侯從楚伐宋已踰時矣猶在宋地復從楚盟是諸夏胥從楚矣書會諸侯而不書會楚者不與楚專釋以存中國也會盟同日者盟非預約公畏威而來即會即盟也盟而即釋楚威已伸盟與釋惟楚意也宋公不言歸孫



言釋自投陷穽賴人而釋無歸道也諸侯復歸猶書名此不名者未失國也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按左氏邾人滅須句公伐邾而反其君須句風姓太皞之裔也既反其君矣曷以滅國罪之蓋使爲魯附庸也則是魯取之耳陳傅良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雖反其君書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公釋於楚當悔過自乂乃怒鄭朝楚遽伐鄭以致楚何不自量之甚也三國猶從宋者懼楚之暴而欲中國之有伯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及者公也内戰不書敗書戰即敗也傳曰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是魯敗也記曰邾婁復之以矢自戰于升陘始也邾亦敗也不書公不書敗爲内諱



也是知取須句非興滅之公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以宋及戰深責宋也不知義而妄戰殘民命以圖雪恥其致敗也宜矣汪克寬曰宋公身傷不言宋公敗績猶爲宋諱若鄢陵之戰直書楚子敗績矣楚子救鄭不書救又稱人微之也亦惡之也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宋敗於泓楚益張矣齊侯無志於攘楚而救宋則已昧於大義矣今更助楚爲虐故書伐書圍以重其罪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傷於泓故也魯畏楚而不會故不書葬也

秋楚人伐陳

左云討貳於宋也自曹南之盟陳不從宋其後盟齊會盂伐宋亦並從楚未見貳於宋也據傳楚子



玉城頓而還意頓舊屬陳楚蓋伐陳以爭頓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據左氏鄭伐滑王使如鄭請滑鄭不聽而執王使王怒出狄師伐鄭鄭雖當討用狄則非不書王命者諱王之啟寇以滅親也不使狄之假命以猾夏也尊王而諱之惡狄而正之愛中國而存之意深哉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避子帶之難也襄王之爲世子以母后寵弟帶而幾廢及帶招戎奔齊王猶反之帶乃搆狄攻王旣不能制之以義早爲之所畀頹叔桃子以招狄之柄而假之羽翼以及於難書出言自棄宗社也諸



侯以非道出曰奔天王以非道出曰居明無外也侯國皆其有莫非王土也于鄭者圖於鄭也怨鄭而使狄伐之怨狄而與鄭圖之比事以觀失自見矣

晉侯夷吾卒

秦納重耳入立不書不告也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春秋書滅國多矣滅同姓者亦不一矣衛侯何以名尤惡其挾詐也左氏云衛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案夢得曰滅國之罪不待貶而見春秋之義常致意於所難察故殺蔡侯名楚子惡誘殺人之君也滅邢名衛侯惡誘滅人之國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文公再造衛詩載定之方中規模遠矣齊桓之伯無役不從晚從宋襄伐齊伐鄭已又滅邢耄而荒矣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魯女而歸蕩氏者也姑逆婦非禮也何以書公主之也亦非禮也

宋殺其大夫

罪專殺也不名史失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子迫於陳而奔楚故楚納之陳信有罪矣諸侯不救而假楚以廢置之權以圍示威以納示德楚之勢於是成矣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莒以季友獲拏之故與魯絕衛文公嘗欲平之故衛爲此盟莒子疑魯未肯平乃以大夫聽命衛稱



子未踰年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申洮之盟也莒子來信之也公復會勤莒也衛知魯莒可平故不再出而使大夫也洮向二盟莒衛竟以大夫敵公非禮也然不諱公者猶以釋怨許之也

齊人侵我西鄙

孝公以爭國與魯有隙其盟於齊怨已釋矣乃因衛莒之盟潛師為暴至夏又伐魯北鄙比書之罪自見矣

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侵稱人舉將也追稱師明衆也酅齊地敵至不能應去始追之無備也敵旣出境追而至酅深入也將及之矣畏衆而反又何怯也魯之軍政如此其謀國疎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洮向之盟故也然洮向以釋怨顧乃報怨以結怨乎春秋明大義不貴小諒書以罪衛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重辭也又卑辭也已之師不以義動猶不可況人之師乎軍政不修求援友邦已非立國之道況下求荊蠻乎齊雖無道乃引楚以殘甥舅之國非義也示弱啟侮且使楚禍遠及於齊非謀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祀不過祖夔祖熊摯楚乃以不祀祝融鬻熊責夔乎夔以正對而楚終滅之貪其地耳滅國為大惡況同姓乎況無罪乎抑夔上游之國也夔滅則通於巴蜀楚益富強春秋所懼也夔子不名史失之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為望國楚忌之必欲翦滅而後已書伐書圍著



其横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魯乞師於楚楚利得魯以師赴之魯倚楚得齊邑公自以為得計矣不知倚楚必事楚事楚者以國與楚也以國與楚而博齊之一邑可謂不知類矣

公至自伐齊

不義而反以為功告至策勲危之也受德於楚結怨於齊楚將責報無已齊亦將報怨無已向非晉

文之伯魯其危哉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孝公乘亂爭國盟楚狄而伐宋魯雖席父威而卒不振宜哉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氏云責無禮也伯姬託其子於魯令嗣位來朝執禮恭矣而師入其國憑弱犯寡已實無禮何以責人遂帥師惡專也乞師伐齊帥師入杞東門氏之惡兆於此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主兵故首楚此楚子也而稱人抑之也四國稱爵而列其下罪從楚也前圍邑今且圍國志必滅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圍宋而盟約久圍也圍宋則宋公不與審矣何以書盟于宋蓋盟于宋之國外不可別言地也公初不與圍以受楚惠且畏其威故往會沒楚子而書會諸侯諱公惡也是時諸侯從楚者幾半天下伐齊圍宋勢蓋岌岌焉微城濮之戰天下尚可問乎春秋是以不沒桓文之功也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

晉侯者重耳也楚伐齊而圍宋宋告急於晉狐偃曰楚得曹婚衞伐曹衞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其侵與伐皆以致楚也兩書晉侯者侵曹既反而後伐衞蓋兩事也不書救宋者據事書之謀隱而事著也

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

晉伐衞而魯戍之從楚令也公懼晉乃殺買以免

而告楚人曰不卒戍也誣殺以說晉詭辭以說楚持兩端以觀勝負得免伯討幸爾刺傷也諱專殺而輕其辭也

楚人救衛

凡書救多善此以衛附楚而楚救之非善楚也病晉也衛附楚可罪求盟亦可免而晉弗許以衛爲楚所必救志在致楚也謀雖工而道則小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伐衛以致楚楚分師以救衛尚未肯釋宋悉師而來也挫其偏師使知難而退則楚未大創未可制也因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且以畀宋則楚不得不悉師一決所以成城濮之功也然入曹暴矣執曹伯無禮矣不歸京師而畀宋人非義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此戰宋公在焉獨爵晉而三國稱師者予晉伯也蘇轍曰春秋書始得諸侯者好會稱人兵會稱師是也晉及戰晉志也書楚師敗績見其用衆爲晉所致也趙鵬飛曰晉文功與齊桓同而勢則異桓難於合諸侯而易於制楚文難於制楚而易於宗諸侯桓之與諸侯未識所謂伯必屢會屢盟而後服其時楚方張侵伐不出蔡鄭故久而後問其罪期於服而已文之與諸侯習於從伯一揮而至矣然楚之強非襄時比師臨齊宋之郊自東以南皆



楚矣非大勝之無以奪其氣而定諸侯之心文一戰而伯可謂一時之偉績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

戰稱人惡之也惡猶夏也殺書官書名詳之也惡專殺也得臣有罪楚又自外於王化猶不與其專殺者天子之治無外也

衛侯出奔楚

懼晉也使元咺奉叔武以守未有二君故不名晉

敗楚功也執曹伯出衞侯罪也功罪不相揜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

同奬王室也晉侯序齊侯宋公之上伯業定也齊先宋以強弱爲次也魯衞附楚蔡鄭從楚聞宋莒則與魯衞爲好者也一勝楚而皆至矣衞子叔武也武奉命攝位宜書弟或書字今稱子且序莒上是晉文立之也武不敢以成君自居降而稱子子者世子嗣位而未成君之稱非其名矣莊二十七年王命齊桓爲伯此亦命晉文爲伯皆不書者二公非實能尊王以盡伯職故削之也

陳侯如會

陳服也來不及盟故書如會不再盟不瀆也

公朝于王所

諸侯朝王於京師巡狩則於方岳曷爲言王所非其所也來踐土而勞晉也不書勞晉全天王之尊



也公朝則諸侯皆朝可知第晉不能帥諸侯以朝京師伉也諸侯因晉召盟而始朝怠也故削之而止以公朝見意焉胡安國曰春秋不以就朝爲非而以非其所爲惡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

晉不早復衞侯釁而出奔奔不名罪晉也今名之失國也且以其自楚歸也

衞元咺出奔晉

爲殺武而訴於晉所訴雖直然亂君臣之分矣

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來

爲杞謝過也兩國之好婦人通之非禮也

公子遂如齊

伯姬來入杞之怨釋遂如齊取穀之憾消伯權立而諸侯不敢私用兵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人于温

左云討不服也從楚圍宋者四國獨許未服故謀討之陳稱子居喪也踐土之盟使衛之臣奪君位温之會使陳之孤奪父喪非禮也秦始與會睦於晉也

天王狩于河陽

是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也變文書狩若王之時巡焉尊之也温在河陽書河陽大之也諱就諸侯於



温也春秋尊王而全其名所以明王道也畀其省德修政安見東周不可為乎聖人尊周而欲與之無所不致意焉

壬申公朝于王所

河陽密邇周京不朝京師而於河陽褻矣是晉合也晉於一年之中兩帥諸侯以朝雖朝禮未盡春秋猶有取故河陽書狩尊周也亦全晉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元咺訴故也君臣無獄乃為臣執君乎歸之于京師者緩辭也自治其獄獄定而歸之專擅甚矣且衛禍成於晉逐衛侯立叔武使兄弟相疑彼元咺亦窺晉惡衛侯而訴君耳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諸侯之國世守之故可言復大夫之位君命之不可言復言復者抗辭也書自晉深罪晉也

諸侯遂圍許



諸侯不序蒙温之會也遂繼事也圍宋之役許實從楚踐土會盟許復不至是其自取云爾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釋之也何以名晉侯疾曹伯貨筮史以復曹也劉敞曰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反國名其惡不同其貶一也是也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介國名葛盧其君也名之未命也書來者不能行
朝禮畧之也
公至自圍許
圍許逾年不能服以圍許致者溫之本謀紀實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謀伐鄭也晉文召王而朝受訴執衛因疾復曹諸
侯其窺之矣故許不服而鄭亦貳不自反而謀伐

之晉志驕矣諸侯同盟王官莅之不與盟也譏之
盟王人始與焉然猶敵諸侯也今則大夫敵之矣
胡安國曰翟泉近在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下與國
卿盟是謂上替國卿上盟王子是謂下陵故國卿
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端其本之義是也公與盟
而不能正其失故諱不書公
秋大雨雹
雨雹以大為異且害稼而為災也不書月日史失
之
冬介葛盧來
春來公在外故又來非修禮也葢將假道以侵蕭
耳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晉文之為公子也在狄久狄恃其寵故敢乘間而

侵齊晉方主伯以安攘為事置狄不問非義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入而殺元咺稱國者衛侯賂周冶而殺之
也咺罪當誅而書官衛侯志在入國非明正其罪
也瑕則咺所立也書公子不予咺之立君書及見
罪起元咺也意瑕尚幼而咺立幼以擅國乎則瑕
無罪也而衛侯賊殺其親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歸不言復絕之也始歸而殺武再歸而殺瑕是長惡不悛雖得國而義不可以有國也不書自京師制在晉也趙鵬飛曰書歸于衛則命不係於王而權亦不歸於晉使若衛侯之自歸也

晉人秦人圍鄭

翟泉謀討鄭討而圍國暴也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而秦助其虐故皆稱人以貶之圍鄭不服伯業衰矣且約秦非計也秦虎狼之國導之使見諸夏之



弱而有雄心釁起入滑禍延數世而不已則晉文之過也

介人侵蕭

再來魯而遂侵蕭惡介且罪魯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襄王以晉文兩合諸侯而朝之遂以三公下聘蓋因聘晉而歷聘朝王之諸侯非特聘魯也禮雖有王聘之文然必諸侯朝而後王有聘魯兩朝王所因晉而就朝非能朝也王不能正王法而下聘所使者又以冢宰而兼三公王室陵夷大臣失職亦甚矣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公不入覲以拜王命之辱乃使陪臣報聘且如京師如晉以二事出是夷周於晉也春秋書遂若大夫之專事者爲魯諱惡且尊王也李廉曰此與成十二年公如京師遂會伐秦書法相似此本以二



事出春秋則以如晉爲遂事不敢以王事同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秋則以伐秦爲遂事不敢以伯事先王事也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外田必繫國不繫國魯故田也何以書取晉侯入曹班所侵地於諸侯魯於是取濟西田則是介晉力也鄭讙寇陰田復之以禮故曰歸濟西田與汶

陽田皆返之以力故曰取雖返故田而不以道與
力奪人田者同科若曰取非其有者耳
公子遂如晉
拜取田也周以禮聘晉以利啗一如周而再如晉
知伯不知王知利不知義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王以冬至祀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於上帝禮
行於郊故曰郊魯以周公故遂得用祈穀之郊蓋



僭禮也然歲事之常不勝書每因變而書瘉違者
四牛災者四大非時者一蓋因變以著僭爲後世
戒也日至有常期祈穀用辛則卜日於前一旬卜
之不從更一旬而再卜卜不過三四卜非禮也免
縱也牛在滌三月曰牲不郊猶卜免牲從則免不
從則繫以待庀牲也周禮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
神舞咸池以祭地示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
祭山川四望附乎天山川附乎地魯止三望降於

王也望郊之細不郊而猶望好僭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夫人之教不施境中況與鄰國締姻乎蕩伯姬逆
婦非姑道也杞伯姬求婦非母道也
狄圍衛
狄愈張也前侵齊晉不討故又圍衛晉之於衛伐
而出之訟而執之今被圍而不之救視齊之存三



亡國何如也然則桓文烏可並稱哉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避狄難也國之興亡在德不在險社稷之主不可
以輕動周有西戎之難東遷而遂衰楚有羣蠻之
叛不徙而復振唐西幸而亂宋南渡而弱書遷帝
邱垂戒遠矣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已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衛人及狄盟夫衛被狄患國凡再遷幾不國矣今乘狄難而侵之迨其既屈遂即其地而盟之自是狄勢稍戢蓋狄情畏強侮弱而衛制之得其機也然制敵有機自治有道道之不修非本計也



冬十有二月已卯晉侯重耳卒

晉文經歷險阻發憤為雄城濮踐土幾軼齊桓而上之然急功尚詐視桓之猶以德禮屬諸侯遠不逮矣乃桓沒身遂衰而晉屢世伯者桓初任管仲後用三豎文之從者皆卿材也三軍之帥讓而上德故子孫賴之維持不替得人者昌信哉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助晉圍鄭乃竊與鄭盟而戍鄭及文公卒復聽杞子而謀襲鄭鄭有備謀不遂故滅滑書入者不能有其地也本謀襲鄭以未及而滅滑故畧之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遂之聘也遂聘於今四年矣何報哉蓋晉文既卒齊乘機圖伯故假報聘以招魯乎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人者晉子也在殯行師宜為罪矣乃變文書人



若晉人同欲而不以晉子尸其事者全晉子也及者殊之也不使戎與晉為序也夫秦罪宜討然當請命於王且非明正其罪邀以敗之而先君受秦大惠頓棄不顧乃全晉子何也曰滑同姓而近晉殽又晉地是門庭之寇也昔背晉約今蔑晉喪過不在晉矣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左云報升陘之役夫升陘已閲十年矣今蓋乘晉喪而陵小爲逐利之計耳書伐書取其志見矣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云邾不設備遂復伐之遂導君以不義宜其爲魯禍也家鉉翁曰齊桓之没宋楚爭伯魯乘之伐邾歲至於再晉文之没秦晉交兵魯乘之伐邾亦歲至於再



晉人敗狄于箕

箕晉地狄伐晉至箕其横極矣許翰曰自狄侵齊而晉未暇討中國歲有狄患至敗于箕而後不復犯是知戎狄之亂不得不震以武未易以德懷也

冬十月公如齊

晉襄初立公輕之且問晉伐邾晉交不可固矣故因齊聘而朝以自託豈謀國之道哉况周聘而卿往齊聘而公朝非禮甚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内寢也彌留之際大臣在側所以正始終明顧命也卽安於内非正也而婦寺得以爲奸矣故書以示戒公初政精明故魯頌作晚怠矣且用非其人遂兆再世之亂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周十二月夏十月也霜旣隕矣草猶生而木再實反常也蓋人事之失而咎徵應之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晉文之伯許獨堅附楚而不至伐之宜矣然襄旣覆秦於殽挫狄於箕不患威不立患德之不昭耳何乃於一年之內而三出師乎鄭貳於楚文公圍之而未服今從晉者秦襲鄭而晉敗之故也

# 御纂春秋直解卷第六

文公

乙未 襄王二十有六年在位三十有三年子頃王立在位六年子匡王立

名興僖公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世子嗣位終先君之年稱子逾年雖未葬稱爵蓋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



無君也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隱不即位讓也莊閔僖則繼故也桓即位安忍而自立也文則繼父也繼父即位正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日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王之大夫也王於諸侯有弔賵含襚之禮而使來會葬則天王之加禮於魯也惠王之葬魯君不赴亦未遣使而王臣先期以待諸侯之葬魯不臣王失政比事以觀可見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諸侯立世子必誓於王世子嗣位告於王喪畢士服見於王而受命賜之黻冕圭璧文公在喪未朝先來錫命葢襄王以魯爲宗國故先之然非禮矣穀梁氏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晉侯伐衛

晉侯以衛不朝與侵鄭之故而伐之及南陽聽先且居之言而朝王先且居伐衛乃必稱晉侯何也晉侯以伐衛而出朝王其假也故削朝王不書而以伐衛舉晉侯也晉以元咺故執衛侯其怨晉宜矣況衛新播遷不自反而乘人之災不義之甚故書以罪之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天王使來錫命當俟喪畢而躬往朝焉禮也乃僅以陪臣拜命不恭甚矣

衛人伐晉

衛人孔達也書伐晉罪衛也衛卽楚侵鄭不自反而伐盟主可乎故晉伐衛則罪晉衛伐晉則罪衛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魯卿而會伯主故直舉名氏責其伉也大夫專會諸侯自此始趙鵬飛曰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



得臣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自入春秋楚君之卒不見於經外之也特書楚頵以世子大逆而志之也楚僭號其立世子必不請於王乃書世子者著元兇而討之也君於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書其君者目世子則父之親已見故以君之尊見義也王誠以其罪告諸侯命晉致討明大義折強楚是謂天討乃天王不之罪而晉襄徒爭小故蓋討賊之義不明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孫敖如齊

既會晉又如齊蓋兩屬且圖婚也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凡戰舉將敗稱師秦於戰稱師憫其衆而惡其將也前入滑貪兵也今則忿兵也有敗道矣晉既得志於殽秦再至宜修文告以却之或堅守以拒之



秦如晉何而逞志於再戰故書及穆憤敗而不能平襄狃勝而不知止蓋交罪之

丁丑作僖公主

古者葬而虞虞主用桑期而練練主用栗終入廟以辨昭穆踰練作主蓋逆祀有萌議論未定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按左氏晉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

公以恥之書及晉處父盟厭之也公羊氏曰陽處父不氏諱與大夫盟也穀梁氏曰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三傳之文公實與盟矣敖會晉侯公盟處父事適相當且以見政在大夫皆其君授之柄故謹而志之也公喪未畢故出不書如反不書至則重為公諱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致諸侯而以士穀會之是以大夫主盟矣盟宜



以主者首而春秋序士穀於諸侯之下正君臣之分也晉襄席伯驟勝而驕輕蔑諸侯罪也自士穀而後凡役多書大夫大夫張也盟以討衛陳侯為衛請成執孔達以說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雨溯自去冬之十二月著其久也至於七月則八月雨矣不雨彙而書之雨則不書見不以民事繫憂樂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何大祫也四時之祭有分有合合羣廟主升祭於大廟為祫並祭毀主為大祫大祫三年一舉五年又舉故曰五年而再殷祭祭書名譏非禮也時祭稱有事大祫稱大事則常禮也譏不在祭也躋升也父死子繼為易世兄終弟及為同世同世不殊昭穆而以先後為次僖雖兄嘗臣於閔升居閔上以親亂義非禮甚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再敗秦可以已矣又復怨焉不修德而殘民以逞不待貶而惡見矣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常禮何以書譏喪未終制而圖婚也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討其服楚也楚商臣負覆載不容之罪晉襄不能仗義致討乃畏楚而伐服楚者夫服楚獨沈乎且沈僻在南服秦未與晉之會盟以國小服楚何足深罪伐之而潰其民可乎蔡潰遂伐楚齊桓所以盛也沈潰不伐楚晉襄之不足有為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臣以卒赴者三尹氏王子虎劉卷皆不書爵譏外交也



秦人伐晉

譏伐晉也秦屢敗僅而能復猶譏之何也逞志一決以求勝是怙過也故譏之史記曰秦穆既封殽尸乃誓於軍以申不用蹇叔之謀故程子曰秦人極其忿而後能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悔焉耳

秋楚人圍江

商臣爲逆未嘗不懼晉討故前此止自固而未敢出自晉伐沈始知晉技止此耳且晉與秦搆釁秦日擬晉之後故楚間之而伐江江黃素從楚自盟貫之後與楚隙齊伯從齊晉伯從晉楚既滅黃矣今復伐江而圍之輕晉也

雨螽于宋

螽生於下今雨於上異之大也多而害物故雖外災而亦志之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以處父盟公之無禮而請改盟乃召而盟之於其都晉不能以禮謝過魯不能以禮進退參譏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伯國大夫帥師以名氏見始此大夫強也伐楚是矣書以救江者譏不能討賊借伐楚之非伐楚也且楚人圍江豈遂空國而出晉以一大夫將偏師以臨之遂足拒楚而解江圍乎借救江之非救江也

四年

春公至自晉

逾年始至見去國逾時之久也

夏逆婦姜于齊

夫人方逆稱女至國稱夫人有姑稱婦方逆即稱婦穀梁曰成禮於齊是也納幣於喪中成禮於婦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不言公諱之也不書以夫人至者禮不備史略之也劉敞曰文公闇弱倩



慢不能率禮以為苟若而可故卒至於禍夫婦人倫之首可不慎哉

狄侵齊

許翰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復侵齊閒晉有秦楚之難也

秋楚人滅江

救江而江滅責晉也江黃皆以慕義從伯而滅先書伐後書滅見齊不能救黃先書圍後書滅見晉不能救江滅無奔執之文死社稷也

晉侯伐秦

楚滅江晉之恥也王官之役晉避秦而不戰耳與晉何損哉乃不致役於楚而亟事於秦失緩急之宜矣伐楚則大夫往伐秦則君行失輕重之衡矣書晉侯自其人以責之也秦穆自是不復報序書終秦誓有以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嘗多事矣至此事大睦鄰以安社稷蓋甯俞之謀乎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母也僖公崇其所生為夫人也春秋正名之書乃即以其所稱稱之而書薨不為異辭者據實書之謹禮所由變也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榮叔王之大夫也口實曰含含且賵過辭也厚禮之加蓋遂成之爲夫人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葬稱小君又私謚焉仲子別宮猶疑之也不疑而全乎小君之禮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王之卿也既使大夫歸含且賵又使卿會葬禮益隆而失愈甚矣故謹而書之不敢略也



夏公孫敖如晉

王游使人加禮於魯魯不往拜而亟遣使如晉比事以覲失益著矣

秦人入鄀

按左氏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秦人入鄀是鄀本楚與國也其即秦必以秦爲可恃也秦不可恃而復即楚鄀固反覆而秦遽入之亦暴矣其後鄀卒爲楚所幷

秋楚人滅六

六臯陶之後國小而逼於楚周綱淩夷荊蠻恣橫滅江滅六蠶食肆暴由無人能討楚罪故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陳非大國又未嘗先聘於魯行父何以如陳蓋欲



友與陳有舊行父假聘以締私書之志行父之得政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文公即位六年未嘗一如京師而朝晉者再且使貴卿比年聘焉過矣行父與敖遂爭權競出既如陳又如晉書之著大夫之日恣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晉襄嗣位衰絰之中西敗秦北敗狄南伐許及商

臣弒逆不能討滅江滅六拱手聽之蓋緊勝而怠見小昧大也晉文當楚之強崛起勝之襄值楚亂而卒不得志於楚惜哉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晉文昉爲伯令卿供葬事非禮也國嗣未定三月葬君亦非禮也然晉自是遂爲常制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襄既卒嗣子方幼殺處父者狐射姑耳稱國以殺何也晉襄使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聽處父之言而易之遂漏言於射姑是殺處父者射姑而致其殺之者襄公也處父殺射姑奔比事屬辭可知殺之由射姑矣書出奔譏失刑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者積氣盈朔虛而成月所以定四時成歲者也告月告朔也閏月多矣獨此言不告知前此皆告也文公以閏非常月而不告輕正朔而慢時令矣王樵曰朔者月之初吉朔不告則一月之政不舉矣故變文書月是也告朔於廟因有朝廟之禮猶者幸其不已之辭聖人愛禮之心也

七年

春公伐邾

聞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魯嘗取須句矣復書取者蓋又入於邾也僖公取須句反其君今邾之公子叛邾在魯文公取須句使邾之公子守焉絕大皞之祀貪土地而主逋逃非義甚矣郚魯邑遂以伐邾之師城之民勞弗恤矣且東作方興而奪農時何以爲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人衆辭國亂無政衆殺之也成公在殯昭甫立而欲去羣公子穆襄之族因攻公而殺其大夫其作

亂之罪莫逭矣亦昭公有以啟之也大夫不名者因公而死不可以貶倉卒遇難亦無可褒不得與孔父仇牧同也故不錄其名惟書大夫則見大夫既殺君亦岌岌矣危之也成公不書葬蓋深責嗣子輕舉召亂致先君葬不如禮而鄰國亦莫之會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據左傳此戰蓋秦康公與趙盾也皆人之何也盾舍嫡嗣而外求君不臣矣秦納不正不義矣不書秦伐晉納雍者晉實召秦非秦自納雍以亂晉也則晉罪重矣盾畏禍改圖乃不謝秦而興師襲之故書晉及戰以深罪之先蔑迎雍者也從盾而觀立君之功亦有罪焉耳故書奔迎雍先返而復從師自師奔也故不言出

狄侵我西鄙

秦晉交爭狄人窺伺遂越齊衛而遠侵魯其橫甚



矣魯間晉難而伐邾狄亦間晉難而侵魯魯亦可自省而知愧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大夫而專主盟自此始垂隴之盟士穀嘗主之矣然晉襄命之仍襄主之耳故序諸侯而曰士穀今則趙盾專之矣故變文書晉大夫書大夫而盟國君者二此與莊七年齊大夫是也彼時齊無君大夫自為盟無嫌也況莊欲納糾與之盟非齊大夫敢伉公也此時晉有君大夫自為盟則無君且以大夫名諸侯而盟焉則亂君臣之義矣凡諸侯不序者皆一事而再見此則前無所見而不序義在大夫主諸侯之盟故大夫不舉名諸侯不序爵責晉大夫也亦病諸侯也大夫主盟而八國之君靡然從之故略之也

冬徐伐莒

徐僭號卽戎後嘗從齊矣故經書人今以中國無

伯與師伐莒故復以虢舉

公孫敖如莒涖盟

莒爲徐故請盟於魯尋洮向之好也敖如莒假公以爲私也凡魯臣如大國多結援如小國多爲私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氏謂扈之盟公後至晉人來討公子遂復爲此盟但經旣書公會盟矣非後至可知傳不足信也蓋盾遂皆國之正卿復爲此盟假公以締交耳遂乘文公之怠結强援以專國故基殺嫡立庶之禍汪克寬曰大夫專盟始此前此翟泉猶有僖公在焉繼此而有袁婁之盟雞澤溴梁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虢晉楚之大夫狎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在矣其事自衡雍始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戎戎居雒水者衡雍與暴皆鄭地而近王畿時有王喪儼然會盟於王畿之側不臣甚矣壬午距乙酉凡四日兩書公子遂以二事出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如京師奔王喪也公當躬往而使大夫是無王也敖又不至而復棄君命矣宣八年公子遂如齊因



疾不前猶不得已也故曰至黃乃復乃難辭也敖本無意至京師故直書不至心別有在故曰而復而轉辭也乘便奔莒也奔不言出自外也據傳敖奔莒從已氏魯使非其人而政刑之不立如此尚可爲國乎從已氏之惡不見於經何也春秋舉大法而已未嘗瑣屑以及其私然前書如莒涖盟今書奔莒以迹考之其有私於莒可知故曰春秋之志微而章

盦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再稱人以殺宋又亂也書大夫而目其二官重此二官也不名者義繫於官不在其名也前昭公欲去羣公子穆襄之族作亂故六卿和公室司馬樂豫以官讓昭公之弟卬卬以親用非德選也於是公孫壽懼禍辭司城而請用其子意諸意諸以幼進非民望也昭又無禮於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



族作亂殺司馬而逐司城纔爲司馬者卽戴族之華孫也則主勢孤而昭之禍成矣前書宋人殺其大夫此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後書宋人弑其君杵臼比事以觀昭無道而官非其人亂固有自然屢書人則宜討者衆也三族之爲亂襄夫人之謀亂與公子鮑之成亂皆在討列宜分輕重以定獄春秋之誅亂賊嚴矣司城者蕩意諸伯姬之子伯姬逆婦爲意諸也故來奔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職貢不修王喪有闕求金於魯書以責魯而諸侯之不臣皆著矣王宅憂而宰輔政故不書使

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出姜也前書逆婦姜譏公失禮也此書夫人正其名也如齊歸寧也常事何以書夫人生惡及視而公嬖敬嬴生倭奪嫡之機兆矣其歸寧蓋有



故焉春秋欲以禮已亂特於此正其名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王之葬諸侯宜親之而不親者必有故也無故而使大夫非禮也然猶止此之得臣與昭公二十二年之叔鞅而已魯號秉禮尚如是而諸侯可知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據傳先都士穀箕鄭父三人之死皆以爭權而殺中軍佐先克也是時晉靈幼而盾當國假公以討

非出君意故不得用累上之辭而書國然何以書
人人者國亂無政而衆殺之之辭盾執政而其黨
和之變文書人明盾之黨盛也故宋人屢殺大夫
而君弒晉人屢殺大夫而君弒詳書之以爲鑒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與君一體出入必告廟其行非禮以不至見
罪歸寧而至正也然亦在常事不書之例出姜書
至蓋以明小君之重責公嬖敬嬴以階亂也呂大



圭曰錄叔姬之歸爲歸于鄫起也錄出姜之至爲
歸于齊起也聖人之微意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凡殺大夫而累數其人者其人或同事或等罪而
殺之者之志亦均也書及則濫也先克之殺傳以
爲盜則原無主名盾殺先都以試之既而歸獄於
士縠而箕鄭父亦與焉皆盾志也依次書之著盾
之誅鋤異己而專國弒君之漸非一日之故矣

楚人伐鄭

楚自城濮之敗不敢爭鄭滅江滅六猶其鄰國也
盾執晉政專權行私晉君少志不在諸侯遂爲楚
所窺師復及鄭矣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不踰時而救雖不及楚非緩也然列國稱人非師
也救之爲不力矣不於始動挫其鋒使得意去故
晉以不競而楚遂熾聖人善其救而又惜其不善



救也

夏狄侵齊

四侵齊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靜常也動則爲異蓋陰逆而不順之象且害民
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自齊桓既卒而楚與宋爭伯故盂之會書楚子自晉文襄既卒而楚與晉爭伯故自此迭書楚子蓋楚勢日張特書其爵以見其幾與中國侯伯侔也傳者不知乃曰進之夫楚子者商臣大逆之賊也而進之耶迨楚莊既伯則楚卿書氏書名盡同於大國亦其勢然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春秋於君配曰夫人君之母與祖母亦曰夫人若



周世無別稱孔子亦因舊史不敢損益也成風繫之僖公則因禮之變而辨名也成風所以爲夫人以子僖公也仲子何以不繫桓公桓未立而隱成父惠公之意而赴於王故繫以惠公也衣服曰襚成風之卒六年矣秦始歸襚而魯受之均非禮也蓋晉既失伯秦楚伺釁故楚椒來聘秦人歸襚以結魯也

葬曹共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令狐之戰其曲在晉秦之報亦恒情也不稱人稱師蓋闕文耳然秦納不正不自反而又伐晉則兵禍何時已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

按左氏宜申謀弑穆王爲所殺夫穆王者商臣也



宜申不能早討其大逆之罪北面事之閱十年乃謀弑之是爲亂耳然逆賊無人不可討亦無時不可討春秋終不宥商臣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其意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王卿士也其盟魯蓋王使之也頃王新立不能修王度以朝諸侯乃使大夫出盟非政也及者

公也頃王立而公不朝乃與王臣為不相信之盟非義也及盟不書公為公諱也而責魯之意深矣

冬狄侵宋

狄侵宋閭宋難也凡外患必內有以召之故君子治內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凡書次兵次也商臣負罪未討其陳兵出次窺伺中原究有疑畏不前之意乃晉前以救鄭不力失鄭與陳故鄭陳從之而宋亦迎服矣然何以獨書蔡侯同次蓋三君皆迫於威力姑從楚以紓國難耳覲後新城之盟復從晉可見也惟蔡堅於從楚故特舉其爵序於楚下以正其從逆之罪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厥貉之會宋陳鄭以大國公侯受役於楚麇微國也麇子獨恥之而逃蓋不屈於無禮也且麇子豈不知逃之必伐伐則遂滅乎乃一敗於防渚再迫於錫穴終不求成於楚蓋效死以殉義也春秋以是非為榮辱不以成敗為功罪故不書麇子之逃而特著楚之伐以惡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是時諸侯多背晉從楚故晉徵會以謀之然晉政在盾盾不躬出而使郤缺乎諸國莫應獨魯往會魯彭生亦非執政者也則此會不足重矣然郤缺有能敬之德有敗狄之勳彭生有為君遠寇亂為人和兄弟之美有死君命之志事以人成其後諸侯再合同盟新城實權輿於此矣



秋曹伯來朝

喪畢來見也曹本從齊宋襄圖之則從宋晉文執之則從晉今晉失伯故朝魯以求庇也然朝於喪畢之後不幾以事王者事魯乎非禮甚矣

公子遂如宋

據傳遂聘宋且復蕩意諸因賀楚師之不害也魯於夏會晉謀諸侯之從楚者而是時宋從楚適四年新城復從晉意魯因賀宋而邀宋以從晉乎

狄侵齊

自僖公三十年至此狄五侵齊齊無以禦之衰至此乎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橫甚矣使諸國幾徧得臣敗之紀功也鹹魯地



兵不利爲寇利禦寇故莊之伐戎則錄過此之敗狄則紀功此其事而義見矣不書師師少也不書戰未陣也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按左氏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迎之故書郕伯趙匡曰嗣位未逾年稱子豈有君父病不視死不喪身未卽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者乎因公以諸侯迎之遂稱郕伯是紊王綱也何厚誣春秋耶其言贍矣夫經書郕伯安見其爲太子也蓋嗣位未久見逐其臣故書郕伯以正之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以子叔姬之卒不繫國而與杞伯來朝相次遂謂杞伯請絕叔姬而無絕婚公許之成公命



杞叔姬來歸則續婚者而又絕也魯何甘惟杞命是聽耶其誤明矣公穀以爲許嫁而未適人者是也趙匡曰時君之女故曰子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九年秦將伐晉故歸襚此將戰河曲故來聘蓋晉主夏盟秦恐晉合諸侯以困己故有事於晉必先

禮於諸侯不獨結魯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伯親將趙盾禦之稱人何也交罪之也令狐之戰曲在晉秦旣伐之今又來戰曲在秦凡戰皆以主及客不書晉及者秦報復不已志乎戰也故重罪之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奔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前城諸矣今復城大之也鄆有二成公四年城鄆



西鄆也近晉此東鄆也莒邑也莒邑魯何以城蓋近其地而城之也應莒有爭故帥師以往也諸鄆近費蓋行父自為封殖計耳一時兼城二邑勞民已甚況帥師而城乎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大音泰

大室魯公廟也周公封於魯留相成王使伯禽就封周公魯之始祖故魯大廟祀周公其兩昭兩穆應稱宮而主則迭毀第伯禽始就封故又立大室以祀魯公雖創而得禮觀春秋書壞不書新可見矣宗廟者君所當有事以久不省故壞怠褻祖宗於民事何有日就衰削有由矣



冬公如晉

承筐之會故也彭生約之公踐言焉自是有新城之盟

衛侯會公于沓

承筐之會衛不至懼楚也今因公如晉而要於路以會之蓋又欲通晉也觀衛而列國之情可見矣

狄侵衛

衛前侵狄而與之盟狄不敢加兵者十餘年今衛

侯出而狄復侵衛伺釁也狄情畏威而逐利類如此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盟者約拒楚也不地則非禮矣公勤晉而晉侵公失伯不亦宜乎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衛於承筐不會晉耳鄭於厥貉直從楚矣衛旣因魯求通鄭遂因魯求平焉其因魯何也魯望國也且睦於晉故俱以魯爲介以此見人心之同而天下事果可爲也魯能和鄰以輔伯而楚氛稍戢矣春秋詳書公之往返亦以褒魯也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叔字下缺仲字

邾居喪而修怨魯旋報而伐喪蓋交罪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宋陳鄭從楚者也許則雖文襄之伯而猶堅從楚者也魯倡從晉而四國與衛曹咸來會晉同外楚也靈公雖幼盾當奉以臨會而盾乃自尸之不已專乎盟書同衆辭不以盾主是盟也幽之同齊方伯而未盛此之同晉失伯而僅收其事殊其爲同一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有不宜有也星芒偏指曰彗四出曰孛十言北別於南也有環域故曰入北斗居天之中容拱宸極紀綱萬象孛入之其變甚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世子貜且立庶子捷菑晉出也奔晉故盾納之邾人仗義屈晉故弗克納弗者力能而義不可也

盾庶能從義乎然何以書人蓋以大夫而擅置君且助不正以奪正雖聞義而屈罪僅可減而不得免也楚方聘上國次厥貉晉幸藉諸侯之助爲新城之盟乃區區納一亡公子而爲邾所屈眉之不義而無能亦甚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大夫在位書卒敖棄君命竄身旅死於魯絕矣何以書卒魯不能絕之也慶父擅權亂魯而敖繼之敖雖奔而二子又繼之其生也公既許之復矣故不得不錄其卒於以見臣強而典型之壞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嗣位未逾年稱子未成君也緣孝子之心而爲之稱也對臣子而言則固其君矣陸淳曰未逾年被弑而不曰君則亂臣皆得肆其惡故原情以立此義晉奚齊本不正故異於是

宋子哀來奔



子哀宋附庸蕭國之封人也宋以爲卿故來奔蓋宋公失道大臣死亡相繼子哀超然遠舉得潔身去亂之義矣以惡去國曰奔外臣來魯不得諱奔若止書來無以見其去國故異其稱曰子哀褒之也不使與有罪者等也

冬單伯如齊

請子叔姬也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叔姬無寵舍無威故被弑文公念其女使單伯請焉不討賊而自卑以求之其取辱宜哉

齊人執單伯

請子叔姬何以見執蓋商人弑舍必使賊殺之非明言已殺之也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是直揚言商人殺之矣故怒而執之也

齊人執子叔姬

齊之國母而曰子叔姬自內錄也兩書執者事雖連及內女不可與大夫連序以示別也商人既弑

其君又執其君母而書齊人何也商人驟施於國齊人懷其私惠而不討且助其虐故書齊人書齊人則商人之罪見書商人則齊人之罪不見春秋治亂賊必治其黨也是歲春頃王崩不書不赴也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待赴而始奔喪乎內不赴外不奔交罪之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來盟曷以官舉著華族作亂而代爲司馬也華孫者華督之孫華耦也督負大惡其孫復爲亂黨故以華孫目之而不名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非君命也明年昭公弒死難者蕩意諸耳華耦爲司馬未聞爲君禦侮其迹較然矣

夏曹伯來朝

喪畢來朝今越五年又來朝皆事天子之禮曹行之僭受之均罪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大夫喪還不書此奔大夫也何以書有君命也罰不能加且容其歸失政甚矣不言來歸者齊人但致之境上而敖之子自取以葬也傳者謂因其子之哀請以著教非也子安得以非分之請干國之典何爲著教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大夫見執返國必書至國體所繫也命大夫不名尊王命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厥貉之次蔡首從楚新城之盟蔡復不至故伐之先書伐而後詳其入之日見伐之不服而後入也第捨楚而用事於蔡末矣惡蔡而病晉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罪齊人也抑魯有以取之焉不討賊而數求之其爲賊侮也固宜

季孫行父如晉

告齊侵也執我則如晉使我則如晉不自強而恃人未有能濟者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新城嘗序諸侯矣於是蔡初服而八國盟以討齊則曷爲不序晉終不足以有爲也以討召諸侯而



受賂釋賊故削晉伯而同之於諸侯且分惡於諸侯也分惡於諸侯而討賊之途廣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來歸者出也內女出者三郯伯姬杞叔姬止書來歸罪在已也子叔姬書齊人來歸罪在齊也執與歸皆制於齊深病魯也魯兩告晉而晉師不出晉亦不得辭咎矣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商人也莫之能討遂成君矣扈之會晉取齊賂商人知諸侯之無能盍肆其暴故復侵魯也遂伐曹因其朝魯而遷怒也入其郛其暴甚矣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商人弒魯甥出魯女執魯使侵魯疆魯兩告晉晉不能直而齊師又至矣公遂懼而求平既約會矣畏齊之辱又怠於行使行父會之商人靳而弗與



之盟故曰齊侯弗及盟夫以商人爲賊則人人可討況大夫乎以爲齊侯則大夫烏可敵君宜齊有辭也不明大義不能自強反爲賊侮宜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朔王所頒也謁上曰告臨下曰視先告朔尊王也因而朝廟敬祖也由是視朔勤民也其典巨矣四不視朔蓋自二月至五月也怠以成習禮將遂廢故書以譏之左傳云疾不視朔春秋書不視朔而

不書疾明怠於政非由疾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此以賂得盟也行父與遂皆大夫也行父乞盟則拒之遂納賂則從之齊則貪而魯益懦貪者無足責而懦者屢求可恥之甚也夫齊曲魯直不能仗義執言乞盟不已至於納賂遂與行父之謀國一何舛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僖公之妻文公母也



毁泉臺

泉臺先世所築其存與毁非治亂安危之所繫勞民以毁之是彰先君之失也據左傳實爲妖祥所惑譏其毁抑又以正之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素恃強遇屬國無道故庸乘楚饑帥羣蠻叛之楚初畏而欲徙國幾殆矣以爲賈謀伐庸轉敗爲勝庸固自招其禍然楚盍自反乎而遂滅之罪孰大焉秦序楚下深責之也秦非楚所能役乃黨僭號之楚以滅國是狄而已矣彼晉之失策亦莫甚於失秦也初失於襄再失於盾既以謬計立庶復以不義襲人怙惡報復驅之附楚楚益强而晉以不振職有由矣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弑君書賊弑定也不書賊未定也或書國賊在當國者也或書國人賊黨衆也昭之立也兩書宋人殺其大夫今書宋人弑其君則賊黨之衆可知故稱國以弑而該之曰人若曰衆不可指名而弑逆之大惡則不可掩其獄固有所歸也蕩意諸死難不書蓋始而奔魯志在苟免既而復歸計圖固位雖死難非全節也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四國稱人微者也伐宋討亂也以微者行失其義矣況討亂必求亂源襄夫人之所助國人之所奉卒篡國而有之者鮑也今不討鮑猶且立鮑是成亂也然晉將何辭以釋鮑蓋卽左氏所云書人弑君君無道之意乎有邪說則有暴行孔子所以懼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九月而葬緩也無故而緩慢也文公爲君無所不怠雖親喪猶不自盡也姜不繫僖而別謚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

郪丘甫盟又伐西鄙何也前之盟貪賂耳得賂而仍以公不至爲辭遂以兵會之齊之無道極矣魯之不振甚矣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因伐而盟恥也文公之世強齊屢侵權臣竊命怠故也怠則惟事倚人故威不振怠則以重付人故權下移

諸侯會于扈

晉會之也公不與在穀也諸侯不序不足序也盟于扈不能討齊會于扈不能討宋非特不討且安定之會扈之惡更甚於盟扈矣家鉉翁曰桓二年宋督弑其君齊魯陳鄭會于稷書曰以成宋亂兩扈不書成亂何哉督之弑伯事未興故書成亂並責在會之諸侯今晉主夏盟乃摟諸侯以定篡賊罪浮於稷故削晉伯以示討也



秋公至自穀

諸侯與晉會扈公獨與齊盟穀棄伯從仇踰時而反故書以著其失

冬公子遂如齊

公以秋反遂以冬聘而齊又戒師期矣卑屈之不足紓禍也如此高閌曰公已盟而遂復往政在遂故也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君不終正寢卽爲失正况臺下乎趙鵬飛曰三桓之橫始於文而甚於昭仲遂莊公之子親而用事尤橫於三桓故其禍魯尤速蓋由文公怠惰不君諸大夫外結大國內懷國人以自封殖公室寖弱權移於下終不能收魯遂以微文公之責也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商人弒君當討之賊齊人君之已三年矣今邴歜閻職則僕御之賤而以私怨弒之法宜書盜乃變文而蔽罪齊人何哉蓋商人得爲君者以齊人受其私惠而奉之也及得志而肆暴故歜職旣弒舍爵而行略無顧忌是齊人咸惡商人而欲其弒也故特書齊人見商人始由齊人而簒位終由齊人而殺身足徵天道之不爽齊人則前不能以附逆而進誅後不能以坐視而逃刑而歜職亦齊人也不爲漏網矣然果有能伸大義而討商人者如之何曰衛州吁其例也故以賊討之則斥名而書殺以正治亂也不以賊討之則稱君而書弒不以亂易亂也不以亂易亂者不使遞爲亂也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而已矣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常辭也今則二卿並聘矣其事異故其文亦異也夫人姜氏生世子惡及視敬嬴嬖而私事遂謀立其子倭然世子齊甥也遂畏齊故挾得臣並聘以請於齊明非出已意惠公新立亦欲親魯故聽之耳遂犯不韙而謀廢立以市恩於新君而久專國柄其禍由內變始故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

冬十月子卒

子卽世子惡也不名先君已葬也一年不二君故不曰公薨而曰子卒文雖異而實一也不地弑也不葬賊不討也弑立之謀發於遂而得臣行父亦與焉故前乎子卒而得臣同如齊後乎子卒而行父又如齊也其抱忠而獨立者惟叔仲彭生耳公羊紀其拒遂之言左氏載其殉君之事何以不錄其節盡舊史不斥言子惡之弑故春秋以不地見



弑而彭生之死史官畏遂而不敢書則春秋亦不得而書之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繼子卒而書夫人其爲嗣君之母可知歸者出也婦人之出由夫先君旣薨孰出之乎況嗣子卒而夫人出則嗣子不以正終而夫人不容於魯具見矣嬖妾孽子權臣之罪尙容誅哉而齊侯庇賊忘親其惡亦著矣

季孫行父如齊

告立宣公也且懼夫人之訴而來討故預爲之地以解之歟

莒弑其君庶其

按左氏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則是以子弑父也春秋安得不從商臣之例以明正其討乎特因莒旣弑君太子懼禍竊寶



玉來奔莒人因加以弑君之名故季孫行父因以爲言耳聖人豈以僞赴者定獄乎其書國者蓋必賊由大臣而未得其主名也

# 御纂春秋直解卷第七

癸丑匡王五年在位六年弟定王立

## 宣公

名倭文公庶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桓宣之簒則一而情稍殊桓首惡也宣與聞耳其卽位則同而實逈異桓以罪歸寪氏賊已就討隱爲己攝本宜立也宣則內倚仲遂外結齊援同於繼正遂自立耳故皆行卽位之禮春秋據實書之以著其惡



公子遂如齊逆女

桓之簒翬爲逆女宣之簒遂爲逆女其爲先君之賊時君之謀主可知翬謀成於內其婚齊以結援蓋後圖也遂謀成於齊其婚齊以固位蓋本計也權臣鄰國比而弑立竟以喪娶明夫禮且同惡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不稱公子蒙如齊也稱婦有姑也出姜歸齊矣其以妾母爲姑者敬嬴也殺嫡子出夫人汲汲乎以姑自處蓋其本志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據傳納賂以請會也自去冬至夏行父如齊者再僕僕往來同惡之情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晉三殺大夫皆稱人盾主之也放胥甲父稱國非盾主之矣據傳討河曲之戰不用命者則趙穿罪首也已八年矣前不討者盾庇之也今盾委曲釋穿而蔽罪於甲父甲父既放穿實懼矣於是而穿之謀亂益急明年遂有桃園之弑

公會齊侯于平州

定公位也簒弑之罪豈可以會得免蓋當時好賂容奸其流極之惡習也公志定位齊志得賂不書

及而書會乃治亂賊必先治其黨之義使人不敢黨賊亂可弭矣

公子遂如齊

拜成且致賂也自宣之未立及位之既定遂凡三見而始終其事著首惡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內田不書諱失地之恥也此以賂齊蓋篡弒之由義不得諱也遂初許之今則致之不書致而



書取深罪齊也齊惡商人之殺舍而自立今之子卒猶舍之弒也宣卽位猶商人之篡也夫人姜氏歸齊猶子叔姬之出也況姜乃齊女子惡齊甥滅親黨賊失其初心何也田故也黃仲炎曰許田入鄭桓篡成郜鼎入魯督罪釋濟西入齊宣位定利之禍如此其極也

秋邾子來朝

黃仲炎曰僖文之世邾與魯抗宣篡而反朝之者畏齊故也齊悅魯之利邾畏齊之強而是非不問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爭伯也楚自克庸以來日強故爭伯鄭以晉於兩屬受賂失賊故背晉然楚又未嘗以兵脅鄭何遽助楚耶侵陳者陳棄楚卽晉也遂侵宋者著爭伯之志也宋爲望國又中夏之樞故楚成前此圍宋楚莊今復侵宋宋固有罪然楚非討罪也爲暴而



已陳傅良曰齊遂伐楚志不在蔡也楚遂侵宋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楚鄭侵陳遂侵宋蓋已移兵於宋矣晉師無及於陳而猶得以救書者楚鄭聞晉興師而遂去其救爲足錄也不書救宋者宋負罪也書救宋典型紊

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晉師卽救陳之師也楚旣去矣盾駐于棐林而以伐鄭召諸侯故四國來會會以定謀故先地而後伐伐必有師而四國止舉爵君重於師也鄭與師並重而不書盾抑盾不使盾主兵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秦與國也秦自敗殽而仇晉深結於楚今方扶



楚復無故而侵秦之與國是侮秦而啟之釁也趙穿實主是謀盾何以許之意穿欲作難託伐崇以專兵盾順其意而假之權耳次年桃園之事由穿握兵也經書盾帥師穿帥師微而彰矣

晉人宋人伐鄭

鄭未服也鄭旣卽楚矣宋人弒君晉不能討棐林之役見挫於楚鄭益輕晉今又與不戢之師而偕負罪之宋以臨之其不服也宜哉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兩書帥師見兩國之阻兵毒衆也書及見華元之主乎是戰也書敗績書獲見華元之殄民辱國也君將不言師君獲不言敗君重於師也卿將言師卿獲言敗卿與師等也胡安國曰自行師而言以元帥爲司命自有國而言以得衆爲邦本明此義



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河曲之戰至今七年秦晉幸無疆埸之虞乃穿無故侵崇速秦之伐伐者有言可執也圍焦不書畧秦之辭著晉失也宋敗於鄭而晉復挠於秦使楚得專意北方則盾之庇私而誤國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盾因救焦而復侵鄭蓋欲稍洗大棘之恥以塞宋

意耳不知始謀不臧不惟不足服鄭反招楚敵蓋是時盾憂內難託於伐國握兵自衛實無鬭心故棐林之役楚囚解揚卽還今與鬭椒遇又避之而去此其心固有在也桃園之事追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趙氏專故也君失政而臣專兵內除同列外得諸侯所由來者漸矣傳曰穿弑也盾爲法受惡夫弑君何事乃釋弑者不罪使不弑者受之乎亡不出



境反不討賊所以証盾之首弑也非姑以是坐之也其不出境教穿弑也暨乎返國方德穿之不暇而又奚討焉盾造意穿從之造意者首孔子之刑書也越境乃免非孔子之言也盾不與弑雖不出亡猶將宥之果弑雖逃之海濱詎能解免哉奸雄之敢爲大逆者恃其智與辯以爲吾陰爲其實陽不受其名而聖人不爲所欺也於是乎奸雄之術窮而亂賊懼爲法受惡云乎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養而未成曰牛在滌三月曰牲牛之口傷牛自傷也魯既僭祈穀之郊今方正月又僭日至之郊且王喪未葬幾欲同王之越紼行事矣乃者不得已之辭猶者贅辭也可已而不已也

葬匡王



四月而葬速也會者不書微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允姓秦晉共遷於伊川者耳異類逼居王都秦晉之罪也然是時未聞爲患亦與楚無憾楚莊伐之蓋以窺周室也傳載其觀兵問鼎逆情著矣止書伐戎道其可道者耳先儒每以稱爵爲褒觀此則知不可通矣

夏楚人侵鄭

鄭從晉也據傳晉侯伐鄭鄭及晉平不書者事可
畧也繼伐戎而侵鄭楚勢益張故獨書楚侵以著
猾夏之罪
秋赤狄侵齊
狄之别種有赤狄又有白狄赤狄近晉白狄近秦
宋師圍曹
宋鮑篡立之二年武氏之族道昭公子而奉鮑之
母弟須鮑殺之因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

宋不書者非討罪不足書也然曹師何為至宋哉
鮑不自反而恃强圍國不待貶而惡見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月日不具闕也冬卒而冬葬蓋在三月之内速也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
莒郯相怨郯魯姻國也公因欲為郯平莒夫平不
可偏重亦非可用勢書公及齊蓋借勢於齊也書
莒及郯蓋責重於莒也故莒人不肯見同心不服
非獨其君也公不自反怒而伐之暴矣况因以為
利乎書取向深病公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據傳公子宋造謀歸生從之則宋為首乃歸獄歸

生何也歸生正卿也宋有逆謀不正其誅反撓而
從之其罪大矣且宋何以謀之歸生權在歸生也
歸生懼宋之反譖而從其謀蓋歸生先有無君之
心而宋乃以逆謀告之苟非同心彼敢同謀哉宣
十年傳載鄭人討亂斲歸生之棺不聞治宋也則
歸生親弑可知春秋之權衡審矣
赤狄侵齊
以齊之强而狄連歲侵之齊無政而中國無伯具

見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所以篡齊輔之也既結以賂復僕僕而往朝焉益媚大以求安也然明年高固使齊侯止公亦殆矣春秋備書之以著齊魯之惡

冬楚子伐鄭

左氏鄭未服也夫鄭弒君伐之可也然楚非討罪也爭鄭耳是猾夏而已矣



五年

春公如齊

方適冬而又如齊失位而屈於大國已甚矣左云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公五如齊獨此歷時乃返經雖諱止公之跡然繼書齊高固逆叔姬其實不可掩矣以見止而聯姻齊臣降尊失列辱及先君乃飲至於廟乎故書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魯有嫁女於大夫者矣齊高固則以魯而得之公又自主之故書於策益身為不義故恐辱而屈於人如此

叔孫得臣卒

不日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禮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壻遣使反馬今固親來非禮也女嫁歲一歸寧今叔姬嫁未踰時又偕高固而來亦非禮也且固無君事齊恣其行魯與之接棄典而縱私故書以示戒



楚人伐鄭

前書爵君將也此書人大夫將也傳稱荀林父救鄭而不書削之也趙盾歸生同為大惡故同惡相保耳若書救則似善之而討賊之義隱矣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也不能服楚而徒侵陳義何居乎且盾負大惡莫之能討而摟諸侯以討人春秋傷之宣之元年楚侵陳而晉伐鄭曾無幾時楚伐鄭而晉侵陳小國之困生民之塗炭極矣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來盟稱使前定也定從晉也宣事齊而外晉衛與晉睦故爲晉致魯既約言矣魯猶有疑而衛任其無咎故使良夫來盟盟而卒見辱盟不可恃審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

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伐萊從齊令也萊近齊而遠魯齊欲并之而魯助其虐公固甘爲齊役魯民何不幸耶

秋公至自伐萊

助人伐國不義也以是告至誣其祖矣

大旱

螽災之後繼以大旱民不聊生矣宣事齊而不恤下至爲之伐無罪以自戕其民以是薄陰陽之和而旱作經以大書危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晉自兩屆會盟諸侯不序失伯職也成公立已五年請王以合諸侯王命王叔洫之盖有志於諸侯也故復序復序者望之也無王而思伯盖亦不得已矣奈成立於盾其本不正而政猶在盾故無能爲也據傳晉人止公於會而不與盟公昵齊忽晉實自取之故諱而不書但冬會而春至考其故而自見矣

八年

春公至自會

見止逾年以賂得免會與晉均罪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如齊者君命聘齊也乃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蓋至黃有疾遂因自反於何知之以卒于垂知之夫大夫受命雖死猶以尸將命豈疾而可復乎昭二十三年公如晉有疾乃復公自行也故書疾臣不



可以疾而棄君命故不書疾垂訓遠矣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者時享之常何以書為猶繹去籥起文也遂如齊書公子卒則書仲者遂弒君春秋雖屢著其貴而未明正其罪今因其死削其公子罪遂也仲者遂字生而賜氏自是世仲氏也罪宣也黃與垂皆齊地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祭之明日賓尸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心於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猶者可已而不已也萬者舞之總名籥者文舞也去籥以示變也仲遂賊也本宜即誅然未正其罪而身為國卿則當為之廢繹以全君臣之義夫臣之事君以忠君之使臣以禮不辱君命之死靡他忠之盛節也敬待大臣榮生哀死禮之善物也有疾不復教臣以忠卿卒不繹教



君以禮雖惡其人不可不明其道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氏文公妾也稱夫人踵成風也然其實則異矣莊公夫人哀姜淫而弒君見討於齊文公夫人姜氏無罪而為亂臣侍妾所逐義不當絕非哀姜比嬴氏與仲遂比而弒嫡子逐嫡母立其子而自尊焉亦烏得與成風比也惟王室不競伯權不立終不見討故遂以卿卒嬴以夫人薨春秋書之蓋傷

之也然篡弑甫八年耳遂死於齊蕆隕於魯相距
八日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相類豈非天哉亂賊
亦可以知懼矣

晉師白狄伐秦

晉侵崇致秦來伐自反可也白狄與秦同壤晉與
爲婚而結以伐秦黨非類事佳兵故與狄同序深
責之也且晉屢因伐秦而失伯今黑壤之會諸侯
方睦不思制楚而伐秦失計甚矣



楚人滅舒蓼

前書徐人取舒舒已滅矣曰蓼曰庸曰鳩則其同
宗而異國也滅舒蓼楚益張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

己丑葬之期也克能也不克者欲葬而不能雨甚
也卜以己丑延至庚寅且猶未可遂至日中禮之
變也葬者愼終之大節故謹而志之

城平陽

不時且非義也方舉大喪又興此役重困民力矣

楚師伐陳

從晉故也楚伐陳晉不能救自是復從楚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有母喪而遠朝齊忘哀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宣公兩如齊而於京師缺如也今身如齊而王使
徵聘則遣大夫一行比事直書而罪著矣

齊侯伐萊

狄比侵齊不敢報而亟伐萊齊惠之畏强凌弱也
如此襄五年齊卒滅萊

秋取根牟

根牟微國也國何以書取諱內滅也昭八年蒐于

紅自根牟至於商衛蓋卽其地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楚爭陳鄭十有餘年晉因陳卽楚而先會扈蓋俟陳服也不服始伐之庶爲有辭焉且晉嘗救陳所宜與也而卒不至故列序諸侯而繼書伐陳深責陳也旣會而不親伐有疾也諸侯來會必以師聽命不書諸侯之師者林父兼將之也新城之會大夫主盟扈之會大夫主伐會盟征伐皆自大夫出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諸侯卒皆不地外事則畧也事關天下之得失則書故卒于師書師卒于會書會此則旣會而晉侯獨以疾留非會時也故書扈以表其志與書鄭伯卒于鄵宋公卒于曲棘意同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晉衛二君皆不書葬魯不會也魯專事齊衛爲之通魯於晉黑壤之會爲晉所止故扈之會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非禮也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宋人圍滕

滕喪不弔且用衆以圍之不仁也閒晉喪而侵小不義也趙汸曰齊桓卒而宋執滕子晉伯衰而宋圍滕中國無伯小國之憂也宋襄執滕子身亦執於楚宋文圍滕國亦圍於楚中國無道蠻夷之資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閒晉喪而猶夏郤缺救之書之以善晉也前此荀林父救鄭不書何也彼時趙盾弑君而專國鄭亦方有弑君之亂故削之也今盾死而政在郤缺非盾比也明年傳載鄭斲歸生之棺意此時歸生

已死矣鄭以晉救遂敗楚師於柳棼

陳殺其大夫洩冶

凡稱國以殺大夫皆罪專殺也而專殺之中又有異焉如申侯里克則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也洩冶則無罪也陳靈與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進諫蓋其職耳幸而聽所全大矣不幸而死是死於忠也書之以見殺諫臣者必有弒君亡國之禍非僅明冶之無罪已也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比年朝正直過六年朝王之制矣屈體媚齊一至此乎

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侯悅魯之媚已而歸所賂也經書歸田凡三鄆讙龜陰之田齊景動於魯之義故書曰來歸服辭也讙及闡齊悼以哀公之悔過故書曰歸順辭也此書曰歸我責辭也蓋以明賂也取之時不言我者田非宣之有篡國而因以為利也絕之於宣也歸之時言我者田非齊之有魯田而歸魯也絕之於齊也而二國之罪著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書氏以族奔也君卒而奔必君所寵也嗣子在喪



高國逐之也以其宗彊故能返於齊而為亂

公如齊

奔齊喪也不書葬內也趙汸曰奔喪臣子之事宣事齊恭矣莫甚於奔其喪其後成公送晉景之喪襄公且送楚子之喪甚則昭公弔少姜而晉不納魯曰卑矣其失自宣公始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淫於夏氏故也觀株林之詩淫而荒矣又殺忠諫宜其及也以弒君大惡故正名以治其罪

六月宋師伐滕

宋閒晉之多故前既圍滕今又伐之故稱師深惡其淩小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公奔其喪卿會其葬於齊則過而於匡王則缺其罪大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是時陳有弒君之禍乃釋陳而事鄭則非義矣且以討逆遺楚也貶而人之晉之失伯也宜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報仲孫蔑也公羊以王季子為王母弟不書弟為卿也若槩書王子不知為母弟故書季以別之蓋明王之重魯也宣以篡立且十年未朝乃因魯聘而以母弟之貴報之王靈益不振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宣初立邾來朝何負於魯而伐之又取邑焉暴且貪矣歸父未終父喪而伐邾其濟惡而專魯也如是不終也宜哉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聘新君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聞齊喪伐邾而即如齊畏討而卑以事齊也是年公兩如齊使其臣者三為王下聘而不往拜命直書而罪著矣

齊侯使國佐來聘

魯之朝聘齊惠皆不報頃公甫立遽來聘魯何也蓋國不靖而結魯也齊惠卒崔氏奔國之不靖可知然嗣子能盡孝守禮人心自固矣彼宣之庸豈足為助而汲汲乎既以三月而速葬復未逾年而

即吉書齊侯書使著忘哀之實也胡安國曰嗣位之初舉動若此已失守身之本矣喪師失地幾見執獲宜哉

饑

大水故也野有蓋藏君勤振救雖災不饑此以饑書由宣虛内事齊不恤其民而浸無補救故大水之後民遂乏食其責之深矣

楚子伐鄭



鄭介晉楚不能自立春秋恒閔之特以晉於兩屆失賊忽而從楚是入楚黨也嗣後鄭一從晉楚反得以叛責鄭凡五加兵焉鄭自取之矣左云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但觀次年經書楚盟鄭而晉反會狄則此之救鄭逐楚且留戍者非其實矣使晉果能攘楚鄭未有甘於從楚者也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晉不能討陳又不足庇鄭故皆折而從楚矣特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著其强也胡安國以楚莊謀討陳賊而進之非也據傳楚侵鄭及櫟鄭既服并徵會於陳而爲此盟盟後踰三時始討夏徵舒其時陳侯在晉使辰陵有謀陳侯豈復如晉乎陳傅良又謂予楚以伯更非矣春秋所以予伯者以



其尊王楚既僭號莊復觀兵問鼎即有微善烏足贖其大惡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齊命也齊魯平莒而不肯魯既伐之取向矣齊復伐之其志可知也魯會伐萊又會伐莒歲饑而屢興師民不堪命矣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楚盟諸侯于辰陵晉莫敢問乃孜孜於狄且往會

焉晉衰甚矣楚遂假名以討陳不惟勢足陵晉義亦足以傾晉矣不自反而爲邲之戰以爭鄭宜其敗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人者討賊辭也衛人殺州吁國討也蔡人殺陳佗衂討也楚人殺陳夏徵舒蠻夷討也皆善之也善在遠則責在近周天子與諸夏何事乎又嚴佚賊之罰也



丁亥楚子入陳

殺夏徵舒書楚人公也入陳書楚子私也陳背晉而托國於楚者也徵舒以忿恥弑君楚莊有志討賊即辰陵之會召而戮之可矣乃盟後半載興師以來且陳侯又在晉是擣虛之計假義以圖利耳徵舒食邑在株執之株而驅之陳都轘諸栗門遂入陳而縣之假討賊而巧取國也特書丁亥於殺徵舒之下入陳之上蓋旣殺徵舒遂乘間而入陳

其事旣白其心亦得矣入者滅而不有之辭聽申叔時之言而復封陳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凡國君書納國其自有也順辭也楚納頓子齊納北燕伯是也二子陳大夫耳大夫去位假外權以抗君書納逆辭也故絕之而不繫於陳也二子爲陳致亂陳靈旣弑二子奔楚因誘楚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今旣知陳不可取矣因納二子使



執其國柄以事楚蓋其心一於利耳春秋先旌其討賊之義後著其入國且納亂臣之罪彰善癉惡纖介無遺非聖人孰能修之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葬者臣子之事賊不討不葬責臣子也晉之弑州蒲也以車一乘葬於翼東門之外至是楚人殺徵舒而陳之臣子始葬其君禮也故得書葬

楚子圍鄭

春秋不予楚以伯其爭諸侯皆正其猾夏之罪況楚旣與陳鄭盟于辰陵口血未乾遂假討賊而入陳鄭安得不懼而貳於晉楚不自反遂圍其國暴矣傳載其克城而入鄭伯屈降楚子退師許平猶未成乎入也故止書圍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師之出以救鄭也乃春被圍而夏末始至則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故不得書救以晉及戰者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書林父帥師主乎是戰者也主之者責之也夫晉景嗣靈成之後伯業不競楚莊方强晉旣無及於鄭乃不量力而輕與之戰林父不能節制其屬又不能躬帥力戰楚師一乘倉卒莫措鼓於軍中倡爲奔北書敗績深罪林父也城濮晉敗楚邲則楚敗晉喜晉而惡楚者外之也外楚所以尊周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求逞於宋蕭宋之附庸滅蕭所以逼宋而威諸侯也蕭在宋南自楚至宋蓋千里楚之患深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與衛曹比鄰蕭滅而畏逼則懼而同欲倚晉然



晉與諸國不能任賢明政而徒要盟以禦楚末矣新城同盟諸侯之散者復合已爲晉伯之衰今雖有懼難聯交之心而謀之無成又在新城下矣故稱人以畧之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淸邱之盟陳人不與宋伐之爲晉討貳也然陳有弒君之亂晉初不能討比楚討之而定其君陳之服於楚也固無足怪宋踐要盟而代晉責陳之貳

亦不自量矣附庸見滅不敢問楚而泄怒於陳故救陳者得書救言陳無罪而被兵也然清丘方盟而衞顧背晉以媚楚復何心哉兩有罪焉直書而義自見矣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左云恃晉而不事齊也間晉之不競而肆暴韲之戰所由肇端乎書師著用衆以淩小也



夏楚子伐宋

楚滅蕭其志在宋宋不圖自固其本輕爲兵先伐楚與國宋失計矣然宋以踐盟召兵晉不能救其何以宗諸侯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邲之敗林父實尸之即先縠違命先濟林父亦可令軍毋動按法行辟乃林父既聽韓厥之言而同濟矣魏錡趙旃重激楚怒倉卒無備而敗是林父身爲主帥應爲誅首魏趙召釁僨師先縠剛愎專恣厥罪惟均乃林父已復其位魏趙皆置不問事已逾年罪獨歸縠可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見其出於君與大夫之喜怒而非正刑也

十有四年

春衞殺其大夫孔達

爲救陳故悅於晉也孔達尋陳衞之舊約而背晉之新盟至欲以身紓國難其志可憫其事則舛矣今晉來討而違以縊死非衞殺之也然進謀者臣制命者君始則用其謀以行私既則用其死以謝過失君道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邲之戰以救鄭也師不用命故敗今乃不知省德而務武不思制楚而殘鄭其圖伯也末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不量己而伐陳固爲失計然楚爭中夏鄭服必次及宋雖無釁亦不免於兵故始則滅蕭以逼之今又使不假道以挑之伐之不屈繼之以圍得宋平而後已甚矣楚之暴也是時晉莫急於救宋乃勞師於鄭而置宋度外至比之鞭長不及鄭既不得宋復失之楚氛日熾而晉遂一敗不振徒畏楚强而昧緩急之宜故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楚圍宋適時其勢危矣宋入楚則次及齊魯然齊强而魯弱畏楚尤甚欲兼事楚而懼齊責也故於會謀之明年歸父會楚子則稟命於齊而齊許之可知矣齊何以許之蓋楚使申舟聘齊未至而宋殺之齊楚固欲交好矣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以無名不義圍宋已歷三時堅守不下宋志亦可憫矣魯望國也縱不能救忍助虐乎乃會楚於宋城之下使圍者益張受圍者益困而無望矣且兵未及魯望風薦賄獨何心哉歸父會齊方還即往會楚則其謀可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圍宋久矣宋不下望救也楚千里而圍國久不下師老矣此與城濮之勢同晉復伯之機也晉不出而魯會焉宋絕望故不得不與楚平不舉國而書人者穀梁謂上下欲之是也華元以情告子反以義許之宋不甘城下之盟楚子亦勉而從之也平先宋內辭也亦著宋之義也而不救者之失亦見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赤狄之別種戎狄無爵其書爵必曾受王命

者也潞之罪在其臣酆舒執而戮之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可也滅其國而以其君歸何義乎且楚逞志於宋坐視而不救狄無晉虞而妄興大師私利其土悖矣故林父爲帥不書而書師責其失伯且惡暴也

秦人伐晉

此秦桓公也曷爲稱人蓋秦以晉敗於楚乘隙而動非義矣故秦伯自將稱人晉雖敗秦不書畧晉而責秦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杜預曰王子札也生殺王之柄周衰諸侯既已專殺今內臣一朝而殺二卿王不能討王靈益墮矣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自齊惠後魯事齊漸怠宋之會又兼事楚齊蓋有以議魯矣高固娶於魯故蔑因固之出而往會焉以自解於齊也本之不正惟事畏人亦可鄙矣

初稅畝

治地殷曰助周曰徹助則公私徹則通公私徹猶是助耳宣之稅畝左氏云穀出不過藉旣藉矣又履畝而稅之是過藉也變法以厚歛書初病其作俑以厲民終於哀公則二猶不足矣

冬蝝生

蝝螽子也周之冬夏之秋也穀將熟而蝝生災重及民也天災洊至不畏天而剝民故謹而志之



饑

宣再書饑矣加賦凶歲坐視民死失君道矣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滅潞氏猶有辭也甲氏其别種留吁尤其微者耳復何罪而滅之使無遺類乎況攢函之會未幾

而滅狄者三大無信矣晉自爲楚敗惟務并狄土以自肥其五伯之罪人矣士會爲將而書人深貶之也

夏成周宣榭災

成周東都也宣榭宣王之榭也其制有堂無室以便射宣王講武於此詩所謂復會諸侯於東都者是也振衰撥亂以成中興之業其遺跡僅存遇災而燬天示意以儆周也



秋郯伯姬來歸

以自歸爲文有過而出也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源至於出則人倫變而教化衰矣張洽曰雖諸侯之尊當諭不教而受之也

冬大有年

十八年中屢書災僅一大有年亦云幸矣書之以爲民慶也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自楚莊之強蔡許不見於經屬楚也宣公爲人計利不顧義其初賓齊得國獨厚於齊雖天王之尊盟主之強猶簡其禮今則附楚蔡許爲楚之私皆會其葬比事而其情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衞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穀梁曰同外楚也楚已得宋晉侯懼而爲此盟公雖附楚因晉徵會又從晉也且當是時宋鄭陳蔡從楚衞曹邾從晉而魯兩屬今晉侯親出而四君偕來故書同然不修政自強而要盟以相固則亦末矣至徵會於齊而齊侯以婦人之笑怒郤克是以有明春之伐與成二年鞌之戰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諸侯之兄弟爲卿本其先君而書公子以別於今君也其以事見而書兄及弟變文也義繫於事也至於卒則非以事見而以人著矣肸不爲卿卒不應書其書卒重其人也故不以貴別而以親通曰公弟賢之也宣弒立肸心非之以義故不爲臣以親故不去得弟道矣公於其卒有加禮故書叔錄



異數也肸不爲卿而其後則世爲卿此叔氏之始也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斷道同外楚而齊不與非義也第齊爲伯餘惟晉文之盛齊從之今晉伯衰矣能必齊之從乎且楚侵軼中原晉不之問而勤師伐齊是避楚而殘夏也諸侯齊秦爲大晉既失秦今復怒齊楚莊不死將收卞莊之利矣衛從之懲孔達之殺也書世子譏也世子不可以帥師也

公伐杞

魯杞世婚僖文之世皆來朝宣立而不至不至義也宣伐之適以自暴其惡而張杞之義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賊在內曰弒自外曰戕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人微



者繫以邾謀出邾子也前用鄫子今戕鄫子邾惡極矣地以鄫罪鄫也用鄫子于邾而不報戕鄫子于鄫而無衛鄫之臣子其罪大矣

甲戌楚子旅卒

楚君自是始書卒蓋魯事之一如齊晉故從赴而書書子正其爵也不葬者其僭號不可書故削之也楚旅以前雖僭號猾夏至睥睨周鼎力爭諸侯則旅爲尤橫論者乃謂進之是以爵之貴之是以

卒之失春秋之旨矣

公孫歸父如晉

宣公之初一意事齊及楚圍宋即使歸父會楚至晉微會公即自往會晉晉伐齊而齊服又使歸父聘晉蓋惟利爲向背而已據傳歸父謀因晉力去三桓以強公室但仲遂身爲大逆歸父嗣專國柄乃以己之不正正人乎即去三桓歸父亦一三桓也於公室何益哉况不能以禮己亂而召外兵適



以速禍耳宜此舉爲失計矣是時晉政亦在強家又事晉未久故所謀無成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還自晉事畢也至笙未及國也遂奔者君薨而家遣不可以返也不言出自外奔也宜以仲遂立己而愛歸父用之太專三桓忌之久矣今又謀去三桓益重其怨公薨而三怨作故奔夫遂之弒立爲

子孫計耳不旋踵而家遣子奔可鑒矣傳載季孫追論仲遂之罪臧孫比而逐歸父不以君薨爲戚不以嗣君爲意罪不容誅矣歸父聞君薨家遣墠帷成踊反命乎介於禮有足觀者惜謀之不臧宜其及也

御纂春秋直解　卷七　宣公十八年　四二

# 御纂春秋直解卷第八

辛未 定王十有七年 在位二十有一年子簡王立

##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經三書無冰襄公二十八年春無事繫於春桓公十四年二月無事繫於正月之事之後此則正二三月皆有事繫於二月之事之後蓋冰統亥子丑月爲候亥始冰丑則堅至寅而解凍矣故以二月爲限也此恒燠之罰事關天下而國亦與焉是時成公幼政在三桓紀綱縱弛之應乎胡安國曰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紀其本末至雨雹冰雪則悉書蓋天人一理也觀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盈虛消息此敬天勤民愼於微之意每愼於微王道備矣

三月作丘甲

此因謀齊難而益兵也邱甲邱出一甲也司馬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賦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是四邱共出三甲也今邱出一甲則一甸四甲而士卒凡百人總一乘計之增一甲矣積三甸計之增一乘矣作與初



皆創立之名而義不同食賦之額歲歲取之由初而及終也兵賦之額有事用之有作而有止也然紊先王之制以重困民則一也是時行父以齊之一笑怒齊邱甲之作與後四卿之將皆行父故也其罪大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行父當國憾齊人之納歸父又聞其將出楚師故結晉晉旣怒齊亦欲懷魯故不憚降尊而爲此盟

蓋皆以締私而分義不顧矣故書以譏之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不書戰不以戎抗王也至尊無敵無敵而有敗自敗也戎非能敗王師王師自敗而已自治之道也自治而天下定矣

冬十月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魯背齊事晉故齊怨之第亦棘方盟齊師遽至伐魯喪而與晉爲敵不待貶而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傳稱衛侵齊蓋乘齊伐魯而擣虛耳齊知之即以伐魯之師禦之新築則衛計不行矣良夫不聽石稷之言而遽戰喪師辱國故以良夫主此戰也衛書將書帥師事起於衛明矣齊止書師其爲伐魯



之師明矣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策書之體將舉元帥今魯四卿並書者各自將也既作丘甲掃境興師也晉郤克與魯衛諸大夫皆有憾於齊齊又伐魯敗衛故以北鄙新築爲辭因以各泄其憾是四國大夫之志乎此戰也齊師敗績有敗道也無禮以生釁肆暴以結怨而又好勇輕敵宜其敗也晉賞鞌之功作六軍而六卿專晉之機兆矣季孫一怒掃境興師自是魯知有季不知有公矣良夫之子林父逐君立君爲衛亂首矣大夫專政兵革繁興詐力相尚而禮若弁髦特書諸卿著當時之橫而憂其繼此之禍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齊師既敗納賂求免卑亦甚矣曰如師盟不盟未

可知之辭也乃郤克恃勝以不義求多於齊爲國佐正辭所屈其氣遂餒而及之盟是晉欲盟而制盟反在國佐也齊伐人而自伐晉侮人而自侮可鑒已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齊之賂也晉得寶而魯衛各得侵地其書取與僖



公取濟西田同

冬楚師鄭師侵衛

衛從晉伐齊故楚假救齊之名以侵衛鄭序楚下聽楚役也稱師用衆也晉既用傾國之師以勝齊遂無力救衛而十一國胥從楚矣楚居喪而伐喪鄭黨楚而殘夏晉爭小而失大均罪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據傳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蜀而不書侵何也師方向魯三桓遽使公出迎未成乎侵也以望國之君會判變之臣不諱公何也著三桓之惡也楚師本爲救齊而肇之戰季與叔實主之恐身被執辱故以公當之也侯伯以嘉禮會盟三桓往與抗禮楚臣帥師以來使公辱焉比事以觀不臣之惡著矣楚卿書公子自此始其勢日強不得不詳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楚主盟也魯無立志先諸夏而往會由是楚召盟而諸國皆至矣書公及深責魯也嬰齊之出稱師著其衆也會書名責其抗也盟書人抑其強也諸國之大夫皆稱人惡其替也胥天下而從楚不足序矣新城從晉大夫盟此從楚大夫盟變愈下矣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從楚猶夏晉伐之宜矣第衛方被侵畏楚不出

諸國盟蜀畏楚不爭楚去而乃出乎晉之無能甚矣宋衛倏楚倏晉恥也楚來公首從之楚去公首背之抑又甚矣宋衛未葬從戎罪也然從晉命晉亦有責焉耳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昭穆之廟皆曰宮舊主遷新主入必新之新者易檐改塗而已是時宣公方入廟不稱謚而稱新宮者以災故不忍言也三日哭哀也無譏焉以災書耳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蓋以厚而踰時且疑於王禮也宋君背殯從戎而以厚葬明孝悖矣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也且喪畢而朝以事周者事晉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以此伐之然鄭且背晉而專事楚何以責許乎鄭受晉伐又伐許以怨楚是兼搆晉楚也況許者鄭之南蔽也盡釋許以爲外扞而自撤之失計矣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不繫國內邑也公羊曰汶陽之邑也復故地而民不服者稅畝邱甲賦繁役重棘不願爲之民也成公不修德政以來之而命將興師環而攻焉失撫綏之義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赤狄之餘也滅人國而不留餘不仁甚矣徒逐利焉耳良夫每從郤氏之役同惡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據傳二卿使來聘且尋盟蓋皆有君命也然來止言聘而别言盟者聘以結好盟以質疑重好而惡疑也不書公諱之也庚於晉班在三良夫於衛則上卿也先盟庚非禮也蔑周班而懼伯主也

鄭伐許

再伐許也惡鄭也不書人與師闕也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未嘗聘魯此繼晉衛而來聘蓋因三年會伐鄭而相結耳衛與宋皆未終喪而交聘非禮矣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杜預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公以蜀之盟背晉從楚內有懼焉故比年如晉不知過恭反以召侮矣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據傳公以晉侯不敬欲求成於楚行父諫之而止家鉉翁曰魯成中無主故楚之強足以動之而乞盟晉之慢足以移之而思叛從楚如晉備書之而其失著矣



冬城鄆

鄆即汶陽之一邑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自固雖時亦書重役民也

鄭伯伐許

三伐許矣既速葬以儉親遂背喪而爲暴且未逾年而書爵已成君也不子矣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去年杞伯來朝言其故則杞伯固有辭矣故以自
歸爲文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他國大夫非過吾境而使大夫往會之非禮也汪克寬曰自文公十一年彭生會郤缺宣公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以爲常魯



政在三家晉政在六卿是可見矣

梁山崩

梁山本在韓國以滅於晉遂爲晉有崩不繫晉爲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桓王以後政不行於列國定王以後政不行於畿內不書葬魯不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齊自戰鞌之後服於晉兩君未相見也鄭屢伐許楚人怒焉欲從晉故大會以謀之定齊於新服反鄭於久叛合宋魯衛曹邾杞而申命之此復伯之機哉然天王新喪而會盟不廢無王之罪視他盟有加矣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會晉之後晏然歸國書自會而不奔王喪之罪著矣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武公周公九世孫成公十一世祖也佐宣王征伐有功故謚武諸侯五廟而魯六廟太廟太室不毀二昭二穆迭毀則武宮之毀久矣左氏謂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而服虔以爲禱

武公而勝故再立其宮公羊傳曰立者不宜立也
蓋季孫之罪也
取鄟
鄟附庸國也書取諱內滅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晉令也宋以國難辭會故也前楚莊圍宋九月晉
不之救蟲牢之盟宋實與焉未有貳心諸侯未歸
又謀再會晉令實繁乃尤宋辭會使衛侵之不亦



過乎良夫屢帥師專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受侵宋之命也公比年如晉大夫又繼往焉伯政
之煩苛小國之困敝具見矣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魯與宋嘗會矣嘗聘矣嘗同盟矣晉命伐之不敢

以義諭晉而遽伐其國可乎況國之大事惟戎聽
命於人而輕用之其何能國戰鞌四卿並書此又
二卿並書大夫益強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背楚即晉是改過遷善也且又居喪嬰齊伐之
不義甚矣楚大夫帥師至此始見於經蓋政在大
夫列國皆然嬰齊固效尤耳
冬季孫行父如晉



據傳賀遷也晉遷新田擇利自便蓋常事耳故不
書或曰復侵宋之命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即晉而楚伐之不得不救遇楚於繞角而楚師
還救鄭之義伸矣乃又移師侵蔡則無名矣復遇
楚於桑隧而晉師還蓋謀之不臧而知難而退也
書以予其救而其侵蔡而避楚則略之予善長而
恕其不及也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牲變也郊牛牲之至重者鼷鼠乃得而食其角乎一食猶曰偶也再食則非人之所能備矣蓋魯之僭郊天本不享鼷鼠之災又天意之不允於魯也程端學曰時成公幼弱三桓擅政鼷鼠食郊牛角天示譴也不知懼而又食其角天譴深矣



吳伐郯

吳太伯之後其始見經止衆國外之也爲其踵楚而僭號也伐郯猶夏也楚患未艾吳復興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曹爲魯兄弟之國僖文以後屢朝於魯魯未嘗報聘以其小故也邦交之非禮可知矣

不郊猶三望

凡書免牲免牛即不郊也正月書免牛則曰至不郊可知今五月則祈穀亦過時矣既不郊何以書蓋魯以五月而三望也猶之云者可已而不已之辭也不時且非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再救鄭也伯職修矣前之救猶大夫今則九國之君親將不踰時而皆至鄭恃以不屈於楚盟蜀之後晉伯復延賴有此耳故書以予之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晉兩救鄭皆未至而楚師退楚之兵力猶未衄也諸侯蓋同懼楚故晉於救兵未返即爲此盟所以釋諸侯之懼而弭其貳楚也

公至自會

諸侯會而楚師退不煩兵而已得救鄭之善故即以會至

吳入州來

州來楚附庸國吳楚之介要地也吳本屬楚晉使巫臣於吳教之叛楚凡屬楚者吳盡取之嬰齊奔命於吳不暇內侵其鋒遂挫然目前適楚以害後且自樹其敵蓋不強於政治而藉外助終非善計也

冬大雩

旱也周之冬夏之秋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良夫子也孫氏世執衛政而外結晉之強家故見惡於君遂奔晉後由晉復歸爲衛患者幾四十年蓋晉之強家爲之援也晉君不知大義聽於強家庇亂臣以危人國而己之國亦且陰爲強家所移是可鑒矣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本魯地而侵於齊鞌之戰晉令齊反之魯今齊服晉而屢從晉役矣晉又思悅齊仍奪而與之來言者義不可而強爲言也蓋齊之也不義且失信矣反己之故曰歸得非其有曰取前於魯言取今於齊言歸何也蓋藉晉之力而不能要於道雖己田猶非己之田也故曰取順晉之命而不敢執夫義雖己田一若齊之田也故曰歸其曰歸之于齊者歸非其所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與楚爭蔡也大國爭衛小國受敗前於鄭書救喜之也此於蔡書侵陋之也聖人之情見矣

公孫嬰齊如莒

與莒通也魯嘗平莒鄭莒不肯屢伐之蟲牢之盟莒人在焉故與之通後復脅於晉而伐莒魯之邦交如是乎

宋公使華元來聘

元非專行聘也兼爲宋公圖婚爾故繼書納幣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婚禮不稱主人而書宋公使者無母之辭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內女惟紀叔姬宋伯姬書之特詳賢之也納幣本可略而不略斯以見其賢故特書之也嗣此書來媵書致女辭繁不殺皆此意也將有其終故錄其始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同括之殺由趙莊姬譖以將爲亂也晉君信之而



欒郤徵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然趙氏子孫以無罪死其亦盾專晉之禍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天子天王通稱也經書天王二十五此書天子書錫命二此書賜命且公穀亦皆作錫命蓋傳寫誤耳魯成未嘗入覲又無功德可褒錫命何爲哉王於魯凡三錫命桓終未入覲追錫之也文不待入覲預錫之也成八年未覲就錫之也胥命天子所以御天下而輕用之王靈替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內女來歸不書卒齊子叔姬郯伯姬是也此以杞伯逆其喪以歸不可以不書絕於杞而仍以杞目之示從一之義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吳伐郯晉不能救力屈而服於吳豈其得已哉晉



遽興師伐之是小國無所依庇而交受兵也昔已失之楚今又用之吳深責晉也魯與郯婚廼於強令亦非也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錄伯姬曷爲書其媵後有晉齊焉見大國之皆來也程子曰一女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以叔姬爲賢初不當出以爲不賢則喪不當歸據傳魯請之昔何以受之今何以請之胥失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無事而復盟諸侯懼貳也晉自馬陵之後受林父之奔以隙衛反汶陽之田以攜魯力不敢問楚而侵蔡威不足及吳而伐鄭不知自反乃以威制而約束之雖屢盟奚益哉春秋書同盟有喜其能同者有幸其猶同者有危其僅同而終將不同者隨事考之可矣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內女之歸常事耳常事可略而書錄伯姬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程子曰古者三月廟見始成婦也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魯重伯姬故使卿致

晉人來媵

晉伯國也伯姬之賢聞於四鄰故亦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春會于蒲鄭方從晉楚人以重賂求鄭鄭畏楚之強而復貪其利竊會於鄧信有罪矣然旋復朝晉是終未敢背晉也而遽執之暴矣何以知其來朝既未侵伐亦非會盟而直書執來朝可知也執其君旋伐其國是欲出其不意而滅之耳何以服鄭伯而慰鄭人之望後雖暫從晉而卒從楚撓中國者凡二十年尚誰咎哉故執稱人責其無王伐稱帥惡其肆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據傳楚侵陳以救鄭又自陳伐莒不書救鄭者不赴鄭而侵陳非可言救鄭也亦不書侵陳者楚志不在陳而在深入以撓晉也書莒潰責晉也馬陵與蒲莒方同盟又非遠國而不救何哉莒小國豈足抗楚其無備之罪可略也且秦與楚隔豈意楚之直犯其國哉左氏不責諸侯無謀而責莒無備非春秋意矣



楚人入鄆

左傳以鄆為莒邑但莒已潰矣入其旁邑不足書矣此蓋文十二年行父所城者崔彥直曰鄆魯邑也是也入魯邑宜先有侵伐之文今止書入者莒既潰乘勢以入鄆未可言侵伐也楚人微者也嬰齊在莒別以偏師入鄆也書入鄆危魯也楚猾夏之道二其一徑蔡以爭鄭其一由徐而病魯

秦人白狄伐晉

宣公十五年秦伐晉晉未嘗報晉何負於秦哉今楚伐莒以撓晉秦且結狄以攻晉是黨楚猾夏也故書以惡之白狄介秦晉迭用之以互相伐均罪也然其禍實晉啟之

鄭人圍許

鄭伯未釋也而圍許蓋示以不急君故不畏晉而激晉鄭人欲以是為歸君之術也秦獲晉惠卒返國則晉之歸君得其道也不此之為而用詐且



君在外而復立君階之亂矣是當國大臣之罪也

城中城

經書城中城二定公六年穀梁傳曰非外民也非猶譏也則中城蓋在鄆之內矣諸侯守在四境已非有道況降而城中城乎且勞民以外民君誰與守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既執鄭伯以伐鄭又命衛伐之不義甚矣衛從令而助虐亦非也葉夢得曰黒背何以稱弟兵凶戰危不以其可將者將焉而私其弟非愛弟之道也胡安國曰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出衛侯衎而立剽剽之立蓋衆父寵也與齊無知同特書以爲後戒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三月郊時也於二月下旬卜之歷旬而一卜至三



月中旬三卜不從時已極矣僖公之四卜强也五卜瀆神甚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執鄭伯久而不釋而鄭亦不求君也且立君矣晉不得已伐而歸之以求成非義而勤諸侯以勦民悖矣經於十三年書鄭伯從晉伐秦則此時鄭伯歸於鄭可知不書者晉强納之非歸也

齊人來媵

諸侯娶女二國媵之衛晉已備數矣齊復來媵伯姬雖賢固踰制矣魯與宋不辭非禮也

丙午晉侯孺卒

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送葬皆臣子事也晉喪而公親往焉是以事王者事晉也特晉疑魯貳於楚止公使送葬是以王禮自居也故削其葬以正無王之戮

冬十月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凡九月而至久也左氏傳曰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

公方至而犫隨來陽爲聘而實要盟也公敵大夫辱也故諱不書公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也黄仲炎曰晉止公九月而歸之其聘魯者豈親魯哉疑其叛而要之也魯辱於晉猶繼朝而聘豈德晉哉畏其威而諂之也晉以要結爲信魯以諂事爲禮

秋叔孫僑如如齊

魯自鞌之戰結怨於齊後雖會伐來滕而聘問未修今既見疏於晉恐齊乘閒而復怨故通舊好未幾而求婚焉乃齊卒未報聘是知國務自強左右求免非善策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逼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是無王也是將挾晉以抗王也而晉敢受其逋逃均罪也王臣書奔者三周公楚去位者也故言出王子瑕王子朝皆爲逆亂而非去位者也故不言出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公被止於晉又要盟公有憾焉今晉厲新立將合諸侯以伐秦恐魯不至故會之釋怨修好也衛素睦於晉又睦於魯故衛侯亦與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宣成之世晉每有事於狄夫欲圖伯當先攘楚雖秦猶宜置之況狄乎故書以譏之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師制於王無王命而用人之師已爲罪矣自伯主興而徵師於諸侯是直竊王之權其罪益大然事苟合義春秋錄之功首罪魁不相揜也今晉將伐秦以自報私怨恐諸侯不從以乞爲辭庶無不應乃以濟其欲耳春秋卽如其辭以書之者蓋因以

正從來徵師者之罪尊王也又以重民也僖公二十六年書如晉乞師此書來乞師魯內也晉伯也一以乞爲名聖人之情見矣

三月公如京師

凡公如他國皆朝也則如京師亦朝也乃僖公二十八年兩書朝于王所而此不言朝者河陽踐土晉侯名王而以諸侯朝之其意主於朝而其召王則悖矣故書公朝于王所言不得其所也此則晉



乞師以伐秦道出京師不可越王而往因朝焉倘非會伐何朝王之有其意不在於朝故書公如京師言不可爲朝也夫諸侯朝王止見於僖成二公而僖則行其事而非其道成則修其文而無其實春秋因文以示義而諸侯罪之輕重具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自京師會伐則諸侯皆會京師可知而公之來爲伐秦不爲朝王明矣程子曰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王爲重

曹伯廬卒于師

爲晉復怨而卒於外曹可憫晉可責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以伐秦告廟蓋當時幾不知朝王之當重而以伐秦爲重矣夫書如不書朝著其慢也所以正事君之義以如爲本事伐爲繼事嚴其防也所以存尊



君之禮以伐秦致誅其意也所以明忠君之誠一事而三致意焉維大倫以詔後世其旨遠矣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晉容衛有罪之逋逃而復納之書自晉深罪晉也昔良夫屬從郤氏之役郤氏專晉故林父倚以返

國要君也要君者出君之漸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逆女常事何以書譏失時也喪畢卽位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成公喪畢十二年矣不已晏乎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四伐許矣鄭介晉楚爲二國所必爭而鄭每於息爭之時又自以兵陵小是更相吞噬也非義甚矣而晉不問也越明年許遷于葉避鄭以依楚襄三年晉荀罃反以從楚討許何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以事再見省文也婦有姑也時穆姜存焉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魯有兩嬰齊均公孫也前書公孫嬰齊叔肸子也此則仲遂子歸父弟也遂之立也已賜氏故魯人以仲爲別而舊史因之也遂與行父比而爲逆歸父欲去三桓故逐歸父而立嬰齊以後仲遂一逐一立皆行父操之也大逆如遂仍世爲卿尚能國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三年曹伯卒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晉不能卽請於王師諸侯以舉九伐之典今逾三年矣假他事以會而與之盟是列姦於會也他日曹人請君於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使得藉口以關釋姦之門舉動可不慎哉衛背喪非禮也宋世子來宋公疾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執曹伯討其篡也近於義矣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近於禮矣第欲討之勿盟可也同盟而執是誘執也於義爲不光王命執而執之禮也擅執之縱歸于京師命猶出於晉也於禮爲不恭然入春秋來諸侯相執者多矣此猶差善於彼故書晉侯蓋與之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鄭伐許故也鄭昔伐許楚不問以鄭方即楚耳今改從晉故伐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而葬速也喪禮之苟可知矣

宋華元出奔晉

宋亂也蕩山作亂元欲討恐不勝故奔晉借援也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自晉因晉力也

宋殺其大夫山

華元殺之也元爲國正卿久執政柄不能弭亂於未然迨已亂而借外援其謀下矣然猶非爲私故書國殺蓋制在晉權在元而宋君亦知其討亂而聽之也山不氏宋以罪討故赴不以氏因舊史也山有罪猶書大夫著存王禁也

宋魚石出奔楚



山黨也懼及故奔君子雖違不適仇國宋爲中國之樞楚所必爭而魚石托焉楚因助魚石而入彭城幾至覆宋則魚石之罪大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兩會也先則內大夫與外大夫會後則諸國與吳會也鍾離吳地往會之也會吳者晉志也諸國從晉而已若止書僑如會諸國大夫而吳亦列序焉

則往會之迹不具失事實矣且列國皆大夫吳其君也列序則吳君居下亂名分矣惟初會首晉再會殊吳而事實既得名分亦彰矣吳君而舉國削其僭也大夫不可敵諸侯諸侯不可僭天子也書晉會責晉也黃池之爭盟此會啟之矣

許遷于葉

避鄭而依楚雖楚遷之一以自遷爲文罪鄭也抑以責許也楚豈可依之國哉自是四遷轉徙流離



不可爲國故卒爲鄭滅王綱既失伯政復衰小國無以自存可哀已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記異也周正建子宜雪而雨上溫也著木而冰下寒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晉侯執鄭伯而再伐其國幾亡鄭故楚乘隙以賂要鄭鄭遂決從楚然怨晉而叛晉情可原也黨楚而猾夏罪莫逭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將伐鄭也視伐秦爲有名矣來乞師自卑也故孟獻子曰有勝矣伯國之患在驕不在卑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師爲伐鄭而出不書伐鄭者鄭聞晉師而告楚楚子速來故止言戰也上書乞師無他國會戰者不暇俟諸侯之至也敗績繫楚子者君傷則君重於師也晉靈成景三世積衰其諸卿內慢其君外怯於敵自邲之敗大勢去矣今楚又令鄭侵宋宋不支諸侯將從風而靡厲公能於積衰之後不假外助一戰勝楚幾與城濮等矣第城濮之勝經營有素一戰而伯猶且不喜而憂知一勝未可恃也

厲勝鄢陵豈有成謀亦倖而已乃旣勝而驕侈信讒以致內亂士燮始終致儆良有以也經書楚敗績以紀其功後卽事以著驕侈致禍之迹勸戒昭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師敗而將誅固法之常然主兵者將御將者君嬰齊與側素不相能楚子在軍無以御之使敵國謀臣窺其閒而敗楚乃獨歸咎於側而嬰齊反藉是



以擠側則非法之平矣故稱國以殺且書大夫者以王制律楚之專兼書公子者以公族之近病楚之不審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鄢陵之戰公以內難而後期故晉侯不見公第魯去鄢陵遠矣乞師與戰在一月之內爲期已迫況有內難乎晉遽怒魯不恕矣且不至者獨魯哉偏怒魯不公矣葢有譖者僑如也有受賂而主其譖者郤犨也晉侯勝而驕故不盡物情而信讒不恤鄰患而輕怒不見公而不諱者見公之可見也晉之過非公之恥也

公至自會

內有難外不禮於伯主其至危之也以會至者見公之無愧於會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鄢陵之戰鄭雖敗而猶不服故晉假王命且援王臣以涖之葢晉伯中衰厲公事



周頗謹執罪歸京師與師稟王命豈尊王哉挾天子以令諸侯也春秋不與諸侯用王師故文公三年晉救江王叔桓公不書成公十三年晉伐秦劉子成子不書而此書之者救江則處父上抗伐秦則厲公復怨今會王臣討貳差善於彼也公會伐釋晉怒也

曹伯歸自京師

負芻簒逆惡莫大焉王治其罪而誅之則天討行大倫正矣今囚之二年歸而君曹是釋有罪也歸不書名以病王也此與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執衛侯相似而實不同彼則晉書人復私怨也怨可釋也此舉爵討惡逆也逆焉可赦也彼書歸之于京師緩辭也先自治其獄也此書歸于京師急辭也惟王正其罪也衛侯雖在京師猶制於晉書歸于衛晉意也曹伯旣歸京師則制於王書自京師王



命也據傳曹屢求免於晉不聞一介如周而負芻得晏然反國雖王命實晉主之也然王誠早致其辟晉厲亦何辭乃遲之二年徐俟晉命春秋端本澄源故以失刑之責歸王而譏不及晉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矣隨會伐鄭雖不見而不敢怠也又執行父不已甚乎舍置也不以歸而置于苕丘蓋聞嬰齊之言而知僑如之譖也不以歸者將釋之也舍之于苕丘者不遽釋而有所要也蓋恐其懷怨而貳也是以有郤犨之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知晉之覺其譖而公與行父之將歸也故奔齊書之以見世卿之強有罪不能討而齊受亂人之罪亦具矣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要盟也程端學曰執之舍之盟之晉之舉動可知



矣魯君在焉而大夫自爲盟晉魯之政又可知矣

公至自會

此伐鄭也以會致者公之危不在伐而在會故以會告也大夫執而歸必致公待行父偕歸舉公爲重故行父不致也

乙酉刺公子偃

據傳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將會晉伐鄭穆姜送公而使逐季孟公子偃公子鉏趨

過指之曰汝不可是皆君也此剌偃之由也夫行父專魯歸父嘗欲去之矣僑如因是而行譖以危公乃僑如既奔矣而行父遂殺偃夫偃爲穆姜所指亦脅公使從已姜豈遽謀廢立而偃實有令將之心乎行父素結晉援肆行其私幽君母殺公子名除君惡實脅君也成公庸闇拱手以聽魯愈不可爲矣春秋書之以傷魯也然與剌買異辭何也戍衛不卒傳公以此罪買而告楚也故可書剌偃



則其故不明以疑似陷之耳故無可書買之剌不當偃之剌不白非僅專殺已也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從晉令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王旣以尹子會伐矣鄭猶不服晉復請於王故益以單子也王臣並臨魯衛齊宋大國咸至鄭仍不服蓋由晉雖倖勝而內政不修不足服鄭而攘楚也然鄭屢抗王師罪可勝誅哉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盟不舉諸侯尹單亦與也伐鄭未服而中道尋盟是疑諸侯也況尹單在乎晉厲徒欲倚王臣以令諸侯而不虞蹈慢王臣之罪也然自是遂習爲常矣李廉曰書同同外楚也不爲尹單而書同也



秋公至自會

方會伐鄭而楚救至諸侯遂還故以會致

齊高無咎出奔莒

無咎之奔由君母聲子之譖也慶克濁亂中閫國佐讁之聲子譖佐因及無咎然無咎爲卿不能謀國正君亦失職矣故書奔無異文

九月辛丑用郊

公穀以用郊爲譏不時則書九月足矣曷爲言用

用者非郊之正祭而用其禮也如書之類于上帝是也然惟天子有大事則可魯何所用之乎九月非時也用又非禮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再伐鄭而無功恐諸侯怠而不應故仍以乞為名然德不足而徒用衆豈服人之道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三爭鄭也鄭卒不服非兵不強德不著也兵不戢



將自焚矣家鉉翁曰使厲公於鄢陵既勝之後不驕不侈而勤撫諸侯鄭將自來何以屢伐為哉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據傳諸國圍鄭故以伐鄭至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大夫卒於外則地以事見也此無事而書地何也蘇轍曰從伐鄭還而道卒也然何以卒於公至之後意以疾而留於貍脤乎十一月無壬申文誤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勝於鄢陵而驕遂欲盡去諸卿而立其嬖故先殺三郤以其族大而多怨易去也第郤至於鄢陵排羣議而戰勝有功矣況卿為君之股肱黜陟生殺亦自有道乃不明徵其罪而陰用嬖臣之計襲而斃之一朝而尸三卿是自求禍也故歷數之



以著其惡或以晉卿宗彊不去之終釀後患然去之亦自有道且厲非去患徒欲私其嬖耳不亦悖乎

楚人滅舒庸

楚方摧敗而餘威猶足蠶食遠國然則鄢陵之功不可沒矣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據傳欒書荀偃殺胥童兩下相殺耳何以稱國趙汸曰此將弒君而殺胥童也欒荀弒君不著於春秋則其殺胥童固不以兩下相殺告也是也先殺孔父而殤弒書及先殺胥童而厲弒不書及者童有罪不因其君也蓋童致亂者也殺童者作亂者也各治其罪春秋之法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弒君而書國趙汸曰不以賊赴是也蓋欒荀使程



滑弒君意卽以程滑赴抑或以國亂衆弒而無主名赴魯史承赴而書必非其實春秋無所據以革舊史惟削僞赴而書國言晉有是事賊自可推求而得也蓋比事屬辭春秋教也晉臣前見於經者皆舊爲大夫者也三郤既殺胥童忽以大夫書而見殺則新爲大夫者也俄而君弒則新故相激而禍在君也故曰春秋之志微而章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靈不能防閑其母旣受母譖而遂高無咎又用慶克故國佐忿而殺之據邑叛君其罪大矣齊靈與佐盟而復之而旋復殺佐又秩慶克之子慶封卒釀後禍惑亦甚矣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此伐宋以納魚石也何以不書納或曰不予納也



然則孔寧儀行父書納將予納乎孔寧儀行父不繫陳或曰絶之於陳也然則魚石繫宋將不絶之於宋乎蓋春秋指事原情文成義立非可執例求也孔寧儀行父志在復位楚子志在制陳得納而其志皆遂矣故書納以不宜納故不繫陳也魚石未嘗不志復位而楚子志在亂宋豈納魚石遂已哉故不書納而書伐伐而魚石入彭城則可據險而扼宋矣借宋之魚石以扼宋故繫宋也入書復

者深惡之也不書叛者楚驅之以亂宋耳義不繫
於魚石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晉侯悼公也雖非厲之子然嗣位未逾年而稱爵
非禮也於以見當國者不以厲爲君而弑之者果
當國者也悼未能討賊故賊名不得也來聘者勤
諸侯也蓋以求伯也本之不正而急功利伯者固

如此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杞邾相繼來朝以晉悼首加禮於魯故來修舊好
欲因魯以通晉耳然邾子尚居喪喪未畢不覲王
况諸侯乎
築鹿囿
築者新立防以爲囿也山林藪澤民之所利築則

奪其利而自娛非義矣嗣此築囿者二蓋踵而爲
之也故書以謹之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據傳宋華喜圍彭城楚子重救之乃書侵宋何也
旣使魚石據彭城矣復借鄭而來故書侵所以著
其亂宋而竊中夏之實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悼公之初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則徵師而已
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
盟于虛朾
謀救宋也知義矣晉侯親出有勇矣不奪魯喪得
禮矣諸侯師至楚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
師以圍彭城先爲此盟也陳傅良曰崔氏奔衛今
書齊崔杼何齊納以爲大夫也逐高無咎殺國佐

而杼當國伐莒伐魯皆杼帥師齊之禍靈公爲之
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 御纂春秋直解卷第九上

## 襄公

己丑 簡王十有四年 在位十有四年子靈王立在位二十有七年子景王立

名午成公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生四年矣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楚取宋彭城使魚石據之且戍之三百乘矣猶繫之宋者蓋本先王之授土以辨名也楚以蠻猾夏石以臣叛君晉帥與國圍之伯職修矣書之予之也然皆大夫而君不與則政下逮矣李廉曰宋華元會晉圍彭城衛石曼姑會齊圍戚然彭城書宋戚不書衛者曼姑爲子拒父元爲君討叛也其義審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晉既降彭城而執魚石矣以鄭從楚亂宋因仗義伐鄭諸侯之師皆至獨晉伐之者任其勞也勞已以逸人有恤諸侯之心焉故書以予之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以備楚也楚不出則一韓厥足以制鄭楚至則五國之師固在焉故書次謹於用諸侯而厚以禦楚且不輕殘鄭也齊杞前不與圍後至也宋衛莒滕



辭今不與次先歸也汪克寬曰齊桓伐楚師次于陘晉悼伐晉師次于鄫皆不輕用兵重民命之意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魚石之討諸國之執言甚正楚不敢敵晉而思洩憤於宋故書侵以正其罪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氏以諸侯即位小國朝大國聘為禮然天王方崩襄公在喪而列國之朝聘如故列國不喪天王晉侯不喪先君也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也

鄭師伐宋



鄭之伐宋惟楚命是奉晉厲以力而不畏晉悼以義而不服迷復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襄之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附楚故諸侯不會其葬夫鄭成以楚子之集矢於目也故終附楚然楚亦自為爭諸侯耳豈為鄭哉乃懷其私恩而從惡誤矣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衛舉將將尊師少也鄭雖以黨楚爲罪然易世矣今因其喪而亟連二國侵之是欲乘機以得志耳豈禮也哉直書而罪著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也於是仲孫蔑倡城虎牢以偪鄭之計善謀也不果城齊未至也以崔杼意不服晉而滕薛小



邾因亦不至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三月而葬速也齊謚也别謚非禮也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申前謀也齊滕薛小邾亦皆至也兩會戚而始城則遂爲終事而非生事也虎牢鄭地不繫鄭者鄭當南北之衝而虎牢爲其要害非得鄭無以禦楚非城虎牢無以制鄭旣城踰年鄭來盟于雞澤而陳亦攺圖北嚮則是役也不殘民而制勝其功爲巨趙鵬飛曰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國之辭繫之圍彭城繫宋是也爲宋治叛臣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繫之城虎牢不繫鄭是也虎牢城而天下均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申爲司馬而以賂聞固爲罪矣然意亦嬰齊壬夫以其偪而讒之而楚子聽之乎故書法與側同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晉與吳會鍾離矣楚畏吳乘其後故伐之以示威焉晉事於秦而伯以衰楚事於吳而勢遂挫

公如晉

喪畢而朝也童子侯不朝王况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晉悼修禮於諸侯出其國都而與公盟諸侯所以睦也

公至自晉

以朝晉至也本謀如晉故不以長樗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鄭服也昔屢伐不至今不召自來何哉政教修明六卿和睦內治矣圍彭城義昭矣城虎牢謀得矣謀得則勢定義昭則人服內治則外從也然始合諸侯而盟王臣與齊桓異矣故先會後盟止書曰以別之而不再言雞澤其事不足乎揚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自辰陵帥楚二十有八年矣今鄭服而陳亦來疾楚暴而慕晉義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鄭君先至諸侯既盟之矣陳臣後來使大夫與盟焉慰初附之心別君臣之分晉侯其適於情而明於禮哉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見受命於君書及陳袁僑盟見以是結陳也兩書及所以具事實也乃穀梁譏之曰諸侯盟大夫又私相盟大夫張也不知此與十六年溴梁之盟異彼則諸侯會大夫盟大夫自爲盟也私盟也此則諸臣之盟袁僑



者卽諸君之盟鄭伯者也豈私盟哉第積習生常諸侯在而大夫可泉爲盟則溴梁或亦因此啟之矣是以君子愼始且晉文踐土陳侯如會文不再盟陳服晉三世不叛今袁僑如會悼使復盟陳從晉五年而逃蓋合諸侯在德與勢盟何足恃哉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責許不會雞澤也許自新城以來不與諸侯之會

盟因於鄭也新遷于葉楚使之自近也豈能叛楚而遠從晉晉果服楚許將焉往乃以鄭陳偶服遂復然求多於許心褊欲速宜不得許並鄭陳而失之也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報荀罃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公生母也與齊姜並稱夫人踵成風也

葬陳成公

棄楚即晉故諸侯會其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逾月而葬其禮簡也據傳行父不欲以小君禮葬因匠慶之言而勉從之然遂簡其禮矣夫不欲以小君禮葬定姒果公心歟是守典也如私心歟是慢君也觀齊姜葬亦簡禮則行父蓋因君幼而慢君耳

冬公如晉

公甫七齡復居母喪而急於朝晉乎蓋行父以過禮媚晉耳

陳人圍頓

據傳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圍頓然頓雖爲楚間陳陳且宜完守若楚來侵則請於晉以禦之乃不勝其忿背喪以出是致寇也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久淪於楚矣以陳踵鄭而服晉故楚不暇爭鄭鄭得少寬而修禮於諸侯蓋晉伯復興諸侯輯睦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介魯與邾莒不勝三國之誅求故請專屬於魯以爲附庸鄫本子爵乘王爵而屬魯魯無王命而私請於晉晉遂專而許之皆罪也諸侯之世子不宜後於大夫今鄫世子直次內臣之下而不書及自比於魯臣也然非禮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晉通吳吳再不至今使人請好晉將爲之合諸侯于戚以魯衛近吳且親也故使蔑與林父先通好



且告會期焉善道吳地往會之也晉倚吳以撓楚然求之過卑非禮也無遠慮矣蔑與林父不言及俱受命於晉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壬夫侵欲於小國固罪然楚子亦素知之矣不禁之於先及陳怨已深而不服始歸咎而殺之非刑也且疊殺三卿不亦甚乎故書法同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會吳且謀陳也前殊會往會也此列會吳來也前稱吳其君也此書人其大夫也奔走天下以會吳非計矣陳侯至而言楚患故命戍陳也吳人在世子下禮也鄫列於會者魯人不利屬鄫使鄫人聽命於會也諸侯會戚屢矣林父不憚供億以悅晉內專政而外結援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戍以防楚患義也孰戍之魯也諸侯皆受命於戚何以獨書魯雖至不可得而序也程子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然助陳而拒楚與之可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戍者戍於無事之時救者救於被兵之日旣戍之又救之其謀周矣冬伐之冬救之其赴勇矣諸侯皆至睦也楚不戰避之也然則晉力足以濟矣乃士匄不能將順君美倡言有陳非吾事以致人心不協卒至失陳不亦謬乎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以救陳至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杞小而遠以婚姻之故會其葬也叔姬嫁於杞定姒乃杞女也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鄫初求屬魯魯復通於晉而列之會矣晉坐視其滅而不救何哉公穀以莒之子後鄫子而書滅非也若莒子以其子而亂鄫之嗣是絕世非滅國也若鄫子以莒之子爲己之外孫而使爲己嗣則罪不在莒當如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得言莒人滅之也況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同力也二傳不可通矣

冬叔孫豹如邾



公初卽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釋怨以修好也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子也父喪未期而遽如晉嗣父執政急自託於晉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圖萊久矣至是卒滅之會盟使世子滅國則親之急於爲義而勇於爲不義也

七年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卜不過三然卜郊止於三月四月而三卜則過時而不敬矣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季氏私邑也旣冒喪如晉諂事伯國又城其賜邑將何爲哉然自南遺請城南氏亦世其邑蓋宿但知營私以弱公室不虞陪臣之擬其後也



秋季孫宿如衛

宿甫用事如晉如衛殆無虛歲皆假公以締私爾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伐未得志復罄兵圍之期於必得陳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謀救陳也不書救不成救也陳圍三月矣陳侯蓋冒圍而來乃徐徐爲會乎是不急陳徒質陳侯以要陳耳悼承厲亂故初年勵精今諸侯睦矣故憚於敵楚而懷安一念自足業由此隳惜哉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據傳公子騑弑之也鄭伯將會於鄬騑欲與楚鄭伯不可騑弑之曷爲以卒書蓋鄭人以疾赴魯史以卒書春秋無所據而革之也特書曰如會曰未見諸侯以發人之疑而見其實也蓋如會者其事也見諸侯者其心也鄵鄭地外諸侯卒於境內不地以如會故書地也然行未適境何遽云未見諸侯因以著鄭伯之心欲見諸侯也欲見而未得見必有故也則弑之實彰矣其名之何穀梁曰諸侯不生名此之名卒之名也卒之名何爲加之如會

之上見以如會卒也是也夫鄭伯弑矣而鄭人僞以疾赴使晉侯不知是不明也知而不討是縱賊也然則晉罪亦莫逭矣

陳侯逃歸

此與鄭伯逃齊桓首止之盟同而亦有異彼書逃歸而著其逃歸之故曰不盟專罪鄭伯也此書逃歸而其所以逃歸者無可書也兼罪晉侯也蓋陳困於楚陳侯親來求救不急赴之以致陳臣內貳附楚晉君其逃也亦不得已焉耳鄭伯既而乞盟桓之義足以服鄭也陳侯遂不復來悼之德無以綏陳也趙鵬飛曰陳方受兵宜遣使告晉而自守待救乃既輕身出會矣晉不救宜請歸以死社稷晉何辭以羈之初既不慮而出終乃不告而逃雖聖人以義責人而不窮人於義然以國君而逃膚爲有禮乎與鄭伯首止同辭賤之至矣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嗣位八年三如晉矣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舊史無弑文雖削其葬無以明討賊之義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騑弑君欲從楚也乃僞若不欲從楚者而侵蔡蔡附楚久矣中國不復問其去就鄭方居喪無故而亟侵之何爲哉媚晉而逭討也然因是卽可致楚師而堅從楚而國人亦無辭耳騑亦狡矣哉蔡無敗績之文而獲其公子適得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衞人邾人于邢丘

會以命諸侯朝聘之數晉侯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意非不美然以是優諸侯而政反出於大夫毋乃以姑息爲愛而不由德乎且是時君弱臣强伯主又降尊與會愈莫挽矣張洽曰大夫會諸侯

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伯者苟且之政也是也至以鄭伯與會更非矣鄭賊不討賊臣反使嗣君背楚來晉以獻捷爲名何禮也哉因其適至使列於會幾以蔡捷可揜失陳之恥也直書而罪著矣

公至自晉

公在晉數月矣不列於會留之何爲若謂不敢煩公則鄭伯固在會矣名曰優公而實少之以爲會



公不如其會宿也

莒人伐我東鄙

疆鄫田也魯主鄫以通於晉莒滅鄫晉不討於是伐魯而疆鄫田輕晉也一念之怠四國覘之矣至魯不能存鄫而竊其田以與莒師又不能禦其何以爲國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得陳又爭鄭也向使救陳楚師焉得至鄭哉救陳則兩得也不救遂兩失矣據傳楚師至而鄭平蓋招楚以從楚鄭之本謀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拜公之辱且告用師於鄭也晉屢聘魯猶知修禮諸侯宜乎大小輯睦伯事復興也

九年

春宋災



外災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也士匄來聘報公朝也又報之過恭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公祖母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四月而葬速也穆姜爲行父所幽以死蓋假義以

逞其私忿而成襄兩公無能變焉君弱臣强一至此哉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去冬楚伐鄭而不能救今已踰歲又不敢伐楚而徒伐鄭其何以責鄭幸不强要鄭而用荀罃三分四軍之計以敝楚且歸謀所以省民是猶知本者故卒成三駕之功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鄭受盟也書同要之也李廉曰時諸侯皆不欲戰則內外之志咸疑愈矣盟書同雖曰同外楚而實著其反覆也幸悼公方明卒有成績則此盟蓋盛衰之機括哉

楚子伐鄭

晉楚迭伐而鄭左右從大國無義小國無信也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晉與楚爭鄭雖得鄭而屢失之以不能絕楚之侵伐也因欲用吳以掎楚然吳强而遠故晉合諸侯遠會吳以結之柤楚地蓋示楚以已得吳也與齊桓結江黃之意同不用其兵而藉其勢也但以伯主而降尊遠會雖曰以權濟事而功烈益卑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國名妘姓因會而乘便以滅之也意以偪陽爲晉吳往來之衝故滅之以通吳乎然非義矣故書以罪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凡內外卿專將言帥師會伐用衆惟魯卿言帥師詳內而畧外也他國會伐用衆惟列序某師某師而已蓋或同謀用衆或從大國之命而用衆其志

不在一國故不言帥師也今鄭從楚會伐而書帥師蓋鄭自用衆以媚楚非出楚令也其惡益甚矣故書以罪之

晉師伐秦

此荀罃將也止書師者輕民命於所不當用則師爲重也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而治己之私怨不知務也且楚通秦犄晉與晉通吳犄楚其計同也晉知吳楚相敵爲己利乃與秦相



敵以利楚計亦左矣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鄭從楚伐宋故晉帥諸侯伐鄭左謂晉悼三駕此其一也柤之會光列小邾子之下正也今會伐鄭光先至晉悼遂進其班於滕薛杞小邾之上明年伐鄭光又先至更進於莒邾之上蓋以齊國大而

褻禮以瀆齊也光竟偃然受之伉亦甚矣故據事直書以著其失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兩下相殺兩書名氏者皆卿也卿近於君而權足亂國被殺者即有致殺之由而殺者之罪大矣故詳其名氏以正其無君亂國之罪今殺者尉止等也皆非卿也既無列於朝而伺隙竊發則其名可畧而目之爲盜盜固當罪而被殺者亦有招之之



罪且亦國君無政之故也凡國討書國而目其大夫盜大夫者君之大夫也衆殺書人而亦目其大夫衆既繫國則亦其國之大夫也賤而書盜豈可同君之例竊發者止此數族亦豈可用衆之例故不曰其大夫也然何不用盜殺蔡侯申之例而書盜殺鄭大夫某某乎蓋騑也堅從楚以勞中國又弑君之賊發與輒惟騑是從不書大夫者皆當討之賊也然從討賊之例當去其屬籍何以猶書公

子公孫手蓋尉止等非能以賊討不可以亂易亂也此春秋之權衡也

戍鄭虎牢

諸侯伐鄭師於牛首適鄭有內難若乘亂攻之入鄭必矣晉不志於克鄭而志於服鄭故於向所城之虎牢以諸侯之師戍之夫虎牢非鄭地矣而繫以鄭左云言將歸焉得其旨矣蓋求鄭服而已不貪其地也陳宗之曰既駐師扼險以偪鄭兼欲斷楚之路爲鄭屏蔽鄭服則將歸焉德威並行以懷鄭也夫城而不戍猶不城也戍則宿兵峙糧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南向足以禦楚反向足以臨鄭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凡救多善辭而亦有異伯主之救安攘之義也諸侯相救恤鄰之道也今鄭黨楚而楚救之是爭諸侯耳豈善之哉紀其實焉耳夫晉伐鄭以疲楚楚



亦伐宋以撓晉晉不敢當楚楚亦不敢當晉故屢出師而不相遇今晉伐鄭而楚救鄭則當晉矣荀罃猶欲避楚是止欲勞諸侯而自完耳且以十二國而避楚之偏師亦懦矣於是鄭復從楚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書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則魯有三軍舊矣史克頌僖公曰公車千乘猶不失其舊也今書作三軍至昭五年書舍中軍似魯止二軍今增中軍後舍中軍仍爲二軍何也孔穎達曰文公以來伯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魯自減爲二軍理或然也然則宜書復何以爲作蓋軍本屬公有事諸卿更將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邱卒還於邑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假立三軍因以改制三分公室各有其一且茲之

三軍亦非舊制也故特書作以著亂王制弱公室之罪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凡卜郊不從必卜免牲免牲則不郊矣卜免不吉而不敢免故直書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方晉悼初與楚爭鄭也晉楚之强弱未定故雖欲惟强是從而舍之欲伏信待晉今雖死而諸大夫



亦知楚弱於晉矣舍之仍復叛晉何也晉避楚也且不特叛晉而已又侵宋以挑釁焉欲晉驟來而楚弗能敵然後可固從晉也後雖卒如其計然亦行險徼幸矣萬一事出不意國其殆哉晉以計自完鄭以計致晉君子均無取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也是時兵戍虎牢會伐爲易故諸侯應時而至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復受盟也前盟已渝又盟何哉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鄭既同盟矣而楚又來鄭伯迎服遂與之伐宋其背盟也愈速其猾夏也愈驟豈不畏晉哉不得已也晉志避楚故激使當楚也夫晉力能制楚而屢



避楚止驅諸侯而用之鄭者蓋勞諸侯以困鄭敵楚而晉可全制其勝也用術不用誠計利不計義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所謂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也一歲再出楚疲而無力以應也伐而會得鄭之辭自是鄭從晉二十餘年中國賴以少安三駕雖勞其功曷可少哉雖

然悼止爭鄭耳與桓之服楚文之勝楚有間矣况頻歲興師黷武已甚楚雖疲而諸侯亦道敝矣幸吳議楚後不暇爭鄭不然諸侯道敝而無成必蹶恐如士匄所慮矣惡可與桓文比烈哉

公至自會

鄭亦與會而服則諸侯息肩矣故以會致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行人使人也兵交使在其間以通命也楚不能爭



鄭忿而執行人行人何罪哉書以譏之

冬秦人伐晉

秦與楚婚故黨楚伐晉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莒三伐魯矣伐而圍台愈暴矣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文十二年行父城鄆蓋鄆本莒邑魯又於其地城之則魯亦有鄆矣此之鄆則莒之鄆也故杜預曰鄆莒邑也是也帥師救台應兵也遂入鄆則非義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來聘且拜師晉悼服鄭制楚而修禮於諸侯善持勝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旣列會故以卒赴不書葬避其號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不伐鄭而侵宋不能爭鄭也

公如晉

朝且拜聘也過恭矣左以為禮何哉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邿微國也書取諱內滅也據傳邿亂分為三師救

邿遂取之以救為名因而利之也自作三軍公無兵焉三家滅之假公命耳臣獲利而君尸名猶諱之者尊君而不欲尸其名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趙鵬飛曰楚旣仇中國猶赴於諸侯者卜諸侯之去就也

冬城防

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復城之者臧氏食采於



防蓋因季氏首城其私邑而效之以崇其私邑乎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會齊侯于防是也此蓋近齊之防厥後齊高厚伐魯圍防意此亦假備齊而城之歟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卿為介也以卿為介者名為尊晉實季孫之自尊也而叔老不敢違魯事可知矣晉士匄鄭公孫蠆以名見卿也諸國書人皆微者也微者而加於鄭卿之上以國之强弱為序不計位之尊卑也非禮也前此晉藉吳犄楚故再往會之今晉為吳謀楚亦往會之何哉虛隆其禮而不實應其事也故晉吳之會止此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悼用十年之力帥諸侯以爭鄭僅乃得之又帥之伐秦其勞敝中國亦甚矣夫伐秦與爭鄭異復私怨耳前此伐秦多自戰春秋猶惡之况用諸侯以行私乎

己未衛侯出奔齊

春秋明君臣之義而亦因其事以為權衡弑君則

急於討賊而君之無道在所後逐君則臣固當誅而君亦有失馭之戒故君之見逐與臣之見逐同書奔而逐君之名氏姑略之然觀屬辭而臣之惡與君之過亦著矣衛君夏奔林父冬會諸侯之卿於其私邑則林父逐君可知也據傳衛侯不禮孫甯又歌詩詒之則失道矣而林父遂先謀亂公兩使人於林父皆殺之及公奔又追敗公徒其未至弑逆者幾希視他逐君者罪尤甚故君奔而立君



必名奔君以別之今孫甯立剽而衛侯不名變文也見臣之罪大君之過微全君之尊嚴臣之誅也

莒人侵我東鄙

季孫宿入鄆非兵首也莒猶以爲憾侵魯以報之國小而競於兵溴梁之執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以吳故不得志於北方故置鄭宋而伐吳傳載是年冬貞將卒遺言必城郢則吳爲楚患迫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林父逐君晉悼不討而使大夫會之且即會於其私邑是成亂也故是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悼爲荀偃邪說所誤不小矣列序諸大夫而無貶罪歸悼公譏不在大夫也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許翰曰不盟於國而盟于劉崇向戌也但魯於晉卿從未出國而盟何於宋卿而崇之若是乎高閌曰凡因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宣十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成十年晉郤犨亦然襄五年衛孫林父亦然趙鵬飛曰魯地無劉由經譌書劉夏逆王后之事相連而誤耳姑存二說備參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采邑而卽以爲氏也夏名也王之上士也春秋十三王其逆后凡兩見蓋太子立而妃爲后者無緣而書王逆后而非魯主婚卽主婚而得禮者亦常事不書也惟祭公以遂事譏劉夏以非卿譏也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歸無可譏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魯舊事齊後從晉而爲牽之戰齊人怨焉然不敢加兵於魯者三十餘年畏晉也今衛侯奔齊晉侯



且釋君助臣會戚以成其亂而季孫宿亦與焉故齊以晉爲不足畏也遂伐魯而圍成

公救成至遇

自作三軍公無軍矣今公自將救成者齊師久駐三桓畏之故廹公使將蓋避其危而以公試也廹齊師退而城成郛則季叔帥師屬辭而觀其情見矣然何以不至成而至遇蓋軍非公有豈能爲公用哉軍心畏齊故公帥之而不前也救書次軍能救而已不力也救書至已欲救而軍不前也以城之安自處且締其私交之固以救之危予君兼陷以無勇之譏三桓之罪可勝誅哉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郛郭也爲齊所壞故城之然孟邑而季叔城之何也三家相黨假備齊爲名與大役以崇私邑也其城旣固故卒爲魯患而不可墮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屬齊而黨莒故莒伐魯東齊伐魯北邾伐魯南魯望國非弱也不競一至此哉許翰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至四鄰交侵者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周之父曰惠伯大父曰桓叔晉襄少子也厲公蒙禍周以公族迎立生十四年矣乃能力修內治勤

撫諸侯救宋圍彭城制鄭城虎牢諸侯翕然歸之後雖失陳而卒得鄭楚不能爭功亞桓文焉然不能謹大夫專政之漸至孫甯逐君而成其亂其惡大矣蓋質美未學大義不明且繼弒逆之後賊臣不除卒爲所誤惜哉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欲會諸侯而速葬其親悖禮甚矣人倫政事之本



國君風化之基晉平其何以宗諸侯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悼將爲魯討莒邾未果而卒平以繼父志爲名因會以圖伯也衛侯者誰剽也列奸於會失於悼而成於平也然經何以書衛侯蓋篡者皆不沒其實即所以實其篡而正其誅也齊不與者高厚逃也於是諸侯在而大夫盟是無君也夫平公初政

大夫何遽敢無君平公使之也蓋是時政多逮於大夫以爲盟君不若盟臣之愈也是以使大夫盟也且六卿專晉之勢已兆意必晉臣以是誤平而平遂聽之耳前此大夫猶陰竊君權此盟之後直搶之矣平自稱其國並稱諸侯之國而諸侯亦皆聽之均難辭咎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莒邾侵魯信有罪矣請於王執而歸于京師可也



擅執二君累囚以歸是無王也故書人以著其罪

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自成十七年柯陵之會遂不復出惟使世子出會大夫聽命今晉爲魯執莒邾齊復伐魯以報之侮晉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男請遷於晉爲其臣所阻故晉伐之是晉主兵也鄭與許有怨而君來會伐曷爲先鄭臣不可以先君也然鄭豈能號召諸侯鄭伯之下晉卿首列焉則主兵者亦見矣宋稱人而居衛下將卑師少也夫許男受制於臣不以義責其臣而遽以兵臨其國失恤小之道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三伐魯而再圍成矣再圍者志必得成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魯不能自強急而求晉亦可鄙矣

御纂春秋直解卷第九下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邾子執矣不書卒於晉歸之也歸不書不告也不書葬有怨也

宋人伐陳

宣十四年宋師伐陳爲晉討貳也此則傳不見二國致釁之由意亦晉令乎但陳侯前逃鄬之會晉



之過也今楚弱矣綏之以德可以得陳遽使宋伐之乎且陳近宋宋實利之假晉以濟其私耳蓋參譏之書人將卑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孫蒯因田而被辱自取之也蒯欲伐曹而石買乃爲孫氏役乎買石碏之後碏討賊而買黨賊愧其祖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捨戍而圍桃蓋出魯不意且君臣同來分圍二邑更使魯兩不相顧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亂宗室國討不加懼而出奔失政刑矣且陳爲宋之仇國而臣託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之先君以伐魯見執嗣子在喪而又伐魯是濟



惡也直書而罪著矣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春秋之時戎狄錯居中國與之會盟則有譏若其慕義而來則容而接之亦非不可惟謹所以待之之道而已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伐曹罪也然當問之於衛今因使於晉而執

之失討罪之義故書行人以著其失且買伐曹承孫氏之意耳孫甯又有逐君之大惡乃捨大治小庇孫甯而責買乎執復不歸京師故斥晉人以罪之

秋齊師伐我北鄙

六伐魯而四圍邑矣蓋晉悼既歿齊思爭伯故挾莒邾以病魯以爲魯服則東方定可以與晉爭衡矣不知無德禮而爲暴未有能濟者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暴甚矣晉侯帥諸侯討之齊禦諸平陰畏而遁遂進圍其國書同圍猶云共圍也言其勢甚盛而齊幾亡也著齊之自取也杜預以爲同心非也彼邾莒嘗病魯矣滕薛小邾亦皆屬齊矣畏晉而不敢不來豈同心之謂哉齊圍魯邑晉圍齊國是效其所爲而又甚之也聖人惡爲暴而又惡禁暴者

之反爲暴也莒子亦執於晉今會者亦晉歸之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公子嘉名之也楚間鄭之從晉圍齊於是伐鄭是爲寇耳况從逆臣之邪謀乎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此圍齊之諸侯也齊未服故再盟恐諸侯之貳也



晉人執邾子

邾仍伐魯罪也然既同圍齊復盟于祝柯矣又執之乎不書以歸旋釋之也何以釋脅取其田也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田繫邾安得亂先王之疆理而取之自漷水隨漷水爲界著取之多也而晉脅邾與魯豈伯主之道

季孫宿如晉

拜師且拜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晉令也齊未服故也然伐齊而使逐君之賊尸其事乎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善士匄也晉前圍齊今又侵之非義也士匄至穀



聞喪而還得禮不伐喪之義故善之穀梁曰臣不專大名宜壇帷而歸命於介如其說不更善乎曰猶在晉境可也穀齊地駐師敵境遣介請命懈已軍心敵苟乘隙是棄師也况喪必不可伐豈進退可疑而猶待請乎師師以出聞喪而還是不挾衆邀功而要之以禮也春秋書以示褒垂訓遠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崔杼殺之也曷爲書國蓋齊靈廢世子光而立庶子牙高厚傅之是從君於昏也然既君命立牙矣崔杼乘君疾革迎光而立之執牙而奪其位杼因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是爭權相滅者杼之本謀而亦光之所欲也春秋書齊侯環卒繼書齊殺其大夫高厚著光之逆固不得僅治杼之惡也由是攷在杼而光之禍亦兆於此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據傳鄭人以盜殺三卿嘉知其謀楚午之師亦嘉所召故殺之則嘉有罪矣乃子西子展遂分其室而鄭君亦聽之非義討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葬齊靈公

釋怨也不廢喪紀以修舊好禮也

城西郛

郛不繫邑國之郛也懼齊而國郛是城其守國也末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士匄曷爲至柯據傳齊及晉平盟於大隧蓋士匄既返而過柯豹往會之以固晉魯之交而察齊人之情也

城武城

據傳豹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魯倚晉挽齊今晉齊平則勢去而孤立矣會晉而繼



以城武城不勝其勞且拙也庸爲國有人乎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及莒平也莒侵魯爲齊也晉執莒爲魯也今齊將從晉故莒先平魯一不伐喪而諸侯修睦禍患之興惟禮可以已之矣速者蔑子也未練而出會非禮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服也齊之無道晉帥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不伐喪遂會澶淵拾攜以禮服遠以德信哉然不伐喪可嘉此盟究不足貴也光雖齊世子亦已廢矣乘父病篤執牙以奪其位是簒也衛剽亦簒也會列二簒晉盟替矣齊桓所不爲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晉執邾子而使魯取其田晉於魯厚矣魯之報邾亦可已矣况晉甫爲澶淵之盟魯邾咸與焉而又伐之可乎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嘗獲於鄭今書蔡大夫者蓋歸於蔡也蔡從楚久矣燮欲從晉正也且先君之意也蔡乃殺之以媚楚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履其母弟也懼禍故奔但從楚爲可罪耳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二慶迫之也書弟罪陳侯不保其弟也襄六年楚圍陳陳侯在鄬二慶使楚執黃以脅陳侯今因蔡燮背楚又誣黃同謀蓋黃以親用事二慶欲介楚力除黃而專陳政也黃不奔他國而即奔楚將與蔡履同乎曰不同履見兄燮背楚見殺而奔楚者懼累也明已之不敢背楚也則不與兄同心矣黃因二慶之譖而奔楚者辯誣也斥二慶之惡而欲楚討之也蓋猶有爲國之心差優於履也然懼累者與辯誣者咸奔楚何也楚強而陳蔡世服焉倘



奔他國楚以爲討陳蔡必滅其家以說於楚不若歸命於楚其情得白庶免於禍也因是見陳蔡之不可爲也其臣非黨楚即畏楚滅無日矣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魯與齊至澶淵而始平今修聘欲固齊好也

季孫宿如宋

據傳報向戌之聘也但戌聘於今五年矣今始報之哉蓋季氏與邾爲姻邾與宋爲姻此宿之私行而託於聘也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晉悼之世公四如晉彼時魯國少事無求於晉而猶屢朝之蓋以公之朝爲重也平公之立巳六年



矣公始如晉魯屢受齊與莒邾之侵伐求於晉者實多乃終平之世公僅一朝賂立而朝平者二其一爲晉所辭至河而返而魯臣之聘晉者凡十蓋晉平即位溴梁首以大夫盟政自大夫出矣故不以公之朝爲重也而晉伯之衰世變之下比事益見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也漆閭邱二邑名庶其食邑也以邑出爲叛叛而歸魯則據其至魯而言來奔內外異辭也然舉地言奔則庶其之叛與魯之納叛兩明矣天下之惡一也執而返之義也而遂受之是貪利而爲盜藪也且疆埸之釁多由納叛故書以示戒

夏公至自晉

庶其春來公以夏至則受庶其者季孫耳李廉曰經書三叛人此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



年黑肱春秋內大惡諱此皆直書不諱者皆公不在國而季孫受之也與僖十七年公會淮未至而直書滅項義同

秋晉欒盈出奔楚

士匄逐之也然欒氏之積惡有自來矣書弒君而未討黶又重之以汰禍起內亂天亡之也盈雖無大惡而亦失於閑家又承積惡宜有餘殃矣楚晉之仇也盈奔楚欲因楚力以復入是無君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食之變起於交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去交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此年及二十四年則頻食也然漢世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三年是也或傳寫誤歟抑天道遠而難知歟
曹伯來朝
喪畢而來見以事主者事魯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云錮欒氏也士匄畏欒盈之多士也遂信讒而逐之又懼其爲亂而錮之夫盈非有犯上可誅之罪匄實忌盈於國何有且逐盈而窮治其黨濫及無辜雖叔向之賢幾且不免今又使君會諸侯以錮盈而逞其憾匄亦悖矣哉而平公聽之非君道矣且此何事而勤諸侯乎失伯職矣卒之激盈爲難幾致國禍焉
二十有二年 是年十月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公孫嬰齊子也後書叔孫者爲三桓止書叔者皆肸之後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云復錮欒氏也欒盈以今秋去楚適齊故復爲此會以堅其約雖諸侯在列意專在齊也晉平狗柄臣之意爲一亡臣再勤諸侯昏庸一至此乎齊侯在會蓋貌從而心違也明年夏盈入晉齊納之也及秋齊大出師伐晉以盟主而受伐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殺追舒以寵觀起蓋藉口之辭楚子語追舒之子棄疾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是謂其不能有事於諸侯藉寵觀起以殺之耳其罪不至死且與其子謀非君道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庶其之黨魯既受庶其而寵安之故畀我繼至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黃奔楚訴二慶也據傳陳侯亦如楚蓋惑於權臣而爲黃與二慶和解之兩楚召二慶不至遂挾陳侯以圍陳二慶以城築之虐自見殺於役人故不得以討賊書而稱國病陳侯也二慶罪有輕重故書及二慶既殺黃歸易矣自楚因楚力也又以責黃之脅君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盈既奔矣猶繫晉者士匄逐之非國討也責匄也復入者逆辭入晉則作亂以攻君矣罪盈也曲沃其舊邑也入晉後而入曲沃不克而據邑也不克而猶能據邑者曲沃不知有君惟知有盈也入晉



蓋因曲沃之力不先書入曲沃者志在亂晉不在據邑也繼書入曲沃者據邑敵君猶欲亂晉也春秋備書之以正逆臣之誅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盈入晉而齊伐晉傳稱齊陰納盈者信矣乃盈入不書自齊者盈以攻其君爲罪齊以亂伯國爲罪而盈借外權與齊助臣叛猶小矣故書入書伐舉重也伐衛遂伐晉者志本在晉而伐衛以先之欲

晉之不備也盈亂於內齊撼於外晉蓋岌岌矣書以著齊之惡又以見晉之失道而名侮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救晉義也救而次則赴義不勇矣凡直書救者成其救也有名爲救而削其救者不成其救也次而救救而次則失救急之義而猶存其救也僖元年齊之於邢先次後救止而有俟遲爲之援也然狄終去而還夷儀猶賴其援也此年魯之於晉先救



後次畏而不前姑助之勢也然齊終還而獲晏氂猶資其勢也此功罪之權衡也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紇阿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乃孟氏效尤遂爲紇禍其奔也自取之也

晉人殺欒盈

盈嘗爲晉大夫殺不書大夫者既出奔楚義與君絕也書人者從討賊之辭稱兵爲亂義當急討也

齊侯襲莒

輕兵以掩其不備曰襲蓋無名不義之甚盜賊之爲耳自晉未返遂襲莒不書遂者間有事也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豹救晉不力因假聘以覲晉意倘晉憾魯即可白已次于雍榆之故因再請侵齊以悅晉焉觀繼書



侵齊其情見矣故侵齊雖羯帥師實豹之計也然前此當救而畏齊今又無名興師以媚晉怯於爲義而勇於爲不義也取輕於晉爲暴於齊戕民生結國禍其計舛矣羯繼速爲卿未練從戎亦非禮也

夏楚子伐吳

楚三伐吳矣襄三年以附晉也十四年以助晉也今則晉吳不交十年矣何以伐吳晉伯既衰楚將

復爭諸侯故先制吳也前之而伐皆命將此則楚子自將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襲莒身傷兵敗不得不許莒成崔杼復伐之者從君之惡以悅君也夫杼以棠姜之故已畜逆謀猶從君而悅之何也蓋齊禍已成於伐晉杼順君而伐莒正所以重民怨啟鄰釁激伯主之怒偷



晉來討斷不捨齊侯而責杼也君受其名而杼因執其兵柄則可制君而成其逆謀乃齊侯且悅其從已而任之不疑其及宜矣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謀伐齊也齊莊新立晉不伐喪故受盟于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遂輕晉甚至稱兵伐晉故晉為此會將以伐齊然會而不伐不能伐也國勢不競衆心不一也夫伯主將禁諸侯之擅相攻今伯國受伐合十二諸侯而莫能令焉書之以著晉衰而失伯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間晉之衰而爭鄭也三國書爵序楚子下惡從楚也晉平不綱諸侯解體啟楚人窺伺之階故前日



同圍齊而楚伐鄭今方會夷儀而楚子又帥三國而伐鄭晉不能正齊之罰反使楚乘隙以為鄭患矣據傳雖有救鄭之文不書者不成救也

公至自會

止以會致其伐而不果救不及事可知矣

陳鍼宜咎出奔楚

慶氏之黨也宜咎比匪固為罪然黄之復怨亦甚矣趙鵬飛曰成襄以還諸侯從晉者其臣亦倚晉

從楚者其臣亦倚楚故其出奔者宋衛多奔晉陳蔡多奔楚各倚其國之所畏以脅其君故春秋因其志而書之以見其惡

叔孫豹如京師

據傳穀洛鬬毀王宮齊爲王城郟蓋齊既背晉故求媚於天子且以示義於諸侯魯與齊積怨而懼晉之不競也故使豹聘王且賀城蓋假寵而釋齊怨爾然自宣七年茂如京師後今始一見慢王甚矣



大饑

民之食曰饑大則異乎常矣備荒無政何以爲國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杼又帥師矣齊侯襲莒而杼因之伐莒齊侯惡魯而杼又因之伐魯雖曰報羯之侵而意不在病魯魯人且知之矣而齊侯不悟則貪忿之心蔽之也

趙與權曰兵凶器也弗戢必自焚三年之間伐衛伐晉伐莒伐魯曾弗之戢而又授兵於好亂之夫宜其不免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齊莊乘父病篤而攘位當膺王誅然杼固導莊爲篡者也莊固杼之君也即莊侮大陵小亂杼之室亦惟王治其罪杼惡得而弒之故書弒其君以正其罪至州綽等死難而不錄者蓋以其死差足償其從君於昏之責安得與赴義者比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爲會以謀報齊之伐也夫齊伐晉私怨耳齊莊死怨無可報矣惟是莊以弒死則人倫之大變義所當討晉平宜釋怨以申義帥諸侯而改治焉執戮崔杼而置君以定齊則大倫正伯業光矣乃聽杼邪說反以弒君爲伐晉之故許其納賂以求成

天理滅矣夫杼以五月弑君晉以是月出會杼尚未知晉師之來祇以私忿弑君而欺晉以自解晉乎不知其欺是許賊臣可弑君以與大國市也知其欺則是甘受其愚惟賂是貪以成其惡也故以會而不伐深著晉平之罪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去秋夷儀之會楚合陳蔡許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是年復會夷儀慮楚復來先問罪於陳勝而入之然而非道矣鄭危國也以禮息民猶懼不靖而自開兵釁乎雖有辭可執勝而不有然書入陳猶責鄭也惟覩無名陵小者差善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此之同盟左云齊成故也杜預因曰伐齊而稱同盟明齊亦同盟但齊來者爲崔杼輿概言諸侯可乎爲杼所立之新君歟春秋亦何必爲晉諱惡而渾言諸侯耶據傳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是杼



與新君實未嘗來則諸侯者蓋會夷儀之諸侯也乃盟書同何也晉受賂縱賊諸侯不能徧有賂也晉懼失諸侯故同盟以要之使不叛晉耳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會夷儀之衛侯剽也入夷儀之衛侯衎也衎入夷儀與鄭突入櫟同突名而衎不名者衎正也其入也期復其位非篡也不書歸者晉憫衎失位命衛與之一邑國猶剽有不可言歸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先與楚俱張故曰荆舒庸蓼鳩三國皆舒也今皆滅矣滅國悉書著吞併之罪傷興滅繼絕之無人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責鄭也入之伐之已甚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巢小國在吳楚之介文十二年楚圍巢蓋久屬楚矣吳伐楚至巢巢附楚不聽其過故門于巢門者攻其門也卒者死於兵也諸侯伐國不名今吳子名蓋以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也自輕以死於兵責吳子也而巢人黨楚之罪亦具矣君殺於敵曰滅吳子不言滅者蘇轍曰死而非獲也非獲則卒也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喜受父命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剽又以公孫非次而立則喜罪宜末減矣亦以弒君書何也蓋以王法治剽則篡也宜討也使獻復國有道請於王而治其篡亦可也至於衛人凡立剽之朝者剽固其君也況甯氏親助其篡父子臣之者哉不正其罪則權臣之輕議廢立者有所藉口矣且獻既以晉力入夷儀喜亦懼禍之及獻又以苟反政由



甯氏誘之則喜弒剽純為其私而已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據邑背君曰叛林父首逐獻公矣今剽弒而獻將歸故入於戚以叛逐君而復叛君書之所以誅也春秋之季大夫皆崇其私邑叛而不能討天下之亂成矣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歸者位未絕也國本其國不幸而出有歸道焉第誘喜以惡已因為利失其道矣故斥而名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晉為孫氏故將討衛荀吳來聘名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澶淵衛地近戚晉黨孫氏討衛而疆戚田取衛西鄙以與孫氏故會澶淵也卿例書名傳以晉為趙武宋為向戌貶稱人也但宋果向戌肯居鄭下哉蓋晉宋皆微者故良霄居宋上耳敢先宋不敢先

晉伯故也禮以勢易也然晉爲會而使微者何也
黨孫氏不義也疆戚田細事也趙鵬飛曰晉平亦
知此舉爲不義故不躬會而以微者主之也然何
以使魯以君親之移惡於魯也蓋晉主此會則得
謗林父事晉最謹衛逐林父晉莫之恤則愧林父
晉素有德於魯故使魯主之則恩歸於晉怨歸於
魯所以有荀吳之聘斯有澶淵之會也是也然晉
平何利爲此其臣尸之也六卿專晉久矣羽翼扳



人使交爲亂然後巳爲亂而莫之討也晉陽朝歌
之入以至韓趙魏之分晉此會啟之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目宋公責之也世子國本而至於殺讒故也內嬖
外奸而奄寺爲之附會其禍成矣乃晉獻殺申生
獻與驪姬謀之宋平雖寵芮棄本無殺痤之心而
棄也連奄豎結權奸共造讒而殺之可畏哉獻終
身不悔平猶能徐悟而烹伊戾似與獻有間矣然
芮棄之寵向戌之任不少衰嗣爲世子者即棄子
也雖烹伊戾奚益哉略造讒者而目宋公端其本
之意也

晉人執衛甯喜

孫甯之罪一也孫逐君甯弒君然衎正而剽不正
不得謂逐輕於弒矣晉宜先執林父以正逐衎之
罪次執喜以正弒剽之罪且返戚田而定衎位則
伯職修矣若止治喜則已陂況不以弒剽執喜而
以爭戚與戕晉戍乎不義甚矣故書人以著其悖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朝楚而請伐鄭也以死要之遂以四岳之冑而卒
于荊蠻失所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蕭魚之後楚三伐鄭前此楚未得逞猶有諸侯之
救焉今晉無能爲矣故伐而莫救而鄭亦不禦以
使其逞蓋安攘之業隳矣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靈莊相繼齊爲魯難殆三十年景始立而通好賢於日尋干戈者矣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引楚爲會以弭兵也春秋之季其亂極矣周有



明王亦必用兵平亂趙武何人輕言弭乎是厝火積薪之下也緣晉君暗臣私無志諸侯武受向戌之愚悅其名之美遂欲博以爲功然以此約楚楚可信乎楚敝於晉吳又撓之其勢已挫以弭兵招楚楚反張矣既引爲會必有所要請晉楚之從交相見楚計必出於此晉慮不及而無以拒之褰中外之防褻王爵之貴假荆蠻之權重諸侯之困天下之大變也故書以謹之

衛殺其大夫甯喜

喜罪應討乃衛獻約以政由甯氏則其大夫耳惡其專而殺之則殺其大夫耳然使以弑剽討喜將爲義討乎非也喜與晉里克不同也克殺奚齊與弑卓克自尸之惠雖以賂立可以討克失信之過小討賊之義大也喜之弑剽獻實誘之喜之專亦獻許之信義兩失無一而可也惠殺克不以其罪獻殺喜難言其罪故皆不去其官克之殺由於惠



喜之殺請之於免餘獻口未許而心許之故皆稱國以殺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喜納獻與鱄有約獻殺喜鱄惡其食言故奔王樵曰書弟責衛侯也書奔於殺喜之下見鱄爲喜出亦責鱄也初鱄不能以大義動喜乃從獻公政由甯氏之約則信不近義言不可復殺喜者此一言也不自咎始謀之不臧乃病失信而薄兄弟之恩

棄君臣之義乎再三止之而不止決於自絕坐不
向衞亦已甚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楚請交相見晉許之矣又欲爭長衷甲爲刼盟之
狀而故使晉知之武懼而謀於叔向遂先楚夫交
相見諸侯屈於楚盟先楚晉亦屈於楚楚主夏矣
猾夏不足言也閱四年會虢仍先楚又閱三年楚
且合十三國而獨會申執徐子伐吳滅賴甚至滅



陳滅蔡其禍愈烈何弭兵之有至左以盟先楚經
改先晉殊未然蓋會在夏盟在秋爭長在盟不在
會也盟既先楚矣春秋豈能先晉而亂其實故止
書大夫盟而不序則楚之陵晉晉之偷具見而存中
國之意亦寓矣大夫繫之諸侯者是時大夫無諸
侯矣存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左以逆命爲貶亦
非也季氏欲輕貢賦之數使魯視邾滕則失位矣
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者專之可也況命出季

氏乎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衞石惡出奔晉
衞侯殺甯喜石惡其黨也故奔
邾子來朝
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又納其叛國益弱矣至



是來朝趙鵬飛曰邾子匿怨而來非得已也姑忍
以存社稷耳左以爲時事誤矣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交相見之禍見矣公將如楚先聘晉以請命弭兵
其名癈於奔命其實也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弒君慶封黨之既而杼家亂封因除杼以專

齊今盧蒲癸王何逐慶封齊人因求崔杼之尸戮
之而改葬莊公封來奔魯受之齊人來讓遂奔吳
夫齊莊之弒從死者皆倖臣今爲之復仇者亦倖
臣也而卿大夫無能爲君討賊者亦卿大夫之恥
也慶封歷諸侯而入吳其後楚執而討之又中國
之恥也陳傅良曰齊滅崔氏而尸杼於市經不書
者佚賊也崔杼弒君儼然在位而以家禍亡其宗
如是而得書臣子之不誠於君父者得以盜名矣



十有一月公如楚
據傳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陳傅良曰諸侯旅見於楚始於此舉魯以見其餘
也書公朝于王所見王之衰書公如楚見伯之衰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甲寅至乙未爲四十二日蓋閏月之日不書閏者
范甯曰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閏月之日繫前

月之下史之常體也是也文六年不告月書閏譏
廢政也哀五年葬齊景公書閏譏殺恩也則特筆
也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正月者王朔之始諸侯有王事則從王無王事而
在國則朝正於廟禮也前此公如齊如晉而或廢
朝正已爲失禮然伯國猶以尊王爲名惟先書如



後書至即足正其失今朝僭王之楚楚無王而公
亦自外於王朔而無王矣故特書在楚夫昭公失
國居外春秋書所在今襄公因朝而出何與失國
同辭蓋國建於王自外於王朔而無王即與失國
者等且失國書所在存之也此書所在責之也乃
公在楚在魯而當國者誰乎季孫宿也宿專國自
託居守使公朝楚楚外蠻也辱甚矣又虎狼也危
甚矣且囚公在外取卞尚爲有君乎故書王正以

正公之無王書公以正季氏之無君書在楚以著公之辱與危且明非公志也乃公所以在楚者何止公送葬也天王甫崩不奔王喪而送楚葬乎不書楚葬惡其號而削之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留楚蓋七月外屈於楚內疏於臣其至危之也然自楚告至固終不如周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閽守門者也書弒何以不稱其君閽賤不可謂之其君也胡安國曰左以吳伐越獲俘以為閽亦邇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凡事有是非心有公私時之諸侯皆背公而失是卽其是者不純是公者不純公然彼善於此恒錄之如城成周關乎王室城虎牢繫乎中國城邢城楚邱城緣陵合乎恤患是也今晉平以杞出而城杞則私矣然使杞果危亂當城豈可反以親故置之許其是恕其私可也乃杞未聞內憂外患而欲完其城晉平止可自遣大夫以助役何侈然合十一國之衆代任其勞且非時役民不亦悖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且使魯歸杞田也



杞子來盟

杞本公爵莊二十七年始見經稱伯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及此年三稱子餘皆稱伯穀梁以為時王所黜近之然亦不應倏升倏降至此闕疑可也李廉曰此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而盟蓋晉命歸杞田非公義魯歸杞田非誠心故杞子親來以要結之耳

吳子使札來聘

吳圖伯也楚之大也使椒來聘秦之大也使術來聘吳之大也使札來聘其事同故其文同或以其讓國而褒之又或以其釀亂而貶之夫褒貶各以其事讓國之褒安得於聘褒之釀亂之貶安得於聘貶之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據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許翰云臣



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奔書非也夫以不可訓而改之將春秋所書皆可訓者耶蓋放者論罪之辭必請於君書奔則非放也傳失實信經可也燕有二其一姞姓此則姬姓而國在北故以北别之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報公朝也小朝而大聘猶曰僭也內朝而外聘不更辱乎是楚以齊晉之待魯者行於魯也宋之盟爲之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先王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蔡侯淫而不父王法所當治也然其世子則有父之親君之尊而敢肆大逆人理滅矣故書以正其罪商臣不誅般



又襲迹矣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災與卒連而貫以日見以災卒也伯姬之室夜失火保傅不至不下堂逮乎火而死或疑其輕生非也夫子制義婦人守貞其道殊也伯姬以成九年歸宋今已老矣而一貞自守臨危不亂蓋灼知禮重於生其心素定也然則宋乎無罪歟曰迫不及待情可原也闕災緩赴其罪大矣

天王殺其弟佞夫

諸侯殺大夫不論有罪無罪皆稱國禁專殺也殺世子與弟目君甚之也今書天王殺其弟與列國目君者同文何歟曰天王異於諸侯者得討有罪耳非遂可以殺無罪也無罪而殺則兄弟之情無貴賤一也據傳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佞夫弗知景王立尹言多等殺佞夫則佞夫無罪也雖尹言多等殺之承王意耳故曰天王以殺而書弟深病



王也王道親親以及天下忌其弟以嫌疑殺之宜諸侯之不服而周不復興也

王子瑕奔晉

瑕與儋括同奔晉意與括同謀乎儋括不書賤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叔弓叔老子也魯人高姬之節使卿會葬然非禮矣內女書葬者三紀伯姬不書謚紀侯未歿也紀叔姬媵也不得配君之謚此書共姬從夫謚也從夫謚禮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許爲鄭仇奔許將以亂鄭也自許有奉也不書復入者方奔卽入也然方奔卽入亦有以激之也則公孫黑之專伐而鄭伯不能以法馭臣亦具矣

鄭人殺良霄

討賊也如欒盈良霄而後可殺稱兵也不書誅避王也征誅惟王行之諸侯雖伐有罪不書征雖殺



有罪不書誅

冬十月葬蔡景公

君弒而賊不討不書葬責臣子也今世子爲賊而國人且奉之爲君無臣子可責矣所望者鄰國能申大義耳今不能討反使人會葬人理滅矣故書以罪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臣弑其君而諸侯定之自宋督始故稷之會直書曰成宋亂子弑其父而諸國定之自蔡般始然定之之實在於會葬葬以魯會而書他國無從而見也會葬之後晉合十二國於澶淵而魯復不與是魯黨賊而晉與諸國反似討賊矣卽下無討文亦似欲討而不果也故特書曰宋災故而諸國之不討賊而黨賊具見矣蓋宋不戒於火自亡其財小事耳大合諸侯不討賊而謀歸宋財不亦傎乎左乃云謀歸而無歸故諸國書人而曰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夫謀而不歸晉之失耳於魯何諱焉且會而不踐其約者多矣他皆無尤特於歸財一事揭其故以尤之是春秋貴惠不貴道也蓋諸國書人以歸財事細卿不行也魯爲宋姻卿共葬事相恤之事必厚故此會轉不與也黃仲炎曰晉屢失討賊之義使楚竊而行之故楚旅以討陳亂爲名而縣陳楚虔以討蔡亂爲名而滅蔡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別宮也公辱於楚歸而不發憤修政反慕荊蠻不度之宮勞民以效之且卽以楚名遂薨於此其志荒矣非僅小寢失正之比國勢益屈强臣愈橫曷怪焉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云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卒毀也趙鵬飛曰子野卒與子般卒子惡卒同文子般子惡傳以爲弑子野獨以爲毀吾竊疑之於時季氏之專尤非慶父與遂之比愚意子野賢季氏忌而弑之以毀言於朝而世不察耳趙氏此言爲得其情蓋君貴正終必書地薨而不地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子卒不地亦然先儒或謂不地不葬未成君也非也子不敢遽以成君自居子道也論臣民之

分則子繼君卽君也安得卒而不地夫人書葬妾母書葬外諸侯書葬安在子不書葬況先君未葬嗣子宜次殯宮曷爲次於季氏則當於季氏是同矣且公薨閱四月如子野已有毁形季氏必不肯迎置其家如未有毁形安得次季氏而遂云毁卒蓋前此襄公在楚畏季不敢歸子野必憤襄之見欺而季氏憚之遂萌邪謀以爲子之喪親可以毁卒因加至美之名於君以惑羣聽且立其母親娣



之子以釋羣疑季之計深矣哉春秋推見至隱故直與見弑者同文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禮諸侯之喪大夫會葬今滕子親來而魯受之皆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程子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眞僞是讀春秋之法也傳記密州事與庶其同蓋皆以子弑父也安得不嚴其誅經於彼稱國於此稱國人則罪不在其子矣趙匡謂左傳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以字當作之字傳文偶誤後儒承誤而不敢改是也然展輿立於國人旣立之後不能討賊不子之罪亦莫逭矣

# 御纂春秋直解卷第十上

庚申景王四年在位二十有五年子王猛立是年卒弟敬王立

## 昭公

名稠襄公庶子也

###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子野卒於季氏以毀告昭公子野之母敬歸之娣子也叔孫豹謂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子野母非夫人不當立其娣子季氏不從蓋襄公諸子有長而應立者季利昭幼越次立之耳昭後為季所逐殞身於外嗣子復為所擯不得有國擅廢立君至於此極其亦何所不為乎然則子野之卒不得不於季氏是問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尋宋之盟也圍專楚權欲耀上國故尋盟宋之盟楚因晉有晉楚匹也之言而先晉則尋盟宜迭為先矣今讀舊書則仍先晉蓋圍意不在盟在駕晉而已自是圍遂篡位而專主夏盟中國胥被其害武之罪大矣春秋書會不書盟亦猶以存中國云爾

三月取鄆

前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欲取而未得今諸侯方尋宋弭兵之盟而季以兵取鄆莒人愬於會幾為國



禍焉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者秦景母弟其父寵之太過使富擬於君所以奔也寵過而失道猶書弟者其過小非得罪宗社也而兄不能容亦有責焉人倫之際多兼罪之辭欲各盡其道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自晉悼之伯不復事於戎狄平公甘棄前緒使諸侯南向朝楚乃復有事於羣狄蓋六卿日强皆有厚自封殖之心故棄遠猷而逐近利耳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按左氏莒子生去疾及展輿去疾長也而未立展輿立矣而又廢逆莒子既弑去疾奔而展輿立則立於賊矣然未與聞乎弑苟能因立而討賊雖立於賊無傷也不能討賊則罪人耳去疾奔而復自



齊入者挾大國之力以爭國耳亦非志於討賊也故書入以罪之以長而宜立故繫以莒乃展輿亦繫莒者已立也既立於賊又不能討賊故雖逾年不稱爵亦罪之也春秋之權衡審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春取鄆而秋疆其田汲汲於利也帥師不惟備莒亦以劫鄆以猛濟貪也季孫取鄆而自有之故使叔弓弓散卿也蓋惟季是聽矣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據傳麇爲圍所弑而經書卒胡安國曰四年圍大合諸侯於申若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賊不必討又可從之以主盟會故權輕重而畧其簒弑以扶中國非也夫亂賊不討如成宋亂之類春秋曷嘗諱之哉家鉉翁曰弑而書卒者如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不書弑而弑之實見今經



惟書楚子麇卒是傳所載未審也蓋圍所弑者麇子宜爲嗣者耳傳所載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如魯子般子野之類而非弑麇也麇病革圍自外急歸乘君之殞戕其子而簒其位是亦弑也當時誤傳爲弑麇耳

楚公子比出奔晉

圍與比兄弟也麇卒而圍簒比懼出奔非其罪矣何以書以圍之罪不著故書比之出以明變也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前此晉聘魯者九未有以上卿將命者趙武以偷失諸侯今韓起嗣為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

夏叔弓如晉

報聘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干國紀數矣鄭人畏其强不敢討今又將作亂以疾不果始因其疾而殺之則所以討罪者非其道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據傳公以晉少姜死而往弔為晉所辭是公動不以禮而晉人猶知以禮尊公也然按之情事殊未然蓋公喪方畢似喪畢而朝即使媚晉而弔少姜公尚在路晉安從知為弔少姜而預辭之哉是必季孫先通言於晉耳季孫久結晉卿以擅魯襄公



末年君臣之釁已開子野又暴卒於其家雖其事甚秘國人必有疑焉今公如晉季孫安得不畏其訴己乎故逆阻之左氏所傳晉之飾言也蓋無辭以拒公而託於少姜耳穀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也是也然則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而皆見矣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北燕伯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固失道矣然其

臣比而逐君罪可逭乎書奔責君也亦罪臣也國有君而奔無臣子矣書名者國已立君也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去歲夏書大雩旱災也自冬歷春兩書大雨雹則其災尤重而爲異大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欲合諸侯而問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蓋猶懼晉之爭而憂諸侯之不從也乃晉不敢爭諸侯遂靡然從之先書楚子傷中夏之無人也且楚子弑賊也諸侯推爲盟主天下之大變也由晉平不德諸侯離心勢既外潰六卿專擅權復內移列國强家爭附之以固其私咸怨於公義矣故使元惡肆行流毒天下耳徐書爵者楚主會而徐其與國不得不詳之也革楚號而正以王爵故亦革徐號而正以王爵也淮夷列會者來會故列會也

楚人執徐子

徐既從會矣楚子將伐吳徐子吳出也遂以爲貳而執之陳傅良曰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晉楚會宋以弭兵也今楚伐吳吳固晉同姓而同



盟之國也而晉竟若罔聞也

執齊慶封殺之

慶封奔吳矣繫以齊者以賊討也罪在齊而討於吳者義無所逃也先執後殺緩辭也楚子意本不在封因伐吳而執封吳不可下而封爲吳之所庇故殺之以威吳也然殺之之心雖私而以賊討則能正其罪矣不從討賊之例而書人何也楚子亦賊賊非可以討賊也然次會伐之下將公之諸侯

乎亦非也諸侯從楚而已更不得冒是名也故會先楚子執徐子復書楚人者惡之也伐首楚子執殺慶封不書楚人者削之也然則封之爲賊齊之失賊曾與吳之容賊楚子非討賊之人諸侯無討賊之心其義皆具矣

遂滅賴

旣伐國矣復滅國焉書遂甚楚暴也滅者亡國之善辭左氏載賴子面縛之事似失其實



九月取鄫

鄫已滅於莒曾乘莒亂取之莒也內滅國書取鄫已滅矣又罪其滅者存鄫也鄫周之建國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去也去中軍而併於左右二軍也初作三軍也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而仲叔之民尚有屬公者今舍中軍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而獨爲一軍二家各一而合爲一軍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則無一民屬公且季氏獨爲一軍軍復擇焉則季氏強矣不但公若綴旒卽二家亦弱而制於季氏也季氏又不欲尸其名使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季氏之黨盛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伐吳屈申克朱方執慶封而楚子猶以其不致命於吳而疑其貳故殺之則非其罪矣家鉉翁曰楚靈之篡羣臣從者風靡不過爲保身家計耳而卒不免從逆者宜知所鑒矣

公如晉

公如晉爲晉所辭今復如晉者內逼於臣故忍恥以自結於晉也公動無失禮爲晉侯所重而晉臣譏之其言公非知禮固當但所云干盟淩小四分

公室皆季之罪乃釋臣而罪君乎昭處積衰遂責以政令在家不能取亦苛論也其意不過欲晉侯遠公有言不信耳然則晉臣之黨惡而醜昭見逐其罪莫逭矣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邾莒之大夫不書名微也今牟夷以地來故書之著其叛而罪魯納叛也及者以大及小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宿納邾叛今公如晉宿又納莒叛季



實受其利公虛被其惡晉且欲以是止公謬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昭公如晉凡七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成禮而反然以受牟夷爲莒所愬幾見止焉歷三時始歸其至危之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既納莒叛莒人來討復挾詐以敗其師不義甚矣叔弓帥師爲季役也鄭玉曰晉方欲止公又敗莒師不顧伯討以成君禍比事而觀其罪見矣

秦伯卒

不名史失之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始通越也晉通吳以病楚楚效之亦通越以病吳徐越稱人非君將也楚前伐吳猶假慶封爲名今何名乎據傳吳伐楚而楚修怨耳圍身負大惡恃强逞暴諸侯從之皆黨惡也先儒乃以爲善楚



而進越過矣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前公之在晉也晉平欲止公范鞅諫之而止蓋鞅以宿納叛而執公公必有辭而諸侯亦不服故託師討爲辭以歸公而私於宿使來拜莒田以解其

罪及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宿辭而自比於晉隸諂晉以重自託晉平不止不討且重其好貨蓋晉平爲臣所愚而助季抑公使無以自立不知禍魯且終以自禍矣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寺人伊戾讒世子痤而向戌爲之徵寺人柳讒華合比而華亥爲之徵事出一轍而平公皆不悟也



殺痤而父子之恩絶逐合比而君臣之道睽矣夫寺人近君作奸爲易然必與外臣合而其奸斯售故小人以類合而內外恒相結其始也君爲所眩及其勢之成也君且爲所挾蔑不可除國且由之以傾覆者多矣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楚頻伐吳卒不得志自是遂舍吳而肆毒於陳蔡

冬叔弓如楚

諸侯兩事晉楚既聘晉故不得不聘楚楚圍暴詐不惟季孫養安不行即二家亦憚遠役叔弓季之私人聘楚蓋季孫之意傳者多以附楚責公失事實矣

齊侯伐北燕

納北燕伯而不果也不書弗克者弗克有二非義不可則力不足也晉納捷菑力能而義不可也諸



侯失國諸侯納之事義而齊力有餘安得曰弗克以受賂中止故削其納而書伐見不爲義而爲暴也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春秋內魯故魯與他國有事多言及然有事起他國不得以魯主之者多言會至於平非可以會言矣故變文言暨暨者意起於彼而此從之也齊魯

久相仇齊景立使慶封來聘魯未嘗報聘及慶封來奔而魯受之齊人讓魯是仇未解也今魯旣睦於晉且南連楚東婚吳齊實懼焉今之平蓋齊求於魯故曰暨

三月公如楚

公屢朝晉而不禮今朝楚豈公意哉不得已也據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薳啟彊自謂能得魯侯蓋知季孫擅國公若寄生闕楚有命必



迫公以出而不敢違耳時公婚吳吳楚仇也楚若怒公公不返矣季氏之陷君於危也罪可勝誅哉幸楚不敢因朝執公恐阻諸侯向楚之意故公得返耳然迫於强令而遠朝楚辱亦甚矣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與齊平矣故盟以結好涖者前定也蓋定於平之日矣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凡閱七月共至危之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宿相魯擅改軍政以自利而又外納叛邑稱兵取地襄自楚歸幾不敢入結晉强家昭屢被困他日意如逐昭宿實導之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號之會招以陳公子書矣今曰陳侯之弟變文也罪招並罪陳侯也偃師旣爲世子矣又屬少子留於招何爲乎招爲介弟以義匡君使各安其分可也乃從君之惡而又甚之乘君之疾遂殺偃師而立留特書弟者著其親以重其惡也一事而再舉國盜以世子繫國明國本也國本旣戕君隨以隕

且致大寵宗社以傾其禍大矣然非假招以權而私屬之不至此書弟而繫以陳侯溺禍本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陳侯因偃師之變恚而自縊是其寵留而畀以強輔不過欲厚其勢以安之耳非有殺偃師之志也乃欲兩利適以兩傷且由是而身死國亡其愚甚矣

叔弓如晉



賀虒祁也舉魯以見諸侯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行人以赴告爲職世子之死與庶孽之立非行人能與也而楚殺之蓋因陳亂以爲利故殺不辜以懼陳耳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立於招不書子者立非其正不成爲君則猶是公子也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嫡庶辨矣

秋蒐于紅

周制四時之田蒐苗獮狩乃經止書蒐狩且狩止三蒐止五何也常事則不書也桓狩于郎譏遠也莊及齊人狩于禚譏親仇也蒐教振旅苗教茇舍獮教治兵狩教大閱因田習兵也桓書大閱莊書治兵則急而習兵非因田也素之忘備可知也郎之遠禚之親仇則志在從禽不在習兵也故交譏之也自莊而後田不書於經者六世蓋或爲近禮



之常或其失已見於前而可畧者也至昭而季氏專魯取公之軍而與二家私分之今之蒐則私家之權武更與前之田而失禮者不同故書之以著非常之變嚴不臣之誅也蒐者擇而取之順春生之令不多殺也三桓意不在獵故非春而蒐示衆以不貪於獵其實則數軍實而已以非公所爲故不書公以示異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據傳招與過同受陳侯之屬因同殺世子今招歸罪於過而殺之耳但經書陳人乃國亂衆殺之辭傳之所載似未審也程端學曰孫氏謂招殺過而言陳人不與招殺之故以陳人自討為文也但不與招殺正當書招以見其罪肯為陳人自討之文以匿招罪乎高氏又謂不書招殺過過亦有罪故稱人以殺如是則過乃簒逆之黨經亦不書殺其大夫矣意招以過同受屬而誣之而國之大夫亦懼楚討而共殺過以覬免故經書陳人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楚莊與圍皆假討陳亂為名然莊能正夏徵舒之罪故予以討賊之辭而稱人以殺即有利陳之心然旋取而旋舍之則其罪輕矣故止書入楚圍亦賊本不可以討賊且本無討賊之心故直揭其貪利之實而舉師言滅雖執招而放之已失賊矣故存其公子之稱如恒辭也然招之逆人皆知之即招殺過以自解楚圍肯甘受其愚而未滅乎家鉉翁曰意招自知罪重郤兵開門以納圍圍德之而免其死爾是也孔奐見於宋之會亦陳卿也以為有罪則傳無其文以為無罪則經去其官杜預以為招之黨亦意之耳闕疑可也陳自鄬之會逃晉從楚而卒滅於楚蓋不能自立而失所從可責而亦可哀乃晉與諸國皆坐視而莫救更可責矣



葬陳哀公

賈服以葬哀公在殺孔奐之下謂為楚葬但楚之出也稱師既滅陳矣執與殺皆可以師言之至於葬豈可以師言哉是葬與上不相蒙則左載輿嬖袁克葬之似得其實夫國滅不葬此書葬者穀梁曰不與楚滅是也然葬以會會而書陳不克赴會無由會何以書曰次年陳災亦豈陳告乎而經復

書之葢皆以存陳耳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旣滅陳於是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於陳經獨書魯者諸國畏楚各自往會之不可以衆會書也夫諸國縱不能救陳亦當同心疾楚距反旅見以媚之乎書以病諸國也尤病晉也

許遷于夷



許逼於鄭嘗遷于葉矣今又不能自守欲遷以近楚楚從而遷之故以自遷爲文程端學曰王綱不振諸侯呑噬不安厥居雖許男不能治其國家然亦可以觀世變矣

夏四月陳災

外災告則書陳滅矣則誰告胡安國曰時叔弓會楚子於陳目擊其事歸語陳故而魯史書之耳是也袁克葬陳侯據弓所聞而書陳災據弓所見而書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公處積衰乃以囿爲樂乎其志荒矣亦季孫以此蠱君也凡奸臣竊國必娛君於遊觀使荒於政以棄其民而已乃逞焉公在其術中而不悟其亡也宜哉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欒高陳鮑以私憾相爭至動干戈於國内皆大逆也乃陳鮑逐欒高陳又逐鮑而陳氏遂簒齊矣書來奔罪魯納叛也季孫爲之也高彊不書非卿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肇之戰四卿並書葢由怒齊掃境興師也自此以後疊書諸卿者則又以四分公室之故也不屬於

公而無所統故並書於冊也但四分公室者三桓叔弓何與焉蓋季孫得二其一自帥其一屬之叔弓爾陳傅良曰叔弓佐意如故序於仲孫貜之上是也魯閒晉衰欲一舉滅莒其惡甚矣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虔者圍改名也名者諸侯之終事故般以見殺名虔何以名惡誘殺也般與虔皆賊賊殺賊不與以討賊之辭可耳斥而名之何也蓋虔非討般般之弒十有三年矣虔屢與之會盟今既滅陳又謀滅蔡故誘殺般欲乘虛以滅之也斥而名之蓋以重其惡胡安國曰楚虔殺般貪得一時流毒後世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聖人惡而名之其慮遠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虔之殺般也必曰吾以賊討之今既殺之又圍蔡何則不得假討爲名而滅國之志見矣棄疾從昏蓋自爲也崔杼從齊光之昏而卒弒光棄疾從楚虔之昏而卒弒虔弒逆者卽從昏者爲之也可不察哉陳傅良曰滅不言圍言圍以病晉也前年棄



疾圍陳已而滅陳曷不於此病晉蓋蔡固守三時晉已合九國于厥慭而不能師甚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公生母也蒐曰大著僭也魯之僭舊矣而三桓壞君權以亂王制其罪尤大況君母未葬乎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邾前倚齊以病魯魯因倚晉以弱邾今邾益弱大夫盟之卑邾也喪不貳事季講蒐禮仲從會盟無

君甚矣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自宋虢會盟之後晉日偷矣楚遂主會而肆其暴荀吳以不恤亡國爲辭故勉爲此會以謀救蔡不書救不能救也虔頓兵於蔡諸侯共起擊之義也且前以弭兵爲盟楚背盟肆暴其欲無厭諸侯懼矣則用衆之力以遏凶燄亦晉復興之機也乃合



九國而不敢進僅遣使如楚又不能以義責楚而爲蔡請命焉卑屈已甚使楚益驕有以量諸侯而卒滅之列序諸國大夫見晉之衰而諸大夫之無能爲也不待貶而惡見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據傳葬齊歸公不感恐係季孫之誣辭未可遽信以爲公罪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蔡侯般之出世子有居守虔既殺般遂以師圍蔡圍之而蔡不下歷八月而始滅滅矣而有不降故執陳傳良曰執者弗臣之辭均之滅國也嘗臣之矣書以歸未嘗臣之書執以歸是也用之者怒其久拒楚也稱世子者公羊謂不君般故不成其子非也父死國圍窮迫捍敵未暇立乎其位則世子其本稱也世子卽子也有之痛父抗仇盡命以死與民共守無忝宗社其於世子之道盡矣善惡各



以其身豈得以般故累有耶書滅書執書用賢之也亦閔之也是般之餘殃也可爲亂賊之大鑒然楚虔之惡天王不能討方伯不敢問春秋傷之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北燕伯奔齊十年矣齊前伐燕而不果納今復納之也書于陽蓋拒於强臣不得歸國也不名與衞侯入于夷儀同所以正君臣之分也而燕人之罪

大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且拜叔弓之辱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而不受爲莒故也納莒叛敗莒師伐莒國皆季孫爲之明年晉執意如亦知罪之在矣而辭公何哉蓋公至晉而不問莒故則無以服莒釋季而罪



公又無以服諸侯故辭公而曲爲季氏地不使公得盡其辭穀梁謂季氏不使公遂乎晉得其情矣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蓋成得臣之孫與鬬氏同出莫敖楚子信讒託討莫敖之餘而殺之則熊無罪也故稱國以惡之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據傳季孫不禮於南蒯蒯與公子憖謀去之以强公室憖以告公未幾而敗蒯以費叛憖遂奔齊其謀是而其道非也至是公與意如之釁已著其謀公益急矣

楚子伐徐

楚執徐子矣又伐徐何也高閌曰徐爲吳姻楚疾吳故遷怒於徐非也王樵曰楚已滅陳蔡將事於北方而患吳擾其後故乘滅陳蔡之威伐徐欲以



先聲脅吳使不敢動爾其言伐徐之故是矣尚未盡虔之情也虔滅陳蔡遂以爲天下事無不可爲傳載其欲求周鼎爲分逆志見矣不旋踵而死於乾谿天道也亂賊宜知懼矣

晉伐鮮虞

鮮虞白狄別種也晉不恤陳蔡而事於狄逐利自私之計耳直書而罪自見不書將與師闕文也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者季孫采邑曷爲圍之叛也叛者爲誰季孫家臣南蒯也曷不書叛三桓竊國一民尺土皆非公有蒯叛季氏耳曾未能治季則春秋固未暇治蒯也卿爲帥用大衆見費之固也季氏始城費豈意城之固而生叛哉可爲營私者之戒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子虔之弒諸儒多沿公穀言棄疾脅比立之遂



謀弒虔而歸獄焉比貪其位不得不受其名春秋使比首惡明君臣之分以止亂也但果棄疾倡亂復脅比先立而圖其後春秋豈肯使棄疾漏網況虔初篡而比奔晉棄疾遂臣之今謀弒之乃不以君臣之義治棄疾而專罪比乎又臣比而旋殺之是再亂也篡而終乎其位是愚者空受惡名而黠者得志又豈所以止亂哉今據經而考左傳乃知爲亂謀弒者實比首也觀從假棄疾之命名比而比卽來何爲乎乘釁圖篡耳虔在乾谿比有內應故書歸易辭也襲蔡而棄疾逃棄疾猶不知也盟鄧之後始合謀矣入楚而殺虔之子令於乾谿而潰虔之師虔不得不縊而比遂立焉則弒虔非比而誰卽虔亦有應討之罪然比前奔晉避禍耳今歸楚遂利耳非討虔也比因親爭國故書公子以著其情固不得不書其君以正其罪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立矣不正棄疾之弒君何也兩人同志乎篡比以長而先立棄疾譎而殺之是賊殺賊也未可謂之其君也雖棄疾之陰險更甚於比然亦由比啟亂而棄疾踵而甚之耳兩書公子見其因親爭國其惡同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楚亂弒殺相尋晉昭一爲此會王臣下臨諸侯畢

至使乘人心疾楚請王命以討之復陳蔡以導之義聲旣昭衆皆用命必無楚矣不此之爲而徒會雖會亦奚以爲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盟不言諸侯劉子亦與也襄二十五年重丘書同盟晉楚猶未成也自盟于宋諸侯兩事晉楚無復同盟之可言今因楚亂可以同矣乃不能修德以感人心而燿兵甲不能辨分以服人志而盟王臣不亦悖乎雖强要使同而僅同矣自是人益失望故晉合諸侯止於此



公不與盟

晉受邾莒之愬以辭公也晉昭此盟無名不義固不以得與爲重然魯陵邾莒亦有罪焉拒不使盟不爲公諱者罪在意如不在公也晉亦知罪之在而輕辱公故書以著其惡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意如之執得其罪矣然其罪僅陵小已哉其尤大者在無君而專魯晉誠能請王命以大義廢之反邾莒之侵疆而魯之四分者復歸之公則魯國順正邾莒感悅諸侯咸畏威懷德伯業修矣挾之以歸何爲哉盖晉君惟臣是聽其臣與意如以氣類相倚但外示威而心非行義也故書晉人以惡之

公至自會

不得與於盟故以會致或以爲公不願盟則往會何爲乎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棄疾借陳蔡之力而有楚故復陳蔡以報其功今春秋所書若陳蔡之自復何也蓋蔡爲王室之親陳爲盛德之後廬者蔡世子有之子吳者陳世子偃師之子宜嗣其位故直曰蔡侯陳侯也書名者著其人也直書歸而不書自楚者國其應有非楚所得制也於虔之滅則書之罪之也於棄疾之復

則削之抑之也所以尊周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然前滅於楚而今歸其國則制於荆蠻之實亦有不能揜者雖得復國之機究非復國之道卒為楚滅亦積漸之勢然耳曷怪焉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而葬魯會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盟不得與復如晉何將欲免意如而請之歟晉固



不因公而赦意如也將因晉執意如或可相機而愬之歟晉豈因公而討意如乎其見拒也固晉之惡亦自取也

吳滅州來

州來國名吳楚之中要害處也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辭公晉臣為之也執意如晉君為之也執而卒釋君不勝臣也始之執以魯侵邾莒致之貢於晉也此之釋以魯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也因邾莒以執而不問魯與邾莒之是非因魯以釋而若魯為季之魯非公之魯利不顧義也公見逐之禍成矣晉亦由此而卒不振利之為害大矣哉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微國之大夫不見於經今莒子卒而書公子意恢蓋貴戚之卿而受託孤之寄者也不言大夫以親重也而殺之則莒亂可知據傳公子鐸殺意恢逐嗣子郊公迎君之弟庚輿立之不書者蓋古者敵國不廢喪紀莒魯雖怨而去疾之卒意恢之殺尚來告及魯不會葬莒人銜之故郊公之出庚輿之

入不告其後庚輿來奔而魯受之嫌怨益深故郊公之入亦不告春秋卽事以明王法不必備其事也胡安國曰庚輿入國不書而出奔則書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夫庚輿以叔簒姪是奪嫡也入國何以不惡之意恢以公子書豈郊公反以君而微之乎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過也餘祭也夷末也約兄弟相傳以致國乎季弟札令夷末卒札宜立矣而不立或譏其以讓釀亂非也蓋札之讓見於過之初欲立札至夷末卒左氏無傳惟公羊云季子使而亡則夷末之失也蓋夷末宜令札在朝以繫人心烏可輕使於外迨將卒之時如可待季而無患則命待之如不能待宜深明季之節而以國授過之子光則得嗣續之正亦愈見季之賢乃僭焉以殁而夷末之子僚遂冒居其位是釀亂者夷末豈季子哉如以季之亡爲病但出使而亟歸是貪位也其亡未可厚非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武主之祧久矣成六年書立武宮以示譏立而有事相沿之失其失小矣且歲事之常不勝書此以去樂書也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籥文舞也其入也先文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去樂蓋諸樂皆去非獨籥也廟祭事重臣卒何以去樂以弓



在廟涖事而變禮也春秋常事不書失禮則書然變而得禮亦書使後世議禮者有考也胡安國曰按禮載君於祭不得成禮者詳矣而不及大臣衛太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不可告也然涖事而卒禮雖未有可以義起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卒事其可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之世臣忠於蔡亦有功於楚故楚平信之而使輔蔡今之奔由楚之讒人費無極傾之故蔡人忌而逐之也則朝吳無罪矣何以書責蔡也亦閔蔡也蓋楚平復蔡亦一時之權宜而非其心蔡雖復猶制於楚而蔡侯又不能御其臣下至逐其信臣其何以國楚平初怒無極及聞逐吳以翦蔡翼之言遂不之罪後更信而任之以爲楚禍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信哉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是月傳載王太子壽卒王室之亂兆於此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前伐鮮虞矣今又以卿帥大衆而伐之書以見其務近攻以闢地而昧遠圖也荀吳屢帥師中行氏强也

冬公如晉

盟而拒朝而辭不敢以爲恥而又朝朝無以拒之

遂謀止之皆晉臣黨季之故也其拒也可恥其受也可憂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齊景爭伯也晉既不能遠畧齊果省德明政以糾合諸侯繼桓之烈可也乃内不治而事外且徐未聞有罪齊師無名矣祇以徐居齊南鄙楚平繼亂新立不能顧徐故乘釁以逐利耳其無成宜哉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誘殺凡二皆楚也書之深惡之也戎蠻書爵蓋亦曾受王命者失名故楚子亦不名且與蔡有差矣故畧之也

夏公至自晉

去冬如晉今夏始至傳以爲見止信矣季有罪而釋公以無故而止意如之結晉以陷公至於此極其後興兵討之固非其道然亦迫於不得已世徒

見登臺之請而責公始禍亦不察其情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季孫居國貴重未嘗會諸侯之喪今執於晉而親往會葬者釋前嫌而自結於新君也葢晉交不固無以抗其君故不憚忍恥以求媚焉



御纂春秋直解卷第十下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晉既卑矣小國猶有朝者晉亦衰矣諸侯猶有朝者然君德不修而權移於下積重莫反故同歸於亂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周六月夏四月也正陽之月譴見於天災孰大焉祝史請用幣亦應天之文耳而意如猶止之其無君而慢天亦甚矣

秋郯子來朝

黄正憲曰左載叔孫舍問官於郯子有雲火龍鳥之對孔子見而學之然刪書斷自唐虞至於論官惟曰揆岳牧伯等職而已葢中古文明漸開世變事繁故分職正名命以民事孔子欲立萬世宜民之道故舍遠取近乃郯子識顓頊以來不能紀遠

聖人固有以折衷之矣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周地其戎允姓本居瓜州在荒服之外僖二十三年晉惠誘而遷之陸渾不舉其本號而繫之陸渾者罪晉也請王命而驅使歸其所可耳因其貳於楚遂貪其地襲而滅之不仁甚矣且不慮郊甸之震驚乎前書楚子之伐今書晉卿之滅皆以治其兵逼郊甸之罪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于大辰者在大辰也大辰心也心三星中星曰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又房心尾大火也故當時申須梓慎裨竈皆以為火災漢董仲舒以為應在五年王室之亂然天道遠而事應未能盡推也人君惟謹天戒修德以弭災而已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屢伐吳今吳來伐而楚又與之戰故以楚及戰惡楚也不言勝敗考敵也胡安國曰楚地大兵強吳非其敵也乃楚平以內亂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謀臣策士為敵國用吳日強而楚削矣故為國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遠色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災異之大者自是宋臣叛而國危衛侯之兄殺而衛侯幾失國陳師敗而鄭獲然則孛之應豈可僅以災當之哉惟鄭有政故無他患天變可畏人事足恃有徵矣

六月邾人入鄅

邾弱且危矣乃乘鄅不意襲而入之盡俘以歸豈以削於魯者償於鄅乎不義甚矣故書以惡之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許嘗遷于葉又遷于夷楚平立返于葉今又自葉遷白羽後又遷于容城然不能修德固圉屢遷何益故詳書以爲後鑑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討其入郳也郳爲宋姻故伐邾而盡歸郳俘視無名興師者差善矣胡安國曰傳載圍蟲取之而經不書予其善而釋其取邑之罪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據傳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張洽曰飲藥卒豈非藥之誤以致死乎誤弑亦弑也異於楚商臣蔡般者過與故耳春秋一以弑書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且過進毒以弑之萌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據傳莒郊公奔齊庚輿賂齊而入立今齊伐之者蓋必事齊有未至也齊景不聞令政而以貪忿興師晏子爲之佐而無所匡正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

冬葬許悼公

止弑君而自卒未得明正其誅是失賊也而悼公書葬何也蓋止自責而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是爲元公則止之弑誠過也非故也故前書弑其君見止有弑之事有是事而正其罪非強加之也法無可貸也繼書悼之葬明止無弑之心無是心而究其辭非旋赦之也情有可原也哭泣嗌不容粒以死法可已矣非失賊也故得書葬不使與故弑者同科春秋之權衡審矣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奔言自有所要也鄸者會之邑會有罪曹人將治之故走其邑以冀免焉不免而後奔雖未叛而實要也紀以防求後會自鄸出奔皆要君也要以獲利褻君之實要以免罪稽君之刑書自鄸罪會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盜者誰齊豹也豹為司寇而縶奪之其姓名不登史策故書盜也縶不書公子而稱兄累及衛侯也縶以有疾而廢故靈公得立乃縶遂干預國政無禮於國而靈亦聽之自以為厚其兄而遂以招亂兄死而身危幾亡其國書之以罪衛侯之失政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華向三卿懼君之害已而首禍誘殺羣公子且劫君而質太子悖亂極矣將討而奔陳陳宋之仇欲因陳以為亂也書三人同奔以正強臣之誅然君以無信多私而兆亂亦有責焉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即位五年始修聘於諸侯蓋伯業既隳六卿爭權相忌邦交不暇及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華向既奔矣將乘隙為亂元公復信讒將誅華貙激而生變遂外召華向春秋略華貙仍書華向者誅首亂也凡以邑叛不繫國猶其私邑南里繫宋宋都之里名也華向入宋志在覆宋倘非宋使樂大心等禦諸橫宋其覆矣於是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以守分國相爭其罪尚可逭乎書自陳兼罪陳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於是公問梓慎慎不告以省德消變之實而曰分

至不爲災蓋黨於季氏助之匿其情矣

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無事見經書其卒卿卒必書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者平公廬之子也朱之叔東國欲篡其位而賂費無極無極脅蔡人出朱朱奔楚訴於楚也楚子將討東國又阻於無極而止信讒而逐其臣又廢其君甚矣哉然蔡兩世殺於楚東國結楚而謀篡



朱亦赴楚而自訴東國之惡固甚於朱然均忘父祖之仇無人理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向結黨以出稱兵以入襲據南里君臣日戰君懼將奔矣賴齊之助僅而能勝其後晉會諸國敗華氏圍南里而楚人釋君助臣使薳越帥師抗諸侯之討晉畏楚固請諸宋而逸賊矣故不書晉救以略晉特書奔楚以罪楚復舉宋南里者言逆臣禍及國都而出入自由亂宋也譏不在宋矣

大蒐于昌間

昭公之時三書蒐著強臣之屢弄兵而危公也三綱軍政之本故寓戎事於田以納民於軌物今三家專魯公無軍行其本亡矣故屢書以著公出之



由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太子壽卒八年矣猛匄皆其母弟嗣宜早定而不定者王寵庶子朝也後欲立朝未及而崩於是劉單立猛而尹氏等黨朝而爭立猛不書立當立也何以知其立以下書王知之也三月而葬非禮也亂故也

王室亂

紀事必指其實未舉事而言王室亂特筆也夫春秋之作以尊王也故衰周雖僅守府而恒隨事以維王迹至失道之極存亡所繫則卽事不足以維之因先揭其亂以明撥亂之道也王室猶云王家家實兆亂不得泛言京師也王以正天下爲職而天下以家爲本景王有弟不能容晚節則寵庶蔑嫡一身瞑目二子角立變自內作黨自外分劉單



所守者禮律之正然猛無寵則威不足使下尹氏所託者先王之命而朝不正則義無以服人干戈相向延及五載倘非天眷有周正者卒勝幾不祀矣彼頹帶事雖類此然頹亂於惠王二年帶亂於襄王十有六年惠襄名位久定頹帶猝發一時耳故彼尚未言亂而此特書亂也人君知此義必克己以修身父父子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能左右之曰以下而以上可乎猛不能自定不得不賴劉單之以也以所當以如劉單之於猛所以表夾輔之功以不當以如尹氏之於朝所以著助亂之罪美惡存乎其事也侯國之嗣稱子踰年稱爵嗣王未踰年而稱子與侯國奚異哉則宜以王冠子矣然值其常王子之稱無因而見也值事之變不得不書然書王子又與他王子奚異哉且時有王子朝爭立故不得不直書王以正其名惟不



稱天王則以未踰年而降尊耳旣稱王矣而書名所以辨其人也皇畿內地子朝亂作故出而避于皇不言出而言居莫非王土故隨在言居也夫君前臣名今君且名臣何以不名蓋王卿不名常也劉單不失職故從其常予之也有疑君者君必名變也王猛位未定故從其變正之也春秋之權衡審矣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居于皇避難也入于王城復辟也書人難辭著子朝及其黨之罪也王自當居王城失而居于皇則變矣因以兵入王城變之正也不能自入有人焉以之而入亦變之正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猛本宜稱王子其生也特稱王以君道治朝之爭也其卒也乃繫子以子道正猛之終也書卒者子未逾年事不純元主不列廟故不得書崩亦不可書薨說文云薨公侯卒也景王三月而葬此猶在七月之內應稱名且以別子朝也倘已逾年當書天王崩而不名矣猛卒而弟匄立是為敬王亦劉單立之而不書當立也趙鵬飛曰王子猛卒其文與王子虎卒無異以承上王猛之文則非虎比無疑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邾人訴魯晉當以師問魯何得執其行人書行人明舍之無罪也

晉人圍郊

郊王畿之邑不繫國者明王之無外也時郊為子朝所得故晉遣大夫助王圍郊書人微之也晉為方伯不躬帥諸侯直取子朝以定王位乃徐遣大夫帥偏師以圍其一邑是不能勤王而徒殘王民也其罪著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因朝楚而卒也大仇未復反結楚嬖臣以逐其君而又朝之三綱絕矣書卒于楚明為楚所制而死非其所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以不義得國以不仁失位故因奔魯以示戒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伐州來楚以六國禦之書師用衆也先頓胡沈君將也後蔡陳許大夫將也不書戰未陳也敗不言楚者楚令尹死其師未與吳接吳敗六國楚師自奔難言敗楚也然楚主兵其師又大奔即不言敗亦當書潰乃没楚不見何也深罪六國也蓋受



役於楚本爲不義然猶曰畏楚也今楚軍無帥既未與吳接六國何故先驅其民爲楚當吳之鋒其敗也自取之耳故凡師敗必累數之此獨略之者賤而惡之也胡子沈子書名死也君爲宗社主其死與亡國等故曰滅大夫則輕矣雖死僅曰獲胡安國曰書胡子髡沈子逞滅自滅也亦猶書梁亡自亡也君死曰滅胡子沈子是也生得曰獲秦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

天王居于狄泉

敬王也喪已逾年不可曠年無王故稱天王也尹氏秉其不戒挾子朝自外入故出居狄泉以避之雖失位而尊號無貶明正也王猛立未逾年則猶是先王之年以先王臨之大臣宜盡夾輔之力故



劉單書以示臣職也敬王立已逾年則當與天下正始故不書以成君尊也

尹氏立王子朝

嗣子有常位不必言立立不宜立者也衛人立晉衆立也責其無王尹氏立王子朝篡立也罪其不正晉之立以公子而有次及之勢也彼既無王故削公子以示貶而明君臣之義朝之立以王子而有匹嫡之寵也亂起於王故稱王子以示譏而正

父子之道乃書人猶公也書尹氏更罪其私矣尹世柄周政故變文書氏見宗強也故曰孽子匹嫡外寵二政亂之本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叔孫囚於晉故公如晉書有疾乃復明非晉辭之也然則不書有疾皆爲晉辭可知爲晉辭而猶與仲遂之至黃乃復同文若公之自歸然蓋皆以全



君而諱其辱也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

舍之至左穀經皆不書氏蓋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其常也惟公羊書氏而胡安國以爲賢之義似可從蓋舍之執非其罪且以禮自衛終不辱國固不可與意如同也故執書行人至書叔孫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凡滅國皆罪而亦有異吳之先君伐楚而巢人戕之巢實有罪焉且巢爲楚屬國而吳滅之此入郢之漸乎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王室之亂四年矣順逆之勢亦旣明矣晉嘗一出圍郊無功而返今因鄭游吉之言始慚而勉爲此會且諸侯不出而委於大夫期以明年明年究未聞有勤王之實也及冬而王入成周王自入也劉

單之力也諸大夫何與焉其罪不待貶而自見

有鸜鵒來巢

鸜鵒不踰濟魯所無也有則爲異其性穴居巢則反常蓋戾氣所感也妖不勝德不知省德禍隨之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大雩僭也又雩不言大蒙上文也既僭且瀆也災異並至區區於禱祀末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因討意如而爲所逐也季擅魯久矣至昭已若寄生乃不勝一朝之忿且與謀者皆左右親暱素與季爲仇假公報私莫知爲君遠慮者宜無益而反害也然則季遂不可討乎非也季之惡決之固外潰養之亦內蝕豈得以討亂病昭特昭不得其道耳時有子家羈之賢叔孫舍之忠猶爲可仗公誠修德親賢俟釁而動何不可之有今至見逐季罪不容誅矣亦公自速之也書公孫正其本也罪公之失守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乃不之晉而之齊者晉黨季而數辱公不得已而之齊而又未知齊之必我恤也故徘徊野次以待齊命焉耳

齊侯唁公于野井

弔生曰唁慰安之也齊侯來唁又取鄆居公似有親鄰恤患之意奈明年夏將納公嬖臣梁邱據受賂阻之遂不親行使大夫帥師從公圍成不克而



止則爲義不終矣或以唁公取鄆卽爲貶非也唁公禮也今年取鄆以居公明年果伐魯以納公亦未爲不義也聖人豈以已甚責人乎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昭之討季氏也叔孫舍如闞其司馬鬷戾首助季以抗公而孟氏繼之是三家合力以逐公也舍雖不與謀然家教不行於司馬亦舍之責也反自闞以正言動季氏而謀納公季又始許而終背之舍

不知徐爲君謀乃抱內愧忿見欺遂自殘以死其
忠也末矣
十有一月已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宋地諸侯以境內爲家故外諸侯卒於境內
不地宋元以公故如晉行至曲棘而卒勇於義矣
且意如妻元公之女不顧其私尤人所難故雖卒
於境內特書地以錄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三取魯地兩書人此獨舉齊侯者爲公取也觀
明年書公居鄆可知矣然遂爲義舉乎未也季氏
逐君其惡大矣昭公來孫其情廹矣齊强且近納
之猶反手也景誠能請命天子號召諸侯納昭而
戮意如伯政舉矣不此之爲而取一邑以居公其
細已甚然猶書齊侯者小善必錄蓋春秋與人爲
善之意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凡公行返而告廟則書至今昭失守宗廟猶書至
者存公也自野井而云自齊得見齊侯也衞侯借
晉力而有夷儀言入難辭也紀實也昭公假齊力
而有鄆言居正辭也尊君也鄆本君之有也然居
其所不言居言居則失所矣且周公封界盡爲賊
臣所據雖邉境小邑非假人力亦不能有亦可哀



已胡安國曰昭公失國而稱居于鄆存一國之防
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
泉存天下之防也
夏公圍成
齊侯將納公惑於嬖臣之言僅使公子鉏帥師從
公圍成成孟邑也近齊蓋不欲深入而於成卜其
可納與否也則雖有師而不爲公用矣故削齊師
而止言公圍責齊也然成敢抗公是三家固一心

也國人猶敵國也公罔失民而季之首惡孟之同惡及成人之助惡皆不容誅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此齊景假納公之名以糾合也夫以納公召諸侯而三國從之盟可謂有行義之貧矣故公雖有求入之志不書及而書會蓋將以伯事責齊也使其志能及遠雖北杏之業何難哉乃爲善不勇雖會何益東周之興不可望矣桓文之績亦邈乎不再



覩春秋所以終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汪克寛曰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之去鄆而返亦或告於祖禰矣其言未得經旨蓋鄆内邑也公雖失國而猶居鄆故以内爲辭凡外出而返必書至惟圍成而返不書至成亦内邑也不可外公於成也後鄆潰而寓乾侯乾侯晉地不惟不可言至亦且不可言居然書在亦

所以存公也皆特筆也若以曾子問爲辭豈廟主從於鄆不從於乾侯乎義難通矣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居者棄疾改名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武王定鼎於郟鄏周公營以爲東都是爲王城洛誥所謂澗水東瀍水西者也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謂成周洛誥所謂瀍水東者也曰東都蓋以鎬



京爲西都也曰下都蓋以王城爲上都也平王東遷定都王城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成周亦王都也故不言居而言入入成周亂將定矣李瑾曰晉亦與納王無一言及之何也晉以同姓主盟不能即逐朝而安王室坐視成敗逾五年然後與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之甚若以納王之功予之則藏奸覩釁者勝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子朝作亂兵敗而奔且奔於僭王之楚罪也然亦黨亂者所致故書以也前立朝止書尹氏首惡也此兼及召毛其從也久亂王室罪皆當治也且以見由王寵朝故黨盛而稽亂也愛憎起於一念禍及子孫而宗社幾不祀可不戒哉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胡安國曰吳



大臣之罪也蓋得致亂之由而竟云不歸獄於光則非止亂之道夫夷末卒而季札逃光爲嫡嗣而僚立篡也大臣與國爲體事孰大於置君乃不審其序惟意所欲非罪而何然光雖當立僚既立矣光亦臣之十有四年矣君臣之分久定一旦戕而代之非弒其君而何使當僚初立光不臣之而上訴天王言先人之意在札長嫡之次在巳則僚當廢矣罪在初臣之而終弒之耳然致弒之由則以大臣當國而不知道僚貪國而不知義也止治光之弒而不正僚之篡豈足服光之心故變文稱國言吳有是事則行弒之人與致弒之由其罪皆具故曰春秋王道之權衡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宛之死由費無極譖於令尹囊瓦殺之也而稱國者罪楚君也君無道以令其臣致擅殺大夫紀



綱亡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據傳命戍周且謀納公也宋元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衛靈欲質其公子與大夫之子於諸侯以求納公是宋衛猶知有君臣之義也士鞅取貨於季孫而辭之其惡甚矣家鉉翁曰齊爲鄟陵之盟而據入季氏之錦晉爲扈之會而鞅納季氏之貨二

君憯然以魯之休戚無關於已孰知陳恒鞫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使二君能爲魯討賊亦足以警內盜之膽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季孫父子納叛世濟其凶且是時公孫于齊意如負當討之罪略不知懼其肆無忌憚何所不至哉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地不禮於齊而求晉也陽州之次待命而次也齊篋有野井之唁乾侯之次不受而次也公終由乾侯而返趙汸曰晉人以公非見卑於齊則不來故不使入其國由晉臣陰黨季氏故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程端學曰滕小國魯未嘗會其葬至此會葬者見季氏之求悅於鄰國無所不至也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公朝於晉而不得入留於乾侯期歲始返則求晉猶不若求齊也書自乾侯深責晉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齊唁公二晉唁公一兩書地而此不地者以公居鄆猶在魯邑也使大夫唁卑公也高閌曰以公如晉不爲晉所納故使高張來唁乃所以唁公也是也深責齊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再求晉而不納又次于乾侯詳書之以存君也公

既出矣史於公事亦不盡書蓋皆聖人之特筆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內邑不書叛況潰者民逃其上之謂邑何以書潰公居焉耳孔穎達曰公如晉而鄆潰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導之使然是也胡安國罪公之失民似非經旨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失國久矣前此居于鄆雖非其所而猶魯邑也今賊臣誘鄆使潰公失其居魯無公矣故書在以存公也繼此歲首必書蓋以王正正季之罪也至淹晉地而不恤晉亦何以辭其責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王室亂晉不能定魯君孫晉不能納六卿日專晉侯寄生焉耳豈惟失伯殆將失國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以徐逸吳亡公子於楚而滅之也夫光既弒君又以私怨滅徐其惡大矣徐子書名蓋奔君皆名其不名者魯史闕也劉絢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蓋不勝強暴而奔義於國未絕也徐子既服於吳而奔安有興復之望乎故名以絕之其說亦善存以備參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據傳晉侯將以師納公是討意如也范鞅因言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又私於季孫曰必來我任其無咎是曲為之地欺晉侯而阻其討也晉侯遂使荀躒會之季孫詭為畏

罪乞憐之狀而晉侯討罪之心遂已獨不思當討之賊而可以會禮之乎君被逐而久次乾侯不容一見臣逐君而列之於會使盡其辭黑白且反易矣僅名分之倒置乎書會責晉侯也誅晉臣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荀躒既會意如晉侯因使唁公勸之歸國夫公與意如大義已乖季孫言以得從君爲願豈其本心哉強之使合勢必生變故躒之勸歸以試公也歸則終制季手其後事晉不知也不歸則可脫季而謝公矣故書唁以著其詐家鉉翁曰意如身至乾侯既服其罪公可以歸乎曰公在外固將以客死然一二大國倘有正亂之志猶或有討一歸則在意如掌握矣傳載子家羈勸公歸曰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夫以一乘入魯生死制於賊臣豈特一慚已乎其言未必果出於子家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濫邑名以邑叛而不繫國闕文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闞魯邑也公取之志變也公無兵矣故前取鄆書齊侯今何以能取闞季氏與之也公無復之矣姑以闞與之使即安而不復求入也然非以地與公也闞爲魯葬公墓之所在致其邑入以供公資糧之費耳聖人不以歸闞之權授之季氏而特書公取以誅季孫擅國之罪

夏吳伐越

越從楚伐吳故吳伐之是激越與楚合也故吳入郢越隨入吳吳亦失計矣哉是時吳楚越互爲抗衡而晉齊亦內制於權臣而莫能復有爲也可以

觀世變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子朝奔楚而王畏子朝餘黨不敢入王城而留成周時欲定都成周以城小不足容衆因告於晉晉帥諸國城之夫不都王城而都成周是亂粗定而猶有懼也大夫會城是諸侯怠而大夫用事也然



當王室危弱而能從王命以供王役可見周德及人者深而君臣之義自在人心也然何以不言京師蓋京師者王都之名自諸侯言之曰京師自天子言之則書其地以紀其實故王猛書王城敬王書成周京師無定地因王都而名爾王城前之京師定都成周則今之京師故不得不目其地以別之後書晉執宋仲幾于京師蓋指成周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八年於外卒以客死意如之罪不容誅矣亦齊晉之咎也齊大國也晉尤盟主也納公易耳乃齊景不明嬖臣詭辭以蔽之晉定不綱強臣多方以誤之既貪其賂亦庇其類故使公至於此極也書薨于乾侯著變也

御纂春秋直解卷第十一

壬辰 敬王十有一年

定公

名宋昭公弟亦襄公庶子也

元年

昭以去冬薨定以今夏立曾蓋半載無君矣乃即以定之元冠年者史追書也聖人因之以繫國統也



春

先君喪既逾年嗣君不論行即位之禮與否必書正月所以奉王朔而謹始也昭之世子既爲强臣拒於外不得立其立定公又在六月故不書正月見定無以正始也

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定之元無正故從常年事在三月之例而書王三月諸侯城成周仲幾不受功罪也然當請王命而執之苟不請王命自外執之已爲不可況于京師乎況以大夫尸之乎且執以歸晉後雖歸于京師不足書矣胡安國曰雖以王事討有罪然執于京師是無王也履霜之漸也故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薨閱七月越葬期而書至示變也

戊辰公即位



戊辰者癸亥後六日也春秋即位不日以有常期不煩書也嗣子定位於柩前即日行之周書乙丑王崩名公逆子釗入翼室是也即位於逾年歲首行之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也天子諸侯一也定即位於喪至之六日既非即日柩前之禮又非逾年歲首之期蓋惟意如所制故書日以示變也授受國之大節昭有嫡子定何以立授之季氏耳宜如尹氏

立王子朝之例而書季氏立公子宋今書即位如恒辭者諱國惡也定不能執禮以辭當奉義以討終於不討難免篡位之罪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三時始歸逾月遽葬書以示變也

九月大雩

僭也且在喪而用盛樂不忌喪矣

立煬宫

煬公魯公之子考公弟也昭公出意如禱於煬公昭薨於外遂以爲獲神佑踰典制以立久祧之宫其無忌憚亦何所不爲哉

冬十月隕霜殺菽

周十月夏八月也非隕霜之候而霜異矣菽耐霜殺菽則他禾可知爲災甚矣穀梁云舉重是也僖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是時禾已收穀梁云舉輕非也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因災以著僭也按明堂位天子五門皐庫雉路應是也魯有庫雉路三門庫門制似皐門雉門制似應門則僭矣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魯設兩觀亦僭也定受位於賊臣而臨民之所一朝化爲煨燼天之示警至矣使定遇災而懼革其僭禮反之於正自其身始庶得撥亂之道乎

秋楚人伐吳

自襄三年至此楚六伐吳一與吳戰戎首而佳兵宜其有入郢之禍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魯僭王制其始由成王之賜然意在尊周公使得用郊禘之祭耳後世相沿遂無所不僭僖二十年書新作南門南門即魯之三門也新作者有加其

舊也庫門制似臯門雉門制似應門其節始此歟
今因災而新何必言作蓋天災示警仍其僭而不
革是無應天之實并無畏天之心故仍新作之辭
以示罪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鉉翁曰說者謂意如不請於晉而立定公故晉
怒而辭公愚以爲未得其情也意如逐昭客死擁



定篡位皆晉卿爲之羽翼今定如晉而晉辭公蓋
意如之謀所以操縱其君使一切惟己是聽也昭
惟不能堪故陷於大禍定則俛首下氣苟以君位
自居矣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何忌以大夫而盟諸侯邾子方在喪而出會盟均
罪也然邾迫於强大亦非得已何忌脅勢以淩小
國之君甚矣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



平邱之會晉以無道失人心更二十餘年無會盟
之事楚昭繼平之昏亂而稚劣不君囊瓦柄國黷
貨虐小至以裘馬之故拘留唐蔡之君蔡昭怨憤
如晉乞師晉請命於王王臣下臨而十七國一呼
而集蓋人心同疾楚也且楚巳具亡形民心咸離
屬國多叛吳復撓之晉能奉辭伐罪廓清南服功
軼桓文矣奈晉卿貪鄙又私懼其君奉王靈以服
楚威權復收必於勢家不利故求賂以離蔡假旄

以賂鄭用散諸侯以翳其君之功而固其私晉定昏庸莫能自主世未有内治不修而外威可立者也且亦由悼平以來不謹操持以至此極耳故不能明正楚罪掠其境而遂還書侵隨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據傳晉以沈不會召陵使蔡伐之夫沈屬楚未始通晉何以責其不會且會於召陵者衆矣何能爲哉不能制楚而逞虐於小國晉之罪也出沈不意



滅其國而執其君公孫姓之罪也蔡君屢殺於楚乃效尤而殺沈子蔡侯之罪也書滅書殺哀沈子也惟書以歸則病其不能死位焉耳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盟言諸侯劉子不與也劉子定王室之亂因晉請命而下會蓋有興王之志乎與會不與盟亦得王人下會之體惜權出於晉劉子不得行其志也明年王人殺子朝於楚則此舉亦不爲無功矣晉謀楚無成此盟何爲哉王樵曰召陵伐楚屈完來盟召陵侵楚諸侯自盟書之陋之也是也凡公後於會而盟書公此與於會矣復書公者公受國於意如因朝晉見郤汲汲求爲此盟蓋不盟或恐如曹負芻之既會而後執也

杞伯成卒于會

卒于師而書會譏侵楚而無功也

六月葬陳惠公



陳子背殯出會返而葬親非禮也

許遷于容城

許雖附楚楚亦弱矣故召陵不敢違晉今楚遷許使自近然亦許之志也知晉不能庇已也故仍以自遷爲文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致侵楚譏無功也且公以得盟爲幸也

劉卷卒

召陵之會劉子下臨會罷而卒故來赴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蔡滅沈故也然蔡受晉命蔡圍而晉不救何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謀楚不能討盟蔡不能救捨大計而事鮮虞晉卿貪鄙之謀也

葬劉文公

王臣以卒赴而晉往葬皆爲私交既書王臣之卒以示戒其義已明雖赴則必葬而晉之失禮可諱也今劉文公書葬以賢書也不得與尹氏王子虎一例也生稱劉子因王事而舉爵也卒曰劉卷内臣與外臣異也葬稱劉文公則因晉會而書也因各有當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楚爲蔡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爲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於吳遂復其世仇兼紓中國之積憤其事偉矣書以者錄蔡也吳稱爵君將也君將而爲蔡所以亦善吳也不書救者吳爲蔡以救不待言也第楚敗吳興中國日衰矣書之傷之也書吳及戰而非責辭蓋與城濮義同

楚囊瓦出奔鄭

師敗瓦不死而奔罪其誤國而又以身免也



庚辰吳入郢

郢楚都也入國直言國而不言都書入郢特筆也楚罪大矣滅之可也入何足言吳之罪在郢也據傳吳入郢以班處宮無人理矣故變入國之文而書都而吳以號舉春秋因善惡以寓褒譏王道之權衡也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據左氏魯歸之據公穀諸侯皆歸之未詳孰是如諸侯皆歸之必晉命也意晉愧不能救蔡而以是慰蔡乎是昧大計而市小惠也至於魯力不足救蔡蔡以師旅之後困於饑魯自歸之則善也然終春秋世列國豈無饑而歸粟獨見於蔡且於蔡以吳敗楚之明年則歸粟非恤蔡也畏吳也借蔡以締交耳春秋予之而不盡予蓋欲進魯以誠也誠



於爲義則大道明而天下定矣

於越入吳

於越卽越也稱越者三昭公時也稱於越者三定哀時也蓋越處荒遠先代苗裔周有天下就其地而封之其國號因其自稱而已春秋前稱越其舊號乎後稱於越其改號乎亦因其自稱而已必求其義以寓褒貶則鑿矣吳方在郢而越入之倚伏之機可畏哉且深責越之助不義以撓吳吳亦失

道而無以持勝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魯弑君之賊二逐君之賊一罪微有分而皆當討桓同謀而弑宣與聞乎弑非可責以討賊也故翬死不書遂死去族討翬遂卽以罪桓宣也定則並不與聞逐君祗以位非己有爲季所援而立耳使能如叔孫舍之不賞私勞致討意如其齊功足贖愆不濟亦爲以身殉義乃貪位苟安忘仇忍辱將



始之不正者終於不正矣春秋書意如以卿卒之常定何以逭其責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臣貪人土地屢伐而又圍之故書以著其惡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鄭貪暴於許久矣許依楚圖存至於四遷今吳敗

楚而許失援鄭遂滅之許不知自强甘心從楚固爲失道然鄭乘釁逞利滅人宗社其罪大矣李廉曰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伯

二月公侵鄭

宣十八年公伐杞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蓋軍分於三桓而季氏尤擅其權也今意如死其子斯雖嗣而幼故公復將然非公能收權陽虎乘隙專政



挾公以爲重耳其無兵也政在大夫其有兵也政在陪臣然春秋書公喜之也庶幾其有爲也據傳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作亂鄭爲出師蹂王畿之六邑晉命魯討之則王事也乃不能聲罪致討僅潛師以掠其境蓋虎祇藉以攬權非有勤王之實故書侵惜公又制於陪臣而用兵非其道也

公至自侵鄭

魯不假道於衛衛將追之公孫發諫之而止書至危之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斯以獻鄭俘何忌以報夫人之幣夫一卿將命可兼他事今二卿並使非制也陽虎强遣之以媚晉也劉敞曰季仲專國而虎能制之此其無所忌而必爲亂之效也然不介晉權亂亦不得發意如媚晉以逐君故虎媚晉以傾三桓春秋彰往察來書以著虎亂所自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晉執宋仲幾宋不敢怨今復聘晉其事晉勤矣何以不免此非其君爲之其臣爲之也禍起於趙鞅而范鞅與之爭權競賂也召陵之後諸侯皆貳乃復執宋使權臣相傾不顧國是如是哉宋叛晉始於此范中行與趙搆怨亦始於此

冬城中城

成九年城之此復城何增修之也汪克寬曰陽虎

欲去三家託懼齊鄭而城之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忌上闕何字

昭二十五年齊取鄆以居公後鄆潰遂貳於齊今圍鄆而不書伐齊者内邑也齊納叛也然齊之納叛有由矣始以居公後以季之誘鄆潰以傾公則齊之過小而季之罪大矣今不先以辭令而遽用師雖志復舊邑非其道矣明年齊來伐連歲交兵蓋始於此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咸貳於晉故齊景出而求諸侯鄭怨晉故從齊也然鄭方得罪王室而齊與之相結不亦悖乎家鉉翁曰所謂盟主必上而尊王次而救災恤患先天下之難然後可以服人而成伯業魯昭為臣所逐齊不能納而遂已王室有儋翩之難又不能勤王見義不為而欲乘機以襲伯無是理也陳傅良曰此特相盟也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據傳鹹之盟齊徵會於衛衛欲從齊而難於叛晉使結聘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



乃盟于沙衛侯諂晉以附齊豈邦交之道乃結稱行人而執目齊人若不罪衛而深責齊者惡齊之逞力以求伯也然方侵即盟衛之詐亦具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既得鄭得衛於是伐魯魯嘗侵鄭而與齊爭鄆矣今伐之者所以堅鄭也抑以威魯也許翰曰景乘晉衰而欲以力定伯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

之不可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報齊伐也魯固有辭然不量已而輕以復怨爲事非計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逾月而再侵齊雖曰修怨公何甘蹈危險如是哉蓋有晉命耳觀齊再伐而晉師至瓦可見矣昭公之出晉黨臣拒君尚不及齊稍有恤患之意今竪從晉令豈公志哉陽虎之謀也季以媚晉爲事虎踵而甚之虎作亂而逃終以倚晉是其驗也大夫專政蠹公之國陪臣專政危公之身再書侵書至病公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魯以修怨爲事意在擾齊故書侵齊以圖伯爲事意在脅魯故書伐紀實也
公會晉師于瓦
齊師來伐魯無以禦之急而求於晉聞有晉師公出會之書以病公也前則輕身搆怨今則離國不守幸齊師自退耳倘齊深入魯其殆哉晉不直赴



魯難而師次于瓦瓦衛地也不成救矣帥師者士鞅而不書盖書士鞅似以他事會而不知晉以師來與師之不成救也
公至自瓦
不以會致者非同常會故以地致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討其從齊也其書侵何晉公室卑其臣各顧其私

而不恤公故小有侵畧而還蓋不修德而用力力復不競也書遂者不足服鄭何能服衛譏其從失人心而無益也家鉉翁曰伐所當伐則受伐者伏其辜而諸侯聳動當伐而坐視不當伐而輕舉適以召侮耳鄭乘儋翩之亂以犯王畿且滅許國晉以無與已事而委之魯今因鄭從齊而自侵之又因而及衛豈伯討乎故書以貶之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侵衛者媚晉也季與仲合而逐昭公自後事事同之今陽虎專政挾公以爲重故季仲愈相結以自固迨虎執季復以仲之救得免春秋每於季仲比而書之蓋著其同惡相濟之實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約背晉也晉侵鄭衛故也侵之而愈叛晉之術窮矣故君子尚德不尚力知不足恃也

從祀先公

三傳釋從爲順而先公則無所指註疏因文二年躋僖公爲逆祀遂以升閔降僖爲說但逆祀成於臧氏且閱數世矣非季之罪也焉山以從爲後躋先之義昭葬於外喪歸而季氏欲溝絶其域不使同於先公旣而止葬於墓道南葬旣不得合於墓則主自不得祔於廟矣虎欲彰季之罪以媚國人



始以昭公從祀不書昭公内諱也但前此書吉禘于莊公書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今言從祀而不目昭公雖諱不應若是之晦而難明也薛季宣曰魯之祭也躋僖公外昭公從祀者始正其禮也兼用二說則經傳合矣蓋閔僖與昭皆可以先公目之且左云順祀先公而祈焉意適當大祫羣公皆在故卽概言先公聖人因事以著其實而善惡自見蓋從祀正也不書日亦不書大事見不由公命也

繼書盜則盜爲之也蓋假正以售其大不正也故
曰春秋之志微而章
盜竊寶玉大弓
盜謂陽虎也寶玉大弓周公之分器子孫宜世守之者也虎將享季孫斯於蒲圃而殺之賴仲孫之救以免虎戰不勝遂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夫陪臣謀殺大夫是叛而爲亂也然季之罪大矣虎果執而請其罪收其權以歸之公夫豈不可乃逞



私憾而欲殺之不勝而入公宮取分器則盜也分器而盜竊之魯之無人而失政也以不書叛罪季氏以盜治陽虎以失分器責魯侯天子之事也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盜之竊也將以爲賂於他國而求容也今將走齊以求伯爲事倘不義其竊而詰之反爲害矣故遺之堤下則似盜歸之也盜竊而盜歸之何以爲國故書得然徒得所竊而已不得盜也魯之失政亦具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挾衛以爭伯而晉力尚强未敢顯言伐之故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也蓋有所窺伺而未能矣家鉉翁曰陳傅良云傳言伐晉而經書次重絕晉也愚



謂厥貉之次楚商臣窺中國也五氏之次齊景公圖繼伯也書次同而所以爲次則異伯國子孫豈可與僭王之楚同日語哉晉平以來舉伯權而遜之楚春秋固無望於晉矣齊能修桓公之業春秋將姑與之豈云諸侯不當卽齊而重絕晉乎乃齊景不能尊王而安諸夏反覘晉衰而屢次以求逞則非義矣故書次以譏之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陽虎再侵齊以搆怨今虎出奔魯用孔子首與齊平蓋齊魯唇齒也則睦齊為要務矣是時虎在齊將謀禍魯故三桓亦咸知聖人謀國之善而俯首聽命焉聖人一用而君行制臣從令內安其國外



睦其鄰如此然何以書及蓋侵齊為魯禍則平齊固魯志也聖人順人心之所欲而已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魯卿特會諸侯舊矣今書公會公始為政也春秋重盟會君出必以上卿相之三桓嘗與齊搆釁今新與齊平恐齊意不測故使公試其危三桓亦不敢出孔子甫用於魯而魯大治故使孔子攝相焉治聲既動於未會之先禮意復感於為相之際故

會而不盟昭七年暨齊平叔孫舍如齊涖盟定十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平則必盟也今不書盟不煩盟也是知為國以禮服物以誠侵伐可以不事詛誓可以不作大道之行規模宏遠矣
公至自夾谷
至以地特會也自參以上則不地
晉趙鞅帥師圍衛
沙之盟衛始叛晉士鞅遂侵衛衛侯復與晉盟趙



鞅乃使賤者盟以辱之衛遂絕晉與齊為五氏之次今之圍討五氏之次也其何以服衛哉且晉既衰凡役皆侵而此獨圍者衛嘗伐邯鄲午於寒氏趙氏之私怨也故圍以求逞焉趙鞅之罪不容誅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書來歸彼自歸之也齊强於天下伐盟主虐與國今而自歸者禮之所動誠之所感存神過化人莫

能測也於此見人皆可與為善而聖人之道之大也東周可為者此也乃鄭訪衛實亦書來歸何也彼以利結此以義服自歸則一其情則殊也左氏乃云夾谷之會齊人要魯曰齊師出而魯不以甲車三百乘從齊者有如此盟孔子因使茲無還要以歸田若然是齊之賂魯甚矣齊既歸田魯將遂為齊役乎經不書盟其誣明矣至左與穀又載却萊兵誅優施夫兩君好會而挾兵以為威敢殺以為能乃戰國傾危之習豈聖人之事先儒謂不足信誠然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圍之何叛也前南蒯以費叛今侯犯以郈叛蒯猶假强公室為名犯祇與叔孫有隙耳亦不書叛者三桓無君而專魯故家臣槃不書叛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前圍之而不服叔孫宜改過遷善退守臣節則陪臣無所藉口而自敗矣乃復用兵以逞宜郈之愈不服也卒用駟赤誘侯犯以逐之而郈附於齊竟為齊有於是齊復歸郈此蓋聖人道化所感不然齊何有於叔孫哉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使大心於晉而以疾辭固為有罪乃樂溷遂伺宋公之怒而誣以惡言宋公逐之亦難免信讒之咎矣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取地之馬以與嬖人向魋地怒而奪之君固失道地亦無君矣地聽公母弟辰之言而奔欲公止之也而不止地與辰固為要君公亦重嬖而輕親矣蓋參譏之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尋鹹沙之好為衛謀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既歸田又致郈故州仇如齊謝焉息氏講禮彬彬矣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辰爲地請公弗聽故奔奔陳從地也宋公溺於嬖故辰書弟責宋公也辰重小諒而棄其君兄故書奔罪辰也仲佗石彄私事辰以從之奔亦惡二卿也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也叛則其罪大仍書弟何也鄭段圖纂春秋亟正其誅故不書弟今辰爲地請不許而奔君仍不止是叛以有激而成且叛與圖纂有間矣書叛足正其罪宋公寵嬖蔑親其咎大矣故仍書弟分惡於宋公也奔非辰所欲以要君耳故書暨叛爲辰所欲以泄忿耳故書及及與暨皆就辰爲義非以二卿與地爲義奔以二卿蒙辰之下叛以二卿與地蒙辰之下是暨與及又以辨首從耳深罪辰以明君臣之義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如是而後天下之爲君臣者定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四叛在蕭大心入焉是亦叛矣不書叛者蓋辰叛首也二卿與地皆同謀也樂大心非同謀聞叛而



附叛耳附叛與叛微有間矣春秋書法各如其罪而纖悉不爽彼以深刻釋經者謬矣

冬及鄭平

侵齊侵鄭非公意也今及齊平又及鄭平者孔子行乎季孫故公爲政而三桓亦知與鄰搆怨之非而從之也講信修睦而兵刑漸靖聖人所以仁天下也左氏不明大義以叛晉爲說夫春秋貴尊王

共有取於從伯者以伯假尊王為名耳然猶罪伯者無尊王之實而徒知從伯者亦不得無罪也今晉失道猶以叛晉為說不亦誤乎

叔還如鄭涖盟

平齊而州仇如齊平鄭而叔還如鄭臣從令也定君臣之分結四鄰之好內外無事矣聖人之聯天下也以仁而定天下也以禮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夷其險固曰墮三家四分公室各崇私邑以自衛而家臣因以屢叛是自衛者適為盜資也季氏之專為甚故家臣之禍尤酷因謀所以靖亂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攻犂四達齊歸侵地遂攝相事墮三都孰墮之使自墮之迎其機而導之也於是侯犯方叛故州仇首墮郈家臣無所據以叛大夫則大夫之叛公者亦失所據矣是絕其為亂之原也家臣從大夫順公室張而上下各得其理矣必帥師者侯犯雖奔懼餘黨之踵亂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彄為縶之子縶字公孟其子以字為氏也曹之罪不見於經而衛伐之蓋陵小耳故書以罪之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州仇自墮郈斯亦自墮費乃約何忌同墮者費強也昔季友賜費後大城之以為魯患意如逐君而無禍保費故也今墮之是復強幹弱枝之勢也孔子行乎季孫蓋以都城無過百雉順理而言適有動乎季孫之心而絕不疑其害已也國有不起之疾治之而即愈此以禮為國之效也

秋大雩

孔子在位而魯猶僭禮蓋有害而不能治者聽孔

子以治之餘則不能皆聽之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郈費墮而成則圍之且書公者仲孫不欲墮也郈費爲二家患而公欲在成方有功於仲孫其不欲墮也固宜費强已墮成奚恃哉徐將聽命矣定公



遽自圍之輕出而無功惜公失計而自褻其威也成雖內邑强不能克故書至然成之不墮固亦未害孔子自必有處矣既而齊人歸女樂而孔子行惜哉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再次以謀伐晉而爭伯也夫齊桓創伯將何所爭晉文襄伯又豈爭於齊而得乎齊景宜先治內內

既治請命於周號名諸侯晉衰而內難方作烏能與齊爭乃亟事於晉其計左矣據傳齊衛謀伐晉河內其臣惟邴意茲以爲可蓋料晉不及救也此僥倖苟且之計由是軍中或言晉師至或言無晉師齊侯爲之恐動故次而未能伐計既左而進退復失據以是求伯不亦遠乎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三桓竊國軍政而築鄆囿以娛昭公公爲所愚而卒見逐今魯用孔子以王道化齊而歸田以王道用魯而墮邑公室之張日可俟矣乃定公庸弱而孔子行圍成不克歸而以囿爲樂兵柄仍歸臣下故築囿大蒐比書於册君荒臣橫故態復作興復無望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逾年再伐書以深罪之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據左氏趙鞅殺邯鄲午而邯鄲叛藉秦圍邯鄲荀寅士吉射不與圍而將作亂董安于勸鞅先備之而鞅守晉命不敢始禍及荀士伐趙氏之宮鞅始奔晉陽高閌曰鞅拒荀士而書叛蓋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興兵之罪但荀士始禍則鞅為被禍既伐其宮事已急矣君臣睽隔何能請命卽以專土為罪情猶可原今釋始禍而罪為後不亦顛乎蓋荀



士遂亡而趙氏歸晉此皆趙氏之飾辭而左氏輕信之耳且卽左氏所載而趙氏之罪已不可揜鞅初擅殺午已為無君荀躒右趙而左荀士猶曰三臣始禍則鞅非為後明矣蓋荀士始禍者先謀攻鞅也鞅始禍者闘謀先發如公羊所云以除君側之惡為名者是也而董安于卒以先發難誅則鞅罪定矣聖人豈不察情而輕以叛加鞅乎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躒曰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夫晉侯已命逐鞅荀士亦始禍何以未逐以是知荀士為先謀而非先發審矣晉陽私邑朝歌公邑荀士與趙為敵諒亦自發其私邑之兵矣今皆逐之故荀士又襲據公邑以抗君也自秋及冬其臣三叛晉衰甚矣是由晉主夏盟不能尊王王室有難猶且不恤故其臣效尤耳晉又屢助鄰叛叛臣卽出其國豈非積惡之炯戒歟



晉趙鞅歸于晉

三叛之罪一也韓魏為鞅請而晉君許之故書歸易辭也叛而歸失刑甚矣先儒以鞅之歸為善辭彼孫林父亦書歸何善之有

薛弒其君比

其事不可詳矣稱國則當國大臣之罪也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據傳公叔戍將去夫人之黨夫人南子訴以爲亂而逐之并及趙陽家鉉翁曰南子之惡稔矣戍以宗國之老正之所得爲也然非戍所能爲也臣欲正君必先自正戍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事不濟而速禍宜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楚又滅國也頓子會召陵故也頓從中國而莫之



救無王無伯君子傷之陳實滅於楚而助楚滅頓意以與頓有舊怨乎修怨而忘從楚之恥不義甚矣且楚患百餘年柏舉之敗其威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獨從之楚勢復張又中國之罪人也楚主兵陳爲役則以頓子歸歸楚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孫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敗詳戰也卒繫敗下因傷而卒也然非身戕於陣故不言滅亦不書地者去檇李未遠也以逆得國佳兵不已至於亡身宜矣然吳爲太伯之後吳子又有摧楚之功越以楚故屢與吳難越之罪尚容誅哉而周之子孫日失其序春秋不能無憾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齊侯兩次以謀晉而未能今晉有荀士之釁復會以謀之蓋挾其叛以撓晉亂君臣之義矣魯親受臣禍而公亦與焉何也荀士舊有德於季氏今之會三家爲之公不得已也孔子既行公復受制於臣如此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自齊景規伯鄭衛魯既與之盟宋初未忍絕晉今始從齊也是時衛有公叔戍之釁宋有公子辰之難宋之從齊蓋求靖亂耳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

荀士也齊不能爲二國定亂反挾之以助晉之叛臣故書以惡之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氏尚名王之元士也脤祭肉盛以蜃器故名脤周禮大宗伯以膰脤親兄弟之國蓋謂助祭而受脤也今非助祭而遠頒於魯故異其文曰歸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然頒之王而不曰賜何也神貺也非可言賜也宣十年王季子來聘後無一介至魯今晉伯已衰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使石尚來以親魯禮雖失而意則厚矣王號猶存祭尚與典魯能輔之以禮東周何不可爲乎惜定公不君復制於臣魯終於微而王靈不可復振歸脤之後無書焉傷之也春秋蓋惓惓於周無已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據左氏蒯聵欲殺夫人爲所覺愬於靈公聵懼而奔劉敞曰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聵



能獨全乎蓋聵聞野人之歌而慚歸言於夫人夫人惡其斥已而誣之耳且宋爲夫人南子之家殺母而入母之家敢乎哉其言深得情事左氏所記則南子之讒言與戲陽速迎合夫人以希免禍之飾言耳然南子何忍以母而誣子蓋世之母淫而失恩於子者有之矣南子懼聵以野人之歌告君故反愬以先制之耳夫經書世子有二就君父起義以明國本晉申生宋痤是也就臣子起義以正大逆蔡般許止是也若書奔非大逆比也以纘體而獲罪至無所容子固不子然有子而不能明至撥國本父亦不父其書世子蓋兩罪之辭迨靈卒而輒立趙鞅納聵猶書世子直與鄭忽歸鄭同文矣世有欲殺母而可始終稱世子者乎即云奔矣子道然不去而見殺更陷父於大惡其奔固未可深罪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彄屢帥師當國之卿也世子逐大臣出皆以南子也變於內寵難逃首惡之責其數世亂也宜哉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與辰共叛者凡五人奔止書辰舉首惡也書自蕭明久叛也書來奔罪容賊也賊臣爲亂敗猶有所容斯易爲亂矣罪容賊所以止亂也屢書弟傷天倫之變交罪之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會不地則知于比蒲矣公在比蒲則知親蒐矣不書公者自昭而軍分於三桓今雖公在公不得爲政也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朝非其所也此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會非其所也皆譏之也

城莒父及霄

大蒐以講武兼城二邑以勞民魯政復亂矣是年不書冬闕也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前來會蓋必有求於魯也今又朝以示服焉不自強而求人其能國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牛體徧食故不言其所食處漫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與頓世服於楚晉糾十八國爲召陵之會將伐



楚而胡與頓並歸晉乃楚未能伐而胡與頓則爲所誤矣前書滅頓今書滅胡深罪晉也許亦從召陵未幾遷于容城意自明其不得已之情因請遷以媚楚乎及鄭滅之楚復封焉是晉無能爲而小國且任楚之好惡爲存亡矣

夏五月辛亥郊

日至之郊在正月祈穀之郊在三月五月則過時久矣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別宮非正也公立於季氏不敢討賊陽虎專政三桓亦徵虎奔而孔子用事紀綱粗立東周可爲之時也公惛於女樂不竟其用其何以逭其責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公子地奔鄭故鄭伐宋哀十二年傳云宋元平之族自蕭奔鄭鄭爲之城嵒戈錫是也鄭難旣不能定乃納叛而又助叛其罪大矣二國搆怨不解自此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鄭之伐宋宋直而鄭曲然宋新附於齊而鄭則舊好也齊右鄭義不足服宋右宋情不足結鄭故次以觀望於二國之閒而幸其自解耳五氏垂葭欲伐晉而不敢渠蒢欲救宋而不能屢書次深譏之也李廉曰五氏垂葭之次皆謀伐晉此次疑亦謀晉而出故明年伐晉時鄭從齊方堅齊肯救宋仇



鄭耶其說亦近情事存以備參

邾子來奔喪

非王與父母之喪不奔奔急辭也邾子之來魯之受罪均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定公之妾哀之母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近者奔喪遠者會葬皆事王之禮也魯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矣不書諱之也蓋此失禮而彼受之此罪爲重故諱之彼失禮而此受之彼罪爲重則不必諱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此與宣八年葬敬嬴皆越日也彼日中此日昃葬曰虞所以寧親也曰而克葬轉辭也猶及虞也曰乃克葬難辭也失虞期矣志禮之變以存孝子之

心也

辛巳葬定姒

成風敬嬴以妾母而書夫人薨書葬小君矣定姒亦妾母何以無夫人小君之稱公羊曰哀未君也然孟子爲昭公之配何以不書夫人薨公穀皆曰諱取同姓也但諱取同姓書孟子足矣何必削夫人之號削則貶也非諱也且葬定姒左云不成喪孟子不葬愈不成喪矣蓋季孫爲之也書孟子卒



而不葬見季孫之疾其君書定姒卒葬見季孫之弱其君以子未逾年而其母因不成喪蓋假正義以抑其君而豈用典哉成風敬嬴僭禮也是時魯尚有君也定姒卒葬似禮也而魯無君矣凡此類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禮並有喪葬先母後父今定公薨在五月姒氏卒在七月喪非同時故葬各有期也姒氏不別謚且與襄公生母同謚典禮益紊矣

冬城漆

漆邾庶其邑曾受叛而取其地今將伐邾而城之以爲固非義甚矣且二喪甫畢又興土功勞民甚矣

御纂春秋直解卷第十二

丁未敬王二十有六年 三十有九年春秋終

哀公

名蔣定公庶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假報怨以淩蔡也陳從楚罪陳也昔與蔡同滅於楚而忘之耶隨自僖公二十年楚伐之後不見於經蓋世服於楚也今復見者吳入郢楚子奔隨隨免之故德之使列於諸侯也許滅於鄭復書許男者楚封之也罪鄭之滅削楚之封不與諸侯得滅之而得封之也天子之事也胡安國曰按左氏蔡人男女以辨楚使疆於江汝之間則是蔡降而楚遷其國也止書圍何也蔡以吳入郢鞭楚平墓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可恕也家鉉翁曰柏舉之戰



蔡昭復其父祖之讎至入郢而鞭平則吳也不能報之吳而釋憾於蔡謂之復讎可乎滅頓滅胡今又圍蔡志吞小以為利耳春秋奚取哉左謂蔡降而楚遷之何又云蔡請遷於吳乎蓋蔡民有下楚而逃生者蔡君實固守而不屈也故春秋書圍不書入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侯謀晉久矣屢次而未成伐今晉臣久叛齊衛遂助叛以伐晉故書以病晉之不能定叛罪齊衛之黨叛也許翰曰楚專封國王道盡矣晉受衆伐伯業絶矣春秋之變至是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事魯謹矣來會來朝且至奔喪乃邾子甫還而城漆以臨之隨出師以伐之 公新即位非公之故

三家也禨祥與拔之盟皆仲孫尸之今首伐之爲
暴不顧義貪利不顧信稱兵不顧君於何忌乎何
誅時列國皆併小以自大此春秋將爲戰國也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

三卿並將蓋各擅其軍也三卿並出皆自營其私
也孔子用魯道化所感三家聽命且睦鄰修好邊
境無事孔子行而三家張仍踵舊轍更逐利以淩
小前取邾田自漷水矣今又取漷東併及沂西以
蕞爾之邾三納其叛邑而三取其田幾何而不盡
也恐邾控于大邦而加兵復要而盟之季爲主將
不親涖而使二卿往甚矣其橫也鄭玉曰季氏不
盟一則不屑與盟一則包藏禍心必滅邾而始已
也汪克寬曰內臣並使始於遂得臣之如齊未嘗



並將也並將始於行父許僑如嬰齊之戰鞌未嘗
並會也並會始於宿老之會奚未嘗並盟也今三
卿並將二卿並盟彊僭極矣且盟亦與他盟異奪
其地而脅之盟也不亦甚乎茂與句繹爲春秋書
盟之始終可以考世變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衛靈初年主威不立而盜殺其兄後且耄矣家政
不修而妻逐其子無道致亂數世不定其得沒身
幸矣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趙鞅怨衛助荀士未有以報衛人立聵之子輒因
納聵以爭國書鞅帥師著其志在亂衛也聵仍書
世子正名也聵罪未白而奔靈公後欲立郢郢辭
遂止則聵猶與國未絶也但既奔矣父未命復父
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乎且今之立者卽聵子也

而必爭之不父矣父雖不父子不可不子輒辭立而迎父可也今納于戚而不得入是拒父也公穀以爲尊祖非也雖祖命立輒輒豈無父之人哉而拒之滅天理矣況輒之立也衹以郢辭立而言亡人之子輒在國人因而立之耳豈祖命哉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荀士在朝歌而齊人輸粟鄭罕達送之其帥師以防圾耳則趙鞅主是戰矣鞅嘗叛今以叛治叛而主是戰鞅之罪也達黨叛而以師狥焉達之罪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衛亂是以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避楚也吳滅州來而邑之蔡遷焉依吳也前年春請遷於吳今始遷者中悔也蓋公子駟止之也吳人假聘襲之蔡因殺駟以說吳而遷焉則是吳遷



之也然蔡本自請遷遷而仍自爲國故以自遷爲文夫遷國大事也依人非計也國君宜以守死爲道耳駟果爲君忠計宜諫於未請之先迨與吳成言而背之乎蔡侯初旣聽駟急則委罪亦非君道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聵在戚而輒使石曼姑圍之不同楚商臣蔡般者幾希然圍者衛志使齊主兵何也齊大國也而世伯不能以大義正輒乃助之圍父是輒之逆齊實成之也然齊何以助輒高閌曰齊與晉爲讎若聵入則衛從晉矣所以助輒也許翰曰晉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知齊之將亂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公哀八世祖僖公哀六世祖世有先後子孫尊
之則一故其宮並列而不言及杜預曰親盡不毀
宜爲天所災但諸侯五廟親盡祧主廟猶是也非
可毀也公羊曰復立也但立宮必書武宮煬宮是
矣桓僖何以不書曰宰之職季孫禱於武公昭公
之孫季孫禱於煬公其立宮非禮甚矣故書之桓
於隱爲弟僖於閔爲兄其昭穆同意其初權宜而
別立宮非祧而復立也猶未大失也故略之也但



隱閔既祧桓僖亦宜祧今猶有宮是三家以私意
存之也三家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政其諸以是
爲悅而存之歟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地震廟災變異弗圖乃以夏月用師城邑豈惟勞
民不畏天矣季本曰啟陽故鄅國在邾東近費昭
十八年邾人襲鄅魯既取邾漷東沂西田意鄅亦
入魯因近邾故帥師城之季孫以叔孫附已與之
同城而地則季孫得之

宋樂髡帥師伐曹

討曹之奉樂大心以亂宋也助叛啟釁亡之徵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稱人衆尸之也蔡侯之不綱甚矣其事則史失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叔仲爲句繹之盟逾年而圍其國棄信甚矣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
射之而卒翩以公孫而在大夫之列非微者也何
以書盜且雖微亦當書弑何以書殺是傳所載未
審也黄仲炎曰盜自他國至是也賊由他國不得
言弑其事已審則宜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是

也其謀尚秘則目其奸曰盜著其横曰殺示以當詰盜所自來與所自發也意楚使刺客賊之乎而公孫辰遂奔意與楚同謀盜迹有涉其家乎然何以不奔楚而奔吳蓋奔楚則其情必露身雖免而蔡必滅其家以爲討不若奔吳則可詭以自免亦可覬免其家也宣七年書蔡侯申卒今與高祖同名必文有一誤也蔡侯能復屢世之怨可謂有志而卒死於亂書之哀之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伐曹執小邾子蓋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志於爭伯也宋襄閒齊桓之沒而爭伯爲暴於小國宋景閒晉之衰而爭伯亦爲暴於小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繼盜殺而書辰奔盜發自辰可知乃蔡人疑爲姓霍而殺之春秋不去其官明非賊也未討之奸誅之莫白之寃雪之所以輔王政之窮補天地之憾也抑姓常滅沈而殺其君所謂積惡殺身者乎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戎蠻子嘗誘殺於楚矣今其後又爲楚所暴窮而歸晉晉不能庇已爲盟主羞矣執而歸楚是爲楚役也然曷不如晉執曹伯畀宋人之例而書畀楚人乎蓋畀宋人權在晉也歸于楚權在楚也公羊子所謂京師楚是也執而名者不反之辭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商社也武王克商頒商社於諸侯故國有兩社傳曰間於兩社是也亡國之社屋之不受陽也屋之故有災志災所以示儆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賊未討而書葬盜無主名也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定十四年齊宋會于洮宋從齊矣後宋伐曹執小邾子爭伯也故齊伐之晉伯衰而吳楚越爭於外齊宋爭於內春秋所以爲戰國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助齊以黨荀士荀士奔齊矣鞅度齊强而荀士未可猝制故舍之而伐衛是時聵尚在戚計納聵而得衛則可弱齊而孤荀士也家鉉翁曰輒以子拒父國夏爲之圍戚逆也聵以父伐子趙鞅爲之伐衛共順矣乎噫齊固失矣晉亦未爲得也晉欲申大義當請王命名諸侯伐衛執輒歸京師而立郢然後爲允若私於聵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況實以荀士之故而納聵以爲名乎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喪不計閏閏月葬非禮也

六年

春城邾瑕

瑕繫邾邾邑也魯未嘗取之邾而遽城之恃强以逼邾也是冬伐邾明年遂入邾蓋失其險而無以抗魯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前屢伐鮮虞貪兵也今以鮮虞助荀士而伐之忿兵也晉臣惟以貪忿興兵晉豈惟失伯殆將失國

吳伐陳

吳之入楚召陳而陳不從今伐之修怨也家鉉翁曰吳以太伯之後求主夏盟使其仗義以行如衛輒之拒父宋之謀曹魯之謀邾鄭之滅許請王命

以討之然後有以大服人心今皆不能而爭陳於楚故春秋譏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陳氏厚施以謀竊齊齊景業已慮之而無如何矣乃自啟釁黜長立幼陳乞所以生心也高國從君於邪以貪固權勢不能察乞之詐而致敗遂委其所事而奔書之所以誅也同奔書及意起國夏而高張從之也由是權歸陳氏卒移齊祚其爲輕國



本而任非其人之戒至明切矣

叔還會吳于柤

始事吳也楚強事楚吳強事吳程端學曰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志柤之會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復國能任賢修政而復強蓋楚敗而懼是以不亡吳勝而驕是以遂滅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繫齊以長宜立也然君命立荼矣故不書公子惡爭國也陳乞召之宜無難者書入逆辭也雖宜立立之之道則逆也據傳陽生使朱毛弒荼何以歸獄於乞蓋乞志竊國故逐高國而圖廢立所以專威柄而爲攘奪之階也其始阿景公意而立荼今又外迎君而立陽生則荼之死決矣特乞不欲顯任其事待陽生而加之刃耳不然陽生一亡



公子身之定否尚難自必況敢輕行弒逆不畏乞討乎春秋推見至隱以乞首惡杜亂源也又以見立幼之害也家國無釁誰能乘之君之廢立權臣之資也景公愛荼陳乞順之而立荼景公亦以爲愛荼也而適以弒荼荼弒陽生立而齊遂終爲陳氏有矣可懼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志滅邾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志滅曹也齊晉皆失道而衰吳楚越且迭強而橫鄭衛黨逆曾宋為暴生民之害無時已矣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云鄭叛晉故也但自定六年晉執宋行人其好已絕何緣為晉討叛哀九年宋又伐鄭趙鞅且欲救鄭豈宋為晉伐鄭晉反助鄭耶左氏非也趙鵬飛曰報罕達之伐也罕達之師已七年矣其時宋鄭皆從齊而鄭尤與齊厚宋雖仇鄭而不敢報今齊景歿而內亂宋始報之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趙鞅伐衛未服故曼多又侵焉曼多助鞅者韓魏睦於趙也

夏公會吳于鄫

臣會之君又會之過勤矣後而被伐失所因也故從人不可以不慎

秋公伐邾

公無兵矣何能伐邾從季氏之意也三家屢伐邾取其土待其將滅使公主兵以受惡名而抗大國之討權奸欺君一至此哉然公惟所命而不敢違失君道甚矣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內滅書取此則入其國執其君直書而不諱何也蓋伐邾者三家公雖在行而實不與臣獲其利君尸其名非直書其事人止知邾之被魯虐而不知公之被臣侮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吳伐魯魯復邾子故雖入而非滅也以來與以歸同歸外辭也來內辭也



宋人圍曹

屢伐之又圍之志滅曹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鄭聞宋之屢伐曹也曰宋之有曹鄭之患也故救之蓋忌宋之强耳且春有皇瑗之侵亦所以報也然而猶書救者與人為善也列國之亂甚矣苟有救者亟與之止亂也憂世之心切矣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言滅經書入蘇轍因謂不言滅自滅也夫曹久困於宋非有大惡不幸而亡與諸國之滅無異何



獨文致其罪以為自滅蓋取其地而不絕其祀故止書入觀孟子時有曹交為曹君之弟是其証矣魯入邾而執益宋入曹而執陽其暴同也

吳伐我

邾故也春秋詳內略外故他國被兵舉國而魯多言四鄙此止書伐我者敵已深入至於城下也敵至城下豈能不戰而退不言戰魯服也盟於城下也不言救邾者志在服魯魯盟遂還不成為救也

昭定以前三家初竊國柄猶協心以禦外侮故鄰國侵伐及四鄙而止至此則三家之勢已成各不相下莫肯為國任患敵至徑薄國都國非其國矣

夏齊人取讙及闡

邾故也邾子益齊甥魯入邾而執邾子致齊以為辭故致賂以悅之在此為賂據彼則言取婉其辭以諱國惡也然不書伐則非兵取可知而魯之為賂見矣雖諱而不沒其實也招伐於吳喪地於齊



為國不義其害固如此

歸邾子益于邾

執而返何以言歸當歸也齊取魯邑怒猶未息復請師於吳故懼而歸之歸之義也然為人所脅亦不得謂之義矣齊欲存邾義也然召外兵而伐與國亦不得謂之義矣況齊之力自足制魯何事召吳召吳以禍魯卒以自禍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歸邾子故也執而取之歸而歸之雖取舍任意而非爲利君子猶有取焉書歸善齊也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悉虜而俘之曰取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伐者聲其罪也曰取之猶難辭也此直書取易也譎而揜其不備也據傳使有能者無死而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尚詐嗜殺生民之禍烈矣春秋所以胥爲戰國也

夏楚人伐陳

六年吳伐陳楚昭救陳卒於城父然卒則不能救矣陳以無援故即吳楚惠乃忿而伐之嗣此再使臣伐之肆暴甚矣



秋宋公伐鄭

卓爾康曰宋景不自量妄圖興伯前年以曹伯陽歸其志益驕而皇瑗又取鄭師其覬滅鄭不啻入曹之易矣連年侵伐卒喪師于嵒與雍邱相當兵驕者敗宋之謂也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據傳魯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以爲政今來奔逃吳也家鉉翁曰邾子無立志之人非怙惡不悛者也豈失國而返猶能無道乎蓋吳子責賂不遂而加之罪耳前吳救邾本不成救今王遲威責報邾子既爲魯俘又復靦而來魯書以罪吳而病邾子也

公會吳伐齊

齊爲邾故既取魯邑又請師於吳既而魯歸邾子

齊歸魯邑乃止吳師吳遂伐齊齊義而吳不義矣魯忘伐己之怨背歸邑之惠助吳以獵夏故書公會責魯也家鉉翁曰甚矣夫差之不仁也邾子既得返國齊來止師齊魯無事矣吳亦得以自息其民乃反以為怒而伐齊蓋夫差負才矜力日尋干戈聞伐國則喜聞止師則怒以是知其將亡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云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必有主名矣何以止言



齊人且齊為大國何至畏吳而弒其君以說乎經書齊侯陽生卒與常卒無異未見為弒也時以吳師來伐而悼公適斃遂以為弒傳不言弒者之名則得於傳聞不能指名也傳不可信信經可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助衛輒而黨荀士故鞅乘其有吳師遂不恤齊喪而侵之鞅罪大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齊侯以三月卒聞喪而還可矣久而歸制在吳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彄初奔鄭今書自齊必自鄭適齊也書歸內受之也彄本蒯聵之黨今歸于衛蓋見聵在戚而弱又從輒也不計義而附勢反覆之小人也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比歲伐陳爭陳於吳也故吳救陳吳豈能以存中國為義利陳私於己耳然書救終善之也善在外責在內且傷諸夏之日衰也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會吳伐齊故也傳載老幼守宮次雩門之外師及

齊師戰於郃故又書伐我而不言郃蓋政在季氏生事故釁二家不肯同力故也不書戰勝負敵也由風俗以禮義勝而諸賢致命也洙泗之化也不然國幾亡矣去歲會吳伐齊魯誠有罪然吳實主之齊畏强凌弱且居喪伐人無禮無義再速吳師以致敗又以見齊之肆暴而失計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頗剝下媚上以自營其私而犯衆怒也國將亡而用聚斂之臣至使衆爲政而逐之綱紀壞矣是速



之亡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齊伐魯魯致之也不反其所爲而使吳禍洊及於中國誰之咎也是雖强家所爲而公與於會何以辭其責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吳師之來齊人皆知齊必敗卽當堅守勿犯其鋒況齊患在內不在外陳氏弑主專國又值新喪危疑之會也國書爲齊世臣宜修政以輔幼君安得生事於外貪執兵柄乎且春之伐魯不義也夏之拒吳大難也陳氏推書豈以兵柄讓書哉是使其以不義結怨以犯難賈禍耳書在術中而不悟也且伐魯方歸疲兵迎戰師敗身獲爲國大殃而陳氏之勢愈固矣以書及戰罪書也書齊敗績傷之也楚敗晉則傷之吳敗齊則傷之春秋內齊晉而



外僭王之吳楚天子之事也據傳將戰吳子呼叔孫而賜以甲劍鈹曰奉爾君事則魯亦與戰矣戰不書公者助吳猶夏諱之也然書會則伐見矣諱而不沒其實也平邱不盟人以爲辱春秋則不隱艾陵戰勝人以爲榮春秋爲之諱聖人以是非爲榮辱不以榮辱爲是非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諸侯構怨侵伐不已大夫爭權奔亡相繼春秋之季其亂極矣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惡重歛也用者不宜用也賦有財賦有兵賦財賦者稅也兵賦者乘也夏后氏授民以田而使自賦財賦也而兵賦亦寓焉商周助而不稅惟計井邑邱甸而出乘故治兵謂之治賦宣公初稅畝則歛財於私田矣成公作邱甲則增兵於舊制矣此之田賦據傳歛從其薄及貪冒無厭云云者宜為財賦矣然田即畝也賦猶稅也與稅畝奚以異且傳云以邱亦足又似兵賦何也蓋分之為畝總之為田稅畝傳曰履畝而稅意其時履畝而視其收之盈歉因取其盈者稅之非有田者概加之故不得



言田後作邱甲則兵賦於正數既增而財賦遂亦視此為準有定額矣猶未及乎什二也傳云以邱亦足者據時之增額言之也今之田賦則有田者既概加之而其額益重蓋即所謂什二乎哀公在位二十有七年年饑之問有若之對又在此後乎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也據傳云季氏不絻蓋不以夫人喪之也故不書薨及葬昭公娶吳女書孟子何也因其稱而稱之也語云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是也據實書之而昭之失禮與三家之不臣具見

公會吳于槖皐

尋鄫好也吳欲求伯將合諸侯也公會之病公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吳地衛侯宋皇瑗何以在鄖而公會之乎宋衛從吳可知也趙鵬飛曰諸侯東向事吳者魯為之也故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書公會晉

侯及吳子于黄池魯罪著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取鄭師後又三伐鄭矣

冬十有二月螽

冬温而螽生記異也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取師雖宋首惡然鄭之報亦慘矣故均罪之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黄池之會左云先晉國語云先吳但果先晉宜書公會晉侯吳子今書會晉侯及吳子則主在吳子矣蓋自吳柏舉之戰晉侯不復見者二十餘年晉固不能為主也然不書吳子晉侯者存中國也惟先書會晉侯後書及吳子而吳之先晉與內晉外吳之意俱見故曰春秋之志微而章晉盟主魯望國而皆從吳世變至是極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閒吳出會而爭陳也畏強而凌弱也然楚猶能帥而晉遂衰聖人傷之

於越入吳

閒吳出會而擣虛也柏舉勝楚而越入吳黄池先晉而越又入吳均為不務德而勤遠略之戒然柏舉猶屬義舉黄池志在爭強且屢勝而驕反忘越不共戴天之仇而憑凌上國宜其滅於越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黄池晉為吳下其辱甚矣晉臣不恥復比而凌暴近國怙權自私此伯烈已盡之時也所以晉為戰國也亦晉國極衰之候也所以分於三家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言次而言方平旦衆星皆沒也周十一月夏九月也日在房心爲明堂布政之廷於是旦見與日爭明其異大矣嗣此七國並興皆以號僭周室愈不可爲也

盜殺陳夏區夫

春秋書盜四皆國亂無政也區夫之先徵舒爲逆而戮於楚陳猶使世爲卿陳無政矣今爲盜殺雖其事不可詳然要之以亂招亂也



十有二月螽

二年之内三書螽由田賦爲害民窮而天變作也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周之春有子丑月狩時也魯之西爲大野狩地也得時得地則常事爾何以書爲獲麟記異也麟仁獸王者之瑞也何異焉時無王者出非其時而又見獲也獲者力得之辭麟死於兵也孔子周流天下冀道之一行而卒不行晚乃約魯史作春秋春秋明王道也苟有王者舉而行之天下猶治世也今麟出見獲故感而傷之曰吾道窮矣春秋於是絶筆焉撥亂世返諸正莫近諸春秋起隱公訖獲麟文成數萬時歷二百四十二年備矣道行於世利一時道著爲教利萬世聖人厄於遇麟死於兵亦春秋之氣運然爾天心固有在也